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八·經部·春秋類

春秋傳禮徵十卷　〔清〕朱大韶撰……一
左傳杜解集正八卷　〔清〕丁晏撰……一七九
左傳札記七卷　〔清〕錢綺撰……二九三
春秋異地同名考一卷　〔清〕丁壽徵撰……四〇七
春秋名字解詁補義一卷　〔清〕俞樾撰……四一七
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一卷　〔清〕黎庶昌撰……四三五
駁春秋名字解詁一卷　〔清〕胡元玉撰……四四三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二卷　廖平撰……四五七
春秋左傳讀叙録一卷鎦子政左氏説一卷　章炳麟撰……五一一
公羊墨史二卷　〔清〕周拱辰撰……五五七

春秋傳禮徵十卷

春秋傳禮徵卷一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illegible]

隱公

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徵曰雉制無定說毛詩鴻雁傳曰一丈爲版五版爲堵鄭箋云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鄭本定十二年公羊傳何注云八尺曰版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

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五經異義曰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傳一丈爲版版廣二尺五版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鄭駮曰古左氏傳說鄭非公弟叔段處京城蔡叔云云古之雉制各不得其詳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大韶謹按以三堵爲雉者數合版長一丈其廣則二尺累五版

而高一丈其長亦一丈毛云一丈爲版許云度其長者用其長是橫數也毛云五版爲堵許云度其高者用其高是直數也三堵爲雉故雉長三丈古周禮古左氏說極分明云五堵爲雉者誤詩正義引王愆期公羊注云諸儒皆以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當爲三說是也何云堵凡四十尺鄭云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皆不分直數橫數誤以五版爲橫數也駁異義及匠人注皆云雉長三丈高一丈並以一丈爲版無六尺爲版之說至箋詩乃用公羊義非也匠人營國方九里逸書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以三百步爲里計之則千六百二十丈爲地方九里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則公城方七里侯伯方五里子男方三里與左氏說合而典命職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爲節子男五爲節注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方七里子男之城方五里與匠人不同按大都三國之一其城百雉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與匠人合典命以命數爲節特大判言之賈疏以匠人爲異代法非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曰仲子者何桓公之母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　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曰夫人者隱公之母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穀梁曰夫人者隱公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公者也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公羊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隱孫而修之非隱也　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穀梁曰言夫人必以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　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公羊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姒左氏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曰姒氏者哀未君也穀梁曰妾辭也

徵曰說仲子者三傳不同近儒惠士奇春秋說曰春秋正名之書也母以子貴妾不得體君故於宰咺及秦人之來賵襚也書曰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母以子氏其名正矣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不可穀梁正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大韶謹按穀梁師以仲子爲惠公母律以僖公成

風誠得其實其說則協諸義而未協喪服齊衰不杖期章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條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妾爲女君條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禮之別適庶如此至庶子爲君不得以適庶稱異義曰公羊說妾子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子不得爵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說僖公以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而爵母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尊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從公羊左氏說許君義折衷至當所謂適庶者本父而言庶子爲君適母在但得別之爲所生母而已安得云以妾爲妻庶子不得尊其母爲夫人是武王不得追王文王王季文王其義非也喪服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鄭注君卒庶子爲母大功（此不爲後者）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眾人此因適子卒父命庶子爲後者也公子爲其母本練冠麻衣此因爲後而服緦麻蓋天子諸侯大夫承社稷宗廟之重故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齊衰期章父在爲母條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服其私尊也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蓋夫爲妻期故子亦從而期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故公子於五服之外權爲此制所以不尊其恩也凡此皆因父之尊而屈其

私尊厭於父不間厭於母故父卒無論適母所生母皆得申晉范宣答問曰適母雖貴然厭降之制母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屈降支子按范說是也母不厭子故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條下即列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二條夫慈母亦妾母也因父命爲母子尙爲之疏衰三年豈有生我之恩反不三年乎（喪服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疏曰向來經傳所云者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諸侯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注庶子爲其母無服按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惟君所服申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歿後其庶子得申故注云申君按母無厭子之禮貫分適母之存歿非也）昭十一年葬我小君齊歸左傳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識其不哀不識其三年是爲所生母與適母同知經云父卒則爲母母字兼生母與適母言矣庶子爲君得爲所生母三年是成其母爲夫人故敬嬴齊歸定姒（襄公夫人）皆書夫人書小君不稱者惟哀母定姒據禮踰年始稱君定姒卒在定年之末哀未成君不得遽尊爲夫人故書卒書葬而略其稱知母在子年無論適庶俱稱夫人天王之賵仲子也以惠公爲君而賵之也（仲子卒在春秋前年月無攷）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六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禮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成風文公生祖母服疏衰三年公必以祖母之喪赴於天王故王使含賵使會葬安得謂賵人之妾又安得

謂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禮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秦人之歸襚也必稱夫人然而書法有所不得施禮無二適書來歸夫人成風之襚其如哀姜何婦人三從夫死從子但書成風不知爲何君之母故書曰僖公成風以母繫子此即母以子貴之義安得謂外之弗夫人襄四年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定姒襄生母也稱曰小君是定姒生時固已正其名曰夫人矣季氏不君君更何有於幼君之母故曰穀梁說於義未協也至公羊謂隱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按僖二十二年傳何注曰凡母在子年

無適庶皆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此春秋達例也哀二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曹者邾女爲宋景公夫人景公卒當繫元公元公生存未謚故繫於景曰景曹桓既未君赴辭宜何稱不得曰寡君之母又詎得曰寡君弟之母惠既薨繫妾於夫曰惠公仲子是自亂其例春秋書及者所以殊尊卑成風尊不可言及則仲子微正當書及以殊於惠公何以不書及前後傳自相違戾又以子氏爲隱母按元年傳曰仲子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不稱夫人子氏得稱夫人是隱已正其母爲夫人矣既正其母爲夫人何以不書葬進退無據然則子氏薨何以書隱夫人也隱既稱公則當書夫人薨不殯於廟不赴於諸侯不祔於皇姑則不書葬亦穀梁說得其實左氏以春秋兩

書仲子一書子氏爲一人故先經發傳曰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禮諸侯一取九女以姪娣從夫人卒貴妾攝女君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以聲子繼室可也再取仲子爲夫人非禮也子氏卒在二年歸賵在元年乃創爲豫凶事之說未世即未盡合禮以送死之物豫及生人雖誖亂不至此左氏不即人情矣

秦氏蕙田五禮通攷曰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此即喪服小記不世祭之義蓋適子指父妾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又爲君者言穀梁誤引耳大韶謹按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此即

妾母不世祭之義喪服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之子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父命爲母子則生養之始喪之祭之於孫則止孫謂妾子之子此即妾母不世祭之義止非絕不祭也禮妾祔於妾祖姑止則仍同食於妾祖姑而已與庶子爲君全不相涉禮無二適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先君故別爲之築宮以祭東晉武帝詔追崇鄭大妃禮官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且漢文昭二后並繫子號宜遠準春秋考宮之義近撫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

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
義以允按禮官議是也漢韋元成等議毀郡國廟曰古者
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死則薦於寢
身沒而已孝文大后孝昭大后寢祠園如故云身沒而已
即不世祭也曰孝文大后孝昭大后以母繫子猶是惠公
仲子僖公成風之例云寢祠園如故是不毀也庶子爲君
安得破慈母妾母之例漆氏正之其識卓矣至謂適子爲
父妾之無子者則又不然禮妾無子不立後同食於妾祖
姑公子於庶母無服豈有適子受父之重而祭父妾之無
子者乎小記正義曰妾母謂妾子自爲其母何嘗言適子
至公羊說隱爲桓祭其母按雜記曰婦祔於其夫所祔之

妃注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隱爲桓立正仲子爲夫人則當祔於皇
姑其祭也當配食於惠公豈有別爲築宮之禮其失固不
待辯而自明

左傳正義曰周禮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
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既宰弔事
或卽充使此蓋宰夫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正
義曰傳云父在故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皆書
字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顧氏棟高大事表
曰王人見於經者惟宰書名正義引穀梁傳天子之宰通
乎四海其意謂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乎四海者謂大宰
耳其屬不應得通而宰咺渠糾必非長官而亦稱宰者自
宰夫以上皆得通也

徵曰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
有二人襄二十六年左傳曰胥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宰
旅卽下士春秋凡王之下士書王人中士繫名上士加字
宰咺宰渠伯糾皆宰官之屬非宰夫也渠氏糾名伯糾名
且字辨見本條

公羊曰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
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注以馬者士不備四也禮既夕
公賵元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
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
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駒高五尺

以上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供
事穀梁曰乘馬曰賵衣服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徵曰異義曰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
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
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與易春秋同鄭
駮曰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
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
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易經
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
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於經無以言
之謹按覲禮侯氏以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降以左驂出

注騑馬曰驂是驂即騑也鄭詩明言兩驂雁行說文以驂
字從參故云駕三馬亦古有其說耳自當從鄭駁毛詩干
旄正義曰馬以引重左右當鈞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
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按孔申鄭義是也詩云
素絲五之素絲六之但言執轡如組可以五可以六耳非
以爲制度也左傳哀十七年兩牡衷甸二十七年設乘車
兩馬書大傳命民得飾乘車駢馬此駕二也詩皆言乘是
駕四也又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
匹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
匹此降殺以兩之法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見天子以
十馬則見諸侯用八馬非以駕車也采菽詩云載驂載駟

蓋自其服外兩驂而言則曰驂并兩服則爲駟非以驂爲
三馬如說文說也古乘車兵車田車皆一轅兩服夾之惟
牛車雙轅言庶人駕一亦非法士喪下篇注兩馬古制也
與何同列子湯問篇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蹏所投無差荀子修身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此見於諸子者
經典無之□雜記諸侯相襚以後路又曰上介賵以乘黃大路
於中庭是賵亦用車士喪下篇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公羊曰紀履繻者紀大夫也何以
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
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
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
徵曰士昏禮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歿躬命之支子則

稱其宗弟稱其兄鄭注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
也是母命得通也宗子不統於旁尊白虎通曰人君及宗
子無父母自定取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左
傳正義曰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也祭統載國
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
社稷此親命之辭也禮無稱師友者惟說苑修文篇大夫
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執不珍之屨不珍之
束脩敬禮某氏貞女劉蓋本公羊說
左氏曰卿爲君逆也公羊曰譏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
迎者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
於堂周人逆於戶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左氏曰禮也注天子取於
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公羊
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
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矣注昏禮成於五先納采問
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使祭公來使魯爲媒
可則因用魯使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
下母若逆婢妾然將謂天下何哉故譏之穀梁曰其不言
使焉何也不正以宗廟之大事即謀乎我故弗與使也遂
繼事之辭也其曰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
之則成矣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左氏曰官師從
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公羊曰劉夏者何天

子之大夫也注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
也穀梁曰過我故志之也
徵曰異義曰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取皆當親迎所以重
昏禮也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
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
之上卿臨之謹按高祖時皇大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
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鄭駁曰大姒之家在洽之陽在
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濱即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
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配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
施於此哉范注桓傳引之是何鄭范三說同與左氏許君
異而徐疏公羊襄傳曰禮逆王后當使三公即知何意以

為不親迎與桓八年注昏禮成於五然後親迎者欲道士
昏親迎之前仍有此五禮於時王者不行不謂天子親迎
也而異義引公羊說天子親迎彼是章句家說非何意也
徐以何兩注相岐故調停其說按士昏禮記有若不親迎
一說近儒萬斯大曰親迎必有所受命宗子上承宗廟之
重諸父旁尊不得加之命無所受故已命人迎而不親往
先儒知有父母主昏之常禮不知有宗子自主之變禮并
謂天子諸侯必當親迎豈有當與大韶謹按萬說是已而
未盡也昏義曰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雁入
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禮逆女必於禰
廟者重以先人之遺體予人也所以壻拜而主人不答拜
者亦以先祖之遺體予人不敢當其盛禮也壻所以必再
拜者重以父母之命來迎也以天子而親迎於侯氏禰廟
禮將何施記云若不親迎與士冠若不醴少牢若不賓尸
例同禮固有親迎不親迎兩法在士且然謂天子諸侯必
當親迎非禮意也左氏與禮合正義曰文王迎大姒身為
世子未可據此以為天子禮也按紀年成王三十三年命
王世子釗如房迎女是世子乃親迎耳叔孫於禮合天子
逆后先正其名曰王后命出而分定也故書曰祭公來遂
逆王后于紀歸而後舉其所生之女稱故書曰紀季姜歸
于京師若書逆季姜是與諸侯逆女等若書王后歸于京
師失婦人歸宗之義上書王后下書紀季姜尊尊親親之

義備矣天子嫁女不書逆者書築王姬之館明諸侯不得
與天子為禮也歸而後舉其所適之國配曰歸于某明王
姬雖貴不以貴厭夫也與後世尚主之禮別矣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氏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
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
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公羊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
稱尹氏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
崩諸侯之主也穀梁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
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　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左
氏曰書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公羊曰譏世卿
穀梁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何氏廢疾曰即若同稱氏

為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為舉族死乎

徵曰說尹氏者三傳異義如左說隱為桓立不正其母為夫人則不書夫人姒如氏卒之例可也禮婦人繫姓僖元年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與弒公也按上書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則書夫人氏不嫌其不為姜氏此但言君氏無此例氏者夫人之氏也為公故書曰君氏則君指隱當書君母不當言君氏稱夫人氏可也稱君氏不可通或說鄘詩毛傳曰君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按臣子對答之辭可稱女君曰君史官紀事不得但書曰君春秋曰夫人某氏薨曰葬我小君某無不繫以姓但書小君後世何知此君為某公夫人於其葬也始稱小君名稱亦不同且以為小君則當書薨不當書卒左氏說不可從公穀作尹氏是也尹與君形聲俱相近尹氏之為君氏猶尹鐸之為君澤晉語作尹鐸趙策作君澤尹壽之為君壽荀子大略篇作君壽古今人表作尹壽書尹氏卒與書王子虎劉卷卒同外大夫卒赴則書范武子曰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若存歿隔絕情禮不交則卒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蓋外雖赴卒而內不會葬無其事則闕其文史策之常也此說鄆允如尹氏於天王之喪為魯主故卒之按天王之薨我有往者則書不往則不書故春秋書天王薨惟桓襄匡簡景五王耳經不書平王則魯

卿無會葬者焉得有尹氏主魯之事若魯賓會葬秋何以書武氏子來求賻公穀說亦不可從

王制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謂天子之大夫得世祿而不世爵諸侯之大夫并不得世祿不世爵即不世卿此記禮者用公羊說也按左傳載范宣子之言曰昔匃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今主夏盟為范氏穆叔曰是之謂世祿世其祿即世其爵未有無爵而空受封邑者封建之世諸侯世國大夫世爵魯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作謚者誤辨見左傳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古者開國承家然後有氏姓堯典平章百姓某氏傳曰百姓百官是也蓋錫之姓以立宗使收族以為宗主此宗法所由立也請以禮經證之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條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為人後者條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條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注下猶近也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

大宗道謂社稷宗廟之重諸侯受於天子大夫受於諸侯父傳子曰傳重子受父則曰受重禮運記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曰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讀變爲辨辨正也是也變與辨古字通文言由辨之不早辨也荀爽本作變孟子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丁公著本作變國君守土故死社稷謂之義大夫守先祀故死宗廟謂之正孝經卿大夫章然後能守其宗廟此宗廟自指大夫鄭注大夫受君宗廟非也大夫守宗廟與諸侯守社稷皆爲世傳之重無子則絕故必爲之立後國君盡臣其諸父昆弟故繼統者不論世次大夫不得臣其本宗故以族之支子爲後若不世爵無重可傳亦無重可受一也喪

服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眾臣杖不以即位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注室老家相士邑宰也君嗣君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疏室老士二者是貴臣其餘皆眾臣也有地者眾臣杖不以即位欲見公卿大夫或有地或無地眾臣爲之皆有杖但無地者其君卑眾臣皆得以杖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若有地者其君尊眾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位下君故也大夫謂公卿大夫室老者公卿大夫之室老也士貴臣者士之貴臣也非謂士爲邑宰而以室老士二者爲卿大夫之貴臣也士貴臣即緦麻章之貴臣按經曰士爲庶母貴臣貴妾乳母此四等人俱蒙上士爲爲文本敖繼公說傳於貴臣貴妾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下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是也鄭謂士無臣故以室老連士爲卿大夫之貴臣於貴臣注曰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按大夫絕緦其服緦者必本服小功降乃爲之緦也若本服緦降一等無服則貴臣貴妾謂士爲貴臣貴妾服經義甚明此言公卿大夫之室老士之貴臣爲其君服故傳解之曰君謂有地者也有采地者其臣謂之君言室老言貴臣所以別於眾臣也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則室老貴臣爲其君絞帶菅屨矣言眾臣杖不以即位則室老貴臣以杖即位矣君服斯服此君謂卿大夫士之嗣子也天子元士三命諸侯一命

大夫之子爲大夫故喪服經每以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連言若不世爵何得稱嗣子爲君何得臣其室老貴臣又何得例大夫於公二也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條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按此五等服皆在大功章爲士服故降一等尊同則服其本親之服大夫與諸侯同若不世爵大夫之子何得降其本親一等三也大功章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謂之別子即自卑別於尊之義也自從也別子之所自出別子之父也天子之別子封爲國君奉其父爲所出王諸侯之別子爵爲卿大夫奉其父爲所出君諸侯至第五世大夫至第三世則奉別子爲世祖故傳曰世世祖是人也惟士亦然曾子問記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此宗子謂士宗子爲士而庶子別起爲大夫此大夫身在則以上牲祭於大宗至其子則奉大夫爲祖而不祖士所謂自尊別於卑者也若不世爵則大夫不得常三廟何云世世祖是人四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注門子將代父當門者也逸書皇門篇其宥大宗門子

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地官師氏養國子以道王制記曰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適猶正也適子與門子義同將代父當門故春秋書武氏子書仍叔之子父在子未代從政故録父以使其子襄六年左傳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隋劉炫駮牛宏降服議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若不世爵則卿大夫之門子何與於宗伯五也古者諸侯以功德懿親受封大夫亦以公族之有功德者受爵諸侯守土故晉欒盈曰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指晉昭公辭於王故曰守臣若謂范鞅則盈與鞅同階臣也盈何以自稱陪臣獨謂范鞅爲守臣杜注非大夫守官故齊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宗

法與封建相維封建廢諸侯無茅土之封何有於大夫公羊師徒見三家擅魯六卿分晉謂春秋譏世卿不知巨室竊政特人主倒持大柄耳世臣之中若鄭子皮子產子大叔擇賢而代世其卿未嘗世其政以季世之失遂謂世卿非禮西京時周官儀禮未行故公羊爲此說耳又按節詩家父刺幽王也其詩曰尹氏大師常武詩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據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毛傳曰尹氏掌命卿士正義釋以春官內史王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按內史中大夫耳詩亦謂之尹氏逸書和寤篇武王伐紂厲翼于尹氏八

士武寤篇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是周初已有尹氏周卿士多矣獨尹稱氏義不可曉要之春秋書尹氏與詩稱尹氏同如公羊說王命尹氏何以不稱名且吉甫賢大夫也不同節之刺尹氏豈亦譏世卿乎此又見公羊說未足據

秋武氏子來求賻左氏曰王未葬也公羊曰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穀梁曰歸死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

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曰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文九年傳同穀梁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傳同

徵曰地官土訓職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惠氏士奇禮說說以春秋曰王者有求之之道無其道則不書於經書求者明有求之之道而失焉者也列國相弔賻以來貢周有大喪魯不歸賻其罪大矣鄭輸晉幣毀垣納車魯不納幣故周使來求其譏亦在魯荆揚之貢惟金三品金非魯地之產非其地而求之是土訓失其職也自文公以後王使來求絕不復見天王之命不能復行於諸侯矣大詔謹按求猶徵也齊桓責楚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徵與求義同春秋於乞師乞盟書曰乞於求賻求車求金書曰求蓋周之舊典惠說非無據矣

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左傳正義曰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於隙地曰遇周禮冬見曰遇與此別公羊注曰古者有遇禮為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遇者為主過者為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宋氏庭曰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隙地曰會此說合為一彼鄭注已引公羊傳云云但當在此節之下非以證冬遇也疑今注疏本誤

徵曰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人為菑以帶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此遇禮之存者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左氏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曰譏遠也穀梁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小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徵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周頌潛序曰季冬薦魚春薦鮪也月令季春之月天

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曰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見潛正義今本說是天子諸侯古有觀魚之禮周之春即夏之冬譏遠地可也譏非禮於禮不合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氏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曰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徵曰周官之法天子諸侯有與卿大夫士絕者則於五等中分為九七五三等有與卿以下共者則五等無差降樂天子宮縣諸侯同軒縣是也如公穀說上公既與侯殊等則降殺以兩諸侯四佾諸伯當二子男無舞於禮未有聞也郊特牲記曰八佾以舞大夏諸侯之僭禮也以八為僭則五等同用六佾可知左氏於禮合

何注天子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法八風諸侯六人為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諸侯四人為列四四十六人皆四時社與何同服注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按白虎通曰八佾者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也諸公六六為行列諸侯四四為行列

此句所本蔡氏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每佾八人以八佾服冕而執戚與服同據襄十一年左傳鄭人以女樂二八賂晉侯佾佾用八故云二八當從蔡服說

杜注萬舞也何注言佾則干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舞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范注夏大也大謂大雅大雅翟雉餘與何同詩簡兮方將萬舞毛傳曰以干羽爲萬舞箋云萬舞干舞（注疏本作干羽誤依正義）也正義釋曰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故云以干羽爲萬舞釋箋曰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公羊曰籥者何籥舞也萬者何干舞也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

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若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下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此言干戚下言羽籥毛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呂祖謙曰干舞武舞之別名籥舞文舞之別名羽舞萬舞者文武舞之總名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於文武二舞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左傳言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不宜獨用武舞大郜謹按古人名舞曰萬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小正言萬月令言舞同故簡兮閟宮那三詩並言萬舞干武舞也夏官司干祭祀授舞者兵是羽文舞也地官舞師有羽舞是或言籥舞各指其一器

言故明堂位記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武武舞夏文舞其總名則曰萬春秋書萬入去籥萬入者舞人與舞器入也去籥者獨舞干戚以卿佐之喪殺其節耳非惡其聲聞也（說見本條）舞文武並用故樂記曰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又曰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又曰動以干戚飾以羽旄毛傳以干羽爲萬舞證之於禮皆合自公羊以萬專爲武舞鄭沿其誤故箋詩注禮記文王世子並用其說不知簡兮首章曰方將萬舞言公庭將舞也次章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詠碩人之善舞也若如箋說則公庭之上祗用武舞何爲言籥翟正義申箋駁傳乃云碩人本能籥舞何須復言執籥秉翟按碩人卽多才能

豈能一人之身爲文舞又爲武舞知其說爲不通矣何云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舞則閟宮那何以獨言萬舞豈祭先妣不用武舞祭先祖不用文舞乎知其說亦不可通惟萬爲舞名故左氏曰將萬焉與小正同羽數猶佾數以經言羽故云羽數耳如何鄭說左氏豈得上言萬下言羽穀梁言夏者天官序官夏采鄭注夏采夏翟羽飾禹貢徐州貢翟羽染人職秋染夏注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翟狄古字通）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鷮曰甾曰蹲其毛羽皆備成章廣雅曰狄羽也卽舞師之羽舞以其備五采謂之夏以其爲五采之羽故謂之翟亦謂之羽穀梁言夏與左氏言羽義同范訓

爲大不辭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何注公羊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昏二十承事君子

徵曰異義曰姪娣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娣必少於適知未二十而往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左傳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不賓注朝而發幣於公卿若今計獻公府卿寺

徵曰聘禮於歸饔餼後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

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當楣北面再拜受幣于楹閒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又曰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於賓行後大夫親賄如其面幣禮經所載賓問大夫大夫賄賓如此賓之問幣皆公物記曰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齎以皮馬夏官校人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以其爲聘君之幣故大夫必再拜稽首受之異於面幣之爲私物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賓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發致也見呂覽報更篇高注謂致幣於公卿也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發亦致也徹俎者徹饗之折俎也饗禮獻用爵故曰爵之既卒也卒饗徹俎乃說屨升堂坐故曰晏凡伯不能以禮待戎故曰不賓周語定王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是聘皆致幣覿禮疏引服注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爲王卿士不修賓主之禮敬報于戎是以戎伐之于楚丘亦據聘禮爲說杜不引禮以注疏矣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正義曰定四年傳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邑衞以道路並遠故兩爲之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守主爲助祭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互言之耳劉炫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因近許始名爲許公羊曰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

皆有湯沐之邑注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而已穀梁曰邴者何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注諸侯有大功盛德于王室者京師有湯沐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共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愼曰若今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注宿者先誡之辭古

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猶同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接之爲告至之須當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穀梁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疏先儒解左氏者皆以爲鄭受天子邴田爲湯沐之邑後世因立桓公武公廟故謂之泰山之祀

徵曰閟宮之頌僖公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築臺于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按鄭以魯之常邑無文可證故破常爲嘗云是與者亦疑而不敢定今按齊語桓公反魯侵地棠潛管子小匡篇棠作常則常即棠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棠爲魯邊邑故左氏以爲遠地棠常聲相近棠邑之爲常邑猶常棣之爲棠棣小雅常棣之華漢書杜鄴傳魏志趙王傳陳思王傳宋書武三王傳廬陵王傳彭城王傳文選求通親親表並作棠頌言居許是許爲魯竟內地非助祭泰山之邑晏子雜上篇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擇是魯有許邑也詩之許非春秋之許括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中今開封府許州西南有魯城此其地劉光伯云地自名許非因近許而名許田是也許國字本作鄦說文鄦炎帝大嶽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從邑無聲史記鄭世家鄦公惡鄭于楚字

正作鄦兩字本別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鄭注賜舍猶致館也未受朝先賜舍道路勞苦且使即安也禮經但言賜舍王制亦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但云方伯不聞諸侯皆有也禮經多言宿賓鄭於冠禮注曰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鄉飲鄉射並云速賓注速召也少牢注宿讀爲肅肅進也是宿乃主人所以進賓非先誡之辭朝宿謂因其來朝而賜以解止之處與賜舍同湯沐猶漢百官有洗沐百官治事故五日一洗沐諸侯入王道路風塵故賜以湯沐朝宿湯沐互文孔正義說是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鄭云畿內近郊小行人亦云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遠郊五十里

近郊三十里不聞諸侯於五百里告至於王也諸侯各分其國故聘禮云若過邦使次介假道天子以四海爲家諸侯入王何得以假道比之王制說湯沐之邑曰視元士天子元士視附庸在五十里以下諸侯毋賜以方四十里之邑誠如異義所云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故何以四井爲邑解之若然則許祊不過方二里畀鄭何必相易何注均失之邑與田通稱春秋書汶陽田濟西田沂西田鄆讙龜陰田許田猶許邑耳公羊分田多邑多春秋亦無此例

何注隱傳曰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知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是也疏皆堯典文

徵曰尚書無還至嵩如初禮之文此何以意增之而不知其不可通也唐虞四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恆是也周之嶽山爲西嶽爲五嶽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是也嵩高之名始於漢武周尚不以爲中嶽何有於唐虞史紀五帝紀白虎通巡守篇說苑脩文篇引尚書俱無中岳之文惟封禪書郊祀志始云中嶽風俗通山澤篇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彼自據東京言唐虞都冀州嵩高不在畿內安得云還至嵩徐不察漫云皆堯典文疏亦說五嶽者多異義釋山首列華嶽岱恆衡末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一篇之中其名兩岐鄭注大司樂云五嶽岱在沇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幷州與釋山前一說同注大宗伯云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高山與後一說同近人邵氏晉涵爾雅正義曰華嶽岱恆衡爲周時五嶽之名周以嶽山爲西嶽則華山當爲中嶽故郭注但云華陰山不以華爲西嶽漢初傳爾雅者於篇末增嵩高爲中嶽之文大史公首述其言風俗通說文俱沿其說何休注公羊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俱有嵩

高之說皆誤以漢制爲古義而金氏鶚求古錄則曰東岱西華南衡北恆四嶽之名歷代所不改惟中嶽非巡守朝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鎮故中嶽常隨帝都而移唐虞及夏都在冀州之域以霍大山爲中嶽禹貢至于岳陽又曰至於大岳皆爲霍大山也殷湯都西亳在豫州之域故以嵩高爲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域當以嶽山爲中嶽嶽山即禹貢岍山以其爲中嶽故專稱嶽猶霍大山爲中嶽而專稱岳也華山仍爲西嶽乃西方諸侯朝覲之所與東岱南衡一例爾雅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同說者以爲殷制可知釋山篇末所載五嶽有嵩高無嶽山爲殷制奚其篇首云河南華者釋周之五嶽而殷之五嶽載於篇末蓋此

五嶽雖殷制而東周以後亦因之故始西周而終東周也邵說尙非確解大部謹按釋山篇首所列其東南西北據大河言故衡山別之曰江南篇末所列據中州言嵩居天下之中故曰中嶽並不據帝都所在若謂中嶽之名隨帝都而移則周都鎬華與岱均在都東不得以華爲西嶽周初在雍州之域以嶽山爲中嶽東遷在豫州之域何不聞以嵩高爲中嶽漢都長安亦在雍州之域何獨以嵩高爲中嶽知中嶽不隨都而改邵謂篇末之五嶽爲漢人附益其說郅確職方氏備列九州山鎭於豫州云其山鎭曰華不言嵩高昭四年左傳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大室卽漢之嵩高若周以嵩高爲中嶽司馬侯何何別大室於四嶽之外而與陽城中南並言崧高毛傳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漢初本不言五嶽嵩高禹貢謂之外方周語謂之崇山地理志曰潁川郡崈高縣武帝置以奉大室是謂中嶽有大室山少室山廟志明言武帝置言是爲中嶽是漢武始定以嵩高爲中嶽說文崇山大而高也崇高非中嶽之專稱故郭於山大而高崧注云今中嶽崧高山蓋依此得名是郭亦不以崧高爲定名崇崈字同宣元年春秋晉趙穿帥師侵崇釋文云本亦作崈顏注地理志曰崈古崇字耳嵩崧俱別體字鄭兩注不同而雜問志曰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周家定以嶽山爲西嶽不數嵩高此鄭定論也

何注桓元年傳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

徵曰說朝制者多異義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鄭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疏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大行人注及疏同又鄭注堯典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此卽何注輩主一時之說也昭十三年左傳則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正義曰尙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如彼文六年諸侯一時朝王卽此再朝而會是也傳與尙書正合而周禮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衞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先儒說周禮者皆以爲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無由得合周禮每歲一見惟言貢物何必見者卽是親朝或當遣使來耳又文十五年傳正義引此傳曰歲聘閒朝

是諸侯朝天子之法尚書孔傳云六年一朝會京師是其朝而會周之正禮大行人所云或遣臣來除此貢物之外別有朝會之禮謹按顧命曰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成王崩在夏四月如鄭說其時但有南方六服何言東西且六服有遠近不能使一方同時盡來則以東南西北配春夏秋冬說不可從東晉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謂來朝京師非會也大行人於侯服歲壹見以至六歲壹見因其道之遠近節其年之疏數二歲三歲四歲五歲六歲謂第一歲第二歲第三歲第四歲第五歲第六歲非每歲也見謂諸侯見天子因見而有貢物非遣使來正義欲以周官左傳與僞尚書和合為一此

必不可強通者也今按大行人所列定其年限也大宗伯所列分其時限也如侯服一歲一見於春來則曰朝於夏來則曰宗於秋來則曰覲於冬來則曰遇下至甸男等五服盡然蓋六服地有遠近既定其年之疏數即因其來之早晚而別其名覲亦朝也故禮經曰覲大行人疏引鄭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是也而覲禮疏引鄭目錄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曲禮正義亦云宗依朝遇依覲禮有繁省之殊則是東南六服禮備而西北從省說然又覲禮諸侯前朝受舍於廟注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備其來之心猶若朝也然則禮經何以但有覲而無朝皆鄭未定之論當以答問志四時通稱為定說與言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與僞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制同唐虞五載一巡故分四年來朝焉以爲王四面朝於方嶽之下則上文已言肆覲東后言東后則三方可知無須再言四面朝於方嶽周制十二

年故分六年年數雖殊其制不異一盡也皆也畢也謂六年則五服畢朝也至十二年要服當朝之歲則因時巡即四面朝於方嶽之下至巡守之明年又從侯服起至六年要服而畢若左氏所述皆諸侯自相朝聘之法昭三年傳子大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云每歲聘彼云三歲此云三歲朝彼云五歲此云六歲會十二歲盟彼但云有事云不協則無定期蓋叔向因齊人不肯盟故舉數者言大叔因會少姜之葬故舉疏者言意各有在其言明王之制猶聘義云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兩傳所述皆朝聘盟主與周官之法無與

曲禮記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正義釋注曰內朝謂路門外朝也對皐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朝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皐門外陳介天子車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文王廟內天子還服朝服于路門之內諸侯更易朝服執摯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而待諸侯次第以進若熊氏之

義則朝無迎法惟饗有迎諸侯之禮謹按此記文意不明夏官司士職掌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每日視朝之位但有公孤無諸侯秋官朝士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此大詢衆庶於外朝非常朝之法今記所說若是每日常朝安得有諸侯若諸侯來朝安得於治朝古者天子諸侯常朝但揖羣臣至治事之處皆於治朝之左右故玉藻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至議大疑圖大政則於燕朝左傳云晉人謀去故絳韓厥從公立於寢庭是也故司士職於列羣臣位後云司士擯孤卿特

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内朝皆退王見羣臣時位當宁釋宫云門屏之閒謂之宁蓋在應門内之廷廷之有宁與堂之有依皆天子諸侯立處當宁而立是每日常朝之位與見諸侯無與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户牖之閒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諸侯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郊特牲記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朝覲通稱耳非覲禮外別有朝禮也注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鄭賴記文而以意説之耳於禮無文覲禮於受摯後

即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是受摯與受享皆在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廟中將幣三享子男廟中將幣三享將幣即授摯六王迎謂之幣故小行人云合六幣且摯重而享輕未有摯受於朝而享反受於廟者朝無迎法夏官齊僕職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疏云因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然則經云朝覲宗遇饗食者謂朝覲宗遇之饗食也非以六字平列賈得之朝禮主乎嚴故不下堂饗食略君臣之分而致賓主之儀故有送逆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閒經但緄言之不分别言之説者據此遂謂朝有注云四當爲三

迎法非也又按屏之設處説亦不同李巡注釋宫曰門屏之閒謂正門内兩塾閒名曰宁孫炎曰門内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曲禮正義曰諸侯内屏在路門之内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江氏鄉黨圖攷謂路門内不見有屏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内此皆謂設之於朝若廟惟天子有屏諸侯無之近人胡培翬曰覲禮侯氏再拜稽首出句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言既出乃自屏南適門西於是遂入門左也苦以屏爲在廟門内則自屏南適門西乃是出門非入門矣下何以接云遂入門左惟金鶚求古錄曰天子外屏出於禮緯不足信凡門皆有屏惟臯門無之應門内有屏故宁在

門屏之閒門卽應門也大部謹按金說近之門屏之閒曰宁謂人君所宁立處故名屏曰宁非別有一物名宁人君朝見羣臣負屏南鄉故曲禮云當宁當依覲禮云負斧依依在牖戶之間王背之而立於其中宁亦如之故曰門屏之閒閉卽中也戶牖之閒據東西言戶東牖西門屏之閒據南北言門在南屏在北若屏在門外而曰門屏之閒詎王見諸侯出在應門外乎吳語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韋注屏寢門內屏也王北向夫人南向若屏在門外則越王與夫人隔門而語無是理也據韋注則路門內有屏應門內皋門內並有之應門內之屏天子日視朝所立處皋門內之屏天子大詢衆庶時所立處惟廟門內無屏蓋覲

不下堂天子負依而見諸侯惟饗食諸侯有以車送迎之法故設於門外不得泥自屏南適門西一語概謂屏皆在門外如其說曲禮何以謂之當宁若云宁在門外天子南向當之豈當依亦可解爲南向當之乎有以知其說之非矣

左傳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注逆女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楚公子圍稱告於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按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不待三月鄭衆以配爲同牢共食先配而後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按昏禮婦入門卽設同牢之饌其閒無祭祀之事先祭後食禮無其文鄭玄以祖爲軷道之祭先爲配食而後軷道言未去而先配按傳旣言入於鄭乃云先配後祖豈是未去之事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此三說皆滯故杜引公子圍告廟之事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公子圍亦人臣也而得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爲配合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爲忽取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而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權自由耳儀禮通解曰

此說於儀禮及白虎通不同疑左氏不足信或所據者當時之俗禮非先王之正法也

徵曰白虎通嫁取篇云取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故朱子疑傳按彼下文曰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夫嫁女者重以先人之遺體予人故告禰取婦以著代將爲先祖後而不告廟禮不其然班見士昏經但有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無告廟之文故肊爲此說禮婦入必三月然後廟見稱來婦誠所謂不必安也夫取者不敢必其成婦嫁者又何敢決其必能爲人婦何以取者不告而嫁者告非禮意也按昏禮記問名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

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禮卜筮皆於廟門闑西閾外安知卜後不告郊特牲記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曲禮記曰齋戒以告鬼神若不告廟何須齋戒若無此禮記豈虛言文王世子記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鄭注告告於君也既告君必先告廟按鄭意亦謂取妻不告廟故注曲禮告鬼神說以昏禮女家主人筵几於廟說左傳以祖爲祖道疑非是齊詩曰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毛傳曰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按士昏記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祀人子無自主昏之禮何須云必告父母知告爲告廟毛與禮合卜者卜於守龜豈得緄卜於告廟箋說均非特傳所云祖非告廟之謂告廟在親迎以前祖在婦至以後謂告至於祖也昏禮曰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曾子問記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又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是古本有越國而取之禮必至主人親說婦之纓而後爲夫婦在塗則不相見也禮自親迎以後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是婦未至以前婦車與壻車各行取於國中如是知取於異邦亦如是禮后妃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則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壅蔽今忽在塗而成夫婦是先配也故傳紀其日曰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

鄭辛亥至甲寅四日謂四日之中已衽席相連也春秋於內逆女必書夫人至者以夫人至告於廟也聘禮使者歸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大夫受命出疆尚行告至之禮況取婦將以承先祖後反不告廟乎忽已成夫婦而始告是誣其祖矣此其事鄭人不知惟送女者在塗獨知之耳故鍼子至鄭而後譏之傳意本甚明杜誤以祖爲告廟故說之不明先後鄭及賈說正義駁甚當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曰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注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多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

徵曰自博士作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禮家遂以聘爲諸侯施於天子之禮非也凡諸侯之邦交曰聘秋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注聘義曰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曲禮記諸侯使人問於諸侯曰聘昭三年左傳令諸侯三歲而聘是也天子使人於諸侯曰聘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頫曰視大行人則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結之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此天子聘諸侯之禮也故小行人云使適

一吊 一七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正內

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籍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君之禮謂諸侯所以事君之禮臣之禮謂天子所以撫諸侯之禮疏沿注說乃云存頫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二者諸侯使臣於天子之禮按大行人明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如賈說則經文當云存頫省臣之禮不當連言聘問既聘問與存頫省並舉明五者皆天子撫邦國之禮何必以一臣字强分爲兩解典瑞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結好即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也除慝即殷頫以除邦國之慝也惟爲天子撫邦國之禮故二圭掌於典瑞天子使人執之以將事於諸侯上文云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注珍圭王使之瑞節

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使者持節矣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是琬圭琰圭與珍圭同爲王使之瑞節此注乃云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頫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按聘禮於饗食後使大夫皮弁還玉於館聘畢歸使者執圭垂繅北面宰自公左受玉聘義云既聘而還圭璋司儀亦云還圭如饗食之儀惟玉爲本國諸侯之玉故禮有還圭之節若大夫來聘王使典瑞出以授之豈大夫來無所執以爲瑞節而待典瑞授以命事且既使典瑞授圭則禮畢大夫當還圭於典瑞司儀亦當有授大夫圭一節此皆禮文所無鄭說以聘爲諸侯使人於天子故以意增成其說耳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記又曰問諸侯朱綠繅八寸典瑞瑑圭璋璧琮以頫聘禮經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分別截然然則典瑞王人所云頫聘皆指諸侯自相頫聘於王朝無聘法諸侯使人於天子則小行人所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左傳齊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僖十二年晉韓起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注時事四時之職貢是也襄二十六年春秋書天王聘者七本年南季七年凡伯桓四年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

王季子書如京師者四僖三十年公子遂文元年叔孫得臣宣十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年叔孫豹於天王使人於魯曰聘於魯使人於周曰如京師雖內大夫出使皆書如某不言其事而於周固大書曰天王使某來聘元趙氏汸曰周禮諸侯於天子有見有貢無聘問於天子言聘東遷以後失禮之辭自左氏言王使來徵聘孟獻子聘於周宣九年與周語云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均非事實穀梁以聘諸侯爲非正蓋西京時周官儀禮未行故有此說作王制者沿其誤而春秋之典禮晦并大宗伯大行人典瑞諸職言聘義亦晦范能正傳失其識卓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公羊曰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

大夫來曰聘穀梁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徵曰小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左氏謂凡諸侯即位大國聘焉小國朝焉成十八年公如晉朝嗣君也昭十二年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襄六年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七年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二十一年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此世相朝之法王制云天子無事諸侯相見曰朝左氏亦云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此無事相朝之法據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是諸侯邦交但有聘而無朝法

左傳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正義曰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

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賓以爵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尊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事以喻己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

徵曰鄭覲禮注曰言諸侯來朝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人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疏引服注云爭長先登授玉此位在門外引之者以其在先即先登外內同故引以爲證謹按鄭引春秋傳者取證一偏耳當以孔說爲正司儀王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奠圭以爵不以姓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哀十三年傳亦云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禮經所云者次位非朝位注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者天子使掌次爲之次在應門外左右待事之處前朝者前覲於王之一日也其入覲時當依四傳擯之法注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不以同異姓爲等且諸侯覲天子與自相朝亦別覲奠圭於階下升致命王受之玉諸侯相朝旅擯迎賓三揖至於階三讓升當楣再拜至乃授玉於中堂無兩賓並行禮之法滕薛所爭者爭授玉之先後

魯不欲先薛故折以宗盟之禮據定四年傳踐土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先姬姓而上公之宋列後若僖二十八年春秋則仍依國大小而蔡鄭列後滕薛俱侯爵就同爵之中先同姓就同姓之國則後異姓正義云聊舉一邊是也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

徵曰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鄭司農注入王朝於王也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莊二十二年傳又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鄭云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曰莫敢不來王孟子曰諸侯有王當是逸孟子是諸侯朝王謂之王與周官合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正義曰周禮天子六卿天官大宰諸侯則并六爲三而兼職焉魯三卿無大宰羽父名見於經已是卿矣而復求大宰葢欲令魯特置此官以榮己耳

徵曰大宰一官見於諸國非卿也成六年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聘也注楚公子辰楚以令尹司馬爲卿大宰蓋散位從卿以公子爲之襄十一年鄭人使良霄石㚟如楚楚人執之十三年石㚟言於子囊曰止鄭一卿注謂良霄則大宰非卿甚明又成十四年宋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大宰在司寇下宋六卿右師左師司徒司馬司城司寇是諸侯之大宰少宰與周制名同實異魯亦當有大宰

特其人不見經傳耳但羽父已列爲卿不當復求大宰或魯制司徒兼冢宰爲執政所求在此與未敢肊說

春秋傳禮徵卷一

春秋傳禮徵卷二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桓公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左氏曰會於稷以平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公羊曰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穀梁曰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注江熙曰宣四年及齊侯平莒及郯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

徵曰秋官訝士凡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惠氏禮說說以春秋以成宋亂曰說者曰成者平也平宋亂也如其說曷爲書成而不書平書成則非平成者斷獄之名王制所

謂成獄辭也四方有亂獄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不可謂平平者和解兩家訓成爲平失之甚矣四方亂獄莫大於弒君桓往成之不成而退反取賂焉春秋直書之傷天下之無王也地官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有兩說一謂和解之一謂立證佐成其罪兩說皆不允以民成之與民共聽之而已大韶謹按公穀說固失經意惠以成爲聽獄之名亦失之古者成平互訓故地官調人質人秋官小行人鄭注並云成平也大司寇注平成也平亦訓正大司馬平列陳注平正也成亦訓定小司徒鄉大夫遂人注並云登成也猶定也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傳曰討曰何故弒君猶

立文公而還諸侯會於扈左氏曰平宋也伐宋者討其弑君也平宋者因已立文公因而定之也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左氏曰以平宋亂然則會於稷以成宋亂者定宋亂也會於北杏以平宋亂者亦謂定宋亂也往而成之者四方有亂獄往而定之也惠謂成不訓平則莊傳之以平宋亂作何解至王制云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成謂獄訟之計要也凡薄書之計要謂之成故獄訟之計要亦謂之成以獄之成告者以獄訟之計要告於上也聽之者以劾囚之要辭聽之恐有枉濫也惠以成爲聽獄則下文三聽字不可通至以民成之與文六年左傳惠伯成之義同當訓爲和解故名其官曰調人斷獄在有司豈得云與民共聽之惠說與周官左傳均未合

左傳衡紞紘綖注衡維持冠者

徵曰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注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紞紘綖元謂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疏傳云衡紞紘綖與衡連言明紞爲衡設矣笄既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爲橫既垂之而又得爲橫者其笄言橫橫在頭上橫貫爲橫此衡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爲從此衡則爲橫其衡下乃以紞縣瑱也鄘詩副笄六珈

毛傳曰笄衡笄也陳氏長發毛詩稽古編曰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傳引追師文引其成語耳而嚴粲詩緝云笄者婦人之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是以衡爲笄名失之何氏楷毛詩世本古義曰左傳言衡直是指笄周禮衡笄連文亦正謂笄橫貫頭上故名之爲衡笄耳男子之笄以維持冠婦人之笄則以固髮所以知后笄用玉者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大韶謹按何說與毛傳先鄭說合有安髮之笄內則於櫛纚後言笄是也有固冠之笄士冠言皮弁笄爵弁笄是也傳言衡禮言笄一也周官則疊言之曰衡笄非別有一物名衡此固冠之笄也安髮之笄短固冠之笄長喪服吉笄尺二寸固冠之笄當同之以其橫貫於紐故名笄爲衡用以固冠卽以繫紞瑱縣於紞紞繫於笄紞乃垂於兩旁當耳衡不得言垂賈順注文而曲爲之說非也

藻率鞞鞛注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釋文率音律正義曰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

徵曰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帨从巾兌聲廣韻六至引曹憲文字指歸同率帥古今字聘禮注並云古文帥爲率佩巾之字經典多從或作帨率字僅見左氏傳左氏多古言古義不讀許書不知服注之有本正義乃引玉藻率下辟解爲縷綷其邊失之遠矣又云司几筵繅席鄭司農讀繅爲藻率之藻似繅率同爲藻也不

知先鄭意謂周官之藻與左氏之藻字同故引傳以證藻藻之同字非引其義也孔說皆誤文選東京賦藻率鞶厲假借爲之繂爲紼繂大索也見孫杕然釋器注釆菽正義與此絕不相涉李注順彼文引作繂耳釋文音律亦承杜誤注又云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按毛詩公劉傳曰下曰鞞同韠上曰琫鞛同說文琫刀上飾也珌佩刀下飾漢書王莽傳孟康注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未有以鞛爲下飾者飾謂刀之體非指刀之削注亦誤

鞶厲游纓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正義曰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爲垂貌賈服等說鞶厲與杜同惟鄭氏獨異內則注以鞶爲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囊必裂繒緣之以爲飾按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禮記又云施鞶袠袠是囊之別名言其施帶施囊耳其鞶亦非囊也若以鞶爲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囊不應帶二囊以此知鞶卽是紳帶爲得其實徵曰鄭於彼都人士箋云而亦若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內則注引詩垂帶如厲云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鄭兩注同段氏說文注申之曰鄭以大帶用素天子諸侯大夫同士用練皆不用革大帶所以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屬故喪服以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以象革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則鞶非大帶明矣大部謹按賈服杜以鞶爲大帶非也上文云帶裳幅舄此帶是大帶士冠曰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皮弁服素積緇帶元端服緇帶大帶所以申束衣故與裳並列大帶用絲故詩曰其帶伊絲鞶字從革爲革帶甚明白虎通曰男子有革帶者示有金革之事按革帶所以繫韠及佩若用絲爲之則柔不勝任故用革說文裂繒餘也厲裂古字通昭二十九年傳厲山氏祭法作烈山而如古亦通故鄭讀而厲爲如裂言革帶之垂必裂繒緣之以爲飾鞶也厲也爲兩物若訓厲爲垂之貌則厲字虛自袞冕黻珽至火龍黼黻二十四字一字爲一物不應此句獨以鞶厲二字爲一傳以帶裳幅舄與衡紞紘綖袞冕黻珽云昭其度益衣裳冠冕所以示威儀故曰度以鞶厲游纓與藻率鞞鞛云昭其數益雜佩及游纓所以章物采故曰數杜以鞶爲大帶上文帶裳釋爲革帶適相左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注鸞在鑣和在衡正義曰毛詩傳曰在衡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經解注取韓詩爲說秦詩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按攷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

衡
徵曰正義此說剖析分明鄭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大戴保傳篇曰在衡爲鸞在軾爲和續漢書輿服志載魯訓曰和設軾者鸞設衡者韓魯義同與毛異而劉昭注輿服志引異義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兩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又引傳元乘輿賦注曰鸞在馬勒鑣史記禮書集解引服注漢書五行志顏注後漢書張衡傳李注說苑說叢篇並云鸞在鑣說文鑣馬銜也段注曰馬銜橫貫口中其兩端外出者系以鑾鈴然則一馬兩鑣采芑烝民韓奕烈祖並云四牡八鸞明是一馬二鸞則鸞不在衡明矣說文軾車前也又曰軓車軾前也凡鈴鐸之屬動搖則有聲軾不可縣縣則和倚於軾而無聲則和不在軾明矣又王於韓奕傳曰鏤鍚有金鏤其鍚也箋云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春官巾車玉路鍚注與詩箋同按盧與顱同故杜云鍚在馬額是鍚爲馬飾本無聲傳與鸞和鈴三者並言故曰昭其聲耳此在善讀書者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徵曰春官司服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注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

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毳畫以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讀曰絺當云絺讀曰希鄭註易絺爲希希冕服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咎繇謨正義引王肅曰舜時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陳氏禮書申鄭義曰周禮稱袞冕以祀禮記稱天子龍袞又曰龍袞以祭言龍袞而不言山則升龍於山可知司服九章之服則毳冕言毳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又曰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僖伯言服止於火龍子太叔言色止於九文則周之袞服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或者疑之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君臣無別公服自袞冕而下如王則袞冕而上明有日月星辰公不得上服十二章可知此鄭鍔說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爲常而去其衣之日月星辰此劉彝說大韶誰按覲禮天子載大旂象日月郊特牲記旗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此三辰畫於旗之證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此指璪旒而言玉藻亦云龍袞而祭徧檢書傳不見三辰之章知鄭說爲確今按司服首言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

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下列衮冕等五服大裘在衮冕上最尊故特設司裘一官掌共王祀天之服節服氏於祭祀朝覲言衮冕於郊祀則言裘冕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注衮冕者從王服也明王應祀曰祭祀朝覲節服氏掌為王服衮冕而以六人維大常郊祀節服氏掌為王服裘冕而以二人送逆尸從車也舊說以衮冕六人裘冕二人句絕遂謂六人裘冕為服王之服二人裘冕為服尸服非也則王祀昊天上帝不用龍衮甚明而郊特牲云被衮以象天與周官不合王肅以為先服大裘至泰壇而說裘服衮此調停之說不可信陳用之則云王祀昊天內服大裘以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按鄭司農注司服曰大裘黑羔裘服以示質疏質者以衮以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曰質賈申先鄭義是也衮冕

以下五服皆可內服裘玉藻正義曰皇氏謂六冕及爵弁無裘熊氏謂六冕皆有裘劉氏謂六冕皆黑羔裘然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非也劉氏謂六冕皆用大裘是以小祭與昊天同服劉說非也熊氏之說踰於二家惟先著裘後襲龍衮等服乃得表之曰衮冕服鷩冕服毳冕服希冕服玄冕服若以龍衮加於大裘之上仍是衮冕非裘冕陳說非也鄭注司裘云大裘之上加以玄衣亦非也惟他裘皆裼大裘獨示質故玉藻曰大裘不裼加以玄衣非不裼之義大裘之冕亦十二旒故弁師但言五冕鄭司服注大裘之冕無旒無旒則弁矣何云冕注郊特牲被衮以象天曰有日月星辰之章又不能堅持其說當以先鄭義為正

宋陸佃說曰大裘與衮同冕古者裘上必有衣玉服大裘以衮襲之冬至祀天中裘表衮夏至祀地服衮去裘以順時序又曰覆之曰襲露之曰裼大裘不裼非襲而何近儒金氏榜禮箋曰玄衣上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裼言不得免上衣見裼衣也大裘上衣十二章大韶謹按裼有兩義外襲正服開而露其所裼之衣謂之裼鄭玉藻注云袒而有衣曰裼是也內著裘外加衣以見其美亦謂之裼玉藻錦衣以裼之鄭云以素錦為衣覆之是也故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古者服裘毛在外裘褻故用之以裼之美非指裘之美謂衣之美也大裘不裼與袒而有衣之裼義別袒而有衣此裼與襲對文聘禮或襲或裼指衣上有正服者言大裘不裼與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

麛裘絞衣以裼之羔裘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相反狐白等裘必有衣以裼取其文大裘外無衣以裼示其質亦與尸襲執玉龜襲義不同蓋言襲衣上必有正服故不言大裘襲而言不裼記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此反言以明之謂禮之盛者必掩其美鄭上注云充猶掩也不尙文飾故不用錦衣等以為裼正義曰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不見美正解不裼之義非謂免上衣見裼衣也五經要義曰大裘不覆反本以其質也其曰不覆謂大裘之上無衣以□覆之也說與記合金以此裼解為袒而有衣之裼乃云裘上有十二章之服如其說則王祀昊天重在十二章之衣不重裘節服氏何以言裘冕司

裘何以言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言裘不言衣知周法別無十二章之服鄭注自爲定論無容異說

蔡德晉袒裼襲說曰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練時有功衰爲禮服以象吉時玄端有練衣以爲燕服以象吉時深衣冬時以鹿皮爲裘而橫長其袖袪裼之者鹿裘外加練衣則卷去練衣之袖露鹿裘之袖也如鹿裘上加功衰衰袖短亦露鹿裘之袖詆舊解之誤有十六其大略曰古人著衣之節其變有三曰袒曰裼曰襲袒卷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裼者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復衣也或既袒而襲之或既裼而襲之在衣曰袒在裘曰裼故裼有袒義袒有左右裼則左右皆裼袒有惟卷正

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記所謂袒纁襦袒朱襦也有并卷裏衣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裼則惟卷正服之袖以露其裘而已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以言狐白裘上加錦衣爲禮服而袖必卷起以露出裘也又曰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緇衣羔裘緇衣謂朝君正服孔仲達謂或裘或葛皆有裼襲二衣夫裼襲專施於裘豈得兼葛言之又引郝仲輿云古人裼衣卽是冬月禮服又云裘外裼衣卽朝祭服非裼衣之外又著朝祭服萬充宗云君在則裼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裼衣卽朝服推此凡裘外之裼衣皆禮服矣原文甚繁不具錄按鄭注袪裼之曰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

裘亦用絞乎大詔謂裘之有裼所以見美練衣者九升布衣練大功布爲之故謂之功衰其服葛要經繩屨無絇角瑱而爲絞衣以爲裼與蜡祭同是吉凶相干也鄭說本不確今按裼者緆之借字當讀他計切士喪下篇記明衣裳之純曰縓綼緆緇純鄭云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飾衣曰純疏云飾皆謂緣之然則緆也綼也綼與紕同玉藻縞冠素紕雜記紕以爵韋純也皆謂衣之緣也對文則裳曰緆衣曰純散文則通袪裼之謂緣鹿裘之袖口也喪服齊衰期章傳曰帶緣各視其冠則喪服固有緣矣玉藻袪尺二寸緣廣寸半袖必有緣袪裼與縓緣對文衣之緣用縓袪則無定色故曰可也與士冠玄裳黃裳雜裳可也例同緆裼並從易聲聘禮

注古文裼皆作賜按今古文雖不同義皆相近覲禮注今文賜皆作錫賜與裼義絕遠無緣以裼爲賜疑古文裼皆作緆傳寫誤耳從衣從糸之字多通故借裼爲緆作記者用古文也字亦作袘士昏纚袘注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也聲與易聲亦近緆袘皆謂緣也與裼襲之裼無涉鄭謂亦用絞乎疑不敢定此說經之至愼也蔡徑解爲卷起衣袖如其說則記文當云鹿裘衡長袪裼之可也何須云袪裼之旣云長袪又云袪裼之記人之意謂袪則裼之耳此言衣之制非言人著衣之節且從古無以卷袖爲裼者誤解爲卷袖遂一誤而無不誤今按其說有不可解者十有六朝祭各有正服祭服以衣名冕袞冕等五服是

朝聘服以弁名衣皮弁等服是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不聞天子用錦衣以享以祀以祭也論語緇衣羔裘卽記羔裘緇衣以裼之朝君臣同服君朝服以日視朝不聞緇衣以朝也素衣麑裘卽記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鄭論語注素衣麑裘視朝之服其受外國聘亦素衣麑裘聘禮注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君皮弁以聽朔不聞素衣也黃衣狐裘卽記狐裘黃衣以裼之郊特牲說蜡曰皮弁素服而祭不聞黃衣以蜡也記於狐白等裘並云某衣以裼之言之者所以裼此裘也衣與裘同色故羔裘之裼用緇云緇衣卽正服不可解一毛詩緇衣傳曰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云緇衣者

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皮弁服也玉藻記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故鄭云天子之朝皮弁服諸侯則朝服記又云朝玄端夕深衣正義曰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玄端夕深衣染人七入爲緇鄭云玄其六入與則緇衣與玄端同爲卿士視私朝之正服而檜羔裘箋云諸侯之服緇衣羔裘者正義通之曰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邪疏論語同然則羔裘之正服色亦緇非卽此裼羔裘之衣云緇衣爲朝

君正服不可解二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又曰裼降立賓裼奉束帛請享鄭引論語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又曰君使卿還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又曰賓裼迎大夫皮弁者用皮弁服也素積緇帶素韠若云裼衣卽禮服何云皮弁豈得謂裘時用素衣不裘時用皮弁乎不可解三明堂位記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正義曰皮弁三王之服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夏家樂文故裼也云文故裼對大武質故冕服不裼若云裼衣卽正服則皮弁卽裼衣矣何以云皮弁又云裼不可解四臣見君必朝服若裼衣卽朝君正服記何以云君在則裼云則者見有不

裼者在也聘禮曰馬則北面注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則予義同故申之曰盡飾也正義云君在之時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是也上文曰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裼之義主乎盡飾故又曰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言弔則襲則非弔喪不襲矣云君在則裼則燕居時可不裼矣弔則襲君在則裼自是兩事非謂弔時君在則弔者裼也禮君弔弁絰凡弔者小斂則襲裘而帶絰未有裼者朝服者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非專以朝冠飲射皆用之云君在則朝服不可解五哀十七年左傳衛渾良夫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若以裼爲露裘於禮正合何得因以爲罪不可解六衣必有表有裏裘則毛表而革裏革在內用素絲以英之毛

在外用衣以裼之裘之有裼猶衣之有表記云見美者衣必順裘色以其在裘上於衣見其美卽見其裘之美美指衣不指裘鄭云君衣狐白毛之裘以素錦爲衣覆之必覆之者裘褻也聘禮注裘者爲溫表之爲其褻也義本甚明終南毛傳曰狐裘朝廷之服也不言在朝之服而云朝廷猶言天子諸侯之服也與記云君衣狐白裘同上章曰錦衣狐裘下章曰黻衣繡裳豈得以錦衣指裘黻衣指三時益羔裘卿大夫之服也故詩詠大夫多言羔裘狐白裘天子諸侯服也故詩詠人君多言狐裘大夫得服狐裘不得用狐白檜詩曰羔裘逍遙狐裘在堂亦見其衣之美而知其裘之美非加今人之以表爲裏而反裘在外也古者裘無裏故毛在外新序云反裘負芻是革在外而毛在內故曰愛其毛也今人之裘旣有裏而毛在外是亦反裘也記云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表與襲俱不得入明入公門者當裼裼者卽此裘上之衣也入公門以盡飾爲敬鄭云君子行事以見美爲敬盡飾與見美義同則美指裘上之衣而非裘義甚明云卷袖以見裘之美不可解七古者裘之袖必有緣記云君子狐青裘豹褎麛裘青豻褎正義曰狐青裘君用純大夫雜以豹褎鄭詩曰羔裘豹飾毛傳曰豹飾緣以豹皮也正義曰緣以豹皮爲袪袖也唐詩曰羔裘豹袪大夫旣雜用他毛爲袖云卷袖以見裘則服狐裘者但見豹袖服麛裘者反見豻袖鄭云豻野犬也何美之有不可解八襲重也裘上有衣外加正服故曰襲何以謂之復衣豈行禮時忽著忽脫不

可解九裼與襲相將言裼則必有襲故鄭云袒而有衣曰裼記云君在則裼內則子事父母不敢袒裼臣侍君主乎文故裼而見其衣之美子侍父母主乎質故不敢裼而見其美皮弁朝服者臣侍君之禮服也端衣者子侍父母之禮服也若以裼衣爲禮服則記云不敢袒裼者將褻衣以侍父母前乎不可解十記云裘之裼見美也服之襲充美也服與裘互見爲義於裘言裼亦有襲於服言襲亦有裼故曰無事則裼弗敢充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禮之盛者然後充其美則凡非裘而服者無不裼也襲非專指服裼非專指裘聘禮聘君與賓俱襲享皆裼文質相變云在裘曰裼是以裼專施於裘將古人行聘必在冬三月乎無是理也鄭詩緇衣之宜之蓆之好云在裘曰裼是緇衣專以裼羔裘詩何以言衣不言裘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表記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瀆也何以言裼襲而不言裘不可解十一絺綌之裼禮無文以明然曲禮玉藻並云袗絺綌不入公門鄭云袗禪也禪絺綌與表裘同皆爲其褻故俱不得入是絺綌上當有衣以裼之故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安國曰表而出之加上衣鄘詩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毛傳曰蒙覆也鄭箋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是以展衣覆於縐絺之上婦人之服如此男子服可知夏則服葛用衣以裼之而後外加正服聘禮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寒

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云裼襲專施於裘恐乖武斷不可解十二裼與袒兩義迥別士喪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鄭注袒左袒扱諸右腋之下帶之內取便事面前也然則袒者脫左袂而露其肩臂也問喪云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喪禮皆肉袒脫左袂則衣之左畔皆垂而下故必插於右若但卷其袖則左手之袖豈能插諸右掖之下與帶之內不可解十三大射小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射正贊設拾鄭云先袒乃設拾拾當以韝於襦上射所以袒者袖寬恐礙弦故袒而以拾韝於襦上鄭云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在則肉袒惟袒爲脫去左袂故君大夫必內

著襦肉袒則內不著襦以拾韝於臂上若但爲卷袖而露臂袖卷必襵襞而上擁於左肱左手之袖反礙於放弦不可解十四惟士虞之鉤袒此則卷袖之謂故鄭云如今捋衣王制羸股肱注捋依釋文衣出其臂脛一切經音義曰揎古文作捋調揎衣出臂也卷二十又引字林曰揎衣出臂爲擐袂也卷九說文無捋擐下曰援臂也列女傳魯季姜傳文伯引衽攘卷而親饋之崔豹古今注曰攘衣廝役之服也乘輿進食者服攘衣捋衣攘袂義同進食者必攘其袖故佐食云鉤袒鉤與捋義同故鄭以捋衣解之與大射士喪之袒別若裼義更不相涉古者禮服皆直領陳祥道說開左右襟而見其所裼之衣曰裼掩而不開曰襲禮經於聘於公食大夫言裼襲於喪於射言袒襲分別甚明卷袖而露其裘從古無此謬解既以裼爲卷袖自然以襲爲垂其袖而不卷乃云襲復衣也不可解十五又曰褻衣上不可遂加朝祭之服故必有中衣以間之春秋則以深衣爲中衣夏則以葛爲中衣冬則以裘爲中衣蓋著在褻衣禮衣之中間謂之中衣非有定制按玉藻云深衣三袪又云長中繼揜尺喪服緦麻章注麻衣如深衣疏以布緣之曰麻衣以采緣之曰深衣以素緣之袖長在外曰長衣又以素緣之袖長在衣內則曰中衣玉藻曰以帛裹布非禮也注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正義曰中衣謂以素爲冕服之裏衣

猶今中衣單也然則深長中三衣同制裼衣專以裼裘與中衣無涉萬氏斯大說以深衣爲裼蔡能駁正其失乃云冬則以裘爲中衣未審出何經記不可解十六曲禮正義云中衣之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乃加正服說固非是若以裼衣即正服是又變本而加厲矣蔡說五禮通攷取之淩氏廷堪禮經釋例亦宗其說竊所未喻故具論之以待深於禮者論定

冬公至自唐左氏曰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徵曰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廟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

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聘禮使者歸反命後乃至於禰筵几於室薦脯醢觴酒陳席於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是君大夫歸必告至唐啖助曰春秋公行一百七十有五告至者八十有二告廟則書於策其有一出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書之十二公惟隱不告蓋不以人君之禮自處也其餘不以告或恥也或怠也

左傳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注側室眾子也得立此一官適子爲小宗次子爲貳以相輔佐正義引沈氏云適子爲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爲小宗次者爲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爲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

徵曰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注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傳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十年傳大夫諸司門子弗順是卿大夫之適子謂之正室其適子之母弟謂之餘子宣二年傳又宦其餘子是也正室餘子皆指其子側室貳宗則指其兄弟兄弟之子古者重適其繼世爲卿大夫者惟宗子一人非正室而別起爲卿大夫者是爲側室文十二年傳趙氏之側室曰穿穿爲盾從父昆弟之子盾爲晉正卿而穿別爲大夫傳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注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穿之後別爲邯鄲氏魯語叔孫豹與邯鄲勝擊齊之左師韋注趙旃之子頭子勝也襄二十三年傳作趙勝帥東

陽之師以追之謂之趙勝者舉其大宗之氏也謂之邯鄲勝者舉其族之別氏也貳宗與側室例同貳副也副貳於大宗也若孟獻子之子別爲子服氏公孫茲之子別爲叔仲氏季武子之子別爲公鉏氏皆側室也卿之支庶爲卿不得並於正室而別爲側室大夫之支庶爲大夫不得並於正室而別爲貳宗傳以晉封桓叔有庶彊於適之勢故歷言重本輕末之制襄十四年傳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以相輔佐也義與此同注疏說未晰

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左氏曰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下大夫送之

徵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是諸侯之上大夫卽卿故春秋皆書大夫不書卿而下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下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成三年傳亦云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侯國三卿別爲上中下大夫更別爲上下僖九年傳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昭五年傳有冢卿介卿春秋侯國三卿見於傳者襄十年鄭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二十七年子展入陳司徒致民

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五年杜洩曰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就三卿之中司徒爲上司馬中司空下故南遺謂季孫爲冢卿叔孫爲介卿若大夫則不止五人崔靈恩云諸侯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按魯三卿之下有臧氏世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亦稱宗魯語夏父弗綦爲宗亦稱宗人哀二年宗人釁夏亦稱大宗曾子問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成二年春秋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四卿並將據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西西字據敖氏集說增東上若有東面者北上三卿之長一人云東上則已備三卿矣復有小卿位在賓

西不與卿屬而東上則小卿非即下卿也亦不止一人小卿者上大夫也即指宗伯司寇兩官蓋侯國不得備六卿故別以宗伯司寇爲上大夫大夫固不止五人王制又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按齊次國也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二卿命於天子也而昭十二年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後更受三命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魯晉皆次國得有三命者皆命於其君也故成二年晉鞏朔爲下軍大夫獻齊捷於周而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亦以其命於

君也惟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此典命所云公之孤四命故晉特請於王均與王制所說同至云小國二卿則非也冢宰施典於邦國設其參不別三等且既云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小國亦備上中下三卿一篇之中自相違戾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家正義云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則子男之卿再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竊疑二卿乃三卿之誤非違戾也其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八三等皆同則小國亦應有三卿或者皆命於其君耳仍以誤脫爲是

穀梁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備舅姑之用

儀曰士昏親迎之禮云主人筵几於戶西西上右几鄭注設神席於廟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賓奠鴈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記曰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送女辭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據禮母送女至西階上止惟諸母送至廟門內亦不見兄弟相送

之儀
何注公羊曰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
徵曰列女傳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夫人也孝公親
迎於華氏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結其衿縭戒
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戒之東階上諸母戒之兩階
閒姑姊妹戒之門內以諸母戒之兩階之閒亦非禮意
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氏曰致夫
人也注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
也在魯而出曰致女在他國來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
之　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徵曰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

之義也鄭注謂舅姑歿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
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正義引熊氏云如鄭此義
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歿者三月廟見
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
夫婦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論舅姑在否皆三月見
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合乃見祖廟
故服虔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
義異謹按昏禮下逮自納采以至親迎天子至士六禮同
謂士當夕成昏大夫以上必三月成夫婦者不審賈服何
所據左氏譏鄭忽先配而後祖者祖謂告至於祖也見本條
以祖爲廟見非禮意也文六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

以爲反馬也正義說以三月廟見曰舅姑既歿以三月而
祭爲反馬之節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按致女與反馬相
將皆所以成其爲婦也所以必三月者取一時天道變于
上人事成于下貞信之德著而後壻家來反馬女家乃致
女故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
婦也謂未成婦不謂未成昏也賈服失之矣又按士昏云
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
行曾子問曰擇日而祭于禰三者禮各別萬氏斯大以廟
見即祭說云廟者高曾祖之廟也祭于禰即奠菜祇祭于
禰故曰禰廟見亦擇日祭禰亦三月互文大部謹按奠非
祭也祭非特奠菜也禮于成昏之夕質明贊見婦于舅姑

婦執笲棗栗由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降
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此見舅姑
之禮也故廟見之禮亦奠菜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
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
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
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生存摯用棗
栗腶脩歿則奠用菜見舅姑舉贊醴婦奠菜舉老醴婦于
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是廟見之禮與質明而見之
禮同稱皇舅皇姑者鄭云皇君也猶言君舅君姑益彌親
之辭與祭法云皇考廟雜記以祖姑爲皇姑者別萬以廟
爲高曾祖無論士不祭高曾禮何以但云皇舅皇姑豈有

祭及高曾祖而不祭先舅先姑不可通一鄭於三月祭行注云助祭也此指舅姑存者言特牲少牢並云主人主婦舅姑存則祖廟舅姑主其祭宗婦特助祭而已禮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於宗室是助祭之禮固已教於未嫁之先必三月始助祭者優游漸漬以生其孝敬之心猶存則質明而見即修盥饋之禮歿則三月乃奠菜神之也仲春之月始昏夏祭即與事特牲三鼎固非但祭菜獻尸獻祝及佐食皆主婦行之未有正祭之日祝忽帥來婦告於皇舅皇姑以奠菜即祭行不可通二擇日而祭於禰此指姑存而舅歿者言蓋姑存則質明之見固與俱存者禮同而舅歿不可不修孝養之禮故擇日而祭云擇日明不待三月云禰明指舅舅歿則姑老故婦得自祭其禰此因來婦而祭非四時之正祭也若舅存而姑歿姑尚無廟舅自主祭婦當別設几筵而祭耳庾蔚之謂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行盥饋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靈恩云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如庾說是指舅姑俱存者俱存本無廟見之禮又云三月不須廟見亡者所云亡者何指如崔說既盥饋又廟見所謂廟見指舅乎姑乎俱不分明蓋禮但云舅姑既歿故曾子問特云擇日而祭於禰禰即壻之父婦之舅此補禮經所未及緄廟見於祭行又緄祭禰於廟見均失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氏曰書時禮也公羊曰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穀梁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何氏廢疾曰運斗樞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為短鄭起之曰四時之田夏制也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制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則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蔵三田謂以乾豆三事為田也

徵曰左氏周官爾雅並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惟公羊以為三田穀梁雖云四時田而名又別此經師授受不同非禮有異制劉中壘為穀梁學者也乃曰夏不田者何也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與公羊同蓋傳為公羊學者也乃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與左穀同月令仲夏之月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是古制雖四時田惟仲冬大閱為備故左氏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語援於農隙獮於既烝狩於畢時亦不云夏田公羊本不據緯鄭說不足以難何適以明穀梁義又以三事為三田亦非穀梁云唯其所先得即何注弟一殺弟二殺弟三殺公穀王制無異義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公羊曰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
伯糾何下大夫也注天子之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
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禮君於臣臣（臣字增）
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曰
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肹是
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

徵曰白虎通曰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尙書
曰咨爾伯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
也盛德之士不名春秋曰公弟叔肹諸父諸兄不名詩云
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此何說所本

謹按春秋書伯仲叔季皆字也有以字繫采者若單伯召

伯毛伯祭伯南季之屬凡毛祭周公之胤也南冊字通文
之昭也（管蔡世家作冄季載）白虎通引詩傳曰所以或上
其叔季者何也管蔡曹霍成康南皆采也（康誥某氏傳康畿內國名與班說合）故置叔季上然則凡伯之屬皆內諸侯入爲天子大夫
也有以字配名者若叔肹是叔伯仲氏也肹其名檀弓曰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書叔肹卒與書季友卒仲
遂卒例同肹友遂皆名則糾亦名可知皆以字配名也公
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春秋書公弟叔肹與書齊侯使
其弟年鄭伯使其弟語衞侯之弟鱄秦伯之弟鍼陳侯之
弟光宋公之弟辰衞侯之兄輒同皆母兄弟季友不書弟
非僖同母弟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卿大夫皆字而不名宣

十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不聞乎成二年晉
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十五年晉荀躒
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鎭撫王室
又曰叔氏而忘諸乎（[illegible]）皆稱伯仲氏以伯糾爲老臣
果何所據

五年秋大雩左氏曰書不時也凡祀龍見而雩公羊曰大雩
者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
穀梁注曰傳例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何氏廢疾曰公羊
書雩者美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不言
旱也就如穀梁說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
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起之曰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

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
民者何乃廢禮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害物以
久不雨明之

徵曰雩有二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
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凡龍見之雩常雩也春官
司巫職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職旱暵則舞雩爲
旱而雩也周七八九月皆得雩書大者別於常雩也春秋
書大雩書不雨書旱分爲三例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
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見一時不雨文二年十三年並書
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記旱而不爲災穀梁曰歷時而言
不雨文不閔雨是也書旱則成災故穀梁曰得雨書雩不

得雨書旱春秋常事不書龍見常雩也不書豐凶水旱非常也因旱而修雩故書左氏於此年曰不時也於襄五年秋八月秋九月二十八年秋八月昭三年八月六年秋九月十六年秋九月二十四年秋八月皆曰旱也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秋辛又雩曰書再雩旱甚也於後曰旱明爲旱而雩則此雩何以首發傳曰書不時其說兩歧當從穀梁說爲正

左氏曰凡祀啟蟄而郊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正義曰夏小正正月啟蟄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天明堂位孟春乘大路載弧韣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季夏周之六月即則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如彼記云則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啟蟄者禮記後人所錄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啟蟄而郊禮記左傳皆稱獻子一人兩說必有謬者

徵曰萬氏斯大辯郊非祈穀曰郊特牲祇言日至之報天不言夏正之祈穀以祈穀爲郊者因孟獻子言啟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混之也魯直僭行日至之報天獻子此言因魯初僭郊託言祈穀後人不察郊與祈穀之分遂以魯爲祈穀見春秋書郊不書祈穀遂以祈穀爲郊明

堂位魯君孟春祈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非日至之郊而何大韶謹按日至報天郊也孟春祈穀亦郊也冬至氣之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周以冬至祀天於圜丘以后稷配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魯不得與周同用日至之郊惟行於祈穀春秋常事不書書四月五月者爲牲數有災譏後時也祈穀非郊春秋何爲以郊書魯郊以寅月爲限此傳及襄七年傳專指寅月記禮者誤以爲寅月之郊爲日至之郊乃云孟春祀帝於郊天子之禮也校周官用夏正言上春中春季春皆指寅卯辰三月惟用夏正可言孟中季周書月令解呂覽十二紀是也故時月解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

名十二月若用周正則如國史所書但可言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安得云孟春仲春季春則孟春祀帝於郊非祈穀而何鄭箴膏肓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言配天不言祈穀者主說周公孝以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子之言合是郊天與祈穀爲一祭也鄭說是至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按宣九年仲孫蔑始見於春秋秋七月禘於太廟見僖八年安得云獻子爲之其言正月日至者誤以寅月爲子月與明堂位記同

秋八月壬午大閱左氏曰簡車馬也公羊曰簡車徒也穀梁

一第一二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4版反內

曰簡兵車也

徵曰漢書刑法志曰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左氏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徵曰毛氏奇齡曰不書世子者春秋凡適子支庶而爲儲子者皆稱子此與後子卒子般子野例同大韶謹按毛說是也哀四年傳諸大夫恐其爲子也（今本作大子此後人妄增）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服注爲子爲大子也茶少故恐立之是古稱世子爲子舉以大子禮者重適也書子者父在斯爲子之禮也

左傳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同姓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徵曰說九族者多異義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鄭注尚書宗之戴禮歐陽尚書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白虎通說父族四與今尚書說同母族三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一族母之女昆弟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一族與今尙書說異按班於妻黨分妻之父母爲二何以於母之父母則合爲一母之昆弟即母之父族也班於父族合五屬爲一何以於母黨則分母之父母與母之昆弟爲二與今古文家俱不合至杜預則雜取外親之有服者以充爲九數無論異姓不得以族稱即如其說禮爲舅與舅之子皆緦但言外祖父母則遺母之昆弟與其子母之昆弟既□爲族何以及從母子且所稱從母子者謂從母及從母之子乎抑專指從母之子乎義亦不明按駁異義曰婦人歸宗女子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

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若此所云三族不得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雜記下曰緦麻之服不禁嫁取是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鄭此說爲定論而近儒程氏瑤田猶援白虎通說曰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緦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緦麻非所謂父母昆弟有子爲二族乎甥緦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外孫緦非所謂身女子子適人有子爲三族乎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舅與舅

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從母之子緦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妻之父母皆服緦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大韶謹按士昏禮小宗伯仲尼燕居並言三族盇惟爲父爲長子三年是三族實爲九族之根由父而推之祖由子而推之孫祖與孫皆期故曰以三爲五由祖而上及曾高由孫而下逮曾玄爲曾高齊衰三月鄭云減其月數恩殺也重其衰麻尊尊也爲曾玄緦麻三月曾高尊故加衰麻曾玄卑故服緦麻不曰以五爲七而曰以五爲九者以曾高之服相準服數窮于五也此上殺下殺也爲祖期則爲世叔父宜九月而世叔父與父一體故加至期因加至期故由世叔父

遞殺至從世叔父五月族世叔父緦此由父而旁殺也祖是父之一體故期祖之昆弟非己一體故遞殺至從祖父五月族祖父緦此由祖而旁殺也由祖而殺則爲族曾祖父三月至高祖之兄弟無服矣爲昆弟期故爲從父兄弟九月從祖昆弟五月族昆弟緦此由昆弟而旁殺也父爲子期則爲昆弟之子當九月而期者檀弓說曰昆弟之子猶子也引而進之也加至期則爲從祖昆弟之子五月族昆弟之子緦此由子而旁殺也上殺下殺旁殺要自父子遞推之而九族之名以立故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聚以昭穆別之以義禮而人道竭矣喪服外親之服斷以緦麻卽有以尊加以

名加至小功而止小功章傳曰外親之服皆緦也通典引雷次宗喪服經傳略注云君子類族辨物本以性分爲判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緦外祖有尊從母有名故得加以小功又引庾蔚之曰以名服又云以名加皆先有其義故施以名外祖以尊加從母以名加者由母於姊妹有相親之近情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以上通典）是爲外祖父母爲從母小功因母而加安有所謂殺程因鄭上殺下殺旁殺之不及異姓强爲此說不自知其非也喪服及釋親言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外親有族稱乎大傳云序以昭穆外親有昭穆可序乎邵氏爾雅正義曰釋親載姑姊妹於宗族而姑之子姊妹之子載於妻黨者所以示族

於黨之別也可謂明辯晳矣至正義欲申杜乃云高祖與玄孫無相見之理則是族終無九校所謂親九族者各指其本親之服言若以高祖爲指高祖之身豈但高祖與玄孫不相見卽祖與孫亦有不相見者矣正義此說何誖之甚至詩角弓序以爲刺幽王不親九族而曰兄弟昏姻頍弁序以爲刺幽王不能親睦九族而曰兄弟甥舅此詩人因同姓而兼及之也兄弟昏姻無胥遠兮者謂昏兄弟姻兄弟尚不相遠況王同姓乎兄弟甥舅無幾相見者此欲王宴樂同姓兼施之兄弟甥舅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是也葛藟序云王族刺平王也棄其九族文九年傳說此詩曰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

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是左氏說亦專指同姓程氏又論喪服不制高祖玄孫服曰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明明於此條中容五月之月數而不制齊衰五月但制齊衰三月殺之而又殺者上殺之服服窮於此鄭君注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義未諦也又曰若玄孫得備禮於高祖高祖之年百有四十歲矣按先儒之論高祖服備矣鄭云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月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疏曰不言高祖者緦麻章注云族祖父

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若然此曾祖內合有高祖同服可知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正義曰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相報緦麻是謂服盡於此五世袒免謂其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殺同姓也袁準正論曰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言三月者此通遠祖而言之也三月以著遠祖之服齊衰以見高祖以上之服舉三月則知其遠祖稱曾高其服同儒者或以爲高祖無服五屬之文而云無服乎按袁記是已然以曾祖爲遠祖之稱推而至高祖以上則又不然服數窮於五不得謂高祖以上皆齊衰三月也大韶謂傳舉小功者據至親

以期斷言之也爲父期則爲曾祖小功矣曾祖小功則高祖緦矣然而小功者兄弟之服矣緦麻者族祖祖父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曾祖可以族祖祖父之服服高祖乎故爲曾祖爲高祖不依五服之次敘特爲之齊衰三月然則經何以不見高祖也禮窮則從同齊衰三月本非服之次爲曾祖服則爲高祖可知故鄭於小記注曰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此注亦云爲曾孫玄孫同齊衰三月章不見高祖猶緦麻章不見玄孫戴德喪服變除論曰斬衰三年者孫爲祖父後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爲父同孫得承高祖之重而謂無服可乎至程云高祖之年百有四十歲以襲孔氏說孔特欲申杜預異姓爲族之

說故難鄭云男子三十而取八年九十始有曾孫高祖玄孫必無相見之理此說之郅無理者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則八年六十以外便有玄孫此本不可以說經就經言之祭法云王祭下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殤不止於玄孫而謂五世必不相見何謬之甚服制與宗法相維宗有五自高祖宗始高祖玄孫俱無服則服屬但有四何云五屬疏家例不破注故孔於堯典用古尚書說於左傳則從杜游移無定後人讀書當以經證經不得墨守唐人家法程說可謂强辭

七年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羊曰疾始以火攻也穀梁同杜注左傳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

徵曰郊特牲記云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鄭注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言祭社則此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火弊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令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者誤也正義曰祭社既在仲春此云出火爲焚當在仲春之月記者錯誤以爲天子諸侯用焚亦在季春故誤在季春耳按周官中春火田而月令中春之月云毋焚山林盖大司馬所焚祇圍禁以內地所謂放火張羅使禽外奔羅而取之非焚山林兩法原不相背惟王制記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月令中秋蟄蟲培戶則自十月以後始得火田故釋天云火田爲狩狩冬田也春秋書

二月正夏正十二月合火田之禮或曰春秋書焚非火田也春秋以地定事皆書于若爲火田當如狩于郎蒐于紅于昌間于比蒲之例曰焚于咸丘今不書于故公穀謂以火攻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注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亟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屬衆多可以包四時之物

徵曰傳云亟也者爲五月復烝也不書正月烝無以見再烝之瀆故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謂烝本冬祭正月烝得時何以書譏亟也爲下復烝見其亟何誤會傳意乃有十二月已烝之說又按祠禴烝嘗四時之祭春秋但書兩祭十四年八月乙亥嘗諸經但列其名不見儀節之異春官司尊彝亦但陳尊彝之別何注曰春薦尚韭卵夏薦尚麥魚秋薦尚黍肫冬薦尚稻鴈本董子四祭篇然王制則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廟故曰薦非天子諸侯所以祭宗廟何又曰烝衆也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然則五月祭何以名烝豈雖瀆祀不至昧其名緄冬祭於春祭意四時之祭其儀節各別豈以夏正三月祭而仍用烝禮故春秋紀其實曰烝但禮文不具無可證耳何注似屬凡說

注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

求之意也

徵曰說祊者多異義鄭注周官於地官牛人曰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郊特牲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是名繹祭爲求注司尊彝曰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注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曰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正義曰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曰繹又於其堂按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釋者云繹又祭也詩絲衣云繹賓尸但有繹名無祊稱是大名曰繹也又注索祭祝於祊曰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於以繹祭名也正義曰凡祊有二種

一是正祭之時旣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於祊箋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卽上文祊之於西方失之矣是也此索祭之祊當是正祭日之祊知者禮器云爲祊乎外以其稱外故主云祊明日之繹祭此注直云祊不云外是據正祭又注禮器爲祊乎外曰祊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旣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箋小雅楚茨祝祭於祊曰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五禮通攷曰楚茨絜爾牛羊是朝踐時事執爨以下是饋食

時事而祝祭於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禮器設祭於堂正朝踐之事而卽繼之曰爲祊乎外祭統詔祝於室與郊特牲詔祝於室同而彼則繼之曰坐尸於堂此則繼之曰而出於祊明一時事也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攷俱以祝祭於祊列於旣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後行祊祭者非其序矣大韶謹按鄭君緄祊於繹非也正義明知其非例不破注乃云祊有兩種耳黍以祊列於朝踐後亦非祊本非祭名釋宮云廟門謂之閍(今本作閍謂之門大誤)以其爲廟門故字從門以其求神於廟門內故字從示無兩義若爲祭名豈得云祭於祊今以禮器郊特牲祭統三篇求之知祊爲求神之事皆祝祭之主人不親其事禮運所謂作其祝號

春官大祝所謂祭示則執明水火而祝號是也禮運先言作其祝號乃曰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此備列祭事之終始其曰薦其血毛者在君親牽牲以後禮器曰血毛詔於室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是爲血祭其曰腥其俎者在君親制祭以後腥謂肆解牲體是爲腥祭其曰熟其殽薦其燔炙者正義據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謂燔燔肉也炙炙肉也按特牲此節在主人酳尸以後下文方云然後退而合享豈有於未饋熟之先而行室中之獻尸乎正義非也此所謂熟對腥而言

以其沈肉於湯故曰熟以其傳諸火貫而加於火故曰燔炙是謂爓祭皆朝踐時事故曰君與夫人交獻祭義云君牽牲夫人奠盎祭義云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禮器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爲交獻以嘉魂魄卽祭統所云合鬼於神此報氣也退而合享以下則饋食時事禮運此節備朝踐饋食兩節必首之以作其祝號盎告主於室求神於祊皆祭之始大祝祭示故書祇爲祊杜子春云祊當爲祇(今本注作祇正文作示誤當爲祇乃與注合若作示無緣爲祊)按子春讀似非是當從故書作祊卽詩祝祭於祊是也禮器云設祭於堂爲祊乎外郊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此非以祊對正祭索求也祝求神於門內因卽謂之索祭其實迎尸以前無祭

事也故祭統曰詔祝於室而出於祊詔於室卽告主於室也出於祊卽求神於祊也其曰出者與爲祊乎外義同對堂而言故曰外對室而言故曰出皆在廟門內其事在尸未入以前祭必有祊者祭統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於神教之至也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蓋孝子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主以依神先求之室尸以象神繼求之祊無非冀魂魄之合故郊特牲說之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謂神在堂與在室與諸郎者古字通遠於人與繼之曰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以其從室從堂從堂至門故曰遠禮器亦云於彼乎於此乎祭統說之曰鋪筵設同

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義也郊特牲說之曰祊之爲言倞也倞或作諒諒信也實也謂孝子以其精誠與神明相感於無形故使祝博求之何以室堂祊三者爲博求之意與禮器郊特牲祭統均合祊之意如此與明日之繹全不相涉不審鄭何以合爲一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曰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內爲失正矣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麋信注禮諸侯之適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謂會同急王命者也至於相朝非急會今曹伯有疾不朝啚未爲有闕而使世子攝朝言非禮之正見御覽皇親部十二

徵曰鄭注典命云言誓者明天子旣命以爲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未與誓者執皮帛而朝會賓客皆以上卿之禮按襄十年左傳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十九年傳曰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是世子有出朝會之禮然麋說甚正

十四年秋八月御廩災何注公羊曰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疏皆出祭義文

徵曰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爲藉百畝又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與何注異祭統夫人

蠶於北郊鄭注夫人不蠶於西郊者婦人禮少變月令親東鄉躬桑不聞采桑西郊也白虎通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又引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今曾子問無此文蓋經師相傳舊說足補小戴所未備抑班所見曾子問篇與劉校本異穀梁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注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疏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故知三宮是三夫人也

徵曰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粢盛是甸師主耕王藉諸侯亦有之故左傳云使甸人獻麥甸人卽甸師禮王后六宮夫人三宮六宮者天子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分居六宮王后統之三宮者諸侯有世婦以下分居三宮諸侯世婦以下其數禮無明文夫人統之傳云三公者指世婦以下言諸侯適夫人祇一安得云三宮三夫人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謂卜三宮世婦之吉者故下文曰世婦卒蠶不言夫人其言三宮之夫人者以夫人統此三宮故連言之若云夫人卜三宮世婦之吉者耳乃正義云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宮桉鄭但言諸侯三宮半王后不言諸侯夫人半王后此正義偶失於措辭耳據世婦職凡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帥女宮而濯溉爲粢盛爲治也是粢盛自有女舂抌女饎諸職后夫人但共其事不親舂也猶天子諸侯三推藉田耳

春秋傳禮徵卷二

春秋傳禮徵卷三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莊公

元年夏單伯送王姬注單伯天子卿也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公穀作逆王姬公羊曰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吾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

徵曰魯爲諸姬宗故天子逆后及嫁女皆魯主之本年王姬歸於齊公羊曰我主之也十一年王姬歸於齊公羊曰過我也桓九年紀孟姜歸於京師穀梁曰爲之中者歸之也十七年左傳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陳嬀歸於京師非魯主之故不書宗女由魯嫁故單伯送王姬至魯魯在齊南自周至齊無過魯之理蓋送女至魯使逆者得以行禮在禮諸侯不親逆使卿逆王姬爲齊侯夫人豈得書魯逆王姬公穀恐屬傳聞之失其誤以單伯爲魯大夫者因文十五年書單伯至自齊比於叔孫婼至自晉季孫意如至自晉之例若爲王卿士不得書至自齊又礙於不書名故刱爲命大夫之說按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卿春秋書叔孫婼不聞但書叔孫也十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左氏紀其事曰子叔姬妃齊昭

公生舍齊商人弒舍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因魯請於王王使單伯爲齊所執故特書單伯至自齊公羊以單伯爲道淫穀梁以爲淫於齊按單伯之始見也在莊之元年十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左氏紀其事曰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冬單伯會齊侯鄭伯於鄄至文十五年歷年已八十其爲一人與能奉命出使年當已冠至此已百歲以外何淫之有今按文以前書單伯成以後書單子單爲畿內地名單氏世爲卿士文年之單伯非莊年之單伯公穀誤以爲一人概曰命大夫於時於事均不合當從左氏作送王姬爲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羊曰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於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

徵曰內則記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子亦當別宮故曲禮記云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宮者亦謂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正義曰女子許嫁則有宮門列爲成人引公羊者證女子有別宮也

冬十月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曰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注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徵曰錫命者錫以冊書非錫以服其冊書之見於左氏者襄十四年天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祖敬之哉無廢朕命此生存而錫之也昭七年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生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

忘高圉亞圉此追命之也俱不言服至僖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此有功而命爲一州之伯與尚書文侯之命同然則錫桓公命者錫以誄辭也春官大史小喪賜謚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下曲禮記云言謚曰類類者類列平生行事也言請也請謚於天子而錫之誄與謚如衛襄公比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王使召伯來錫公命錫公命者諸侯嗣位而王錫以命也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內史王命諸侯則策命之以方出之如齊靈公比曲禮記曰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凡嗣位而錫

命當在此時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曲禮言旣葬韓傳言喪畢時節雖殊受命則一故穀梁曰有受命無來錫命春秋時諸侯不王蠹王將納后於齊而錫命尤失正據僖傳知周官所云九命作伯者如此未聞有九錫之文九錫見於禮緯含文嘉非古也大司徒上公封疆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以七爲節子男五命以五爲節是分土與命數不同何不信周官故說與禮乖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公羊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穀梁曰爲之者卒之也

徵曰此三傳本無異義自檀弓記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前一說卽公穀說後一說或疑昊之妻無服故以王姬爲莊公外祖母按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惟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莊公於王姬或是姑或是姊妹均屬大功故鄭注檀弓曰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得服之義本喪服傳然則十一年王姬歸於齊何以不爲之服按僖十五年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

子王姬旣無子卒已在桓公後齊不告喪故魯亦不卒不得執彼以例此

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注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所以助歡敬之意　僖二十四年傳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注旣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　二十八年傳王饗醴命晉侯宥注旣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

徵曰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饗禮九獻侯伯一祼而酢饗禮七獻子男一祼不酢饗禮五獻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祼與饗異禮異日聘禮於受玉後請醴賓賓禮辭聽命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冠昏醴並用觶侯國於聘賓用醴則王祼諸侯當用鬱鬯春官肆師凡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是也饗備獻酢酬之節用酒以實爵不聞用醴以實觶士冠云若不醴則醮用酒又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士昏贊醴婦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婦以柶祭醴記云若庶婦則使人醮之是禮之重者用醴輕者用酒醴尙其質酒取其文旣用饗禮而設醴先文而後質先今而後古古無此禮此杜氏說禮饗有酬幣食有侑幣聘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又

曰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
大夫曰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明日拜食與侑幣又曰大
夫相食侑幣束錦也饗之幣何言酬賓既酢主人主人復
酬賓故用幣以致之鄭云酬賓勸酒之幣是也食之幣何
言侑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特牲尸三飯告飽祝侑凡禮食
皆侑故用幣以致之鄭云侑勸也以爲食賓客殷勤之意
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是也然則饗當言酬
不當言侑酬幣侑幣皆所以酬賓勸賓無須命亦不當言
命之命之者命其人也僖傳曰命晉侯侑是也如杜說當
云侑虢公晉侯不當言命之侑晉語紀文公事曰王饗醴
命公胙侑韋注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侑侑幣謂既食

以束帛侑之如韋說則命也胙也侑也爲三事以命爲命
服傳當云錫公命不得言命公宗廟之胙與侑食之幣二
者不得迣言王饗諸侯不聞錫以胙肉也大詔謂醴與禮
古字通故鄭注禮多讀醴爲禮覲禮王饗禮乃歸傳言饗
禮與禮經言饗禮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掌客王合
諸侯而饗禮同非稻醴黍醴粱醴之醴宥侑古字亦通釋
詁云酬酢宥報也侑與酢同禮惟賓主敵者賓得親酢主
人餘皆主人自酢卑不得酢尊也王饗諸侯諸侯不得酢
王王特命之侑內傳言命晉侯宥外傳言命公胙侑胙酢字同
胙侑皆報也然則命之侑者命其酢王也命晉侯宥者命
晉侯酢王也否則酬幣侑幣本禮之常何須言命覲禮天

予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
車南鄭云路下四謂乘馬也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
無予之路車乘馬以上鄭注禮大夫以上皆駕四無言三馬者
王度記曰大夫駕三非古也三當爲三古書積畫書四爲
三此係王氏伯申說後人多三少見三因譌三爲三耳禮賜五等
皆乘馬無降殺以兩之法惟饗禮獻依命數若九若七若
五然則王饗虢公獻當九晉侯獻當七所謂禮亦異數也
若以賜玉馬同數爲非禮於禮無徵
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此傳曰饗謂饗禮醴謂醴賓馬者
蓋謂饗及醴賓之庭實故聘禮醴賓亦云賓執左馬以出
杜注行饗禮先設醴酒恐誤士昏婦見舅姑贊醴婦婦饋

舅姑舅姑饗婦亦分醴饗爲兩事大詔謹按凌據禮經分
別饗醴勝杜說矣但王祼諸侯在朝禮畢後與聘禮聘畢
請禮賓同饗在賜諸侯車服後覲禮末言饗禮乃歸則醴
與饗不同日況據大行人云祼祼用鬱鬯不用醴王饗諸
侯玉用琥璜禮器曰琥璜爵惠氏禮說曰琥以繡璜以黼
者謂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饗酬以繡黼而將以琥璜今
云五瑴非琥璜說文珏二玉相合魯僖納玉於王與晉侯
皆十瑴則賜以玉五瑴自出當時之意非侑幣也
秋有蜮公羊曰紀異也　二十八年秋有蜚
徵曰秋官壺涿氏掌除水蟲赤犮氏掌除牆屋去其貍蟲
惠氏說以春秋曰蜮水蟲也蜚貍蟲也壺涿氏赤犮之所

所除而去之者春秋失其官故蜮蜚書於策
十九年左傳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
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
王
徵曰天官宮正內宰及地官廩人並言稍食鄭注稍食祿
稟也宮正之均其稍食王宮之士庶子也內宰之均其稍
食王北宮之府史胥徒也廩人則統掌之故其職云掌九
穀之數以待國之稍食司士云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
奠食食即稍食有田者謂之祿無田而授以粟者為食月
令收祿秩之不當秩即食也然則大夫以上乃授以田上
士以下惟有秩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故膳夫之秩膳夫士也故曰五大夫
二十二年左傳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之否注觀六四爻變而為否正義曰劉炫說觀之否者為
觀卦之否爻屯之比者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卦之義今
刪定以為不然者閔元年傳云屯固比入僖十五年歸妹
之睽傳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昭四年明夷之謙傳云謙
不足飛不翔皆取前後二卦故賈服及杜並同
徵曰劉說是也昭二十九年傳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
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
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坤之剝曰龍戰於野劉曰
易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

同人爻九五大有爻上九夬卦爻全變則成坤故謂用九
為坤蔡墨此意取易爻耳非揲蓍求卦安有之適之義按
宣六年傳云豐之離成十三傳云師之臨襄二十八年傳
云復之頤皆隨口舉之易林用此法以一卦為宮下繫以
六十三卦又用此例通之於三百八十四爻耳其曰乾之
姤謂乾卦之姤坤之剝謂坤卦之剝故傳於一爻獨變無
取後卦之義觀之否者觀之六四爻變故以觀之六四爻
占僖十五年遇歸妹之睽上六爻變故以歸妹之上六爻
占二十五年大有之睽九三爻變以大有之九三爻占襄
二十五年困之大過初爻變以困之初六爻占昭四年明
夷之謙初爻變以明夷之初九爻占昭十二年坤之比五

爻變以坤之五爻占哀元年泰之需五爻變以泰之六五
爻占均不取後卦與蔡墨言乾同其閔傳曰屯固比入則
不取爻辭略陳卦義昭七年衞孔成子將立靈公初筮得
屯再筮得屯之比而曰利建侯取彖辭不取初爻者成子
意在立元故取初筮之屯而曰利建侯此變例也其二爻
以上雜變者始取後卦之彖辭襄九年穆姜筮得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其曰八
者卦無變爻即以不變者為占此夏殷易也在周易則為
艮之隨盍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一爻不
變雜變者取後卦之彖辭故姜曰隨元亨利貞正義曰或
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總論彖辭是也

晉語公子親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韋注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按傳云皆八是初筮得豫震在內卦屯在外卦豫震爲諸侯爲長子屯之彖曰利建侯豫之彖曰利建侯故司空季子曰是在易皆利建侯明爻無變者亦取彖辭乾鑿度所謂七八爲彖九六爲變是也其曰貞屯悔豫皆八者猶言遇屯之八遇豫之八與艮之八例同故占法亦同然則何以不言其卦遇屯其卦遇豫如其卦遇蠱其卦遇復之例曰春官筮人掌三易之灋士喪旅占鄭注旅衆也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三易並用故穆姜曰是於周易莊叔孔成子陽虎並云以周易筮之二代易以不

變者爲占故曰八周易以變者爲占故曰遇某卦之某正義於昭傳全用劉義於此以爲不然其說兩歧

注周史周大史也謹按春秋卜筮之官皆名史非大史也僖十五年史蘇占之二十八年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吉成十六年公筮之史曰吉襄九年史曰是謂艮之隨二十五年武子筮之史皆曰吉哀九年趙鞅卜救鄭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十七年史胥彌赦占之皆筮史非大史也士冠注筮人有司主三易者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注筮史筮人也或稱筮史或稱筮人或但稱史並同

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左氏曰非禮也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別也女摯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摯是無別也注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摯以見莊公欲夸奢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摯俱見公羊曰宗婦者大夫之妻也見用幣非禮也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摯羔雁雉腒婦人之摯腶脩用幣非禮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也

徵曰大夫見小君與否禮無文可證左氏公羊但舉宗婦穀梁以爲列數又謂不言及則以大夫也宗婦也爲二謹按宗婦者同姓女而嫁爲大夫妻者也春官序官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鄭注內宗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

及士者宗婦據內宗言不據大夫左氏言男摯大者玉帛明男摯得用幣非以大夫及宗婦並列注謂大夫宗婦同用幣非左氏義也孔氏廣森公羊通義曰喪服爲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容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爲二故兼釋之引彼證此知大夫命婦爲一矣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注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朔傳云惟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長歷推此辛未爲七月之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又釋例曰此年六月辛未朔實是七月非六

月故傳云惟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明此食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發傳曰非禮者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顧氏杜解補正曰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所以謂非常禮也杜不得其說而曰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惟正月之朔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顧氏朔閏表曰左氏云非常者以六月爲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謂餘月則否卽常月也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九年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

徵曰春秋書六月朔日食者三傳口發例此傳但言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昭傳則口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當夏四月是爲孟夏四月建巳純乾用事之時姤陰未生以極盛之陽爲陰所蝕故用鼓以伐陰用幣以禳慝昭傳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此傳云惟正月之朔義同正月朔日食伐鼓用牲禮也而曰非常者非常與非禮義同傳謂惟天子伐鼓於社天子責上公固禮之正諸侯當伐鼓於朝而用幣於社伐鼓禮也故下秋大水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但諸侯當鼓於朝不於社於社則非禮矣下傳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今不用幣而用牲又非禮矣大事表解爲非比尋常失之傳云惟正月之朔謂惟夏四月朔而日食禮當用幣伐鼓餘月則否故加惟字以明之觀後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故用牲於社傳但曰非禮也其例顯然補正以此爲昭傳文恐有誤者亦失之杜不得傳意乃肊說此月實七月按長歷五月壬寅朔經書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癸丑去壬寅十二日至辛未十九日五月當小則辛未實六月朔六月朔既爲辛未七月安得辛未朔卽此注知長歷所云經傳日月誤者多不足據

公羊曰日食則曷爲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注社者土地之主尊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耳

徵曰春秋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此讖用公羊說也特不可通之左氏義亦不可通於禮春官大祝四曰禜鄭注禜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昭元年左傳正義駮曰社有形質故可朱絲繞之日月山川非可營之物不得以此解禜也賈逵以爲營欑用幣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欑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欑聚也聚草木爲祭處耳鄭司

農注大祝云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說文云禜設緜蕝穰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桉漢書叔孫通傳注韋昭曰引繩爲緜立表爲蕞（蕞蕝同字）賈謂營欑者鄭樂記注云綴謂鄼舞者之位也舞者之綴兆謂之鄼祭事之位次亦謂之欑先鄭賈許義同並讀禜爲營祭法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注宗皆讀爲禜幽禜星壇也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引昭元年左傳以證鄭雖讀爲營解爲壇壝與賈許義稍別與公羊讀禜爲縈絕之縈者絕異謹按禜者穰災異之祭也故大祝統之以祈鄭云祈嘄也謂有災異號呼告於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是也凡穰災異統謂之禜不特日月星辰山川也左傳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哀六年有雲如衆赤烏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是禜與穰義同讀爲營與讀爲縈並依聲託義非周官與左氏意緯書以鼓爲鳴鼓脅之則與大祝之攻同既以爲攻又以爲禜與禮乖不可用

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左氏曰歸寧也公羊曰直來曰來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歸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　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左氏曰歸寧也

徵曰毛詩序葛覃后妃之制也其詩曰歸寧父母傳曰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序又曰泉水衞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鄭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殁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葛覃正義曰襄公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寧禮也若卿大夫之妻雖父母殁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按襄二十三年左傳曰秦嬴歸於楚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爲夫人嬴嬴者秦景公女爲楚共王夫人昭元年秦伯之弟出奔晉左傳其母曰不去懼選鍼即景公弟至昭元年其母尚在不得謂父母俱殁故正義謂父殁母存亦使卿寧大韶按秦嬴之歸楚未必即在襄二十三年傳因子庚如秦故連言之秦嬴或不自歸使卿寧耳禮父母偏存俱得歸寧成風尚存故杞伯姬來何謂國君夫人不得歸非禮意也或謂士昏不載歸寧之節古本無此禮按致女反馬均禮經所未備可執此遂疑歸寧非古禮乎

莒慶來逆叔姬公羊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注接內謂與君爲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　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曰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曰逆叔姬自爲也注卿爲君逆稱女自逆稱女字（見文五年注）穀梁與莊傳同

徵曰諸侯嫁女於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天子嫁女於諸

侯使同姓諸侯主之書王姬歸於齊知我主之矣書來逆
叔姬來逆子叔姬知大夫主之矣若書莒慶來逆女則當
書叔姬歸於莒書齊高固來逆女則當書子叔姬歸於齊
書逆女何以別於爲君逆書叔姬歸於莒子叔姬歸於齊
何以別於爲莒子夫人爲齊侯夫人故書某來逆某姬則
其自來逆自明卽內女爲大夫妻亦明左氏得經意士昏
曰若異邦則贈大夫送者以束錦是越竟而取亦古制
二十八年冬築郿左氏曰非禮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
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注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宗
廟所在雖邑亦曰都尊之也
徵曰冢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鄭注都鄙

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
畿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春官都宗人掌都祭祀之
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注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異義
曰禮戴說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臣
衛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敢專祖於主故春秋
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其所出魯以周
公之故立出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
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
大夫所食采邑亦自立所自出宗廟其立先君廟準禮公
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謹按周公以上德封於魯
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

子知大夫有德亦得祖諸侯鄭無駮大韶謹按諸侯得立
出王廟大夫得立出君廟非以其有功德也天子諸侯承
大統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如是則宗法散而無紀故禮
有別子大傳曰別子爲祖別子者今君之毋弟也天子諸
侯旣不與族人爲宗故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族人宗之
毋弟雖多別子則一周公爲文王別子故立文王廟襄十
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同姓於
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
爲邢凡蔣茅胙蔡臨於周公之廟注宗廟所出王之廟祖
廟始封君之廟魯爲諸姬宗故爲諸姬臨於所出王之廟
鄭桓公爲厲王別子故立厲王廟十四年傳先君桓公命

我先人典司宗祏文二年傳鄭祖厲王昭十八年傳子產
使祝史徙祏於宗廟注周廟厲王廟襄十年傳盟於亳城
北載書曰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注先王諸侯之太
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諸侯然大夫亦然季友爲桓
公別子故得立桓公廟郊特牲記云公廟之設於私家非
禮也由三桓始也益友爲桓公別子莊公毋弟得立孟叔
庶長不得立其後三家各立桓廟則違禮矣孟之成叔之
郈皆家邑也而昭二十六年傳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
有都以衛國也定十二年傳稱將墮三都則以其有先君
之廟故與季之費俱稱都左氏於禮合孟子公孫□□王
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朱子疑齊先君之廟不應有五處

故口口謂古之王者舊爲都處便自有廟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平陸非齊舊都不得有齊先君廟因含傳而從周官以都爲都鄙之都按家宰注則周官之都與傳之都本無異義試爲朱子舉一證齊策靖郭君曰受辟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君何哉且先王之廟在辟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史記稱田嬰爲齊威王少子其曰受辟於先王則辟乃嬰之封邑固已立出君廟辟非齊舊都也六國表但紀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辟其滅辟不審在何年襄二十五年傳祝佗父祭於高唐注高唐有齊別廟昭四年傳爾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又何疑於平陸之有齊先君廟乎大事表力辯魯無文王廟按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

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始封君有三等王同姓及異姓有功德受封者爲二等異姓固自得立其四親同姓亦得自祭其祖若禰其一爲先君之次適今君之母弟其未受封固統於別子不得禰先君矣及其出封建社稷立宗廟亦自祭其所出之王爲禰廟而虛其四廟傳至第五世則援世世祖是人不祖公子之例以始封君爲始祖而不祖出王所謂不得禰先君不得祖諸侯者指公子公孫也下別論始封之祖傳文明白如此故郊特牲記云諸侯不敢祖天子未嘗謂不敢祭天子也若泥於不得禰先君一語概謂始封君無廟天下無無所自出之

人且朝聘昏冠皆於廟行禮故公羊曰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無廟則諸禮並廢魯鄭何得有周廟鄭桓何得有宗祏惟始封君各得立出王廟故衛爲康叔之後而哀二年傳蒯聵曰敢昭告皇祖文王喪服小記曰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者以親死者之神告於王考廟若本無廟則諸侯各守其國豈有含其祖廟遠祔天子之理口不得祔記文不虛贅乎

通典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口口譙王中山王俱封中山王上言乞立廟劉喜議不得立荀顗議得立時詔從荀議又詔曰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

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爲厭並立禰廟恩情兩申又宋庾蔚之曰諸侯別子封爲國君亦得各祭四代諸侯旣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或疑神無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以塞之矣大韶謹按此三說者均非禮意韶謂下食支庶之國按大傳小記並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此論士大夫祭於宗子之家國君承大統不與族人爲宗此兩王不祭安平而何祭安平兩子俱封則兩生並爲始封君均得爲安平立廟庾謂人子不可終身不享其祖考是也至兩王之子當奉兩王爲始祖而不祖安平非所謂父非諸侯尊同體敵故得立廟也至庾謂始封君得

祭四代則魯亦得立王季以下四廟乎

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左氏曰禮也公羊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穀梁曰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於齊告然後予之言內之無我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譏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定五年夏歸粟於蔡穀梁曰諸侯歸粟諸侯相歸正也

徵曰大司徒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一曰以弔禮哀禍烖秋官大行人致襘以補諸侯之烖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春官典瑞亦云徵圭以卹凶荒王者卹民籍阨故令諸侯同卹災患春秋王命不行隱六年冬京師來告饑昭二十五年會於黃父晉趙鞅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春秋不書俱見左傳必欲責諸侯歸粟於魯於事勢無當也逸書口匡篇大荒卿參告糴是古有告糴之禮故魯語臧孫辰言於嚴公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與周制合襄十一年同盟於亳城北載書曰凡我同盟無蘊年公羊於僖十二年傳曰無儲粟穀梁於僖九年曰無訖糴內大夫俱不稱使何獨以此爲私行告糴於齊與書如齊告糴同似非貶斥所繫

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左傳曰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徵曰惠氏曰日中而出謂春分之後馬在野詩所謂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是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之後馬在廄詩所謂乘馬在廄摧之秣之是也周官趣馬辨四時之居謂春中居牧秋中居廄故牧師孟春焚牧馬將出而先焚之所以除陳而生新草圉師則於中春始牧之時除蓐釁廄蓐者馬茲桉釋器蓐謂之茲茲席也馬茲所以藉馬馬出而後除之既除而修之修成而釁釁之者新之也且神之也然則延廄之新當在夏之中春周正月二月三月皆非其時大韶按二傳俱言新無作字公羊曰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何注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穀梁曰其言新有故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賈注言新有舊在言作有新在春秋書新書新作例別經言新言廄傳言新作延廄作當屬衍字杜謂經無作字葢闕非也

三十二年八月公薨於路寢公羊曰路寢者正寢也注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穀梁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齋終也

徵曰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士注疏本無下士字誤說之妻皆死於寢

鄭注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謂之適室正義曰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周禮掌王之六寢之脩何休謂天子諸侯皆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又引皇氏云君謂女君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為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於夫之正寢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婦人供視之是亦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皆君路寢為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於寢則不殯於廟服云寢謂小寢也皇熊各異未知孰是按卒於正寢者道也初疾時未必即在正

寢故曲禮記曰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病乃遷於此以病養者俱齋齋當於正寢卒則得正其終焉君與夫人各有正寢小寢僖薨於小寢是公之燕寢非夫人之寢夫人之卒當在夫人之正寢夫人正寢比君之正寢為小鄭所云以君之下寢之上為適寢是也天官內豎職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蹕宮北宮也故內豎蹕若君之路寢為日治事之處惟天子諸侯卒乃殯於此耳其夫人以下禮無文焉又按定十五年公薨於高寢穀梁注高寢宮名按範是也史記秦始皇紀康公居雍高寢共公居雍高寢景公居雍高寢又曰桓公居大寢躁公居受寢寢與宮通稱是高寢別宮名猶楚之有高府耳何注未審所據何書

冬十月子般卒公羊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無廟則不書葬異義曰未踰年之君立廟否春秋公羊說未踰年之君有子則書葬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左氏說臣之事君小心盡恩不得錄君父有子則為廟無則廢也禮臣不殤君子不殤父無子而不為廟是背禮棄義罪之大者也鄭駁曰未踰年魯子般卒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近漢幼少之帝皆不廟祭而祭於寢罪之重者此何不罪殤者十九向下云未踰年之君未必不冠引殤欲以何明異義又曰公羊

說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於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為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臣殺其君舍父已葬按禮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

徵曰公羊於閔元年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於僖元年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注諸侯臣諸父昆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穀梁閔元年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有受國焉爾按僖繼已成君閔繼未成君皆不書即位是閔固受國於子般矣晉文

公設烝口口冕服語見周以奚齊卓子惠公非正故立獻公主行未踰年之禮子般以正口繼統雖未踰年固已君矣益踰年乃即位改元者固禮也設冬盡遭喪當歲首雖未葬即改元如僖公於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元年書即位是也緣終始之義不可一年有二君故必踰年乃稱君若臣子之心固不可一日無君一日爲君自當服以君父之服其無廟者以無謚也其無謚者禮諸侯薨天子謚之故祖祭乃謚穀梁所謂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不書葬故無謚固非所論於無子不廟又非所論於臣不殤君

閔公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左氏曰速也公羊曰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而畢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穀梁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非之也

徵曰禘祫之聚訟久矣鄭箋商頌元鳥曰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羣廟(從釋文前本)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注祭法謂祀天於圜丘以嚳配注大傳謂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注大司樂以天神人鬼地示三者皆禘大祭也此鄭一家之說張純據禮緯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分爲二祭惟賈侍中劉中壘謂一祭二名孔氏正義宗之文二年正義曰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按小戴作於漢初郊特牲祭義皆以禘爲春祭王制以爲夏祭大傳以爲祭其所自出之祭說已參差今欲綜衆說而折衷一是未易擇所從即春秋所書求之劉賈近是廟制天子七諸侯五祭之日自迎尸以至徹俎非淍日不給以一日而偏祭此必無之理若曰祭一廟則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共十日祭前夕牲祭後有繹祭七廟者前節已移後節是天子諸侯四時之祭皆合祭於始祖廟無疑少牢饋日敢用來日丁巳用薦歲事於皇祖某甫以某妃配大夫三廟但云皇祖則祖禰統焉矣曾子問祫祭於廟則祝迎四廟之主又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廟爲無主耳文二

年大事於大廟公羊曰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穀梁曰大是事也箸祫嘗杜預曰大事禘也正義曰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並稱禘則知此大事於大廟皆禘也穀梁謂之祫杜謂之禘其義一也本非於禘外別有所謂祫然則曾子問何以言祫按王制云天子犆礿諸侯礿犆祭必祫亦有犆故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饋食自薦熟始無朝踐薦腥兩節其儀稍簡可於各廟行之其餘皆祫故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孔氏公羊通義曰一或也非一年犆一年祫之謂穀梁云一有一無爾雅云一見一否夏小正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其義皆爲或謂礿則犆嘗烝必

祫禘則或犆或祫按孔說勝舊說惟禘可以犆故此年禘於莊公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二十年禘於襄公經不見在傳此犆禘也可以祫故僖八年禘於大廟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宣八年有事於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此祫禘也禘爲時祭之名非喪畢而祭之名經書吉者公羊所謂未可以吉而吉也春秋常事不書四時之祭常事也其書者春正月烝桓八年爲夏五月復烝而書譏黷也八月乙亥嘗桓十四年爲壬申御廩災而書志不敬也禘於大廟爲致夫人書大事於大廟爲躋僖公書有事於大廟爲仲遂卒而繹書有事於武宮爲叔弓卒去樂卒事書從祀先公爲順祀書明乎此而五年殷祭之說緯不足據魯禘非禮之說小戴亦未可信

鄭注王制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杜預范甯以爲禘按三年喪畢之祭謂之祫謂之禘按之禮經都無明證士虞記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自始死至吉祭儀節備於此經雖言士推之大夫諸侯天子殯在卒哭不過多其日月之數其祥禫無異鄭注記云是月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疏謂是禫月禫祭仍在寢此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於廟行四時之祭而猶未得以某妃配若喪中然也按祭用首月與仲月經師無定說而禫月安能必值祭月若值祭月則於廟否則於寢是禮無定制禫時已遷廟乎未遷乎遷則新主已入禰廟不得於寢未遷則主猶在寢固不得於廟行之疏說未晰謹按此吉祭即三年喪畢將正主於禰廟而祭也猶未配者特牲筮日辭曰孝孫某敢用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鄭注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按鄭以特牲爲大祥後之吉祭是也檀弓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以祔與虞較祔爲稍吉故以祔爲吉祭以四時之常祭論則祔練祥皆喪祭也故記特著之曰吉祭祭畢乃遷於廟大戴記載諸侯遷廟禮曰成廟將徙之新廟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於廟注廟殯宮祝曰孝侯某敢

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未云遷廟事畢乃擇日而祭焉其云成廟將徙之新廟者謂禰廟成將遷新死者之主於廟也穀梁曰於練焉毀廟壞廟之道改塗可也易檐可也玄服者未純吉也不稱哀子某稱孝侯某者吉祭也擇日而祭者祭羣廟也蓋喪畢遷新主於禰廟則自禰以上皆將遞遷親盡則祧故祭以告遷告毀耳通典段暢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爲王喪再閏少五月而有事文武明王爲卒哭除喪即位而祭廟矣有事文武可知祭及羣廟按僖八年書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氏於七年先發傳曰閏月惠王崩襄公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八年傳曰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按魯語襄王三年而立晉侯襄王三年爲僖公十年口

□□由十年逆推之襄王元年爲僖八年踰年然後改元則王崩實在七年然則禫乃吉祭今閔公喪未畢二十七月而行吉祭又行禘禮於莊公與王喪未大祥而祭文武皆非禮也故詳書以示譏

鄭注祭法云禘郊祖宗報謂祭天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明堂祖宗通言耳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有虞以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正義引雜問志云春曰其帝太皡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皡食焉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又注喪服小記曰始祖感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注大傳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並以禘爲祭天之名惟小記注又似禘稷爲不同近之爲鄭學者歷引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楚語禘郊不過繭栗以爲諸言禘郊與宗廟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大韶謹按祭法此文全本魯語展禽此論專爲越祀爰居而起發首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下云黃帝能成名百物以明命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此法施於民者也以死勤事則祀之下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此以死勤事者也以勞定國則祀之下云烈山氏

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疏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此以勞定國者也能御大災則祀之下云禹能修鯀之功此御大災者也能捍大災則祀之下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文王以文昭武王除民之穢此捍大患者也乃云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祭法作郊嚳非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依韋注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所列皆人鬼無天神故祭法於禘郊祖宗後別論泰壇泰折及三辰寒暑四時之祭祖謂始祖穀梁曰始封必爲祖是也禘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虞夏祖顓頊顓頊所從出者黃帝也商祖契周祖棄契棄所從出者嚳也故虞夏禘黃帝商周禘嚳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大傳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后稷始封於邰爲始封君奉嚳爲出王廟歷不窋至慶節正稷爲始祖而不祖嚳所謂世世祖是人也故周無嚳廟周人奉稷爲始祖本始祖之心追始祖所自出故商周並禘嚳喪服小記大傳所云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其義也祭統云設同几禘嚳以姜嫄配故生民歌姜嫄而云履帝武敏毛傳曰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齋敬也是也周歌姜嫄與商歌有娀同知此而后

稷無父姜嫄無夫之妄可以釋齊魯韓詩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云感天可也漢高祖亦感雷電晦冥蛟龍之異而生豈得云高祖非太公子云無父是自誣其本朝然則魯語先言禘者黄帝帝嚳在先本其世次不得先顓頊於黄帝先冥稷於嚳故先禘於郊固先祖有功德別爲禘郊祖宗皆崇德報功之典不論祭之大小也商祖契而周不祖稷者因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言郊稷其實配者特配天於南郊周固祖稷不祖文王故喪服小記云禘其祖之所自立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祖后稷也所自出者嚳也以其祖配之指文武也四廟四親廟也后稷文武合四親爲七廟配非合食

之義謂以文武二廟配稷同爲不祧之廟耳以所自出爲感生則以祖爲稷以稷配靈威仰是禘稷非禘嚳與祭法注說又兩歧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箋云太祖文王也張齊賢議曰伏尋禮經始祖卽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或有據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注詩序云太祖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彼以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祖自非祫祭羣合食之太祖此說是也後世多崛起無始封之祖卽以受命上爲始祖三代以前不然商旣祖契宗湯周自然祖稷宗文王鄭見孝經云宗祀文王祭法云祖文王或祖或宗其說不定故云祖宗通言耳今按孝經宗祀與

祖宗之義別宗尊也謂尊祀文王於明堂故樂記云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統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配上帝與配天兩義絕不同郊祀后稷謂祀天南郊以稷配食明堂非祀五帝之所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郊則壇而不屋屈天神於明堂則祀五帝於明堂以配文王非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矣配對也匹也毛詩皇矣傳曰對配也文王有聲傳曰匹配也召誥其自時配皇天君奭殷禮陟配天大雅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皆謂其德足以相配也然則配上帝者謂立明堂以尊祀文王與配天南郊者相匹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鄭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明堂竊所未喻鄭禘祫志云魯莊三十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

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則祫旣祫卽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閔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而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僖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卽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祫冬公如晉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至此五年再殷故二十五年禘於襄公通典備載諸說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奇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陳舒說三

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祭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閒舍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合徐邈說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殷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植礿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又無定月唐太常議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則先二而後三按鄭氏法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已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四十二月而遠分析不均徐氏準以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若甲年禘丙年冬祫已年夏禘辛年冬祫有象閏法疏數又均權之諸儒義實長矣以上通典孔氏正義則

謂禘祫自相距各五年徐彥則謂禘祫同三年但時異楊士勛則謂禘三年而祫五年凡此諸說不外通數各數兩法通數則三年祫五年禘八年祫十三年禘非五歲再殷之義各數則三年祫五年禘六年祫九年祫十年禘既祫多而禘少十二年祫至十五年則禘祫一年並舉尤非其義至鄭所推元爲正義已疑之云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是春秋文而於禘之前經無祫事知所云僖二年文二年宣二年昭十四年除喪始祫並是鄭推算而云非實事況大祫僅見公羊說春秋於十二公所載祭名有嘗烝禘三者不見有祫至昭二十五年左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大夫遂怨平子此傳因昭公將逐意如

雜敘前後事非一時禘於襄公未必實在二十五年鄭不過據以合五年之數耳甚非實事公羊所云五年再殷祭殷祭不知何禮緯書遂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光武信讖張純據之以希世主而後人沿其流治禮者但以經證經可矣

春秋傳禮徵卷三

春秋傳禮徵卷四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僖公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徵曰凌氏禮經釋例曰呂氏春秋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晉時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甯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矣大韶謹按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以將命于朝下大夫取以

入告出許享用庭實假道但用束帛不特不用乘馬并不加璧虞虢相依晉欲伐虢故以重寶假道本非聘也假道者假於所過之國非所聘之國若以屈產之乘爲庭實則用聘禮於虞復云假道於虞其可通乎帥伐虢之師而入聘人國亦無此法此子書之不經非注者之疏

四年遂伐楚次于陘左傳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注束茅而灌之以酒是縮酒

徵曰天官甸師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春秋傳無以縮酒說文曰束茅加于灌圭而灌鬯酒是爲莤像神歆之也引春秋傳無以莤酒是用鄭大夫說

而春官司尊彝醴齊縮酌鄭注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郊特牲縮酌用茅亦引春秋傳無以縮酒爲證是縮酒有二一爲祼鬯之用一爲縮酌之用未審何義爲是

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龜長數短曲禮正義引此傳曰時獻公卜驪姬不吉更欲筮之史蘇欲止公故託言筮短龜長耳其實無復優劣鄭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是鄭及杜同

徵曰古人行事重卜而輕筮宣十二年傳成王定鼎于郟

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定元年傳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哀二十三年傳君占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雒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皆用卜而筮不與故表記曰天子無筮鄭注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是也春官太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命龜大遷大師貞龜士冠筮日筮賓特牲少牢筮日筮尸惟葬用卜士喪卜葬日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族長涖卜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是大事卜次事筮惟卜重筮輕故先卜而後筮僖二十四年傳晉文公納王先卜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復筮之得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洪範謀及卜筮又

云龜從筮從白虎通卜時西鄉已卜退東鄉問蓍于東方然則筮人云凡國之大事皆先筮而後卜者即事有漸之義與春秋先卜後筮義不相背樂記諸侯以龜爲寶昭十八年傳使公孫登徙大龜定六年傳成之昭兆是也禮器家不寶龜昭十八年傳鄭駟氏請龜以卜子產弗予晉語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守龜者世守之龜故須請韋注以爲卜人非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然則龜之長於筮有明徵非史蘇託言

左傳與小臣小臣亦斃

徵曰內宰之屬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晉語韋注小臣官名掌陰事陰令然則小臣即周官之內小臣與燕禮大射儀之小臣職別

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徵曰異義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莫反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中壁之靈沼謂之辟雝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靈精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按經師以明堂辟雍靈臺同處謂之三雍以辟雍爲大學此相傳說耳周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毛傳曰雝澤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有事于澤澤水草所鍾也是囿中有臺臺下有沼孟子稱文王之囿七十里三輔黃圖載靈臺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又曰靈臺辟雍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詩靈臺釋文曰靈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十五年傳秦伯獲晉侯舍諸靈臺是臺所處也謂之靈者孟子引詩而說之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說苑修文篇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斯其義也其後以祖宗舊制爲一代大法猶皋應造

舟皆祖制也未聞以靈臺觀天文亦不聞別有囿臺左氏說靈觀二臺皆在廟於禮無文袁準正論辯之詳已今按觀臺者臺門也釋宮觀謂之闕釋名觀望也闕闕也在門兩旁闕然以爲道也周官治教政刑並縣于象魏使萬民觀之以其縣象使民觀之故謂之象魏亦謂之觀以其可以觀雲物可以遠眺望故亦謂之觀其上屋謂之觀臺禮器記曰天子諸侯臺門正義曰兩邊築土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定二年傳邾子在門臺臨廷指門而言曰臺門謂門上有臺也指臺而言曰門臺謂臺在門上也禮運記曰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諸侯廟在雉門內出謂出雉門觀在門兩旁故定八年雉門及兩觀災游於觀

之上謂游於觀臺也公視朔於治朝由治朝出應門故遂
登觀臺則臺不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亦不在廟春官保
章氏掌天文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
司農注以二分二至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黑爲
水黃爲豐則雲物即天文公羊說諸侯不得觀天文亦無
證
萬氏斯大曰周秦以前至不繫冬夏分不繫春秋僖五年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
至此指周正而不繫以時也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
之稱周正建子改月改時當短至時立春已半月當長至
時立秋已半月即繫以時亦當以春秋而不當以冬夏世

傳周官枌自周公周公聖人也豈其戾於本朝正朔加以
非時之名至於二分在夏正則當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
謂之分者以日夜至此而均長短至此而分又以當卯酉
月日行至此而適中故傳曰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周正
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仲秋之月日夜分夏正也則無
論周正夏正皆無繫以時者自漢始漢武造太初歷改用
夏正分至啟閉始均二十四氣之名始立又曰二十四氣
在夏正則安於周正則戾蓋周改月改時其啟閉前後實
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之節無此四節大韶謹按論改月
改時者言人人殊惟萬此說鄭爲無理三正迭運不始殷
周甘誓已云怠棄三正謂王者改正可也謂王者改時是

無天也授時成歲均以日行躔度桓五年傳凡祀啟蟄而
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此指寅申巳亥四孟月
杜預以始殺爲酉月非也莊二十九年傳凡土功龍見而
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指昏旦所見
之星與日次而言僖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傳載
卜偃之言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
鶉火中必是時也昭四年傳曰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
而出之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日過分
而未至當夏四月是爲孟夏北史李業興傳曰三正不同
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此定論也安得云周之冬夏至
周之春秋分冬夏二至者黃道發斂之所由生惟春秋二

分正當黃赤二道之交月所行之度即日二至所行之度
春分之月上弦於夏至之日道下弦於冬至之日道則望
在秋分之日道可知秋分之月上弦於冬至之日道下弦
於夏至之日道則望在春分之日道可知傳云分同道也
是也故春官馮相氏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而洪範則云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蓋月行不與日道同月所行爲白
道日以入赤道內爲陰出赤道外爲陽月則以入黃道內
爲陰出黃道外爲陽當其出黃道南爲正交入黃道北爲
中交距交一象限去黃道六度爲半交月行二十七日有
奇而交一終每交退天一度半十八年而退天一周故日
行黃道與赤道交也歲祗兩次月之行白道與黃道交也

則月有兩交每月有冬有夏惟春秋二分與日同度故馮相氏云春秋致月二者義實同然則洪範所云冬者冬至之日道也所云夏者夏至之日道也冬至夏至洪範已有明文妄言周秦以前至不繫冬夏此何說也春秋書日南至者以日體言禮記言短至者以日景言周官言冬日至者兼氣言三禮義宗曰夏至為中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極二以明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北至故謂之至又曰冬至中者亦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至萬泥於改時之說因詆周官為偽書按周官用夏正無一用周正內宰職上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若周正則上春為夏之十一月

安得始蠶凌人職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周正則十二月為夏之十月水始冰安得斬冰別詳周官釋歲則冬日至夏日至為子午月又奚疑國史書時王正朔故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猶孟獻子云正月日至七月日至云正月七月可也謂周之正月七月也若云春日至秋日至則不通矣四時天之所有殷周不得擅改故國史於春三月必繫以王然則何以書春曰春秋四時畢備以月繫時若不書春是無歲始冬不可為歲始周以十一月為正歲首書冬便一年有兩冬故秦之歲首可書冬十月周之歲首不可書冬十一月也至謂啟閉前移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尤不成語周之立春日在營室則立夏在畢立秋在翼立冬在尾安得云立春當大雪立夏當驚蟄立秋當芒種立冬當白露昭十七年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二十四年傳曰日過分而陽猶不克當夏五月而云日過分當夏六月而云日過分而未至是正朔可改而節氣不可改明甚漢兒寬與博士作正朔議謂黃帝建氣物分數氣即二十四氣也五日為候三候而氣小正正月啟蟄月令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至仲秋白露降其名皆在漢以前逸書備載二十四氣之名執其一孔之見盡詆古書為偽幾於無書可讀

冬晉人執虞公左傳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注臘歲終祭神之名正義曰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改臘曰嘉平蔡氏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

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按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此言虞不臘矣則當時有臘祭與蜡合為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

徵曰郊特牲記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注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據此則臘與蜡不同而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也是臘即蜡正義曰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衣黃

衣黃冠郊特牲息民與蜡異也又曰凡蜡皆在建亥之月
皇氏以爲夏殷蜡各在己之歲終據傳冬十二月丙子朔
晉滅虢是臘在建亥之月蜡與臘得在一月但祭分兩時
耳
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
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
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
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
曰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
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
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
焉

徵曰說夫人者三傳異義近人多宗公羊劉逢祿公羊釋
例曰祔廟不得言致孔氏通義曰左氏以爲哀姜穀梁以
爲成風皆與致義不合致者告至之辭金氏禮箋曰經例
卒稱夫人葬稱小君是夫人爲生稱不得逕於已葬哀姜
薨已七年致主於廟而猶稱爲夫人無是禮矣公羊以爲
齊媵女之先至者爲得其實婦人廟見曰致自嫁者言之
曰致女成七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自來歸者言之曰
致夫人桓三年齊仲年來致夫人也與此經用致夫人是
大韶謹按當從穀梁說三年書葬我小君哀姜以小君禮
葬則哀姜已成之爲夫人矣成之爲夫人則已配於莊公

無須於此年致之豈有葬歷七年而始致其主者乎左氏
未得其實公羊以爲齊媵女之先至者以宣八年葬我小
君頃熊誤以文公夫人爲僖公夫人遂掛爲僖公本取楚
女二十年西宮災董生說曰釐取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
立已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
誅去之意也按經師各有授受後人未敢肊斷其是非獨
公羊此義不可從楚自熊繹以後其名並繫以熊三代以
前男子有冠姓者乎潛夫論氏姓篇以晉祁奚爲黃帝子十二姓之後按襄二十一年左傳曰
必祁大夫注祁奚食采於祁因以爲氏祁縣今屬太原昭二十九年傳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賈辛爲祁大夫注祁
太原祁縣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羋姓其後也索隱
引世本曰六曰季連是爲羋姓季連者楚是也鄭語楚之

興者其在羋姓乎古者男子冠氏於上女子繫姓於下昭
十九年左傳羋姓有亂必季實立傳有江羋季羋不聞稱
江熊季熊惟桓十二年傳杜注羅熊姓國此預之妄也顧
氏補正改爲羋姓是也加公羊說春秋應書夫人羋氏薨
書葬我小君頃羋古今傳記不聞熊爲楚姓然則左氏作
敬嬴公穀作頃熊者敬頃同聲嬴熊聲相近王劭云古人讀熊皆于陵
反公穀師口授遂誤敬嬴爲頃熊文十八年左傳文公二
妃敬嬴生宣公是出姜爲文公適夫人敬嬴者秦之媵女
也故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因姻好而來歸也
自誤以文夫人爲僖夫人何乃謂宣公即僖公妾子此妄
之又妄者也世家世本並云宣公文公子穀梁同僖公篇

不見逆女之文意取聲美當在爲公子時如齊人脅公立
媵爲夫人春秋應書某如楚逆女乃得其實宗廟之祭夫
婦親之公如欲立齊媵爲夫人則齊媵助祭可已何須致
又何待八年始致公取楚女定在何年知公羊之說誣矣
金以葬稱小君夫人爲生稱說亦泥聘禮曰若兄弟之國
則問夫人又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定十二年左傳從
我而朝少君少小義同是夫人小君存歿通稱又以致爲告至
之辭尤非凡書至自某者此告至也若致女致夫人非此
之謂禮婦入三月然後廟見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歸
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然則致者成其爲婦也頃熊來
歸在何時可以三月之廟見當致夫人乎按劉向曰夫人

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爲夫人此即異義所謂以子
爵母也其事於禮本無徵其人則成風近是
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曰此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
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不以殤禮降
也許嫁卒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穀梁同
徵曰孔氏通義曰諸侯絕旁朞爲其女子子無服惟嫁爲
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服之若其許嫁國君雖未嫁有貴
道當亦爲之大功從內女有服者錄卒喪服大功章有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
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彼言女子子而
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叔父母姑姊妹與嫁

者同則父母於未嫁女亦得以貴制服相較足明矣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下拜登受正義曰覲禮天子
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
面太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
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彼降階再拜是此下拜升成拜是
此登受
徵曰鄭於覲禮注曰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
以伯舅耋老毋下拜此辭之類疏彼以齊侯年老故未降
已辭此下拜禮也故降拜乃辭之彼齊侯不升成拜者亦
以年老故也謹按諸侯受於天子與諸卿夫受於諸侯聘
使受於主國君禮稍別燕禮大射儀公舉媵爵爲賓舉旅

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
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聘禮主君醴賓受幣降拜公辭升
再拜稽首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
夫辭升成拜問卿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
辭升成拜燕大射之拜親拜於君所也歸饔餼之拜問卿
之拜皆奉其君之命而致故皆再拜稽首經文明著之曰
辭若覲禮無辭文始王使人用璧勞侯氏升聽命降再拜
稽首遂升受玉繼天子賜舍侯氏再拜稽首至覲日侯氏
坐奠圭再拜稽首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
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享奠幣再拜稽首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

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告聽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經文但云延之曰升不言擯者辭則太史述命之時未嘗以王命辭也據禮諸侯見天子與受賜無辭法此宰孔辭無下拜者異數也故外傳紀其事曰桓公召管仲而謀若本有辭法桓公但依禮而行可也何須與管仲謀鄭注禮據此傳正義據覲禮以證皆未細審也又按司儀云諸公之國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又曰致饔餼如勞之禮皆下堂拜命訖登堂即受幣無升成拜之文與此傳合與覲禮不合

冬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公羊曰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之君也穀梁曰其君之子者何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徵曰奚齊及卓皆未踰年一書君之子一書君者左氏紀其事曰殺奚齊于次殺公子卓于朝戴氏東原曰立子不以正即位不正其爲君義不素定也雖有先君之命私也即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說足與左氏相發明不得書弒其君奚齊義未定也不得書殺公子爲喪主也然則奚齊不稱君之子而何稱穀梁失經意

十年左傳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徵曰春官司巫掌巫降之禮鄭注降下也巫下降神之禮

疏人死骨肉下沈於地精魂上歸於天天地與神人通楚語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楚辭九歌靈皇皇兮既降朱子集注以靈爲神降於巫之身者也巫能下神故太子精魂得憑巫而與人言此理之常

十一年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注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　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注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徵曰攷工記玉人職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鄭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以上鄭注謂之守者諸侯世守之圭也文九年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敖莊叔曰敖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幣即玉也聘用瑑圭猶曰先君則命圭爲世守之圭明矣杜乃云出聘必告廟故曰先君按聘禮使者釋幣于禰無聘君告廟之事杜氏爲之說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莊元年公羊傳命者何加我服也若賜以命圭之事毛詩序曰崧高命申伯也其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介圭命

圭也說文引書曰稱奉介圭卽顧命賓稱奉圭之文與尺有二寸者別此因申伯出封故錫命圭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以璧勞侯氏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侯氏還璧使者受此璧也非圭也所以勞諸侯非所以賜諸侯也王勞諸侯以璧猶君勞聘賓以束帛乃傳云王賜之命而惰以受瑞似王賜以玉矣今按周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歸告王曰執玉卑替其摯也替摯無鎭事與此傳同又曰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不聞錫以命圭也然則執玉者謂受王命執其信圭以爲摯耳故曰替其摯非因其卽位而以命圭錫之外傳義甚明

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氏曰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公羊曰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穀梁曰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朝己也言使非正也以病鄫子也注罄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氏近合人情

徵曰說此經者多從左氏顧氏五經同異載何孟春說曰禮婦人謂嫁曰歸諸侯之女出曰歸于某春秋書叔姬歸于紀始嫁之文也重書歸于酅則以紀侯失國紀季有酅在齊叔姬於是歸奉其祀也亦謂始嫁之文可乎文十二年紀子按當作杞伯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叔姬卒不言紀當作杞絕也然則不繫之國謂皆內女之未嫁者可乎萬氏斯大曰此鄫季姬也前此何以不書歸蓋歸於鄫子爲世子時公不自主其昏也今旣寧何以不書旣詳其遇防使朝之事則來寧自見不必書也先儒多從二傳此傷風敗俗之尤趙子常云使其請己者謂公怒其不朝而止姬姬使鄫子因朝而請見如此則三傳可通或疑明年季姬歸鄫爲始嫁之文獨不見紀季姬之歸酅非始嫁亦書乎若以叔姬繫紀季姬不繫鄫爲疑今年已見明年歸鄫自從省文毛氏奇齡曰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則齊昭公夫人齊君舍之母徒以商

人弑君舍無禮於姬史官截去齊字祇稱叔姬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則并與其夫同歸寧者是春秋三子叔姬皆屬已嫁與此季姬去國稱字同大韶謹按此三說者均似是而實非春秋書來寧者二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僖二十八年杞伯姬來莊公卒成風存於禮猶得寧而於莊二十五年書伯姬歸于杞此季姬未嘗書歸于鄫未嘗書鄫季姬來左氏何由知其來寧來寧禮也歸者始嫁之文因來寧而明年書歸是再歸也無此例至莊十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酅蓋閔紀之亡故於二十九年書紀叔姬卒三十年書葬紀叔姬備錄其事閔之也必繫以紀明爲紀侯夫人也伯姬卒叔姬媵女君異於始嫁者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謂嫁曰歸

如季姬嫁爲鄫夫人公怒止之明年還鄫當書鄫季姬歸于鄫春秋別嫌明微不當以已絕復歸之人同於始嫁之人何引紀叔姬歸于酅句首删去紀字是自留其罅隙也萬謂省文春秋之例無事在隔年而蒙上省者卽有之如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七年正月暨齊平此中無異事故蒙上伐燕文而書此閒時而不閒事也與此別至謂歸鄫爲世子時公不自主昏尤屬肊說歸於世子與歸於國君同內女爲大夫妻者如莒慶齊高固尙書來逆鄫子爲世子時而取魯女何所諱而不書嫁爲鄫國世子婦公何以不主昏至何引文年之子叔姬以證按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曰許嫁以卒也惟左氏以爲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按內女之被出者如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成五年杞叔姬來歸是若□□□□□被出於杞當書杞叔姬來歸尊同則服其親服旣被出者□□得爲諸侯夫人無服何以卒子叔姬然則書子叔姬卒者與僖九年書伯姬卒例同皆許嫁爲諸侯夫人而以成人之喪治之也公穀之說甚正左氏因杞伯來朝牽合爲一事乃有請絕叔姬之說春秋書杞伯來朝書二月庚子子叔姬卒絕然兩事如左氏說當書杞叔姬卒不當但書子叔姬使已適人之女與未適人者混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顯有明證此

皆左說之誣趙子常以請已解爲使鄫子來朝而請已不知請已者公穀說也因不朝而使來朝者左說也和合爲一尤穿鑿至毛謂春秋三子叔姬皆屬已嫁與此季姬去國稱字同按齊人執子叔姬齊人來歸子叔姬明繫齊侯夫人若云齊人來歸齊子叔姬不成辭而云史官截去齊字乎齊高固及子叔姬明繫高氏婦若子叔姬來高固不來則當書高叔姬如蕩伯姬比叔姬爲高氏婦而云齊高固及齊子叔姬來尤不可通如其說則當書鄫子及季姬不當書季姬及鄫子此夫爲妻綱之禮也

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事也始封必爲祖

徵曰漢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毁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毁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已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已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此其說鄭注禮宗之注王制天子七廟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注祭法遠廟爲祧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注序官守祧云遠廟爲祧周爲文王廟武王廟注守祧職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

遷主臧於文武之廟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天子七廟其正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緜是言之宗無數也此其說王子雍宗之云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幷始祖及四親廟爲七聖證論曰周之文武受命之主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張融難云若數高祖之父祖與文武爲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以言七廟無虛主故以孔之言爲本穀梁小記爲枝葉按王不好鄭學而論廟制則劉

說與聖證論之言篤矣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於天子云遠廟爲祧享嘗乃止於諸侯云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則二祧爲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又奚疑如鄭說周公時文武居四親之列何得謂之遠先公之遷主臧於后稷廟以孫從祖可也先王之遷主臧於文武廟屈祖於孫不可且后稷及文武便有三祧祭法何云二祧張融以九廟難王劉固云宗不在數中矣大諮謂周之制與夏異與殷亦異禹及身而王湯以孤聖獨興故夏祖顓頊謂夏無始祖說亦非而郎宗禹殷祖契而郎宗湯周則文武並有功德將宗文而遷武乎武固受命王也不可遷將宗武而遷文乎文固受命惟中身不可遷一代不得有兩宗故周公依古七廟之制以待後之迭毀依殷三宗之制別立廟於東都爲世室是爲明堂固不在七數清廟詩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旣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戴氏東原毛鄭詩攷正曰據雒誥是爲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後故咸至廟中助祭孟子引書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中不顯頌文不承頌武甚明不丕古字通顧氏唐韻正言之詳矣按戴說足補序說所未及試證之書大傳雒誥傳曰於卜雒邑營成周立宗廟一統天下合和四海

而致諸侯天下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愀然若見文武之身其云升歌者卽明堂位記所云升歌清廟也是雒邑之祀固合祭文武於明堂雒誥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文武並稱則明堂之爲合祭文武甚明逸書作雒篇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郊兆于南郊以祀上帝以后稷配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焉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

格藻梲設移旅楹舂常晝內階元階隄唐山廇應門庫臺
元闕其云設郊兆者卽召誥用牲于郊也云社壝者卽社
于新邑也云先王皆與食者卽雒誥稱秋元祀咸秩無文
也云乃位五宮者古位立同字故古文春秋公卽位爲公
卽立位卽立也乃立五宮句目下言反坫以下與明堂位
記略同是明堂固建於東都爲合祭文武之廟故雒誥云
王入太室祼攷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言
三代之制異名同實古世太同字文十五年太室屋壞公
穀作世室公羊曰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
世室周以后稷爲太廟故魯以周公當之以文武爲世室
故魯以伯禽當之而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

之廟武世室也以武公當武王此記人之失然可見文武
世室固不在七數中矣知此而九廟之疑可以釋幷大小
宗伯守祧典祀諸職不見明堂之祭亦可以明
說明堂者多異義蔡氏月令章句合太廟太室明堂大學
□□□包詳鄭注堯典受終于文祖云文祖者五府之
大名猶周之明堂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
重象也五府者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
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亦煙怒之府謂之
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此鄭所
本又注雒誥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曰成我所用明子
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

其法度也又注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曰文祖者周曰明堂
以稱文王此三注同按逸書蔡公厲亦惟有若文祖周公
哀二年左傳文祖襄公文者頌美之稱文祖與光烈考對
文周公告成王稱文王爲文祖與蒯聵稱襄公爲文祖義
同故太史公曰舜受終于文祖文祖堯太祖廟也其訓古
矣緯書以火精爲文祖不過證成亦伏符耳以之說經不
敢信一鄭又注玉藻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
立于其中曰南門國門也天子宗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
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路寢
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
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又駁

異義曰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
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
人明堂五帝帝一室合於數注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曰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按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
類亦如之兆山川丘林墳衍各因其方天神地示皆爲壇
而祭惟喪國之社屋之以五精之帝各處一室古無此禮
不敢信一旣以五室象五行則木火金水之廟當在東南
西北之正室何以舍四正而宅四隅使坐鄉皆偏不敢信
一南門者應門也顧命逆子釗于南門之外下云王出在
應門之內應門卽南門諸侯□□僖五年左傳公旣視朔
遂登觀臺廟在雉門內旣視朔□□□□□□視朔當在

廳門故記八曰聽朔于南門之外上句言南門下句言闔門左扉卽闔南門之左扉也春官太史亦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以南門爲國門以闔門爲闔路寢門分爲兩解不敢信一大戴說明堂曰此天子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或曰此文王廟也小戴曰大廟天子明堂故鄭云天子宗廟及路寢皆爲明堂制然謂大寢如明堂則無解於顧命之東西序東西房及西夾更無解於覲禮戶牖之閒及記之東箱故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作靈臺辟雝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周公攝政乃立明堂於王城按臯應三靈辟雝皆本祖宗舊制爲一代大法明堂非周公所創既爲周公制

作禮經亦周公手定又何以不爲明堂制此尤不敢信明堂制度攷工記與大戴記不同攷工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則云九室室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其外水名辟雝北魏李謐著論辯之曰攷工記得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盛得於戶牖失於九室蔡伯喈識其修廣之不當未思其九室之謬鄭康成釋五室之位各居四隅四隅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朝各失厥中左右之介棄而不顧近人孫氏星衍明堂遺制攷爲九室圖三三平列中爲道縱閒九尺按逸書月令解及呂不韋十二紀於四正之室並有左介右介（介个同字）介夾也鄭注鄉射記曰兩旁謂之介

射侯兩旁謂之介室之兩旁謂之介其義一也室之有左右介猶堂之有東西夾皆於一地若三三平列爲九室室閒有道以閒之則四正與四隅各自爲室安得謂某室之左介某室之右介且南北不過七筵疊排三室已占六筵之地橫閒減縱閒一半一道得四尺五寸則南北兩頭迫於堂廉盡階不升堂卽入室成何體制攷工月令本無九室之文欲通大戴失之小戴孫又曰攷工記既稱五室又云內外有九室知約舉青陽明堂諸有名之室爲五而四隅室在其數中周制本有九室鄭云路寢如明堂制據內有九室之文則明堂亦九室矣內有九室蓋言王宮之內按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

寢之裏也外路寢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九卿之九室在路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天官九嬪職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然則九嬪之九室當在后正寢後此與明堂之制何涉而漫引乎孫說甚疏實事求是證以尚書毛詩及古禮經則明堂有二一爲壇壝宮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秋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方三百步積尺五千四百十二尋方九十六尺旁一門則四門周書明堂篇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

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四塞九采
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應門即南門謂其位更在南耳
釋之曰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
明堂之位小戴題篇曰明堂位斯其義也覲禮不言壇階
司儀則分上中下三等注諸侯各於其等奠圭降拜既乃
升堂授玉堂即壇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明堂者壇
也是也天官掌次王合諸侯則張大次小次注大次初往
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次疏大次去壇壝遠小次去壇
近此天子大朝諸侯之明堂巡狩方岳亦如之故孟子齊
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封禪書泰山下有古明堂遺址
荀子且云築明堂於塞外亦謂築土爲壇壝宮也是也一

爲合祭文武之明堂周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近爲毛
詩學者據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明堂祀□
帝之所□壇而不□此說非也作雒篇明言四阿反坫矣
史記篇曰勇而害上不登於明堂□□□□有德而祿有
功必賜爵祿於太廟故曰登於明堂服□□□□□堂
爲祖廟是也至攷工之五室本非明堂傳禮者誤爲一上
言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此記明堂
修廣及高之數以積尺計之九九八十一七九六十三共
五千百有三尺其下云五室凡室二筵謂五寢之室非謂
於一堂之上爲此五室也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夏
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鄭以寢爲廟寢者據祭

祀修寢一句耳按下文云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若
爲廟寢則當如守祧職修除黝堊專掌廟祧不當復掌宮
中之事且天子七廟不當言五寢然則祭祀修寢者謂王
有祭事齋居路寢小寢無事則隸僕於此時修除之耳五
寢自指王之小寢崔靈恩三禮義宗說天子諸侯宮寢之
制云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
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
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候下曲禮正義曰王有六寢
一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也其一在東北春居之一
在西北冬居之一在西南秋居之一在東南夏居之一在
中央六月居之並指燕寢據此則一寢在中四寢於四隅

戶仍皆南鄉古者制度皆前堂後室有東西房東西夾攷
工所云凡室二筵指燕寢之室逸書呂紀云左右介者指
東西夾也崔云正寢指堂後之室也若爲五室於一堂之
上縱數之南北疊三室橫數之東西列三室更爲左右介
則甕塞已甚且玄堂在北天子聽朔居之將南面乎北面
乎此必不可通冬官篇亡河閒獻王以攷工記補之本非
六典原文其云四旁兩夾窗與大戴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皆屬傳聞之失明堂本大名南鄉一室何以獨占其名曰
明堂明堂既屬路寢何以正室名曰太廟以生人所居冒
始祖之廟稱此則呂不韋所紀後人所以雜之逸書也不
可信今據三禮義宗肊測五室爲五寢之室以待通人論

定
朱氏珔曰以五室爲五寢之室自是卓見人所未及但五
室旣爲寢何上文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豈九室非寢與
大韶按自記云九嬪九室九卿九室作昏義者述之曰天
子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立六宮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此漢初諸儒之說徵
之於經似未可信漢以大常光祿勳衞尉太僕鴻臚廷尉
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卿周制但有六卿六卿之長曰孤卿
王氏伯申說亦曰冢卿周時本無三孤之稱其以三孤配六卿
爲九者非也記又曰九分其國九卿治之天子但有六卿
六卿兼領其外爲六遂安得云九分其國不可信一六官

之長曰卿其屬有中大夫下大夫總五官計之中下大夫
凡百有三十九安得云二十七大夫不可信二古者天子
后立六宮諸侯夫人立三宮天官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
鄭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
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
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又昏
義注曰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正義曰六宮在後者后之
六宮在王六寢之後九嬪以下分居之據禮宮與寢通稱
后六宮象天子立六官也夫人三宮象諸侯立三卿也天
子諸侯大寢居前小寢列後則后六寢夫人三寢亦大寢
居前小寢列後后六宮夫人以下分居之夫人三宮世婦

以下分居之曲禮諸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御妻周官內官有九嬪世婦女
御而無三夫人酒人漿人諸職但言夫人不言三九嬪以
下均無人數作昏義者以內外分配各以三乘之故云二
十七八十一耳不可信三宮室之制中央爲室東西爲房
大寢與小寢制同六宮安得有九室以九嬪遂云九室豈
世婦之室有二十七御妻之室有八十一乎不可信四楚
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卿也大夫也士也爵有
三各分上中下故云九品天子一取九女以姪娣從故云
九御其九嬪世婦女御皆內官也佐后夫人治內職者內
官之名九嬪猶外官之名九卿均非定以九數月令多以
三公九卿並言九卿之與六卿其同異經無明文治周官

者但依五官本文爲據可也
十有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傳晉於是乎作爰
田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正義曰服
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
徵曰晉語作轅田韋注引賈云轅易也或曰轅車也以田
出車惠氏棟左傳補注曰爰田猶哀公之用田賦下文作
州兵者猶成公之作丘甲說文爰籀文以爲車轅字春秋
左傳多古言古義故以爰爲轅服訓爰爲易易田之法本
周制何言作也大韶謹按訓易者是也大司徒授田之法
有不易一易再易漢書食貨志說其制曰歲耕種田爲不
易上田休一歲爲一易中田休二歲爲再易下田三歲更

耕自爰其處（荀說漢紀作換易其處） 宣十五年公羊傳何注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故三年一換主易居地理志秦孝公用商鞅制轅田注張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裂田地開列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商鞅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處食貨志亦云自爰其處是也說文作趄云趄田易居也廣韻趄易田名也按何云換主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孟云爰土易居許云趄田易居其義均同爰之義爲易故史記酷吏傳集解蘇林曰爰易也韋昭曰爰換也說文以爰爲車轅字是內外傳字同以田出車或說非是杜云爰之於所賞之眾不知何義惠乃比之於田賦春秋書用田賦說者以爲重斂上文曰眾皆哭下文曰羣臣是憂方欲厚施以說民而以重斂當之恐失其旨州兵之制無明文可證惠又云易田本周法不當言作按鄭子駟作封洫溝洫亦古法也何以云作按地理志商鞅亦承用古法又何以云作乎二十四年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豈得謂常棣之詩作於召公

二十三年左傳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注揮湔也正義曰說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匜者盛水器也盥謂洗手也沃謂澆手也懷嬴奉匜盛水爲公子澆水令公子洗手既而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故曰揮湔也

徵曰禮盥必有洗士冠鄭注洗承盥洗棄水器也凡洗皆設於阼階東南冠昏飲射燕食諸禮並同婦洗則在北堂惟至尊者則不就洗用槃匜特牲設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記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少牢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士虞記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據禮尊者盥有奉槃者有執匜者有淳沃者（鄭云淳沃稍注之）有執巾者說文云匜似羹魁者斗部曰魁羹科也科勺也木部曰杓科柄也天官書杓攜龍角魁枕參首杓斗柄也魁斗勺也匜之器爲勺以盛水旁有柄所以執其吐水者謂之流士虞匜水錯于槃中南流注流匜吐水口也然則古之盥用匜澆手使水下流於槃有匜必有槃傳不具耳盥有用巾者有不用巾者用巾者特牲少牢士虞諸篇所云是內則亦云盥卒授巾其不用巾者則揮之鄭於特牲注曰尸尊不就洗亦不揮以其有巾故不振釋詁云揮湔竭也竭卽乾也攷工㡛氏而揮之而盝之（盝與漉同）不用巾故揮去水使乾既字句既卒也謂卒盥也而猶乃也謂盥卒乃揮之也（哀十四年傳既而言之注既終事也爾事畢乃言之與此句法同） 然則公子盥

時奉槃奉匜及沃者女五人皆在側士昏媵御沃盥交媵姪娣也懷嬴適故怒耳晉語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是懷嬴爲穆公適夫人女以嘗爲子圉妻不敢以婚姻正禮致之而令與於五人公子乃使與五人者同侍沃盥故怒曰□□□□□□□□□□義甚明正義依杜解爲㴉汚其衣以揮爲懷嬴揮之於禮下闕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公羊曰西宮者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取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室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漢書五行志說此經曰董仲舒曰爲贅取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曰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誅去之意也曰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穀梁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注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

徵曰西宮左氏無說杜預以爲別宮非三宮之內一宮其說近是喪服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辟子之私也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內則記曰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宮卽寢也曲禮記曰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云門是女子子亦異宮有門則有庭然則異宮者別爲門庭而居其大寢自天子達於士惟一別爲門庭故有東西南北之宮左傳隱三年衞莊公取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是父子異宮之證後世因此傳遂稱世子曰東宮亦曰青宮蓋附會之說莊十二年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襄十年攻執政於西宮之朝又曰劫鄭伯以如北宮謂之東西南北者以其列大寢之四隅也此經書西宮猶襄傳之稱西宮耳魯子以中宮并東西爲三宮何又云右媵居西左媵居東於禮皆無文可證至董傅說誤以頃熊爲楚女公羊師本無此說此王充所謂語增也無容論又按春秋內官之見於左氏者有諸子襄十九年諸子仲子戎子哀十年諸子鬻姒有孺子哀五年季孫謂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按韓子外儲說右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漢大子內官有孺子是孺子之稱諸侯至大夫同至文六年左傳辰嬴賤班在九人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又襄十九年傳圭嬀之班亞宋子所謂班者不知何義於禮亦無徵穀梁以西宮爲閔宮按古者宮與廟通稱諸侯五廟始祖居中四親列東西但言西宮知爲祖乎爲禰乎故左氏言宮皆繫以謚無言東西者至成三年書新宮災以宣公主新正乎禰廟故

曰新宮穀梁以爲迫近不敢稱謚恭也是也閔之喪至此閔二十年何嫌而不稱謚僖承閔後固奉閔爲禰廟文二年躋僖公穀梁亦云先親而後祖此傳何以言近於禰宮前後傳自相違公穀俱不可從杜注近是

二十五年秋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杜注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

徵曰戴氏東原曰先君雖未葬既踰年則書爵桓十三年書衛侯成三年書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春秋書公即位踰年也雖既葬猶稱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是故諸侯即位以踰年爲斷不斷於葬與未葬杜氏說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穀梁曰諱會天王也　公朝于王所公羊曰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穀梁無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左氏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公羊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其致天子也穀梁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會諸侯言溫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徵曰讀春秋者於此可攷會同之禮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會同即巡守禮據天子巡行邦國曰巡守據天子至方岳覲諸侯則曰會同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上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司儀職將合諸侯則令爲壇

三成宮旁一門此天子巡守方岳而覲羣后之禮也司盟職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此因會同而盟諸侯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惠氏禮說曰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臨之以上帝涖之以羣神非盟而何方明者六宗也其神卑於上帝尊於山川尊而宗之故曰六宗（按以方明爲六宗其說郅確孫氏星衍尚書疏亦宗其說）春秋時王不巡行而近畿之地鑾輅猶或至焉故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玤宮即覲禮三百步之宮謂壇壝宮也左氏紀其事曰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王巡踐土晉作王宮與王巡虢守虢作王宮同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

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司盟所云詔
明神也定四年傳召陵之盟祝鮀述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司盟所云既盟
則貳之也周重宗盟故姬姓列前春秋序國大小故先晉
齊衛稱子猶鄭子儀之稱鄭子子儀在位十四年而莊十
四年傳云傅瑕殺鄭子以其位未定也温與河陽本周邑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中有温盟二邑大事表曰今懷慶
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有古河陽城武王會諸侯於孟津即
此地按盟孟本以同聲通用後歸晉是諸侯會於温者闕王將狩河
陽而會以覲王也狩有二義蒐狩謂之狩巡守亦謂之狩
車攻詩序云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

徒焉其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定四年左傳取于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天官掌次職諸侯朝覲會同則張
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鄭注謂諸侯從王而師田者又河
疑於河陽之狩而言非其地乎天子以四海為家王所在
曰王所覲禮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攻工梓人祭侯辭曰
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史記衛將軍傳過詣行在
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雖在京師行所至
耳因巡守而公朝即古朝於方岳之禮左氏乃曰以臣召
君引孔子之言以貿之按左於遡盾弒其君夷獆於陳殺
其大夫洩冶下兩引孔子曰此非閭里之微言或傳聞之
失實也左於文元年傳云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

衛及南陽先且居曰請君朝王晉侯朝王於温不朝京師
而朝于温又得謂之召王乎公穀未見周官之法故為之
說曰諱會天王也曰非其所也均於禮違何注乃云時晉
文公年老恐功不成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
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按晉世家獻公即
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年六十二是何年
老之說也按昭十三年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
年亡十七年以晉人說晉事當得其實晉語僖負羈亦云
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是文公反國年三十有六卒時不
過四十有二安得謂之老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取於
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取二女於

戎大戎狐姬生重耳獻公烝父妾在武公卒後據叔向云
生十七年則文公之生當在獻之五年其奔狄當在獻之
二十二年據十二諸侯年表如世家所述則獻公生重耳在武公
十九年年表武公在位三十九年反前於申生二十餘年其誣不已甚
乎
鄭注大宗伯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
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春秋
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
巡守則殷同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
政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大
行人注同昭十三年左傳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正義曰大宗伯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謹按左氏所說皆諸侯自相朝聘之法與周官之法無與以周官全經攷之諸職所云會同皆巡守之制地官鄉師大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牛人凡會同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司市凡會同市師帥賈師而往治其市政稍人若有會同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廩人凡邦有會同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夏官司弓矢凡會同頒其弓弩戎右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牲巡行方岳故有兵車輂輦糧食之備王制

適園叢書

說巡守之禮云命市納賈故市師帥賈師而往若僅在國外則近郊三十里遠郊五十里一日至一日會一日歸委人自有郊里之委積何須治其糧與其食春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攷工記玉人則云大璋中璋邊璋七寸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夏官校人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之禮此其證矣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又曰王殷國亦如之殷國卽殷同天子十二年一巡守因巡守而見諸侯故曰時見至方岳諸侯各朝於方岳故曰殷見大宗伯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掌客王巡守殷國皆因巡守

而殷見注乃云王不巡守乃殷國似未協覲禮於饗禮乃歸下更端言之曰諸侯覲於天子此因覲於京師而兼載覲諸侯於方岳之禮末云祭天燔柴卽堯典至于岱宗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卽堯典望秩于山川若諸侯四時來朝將幣三享皆於廟無爲壇於國外之禮亦無祀方明之禮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左傳聽輿人之謀

徵曰逸書大武篇五虞四曰采虞人謀

韅靷鞅靽注在背曰韅左腹曰鞅

徵曰說文韅著亦（古作亦今爲掖）鞥也从革顯聲史記禮書鮫韅

適園叢書

□集解曰韅者當馬掖之革索隱曰韅馬腹帶也楊倞注荀子禮論篇□□馬掖之革顏師古注急就篇在掖曰韅諸說並同杜誤春官巾車樊纓鄭注纓今馬鞅也既夕爲馬纓三就注纓今馬鞅也□□釋名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顏注急就篇曰在頸曰□□諸說並同注誤

王命尹氏及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

徵曰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而春官太史職但曰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內史職則曰凡命諸侯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此傳以證是命侯伯固內史職也玉藻正義曰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得交相攝

代故雒誥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內史襄三十年傳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皆太史主策命以內史闕故也謹按傳載列國之事或相代爲之禮經言正禮不嘗舍正職而舉攝代者不能強合爲一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徵曰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同姓小邦則曰叔父曲禮五官之長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九州之長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正義曰晉文公爲二伯王曰叔父不稱伯者以州牧之禮命之故稱叔然晉既稱叔昭九年傳伯父惠公又云我在伯父稱伯父者以晉爲州牧又爲二伯若以州牧爲禮稱之則曰叔父若以二伯之禮稱之則曰伯故

或稱伯或稱叔也周公分陝爲二伯詩云王曰叔父者成王以本親命之也

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注出來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覲

徵曰秋官訝士職客出入則道之鄭注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然則一覲□□□□□□策命一受□□□□□入覲一一日而覲者三與

書曰三接義下闕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注弁□□□□□□□□□□□□□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下闕

徵曰王制禁異服正義引服注云瓊弁馬飾文選東京賦璂弁玉纓遺光儵爚髀縱注弁馬冠也叉髦以璂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按瓊璂古音相通轉說文引春秋傳亦作璂弁□□□即用此傳謂馬飾者是也冠纓不聞以玉飾之說文纓冠系也緌系冠纓垂者玉藻元冠朱組纓元冠丹組纓謂以組爲冠纓內則冠緌纓鄭注緌纓之飾也纓條繩之屬用以固冠若飾以玉則不能屈伸服䓍兩注當古說相傳如此較鄭杜爲長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左傳舍於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正義曰掌客天子待諸侯之禮子男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芻新倍禾聘禮卿禾米與子男同其附庸微弱與公子孤同則此饋之芻米當芻六十車米二十車

三十年冬王使宰周公來聘左傳饗有昌歜白黑形鹽

徵曰天官籩人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鄭司農注㮚鱐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春秋傳曰鹽虎形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鄭注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公食大夫禮宰夫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聘禮歸饔餼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東醓醢屈西夾六豆設于北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左氏曰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下曲禮正義曰郊之說三傳不同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卜可郊與否

但卜牲與日惟周之三月爲之不得在四月雖三卜亦非
禮故曰禮不卜常祀襄七年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
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公羊以爲卜者皆爲卜日故曰四
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上辛何休曰禮轉卜
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注
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
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
卜殷正殷正不及則用夏正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
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穀梁以爲春秋卜者
皆卜日也襄元年傳云郊自正月至二月郊之時也我以
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

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
亦是用三正正月卜吉則郊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說
同與何休異若鄭意不當卜常祀與左傳同故箴膏肓云
當卜祀日月不當卜可郊與否鄭又以魯之郊天惟用周
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
二月故有啟蟄而郊四卜則不可駁異義引明堂位云孟
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
天子不同明矣如鄭此言又與公穀卜三正不同
徵曰郊特牲記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注易說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春秋
分而日長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言日

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
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以無祭天圜丘之事是以
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
魯因推魯禮以說周事正義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
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
於建子之月亦迎此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
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
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異義引賈侍中說曰魯
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之禮樂魯用四代其祭
天之月亦宜損於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謹按逸書
月令篇及月令並於仲夏之月云日長至於仲冬之月云

日短至至極也故周月篇云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
短極又曰基漸長陽氣動于黃泉短極則漸長故記曰迎
長日之至也日至者謂日極南至於牽牛之次春秋書日
南至易云至日閉關故記人又曰周之始郊日以至上下
文本無兩義易緯及韓詩說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
正非建寅之正月謂用夏正也故時月篇云夏數得天百
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
守祭享猶自夏焉大司樂以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圜丘即郊周官言制度故定其名曰圜丘方丘他經則但
言郊記曰於郊故謂之郊此說其義也鄭既別圜丘於郊
不得不謂周郊用建寅之月然建卯晝夜分而日長寅月

固未分也以實言之魯郊不得與周同用日至故孟獻子
曰啟蟄而郊漢太初以前啟蟄正月中節氣有前有卻建
卯上半月猶屬啟蟄氣故魯得用夏正二月郊卜謂卜牲
日非卜可郊與否其卜牲之禮祭義曰君召牛納而視之
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地官充人職祭祀之牲牷繫
於牢芻之三月郊特牲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穀旦曰我
以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
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故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
乃不郊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不郊皆在正月周正月至寅月尙可改卜至改卜而
牛死乃不郊明過寅月不郊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

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五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
月辛巳郊明改卜而牲無變傷則郊然則春秋所書三卜
四卜皆卜牲日明矣曲禮記曰旬之外曰遠某日則魯郊
當以建丑之月下辛卜寅月上辛不吉則於寅月上辛卜
中辛不吉則於寅月中辛卜下辛所謂旬之外也公穀謂
魯轉卜三正似三正之正月皆可用然必轉卜則魯郊不
與周郊同月甚明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誤
以夏正之正月爲周之正月明堂位記云孟春祀帝於郊
天子之禮也誤同左氏又曰啟蟄而郊與其信記何如信
傳鄭駮異義及箴膏肓不用公穀說而注禮卜筮不過
三曰求吉之道三㫖四卜郊春秋譏之作不用左氏而從

公穀說鄭亦未有定論

猶三望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
在其竟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
山河海左傳正義曰賈服注以爲分野之星國之山川鄭
駮異義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竟
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徵曰堯典望于山川則望者祭山川之名大宗伯以實柴
祀日月星辰祭法六宗並祭於壇不得云望哀六年左傳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釋山梁山晉望
也應從鄭左傳昭三年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
十三年大有事於羣望十八年卜筮走望不愛牲玉二十

六年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並謂山川之祭

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左傳冬晉文公卒
庚辰將殯於曲沃注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

徵曰春官喪祝及朝御匶鄭司農注朝謂朝於祖考廟而
後行則喪祝爲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心也
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
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於廟不祔於姑則
弗致也晉文公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
曲沃君之宗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於武宮疏引
趙商問曰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
卒殯於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周禮異未通其旨答曰

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譏按此傳不能解者三喪大記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士喪斂畢掘肂見衽注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又曰升棺用軸蓋在下又曰主人奉尸斂於棺乃蓋注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記曰殯於客位是既殯則於西階上也既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於下室日設之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是也至將葬而朝乃於廟先朝禰後朝祖既夕記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

間又曰適祖廟爲奠車凡柩所止曰殯傳屢言不殯於廟者並謂不朝於廟也天官內豎職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蹕注遷者將葬朝於廟因朝廟而遂葬故有祖奠遣奠之設春秋之法亦無死而殯於廟者云殯於曲沃不解一武公由曲沃并晉徙都絳故曲沃有武宮曲沃之有武宮猶豐之有文王鎬之有武王廟皆因舊都而立若五廟之設自在絳未聞諸侯立國而宗廟別處者故晉語載文公反國事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朝于武宮則絳自有武公廟古者族葬或晉墓地在曲沃云葬於曲沃可也云殯於曲沃則是舍絳之武宮而就曲沃之武宮不解二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晉自文公以後見於傳者皆速葬

不過三月若已卯卒而庚辰殯恐士庶亦無此法不解三鄭司農但引傳以證未暇辨其禮之合否鄭云合不合當解傳亦不能明

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左傳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

徵曰聘禮主君禮賓執左馬以出使者儐大夫大夫執左馬以出覲禮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以左驂出是古重左驂也

春秋傳禮徵卷四

春秋傳禮徵卷五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文公

元年左傳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

徵曰漢書律歷志曰經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啟閉月所以紀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是舉正於中之義

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左氏曰書不時也僖三十三年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葬僖公句緩作主句僖於十二月薨元年夏四月葬正合五月而葬之禮杜以十二月為十一月又數閏三月故以葬僖公緩為句非也此傳錯簡當為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公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穀梁曰立主桑主於虞栗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何注公羊曰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栗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觕未暇别也栗主藏於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室楊疏穀梁曰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藏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何休徐邈與范同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無文以明之

徵曰公羊說虞祭已有主與左氏不同曲禮正義通之曰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據孔說是公羊與左不背也謹按禮始死用重檀弓記曰重主道也士喪下篇於將出殯宮時曰重先於柩車將移曰甸人抗重出自道左倚之是始死至葬用重既虞則埋之葬有司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此時未嘗有主也故左氏說祔而作主異義曰春秋左

氏說既虞然後祔新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謹按左氏說與禮同大韶謹按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文公命於武宮設桑主晉獻卒於僖之九年至二十四年文公始反國而設桑主是左氏說無二主也與公穀說不同桑主不文士虞記無此文不知何注所據士虞但云男男尸女女尸無主故許鄭俱云大夫士無主束帛以依神　說祔者多異義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鄭注卒哭之明日也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張子橫渠曰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

者之主而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也旣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主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主於廟朱子宗鄭說謂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程子恐攷之未審大事表曰喪事每加以遠反主於寢非即遠之義且旣不於廟以神其親卒哭之明日何爲多此一祔萬斯大學春秋隨筆載黃黎州說曰祔者虞後作主祔於皇祖廟中其祭祗皇祖新主至祥禫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烝嘗四時吉祭行於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疑新主在廟有礙於吉祭也大韶謹案諸說祔者以新主祔於廟失之祔非祭也橫渠近之雜記曰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注從其昭穆中一而

已祖又祖而已正義曰若不得祔祖則閒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閒去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案大夫三廟祭禰祖曾而已安得有高祖廟而祔又安得有高祖之祖廟而祔又曰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又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庾蔚之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云於廟中爲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不得爲主則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祭之喪服小記亦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而上而祔正義曰若祖無妾則又閒去曾祖而祔高祖之妾然下文云妾不世祭於孫止則妾無廟今云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據

此是祔者特告於祖非以新主合於祖廟無廟則爲壇而告非以主祔於壇小記又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皇父也未練則主尙在寢其孫而祔亦謂告於寢耳橫渠說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與雜記小記義均合其云練而遷主於廟則大祥及禫將祭於殯宮乎抑於廟乎此說尙未愜大韶謂卒哭必祔者曾子問曰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蓋緣祖宗有哀子孫之心故於崩薨之際合羣主於太廟象生人之相聚也至各反其廟乃以新死者告於祖因喪畢後將正主於禰廟故先以禮告即事有漸之義也祔不於禰而於祖者爲其昭穆同也明乎此程子三

年而祔之說顯違禮經鄭君祔已反寢之說亦非禮意傳云特祀於主者謂祔練祥也烝嘗禘於廟者三年喪畢新主旣正於禰廟其祭始於廟行之此因作主而幷言之猶穀梁言作主幷及壞廟耳喪三年不祭焉得有四時常祭服注曰特祀於主謂在寢烝嘗禘於廟者三年不祭遭烝嘗則行祭其義甚明杜預創短喪之說謂旣葬除喪乃云四時常祀自如皆不特失禮意幷失傳意至黃氏之說固無容辨　祭法鄭注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正義曰王制大夫三廟旣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檀弓正義曰士喪禮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據天

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無主春秋孔悝爲祏主駁異義云孔悝祭所自出君故有主異義曰主者神象也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禮但有尸無主許與鄭同義魏書禮志太傅清河王懌議曰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乎存自天子至士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重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王肅云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有重則士亦有主明矣公羊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懌臣聞君喪豈得代主終祭也大韶謹校鄭注祭法謂大夫無

主而於士虞明日以其班祔注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此士禮也若大夫士無主何得云主反其廟又於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注云曾子問曰天子崩諸侯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云未聞又云乎以疑之是鄭亦未有定論哀十六年左傳正義曰孔氏姞姓春秋時惟南燕姞姓孔氏仕於衛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孔又以鄭義爲非是今桉昭十八年左傳曰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服注祏主藏於宗廟故曰宗主是大夫有主不特反祏於

西圃一證魏志信而有徵矣至以攝主解爲攝斂神主則非曾子問攝主不厭祭宗子居他國庶子攝行祭謂之攝主有事而往使宗人攝其祭亦謂之攝主曾子問又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君薨夫人喪居其二夫鼎俎籩豆當其夙興陳設牲器時未行祭則廢至正祭既行不得中止則酳酢厭餟舉酬諸節得使人攝之攝代也非攝斂之謂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亦謂有故而使人攝其祭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公羊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杜注曰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在閔

上故曰逆祀正義曰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逆者二公位次逆非昭穆亂也魯語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卽爲昭穆假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知其禮必不然何注曰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猶以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順逆各有所施范注禰僖公祖莊公

徵曰毛氏奇齡曰凡先入禰廟卽於新君爲之父而繼入
祖廟則於新君爲之祖是以就世次言閔僖本兄弟就廟
次則閔僖爲君臣爲父子在文公則僖爲禰而閔爲祖僖
不得躋閔廟次之不得同世次有斷然者何休爲兄弟不
分昭穆惠南向則隱桓皆北向莊南向則閔僖皆北向非
也南向北向就合食言之合食之次卽東西分宮無二次
也休但以合食論不知於廟位有大戾者孔氏公羊通義
曰僖之先閔不直以臣越君乃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
越祖文公當禰僖而祖閔俗儒惑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
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爲人後者後其廟禰事之非
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又曰凡新主必納

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嗣懿王懿之叔父也
然祀懿王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當與共王同位
而以臣躋懿上卽逆祀矣其後桓王嗣平王平之孫也然
祀平必於禰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徐邈云兄弟六人
爲君自爲昭穆則後世祀不及祖禰此妄之甚者兄弟六
人相代亦六世祀祖禰卽如其言六人各自爲昭穆是爲
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世終無後也大
韶謹校昭穆者子孫世序之名不可通之於廟又不可通
之於廟主祭統記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
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
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又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

昭齒穆與穆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所謂齒者謂於世次之
中各自爲序非謂弟三世之昭得與弟一世之昭相齒也
惟爲子孫世次之名故左傳云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
昭也武之穆也昭穆與宗法相繫昭穆分雖祖遷於上宗
易於下而子孫之所自出秩然不紊故小宗伯辨廟祧之
昭穆小史奠繫世辨昭穆魯語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
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又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
皆指子孫世敘而言若廟之稱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不聞偁昭廟穆廟聘禮賜饔唯
羹飪筮一史若昭若穆此昭穆皆謂其禰若或也此使者
於世次爲昭則其禰爲穆於次爲穆則其禰爲昭故曰或

昭或穆鄭注父在祭祖父殁祭禰則以昭穆爲祖禰非也
古者世卿父在子安得爲卿而出聘鄰國乎王制云三昭
三穆亦指其世次而言雜記曰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
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又曰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
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所云昭穆亦謂其世次也孫居昭
行則其祖亦昭行孫居穆行則其祖亦穆行非廟也否則
大夫三廟安得有高祖之廟而祔而朱子說廟制云昭常
爲昭穆常爲穆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遷則昭者不動
校如朱子說可通於廟位之左右不可通於合食之南北
天子七廟當武王時后稷爲始祖東鄉高圉祖紺王季南
鄉西上亞圉大王文王北鄉西上至武王入廟高圉祧自

當以亞圉南鄉以次遞移乃於世及之序正若拘於廟之昭穆則武王當與祖紺王季南鄉而文王反北鄉不幾於逆祀乎且何以處三廟之制大夫祀禰祖曾不及高祖其制當皇考廟居中祖考廟考廟列左右至弟四世之主入廟時曾祖當祧則居左者入曾祖廟而居右者當移左此廟制昭穆一定之說不可通也惟其爲子孫世序之名故南鄉者可稱昭北鄉者可稱穆即有如孝王以叔父繼兄子孝王時奉懿王爲禰廟孝王崩懿王子夷王復立當奉孝王爲禰廟而夷王爲祖廟其合食於大廟則康穆懿三王南鄉昭共孝三王北鄉孔氏謂祖禰皆廟名後者後其廟其義邪通禮新主入必於禰廟故襄十三年左傳云惟

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杜云從先君代爲禰是也以上祖曾高以次遞遷此一定之序天子諸侯承大統非如大夫士必以支子後大宗故以兄繼弟可以叔父繼兄子亦可以孫繼祖亦可以叔繼兄子奉兄子爲禰廟又何疑於僖之禰閔與文之祖閔乎推之兄弟四人相及如殷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四王齊之孝昭懿惠四公皆兄弟也小乙子武丁立則禰小乙祖小辛曾盤庚高陽甲陽甲以上入於祧廟此不易之常萬氏斯大剏爲同堂異室之說以兄弟相及者同廟則有如商齊四人相及將一廟而有四主非禮所云廟無二主也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如兄弟同昭穆者同廟隱固兄也當稱隱宮不當合隱而言桓知隱與桓閔與僖同廟之說何注亦未足據蓋昭穆者子孫世次之常祖禰者親廟相承之統父子不可易祖禰不可越非世次而繼統者稱曰嗣王某嗣侯某不得稱孝王某孝侯某正其名也唐宣宗穆宗弟而敬文武三宗之叔父也禮院奏於穆敬文武四室稱嗣皇帝於禮合所謂爲人後者後其廟也明乎此而繼統之義嚴而倫序之名正魯語所云非昭穆也即非世次也三傳義同學者失之

又桉此禮專論天子諸侯不得通之大夫士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公羊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

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何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孔氏通義曰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於禰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法何氏乃譏其亂昭穆之序禮不有爲殤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豈皆以父母稱之乎桉說仲嬰齊者多異義萬氏斯大曰春秋同時有二嬰齊一爲仲遂一爲叔肸子法皆當書公孫嬰齊卒然不知何者爲仲氏嬰齊何者爲叔氏嬰齊冠之以氏曰仲嬰齊叔氏嬰齊則從其恆稱然後兩公孫嬰齊不至無別毛氏奇齡曰

歸父自有子即子家羈季孫曰子家氏未有後則嬰齊未嘗爲歸父後必待子家羈爲卿而後後之是嬰齊未嘗以歸父爲父歸父未嘗以嬰齊爲子甚明徐氏乾學曰穀梁傳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注云人之子謂歸父子是歸父自有子昭公時有子家羈注莊公元孫見昭五年傳注子家歸父字歸父莊公孫羈以王父字爲氏故爲元孫是歸父自有孫不必以弟嬰齊爲後然則嬰齊孰後後仲遂耳書仲嬰齊者以父字爲氏也大韶謹按此三說者各有所據孔氏申公羊義於禮不協喪服斬衰章爲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

統也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古者世卿其仕者惟宗子一人無後不但其先祀絕并宗法亦散而無紀故必爲之立後非若後世無子即立也天子諸侯盡臣其諸父昆弟自爲一義故繼統者不論世序大夫僅收族故以族之支子後之必以支子者小宗適子各自爲宗以適子爲後則是奪其宗也故適子不得後大宗此立後之義也無子而立後後此死者也有罪出奔而立後後其先祀也故臧紇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者宣叔文仲也歸父出奔安得爲歸父立後知公羊說失之矣至孔引喪服小記三語尤於經悖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正義曰爲殤後者謂宗子爲殤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以其父無殤道故以兄弟之服服此殤以上正義殤無爲人父之道爲後者以大宗不可絕故云爲殤後非爲殤者子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正義以其倫代之者各以其服服之義與此同服以兄弟服明不與殤者爲子此即弟不後兄之證記又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此論適孫承重故正義曰適孫無父而爲祖後祖父已卒又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大韶謂爲祖母後者三年猶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三年蓋祖父在即適孫承重爲祖母亦齊衰期祖父卒乃三年此與喪服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例同與此事有何關涉而蔓引

乎記又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大韶按爲慈母後者即喪服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爲母子死則喪之三年如母是也此是父命不得概之於庶母更不得例之於祖庶母妾無子不得立後故父命妾之無子者曰女以爲子命妾子之無母者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必待父命乃得爲母子故傳申之曰貴父之命也至小功章君之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蓋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於庶母無服此言以慈己加則服緦者加至小功同一慈己者一爲之疏衰三年一爲之小功則命與不命之別也故

鄭注疏衰章曰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是庶母之慈己者小功不慈己則緦以慈母之例推之於庶母己與經違況以己之妾子爲己之妾母後是大亂倫敘此記人之失不可爲典要孔又曰不以父母稱之按喪服傳明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父母稱之而何俯緦之大夫士與天子諸侯異僖可以後閔嬰齊不得後歸父公羊云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據宣十八年左傳曰公孫歸父欲去三桓而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使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是季孫怨歸父之將去三桓無辭以罪託於遂之殺子赤耳於歸父有深讐於仲遂則黨惡不得謂傷歸父以時勢論之嬰齊後仲遂不後歸父較然明著不然左傳何得云子家氏未有後定元年傳叔羈者歸父子徐以子家羈爲歸父孫据穀梁與人之子一語耳究之其子何名無文以證明以羈爲歸父子者是子以父字爲氏羈氏子家猶鄭年氏子南耳隨父奔齊後還魯事昭公未爲卿以有嬰齊後仲氏也故意如曰子家氏未有後吾欲與之從政公羊則云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公羊無歸父欲去三桓一節故以逐歸父爲臧宣叔事然內大夫出

奔而立後者如逐叔孫僑如而立其弟豹成十六年逐臧孫紇而立其弟爲襄二十三年未嘗以豹後僑如以爲後紇何獨嬰齊必爲歸父後即魯人惡襄仲而傷歸父則召歸父於齊可也否則歸父自有子何必嬰齊此公羊傳聞之失知此而弟無後兄之義明大夫不得同於天子諸侯之禮亦明又按春秋時廟制有不得以禮律者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言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杜預注左氏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大詔按廟制一定諸侯立國即建五廟以次遞遷桓僖親未盡時即此四親之廟親盡則遷其主入太廟夾室穀梁所云改塗易檐者以新主將入禰廟因而新之耳無易一主毀一廟之禮何云復立何云未毀江氏羣經補義曰諸侯五廟遷廟之次不越乎五若兄弟相及則祧遷不得爲常制禮有以通其窮兄弟而相及者當別立廟高曾親未盡者廟不遷既盡則兄弟同昭穆者兩廟並祧魯桓僖皆兄弟相及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祧遷廟雖增而昭穆世次未嘗踰乎數桓之廟莊公所以丹楹刻桷也僖之廟其即閟宮與僖以兄繼弟當別立廟故於生時因作路寢漢文帝生而立顧成廟亦此類也此兄弟別立之禮然廟雖當立而祧遷仍當依世次之常計屬桓之祧當在成公時其時季孫行父爲政以桓爲三家所自出也則祧隱而不祧桓閔僖之祧當在昭公時其時季孫宿爲政以僖賜田

邑有德於季氏者也則祧閔而不祧僖所以猶存於定哀閒其始因兄弟繼立權宜立廟不意末流至此他國亦有兄弟相及者魯襄公六年當齊靈公時傳曰齊侯滅萊獻萊宗器於襄宮襄至靈有八君如五廟之數當遷已久考其實襄與桓兄弟為一世孝昭懿惠皆兄弟為一世頃為一世靈公禰頃祖惠而桓公其曾祖僖公其高祖襄與桓皆祖行宜襄廟之未毀以此知兄弟繼世者別立一廟而靈公時齊當有九廟也按江此說亦屬肊測昭二十二年單子劉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傳曰盟百官於平宮定七年傳王入於王城朝於莊宮平至景歷十二王莊至敬歷十一王自平以後無兄弟相及者平莊又何以不祧此後世

之末失不足以證禮以孔氏通義說為正

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左傳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晉侯降辭登成拜正義曰燕禮賓降階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拜然此莊叔以公降拜晉侯辭之禮未成故更登成拜是賓主俱還上成拜禮也

徵曰諸侯非天子不稽首亦無降拜之法哀十七年傳公會齊侯盟於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傳亦云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覲禮侯氏坐取圭升致命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升成拜者先拜於堂下以辭復拜於堂上也凡臣於君行禮皆然至公食大夫云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異國之君不敢當其堂下之拜故命之成拜拜於堂上也若賓主相敵皆答拜未有降拜亦未有辭拜此皆卑以事大而盟主之失禮正義引燕禮以證非正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左氏曰禮也公羊曰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曰含一事也賵一

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不敬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注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禮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升堂致命拜稽顙含者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襚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鄭箴膏肓曰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為譏

徵曰雜記弔者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含者曰寡君使某含襚者曰寡君使某襚上介賵將命曰寡君使某賵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助執紼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

畢事其次如此也然則諸侯之相弔也弔為先次含次襚
皆一人兼行故曰同日而畢事惟士喪以赴於君後君使
人弔君使人襚旣夕有事請葬期後公賵玄纁束馬兩至
於邦門君使宰夫贈之以玄纁束在本國則然若異國相
弔則如雜記所云止遣一使介副之春秋書上客不書介
則上客弔含襚上介賵準次可知公穀於禮不合
六年左傳宣子于是始為國政旣成以授太傅陽子太師賈
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正義曰周官太師太傅太保天
子三公也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
傅尊於中軍之將與太師皆為孤卿也周禮上公之國有
孤一人王制諸侯三卿晉侯爵也而有三軍六卿復有孤

官一人晉為霸主多置羣官共時所須不能如禮孤尊於
卿法由在上故宣子法成授二孤使行之
徵曰漢初經師說公孤者未嘗指師保傅西京時周官未
行故書大傳有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為三公隱五年公
羊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
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惟賈子保傅篇曰成
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
少師而鄭注地官序官師氏曰書序云周公為師召公為
保相成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三公之號無師保之
名賈子弟云為置三少未嘗云三孤三孤之名始於僞周

官以三少配三太於是說公孤者定為師保傅桉序官於
鄉老曰二鄉則公一人王國六鄉則公三人其於孤官但
曰孤無三孤之稱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是
周官之三公本不指太師太傅太保安得以三少當三孤
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無孤命數又曰公之孤四
命注鄭司農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是孤六卿也侯國不
得備公官得置孤卿一人禮經謂之諸公鄉飲云諸公大
夫則旣一人舉觶乃入鄭云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燕禮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大射儀小臣納則公卿大夫大國
得置孤官一人而言諸者別於五等之公也葢禮經於五
等之侯統稱公故曰公食大夫若但稱公恐於五等之公

相混故加諸以別之猶漢稱諸生矣鄭以三監說之似非
春秋大夫為命卿者受三命而止晉故未嘗立孤官也其
師保之官見於傳者晉有太傅士會（宣十六年）太傅士渥濁（成十
八年）傳羊舌肸（襄十六年）齊有少傅夙沙衛（十九年）楚有太師潘崇（文
元年）太師子穀（哀十七年）少師費無極（昭十九年）蔡有太師子朝（襄二
十六年）衛有少師公孫免餘（二十七年）隨亦有少師（桓六年）襄傳稱
羊舌肸為傅而昭五年傳稱叔向為上大夫以上大夫而
為傅益知非孤官矣若以孤官當之衛蔡在春秋列於小
國隨且僻陋在夷安得有四命之孤而夙沙衛費無極奄
人也又可以為孤官乎知不然矣惟無孤官故晉必請於
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春官司服孤之服自

希冕而下黻居十二章之末則黻冕卽希冕正義曰鄭注論語黻祭服
之衣冕其冠也此云黻冕亦謂黻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桉孔以黻爲蔽膝非也玉藻一命縕韍再命三命赤
韍韍與黻同是大夫本得服黻何須請惟此是孤官太傅其兼職也故曰且
與成六年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同僕大夫其
兼職如正義說孤尊於卿則宣子當受命於孤不得云授
亦不得云使因傳所載太師太傅諸官益知古之三公非
師保傅而列國之師傅非孤官矣
王氏伯申曰周禮言三公者皆著其數曰三全經言孤者
凡二十有一皆但謂之孤無言三孤者則孤之數必非三
未可以保傅篇之三少當之葢六卿中有秉國政者其位
獨尊故謂之孤孤獨也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
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於大庭孔晁注冢卿孤卿也葢
冢大也六卿之中孤爲大故曰冢卿其位在六卿之首其
數則一人而已不得有三也
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傳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
之禮以行注聞晉侯疾故劉炫云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
之禮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正義駮曰依聘禮出
使惟以幣物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若主國有凶臨時辨
備
徵曰聘禮曰聘遭喪入竟則遂也其禮不郊勞不筵几不
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
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

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遭主國君及夫人世
子喪之禮也聘句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其禮赴者未至
則哭於巷衰於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
受之此遭聘君喪之禮也若有私喪其禮則哭於館衰而
居不饗食此聘賓遭父母喪之禮也賓入竟而死遂也其
禮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
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若大夫介卒亦如之
士介死爲之棺斂之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其禮則既
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此聘賓及介遭喪之禮也哀十五
年楚子西子期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
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葢對曰臣聞之
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
乃不可乎是古有聘而遭喪之禮傳云求者求其禮非求
其幣物也古者禮皆書於策謂之禮書哀三年傳命宰人
出禮書是也春官太史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書謂載禮之典籍也遭喪之禮
有五故文子求其書使得依書行事下傳書晉侯卒則文
子自因聞晉侯有疾故求其禮書據禮云將命於大夫是
聘使但行聘不行弔含襚賵正義臨時辨備之說非也光
伯云自須造遭喪之禮豈知禮具典籍固無須造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穀梁同

何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臧於祖廟每月朔朝
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
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
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
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范用何注惟改祖廟為禰廟杜
注左傳曰諸侯每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正義引論語告朔
之餼羊解曰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卽於是日聽視此
朔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
外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歲首
則謂之朝正祭法王立七廟皆月祭之諸侯惟考廟王考
廟皇考廟月祭之然則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

下三廟耳異義曰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
因告朔鄭駮曰謂朝廟而因告朔似失朝廟之經在文六
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不
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
廢其大存其細故加猶以譏之
徵曰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
臧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以十二月
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疏曰此
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者人君
入廟視之告朔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
令謹桉告朔之義先鄭說是也不但曰頒朔於邦國而曰

頒告朔者謂以十二月之政頒告天下天子謂之頒告朔
故諸侯受朔行之謂之告朔謂以此月之政頒告國中若
云朝廟告而行之則是告廟非告朔矣因告朔而以特羊
告廟故論語謂此羊爲告朔之餼羊楊士勛云告朔之禮
因聽治此月之政故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孝子緣生以
事死因告朔在廟故感月始而亦享祭宗廟故亦謂之朝
享其歲首謂之朝正其說是也正義乃云用特羊告於廟
謂之告朔失其義矣以告朔爲告廟故云其日又以禮祭
於宗廟禮無其文至祭法所云月祭與周語所云月祀均
不得其解朔月月半殷奠乃喪禮於殯宮行之不於廟如
正義說諸侯月朔祭太廟及皇考以下三廟於五廟中獨

不祭顯考一廟不解其義云何范謂告朔於禰廟者穀梁
於十六年傳云諸侯受朔於禰廟故范依用之但禰廟實
非故玉藻正義謂穀梁說與禮乖告朔然後朝廟駮異義
說極明毛氏奇齡不解告月之義乃云文公此時但不告
朔而猶視朔至十六年不視朔則并視朔而亡之矣亦誤
以告朔爲告廟
左氏曰閏月不告月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
生不告閏朔棄時政也公羊曰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
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
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異
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

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鄭駮曰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

徵曰公穀說正閏月史記謂之後月元年左傳曰歸餘於終秦始皇本紀及秦楚之際月表書後九月秦以十月爲歲首故以閏月爲後九月後月承前月之政而行之故公羊謂天無是月公羊但謂閏月不朝廟未嘗謂先朝廟而後告月說公羊者失之劉歆以爲文公元年閏當在十一月後則六年無閏而置閏故曰天無是月左傳元年閏三月故六年有閏失於前遂誤於後此又爲左氏學者曲說

春秋不書閏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乙未去甲寅四十二日是閏十二月也故哀五年公羊傳曰閏不書何注曰據楚子昭卒不書閏晉博士謝攸孔粲說乙未閏月之日也是也昭元年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於溫庚戌卒亦閏十二月也服虔注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正義駮曰若是夏十一月朔當在明年言之劉炫云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以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卽行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明晉烝猶在朔前正義駮曰如劉言傳當云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十二月甲辰朔烝於溫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未有此例正義兩駮俱是經書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左氏紀其事曰右尹子干出奔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趙孟云云己酉與庚戌連日自楚適晉不能一日卽至趙孟若卒於十二月庚戌不得見子干則庚戌爲閏月之日奚疑而長歷以己酉爲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誤正義曰杜但謂十一月不得有己酉以己酉爲誤十一月非誤也杜以爲月誤孔以爲日誤似皆非己酉去甲辰五十六日以甲辰朔逆推之則十二月甲戌朔十一月乙巳朔是己酉爲十一月五日子干於楚子卒後出奔至晉而趙孟無恙故得與叔向議其所食祿至十二月晉既烝祭乃於閏月甲辰朔烝於溫越七日庚戌卒於時於事皆合杜必以十一月爲誤者長歷於是年不置閏若己酉爲十一月之日則十二月不得有庚戌故以

十一月爲月誤正義見經傳書月日分明若爲己酉則礙於庚戌子干於己酉出奔趙孟於庚戌卒必無得見之理故以爲日誤顧氏朔閏表知兩說俱難通從服注以甲辰爲來年正月朔晉用夏正傳是十一月事傳以烝本冬祭故系之今年大部謹校春秋閏在歲終故閏必十二月凡傳言閏月者必上文無十二月如僖七年閏月惠王崩經在明年十二月從赴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哀十五年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上皆無十二月文若已有十二月則不復言閏月以閏在歲終例可知也此傳若用夏正則傳當云十月晉既烝十一月甲辰朔如是則甲辰朔爲周正正月之朔乃明今傳既言十二

月又言甲辰朔一篇之中或用周正或用夏正錯雜不成紀事之體且晉用夏正之說似不可據日知錄但據滅虢之月絳縣老人甲子為證桉彼用甲子記數不得不從建寅之月立算猶昭元年傳首晉祁午謂趙孟曰子相晉國於今七年傳末秦醫和則云主相晉國於今八年皆據實數蓋周正特國史所書至時俗所用則皆夏正讀周官自見至卜偃引童謠云丙子晨龍尾伏辰此舉日躔所在孟冬之月日在尾故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而傳稱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何嘗云十月至僖四年傳紀晉申生事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經書於五年春猶成十八年春王正月書晉殺其大夫胥童哀十六年春王正月書衛世子

蒯聵入於戚衛侯輒來奔三事皆傳載於年末而經在明年之首蓋從赴不然謂衛用殷正可乎大事表於朔閏用力最深此不免為杜所惑

七年左傳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

徵曰釋頓首者惟段先生若膺說為確說文注曰太祝九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注稽首句拜頭至地也頓首句拜頭叩地也空首句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玉裁桉凡經言拜手言拜皆周禮之空首手部㩜字下曰首至手何注公羊傳曰頭至手曰拜手皆與周禮合何又曰頭至地曰稽首與周禮注合凡經傳言頓首言稽顙或單言顙皆九拜之頓首何注曰顙猶今叩頭檀弓稽顙注曰觸地無容皆與周禮頓首注合頭至手者拱手而頭至於手頭與手俱齊心不至地故曰空首若稽首頓首則拱手皆下至地頭亦皆至地而稽首尚稽遲頓首尚急遽頓首主乎以顙叩觸故謂之稽顙或謂之顙經傳立文凡單言拜下屬稽首稽顙言拜言拜手者皆空首也言拜手稽首者空首而稽首也言拜而後稽顙者空首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頓首而空首也言稽顙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於喪言稽顙亦未有言頓首者也然則稽顙之即頓首

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也類乎凶拜也如申包胥之九頓首而坐以國破君亡穆嬴頓首於宣子以太子不立與平子稽顙於叔孫昭子以君亡昭公子家駒再拜顙於齊侯以失國正同也若陳無宇稽顙於欒施以排患難無宇之詐也至秦漢以頓首為請罪之辭中山策司馬喜之頓首別於陰姬之稽首漢人文字存者蔡邕戍邊上章云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首云尚書令臣囂等稽首言末云臣囂等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皆頓首與稽首別稽首為對敭之辭

八年左傳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

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注公壻池晉君女壻
徵曰十二年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故杜以公
壻池爲晉君女壻桉釋親女子子之夫爲壻說文壻夫也
壻繫女言不繫女之父言傳云晉君之壻於雅訓稍乖今
桉定五年傳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是公壻本楚地
名此人以地爲氏故稱公壻池池本楚人而在晉晉以地
封之故曰公壻池之封非晉君女壻襄五年傳士孫之里注士孫人姓因名里公壻池之封與士孫之里義同十七年傳趙穿公壻池爲質焉顧氏補正
曰趙穿與池皆晉君女壻故以爲質如顧解當云公壻趙
穿及池爲質二人俱爲晉君女壻何以池獨稱公壻則公
壻其氏池其名傳義甚明

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羊曰不及時書
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穀梁曰志葬危不得葬也疏魯卿
往會始書若不往會則不當書故春秋之世有十二王志
崩者九書葬者五耳良由王室不赴諸侯不會故也異義
曰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
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
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
得禮易下邳傅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則
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甘容說爲近禮鄭
駁曰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
者也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

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
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
討恤所無也豈非諸侯奔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諸
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
尤與禮乖

徵曰禮有奔父母喪奔天子喪無文可證顧命有東方諸
侯西方諸侯者正義曰成王始崩或有諸侯來朝京師者
適遇國喪因見新君非謂東西諸侯即能至也穀梁曰周
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我臣也使
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不可也故周人
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未久也是並有喪不得舍其君
之喪而往奔天子使大夫尚不可謂諸侯越紼而往公羊
說失之矣昭三十一年左傳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
喪士弔大夫送葬此列國相弔之法則諸侯於天子當會
葬使上卿弔故曰印段敝邑之少卿也其意謂靈王之喪
禮當使上卿往以簡公在楚上卿守國故使小卿襄二十
九年傳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前後傳合
恤所無者恤其無上卿可使非謂簡公不在楚即當親往
也隱元年傳天子九月而葬同軌畢至言會葬不言奔喪
左氏義甚明鄭謂諸侯當奔喪許謂上卿會葬杜謂卿共
葬事禮也均與左氏義違天子待同姓諸侯別於異姓者
親親之恩也諸侯無同異姓皆臣子也甘容分別同異姓

奔與否亢非禮意楊士勛曰書葬襄王者一以見卿會葬之非一以見不會葬之罪此說得之穀梁桝天子志崩不志葬之例故云危不得葬非春秋旨

十一年冬十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左傳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注門關門征稅也正義曰據禮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云食其征稅故知關稅也

徵曰王氏伯申曰城門與關俱有稅此所食者城門之稅非關稅也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正讀為征征稅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是門與關異司關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謂關之征門之征也傳言以門賞耏班下文又云謂之耏門不言關則為城門之征明甚如杜解直不知門與關之有別矣

注鄋瞞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釋文曰說文云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魯語曰在虞夏商為汪芒氏在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說苑辯物篇作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今謂之大人謹校上文云禹致羣神防風氏後至則長翟於虞夏實為防風不為汪芒劉所引國語當得其實今本脫誤耳又校孔子世家汪罔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索隱曰家語云漆益誤

此本無漆姓校釐與來古以同聲通用來與桼形相涉五帝紀來始滑漢書禮樂志作七始詠古書七多作桼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釋文漆或作漆王莽侯鉦銘重五十八桼斤字作来與來形極似古以來為釐因來譌桼而釐姓遂為漆姓說苑亦作釐不作漆晉語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僖姓僖釐古字通釐即僖也魯僖公世家皆作釐

十三年大室屋壞左氏曰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公羊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穀梁曰太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寢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漢書五行志春秋經大事於太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者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為愍公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公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

徵曰明堂位記云大廟天子明堂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記人用公穀說而誤爲者當云

魯公之廟世室也乃合周以文武爲世室故魯以伯禽當之耳至志以大室爲明堂中央大室則爲左氏學者說之耳左氏無此義也五室之名始於攷工記二筵之地何以行禮然攷工但言五室未有青陽總章諸名經但言屋何以知爲重屋漢儒好說災異因牽合大事於太廟穿鑿不可用諸侯廟制五親廟四魯以伯禽爲世室不在都宮內當如文王武王之別建明堂於東都故世世不毀毛氏奇齡曰左傳作太室則周公之廟洛誥王入太室祼系太廟中央之室惟周公有之而穀梁云伯禽曰太室謬矣大韶按世太古聲義俱通太室卽世室三傳本同以太室爲太廟之室本賈服杜說並承漢志之誤廟通稱宮不聞言室

太廟周公之廟太室廟中央大室以太廟之室爲大室義絕不通毛不知世太之同字（樂世心卽樂大心太叔疾卽世叔齊世叔卽子太叔）反以穀梁爲謬何其傎也

何注曰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疏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犅爲赤脊矣

徵曰說文犅特牛也特牡也故夏官校人職凡馬特居四之一騂犅猶言騂牡明堂位記作騂剛剛卽犅之借（正義曰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非也）如注說則赤色者惟牛之脊其餘皆雜校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地官牧人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秋官犬人職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云外祭用尨可也則內祭必純可知望公不毛者謂不必用白用騂凡純色之牛均可用故郊祀牲記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未聞宗廟之祭牲用雜色者注並失之

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左傳臧文仲有言民主偷必死

徵曰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歿矣則稱謚若字十八年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然則大夫歿於君所言俱稱謚與字不獨士也

春秋傳禮徵卷五

春秋傳禮徵卷六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宣公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徵曰春秋書奔書放杜氏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謹案釋例是也奔者不論有罪無罪或遭故而出春秋書宋司城來奔宋子哀來奔皆無罪者放則罪已定之名昭八年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左傳襄二十九年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昭元年鄭放游吉于楚逐者勿使居竟內而已故則定以地堯典放驩兜于崇山與流竄極皆五流之名所謂不殺而宥之以遠也堯典作殛鯀于羽山殛即極之借故文十八年左傳曰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冢宰八柄廢以馭其罪鄭注廢猶放也舜極鯀於羽山是也又答趙商云鯀非誅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是極與放義同竄三苗于三危孟子作殺三苗殺即𣪠之省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釋文曰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𣪠音同字從殺下米云䊝𣪠散之也正義亦引說文

云𣪠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是殺三苗即𣪠三苗謂放於三危也放流𣪠極所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也但天子以四海爲一家故罪人可宥之於遠若諸侯各分疆域不得以鄰國爲邊竟使罪人居之此春秋之法不可解至公羊說則大夫去國之禮喪服齊衰三月傳所謂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是也與尚書放字絕不相涉

二年春王二月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注植將主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大役屬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主故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是植爲將吏主帥監作者也

徵曰十年傳令尹蒍艾獵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平版榦植即版榦也釋詁楨榦儀也舍人注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楨所以當牆兩邊鄣土者也當牆兩頭立木謂之楨兩旁鄣土謂之榦皆謂植木也此云植即彼之榦此云爲即彼之平謂等其高下使城齊也巡即巡其版築功也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定元年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栽謂設版築也功功役也與此亦同司農以植爲部曲將吏不可從

左傳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

第一七二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版 正

爲餘子其庶子爲公公行背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注無
公族故廢公族之官宦仕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餘
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庶子妾子也掌公戎行
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正義曰夏官有諸子下大夫二人
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無餘子者天子諸侯禮異耳
徵曰文王世子記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
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
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正義曰此句應承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則司士爲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所以此衍當是簡札錯脫耳）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注庶
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正義曰周禮諸子屬司馬諸侯
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故序官注或曰庶子譁梭傳之

餘子即夏官之諸子至文王世子之庶子與傳及周官均
不同其云正於公族謂公族大夫也故曰公若有出疆之
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又申之曰公族朝於
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記此數節並記公
族之禮至諸侯庶子官見燕禮經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
階上燕義曰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此本近侍之臣故
與司宮同執燭不但與公族大夫無涉亦與諸子掌國子
之倅者無涉以庶子正於公族與禮經及周官均不合不
當據記人之失混於諸子也魏詩有公族箋云公族主君
同姓昭穆杜以公族爲公族大夫是也公族不必盡爲卿
大夫而卿大夫半出公族故以同姓卿之適子爲之晉語

欒伯請公族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慎
靜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內外傳同餘子即夏官之諸
子其職云掌國子之倅倅貳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之適子
通謂之國子（見詩序[illegible]周禮注）地官保氏養國子以道鄭云養猶
教也國子既教於保氏其倅則教於諸子餘諸聲義並同
杜以爲適子之母弟是也昭二十八年傳知徐吾爲塗水
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魏戊爲梗陽大
夫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
魏子謂成鱄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吾爲黨乎注戊魏舒
庶子此其證也魏詩無餘子而有公行正義曰公路非餘
子當與公行並爲一官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行

列謂之公行其實止是一官詩人變文以協韻耳而鄭箋
詩云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族公
行主君兵車之行列鄭見傳云趙盾請以括爲公族盾爲
旄車之族故云庶子爲之校旄車之官於傳無徵惟成十
六年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公行公之卒乘程鄭爲乘
馬御虞丘書爲乘馬御乘公乘也昭三年傳云公乘無人
卒列無長公乘與公行同無人謂掌公乘者不得其人也
服注云軞車戎車（見詩正義）則旄車卽掌公行者不得以旄車
爲公路又以公行爲主車行列三官或據小司徒大故致
餘子鄭注餘子卿大夫之子弟當守於王宮者以餘子當
公族此大誤周官之餘子與孟子之餘夫同鄭司農云餘

第一二八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8版反内

子羨卒也是也司馬彪注莊子秋水篇餘子未應役丁夫蘇林注漢書食貨志餘子未任役者並與先鄭說同此民之羨卒與卿大夫之餘子迥別要之傳與詩不必同傳首云晉無公族乃云立此三官然則公族餘子公行皆晉同姓卿之子爲之此因公族而起非截晉官制晉官不必與魏官盡合無庸牽涉

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曰反馬也注送女留其送馬嫌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正義曰何氏膏肓云禮無反馬之法鄭箴曰士昏禮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

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則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證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嫁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是說禮有反馬之法惟高固不宜親行耳杜言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然後奠菜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云謂舅姑沒者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士昏禮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于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

徵曰士昏疏又引鄭箴膏肓曰詩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乘其王姬之車遠送之又泉水曰載脂載舝旋車言邁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而來今思乘而歸均足爲留車之證而鄭於士昏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鄭知士妻乘夫家之車者以士昏無反馬之文也校漢廣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箋云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以致禮餼餼卽秣馬之芻魯語馬餼不過稂莠是也東山曰之子于歸皇駮其馬是庶人嫁女亦有送女之馬士禮當同昏禮但載六禮故於女不記

歸寧於壻不記反馬左氏可補禮經所未見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公羊傳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注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徵曰天子諸侯皆三朝治朝在路門外此常朝之處玉藻記曰君朝服以日視朝是也記又曰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卿大夫治事之處在治朝之左右夏官司士云王族在路門之右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王入內朝皆退是王族公族每日常朝與羣臣同文王世子記所云公族朝於內朝謂與宗人圖嘉禮耳非常朝之法羣臣朝位在治朝至議大政乃在路寢僖二年

傳獻公朝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
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進者由路門外入路
寢庭也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於是韓厥將新中軍且爲
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是也此云使諸大
夫皆內朝則日視朝於路寢非禮矣
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趙盾
知之踷階而走注踷猶超遽不暇以次
徵曰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疏曰凡升階之法有四連
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越階四也謂左右足越二等
公羊傳云踷階而走是也謹桉栗猶散也東山烝在栗薪
箋云古者聲栗裂同也攷工記奮栗不迆鄭注栗讀爲裂

繻之裂曲禮記曰拾級聚足聚合也謂左足躡一等右足
從之而并然後又躡一等栗階則左右足各躡一等不並
足也故雜記謂之散等鄭云散等栗階是也字本作歷檀
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歷謂左右足各躡一級歷而升也
賈分歷階與栗階爲二非也至踷階本非行禮常法禮升
階有聚足散等兩法下階無文葢尋常行禮升皆聚足惟
公辭乃栗而升所以急趨君命禮不載降階之法則降皆
聚足矣禮階崇二尺若踰二等或恐顚越此盾恐公殺己
故超遽而走耳注云不暇以次次卽階之等非謂禮有一
踰二等之法也
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左

氏曰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注萬舞名籥管名
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
其聲聞公羊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
去籥者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萬者篇名武王以萬
人得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廢置也禮大夫死爲之廢
一時之祭有事于大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
繹穀梁曰萬入去籥以其爲之變譏之也
徵曰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而聞天子崩后
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不言卿大夫檀弓
衞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言雖是
卿大夫之喪臨祭不告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叔弓臨祭而卒於廟故書樂而卒
事辛巳自爲祭日不爲仲遂繫仲遂卒於辛巳者赴至適
當在卒事之後繹者祭之明日也祭輕可廢故檀弓亦曰
卿卒不繹萬大舞也竹書帝舜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
萬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萬之名不始武王毛詩簡兮傳
曰萬舞干羽也然則干武舞也籥文舞也萬其統名籥舞
人所執以舞非以吹舞有聲有容毛詩序云維清奏象舞
也武奏大武也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春官
樂師疏引而釋之曰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是舞必有聲
故樂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又曰動以干
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非籥舞有聲而干舞無聲自公羊

云去其有聲者而杜范並云惡其聲聞似失之陳氏禮書曰武舞在先文舞在後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及干戚羽旄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大武而後大夏是古人之舞先武而後文然則去籥者奏武舞不奏文舞以鄉佐之喪爲之稍殺其節耳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作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左氏曰雨不克葬禮也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注引徐邈曰禮喪事有進無退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廟其明昧爽而行

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柩停久次疏曰舊解禮庶人縣封不爲雨止明天子諸侯不觸雨而行傳云不爲雨止謂不得止葬事而更卜遠日喪不以制者謂不得臨雨而制喪事豈有諸侯執紼五百人觸雨而行哉

徵曰檀弓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注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推柩而反之子游曰喪事有進而無退旣夕明日徹祖奠設遣奠曾子當主人已徹奠乃復設祖奠故子游譏之此謂柩車已移者也曾子問論日食止柩之禮老聃曰既明反而後行日有食之安知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夫日食遲速有刻數故止柩就道左聽變甫則不可知故王制云庶人縣封不爲雨止庶人禮數略明士大夫以上皆爲雨止若觸雨行事是以親痁患也穀梁云不爲雨止者言其常也喪不以制正釋雨不克葬之禮也制猶限也葬本不爲雨止今乃因雨不克葬喪不以卜日既定限後日也葬用柔日因雨不克葬得用庚日之剛所謂不以制也徐邈說非是舊解云不爲臨雨制喪事亦失傳意

十四年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注釋庭實曰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釋加貨曰命宥幣帛也正義引劉炫曰獻物謂獻其國

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獻功謂治國有功故士饒物產於是元纁璣組羽旄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貨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

徵曰庭實之義有二覲禮四享（注四當爲三）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此因朝而陳即莊二十二年傳所云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是也聘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攝之入設也於賓問卿云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於私面云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於上介云庭實設介奉幣入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此因聘而陳皆賓所致於主國之庭實也

公食大夫禮於賓食節云賓三飯庭實設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幣賓受幣當東楹北面聘禮記云凡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主國君所致於賓之庭實也卽僖二十二年傳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晉語公子重耳及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是也皮馬不上於堂故曰庭實言百者舉成數耳僖傳正義及晉語韋注並引掌客致饔餼之禮當之非也饔餼惟牢鼎陳於兩階前其八豆八簋六鉶兩簠皆在堂八壺在西序六豆在西夾非庭實也致饔餼在賓館饗在廟其禮迥別據昭五年傳燕有加貨則此庭實爲主國所以待賓傳意謂小國以禮事大則大國

亦以禮相待杜是劉非聘禮記曰賄在聘於賄鄭注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加貨者如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秦西乞術來聘厚賄之於常禮外別加燕好故曰加劉謂多獻賄賂此肊說也杜謂侑幣亦非禮享有酬幣食有侑幣此正禮非加貨也又校古者享與私覿私面庭實不過皮馬聘禮首云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注言則者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記云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注閒代也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正禮賓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問卿節庭實設四皮私覿節上介特而介奉幣皮二人贊庭實設介奉幣入

公食大夫庭實設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此用皮者也醴賓節庭實設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歸饔餼節庭實設馬乘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覲禮庭實唯國所有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此用馬者也禮經所言庭實如此惟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郊特牲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

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二篇所陳略同皆饗時所陳大司樂賓出入奏肆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與此同鄭以大饗爲祫祭乃破肆爲陔似不可從其言王事者謂王饗諸侯也王饗諸侯有庭實則諸侯自相饗亦有庭實可知龜金竹箭皆饗時所陳統言之則曰百矣

十五年初稅畝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注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公羊曰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取之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所謂十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穀梁曰古者十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

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譏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徐邈曰除公田之外又稅取私田之十一也

徵曰春秋書初稅畝者譏始去公田也三傳義同孟子說井田之制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又曰周室既衰暴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晦春秋譏焉

甫田正義駁曰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爲同養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孟子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注匠人據之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甫田正義申曰言什一者據通率而言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一中爲賦故鄭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爲什中賦一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謹校九一者九中稅一也如班說公田僅八十畝八家各受田一百十畝是十一中稅一正義駁之是也至申鄭義以九合十一爲二十夫似非九一爲九中之一則十一爲十中之一非以十一爲數而稅其一也萬氏斯大曰據趙注孟子周人耕百畝者徹去十二畝以爲賦小司徒云九夫爲井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十而不收餘畝之稅校萬說非也司馬法畝百爲夫九夫以地言非以人言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明以百畝統爲公田孟子明言八家安得云分之九夫然則助法九中

稅一貢法十中稅一助法重於貢法魯去公田是輕其賦矣非也周法貢助兼行而貢法必多於助法何則田之可井者必平疇沃壤班云平土可以爲法者是也若山林藪澤不能截然方整則以貢法通之襄二十五年左傳楚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賈注山林九度而當一井藪澤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七辨而當一井淳鹵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五數而當一井偃豬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二牧而當一井衍沃畝百爲井九夫爲井小司徒授田之法有不易一易再易三等者舉其中傳言九等者該其數是井田必衍沃之地故九中稅一若不可井者則

併其畸零以授不能拘一夫之數視受田之多寡使自賦其十中之一此貢助所以並行也然而大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下急上也見漢書蕭望之傳鹽鐵論取下篇曰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和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古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私穀梁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責民之不急上也至後世如班所云上下相詐民有私而忘公於是并公田而去之與貢法之自賦者同十一而稅而助法亡春秋所以書初稅畝杜預徐邈並云於公田之外又稅十一說非是

十六年成周宣謝火公穀作災杜預注左傳曰宣謝講武屋別在

雒陽者正義曰楚語先王之爲臺謝也謝不過講軍實知謝是講武屋也公羊曰成周者東周也宣謝者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臧焉爾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穀梁曰其曰宣謝何也以樂器之所臧目之也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謝者講武之坐屋

徵曰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此釋廟寢也無室曰謝四方而高曰臺陝而修曲曰樓此釋謝與樓臺也楊士勛穀梁疏曰無室曰謝爾雅正文或以爲謝爾雅無此文惟曰土高曰臺有木謂之謝有木即是屋也爾雅有之者本或誤也校釋宮上文曰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謝謂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上加木爲謝是臺上加木爲屋名之爲謝下云無室曰謝郭注如今堂堭故杜注引而釋之曰謂屋歇前正義曰歇前無壁如今堂堭臺事無室之謝與有木者之謝絕然兩事或說甚誤廟不得以謝稱謝古通豫亦通序鄉射曰豫則鉤楹內鄭注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今文豫或爲序有室謂之序無室謂之序地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序謝豫序三字聲義俱通故無室者謂之謝或謂之豫亦謂之序一也講武與習射事亦相類漢書胡建傳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顏注堂無四壁曰皇是也何注以無室曰謝連上廟寢爲類非爾雅義也春秋時京師王城也成周爲下都敬王避子朝之亂乃入於成周左傳言東王西王者以成周處王城之東故以敬王爲東王耳春秋無東周西周之稱其時西周鎬京也東周河南郟鄏也公羊東周之稱不可施於春

秋車攻詩序復會諸侯於東都箋云東都王城也地理志河南故郟鄏地是爲王城毛氏奇齡申公羊曰釋宮無室曰謝凡廟無無室者室即寢也寢制有三一是廟後之室廟以晏尸室以臧主一是割廟前之半以爲室其兩楹之間曰適室兩旁之室曰翼室一是割廟後之半以爲室如周禮疏祭在前廟藏在後寢是以周七廟之制無無室與前寢者惟遠廟無後半之寢室宣王中興雖不祧而遠廟無寢因有宣謝之名以無室故也公羊知爲宣王之宮然不曉其制遂有疑祧廟之無室者大韶謹校廟制前堂後室堂有東西夾東西箱箱即夾之前堂室有東西房月令寢廟畢備鄭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正義曰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臧之

處對廟爲卑故在後昭十八年左傳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惟廟列前故在道南寢列後故在道北釋宮以廟與寢對言謂寢之異於廟者但有堂後正室而無堂之東西兩箱耳毛不識廟制以堂後之室爲寢乃云廟以燕尸室以臧主按天子諸侯祭有朝踐饋食故郊特牲記曰坐尸於堂大夫士自薦孰始無堂事故特牲少牢祝延尸尸即入於室惟賓尸在堂故有司徹曰埽堂但云廟以晏尸廟指堂乎抑指室乎謬一士喪死于適室鄭云適室正寢之室也兩楹之間曰中堂聘禮公受玉于中堂是也以兩楹之間爲適室是堂室之別尚不能明謬二廟有堂有室寢亦有堂有室但無東堂西堂即東箱西箱云剳廟後之

半以爲寢是不辨廟與寢之名也謬三至云遠廟無寢此本鄭隸僕注按其職云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按五寢謂天子五寢也非廟寢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故云五寢鄭泥於祭法遠廟爲祧一語不知廟祧通言耳故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旣拚以俟矣左傳襄九年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四年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七年弗敢失隕致諸宗祧二十年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鎭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三十一年將使歸糞除宗祧哀二年卜之以守龜於宗祧襄二十三年紇不佞失守宗祧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亦稱祧足知祧卽廟宗祧猶宗廟鄭云祧廟無寢本非典要然鄭云無寢者謂無廟後臧衣冠之寢耳毛直云祧廟無室是不解室與寢之名也謬四公羊以宣謝爲宣宮之謝本不可解何漫引釋宮以注毛又肌爲之說眞所謂重紕貤謬矣

左傳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注烝升也升殽於俎正義曰禮升殽於俎皆謂之烝鄭詩箋云凡非穀而食之曰殽卽殽烝是可食之名切肉爲殽乃升於俎故謂之殽烝

徵曰天官內饔職辨體名肉物注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閟宮正義引此文云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

體解節折禮運腥其俎孰其殽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正義曰豚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特牲少牢以薦孰爲始皆體解無豚解天子諸侯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爲豚解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一臑一肫一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是體解卽節折以牲體言謂之體解以骨體言謂之節折少牢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肩臂臑膊胳在兩端脊脅肺在上注凡牲體之數及備載於此此經節折前體肩臂臑兩相爲六後體膊胳兩相爲四短脅正脅代

脊兩相為六脊有三總為十九體惟不數觳二通之為二
十一體校此牲體之數皆禮皆用體解故鄉飲鄉射大射
燕禮皆云薦折俎折俎即節折飲射燕其牲皆用狗故飲
禮賓主人介皆三體鄉射記獲者釋獲者皆二體燕禮記
惟公與賓有俎而大射注及疏皆引鄉射記爲釋是飲射
之俎尊者三體卑者二體此節折之數也下傳云享有體
薦燕有折俎折俎卽殽烝非謂切肉爲殽而升之於俎也
襄二十七年傳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
也正義引此傳而釋之曰傳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薦
享卿當如燕法有折俎自王言之故曰王室之禮耳其諸
侯待公卿亦當然校正義此說是也天子待諸侯使臣亦

饗食燕三者禮具故僖十二年傳云王以上卿之禮饗管
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是卿亦有饗也
惠氏禮說曰大射儀云以我安安者坐也未安以前皆行
饗禮旣坐徹俎而爲庶羞然後燕禮行焉知饗禮不亡盡
在燕禮矣春人並舉饗食而不及燕大行人饗禮九獻七
獻五獻食禮九舉七舉五舉而燕禮亦無文古者饗燕通
設俎爲饗徹俎爲燕大韶謹校惠說是也而未晰燕有卽
行於饗後者有與饗異日者鄉飲鄉射兩禮並云司正受
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說屨
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鄭注至此盛禮俱成
酒淸肴乾賓主百拜强有力者猶倦焉請坐者將以賓燕

也昏禮舅姑共饗婦奠酬注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
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鄭云使人者
謂二人舉觶也故曰燕燕禮亦曰以我安釋詁安坐也自
旅以前皆立行禮說屨升堂後乃坐故少儀曰堂上無跣
燕則有之此饗畢卽燕也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
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賓三辭曰君貺寡君多
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公食大夫曰設洗如饗是
先饗次食次燕此行於饗後者饗之禮亦別饗用太牢采
菽詩箋云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芼芼羹也注羹本作以爲藿不可通當爲字誤
三牲牛羊豕芼以藿是也昏禮曰舅姑共饗婦以壹獻
之禮按婦以特豚饋則舅姑饗婦亦特豚又曰舅饗送者

以壹獻之禮姑饗婦人送者此亦當用特豚是用太牢謂
之饗用特豚亦謂之饗獻酬酢三者備乃爲一獻自九獻
以至一獻禮有隆殺儀節盡同飲射之禮皆饗禮也故燕
亦通名饗燕禮曰公與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上介一食一饗大夫于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又曰
若不親食大夫若不親饗不言若不親燕知言饗而燕賅
焉矣傳所載饗禮數十見皆燕也何以明之鄉射記曰古
者于旅也語語先王之道德也卽指賦詩一節昭十七
年傳小邾子來朝公與之晏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
者莪此燕也惟燕說屨升堂乃得從容燕語若饗則主人
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以至衆賓儀盛節繁必無賦詩

之節記所云旅當指無算爵時若司正相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儀無語法而傳所載如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僖二十三年范宣子來聘公享之賦摽有梅襄八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十九年季武子如宋報聘褚聲子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卒章以卒二十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趙孟曰請皆賦以卒君貺二十七年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昭元年皆燕也成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校后夫人助祭廟中位在北堂據特牲少牢饗賓不與饗食在廟燕在寢故燕禮曰燕朝服于寢惟在寢故穆姜出於房賦詩而入房東房也從路寢東房而

出也燕禮疏引鄭目錄云卿大夫又有聘而來還與之燕是其禮也襄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校燕禮曰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燕義曰古者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是既燕而射也又二十六年齊侯鄭伯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校定六年傳曰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校禮饗聘賓以介為賓季孟並為魯正卿晉人當兩設饗禮今賤魯不復兩為設禮若賓為介然故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云云齊侯鄭伯命數同當七獻禮立一人為賓其餘皆眾賓晉不當獻齊侯而以鄭伯為眾賓知亦燕也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

子賦綿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校禮卿於聘賓亦有饗有食知燕饗通言耳非公用饗禮而季氏用燕禮惟燕得通名饗故傳於饗燕兼行者必分別言之昭元年鄭伯將享晉魯曹三國大夫使子皮戒趙孟趙孟欲一獻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云云蓋饗禮立一人為賓備獻酢酬之節其次為介獻酢不酬至獻眾賓不拜受爵燕義曰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故鄭伯雖兼享三國之大夫以趙孟為客禮終即燕魯語吳子使來好聘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晉侯以齊侯燕投壺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此三事並與

禮經之饗畢而燕者合晉語公子及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既享楚子問於公子云云既卒也釋詁卒終旣已也謂終饗禮而燕也亦與上三事同晉語又曰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公子賦黍苗此異日者也至昭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此亦饗畢即燕故賓主各賦明日燕者禮經所云燕無常數也均與禮合若燕禮為公燕臣法於賓酢主人後有主人媵觚于公主人自酢兩節大射儀所謂夾爵若平等相燕儀節當與飲射兩禮同惟燕與饗通故饗有酬幣食有侑幣而燕無幣聘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致饗以酬幣大夫若不親

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昏禮舅饗送者以壹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昭元年傳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蓋每酬以幣將之后子親揔其一續送其八是爲九獻之酬幣襄傳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展莊叔執幣皆指饗言而周語云先王之燕酬幣晏貨以示容合好古者饗燕通稱故云先王之燕而陳氏禮書據此謂燕亦有幣但禮文不具其說無據鹿鳴詩序云燕羣臣也而曰承筐是將箋云兼饗食而言鄭意謂燕無幣故云兼饗

食今校燕卽行於饗後筐篚之將卽酬幣也不當兼食言食禮於傳無徵惟襄三年晉侯以魏絳爲能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說者謂卽公食大夫禮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食慶封此大夫相食之禮

春秋傳禮徵卷六

春秋傳禮徵卷七

古婁朱大韶仲鈞譔

成公

元年作丘甲穀梁曰作爲也丘爲甲也兵甲國之大事也古有四民有士民有農民有賓民有買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何注公羊用穀梁義杜預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徵曰如穀梁說春秋應書丘作甲如杜預說應書作丘乘

以十六井而出六十四井之賦於法倍四雖暴斂不至此宋胡安國云丘出一甲者益三甸而井出十二甲益舊數三之二大韶謹桉周官本無計地出車之法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以井牧之法定軍賦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此以井牧

之法定都鄙之貢賦也六軍之衆出於六鄉序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卿之大夫卽以六卿兼之故凡軍旅田役皆鄉官帥民而至大司馬云軍將皆命卿命卿卽六卿也然則小司徒定其民大司馬掌其政夏官篇首言伍兩卒旅師軍與小司徒同古謂兵爲賦郊特牲記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車賦車兵也卒伍徒兵也故大司馬曰凡令賦賦兵也謂出兵之數也以令貢賦猶言以令軍賦上地中地下地地有定戶口無定上地不必常七中地不必常六下地不必常五故曰毋過家一人羨卽指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言竭作卽竭此三等之羨家出一人爲正卒六鄉七萬五千人故大司馬定軍額曰萬有二千五百人

爲軍諸經都言六師明王畿雖萬乘軍賦止於此數其六遂及都鄙盡爲農故鄉中但列出兵法無田制遂人但陳田制無出兵法兵自爲兵農自爲農謂兵農合一者不察之論也井邑丘甸縣都六者皆定地以出田賦與軍賦無涉軍賦但出民不出車四丘爲甸與二百里曰甸千里之內曰甸皆定其地之名田乘雖同聲要不得讀甸爲乘春秋書作丘甲與左傳譏鄭子產作丘賦皆主丘言鄭子寬譏子產作法於涼而哀二年左傳載孔子之言曰施取其厚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足矣似古賦法始於丘不敢肊爲之說

司馬法乘馬之法有二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備謂之乘馬見本年傳正義一法方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見小司徒鄭注兩法不同者成百井定受田三百家以家出一人準之得三百人十而賦一故三十人甸五百七十六井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以可任者二家五人準之得七百二十人亦十而賦一故七十二人兩法實一法孔賈分爲畿內邦國非也特三十人及七十二人與伍兩卒旅師雖參差不合故牧誓正義曰一車七十五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

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而陳氏禮書通之曰卒有百人車一乘合七十五人則一車所餘在後車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之五十人又在後車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六軍則千乘此與六軍三軍之數通矣仍不可通之二軍一軍二軍二萬五千人以七十二人配之三七二十一三五十五車三百乘計二萬二千五百人再以三十三乘配二千五百人則餘二十五人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車一百六十乘計一萬二千人再以六乘車配五百人則餘五十人此畸零之人何以配割此求其通而卒不可通者也葢

計地出車周官本無其法司馬法不特不合於周官與諸經均不能合小雅釆芑曰其車三千以七十五人計之千乘已足六軍之數三千乘爲軍者十八爲士二十五萬五千人箋云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正義曰盡起一鄉得三萬一千五十人六鄉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是則正羨盡起尚不足三千乘之人數況斷無空國出軍之理知一車七十五人其說不可通也以周官之法考之則車自車人自人大司馬云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故縣師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法於司馬會其車人之卒伍司右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知車人配合本無定法不定以七十五人亦不定以三十人閟宮詩公車千乘而曰公徒三萬是一車三十人矣而管子中匡篇定五十乘爲小戎而曰有此三萬人有革車六百乘（今本管子及齊語並作八百乘韋注曰八當作六）是一乘五十人大匡篇有同甲十八萬革車五千乘是一車二十人又曰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以守之予車百乘卒千人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三千（今本作五千字誤當爲三閔二年左傳亦云革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是一乘十人山至數篇方六里而爲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是一乘二十七人車人配合隨時而定然則王國六軍大國三次國二小國一此軍額也以七萬五千人配三千乘一車當二十五人原未嘗羨卒盡起以司馬法說之鑿矣

漢書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六十四井出一車之法也則百里之國僅出車百乘傳曰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以大夫釆地等於大國諸侯疑未敢信包咸注論語曰方里爲井十井爲一乘百里之國適千乘哀十二年公羊傳何注亦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十井出一乘之法也按食貨志曰一夫挾五口治田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月人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錢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如包何說是農民戶既出十一之稅又出車一乘馬四匹芻茭之費共之此必非八十家所能給亦疑不敢信竊謂經傳言萬乘千乘百乘非計地以出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言國之富不得過千乘家之富不得過百乘耳明堂位記說魯云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以方七百里之地而出車千乘與司馬法不合而定九年蒐於紅左傳亦稱自根牟至於商衞革車千乘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甲車四

千乘十二年傳楚靈王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
三（依劉炫說）國各千乘是合楚國之車奚啻萬乘昭五年傳云
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
縣遺守四千是一縣百乘也縣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
出一乘合晉國之車又奚啻萬乘是大國不必定千乘也
襄十一年傳子產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昭元年傳秦
后子適晉以車千乘是大夫不必定百乘也閔二年傳衛
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
乘是衛文儉以足用乃有此三百乘耳周官本無計地出
車之法特因小司徒云登其鄉之六畜車輦鄉師云辨其
牛馬之物里宰云比其六畜兵器遂謂車馬兵器皆出自
民今校鄉師凡四時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旅師若作
民而師田行役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縣師若將
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使皆備旗物兵器而至諸言以帥
而至者謂有司自以旗鼓帥民而至六畜車輦民所自有
特以時簡閱之非以供軍興天官司書三歲則大計羣吏
之治以知民之財用（注疏本脫用字依疏義補）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
家六畜之數里宰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兵器即
器械民間所藉以防患古未有禁民挾兵者若以供軍興
則簡其牛馬車輦足矣何簡及六畜校牛人凡軍旅共其
兵車之牛校人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哀四年左傳孟孺子
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

焉（注圉畜也）此牛馬出於公家之證也司兵及授兵從司馬
之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司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
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司甲篇亡云如其儀則甲當司甲
授之巾車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毀折入齎於職幣隱
十一年左傳鄭授兵於太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閔二
年國人受甲者此兵車出於公家之證也左氏均於周官
合大事表乃云周官出於王莽特附會司馬法不知周官
之法本不與司馬法同顧坐讀周官不審耳

二年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左傳新
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
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注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正義
曰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金路九就象路
七就革路五就木路前樊鵠纓鄭云樊今馬大帶也纓今
馬鞅也校既夕禮士薦馬纓三就又諸侯之卿有受革路
木路之賜皆有繁纓而云諸侯之服者以與曲縣相對諸
侯之卿特賜乃有大路士喪禮送葬設盛服耳此非正法
所有

徵曰春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
縣士特縣鄭司農注宮縣四面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
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宮縣象宮垣四面有牆故謂之
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

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玄謂軒縣去南面避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閒而已疏引左傳注云軒縣闕南方形如車輿是曲也此當是賈服注大射云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言面者國君於其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軒縣是其去南面之事也以諸侯大射於臣備三面惟有鼓則大夫全去北面爲判縣可知又大射儀疏曰云國君於其臣備三面者言國君合有三面爲辟射位又與羣臣射闕北面若與諸侯饗燕則依軒縣三面謹桉大射所陳去北面者避射位也

非卽軒縣之法注云備三面三字之誤也當爲二宮縣者阼階之東西階之西階閒庭南各有鐘磬鎛鼖鼓軒縣則阼階東西階西階閒各縣鐘磬鎛鼖鼓惟庭南不縣大射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又曰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爲避射位若軒縣正位其北亦有鐘磬鎛鼖鼓西陳今惟一鼓在阼階西一鼓在西階東故鄭云無鐘磬有鼓軒縣本三面去階閒則二面故鄭云諸侯於其臣備二面耳賈以大射所陳當軒縣誤會鄭意也定十二年公羊傳何注曰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城隅闕南方謂之軒城樂縣闕南方謂之軒縣其義同舊注謂形似車輿者車左右兩較前有軾亦三面借以形之

亦確惟繁纓爲馬飾周官巾車大行人但別其就數之差等不聞大夫無繁纓據行人云諸子樊纓五就則卿大夫當三就士喪攝盛用三就是士當一就士一就則大夫三就差數可知於奚所請或過於三耳傳義不明正義說以大路似失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左傳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壟畝東西行

徵曰溝洫之制有縱有橫盡東其畝此必無之事卽公穀二傳並云使耕者東畝則是土齊也亦約略言之國內之畝豈能盡東而程氏瑤田通藝錄曰南畝者自北視之其

畝橫陳於南南畝故畎橫畎流於遂故遂縱匠人疏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爲東畝之圖是自西視之畝橫於東引此傳以證且云盡東其畝者謂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大部謹桉南畝東畝者實據地之形勢而言非所云自北視之爲南自西視之爲東匠人云凡溝必因水勢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水勢常趨東南此其理然也造井田形體之法必先度大川之勢而後定東南之畝田無分東南西北因水勢必趨東南故遂溝由西而東由北而南畝依於畎故詩曰南東其畝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謂廣一步長百步爲畝一畝三畎水自北注南畝亦隨畎而南是爲南畝水自西

注東畝亦隨畎而東是爲東畝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卽引詩南東其畝物相也篤公劉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謂相其地之可謂南畝可爲東畝者而布其播種之利也杜云播種之物各從土宜非也溝洫之法始於畎匠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漢書食貨志曰后稷始甽田㠯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說文云く水小流也梭畎者畝之小水其高處曰壟甽中者兩甽之中謂播種於兩畎中之高處也古人言畝據其長故曰長終畝一畝之田長六百尺畎之長如之其截於畝之起處者是爲遂故匠人曰田首

田卽畝也田首卽畝之起處也一夫三百畝有遂以截於畝之起處受諸畎之水使達於溝畝南則遂之東入於溝者必橫截於畝之南東則遂之南入於溝者必縱截於畝之東溝之受遂猶遂之受畎故遂縱則溝橫矣遂橫則溝縱矣其外洫澮川不過異其水勢之廣深而立其名其縱橫之法如畎遂盡東其畝不特法所必無亦勢所必不能行此晉人強詞以要齊人耳程因此傳牣爲東畝之說謂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特不思川橫則澮必縱澮橫而洫橫洫橫而溝縱其徑塗所經歷又安能自西而東直達而無曲折乎此肊說也

左傳公會晉師於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注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

徵曰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鄭注輿衆也行謂軍行列然則輿司馬主車行司馬主卒衆軍司馬則兼掌之此戰也韓厥爲司馬卽軍司馬也僖二十八年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此軍司馬之職十八年傳籍偃爲之司馬晉語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儉也使爲輿司馬此輿司馬也文二年傳

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於垂隴注晉司空非卿也正義卽引此傳以證此軍司空也淮南兵略訓曰隊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又曰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輿帥卽夏官之師帥二千五百人爲師則一軍有師帥五人亞旅卽旅帥五百人爲旅則一軍有旅帥二十五人總言之則曰輿帥矣輿衆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注燒蛤爲灰以瘞壙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正義曰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注互物蜃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

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是用炭以瘞壙也劉炫以爲用蜃
炭者用蜃復用炭也
徵曰掌蜃云以共蜃炭秋官亦茇氏以蜃炭攻之疏蜃炭
蜃灰也故鄭謂擣其炭而坋之攷工㡛氏涚之以蜃杜子
春注蜃謂灰也匠人白盛注蜃灰也以蜃灰堊牆掌蜃赤
茇氏之餘炭即蜃灰炭與灰古通故月令云毋燒灰呂覽
仲夏紀作毋燒炭劉炫說非也
正義曰匠人殷人四阿鄭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士喪禮
下篇陳明器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椁之上設此木從二
橫三以負土則土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則其
上方而尖也禮天子題湊諸侯不題湊則無四阿

庚寅衛侯速卒左傳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
之外衛人送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正義
曰雜記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主孤西面弔者入主人升
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
今三子師行經衛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又曰喪大
記君之喪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
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徵曰凌氏禮經釋例曰凡婦人之位小斂前在戶西小斂
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柩將行始降在階間士喪禮始卒
哭位婦人俠牀東面注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
衆婦人戶外北面此戶西之位也小斂畢奉尸侇於堂男女如室
位又云婦人阼階上西面此阼階上之位也大斂時婦人
尸西東面至大斂畢婦人東復位仍復阼階上之位也朝
夕哭婦人即位於堂南上既井椁婦人哭於堂此位亦當
在阼階上是婦人之位自小斂至既殯皆在阼階上也既
夕禮還柩車婦人降即位於階間注位東上至此婦人始
降者柩車將行故婦人於車後送之也
左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王使委於三吏正
義曰曲禮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
注三吏三公也
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公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
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

三日哭禮也穀梁曰新宮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
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左傳正義曰宣公以十八年冬十月
薨至二年十月而大祥祥而禘祭神主新始入廟故謂之
新宮禮檀弓記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
亦三日哭鄭注謂人焚燒其宗廟新宮火人火也傳例天
火曰災人火曰火三家經傳有火字者皆爲災鄭以爲人
火雖非其義要天火人火其哭皆當三日是善其得禮也
六年左傳鄭伯如晉拜成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
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徵曰禮經無諸侯相朝之法以聘禮言之聘禮歸饔餼節
儐使者受幣於楹閒南面賓面卿節受幣於楹閒南面是

賓主敵者授受皆於楹閒南面並授受法也行聘節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鄭注中堂南北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禮賓節公用束帛賓升受幣當東楹北面私覿節賓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此聘賓與主國君不相敵故不於楹閒又公食大夫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賓升受幣當東楹北面注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校主在東西鄉賓趨而就之故曰臣行二聘禮歸饔餼受幣堂中西北面注堂中西中央之西又問卿受幣堂中西北面注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校饔餼爲主國君所以禮聘賓使者至館使爲賓聘賓爲主賓在西故聘賓趨而就之聘禮記云問大夫之幣俟

於郊是問卿之幣皆聘君之物聘賓奉君命致之故大夫受幣亦於堂中西是授受之法敵者於堂中（卽兩楹之閒）不敵者以楹爲節鄭以中堂爲南北之中則東楹之閒四字不可解凡言閒者必有左右閒卽中也中堂謂東西之中堂之正中也中堂與東楹之閒不以兩楹爲閒而以堂之中央與東楹爲閒尙在堂中略偏於東猶言堂中西耳非東侵東半閒也（此疏說）東侵半閒則在東楹之東矣私覿之幣尙當東楹豈有授主器而反偏於私幣乎無是禮也經云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左還北鄉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乃受玉校阼階在東楹東西階在西楹西故士冠云至於階三讓主人升立於序端

西鄉賓西序東鄉釋宮東西牆謂之序謂兩夾之牆也東序在東楹東西序在西楹西飲射於升階後並云當楣北面再拜（謂拜至）楣堂之前一架也當公拜貺時賓三退負序是公拜在阼階上畢卽受玉是賓主並未入堂南北之中公受玉其南北之節當東楹耳鄭伯與晉侯親行禮無所爲致命升階後晉侯卽北面當楣拜至鄭伯答拜（據鄉飲鄉射俱賓主並拜）畢鄭伯右還（以右手向外）晉侯左還（以左手向外）由序端至兩楹閒相訝授受今於東楹之東至晉侯尙未行至東楹鄭伯急行不覺過堂中至東楹又過而東也故文伯譏其視流行速

二月辛巳立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注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正義曰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校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立煬宮此若爲禱而立何以不言禱無驗之說故不可從公羊曰武宮者武公之宮也

徵曰明堂位記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或謂記禮者之失然其言有由然也周奉后稷爲始祖別立文武廟於雒邑故雒誥曰王入太室祼太室卽世室世室者世世不毀也記人欲盛陳魯禮故以武宮爲武世

窒左氏以爲立武由己則不指武公杜以楚立武軍證之非也彼傳云盍築武軍以爲京觀與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晉張武軍於熒庭昭十三年傳陳蔡請爲武軍義別襄昭傳之武軍謂軍之壘壁也本杜注宣傳之武軍爲京觀也非武宮故下傳云作先君宮告成事宮謂壇壝也築壇四邊爲埒謂之宮故哀七年傳云誅於社宮社壇而不屋謂之宮者謂社稷之壝也如杜說楚豈得立先君廟於邲知不然矣正義駮服云不言禱於武公按禱於殤公亦但左氏說耳左不以武宮爲武公廟故不言禱昭十五年經書有事於武宮諸侯立四親武公至成閼十二世祧毀已久如左說昭公時何以禘於武宮公羊義是也穀梁曰立者不宜立也與立殤宮傳同則穀梁亦謂武公廟

左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注兼太僕

徵曰燕禮小臣師在東堂下注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太僕正君之服位者也疏夏官太僕職掌正君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彼下有小臣之官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諸侯兼官無太僕謹按太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太僕職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燕朝朝於路寢庭則僕大夫卽周官之太僕故得從公立於寢庭杜云路寢之庭襄三年傳魏絳授僕人書注僕人御僕周官御僕掌羣吏之復逆鄭司農注復謂奏事是僕人卽周官之御僕太僕之屬左傳有僕大夫有僕人禮經有小臣有僕人正僕人師無太僕不盡與周官合賈謂諸侯無太僕不知僕大夫與太僕職掌正同也江氏周禮疑義舉要曰司士言眡治朝之僕但揖見羣臣而已揖畢卽適路寢聽政諸臣反其官府治事之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若議論政事則在路門內之朝故論語曰攝齊升堂三朝惟路寢有堂有階按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僖二年公羊傳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入亦謂入路寢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徵曰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

衛人來媵左氏曰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何氏膏肓曰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左傳云異姓則否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爲短鄭箴曰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爲榮不得貶也

徵曰姓生也昭十一年左傳曰歸姓也注姓生也是也備百姓猶言百斯男百衆多之辭耳泥文以求之諸侯豈備酒漿而不埽灑大夫豈備埽灑而無酒漿斯不然矣莊十

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句）于鄄遂及宋公齊侯盟但言
陳人之婦不知陳取何國春秋爲公子結因媵女而及諸
侯盟故曰遂非譏魯不得媵陳襄二十三年傳晉將嫁女
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晉吳同姓不得昏姻嫁女於吳
者或嫁爲吳大夫妻齊得媵之是異姓相媵也白虎通云
取三國女者廣異類也晉語異姓則異類是班說亦不專
指同姓以魯論僖適母文姜生母成風宣適母哀姜生母
敬嬴襄適母齊姜生母定姒諸侯不再取則成風敬嬴定
姒皆媵女也何說得之莊十九年公羊傳諸侯取一國則
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也（今本脫女）
字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取白虎通亦云取一國

二國往媵之皆以姪娣從大雅韓奕正義曰衆妾之名有
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士昏疏諸侯夫人自有姪娣
二媵各有姪娣謔棪媵者送女之名故書曰公子結媵陳
人之婦謂陳將取婦魯以女媵之使結致之也姪娣指其
本親娣嫁者之女弟也姪嫁者之兄子也不指媵姪娣亦
得以媵稱士昏注嫁女以姪娣從謂之媵是也通言之嫁
者之姪娣亦謂之媵分言之則本國之女以本親言曰姪
曰娣他國但謂之媵士昏曰婦徹於房中媵御餕姑酳之
雖無娣媵先云雖無娣則媵者非必備姪娣或姪或娣可
也云無娣媵先則娣爲婦之女弟媵爲他姓來送女者故
鄭云先媵客之也碩人云庶姜韓奕云諸娣庶姜者莊姜
姪娣也曰庶曰諸不必一姪一娣他國來媵者未必國三
人晉衛齊三國來媵未必備十二之數而公羊云二國往
媵之穀梁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文十八年）棪之禮經無文可
徵何注隱元年傳曰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
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
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棪韓奕箋云媵女姪娣從之獨言娣
者舉其貴者是娣貴於姪故襄三十二年左傳曰非適嗣
何必娣之子是適夫人無子立適娣之子先媵後適姪娣
於禮亦無徵

十一年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注昆弟
之妻相謂爲姒正義曰娣姒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

族其夫班秩旣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
功章曰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
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女（女字補）弟也是
以其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
也釋親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止言
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今穆姜謂聲伯之母爲姒昭二
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
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
姒後生爲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
己生先後爲娣姒則知娣姒以己之年非夫之年也
徵曰邵氏爾雅正義曰釋親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

爲娣爾雅明著其文曰女子同出言其俱事一夫也所謂媵也此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爾雅明著其文曰婦婦者對夫而言夫年有長稚故婦從夫而有長婦稚婦言其各事一夫所謂兄弟之妻也孔氏迺欲以媵之俱事一夫者牽合於昆弟之妻則不達於雅訓矣孔所據者左傳之稱弟妻爲姒耳不知古之稱娣姒猶今人之稱妯娌也兄妻稱弟妻爲妯娌弟妻亦可稱兄妻曰妯娌蓋析言之則兄妻爲姒弟妻爲娣合言之則昆弟之妻統稱爲娣姒急言之則但稱爲姒鄭杜謂兄弟之妻相謂爲姒是也孔謂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者非也

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左傳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注不更秦爵正義曰漢書稱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級者賜爵一級其四曰不更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此傳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蓋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盡商君新作也

徵曰秦本紀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此皆在商鞅以前商君傳孝公拜爲左庶長是鞅未立法以前身且爲此官知秦爵由來已久鞅特增至二十耳楚官有莫敖曹參傳得大莫囂囂與敖同（桓十三年傳莫敖必敗集解漢書五行志作莫囂）皆舊官也或以此疑左氏爲戰國時人失之矣

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左傳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止義曰鄭詩箋云韎茅蒐染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縓謂一入赤爲淺赤色也跗注自要以下而注於腳跗謂腳袴以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爲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縫屬鄭以爲衣裳則衣裳不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注言連者爲要腳連耳軍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郤至

與眾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郤至服必鮮華故楚子偏識之

徵曰鄭注禮解韋弁不同又雜問志曰韎韋之不注不韇如跗跗幅也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韋爲弁又裁韋如布帛之幅連屬以爲衣素裳白舄與司服注微異而實同司服疏引賈服注云跗足跗也注屬也韋注晉語亦云兵服自要以下注於跗蓋司服經但云韋弁服不言跗注故鄭讀跗爲幅解爲以韎韋爲衣又以爲裳據傳云跗注當從賈服韋杜不當從鄭江氏周禮疑義舉要曰陳氏禮書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釋

名亦云以爵弁爲之謂之韋弁王卽戎以韋弁服卽爵弁服其服纁裳朱芾臣之貴者與者以韎韐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爵弁之韠也左傳郤至見楚子衣韎韋之跗注卽朱紱韎韐之謂非爵弁卽戎之證乎大韶謹桉韠大夫以上謂之芾士謂之韐鄭於瞻彼洛矣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喪服士服而來未受爵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以出白虎通引韓詩內傳曰世子未受爵命服士服故詩曰韎韐有奭說文作祫曰士無市有祫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鄭士冠注云韎韐緼紱也玉藻一命緼紱世子未受爵命故服韎韐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方叔爲命

將故服朱芾韎韐與朱芾貴賤迥殊郤至將新軍不當服韎韐且兵事上下同服楚子何以獨識之蓋以韎韋爲跗注者非戎服之常故晉語作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共王云以者明郤至獨用此服正義謂卑士未必盡然得之江引以證爵弁之爲緼紱殊不分曉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注肅手至地若今撎

徵曰淩氏禮經釋例解九拜曰肅拜婦人之拜也鄭注少儀曰婦人以肅拜爲正男子惟軍禮始肅拜左傳郤至三肅使者卽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閻百詩以古之拜如今之揖古之肅拜如今之拱手非也鄉飲酒賓厭介介厭衆賓注今文厭皆作揖然則今之揖乃古之肅拜今之拱手乃古之揖耳又曰婦人之拜皆立扱地始坐拜也大韶謹桉鄭注鄉飲云推手曰揖禮凡言三揖皆推手與今之引手至地者異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土揖推手小下之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蓋於推手中別此三等之法實皆拱手也淩謂今之拱手乃古之揖是也肅拜爲九拜之一與但言肅者別段先生說文注曰凡不跪不爲拜跪而舉其首惟下其手是謂肅拜漢人謂之撎肅不連拜介者不拜長揖而已桉段說是也少儀

記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注肅拜拜低頭手拜手至地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爲喪主不手拜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或曰爲喪主不手拜肅拜也大韶謂凡言拜者皆跪跪而但俯下其首是謂肅拜手拜卽昏禮之拜扱地也鄭云扱地手至地蓋古人之拜先以手據地內則記曰凡男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尚左手者先以左手據地後以右手加諸左手乃引首至手玉藻記云稽首據掌至諸地女子之扱地與男子之稽首同故曰手拜士昏注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廟見舅姑祝稱來婦其禮最重故用重拜爲尸坐但肅拜不手拜謂跪而俯下首不必

引首至手也肅拜手拜皆吉事也鄭云凶事乃手拜非記人之意凶拜男子婦人皆稽顙喪服小記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婦人爲喪主不過夫與長子故少儀曰不手拜不手拜者拜不至手以顙叩地也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西階拜稽顙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是爲喪主必稽顙婦人以手拜爲重言不手拜則稽顙其義甚明或說以肅拜解不手拜甚謬喪拜詎有用吉拜者無論禮經所無即本文義亦不協鄭引異說耳安得謂婦人之拜皆立太祝明言肅拜但立而俯下其首則不成拜矣郤至之肅即今之揖漢謂之長揖漢書酈生傳不拜長揖以其出身引手至地故謂之長揖周亞夫傳上自勞軍至營中亞夫揖曰介者不拜請以軍禮見此與郤至之肅同先言不拜乃言揖先言揖乃言不拜則揖與拜別以此知傳之肅非即周官之肅拜鄭司農但引傳以證肅字非確詁也又按鄉飲酒注引手曰厭疏厭字或作撎鄭司農云俯下手若今撎杜云手至地若今撎疑古人本有長揖之法今之拱手古曰揖今之長揖古則曰撎鄭云引手者謂引手至地非以手著胸厭與撎通古文或借厭爲撎耳

十七年辛丑用郊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於后稷神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譏小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後陳其牲物告牲之牷於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孔氏通義曰或意未明舊說以爲用事於泮宮然後郊要非本傳所取闕疑殆焉

徵曰用然後郊傳意不可曉就注義求之先有事者此何引或說釋傳也以下則何駁或說也鄭注禮器曰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之也之字注疏本無以意增仁與存通謂存偶之也故仲尼燕居記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即存也鄭云先仁之與何云存后稷神義同正義曰將以后稷配天先以仁恩存偶之也此告謂告后稷魯無后稷廟故記曰告於頻宮注或作郊宮非夕牲也地官充人展牲則告牷鄭注展牲若今夕牲續漢書禮儀志正月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進孰劉昭注引干寶周官注曰展牲若今夕牲與鄭同夕牲之禮郊社及宗廟同故特牲曰厥明夕宿賓明日之夕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然則夕牲不過展視牲牢無告廟之法告后稷不審在郊前幾日至夕牲則在祭前之夕注以或說夕牲告牷於后稷於禮無徵其云在日上不當在日下者蓋或說以先有事釋用郊故注正之曰若以用爲告

后稷是解爲用而後郊其日當在郊前不當書於辛丑之下日上指辛丑以前益將以辛丑日配后稷於郊必於辛丑以前先告書辛丑用郊則郊在辛丑日非先有事之義矣此駁正或說也九月用郊尤悖此注釋傳不宜用之義夏四月不郊猶三望三望譏之小也今以九月而郊失禮之大者故曰小大盡譏之下又申先有事說之非耳徐全不解注意其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後告牷說尤無稽

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左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正義曰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故云內宮之朝益齊侯召入與語而殺之

徵曰胡氏培翬曰碩人毛傳云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

事於正寢即昏義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之義古者天子諸侯有公卿大夫以襄外治后夫人有九嬪世婦之屬以襄內治故君每日朝羣臣於外以聽政后夫人每日朝羣妾於內以治事正寢正寢即夫人朝處左傳所謂內宮之朝是也考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齊雞鳴傳云夫人纚笄而朝朝即謂朝於夫人之正寢也正義解爲纚笄而朝君非也

左傳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注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有六閑馬正義曰周禮掌駕之官無名騶者襄二十三年傳稱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則騶亦御之類周禮趣馬下士掌駕說之頒是騶爲主駕之官乘馬御御之貴者故令掌駕之官亦屬之

徵曰朱氏彬曰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注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正義引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爲七傳云六騶乘馬御當即其總主者

春秋傳禮徵卷七

春秋傳禮徵卷八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襄公

三年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注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正義曰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裏卑者所服然則甲貴牢固組練俱用絲也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尚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故使甲不牢組是絛繩不可為衣服安得以為甲裏

徵曰此三說者惟賈說為合古制攷工記函人為甲有七屬六屬五屬之別鄭注屬謂下旅下旅札續之數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葢甲以革為之析而為札故養由基射甲徹七札為七札猶七葉也函人又曰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鄭司農注惌小孔貌甲續札為之其相續之處必有鑽空故用組與練以綴之呂覽去尤篇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且猶若也)竅滿則盡任力矣竅即鑽空也鑽空寬則綴以帛小則綴以組

革堅故任力者全革不堅故任力者半呂說與攷工記合賈葢本攷工而為說也其云甲裳者函人云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甲裳即下旅宣十六年傳得其甲裳是也云重若一則上旅與下旅制同馬云以為甲之裏案函人云眡其裏欲其易也鄭云無敗蔵敗蔵即司農所云革裏肉也革近肉處削之不盡則敗蔵而甲易敝故欲其易易治也此言札與札相屬之處今去肉淨盡則革堅非以組練為裏也馬說非是杜不讀古混云戰備練袍豈戰備乎

四年夏叔孫豹如晉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徵曰春官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祀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桉九夏之名惟肆夏祴夏驁夏見於禮經及禮記(鄉飲鄉射大射燕禮並云賓出奏陔大射云公入驁肆夏見郊特牲禮器)仲尼燕居記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郊特牲記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燕居所云謂兩君大饗郊特牲所云兼朝聘則諸侯於鄰國之君於聘賓皆得

奏肆夏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鄭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之是諸侯燕己臣子亦得奏肆夏故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以大夫爲僭明諸侯得奏矣案鄭注燕禮曰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於次國小國之君亦如之晉侯享穆叔升歌文王合鹿鳴用兩君相見之樂故金奏肆夏之三明諸侯燕聘君但得奏肆夏惟天子享元侯備三夏故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但得升歌小雅合鄉樂惟兩君相見得升歌大雅合小雅故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肆夏之三說者多異杜子春說以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說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國語謂皆昭令德以合好也此一說也韋注魯語云肆夏一名繁部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杜注同此一說也劉炫規杜云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緜是其三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三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三安得復以樊爲肆夏別名若樊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大部謹案劉說是也呂叔玉以繁遏渠當時邁執競思文亦無明證訓夏爲大解爲遂於大位位字非經文所有時邁毛傳曰夏大也箋云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與呂說雖異並以夏爲九夏之夏思文云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箋云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疆界乃大有天下也則以夏解爲大有天下天下二字亦屬橫益竊案夏諸夏也常法也釋詁法常也法與常互訓陳常于時夏者陳大法於諸夏也與君奭修和于有夏義同肆于時夏肆當從箋訓陳

懿德猶言文德言武王惟以文德陳於有夏也有也時也皆詞也若樂章名夏當在作詩之後不得於詩中自言陳於此以爲夏鐘師注以夏爲頌之族類樂崩亦從而亡則夏非詩篇與詩箋異當從彼注爲正

正義曰奏謂作樂也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先言金奏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爲始故言工歌其實金奏亦是工歌之詩大小雅譜曰其用於樂國君用小雅惟天子用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文王鹿鳴亦

奏肆夏亦工歌故言歌肆夏謹案鍾師掌金奏之鼓樂縣在庭故仲尼燕居記云入門而縣興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大饗亦如之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大饗亦如之歌者在堂故曰登燕禮記賓及庭而奏肆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升也下也笙也合也分四節鄉飲鄉射並於一人舉觶後乃席工於西階上工四人二瑟工歌用瑟不聞奏以金也郊特牲記說其義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禮經及內外傳於肆夏並言奏凡詩篇主乎歌者亦可以奏金不云歌絃金奏於工歌非也太師帥瞽而歌射節鄉射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而鐘師則云凡射王奏騶虞諸

侯奏貍首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昭二十五年傳昭子賦新宮而燕禮記則云下管新宮至樂章則可笙可管可金奏而不可歌成十二年傳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正義曰聘客至庭卽奏樂此郤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楚爲地室而縣待客將登乃奏故欲以驚賓此正義不誤

七年冬十月衛使孫林父來聘左傳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注禮登階臣後君一等

徵曰升階之法賓主敵者俱升不敵者後一等至聘賓與國君行禮則後二等士冠至於階三讓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注主人賓俱升立相鄉士昏納采至於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疏禮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鄉射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鄉射鄉大夫爲賓與賢能賓士也故主人先升一等聘禮歸饔餼至於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饔餼爲主國君所以禮賓大夫奉君命以致故先升若聘時納賓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鄭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公食大夫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注遠下人君是孫文子當後二等注誤

九年宋災左傳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

徹小屋塗大屋注司里里宰正義曰周禮里宰五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

徵曰周語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司里不授館注司里里宰掌授客館單襄公曰夏之時儆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注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又曰周之秩官敵國賓至司里授館魯語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注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據外傳則司里本司空之屬主宮室者王制記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故司里掌授民居釋言里

邑也李巡云里居之邑也地官遺人注鄉里鄉所居也疏郊里郎六鄉之居郊者夏官量人云里居也職掌民居故官名曰司里客館亦宮室之事故兼掌之宋以武公廢司空故曰司城伯氏爲樂喜屬官故司城使之司里主宮室故令徹小屋塗大屋葺注俱以地官果宰當之非也正義明知其非不據外傳以證疏矣

使華臣具正徒注正徒徒役也司徒之所主正義曰周禮大司徒掌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凡國之大事致民是司徒掌徒役司徒所具正徒掌共官役若今之正丁

徵曰小司徒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民正卒也大司徒所云致萬民於王門是也餘子羨卒也此正徒即正卒二十三年傳臧孫使正夫助之義同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注五縣爲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正義曰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鄭注遂大夫云郊內比閭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酇鄙縣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外別之郊內屬鄉近於國都司徒自率之以入城矣郊外屬遂者是郊野保守之民不可令離所守司徒令隧正量其多少納之於國隨火所起奔往救之

徵曰七年傳叔仲昭伯爲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

役是隧正之徒役納郊保謂納郊保之民檀弓記曰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保縣邑小城也月令四鄙入保注小城曰保韋注晉語同莊子盜跖篇小國入保釋文引鄭注小城曰保是也聲類云堡高土也見一切經音義二十築爲高土有似於城故曰小城堡與保同後人加土耳八年傳焚我郊保憑陵我城郭小城曰保外城曰郭郊保與城郭相對爲文非謂保守也郊指民之居郊內外者下文云四鄉正敬享則此時鄉遂之民當遂正兼率之矣

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注工正主車正義曰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巾車車僕諸職皆掌車乃爲宗伯之屬昭四年傳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

徵曰工正之官見於傳者莊二十二年傳使爲工正注百工之長昭四年傳注服車服之器工所書與此三注說各不同今案正猶長也工正工官之長攷工記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故令工正主車耳非專掌車當爲司空之屬正義謂司馬屬官似非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注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正義曰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以卿爲之長此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典之但其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

徵曰地官序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鄭注三公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天子六鄉以六卿兼之故凡軍旅田役皆鄉官帥民而至宋六卿之見於傳者必先二師文七年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哀二十六年傳不次者因皇靈樂三族以族敘故曰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與他傳敘次別故成傳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宋先代之後以二師當天子之三公以四卿正當天子六卿之大夫六卿除二師則四卿四卿故立四卿上文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右官左官葢鄉正以下諸官屬於二司者是宋官制二鄉則師一人各掌其方與周制同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注火正之官配於火星正義曰五行之官每歲祀之謂之五祀月令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配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更配於土星者以其於火有功祭火星又祭之火官配合其人葢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咮

徵曰漢書五行志曰春秋說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柳七星星鳥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苦昔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閼伯居商丘主辰昭七年傳辰

爲商星十七年傳宋大辰之虛也是閼伯食於心之證也襄二十八年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鶉火南方正位柳星張爲周分野是食於咮者祝融也

十二月己亥周盟于戲左傳晉士莊子爲載書注載書盟書荀偃曰改載書注子駟亦以所言載於書故欲改之

徵曰載謂盟載之書書其辭也十年傳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定十年傳加於載書十三年傳載書在河哀二十六年傳使祝爲載書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並謂盟載之辭非謂以言載於策也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又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鄭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使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謂之載書是也盟辭必書於策以加於牲上故謂此書爲載哀八年傳將盟景伯負載造於萊門載卽盟約之載景伯不欲與吳盟故負其載以出耳

十年夏五月丙午遂滅偪陽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注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正義曰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禘是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太廟則作四代之樂魯禘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鄭康成以爲祫大禘小天子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有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祭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

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既久遂以為常

徵曰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安賓客鄭注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誰校經云大合樂者此成均習樂之事猶大胥職春舍菜合舞秋頒樂合聲非臨事而合也故下文曰乃分樂而敍之以祭以享以祀注分謂各用一代之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無兼用六代者六代之樂非一日所能畢莊二十年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一為樂禍一為效尤非禮正也明堂位云季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夏文舞武武舞未聞禘用四代也仲尼燕居說大饗之禮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賓樂與祭樂同故曰賓祭用之劉炫云賓異於禘皆不考於禮以意說之耳

左傳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注要契之辭正義曰周禮鄉士職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要之為其要辭如今劾矣彼謂官人略其罪狀為其要約之辭此亦辭之要約使其各為要約言語兩相辨

答

徵曰天官小宰聽稱責以傅別聽取予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鄭注傅別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入受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而異其名耳如鄭說則傅別書契質劑六者異名而同實文六年傳由質要注券契也是契即要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注劑今券書也使訟者各齎券書是劑即契訟者各舉要辭與賣買者兩書一札其義同皆所以驗其合使王叔氏舉其要辭與伯與合同故曰合要王叔氏以無左證故不能合契即要也列子說符篇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得矣是刻其邊以為數釋名契刻也刻識其數也刻識其數使兩相合同與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一用書一用齒其用亦同

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注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二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

學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正義曰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曰公徒三萬鄭箋云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萬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于經往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軍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三軍皆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故史特書之若國家自量强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萬因文以後舍其一軍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

子今爲三軍則異于是以魯屬公之民皆分爲三是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惟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公羊曰三軍者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强臣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穀梁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注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耳魯爲次國于此爲明

昭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左氏曰舍中軍卑宮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氏爲軍名公羊曰舍中軍者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注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

據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穀梁曰貴復正也

徵曰魯軍制說不同閟宮正義曰如此箋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答臨碩問魯頌言公徒三萬是二（據校勘記注疏本作三字誤）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二（據校勘記）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則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實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便（據校勘記注疏本作使誤）知當時無三

軍也與此正義若出兩人當從詩正義爲是范注以魯爲次國二軍說亦同惟於春秋書作舍之旨未明江先生羣經補義說曰春秋之時兵農已分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賈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桓公問伍鄙之法管仲曰相地而差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謂隨地之美惡而差其征稅則民安土著不移徙農恆爲農不以其舊爲農者隸於師旅則民無貳志不偷惰豈非兵農已分乎十五鄉三萬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法但施於伍鄙則鄉里但有兵賦無田稅此外更無養兵之費他國兵賦亦可考而知晉之

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復從三軍意其爲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漸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其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兵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何必隨時改易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是歸之於君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能使通國之農民田稅皆屬之已哉魯君無民非無民也無爲兵之民耳以此觀之兵農豈不有辨乎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三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於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夫子答問政曰足兵使兵農不分何能刖使之足至不得已又何必議去哉大韶謹按江說發人所未發家出一人爲兵六鄉七萬五千家故六軍七萬五千人以下準數可知兵出於鄉故小司徒但有出軍法無田制遂人但有田制無出軍法似周制本兵自爲兵農自爲農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四職雖缺法猶具於管子小匡篇曰參其

國而伍其鄙參國故爲三軍其法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卒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爲師故萬人爲軍伍鄙其法五家爲軌六軌爲邑十邑爲率十率爲鄉三鄉爲屬五屬五大夫參國則士鄉十五但有軍賦無田賦與周官之法合特以萬人爲軍此則卒旅之數小異耳然則魯之作三軍也籍民爲兵其舍也即還兵於農三子各毀其乘乘卽卒乘謂舊隸軍籍者也魯舊二軍四卿並將見成二年傳作三軍則季氏將中軍孟叔各將其一故昭傳曰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舍中軍則分爲左右季氏將左孟叔共將其右哀十一年傳云武叔退而蒐乘孟孺子帥右師冉有帥左師

是也校傳云武叔退而蒐乘孟孺子帥右師又曰五日右師從之但言右師左師則武叔所蒐者右師之衆
也昭十年傳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此時中軍已舍何以三卿並將蓋孟叔並將一軍也叔孫婼居守故
使叔弓杜謂叔孫自以叔孫氏爲軍非也其作三軍也季氏使其衆之人以其
役邑人者無征不入者倍征衆之人謂隸於軍籍者父兄
子弟即指衆之人故清之戰季氏之甲七千老弱守宮老
弱即父兄子弟中别其老者幼者其舍中軍也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貢與小司徒所云乃會萬
民之卒伍而用之伍兩卒旅師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
比追胥而令貢賦同謂軍賦也三子盡征其兵而時貢於
公則公室無兵矣若并其農民而征之則公無一民尺土
哀公何以云二吾猶不足乎以此知民賦軍賦各不同而

春秋書作書舍之旨明若泥於司馬法甸出七十五人則
魯地不加闢何以能增一軍魯地不加削何以復損一軍
若讀乘爲甸見地官稍人注郊特牲注春秋時井田之法未壞豈得云
各毀其甸乎穀梁以爲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何注隱五年
公羊傳曰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案大司馬云王
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襄十四年左傳亦
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
也蓋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桓叔以曲沃兼晉王始
命以一軍列爲諸侯是小國一軍之證未聞諸侯皆一軍
也至范注云天子六師萬有五千人案白虎通三軍篇引
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其下云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
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
一萬五千人也鄭棫樸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
者殷末之制周禮五師爲軍軍萬有二千五百人校師與
軍通名趙商問此箋云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
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未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
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乃言軍耳又答臨碩問云春
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然則
六師即六軍穀梁言天子六師與大司馬云王國六軍同
班誤以二千五百人之師當六師范亦承班之誤耳又校
白虎通引春秋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
國二軍下國一軍是穀梁說本與周官合故昭傳曰貴復

正也復正者復次國二軍之正也若作諸侯一軍則魯舍
中軍尚有左右二軍何云復正疑今本脫上國三軍次國
二軍下國十字乃爲諸侯一軍耳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左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
及其鎛磬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徵曰說肆者多異義春官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
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
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大夫也諸侯之大夫半
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
已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歌鐘二肆疏引服注昭二十年
傳注云七律爲七器音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大族爲商南

呂爲角姑洗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鐘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八十一鐘爲八十四調此一歲之閏數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九鐘十二鐘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辰加七律之鐘則十九鐘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閏數案大射儀不見有十二縣服氏非鄭義也陳暘樂書曰鄭以十六枚在一虡爲一堵杜以縣鐘十六爲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起焉是附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爲此說也陳祥道禮書曰凡縣鐘磬不過十二而旋宮備後世增之以至十四十六十九二十一二十四唐兼用之以二十四爲大調而其下至於七枚此皆惑於清倍法使然也大韶

謹桉七律之說具於周語服以一月有七律當月之小餘其說不可攷以還宮之法攷之鄭說爲允典同職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律十二而編鐘編磬必用十六者大師職云以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黃鐘宮大族商姑洗角林鐘徵南呂羽此五音順序相生之法也若五音六律還相爲宮則十二律各自爲宮各爲其宮則假於其律宮聲之最濁者遞減而清宮君也商臣也商不可過於宮於是有四清之法朱子曰如以應鐘爲宮大呂爲之商聲高於宮爲臣淩於君不可用乃用大呂律減半爲清聲以應之雖減半祇是此律故亦相應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

季通云祇有六十調不以變宮變徵爲調其說有理通典曰梁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半者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其正管長者爲均之時則自用正聲爲正音正管短者爲均之時則通用子聲爲五音皆三分損益還以宮商角徵羽之聲爲調玉海曰半律通典爲之子聲後人失之但存黃鐘大呂大族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即半聲也宋書樂志曰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宮使商角不淩犯宮聲故用四清皆半律是十二律正律也四清即半律四清之法自古有之十二律配四半律故鐘磬之編縣者十六此鄭十六枚在一虡之說也然則鐘磬各一堵乃爲肆傳以鐘爲肆者桉下句云及其鎛磬劉炫云鎛磬亦二肆肆之

爲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言其數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安得有金石桉劉謂磬亦二肆是也謂鎛亦二肆非也鎛之大小無定說（鄭云鎛如鐘而大韋云小鐘也）而鎛師掌金奏之鼓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編鐘掌於磬師不掌於鎛師傳意謂歌鐘歌磬各二肆及其鎛傳文以上句但言鐘故以磬連鎛耳周官言半爲堵全爲肆者桉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然則東西二階各以次南陳東方笙磬十六枚一虡其南笙鐘十六枚一虡其南鑮一虡是爲堵半之言判也故曰半爲堵西方頌磬十六枚一虡頌鐘十六枚一虡其南鑮一虡合西

階之鐘磬鏄爲肆故曰全爲肆歌鐘歌磬備應云一肆而
云二肆者周官分言之以鐘磬十六枚爲堵以三十二枚
爲肆傳總言之故云二肆其實歌鐘二肆則鐘三十二枚
也磬二肆亦三十二傳亦周官無二義鄭以半解爲半於
天子之卿大夫士士有磬而已桉鄉飲云磬階閒縮霤但
言磬似士有磬無鐘而下云賓出奏陔陔夏爲九夏之一
九夏掌於鐘師是士亦有鐘半爲堵全爲肆特詳鐘磬在
虡之制故云凡凡者統天子至卿大夫士言與上文論樂
縣之位別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
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注行之所在亦設
朝位

徵曰冢宰曰王眂治朝則贊聽治眂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地官師氏云聽治亦如之鄭注聽治謂舉於野外以聽治
又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列蕃營之在內者夏官量
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凡治事之處
皆曰朝故後世稱郡朝縣朝

己未衛侯（公羊作衛侯衎左穀無衎字）出奔齊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
惠子食注敕戒二子欲共宴食正義曰君之於臣有禮食
宴食公食大夫食聘賓之禮也其食己之大夫亦當放之
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鄭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
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也如鄭此言大夫與客
禮食倘放公食大夫禮明國君與臣禮食亦當放之

徵曰禮經有戒有宿有請士冠主人戒賓鄭注戒警也告
也又宿賓注宿進也鄉飲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
請賓又主人速賓注速召也鄉射同皆先戒而後宿燕禮
小臣戒與者大射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
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
戒宰及司馬公食大夫使大夫戒皆有戒無宿燕禮公與
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是
有請無戒鄉飲於戒賓後云乃請賓是戒後卽請燕禮輕
故有請無戒昭元年傳鄭伯使子皮戒趙孟遂戒穆叔是

饗食有戒此食當是禮食故傳云戒若燕食則士相見云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
食此燕食之禮也無所用戒杜說失之

左傳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
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
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注
遒人宣令之官彼云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是號令羣臣百
工使之諫也杜必以爲行人之官者以云徇於道路故云
行人采訪歌謠與孔不異

徵曰劉歆與楊雄求方言書曰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
使者以歲八月求代語僮謠歌戲說文丌部曰辺古之道

人以木鐸記詩言是古說相傳以遒人爲行人之官遒人
采詩官師相規工執藝以諫三句事同一例采取歌謠以
爲諷諫故總言之曰諫失常也自僞孔誤解爲宣令之官
正義云號令羣臣百工使之諫而古禮亡漢書食貨志曰
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
與歌詠各言其傷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
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
不窺牖戶而知天下宣十五年公羊傳何注曰男女有所
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
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
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

堂而知四方亦與遒人事相合
注官師大夫謹案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
正義引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祭法官師
一廟鄭注官師中士下士春秋之例下士書人故杜與鄭
稍別要知士中下皆士非大夫傳以官師與百工並列則
謂在官之士耳官師相規與士傳言義同工執藝事以諫
與百工獻藝義同此引夏書以明古義故下句曰諫失常
也諫失常三字總史爲書以下數語言若解爲官師自相
規正則語氣不相接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衞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
于戚左傳范宣子假羽旄注疏本作毛誤字於齊而弗歸齊人始

貳注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旄
注疏本毛誤宣子聞而借觀之
徵曰春官司常職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釋天云注旄首曰
旌周官言羽不言旄爾雅言旄不言羽合言之義乃備司
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
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凡七旗皆畫其象而別
其物名全羽析羽則以羽爲別有羽必有旄故李巡注爾
雅云以旄牛尾著旌首也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旌上上亦
有旄緌是也干旄詩首章言旄次章言旟三章言旌互文
彼正義曰言旄則有旄緌言旟則亦有旄干旄干旌一也
皆謂旟也然則自日月爲常以下七旗其竿首皆用羽旄

羽五采羽也天官序官夏采鄭注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
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
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緌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
所謂注旄於竿首也染羽之法攷工記鍾氏云以朱湛丹
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是也以其但設緌旒則有常旗
等七名建羽旄於七旗之上則謂之旌故釋名云旌精也
有精先也說文云旌所以精進士卒也注旄於竿首謂之
旌故旗通謂之旌成十六年傳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
又曰衞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納旌於弢中鄉
射記注旌總名也是也曲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何允云
垂放旌旗之旒以見其美是旒亦通謂之旌昭二十年傳

因旃以招大夫孟子則云大夫以旌是旃亦名旌昭七年
傳爲王旌以田正義曰竿首有羽羽爲旌名遂以旌爲旗
稱是也凡旗皆注旌於竿首故旗通謂之旌禹貢正義曰
說文犛西南夷長毛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
傳通謂之旌牧誓王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
尾也以其可爲旌旗之飾故字從於周官言羽爾雅言旄
傳言羽旄義同杜不讀古但引析羽爲旌一語誤以旌爲
天子之制乃云齊私有之於禮疏矣

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公羊曰劉夏者天子之大夫也劉
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
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

土地采取其祖稅耳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
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稱子參見正義　定四
年劉卷卒夏葬劉文公公羊曰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
錄我主也注舉采者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
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劉
然以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

徵曰白虎通云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
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
也今以盛德入輔得兩食之此何所本但劉卷實非畿外
諸侯入爲王卿士者也王中有麻詩曰彼留子嗟又曰彼
留子國毛傳云留大夫氏子國子嗟父留與劉同陳氏長
發毛詩稽古編曰皆東周畿內邑緱氏縣有劉聚者是其
後爲王季子采地是爲劉康公桼陳說本漢書地理志志
曰河南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春秋書天王使王季
子來聘宣十年　左傳曰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注康公子襄十
四年　賂劉獻公注定公子昭十二年劉獻公之庶子伯蚠劉子摯
卒無子單子立劉蚠昭二十二年　又劉子如劉注歸其采邑王
城人劉人戰於施谷王城人焚劉二十六年　定四年左傳注劉
卷即劉蚠也梭王季子者頃王子匡王弟故公羊曰其稱
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鄭注冢宰曰都鄙公卿
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若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
內者然則王季子食采於劉以邑氏也故曰劉康公其後

子孫繼爲卿士非外諸侯甚明王制曰內諸侯祿也外諸
侯嗣也故春秋於召陵之會書劉子於其葬曰劉文公卒
但書名不爵此禮之正也何說無據又案天子三公書爵
上士中士書名左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
行非禮也鄭祭法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此劉夏爲士或當
劉康公族

十七年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
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以略答家老

徵曰此於禮無徵惟雜記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
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

喪服如士服鄭注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云云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正義曰案聖證論云喪服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平仲言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爲重是以言惟卿爲大夫孫辭以避害也馬昭難王肅曰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肅云無等是背經說也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鄭言謙者無異於遠害謹案喪服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此大夫之別於士者也三年章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首曰父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無貴賤一也聖證論之言篤矣檀弓記曰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注衣當爲齊壞字也衰而繆絰叔孫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謂喪服之制至春秋衰壞記人遂以是爲古制晏子之對亦爲其室老言耳

十九年左傳諸子仲子戎子注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

徵曰管子戒篇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曰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尹知章注中婦諸子內官之號案諸子不見於禮未知爲諸侯之內官與抑齊之內官與杜說失之

左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何氏膏肓曰天子之車稱大路諸侯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蟜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之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杜釋例曰周官王之五路及卿大夫士服車各有名又有叚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謂此上五路之叚散當以出賜故言其用無常傳通稱玉路金路爲大路及賜魯穆叔鄭子蟜當是革路若木路所以封四衛及藩國之君也亦曰大路者據受王之殊賜皆舉其總名或云先或云次各自以就爲差正義曰杜以就數爲差者三命之卿就數三再命之卿就數二故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是也若其不然王賜叔孫穆子其車若是夏篆夏縵即與常車無異何故生弗敢棄及死乃請以葬也

徵曰巾車五路玉金象革木不名大惟顧命有大路綴路先路次路鄭注先路玉路次路象路巾車說樊纓就數玉

路十二金路九象路七革路五木路無文而郊特牲記則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傳禮不同據魯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子產辭邑而不辭次路者玉藻記云君賜車馬乘以拜句賜衣服服以拜句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其弗敢乘服者謂此殊等之賜也故二十四年傳王賜穆子大路而昭四年傳杜洩將以路葬南遺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諸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若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是穆叔但受賜未嘗乘路特用以葬與葬子蟜同故左氏以爲禮杜以就數爲差則金路九就象路七就與卿三命大夫再命不相當士喪薦馬纓三就喪禮攝盛則大夫當三就耳至何謂諸侯稱路車大夫稱車梭路猶車耳釋詁路大也凡路寢路門可訓爲大寢大門車不得稱大車訓車爲大則單言路者爲不辭矣覲禮路先設又曰路下四注路謂車也采菽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卿車固稱路矣惟成二年傳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傳引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繁纓爲馬飾但當別就數之差而以請繁纓爲僭是不可解耳

二十一年秋欒盈出奔楚左傳使司徒禁掠欒氏者使候出諸轘轅注候送迎賓客之官也

徵曰夏官候人云及歸送之於竟鄭注引此傳以證是送之事也周語候不在疆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候人爲導是迎之事也

二十二年左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吾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敖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注御叔御邑大夫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正義曰司勳職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云賞地之稅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此采邑貢王之數也然則諸侯之臣受其采邑者亦當三分之一而歸於公故云古者家有國邑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也

徵曰司勳云三之一食猶云食三之一耳與大司馬云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同皆指其所自食者而言特職首云掌六鄉掌地之法以等其功是臣有功乃賞之如鄭賜子展八邑子產六邑此賞地非采地也古者賦祿以田故晉語云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韋注五百人爲旅爲田五百頃百人爲卒爲田百頃昭元年傳作百人之餼注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正義曰祿足百人謂取稅以共食足爲百人之餼與韋異當以杜說爲長叔向謂韓宣子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謂其祿不足以餼百人也晉語又云絳之富商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賈人無田故無祿據司勳則賞田食

三分之一采地所食書傳無文據晉語則卿躾一旅大夫躾一卒采邑雖大其餘盡歸於公此倍其賦謂御叔之采地御叔氏族無考嘗氏於采曰御過謂往過之因雨而往過御叔之家也若爲經過之過當云過御不得速言叔御叔當爲魯大夫偶在其私邑故曰在其邑若爲御邑大夫則御爲公邑自有定賦不得因邑大夫而倍征之也

二十二年左傳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牛殷以少牢注三年殷祭以羊豕殷盛也正義曰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鄭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等士喪禮遣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禘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

徵曰楚語云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與禮合三年盛祭不見禮經據昭元年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注子餘趙衰趙孟之曾祖大夫三廟祭禰祖曾會合也即祫王制說祭天子三時皆祫諸侯祫嘗烝依此推之大夫得祫烝故曰會孟子餘曰烝于溫烝祭必祫故何注桓八年公羊傳曰烝眾也冬萬物必成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曰烝然則少牢饋食三時之常祭也殷合祭也大夫常祭用少牢合祭用大牢黑肱減之故曰薄祭矣

二十三年三月乙巳杞伯匄卒左傳杞文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注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

徵曰雜記曰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傳言鄰國者服注曰鄰國之喪尚爲之闕況晉與杞爲甥舅之國乎是也

左傳齊侯伐衛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注左翼曰啟右翼曰胠大殿後軍正義曰左翼右翼賈逵以爲此言或當有成文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故服言古人有名軍爲啟者

徵曰六月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詩薛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陳之車所以冒敵先啟敵家之行伍也馬融論語注曰前曰啟後曰殿是在前者名啟也昭二十九年傳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釋畜云前右足白啟鄭詩曰兩服上襄故名其馬曰啟亦此義也胠兩掖旁也司馬彪注莊子胠篋篇云從旁開曰胠旁即左右人左右掖謂之胠故軍左右翼亦謂之胠逸書武順篇一卒居前曰開一

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開即啟也閭與胠聲近左右卒曰閭即左右卒曰胠敦與殿聲轉地官鄉師巡其前後之屯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屯爲在後曰殿殿之通作敦猶殿之通作屯通作晨服以大晨爲大殿是也其曰大前驅啟乘車者即詩云以先啟行謂前驅之車所以啟乘車也前驅謂之啟左右翼謂之胠賈以啟爲左翼非也據逸書是古軍陳有此名特古用卒齊用車耳

二十三年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

徵曰此傳於禮無可徵飲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鄉飲曰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於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於主人之西賓揖復席此賓酬主人也又曰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儀主人揖復席此主人酬介也又曰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衆受酬者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儀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於篚此介酬衆賓衆賓又以少長爲次序相酬也鄉射儀節同但有主人賓介衆賓不見主人之子弟鄉射有賓黨主黨之弟子經但云執觶者皆與旅不及弟子惟特牲於嗣子舉觶後兄弟弟子於阼

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此宗廟之禮非燕飲之禮此云及旅而召公鉏未曉一禮立一人爲賓備獻酢酬之節乃獻介及衆賓畢即席工於西階上獻畢而召主人之子未曉一設席之法賓牖前南面衆賓之席繼而西亦南面介西階上東面主人阼階上西面未有北面者惟燕禮云若有諸公席于阼階西北面此爲近於君故以北面屈之賓爲苟敬席亦如之又曰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卿辭重席司宮徹之鄉飲惟公三重大夫再重此云北面重席未曉一且云既獻則獻禮已畢獻畢而復新尊絜之將使悼子爲獻主乎抑臧孫復酢悼子乎昭四年傳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此因孟丙新從齊至因飲大夫酒以接見之二年傳晉韓宣子聘於齊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見子尾子尾見彊禮同此云臧孫命北面重席召悼子降逆之則是臧紇召之也一家父子並立賓主之閒是有二主矣未曉一禮未旅以前皆立行禮此云大夫皆起則獻畢未旅大夫皆坐未曉一

二十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左傳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注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正義引董遇云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

之長

徵曰王氏伯申曰晉之五吏具在傳中成二年傳公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葢一司馬二司空三輿帥四候正五亞旅此晉吏之舊制也自悼公立軍尉而五吏之名遂先軍尉而省亞旅成十八年傳說悼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晉語亦曰祁奚為元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元司馬張老為元候鐸遏寇為輿尉籍偃為輿司馬元尉即軍尉也元候候奄即候正也上軍尉輿尉即輿帥也故十九年傳公享六卿於蒲圃賜之三命之

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葢自悼公以後有軍尉而無亞旅此晉五吏之新制也此傳為路平公則所謂五吏者當為悼公所定一軍尉二司馬三司空四輿尉五候奄矣毋瞀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為官凡五晉之五吏其遺制也淮南兵略篇曰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此下當有此司馬之官也一句正行伍連什伯明旗鼓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五官即五吏矣三十帥者師帥也統於六正者也大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為軍一軍之中師帥凡五六軍則師帥三十大國三軍師帥凡十五也晉為大國師帥當十五而有三十帥者古者天子一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計井出賦自當有六軍之數非三十帥不足以統之晉自文公作三軍其後雖分合不常而車徒之數則一名為三軍其實六軍故有三十帥也又曰經傳凡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為士卒之名見小司徒一為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十年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

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皆謂羣有司也其小大之差則旅卑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司旅先正長而後師旅也杜誤以為帥師旅者乃注云小將帥夫帥師旅者豈得遂謂之師旅乎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傳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注擁抱社主示服

徵曰陳氏禮書曰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鄭注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注議以為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大社石主遷於社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在

禮無文案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盖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準五數長五尺準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盖石地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爲之其長不過尺五寸其短以寸計之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尺埋其半於土中此肊說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而陳侯擁社以見鄭子展果埋其半則不可迎而載果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大韶謹案古文論語問社於宰我今論作問主何劭公杜元凱並用之文二年作僖公主正義曰古論語及孔鄭等皆以爲社主社主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祭

法正義引五經異義曰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案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田主即社主（賈疏以田主爲神農似非）然則山主之木各以其地之所宜宜松者松主宜柏者柏主宜栗者栗主古社主不用石後世以社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乃改用石非古也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注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劉炫云子展子產各使己之衆官備其所職以安定之服注曰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

徵曰劉說是也天官司書曰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鄭司農注小宰曰版戶籍圖地圖也戶籍即後世戶口冊故秋官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內則男子生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臧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臧諸州府論語式負版者則諸侯之制與天子同土地人民皆有版圖致還也上文云陳侯擁社以示失守社稷故使司空致其地衆男女別而纍以示降服故使司徒致其民掌節節有五此言司馬致節當爲軍節服以侯國三卿卽司徒司馬司空故云皆是陳人案軍行有鋭司徒璧司徒（見成二年傳）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淮南兵略訓五官有司空官卽軍司空也則此三官爲鄭之

官致者子展使三官致之祝祓社者亦子展祓除不祥也正義駁服云子產數俘獲尙不取何當取其民地使陳致之既致乃還則是滅矣何云入陳駁之當矣

左傳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比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

徵曰異義曰古春秋左傳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讐說王者所封三者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曰二王之後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

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
別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說文曰愙敬也春秋傳以陳備
三愙大韶謹案恪與愙同(漢帝堯碑若不虔恪 魯峻碑敬恪恭儉)僖十四年
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昭二十五年傳宋樂大心曰我
於周爲客愙從客聲愙與客同(魏孔子碑追存三 恪之禮恪與愙同)則以陳
備杞宋爲三恪義自可通鄭商頌譜曰王者之後時王所
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是鄭亦
以宋爲客也駮異義必別二王後於三恪者郊特牲記云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鄭以三恪
爲薊祝陳案樂記云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
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
杞投殷之後於宋是周所尊在黃帝堯舜之後殷後則別
之曰投示不得與先代比與郊特牲記義異要之傳云以
備與不過二代之義實不相背也

二十六年左傳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
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注
八邑三十二井

徵曰杜解邑不同下傳云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注取田六十井以一井爲邑二十七年傳公與免餘邑六
十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
通稱以一乘爲邑又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二十八
年傳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與北郭佐邑六十昭五年傳

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皆無注謹校傳但稱邑者
皆是大名計其數者則以里計哀十五年傳因以衛邑自
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三百注二十五家爲社籍書而
致之史記孔子世家書社七百里索隱曰二十五家爲里
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秦策賜之二社之
地鮑彪注邑皆有社小司徒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二
十五家爲里也里與邑同故釋言云里邑也李巡云里居
之邑也是一里爲一邑也邑必書其人名於籍故左師之
賞以示子罕削而投之削削其版籍也先者致物於人以
輕者先之曲禮記云獻田宅者操書致是也

左傳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
於宰旅正義曰周之卿三命天子上士亦三命曲禮云列
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周禮大宰之屬官有旅下
士三十有二人是宰旅爲冢宰之下士也小行人春入貢
秋獻功王親受之鄭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
諸侯大夫歸時事之義也

左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注稅即繐也喪服繐衰裳縷細
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爲此服此服
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服注曰衰麻已除日月已
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正義駁曰禮記過而
追服實名爲稅以聞凶之日爲服喪之始衰麻不異何云
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服還是齊衰期耳

何得云如天子諸侯絕旁朞公於子鮮不應爲之服獻公
痛愍子鮮特爲服此服也獻公尋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
終身
徵曰近爲左氏學者僉是服而非杜案鄭注檀弓小功不
稅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鄭服同時故其說同今
校服問曰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
葛以有本爲稅鄭云稅變易也正義曰大功以上麻絰有
本者得稅變前喪緦小功麻絰無本不合稅前喪也是稅
者以後喪變前喪之名別詳禮記釋稅聞喪追服小戴本無其說
況所云日月已過者謂相去隔絕不獲聞喪子鮮託於木
門注晉邑何至久不聞喪而煩追服稅緦聲相近喪服緦衰

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緦衰者小功之緦也諸侯之
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緦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
天子記曰緦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緦衰無受故曰喪之
終身杜讀稅爲緦非肌說也獻公卒在二十九年子鮮之
卒傳不言在何時傳蓋終而言之緦衰既葬而除公痛愍
子鮮之不反服以緦衰而不除故曰如稅服終身杜義不
謬
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左傳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
舍涖事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注上獻先獻者正義曰祭
主人先獻下文云公懼而歸則於是公親在矣又此祭慶
舍涖事公與舍不爲上獻而慶奊爲上獻者慶舍使爲之

不可以禮責也
徵曰特牲于尸卒食後曰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賓
長以肝從又曰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尸拜受長兄弟
以燔從又曰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少牢儀節同是獻尸
之禮主人先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禮未有主人與祭而
使人攝行獻者天子諸侯之祭禮無文以明據祭統云尸
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
爵獻士及羣有司天子諸侯之獻卿大夫士及羣有司與
大夫士之獻賓長衆賓衆兄弟內兄弟及私臣義同然則
爲上獻者正獻畢後之弟一獻以慶奊爲卿非慶奊得爲
初獻也且大夫士無堂事但有酳尸之三獻諸侯有朝踐

饋食之四獻合室中三獻爲七初獻當指朝踐之弟一獻
若慶奊言之則公反爲饋食之弟三獻且何以處朝踐時
夫人之亞獻乎此必無之禮注及疏皆漫爲之說耳又案
冢宰云大祭祀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大宗伯云享
大鬼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所謂涖事也昭十
五年傳將禘於武宮宰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
其在涖事乎三月癸酉禘叔弓涖事涖臨也謂臨視與祭
諸有司之職事也亦不得慶舍使奊爲上獻傳紀此者起
下殺慶繩麻嬰耳無別意
又案鄭注祭統曰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
而獻賓正義曰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

五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
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核特牲於三獻後主人始
獻賓長如正義説通朝踐饋食之四獻爲尸飲五是君酳
尸惟一獻卽獻卿禮未有正獻未畢而獻助祭者疑非是
司尊彝賈疏引祭統此文曰彼指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祼
爲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卽則同天子與上公同
九獻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
獻者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大夫士無二祼
直有酳尸三獻獻祝是也案天子諸侯之祭禮雖亡以散
見於戴記者求之堂上四獻室中三獻正獻凡七自君牽
牲以入後禮器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祭統曰君執鸞刀

羞嚌夫人薦豆籩人朝事之籩醓人朝事之豆於此薦之
是爲朝踐之二獻畢乃合亨禮器曰羹定詔於堂乃行饋
孰之禮饋食之籩饋食之豆於此薦之是爲饋食之二獻
盎朝踐腥祭也饋食爓祭也畢尸乃入室尸卒食酳尸君
與夫人各一獻諸臣酳尸一獻凡七獻此其節也大夫士
無堂事故止室中三獻諸侯有七獻者朝踐饋食時君與
夫人各二獻凡祭必夫婦親之禮器云廟堂之上君西酌
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是也五等之君既有堂事之四獻不
得謂子男僅五獻也儀節不能明未審鄭意何如竊案祭
統所云非指正獻祭之獻卿大夫士猶燕之獻卿大夫士
燕義曰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

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蓋君專大惠尸徧神惠故飲畢
必獻飲五飲七飲九者加爵也非酳尸也據特牲賓三獻
爵止注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又曰長
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注止
爵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又旅酬賓酬長兄弟後爲加爵
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蓋尸體神意欲均其惠於助祭
之人故三獻爵止主人乃獻長賓獻衆賓而自酢復酬賓
賓奠於薦左乃獻兄弟於阼階獻內賓於房中獻私人於
阼階上無非欲神惠之徧也天子諸侯備官以祭凡同異
姓皆在列尸飲五者於卒食三獻之後同異姓之卿各爲
加爵以飲尸是爲飲五君乃洗玉爵以獻卿畢同異姓之

大夫各爲加爵以飲尸是爲飲七君乃洗瑤爵以獻大夫
畢同異姓之士各爲加爵以飲尸是爲飲九君乃以散爵
獻士記所以云飲五飲七飲九不云五獻七獻九獻也然
則天子諸侯之正獻止有七諸臣之加爵在正獻後不得
以加爵充爲九獻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

徵曰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曰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
醢上豆之閒祭此祭正羞也贊者東面坐黍實于左手辯
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三牲
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坐祭此祭俎也祭
飲酒于上豆之閒此祭酒也賓祭加饌贊者北面坐取庶

羞之大與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庶羞輕也汎祭謂不依次序汎舉以祭也杜云遠散所祭不據禮以解疏矣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徵曰雜記曰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又曰諸侯相襚以後路冕

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此諸侯使人相襚之禮春官喪祝職王弔則與巫前男巫職王弔則與祝前喪服大記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此既殯而君臨之禮檀弓釋之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據喪大記諸侯相襚之服凡五故穆叔以朝而布幣言之義見正義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傳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注相禮侍威儀也

徵曰聘禮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至歸禮之明日賓朝服問卿卿受於祖廟下大夫擯是古者相見必有擯相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公享之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徵曰凡射皆三次射皆三耦大射儀司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遂比三耦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三耦卒射此初射也司射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

則以耦告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將射賓先待于物北公卒射公還而后賓降諸公卿升射卒射眾皆繼射此再射也勝者飲不勝者畢司射請以樂于公公許樂正奏貍首以射此三射也初射惟三耦射獲而不釋獲故無釋獲及飲不勝者之儀再射及三射皆三耦先射而後公與賓及諸公卿大夫射賓御於公則賓與公也云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大夫不成耦數以士爲大夫耦與鄉射云大夫雖眾皆與士爲耦

一第一二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　返正內

例同鄉射之三耦弟子也大射之三耦士也故曰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傳云公臣不足謂士耦不足也又案燕禮於樂正告正歌備後云射人自阼階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於說屨升坐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案大射自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皆少進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以下儀節盡與燕禮同燕義曰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燕射與鄉射儀節同故云如鄉射之禮是諸侯之燕禮卽燕射禮也大射於郊故記曰公入驁鄭云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在寢禮云膳宰具官饌於寢東則燕射在路寢庭傳云公享之展莊叔執幣此酬

幣也既饗徹俎乃燕故行燕射之禮知古者立行禮謂之饗說屨升席坐謂之燕饗禮卽具於飲射燕大射諸篇燕射卽具於鄉射與燕禮篇中禮經無饗禮者非篇佚也

吳子使札來聘左傳請觀於周樂

徵曰聘禮記曰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鄭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據禮是聘有觀法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亦其禮

見舞象箾南籥者注象箾舞所執（案當云箾舞者所執乃明）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釋文箾音朔正義曰賈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云箾者舞所執詩頌碩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籥左手秉翟籥是舞者所執則箾亦舞者所執杜說當得其實但不知箾是何等器司馬相如上林賦拂鷖鳥捎鳳皇則捎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爲拂捎必傳於古其箾捎字同也杜云皆文王之樂則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箾當是武舞詩云維清奏象舞則（卽同）此象箾之舞故鄭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又曰鄭氏注象云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武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名故此直言舞也

徵曰鄭詩箋禮注並謂象卽大武維清正義引鄭明堂位注云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亦爲象但禮文於下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籥管以頌之武

象則干戚以舞之又周頌譜正義曰象謂武也子道而堂下示上下之差案白虎通云武王曰象者象大平而作樂示已大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是孟堅已有此說謹案謂武王作象舞以象文王之武功可也謂象卽大武非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並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記則云下管象武說之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郊特牲記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播樂器然則毛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者謂奏象舞時以管吹此維清之詩而舞也春官樂師疏云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是也古者非人聲凡器聲皆謂之奏清廟示德故歌者在

堂象舞示事故管者在下非以父子之尊卑爲差也序言象舞禮言管象與傳言象箾義同箾與籥字異音義同下文見舞韶箾者釋文箾音簫是也謂以簫管奏維清之詩以舞古人言樂多言簫皆絲誤言簫韶魯語言泠簫韶箾即簫韶象箾猶管象陞於彼音簫於此音朔一字兩讀恐非典要至上林賦之拂捎謂以媢弋拂之捎之方言撟捎選也自關以西秦晉之閒凡取物之上者謂之撟捎則捎非人手執持之物正義引以證箾字失其義也南南舞也毛詩歌鐘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曰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靺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是爲和而不僭矣後漢書陳忠傳引詩以雅以南靺任朱離李注引韓詩辭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以其八聲及籥不僭差也又云詩無靺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詩大韶謂靺任朱離四字此陳忠自釋詩語與毛傳同南任音義皆同非詩本文李不察乃肊云齊魯詩耳然則雅舞用籥夷舞亦用籥毛云以爲籥舞其義甚明象箾謂吹管而舞象舞也南籥謂吹籥而舞南舞也杜以象爲文王之樂是也以南爲文王之樂直誤爲二南之南矣正義礙於注說乃云未聞耳

五聲和八風平注八方之氣謂之八風

徵曰王氏伯申曰樂之有八音以應八方之風隱五年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周語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賈服注並曰八風八卦之風是也因而八音即謂之八風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五聲八風相對成文杜云八方之氣謂之八風非也昭二十年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十五年傳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則是八音矣八音皆人所爲故曰爲九歌八風若八方之風具是天籟不得言爲矣大戴禮小辨篇天子學樂辨風又曰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辨風即辨音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輕重已爲吹摽麃之風鑿動金石之音風猶音也成九年傳晉侯見鐘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土風謂南音淮南原道篇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高注遺風猶餘聲是也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

徵曰聘禮記曰無行則重賄反幣鄭注無行謂獨來無所之也疏云此特來非歷聘吳公子札聘於諸國是有行也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遂如齊納幣自齊聘於衛與札同

三十年左傳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徵曰大司馬四時之田於中春云獻禽以祭社中夏云獻禽以享礿中秋云致禽以祀祊也注祊當爲方聲之誤詩曰以社以方中冬

云獻禽以享烝疏曰冬夏主於祭宗廟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者中冬一陽生中夏一陰生是陰陽在內故神象之而行祭也此祭因田獵獻禽爲祭若正祭月在孟月桓四年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四時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謹案賈說是也此因田獵而薦非四時之正祭也魯語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注罝當爲罜罜麗小網也今本作罝罜衍字也以實廟庖毛詩潛序曰季冬薦魚春薦鮪也月令亦云季春之月薦鮪於寢廟皆言薦不言祭據周官田於四中則古者祭用首月信矣

左傳諸侯賓至甸設庭燎

徵曰燕禮曰宵甸人執大燭於庭大射儀同

春秋傳禮徵卷八

春秋傳禮徵卷九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昭公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左傳穆叔子皮及曹大夫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矣注兕爵所以罰不敬

徵曰毛詩四言兕觥卷耳七月桑扈絲衣鄭箋並云罰爵也而卷耳傳則曰兕觥角爵也異義引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觥亦容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云觴謹案禮經於用此器者必分別之曰爵曰觶曰觚於受此器則統謂之爵無名觥者則兕爵即兕觥燕禮有角觶又有象觶是兕爵當以兕角猶稱象觶以兕觥爲罰爵特經師相傳說耳

二年晉侯使韓起來聘左傳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徵曰春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法即八法則即六則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凡射事執其禮事疏禮書若今儀注古者禮皆書於簡

策行禮則執以從故哀二年傳命宰人出禮書周禮謂周之禮書也象即治象教象政象刑象象亦書也以其縣於闕使人則而象之故名其書曰象哀傳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案魏也闕也觀也一物而三名所以縣治教政刑之象故曰象魏在雉門兩旁象可藏魏不可言藏疑傳本作命藏象作象魏者涉上立於象魏之外而衍正義曰由其縣於象魏故謂其書曰象魏似曲說紀年成王二十一年除治象昭王元年復設象魏除治象者於四象中除治象不縣也復設象魏者復縣治象於兩觀也周官三易掌於簭人而其書則掌於史官故傳稱筮史易也象也春秋也爲三哀傳又稱命周人出御書注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御於君者也案御書無攷定四年傳賜魯公以備物典策於唐叔康叔不言賜是周書魯獨備有之二十六年傳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書不獨易象春秋傳舉其大者耳

夏叔弓如晉左傳晉侯使郊勞辭致館辭　哀十五年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陳成子館客

徵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又曰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閒大夫帥至于館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記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賓秋官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致館加初之儀聘禮卿還玉于館之明日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注賓將去親就其館送之司儀亦云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致館者君使卿致之也館客者君親就客之館也傳云陳成子館客蓋齊侯不親館而使人館之與致館兩事

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徵曰秋官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鄭於職金注曰楬書其數量以箸其物也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楬也櫫也皆木也死於道路者書其姓名於木尸於市者書其罪於木其事同廣雅曰楬櫫杙也杙即橜也廣韻曰楬櫫有所表識也漢書尹賞傳瘞寺門桓東楬箸其姓名箸與櫫同釋木味荎著鄭司農注蘇師云蘇讀如味荎諸之味顏注楬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義與此同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左傳宋太子佐後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注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正義曰隱六年公羊傳輸平猶墮成也然則墮是輸之義朝聘之禮客必致幣於主據主則爲受據客則爲輸襄三十一年傳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是謂布幣爲輸幣也言將待輸幣之時乃相見服注云言將輸

受宋之幣於宗廟案禮之享幣皆令宰受不以薦宗廟雖訓爲輸義不當也

徵曰孔旣云享幣皆令宰受安得云輸幣輸幣指客言如杜解當改傳文爲寡君將受幣焉乃通受幣受賓享之幣與宗祧之事絕不相關辭與謝同請辭者請謝後見也因宋太子至久而弗見故請謝之何得云待輸幣之時乃相見上云六月丙申合諸侯于申則諸侯已見楚子何得云待輸幣屬適也謂客至適有祭事將隋幣焉是以緩見則隋幣自指宗廟之事非享幣甚明旣云待輸幣之日乃請相見何得云敢謝後見文義絕不可通謹案地官守祧職旣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鄭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士虞祝命佐食隋祭鄭注下祭曰隋隋之言墮下也周禮旣祭則藏其隋是也春官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疏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宗廟次祀與大祀同亦直有禮神幣帛而已是宗廟亦用幣禮運列祭祀瘞繒此祭地示之禮宗廟隋幣禮無文可證以文義論斷不如注疏所說聘禮釋幣制元纁束奠于几下出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此釋幣之禮祭埋幣以否亦無文以證

冬十有二月叔孫豹卒左傳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注以豭豬血釁鐘曰落正義曰雜記云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此叔孫爲孟作鐘非是宗廟

之器亦釁者周禮小子職釁邦器鄭注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此鐘亦禮樂之器故釁之也

徵曰釁者殺牲取血以塗其釁罅落者設盛饌以燕賓客也兩義殊別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鄭注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饌以落之爾檀弓云晉獻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是也鄭意甚明庾蔚之云落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歌樂之義也酒食安得云澆落失其義也今案落始也考成也並釋詁文謂路寢既成飲酒以落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何注公羊傳曰考成也漢書翼奉傳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顏注考成也成其禮也蓋指其宮室始成謂之考指其與賓客燕飲謂之落其義一也昭七年傳楚子爲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楚語作與諸侯始升焉是落即始也而下傳云楚子饗公於新臺是落即飲酒也哀十七年傳衞侯爲虎幄於藉圃求令名者與之始食焉始即落也食即飲酒二十五年傳衞侯爲靈臺於藉圃將與大夫飲酒焉飲酒即始食也此云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際接也釋詁際接翜捷也捷與接同故以際訓捷謂孟始從齊至未接諸大夫故欲於鑄鐘落成之日飲大夫酒使孟得即見焉鐘鼎爲寶器古銘辭多爲須禱之辭是鑄鐘鼎與築宮室同用落成之禮鐘固須釁但釁與落非一事注誤

使寘饋于个而退注个東西箱

徵曰箱非个也覲禮記几俟于東箱鄭注東箱東夾之前
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注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釋宮
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注夾室前堂是也聘禮堂上之饌八
西夾六又云西夾六豆設于北墉下公食大夫禮大夫立
于東夾南辛東夾北東夾者東夾之室也西夾者西夾之
室也釋宮東西牆謂之序東序外爲東夾西序外爲西夾
謂之夾者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然則堂之東西
兩頭謂之夾夾室前堂謂之箱亦謂之東堂西堂特牲鄭
注西堂西夾之前疏云即西箱是也夾亦謂之介月令有
左介右介以其夾於正室也梁武帝議曰左氏傳介居大
國之閒此名左右介有左右之義介與个聲義俱同襄八年傳

亦不使一介行李釋文介古賀反二十八年傳君亦不使一个秦誓若有一介臣釋文云字又作个音古賀反文十二年公羊傳釋文介古拜反尚書音古賀反介之有古拜古賀二反猶大之有
他蓋唐佐二反字可兩讀義則無別故文選思元賦遲命
論注引傳並作置饋於介謂之介室鄭注鄉射云居兩旁
謂之个射侯左右謂之介室左右謂之介其義同又謂之
達內則記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
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鄭注閣以板爲之
庋食物也達夾室崔靈恩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
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
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近故於房中減殺於天子惟在
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
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爲土坫以庋食也案釋宮又云
無東西箱有室曰寢無東西箱者謂無夾前之東堂西堂
耳是大寢燕寢並有東西夾夾中有閣以庋食物故暨牛
命饋食者寘於介而退箱非置食物之處
五年左傳朝聘有珪享頫有璋注享饗也頫見既朝聘而享
見也臣爲君使執璋正義曰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
執圭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頫見也謂行
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
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
后璋以皮侯伯子男享王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公侯伯於
諸侯享用璧琮子男於大國享君琥以繡於夫人璜以黼

此云享頫有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所以特舉享后者舉
璋與圭相對其賓享禮圭與璧琮琥璜皆有今檢杜意破
享獻之享爲饗食之饗以下云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宴有好貨飧有倍鼎皆論饗禮但饗禮既亡執璋無文耳
故云臣爲君使執璋則詩云奉璋峨峨尚書太保秉璋以
酢之類是也
徵曰惠氏禮說曰六幣者圭璋曰先朝聘以之璧琮曰加
享禮以之琥璜曰將大饗以之周書諸侯奉圭當其朝而
皆布乘黃覲禮侯氏奠圭及其享而亦陳匹卓此朝覲也
皆先以圭致命然後陳馬於庭而享禮行焉聘享或以皮
或以馬聘禮曰庭實皮則攝之記曰庭實隨入左先皮馬

相閒可也則聘亦以皮馬矣惟聘用瑑圭璋璋以皮者亦以璋先之故曰圭璋特謂皮馬不上堂此圭璋曰先也璧以帛琮以錦者謂帛錦之上以璧琮加之士昏禮注云古文錦皆作帛蓋古錦帛通故不曰錦而皆曰帛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若諸侯自相享則以瑑璧琮享諸侯束帛加璧享夫人束帛帛詩為錦加琮此享禮之璧琮曰加也琥以繡璜以黼者謂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饗酬以繡黼而將以琥璜終南諸侯受顯服曰黻衣繡裳采菽天子命諸侯曰元袞及黼此王賜繡黼之文其錫之也王拜送爵以琥璜將之故曰琥璜爵詩曰承筐是將此大饗之琥璜曰將也大韶謹案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

侯朱綠繅八寸經曰使者受圭受夫人之聘璋又曰聘于夫人用璋是朝聘用圭璋也經曰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享元纁束帛加琮是享用璧琮也惠說根據禮經較鄭說為長至皮馬無一定之法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聘禮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注言則者享用皮或時用馬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閒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是小行人所云圭以馬璋以皮者特大總言之古者重帛而錦次之聘禮郊勞畢賓奉束錦儐勞者覲禮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聘禮歸饔餼畢賓降堂受老束錦

又下大夫歸上介饔餼儐之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大夫歸禮賓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兩馬束錦覲禮天子賜侯氏舍儐之束帛乘馬賜侯氏車服儐以束帛四馬此聘賓儐使者用錦諸侯儐天子之使則用帛也聘禮賓覿奉束錦又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此享用帛而私覿用錦也又賓問卿奉束帛入賓面加覿幣注加私覿君之幣上介特面眾介面如覿幣此問用帛而私面用錦也士冠主人酬賓束帛儷皮士昏舅饗送者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大夫送者以束錦此酬賓用帛酬送者以錦也皆古人重帛之證故禮經於束帛皆加璧束錦則加琮聘禮云享夫人束帛帛當為錦字之譌耳

惠謂錦帛通未察也杜見享禮無用璋者故破享為饗案傳但混言之禮器云琥璜爵饗用琥璜不以璋也注者當據禮以疏證之不當破讀禮經及周官於享祀之享饗食之饗兩字分別截然左氏及小戴記每混用故多錯解又云臣為君使用璋直虛造禮經矣正義迴護杜失乃引尚書毛詩兩璋以證不思彼璋皆指璋瓚祭器也於享頫何涉

宴有好貨

徵曰天官玉府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疏王於羣臣有恩好因燕飲而賜之貨者七年傳好以大屈是也

飧有陪鼎注熟食為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正義曰

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飧餁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云食不備禮曰飧餁孰也其鼎實如饔餼羞鼎則同郎陪鼎也以其實言之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鄭以飧禮小饔餼禮大故云不備杜以餼生而飧熟故曰熟食

徵曰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饔餁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膷鼎在牛鼎西臐鼎在羊鼎西膮鼎在豕鼎西其陪所設當西階之內廉公食大夫禮設加饌曰旁四列西北上膷以東臐膮食禮之有加猶歸饔之有陪鼎其實則膷臐膮也

出有贈賄

徵曰聘禮云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眾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眾介如其面幣使者歸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此贈聘賓及介也司儀云致贈如將幣之儀此主國君賄聘君也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左傳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注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正義曰上言加籩此言豆者籩豆並加互舉其一也

徵曰食禮有豆無籩公食大夫曰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不言籩是也燕饗籩豆並設鄉飲鄉射兩禮並云主人獻賓薦脯醢賓升席設折俎燕禮主人獻賓獻公皆薦脯醢設折俎脯乾肉實於籩醢七醢也實於豆其實則天官籩人云朝事之籩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棗㮚桃乾橑榛實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醢人掌共五齊七醢七菹三臡注五齊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雁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三臡麋鹿麇實禮與祭禮同故公食大夫曰宰夫自東方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麇臡聘禮歸饔餼堂上八豆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西夾六豆北上韭菹其東醓醢東

夾亦如之僖三十年傳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是也其數下大夫六則上大夫八豆八籩加以葵菹蝸醢禮獻依命數鄭注掌客云爵卿也饔餼五牢爵大夫也三牢則卿獻五大夫獻三故昭元年傳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每一獻而為籩豆故曰五獻之籩豆季孫為魯上卿獻當五武子謙以次國之卿當大國之大夫故曰不過三獻聘禮記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是饗禮之籩豆固有加注云多於常禮亦屬肊說

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

馬二匹

徵曰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賓振幣進授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又賓問卿後賓面賓奉幣庭實從注四馬面即覿也禮經於君言覿於卿言面互言之耳禮用乘馬惟諸侯享天子用馬十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八用六者本降殺以兩法或春秋不能盡如禮也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惟芻禾介皆有餼士帥沒其竟所過邦無勞禮以國君而勞卿尤失禮

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强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

徵曰聘禮若過邦誓于其竟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鄭注史讀書以敕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謹案史所讀即誓書也秋官士師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

七年左傳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正義曰服虔云鼎三足則圓四足則方

徵曰董逌廣川書跋曰祕閣二方鼎其一受大府之量一石七斗又一受量損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方如矩漢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其下則圓當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丘隴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墨子曰鼎成四足而方是古鼎固有四足也

八年秋蒐于紅穀梁傳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軼塵馬候蹶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能中過防不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注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爲旃轅門印車以其轅表門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轚絓則不得入疏以車爲營舉轅爲門又建旃以表之故云置旃以爲轅門徐邈云流至也門之廣狹足合車通至車兩軸去門之旁邊一握或爲流旁握者謂建旃表門之旒旁去車之兩軸各一握也古字同通故傳作流但與注少僻耳

徵曰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鄭注轅門曰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其車以其轅表門注旌門曰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同肆若食息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疏仰車以其轅表門者謂仰乘車轅相向以表門故名爲轅門大司馬狩田田之法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弟出和門也據此是轅門與旌門別轅門若史記衞將軍傳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仰

兩車之轅以表門故鄭云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旌門樹兩旌爲之故大司馬職謂之和門和與桓古同聲鄭注爲頁和爽日和讀曰桓漢書尹賞傳如淳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春官典瑞公執桓圭注雙植謂之桓雙植謂之桓圭軍左右門謂之和門其義一也故車攻毛傳作褐纏旃以爲門旌旃僩別而古多通稱穀梁毛傳說以旃周官云以旌義同故車攻正義引大司馬文云彼旌即此旃是也正義又曰既爲防限限字依校勘記設周衛而立門乃以褐纏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然則傳云轅門者以車從門出故名轅耳范說以掌舍之轅門似非流與游同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斿者旌旗之斿也字從㫃訓與旒同桓三當云二年左傳鞶厲斿今本游纓是也學者讀斿爲旒浪爲假借按顏說非也說文曰㫃旌旗之游㫃蹇之皃从屮曲而垂下㫃相出入也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又曰㫃旌旗之流也游旌旗之流也段注曰旗之游如水之流故曰流周官字作斿旒乃俗作耳本無此字安得謂之假借傳云流即縿游旌旗亦通稱九旗之竿首運羽旄則謂之旌游之數大常十有二斿九旗七旗六旐四惟謂旌以爲門故有流流旁握者旗之游去車軸四寸耳毛傳作閒容握義同或說得之徐訓爲至非也

九年左傳豈加弁髦而因以敝之注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正義曰劉炫云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爲髮彼兩髦又云因以敝之者謂親沒不髦案禮加冠以後親沒以前身既成人猶自垂髦何得云童子垂髦若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杜何得云棄其始冠既弁連髦而言知非親沒之髦也

徵曰既夕云既殯主人說髦鄭注兒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形彖未聞內則記曰子事父母拂髦冠緌纓鄭注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鬌拂髦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說髦鄭柏舟毛傳曰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據鄭注云拂云著是髦假他髮爲之其制本爲事父母之飾故既殯而說與冠絕然兩物故內則於拂髦後乃云冠緌纓士冠記云始冠緇布之冠也冠而敝之可也傳云因以敝之者謂既冠而棄其緇布冠親沒而棄其髦如杜解則是因冠而并去其髦則既殯而說者豈又有　髦乎杜於禮甚疏多肊爲之說正義曲爲迴護尤謬

十年夏齊欒施來奔左傳遂伐虎門正義曰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鄭云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

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左傳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注載幣用車百乘

徵曰據禮三享用束帛庭實唯國所有若皮若馬春秋即

東帛斷無多至百乘今案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注十箇爲束兩者兩兩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疑大國故用百兩兩謂匹兩非車兩之兩聘禮官陳幣史讀書展幣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放君善曰載謂載之於車幣亦兼皮言古者用幣之車以人推之春秋傳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案說文輦輓車也从車扶扶在車前引之也鄭注小司徒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司馬法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然則輦用以載任器亦以載幣帛千人亦舉人數耳注不可從

十一年左傳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僖子使助薳氏之簉

徵曰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鄭注重天時權許之也案文十二年穀梁傳注引譙周曰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此說深得禮意較鄭爲勝內則記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成十一年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與內則合昭十九年傳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周語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人三爲衆女三爲粲康公之母不止奔女但云三者之備物是奔固不在禁例周官之法嚴故權許於仲春說者以周官此法爲莽歆所竄是未讀內外傳管子有合獨之政入國篇曰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謂之合獨與周官之法合

左傳衣有禬帶有結注禬領會結帶結也釋文引說文云禬帶所結也

徵曰曲禮記曰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鄭注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視之目不過此玉藻記曰凡侍於君視下以聽上視帶以及袷注袷交領也會與合義同故小戴記字作袷其實袷爲襌袷之袷交領字正作禬惟禬爲交領故曲禮又云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傳云視不過結禬之

中義同玉藻又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畢結三齊注結約餘也許以禬爲帶所結與禮不合陸引之非也

朝有著定會有表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正義曰著定佇立定處故謂朝內列位常處也劉炫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爲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過非也杜意并採下文會有表以配著故謂之表著非謂著之一字即名表著也

徵曰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羣臣之列位也位與著同故十二年傳曰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注著位次是也十六年傳共祭在廟已有著位周語大夫日恪位著義同春官太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位常猶著定杜云

列位常處是也夏官司士掌朝儀之位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鄭注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古者朝庭而不屋故釋宮云中庭之左右左右即東西諸書但言著位不聞言表著周語昔成王盟諸侯於岐山置茅蕝設望表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賈注云束茅以表位爲蕝蓋會盟爲壇立表以明其位使會者各就其表覲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以旂爲表會盟之禮同下文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處著指朝表指會文義分明安得以著定混言之曰表著或杜意解定字謂列位有常處故曰著定傳寫者誤爲表著耳不然劉規之甚當正義曲爲之說謬

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左傳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正義曰周禮幕人掌幄幕帟綬之事鄭注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或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爲之凡四物者皆以綬連繫焉然則幕與幄異幕大而幄小幕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

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注建立旗旗不曳其旆旆游也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正義曰釋天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璞曰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然則旐謂旂身旆謂旂尾旆綴於旐本是相連之物非別體也而不曳其旆當纏繞於竿頭蓋如禮記德車結旌也釋天又云練旒九周禮所謂九游七游游即是旆故云旆游也然天子十有二游并屬於一幅之廣於理不可蓋游數多者旁綴於縿如今之旗其軍前之旆如郭所說

徵曰說文旆繼旐之旗也沛然而垂毛詩出車傳曰旆旆游垂貌蓋以帛繼旐末垂之旆旆然故曰旆士喪書銘于末注今文末爲旆旆得與末通者亦垂之於下非特聲相借也定四年傳或旆以會蓋不旆者卷而不垂旆之者垂之也正義云旐爲旗身旆爲旗尾是也謂旆即游非也釋天云練旒九邵氏正義曰以絳絲爲下垂之旒故有九斿七斿六斿之別旆即旐末故許云繼旐之旗釋名云雜帛爲旆以雜色綴其邊如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然則朝會所用繫斿於縿末不用旆軍旅所用繼旆於旐末不用斿以此而別

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正義列先後鄭賈服四說而從王肅說先鄭及服注云鄭伯爵在男服也駁曰周制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賈注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駁曰子產爭國小貢重輒

言鄭為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後鄭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俗雖為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駁曰武公既遷東鄭并十邑為國不得食子男之地若西鄭時食子男之地今為大國自當貢重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言鄭在甸服之外其爵列於伯子男言爵卑國小不應出公侯之貢

徵曰惠氏補注引春秋繁露云周爵五等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為一爵故云伯男又引桓十一公羊傳何注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大韶謹案兩京時多用公羊說不可通於左氏今案周語曰鄭伯南也王而卑

之是不尊貴也韋注引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之新鄭新定之於王城為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為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正後鄭說也先鄭以為男服則六服內之男服矣韋注合而一之似宜有別昭案內傳云云以此言之鄭在男服明矣韋從先鄭說最得正義欲申杜乃云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則當長方言王當尊貴豈反等伯爵於子男之列明居男服故曰伯男非所云國小也十五年左傳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注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

晉書杜預傳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叔向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則是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

徵曰杜預短喪之議固無足辯平心而論實左氏有以啟之諸傳所載文元年晉襄公既祥朝王於溫襄十五年十二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會於溴梁晉侯與諸侯宴使諸大夫舞歌詩必類傳載其事無貶刺之文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六月葬鄭簡公未葬而請免喪則既葬即除喪矣以此為禮此杜預所藉口以證世襄九年五月穆姜薨冬十二月同盟于戲晉侯以公宴

問公年曰可以冠矣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案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于次哭踊三者三乃出此謂孤子當冠之年因喪而冠故曾子問記曰除喪不改冠乎明不備禮穆姜為襄適祖母承重三年襄年十二未當冠因喪冠而用吉冠此何禮也文元年穆叔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左氏並曰禮也凡君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於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祲祥禮也案聘禮於聘君曰宰入告具于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於所聘之君曰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始卽位必相聘則兩國之孤並須釋服卽吉禮聘遭喪入竟則遂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此已入竟而遭所聘之君喪非因卽位而聘又曰聘句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赴者至則衰而出云入竟則遂若未入竟則反奔喪矣豈有君喪未期而使大夫朝服出聘乎喪三年不祭不以純凶接純吉也烝嘗之禮尙不行而要結外援舍其本而圖其末此何禮也昭十年晉平公旣葬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見新君叔向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對引彼證此自相乖剌而鄭箴膏肓曰周禮邦交世相朝左氏合古禮案父子相繼曰世非謂三年之中必相朝依禮三年喪畢當先朝天子不得誣周官喪服斬衰三年章一曰君天王崩未葬而諸侯自相朝此何禮也君母之喪服斬畀禮非皮弁卽朝服以大蒐爲非禮以盟爲禮此何禮也文二年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取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按公羊曰三年之內不圖昏董傳曰納幣之月在喪分

故謂之喪取而鄭箴膏肓曰僖公母成風主昏得權宜之禮案禮爲長子三年無論成風不當主昏卽主昏亦須在禫後凡事可以權三年之重無所謂權鄭此說所謂又從而爲之辭左氏習於衰世之故以非禮爲禮不知春秋所書皆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其惡自見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惠公之薨只曰無改但在元年不過小祥前後隱於十一年十一月薨而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又盟于越未五月也莊於三十二年八月薨而閔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文於十八年春二月薨而宣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于平州此旣祥也八年六月夫人姜氏薨二月公如齊襄四年秋七月夫人姒氏薨冬公如晉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十二月同盟于戲此未祥也書列國若桓十四年十二月齊僖公卒十五年六月襄公會于艾僖九年三月宋桓公卒夏襄公會于葵丘十二年十二月陳宣公卒十三年四月穆公會諸侯于鹹二十五年四月衛文公卒十月成公會諸侯于洮二十七年六月齊孝公卒二十八年五月昭公盟于踐土成十四年十月衛定公卒十五年三月獻公會諸侯盟于戚襄四年三月陳成公卒五年秋哀公會諸侯于戚十五年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三月會于溴梁定三年二月邾莊公卒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四年二月陳惠公卒三月懷公會諸侯于召陵五月盟于皋鼬與宣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

元辛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未踰年而稱侯以使春秋因其背禮之實直書以示譏例同則凡未終喪而出盟會與背殯而出如宋襄陳宣者遊迹不同其背禮等穀梁於僖九年發傳曰以宋子爲無哀此譏不勝譏之意深得春秋微旨杜預不察乃剏爲短喪之說

晉博士段暢申杜預議曰尚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惟鄭氏以諒闇爲凶廬今據諸儒爲正明高宗旣卒哭即位之後除衰麻躬行信默聽于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楚語論語坊記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惟尚書大傳以亮闇爲凶廬蓋伏生所說鄭氏之所依據而攷之義旣不通據經所言是惟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爲凶廬者案禮葬後柱楣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爲義大昭謹案諒梁同聲通借闇從音聲陰音亦以同聲而借文十七年左傳鹿死不擇音杜讀音爲蔭是也侵覃部多通轉故尚書論語漢書五行志白虎通四時篇作諒陰禮記尚書大傳文九年公羊傳何注作諒闇鄭於喪服四制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注無逸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鄭云柱楣者喪服傳曰旣葬翦屏柱楣注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疏翦屏者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然則始喪倚木爲廬無柱與楣旣虞乃施楣及柱漢書胡建傳注匾者小室之名若爲菴屋之類廣韻庵草舍也菴庵皆後出字正字當爲闇闇爲廬故字從門以其不施楣柱其處幽闇故引申之又爲愚闇之義伏書說命傳曰高宗梁闇不言何謂梁闇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今古文家義同僞說命亦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旣免喪其惟弗言又曰以台正于四方台德恐不類茲故不言恭默思道亮陰三祀者居廬三年也其唯不言者不施令於百官也楚語曰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楚語無宅憂之文故云三年默以思道作僞書者襲之作恭默思道與諒闇之義本不相涉孟子亦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居廬者居於諒闇也未有命戒者聽於冢宰也以諒闇爲信默不言高宗何以於免喪之後始云不言若以免喪爲旣葬除喪何云諒闇三祀是僞書亦以諒闇爲凶廬喪主哀何云信默即不言旣云信默又云不言案複不成文旣云信默說命何又云恭默諒有信訓無默訓而論語集解引孔安國亦云諒信也陰猶默也孔安國論語注出王肅僞撰海寧陳氏鱣辯之甚詳韋注楚語云默諒闇也望文生訓義絕不通伏生爲尚書大師故鄭宗之其餘等之邪說誣民可也

心喪者師無當於五服故檀弓記云事師心喪三年哀痛

迫於中斯衰麻節於外三年大喪而可以無服之服託名
心喪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其斯之謂與
注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正義曰
喪服杖期章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
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
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
徵曰惠氏補注曰墨子公孟篇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
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
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後子爲後之子又非儒篇儒
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
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

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
子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
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墨子所據喪禮與傳合
與喪服傳異傳云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必三年然後
取不得爲三年喪服也且天子絕朞安得引以爲證大韶
議案父在爲母期父卒乃爲母疏衰三年而傳云三年然
後取者蓋爲母期特厭於父也子厭於父不敢伸其私尊
故父卽達子之恩三年然後取卽謂之三年之喪可傳文
本無語病墨子所云爲妻三年不知其何所據
十六年左傳晉韓起娉于鄭鄭伯享之孔張後至立於客間
執政禦之注執政掌位列者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

徵曰禮經不載饗禮以公食大夫徵之經云公迎賓于大
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此
迎賓之節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小
臣東堂下宰東夾北內官之士在宰東北介門西北面西
上此主國羣臣及聘介之位也食禮無酢席燕禮席公于
阼階上西鄉饗備獻酢酬公席當與燕禮同故羣臣位在
東統於君也介立於門西統於賓也東夾南者位在堂下
猶當東夾也禮士大夫入君門由闑東由闑東而入於東
夾南其勢徑孔張蓋因後至恩遽由東而西乃立於客閒
計賓入門三揖卽至於階不得停留而云立於客閒者校
士冠至于廟門揖入三揖注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

碑揖士昏納采使者至于廟門揖入三揖注云三揖者至
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鄉飲酒主人與賓三揖
注三揖者將曲揖當陳揖釋宮堂塗謂之陳當碑揖士冠疏云主
人將右謂轉身東向欲背客宜揖將北面向堂塗東行折與賓相見又
宜揖碑是庭中大節三分庭一在北又宜揖此三揖之節賓與主
並行者至使臣與鄰國君三揖與此不同案聘禮云及廟
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下云納賓賓入門左介
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於公揖入注曰公先入省內
事繼則立於中庭以俟賓於賓立接西塾注曰立於廟門
外是則賓及廟門公先入在庭南賓既入門未卽曲故有
北面西上之儀賓介既定位公揖之乃右曲西行食禮公

迎賓于大門內大門之內非即門內霤亦當如聘禮立於中庭而西鄉迫大夫納賓賓與介入門左聘禮記其介爲介注饗賓有介者尊賓行敵禮也賓既定位公於中庭揖賓賓乃右曲公揖賓當西鄉既揖乃轉身東鄉行至堂塗乃轉身鄉北又揖賓賓乃鄉堂塗主國君在前賓在後皆公揖賓乃行至碑賓主始相鄉與賓主敵者儀節異是賓自入門以後常後於公不並行故孔張得退至客之後客之後者客之西也樂縣之位據大射阼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孔張初立於客閒樂立於客之西終乃立於縣閒此縣當指西階之西而益西矣

淩氏禮經釋例曰堂塗與門不相值而與階相值故賓主入門至內霤將右曲堂塗賓主必相背故揖是之謂曲而北面賓主又相見故再揖當碑將及階矣故三揖

受脤歸脤注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正義曰諸儒皆以脤爲祭社之肉劉炫以爲祭廟之肉非也然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而歸脤於公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故杜直言祭歸肉於公不言家祭也

徵曰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秋官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定四年公羊穀梁傳並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大宗伯疏曰對文蜃爲社稷肉膰爲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盛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祭器皆飾以蜃也然則歸脤與受脤並指廟祭言受脤受胙於公也歸脤歸胙於公也天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疏證以春秋傳受脤歸脤是也正義迴護杜失曲爲之說耳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左傳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太宮注屏攝祭祀之位正義曰鄭衆云攝束茅以爲屏蔽

徵曰楚語屏攝之位韋注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案鄭注檀弓云翣以布衣木如攝與又注喪大記曰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衣以白布柄長五尺是說翣之制也云如攝與是攝與翣形制相類故韋云如要扇

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注野司寇縣士也正義曰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其職云各掌其縣之民數而聽其獄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諸侯縣士亦當然鄭注云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

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左傳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正義曰喪大記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旣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鄭云正尸者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

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彼言子坐東方謂太子即鄭所云主人也彼初死之時即別適庶況其至葬君道已成矣太子失其位明不在適子位也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注牢禮各如其命數晉人失禮故為鮑國七牢正義曰杜以周禮掌客云上公饔餼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亦當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晉人失禮加七牢據下云加四為十一牢知為七而劉炫云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饔餼五牢則臣之牢數不依命數鮑國當五牢加二牢耳鄭注掌客云爵卿五牢爵大夫三牢爵士太牢非也

徵曰劉說是也掌客明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鄭云命數則參差難準略於京用爵而已大聘使卿聘禮歸饔餼五牢饔餼一牢鼎九虛二牢鼎二七餼二牢法用五不用三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是不依命數也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則獻依牢數杜不據禮肊為之說

華亥向寧自陳入于南里以叛左傳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注徽識也

徵曰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鄭注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又曰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徽識旌旗之細也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以緇長半幅廣三尺書名于末此蓋其別也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則以相別也又大司馬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名以辨軍之夜事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六月箋云識徽識也將帥以下皆著焉又春官肆師表齍盛注表謂徽識也據鄭箋注是徽為旌旗之小者著於背以為題別在軍以備死事茇舍以辨夜事生之有徽識與死之有銘旌其義同故檀弓記說其義曰銘銘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矣故以其旗識識之（注疏本脫上識字此據士喪禮注補）

旗識與徽識皆所以題別也此注云徽識也脫一徽字當言徽徽識也乃與鄭注合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左傳宋公享昭子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正義曰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也右坐者令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言其改禮坐也

徵曰正義說是也燕禮記曰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禮云若有諸公席於阼階西東上此因其近於君故北面所以別嫌也與此別

九月己亥公孫于陽州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

徵曰夏官家司馬鄭注大夫家臣爲司馬者春秋傳叔孫氏司馬鬷戾

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氏以王子朝奔楚左傳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何氏膏肓曰春秋之義與三代異建適媵別貴賤有姪娣以辨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別尊之敬之義（此何義不明當有說誤）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賢臣下必從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又大夫不世如并爲公卿通繼嗣之禮左氏爲短鄭箴曰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始立長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中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短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公卿之世立者有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犯

徵曰漢初周官左氏並未立學官而坊記曰惟卜之日稱貳君不特春官太卜有卜立君之法何不信周官故有此說公卿無私指單劉立子猛及敬王言謂公卿不得私有所援立何鄭並失左氏旨

二十七年公如齊左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注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君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劉炫云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齊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使司正請安於賓服虔亦然杜云齊侯請自安非也正義駁曰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於賓然則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常事何須載其事以爲卑公之義明是齊侯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審思而規杜非也

徵曰燕禮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注主人宰夫也宰夫太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天子膳夫爲獻主疏曰燕義云宰夫爲獻主是也大射之先行燕禮亦然是燕禮燕己臣子使宰夫爲獻主也聘禮記燕則宰夫獻注爲主人代公獻是燕異國之臣亦宰夫爲主人也燕禮記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禮必立賓一人備獻酢酬之節故宋鄭享諸國之大夫以趙孟爲客季孫飲大夫酒以臧紇爲客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皆主人親獻鄉飲鄉射並同公與臣燕使宰夫爲獻主蓋臣不敵君故使宰夫獻若兩君相燕則君爲獻主如晉侯以公宴於河上（襄九年）晉侯以齊侯宴（昭十二年）以與也此主君親獻也齊侯比公於大夫故使

一第一七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版反內

宰獻安坐也燕禮皆立行禮至徹俎後乃說屨升就席所謂安也無論賓主相敵與否燕必坐齊侯之卑公不在請安在使宰獻也杜云比公於大夫據禮言也解請安爲請自安則昧於禮矣正義雖多方回護無益也

二十九年左傳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皡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徵曰郊特牲正義曰社稷之義舊解不同鄭以社爲五土

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食之稷有播種之功（從校勘記）配稷食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並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聖證論難鄭云召誥曰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祭法及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鄭孝經注社后土也（從校勘記）既云社后土即句龍是自相違又異義曰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土爲社謹案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駮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是賈許馬王說並同與鄭異

又答趙商問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社后土（從校勘記）句龍爲后土後轉而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謹案當從鄭義本年正義曰晉語云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西阿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虢公所夢之狀必非該之貌自是金刑之神耳由此言之知句龍祝融元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食之神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爲配者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亦得稱后稷也正義此說實足與鄭義相發明何注莊二十三年公羊傳亦云社者土地之主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

秋而祭之與鄭義同社地主也后土即社句龍能平九州故名其官曰后土死則配食於社月令五人帝五人神大皡炎帝黃帝少皡顓頊以木火土金水而王死爲五行之帝其臣即以五行之精配食故中央后土與句芒祝融蓐收元冥並列襄九年傳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左氏說古之火正謂火官也帝嚳時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祝融閼伯並配祭火星故柱棄亦配食於稷以柱棄爲田正之官因其能種百穀故配食於稷傳言故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即五人神如王肅說杜即句龍稷即后稷則木正即重金正即該水正即修熙何以木火金水四正配食五行之精而土正但祭后稷至異義

謂既祭稷不得以稷米祭稷反自食校社祭百穀非專以稷祭非所難矣

又案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社即大司樂所云澤中之方丘亦曰泰折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是也社祭地祇故曾子問禮運郊特牲中庸仲尼燕居諸記並與郊對文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漢書郊祀志載翟方進奏議引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

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此在劉氏校書以前知經師說泰壇即圜丘泰折即方丘方丘之祭即大社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經文不列地祇而以社稷列五嶽之上則社稷即地祇曲禮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侯不得祭地祇故立國社月令仲春令民社孟冬大割祠於公社地官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也王社侯社則小司徒云凡建邦國設其社稷之壝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是也崔靈恩云大社在藉田案周語云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毛詩載芟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此陳氏禮書說舊說諸侯三社案傳云閒於兩社兩社謂侯社亳社也在雉門內不聞諸侯有三社也置社者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此大夫以下通於士庶也故十一年傳云盟於清丘之社此民閒之社祭社必祭稷故載芟序曰春祈社稷良耜曰秋報社稷也大司徒注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是也駁異義以稷爲原隰之神案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原隰爲五土之一言土祇而原隰自舉矣何須別祭鄭此說與傳違不可從

杜解土正曰后土云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案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鄭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

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其祀戶祭先脾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其祀中霤祭先心秋其祀門祭先肝冬其祀行祭先腎聘禮記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箸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或者合而祀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是中霤與門行井竈同爲五祀與此社稷五祀別郊特牲記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此言天子諸侯祭社大夫以下不得祭主中霤耳非

以中霤配社也異義曰古周禮說顓頊有子爲祝融祀以爲竈神鄭駁曰祝融古火官之長乃是五祀之神而祭火神於竈陘於禮乖也案禮器記曰燔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以竈爲火正與以中霤爲土正均失之

春秋傳禮徵卷九

春秋傳禮徵卷十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定公

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公羊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卽位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諸始死之義禮始死於北墉下釋文墉音容本又作婦校作墉者是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閒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於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絰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卽位穀梁引子沈子說同

徵曰曾子問記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鄭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於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柩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雜記記諸侯行而死之禮曰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惟輤爲說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宮適所殯謂兩楹之閒凡柩自外來者正柩於兩楹之閒尸亦徙之於此皆

尸殯焉與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閒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二年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徵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遂出大射儀同是禮有賜脯之法故閽人乞焉奪杖以敲則非禮矣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左傳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注社稷動謂國遷正義曰劉炫謂軍行

徵曰劉說是也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肆師凡師出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鄭注社軍社也大祝大師宜于社設軍社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宜于社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注社主在軍者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據禮凡軍旅必載社主以行社稷不動即謂嘉好之事曾子問記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社稷但告而已故曰祝不出竟軍行祓社謂軍社也杜謂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亦非也釋天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王制天子將出征宜

乎社此謂師未出竟先祭社也祓社祝奉以從謂先祓除而祝奉社主以行與宜社自爲兩事杜皆失之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注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正義曰周禮司常通帛爲旜鄭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大赤是通帛知少帛爲雜帛也茷即旆也爾雅繼旐曰旆旐是旗身旆是旗尾尾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綪茷是大赤然則大赤即是旃旌綪茷之下更言旌者茷言旗尾旃言旗身圓其文故具言耳不然旌是干之所建旗皆有旌少帛旃旆之後何須更言旌明是圓其文耳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

徵曰禮二名不偏諱（偏與徧古字通見禮記釋偏）與晉言故諱其一曰重稱本國亦諱其一曰武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次第與史異

八年夏公會晉師于瓦左傳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乎始尚羔正義列賈侍中鄭司農兩說賈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鴈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駁曰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鴈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言尚羔者當謂舊賤羔而今尊之耳若本僭孤禮皆執皮帛當云始復用羔不得云尚也鄭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

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爲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尙羔記禮所從壞

駁曰禮傳及記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無異文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及侯伯之下並云卿皆羔又士相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雁上大夫相見以羔安在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曲禮云飾羔雁者以繢鄭康成云此爲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臣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諸侯之臣不畫所與者惟此而已其執不異傳文之乖於禮者侜卿也皆當執羔趙鞅荀寅不當執雁此是當時之失於偪下以晉卿失於偪下魯卿不應僭上益明賈云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

矣魯人始知執羔爲尊或亦效晉惟上卿一人獨執羔耳未必即能如禮諸卿執羔也

徵曰聘禮聘畢後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雁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鄭注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雁下於見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卽掌客云卿皆見以羔聘禮記賓卽館訝將公命又見見以其摯注大夫訝者執雁士訝者執雉又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注上介執雁羣介執雉並與大宗伯文合傳於變禮之始云晉於是乎始墨魯於是乎始髽今云始尙羔似稱卿大夫並用羔今見晉正卿執羔介卿執雁始以羔爲貴耳至趙鞅荀寅依禮不當用雁正義說是也又案曲禮記曰飾羔雁者以繢鄭注繢畫也注大宗伯引記曰謂飾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以飾士相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謹案鄭於經典繢字並訓畫文畫字並訓雲氣故云爾案說文繢織餘也一曰畫也則畫爲別一義急就篇承塵戶幭條繢總顏師古注繢條亦組之屬以繢者謂以組維禽之首及足經云布記云繢義同無天子諸侯之別

盜竊寶玉大弓公羊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注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

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徵曰毛詩棫樸傳曰半珪曰璋箋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古統謂璋瓚曰璋郊特牲記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卽圭瓚璋瓚攷工記玉人亦云大璋中璋邊璋故顧命曰秉璋以酢卽祭統云大宗執璋瓚亞灌也故何引詩以明璋卽璋瓚其云白藏天子青藏諸侯無文可證董子四祭篇曰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此何所本而鄭注小宰云惟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則天子郊天無用鬱鬯以祼者何鄭異義不可强合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繅三采六等問

諸侯朱綠繅禮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校帛當爲錦加琮璧以享不聞以聘璋夫人以聘不聞以徵召也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玉人曰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牙璋非琢璋而白虎通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起兵此附會之説非周官法典瑞又曰鎮圭以徵守不聞璋以徵召也禮天子彫弓弓把謂之拊五采備謂之繡行葦毛傳曰彫弓畫弓也故曰弓繡質謂畫弓也校定四年左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氏之繁弱明堂位記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春秋書寶玉大弓當指此何不信周官左氏故説多異

哀公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公羊曰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穀梁曰納者何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曰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曰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穀梁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孔氏公羊通義曰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讐其父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可立蒯聵無父命不可立

徵曰喪服父爲長子三年傳曰正體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謂我受重於父子又將嗣已而傳父之重此重謂適適相承之重非謂孫可爾祖也禮有適子無適孫祖父卒適子及衆子俱服期不父其父安得有王父以王父命辭父命此逆天理背人倫之大者孔廣森據喪服傳之尊祖爲解案傳云者謂尊祖統也故曰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即穀梁所云德厚者流澤光之義以之解公羊此説則是祖可厭孫祖父在當爲父期矣誣經背道莫此之甚據左傳衛侯謂子南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歿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靈公未嘗命立輒郢初

辭以君夫人在堂者意在蒯聵特不敢顯言立之耳及靈
公卒郢知南子必不欲立蒯聵倉卒無君乃云亡人之子
輒在江熙曰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立輒據經解經其說
郢允春秋不嘗書衞人立晉乎若衞之臣子奉輒爲君當
書衞人立輒竊以當日時勢論之趙鞅之納非爲蒯聵也
曼姑之圍非拒蒯聵也毛氏奇齡經問曰晉伐衞不過借
衞世子之入藥喪嫁兵故國人拒晉非衞君拒父也春秋
書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以爲伐衞者趙鞅非
蒯聵也書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拒晉者齊衞
二國非衞君也惠氏說曰戚乃衞孫氏邑或屬衞或屬晉
文元年晉師圍戚取之至八年復歸之衞成七年孫林父

出奔晉則戚隨屬晉衞侯如晉晉歸戚於衞襄二十六年
孫林父以戚如晉則戚又屬晉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衞
如晉將宿于戚則戚乃衞晉閒之地故其屬無常昭七年
衞襄公卒晉范獻子如衞弔且反戚田則戚又屬於衞哀
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班送之士吉射逆之晉趙
鞅禦之遇於戚將戰衞大子爲右先是鞅納蒯聵於戚故
爲車右而敗鄭師經書戰於鐵者鐵乃戚城南之丘明鐵
之戰實在戚則是時戚仍屬晉矣至哀五年范中行之亂
既平趙鞅以衞救范氏故伐衞六年晉治范氏之亂伐鮮
虞則齊衞中山皆以救范氏而伐晉故趙鞅亦報衞及中
山與衞世子何與是時晉失諸侯趙氏與范中行爭國興

兵相攻諸侯皆助范中行而伐晉左氏據國史紀事前後
詳密公穀不信國史而以意逆之見經有納戚後有圍戚
之文遂疑曼姑爲子拒父如其然齊國夏何爲哉四年國
夏伐晉取晉八邑而納荀寅于柏人者中山之力居多故
三年圍戚國夏主兵而求援於中山也人雖甚不肖苟非
兩足之禽未有子圍其父願爲戎首以助之者知其必不
然以昭二十六年炊鼻之戰季氏以臣拒君經書公圍成
而不言戰以其不可以訓故不言春秋不言臣拒君獨書
子圍父滅天理絕人倫君子不忍言策書所不載後之學
者詳焉惠說援據晉衞事本末據經解經而春秋之大義
明而生人之倫敘正治公羊者向無如漢之儁不疑與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
徵曰檀弓記云君即位而爲椑鄭注椑謂杝棺親尸者椑
堅著之言也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
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注大
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
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
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
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
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
椑時僭也鄭云僭者據禮卿大夫本無椑今簡子云罰始
無椑辟椑同字知常禮用椑矣故云僭

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
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穀梁曰不正
其閏也鄭志趙商問曰穀梁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
數（見文六年）公羊謂喪以閏數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月
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月無與於數也徐彥疏公羊
引而申之曰鄭氏之意穀梁所云謂期與三年也公羊所
云謂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
微曰喪事數閏以否說多岐晉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
士謝攸孔粲議祥除應在閏月喪事先遠應用博士吳商
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左丞劉遵議春秋文元年閏三月設

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以閏附前月而不
遷後故也散騎常侍鄭襲議用閏之後月吏部郎中劉耽
議閏無定所其名稱則在上月卒以閏者以所附之月爲
周大常丞殷含議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
日也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列月數而以六十日
爲一月若閏非月數功服葬月於何用之於葬則數於祥
則不用二義未知安也又鄭襲難范甯云以閏三月五日
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答曰所謂忌日者死者
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當以後歲
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會稽內史鄭愔議若
云天無是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若云情重則宜包輕
則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不本乎歷數又宋大帝公庾蔚
之議以閏亡者明年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
必宜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若用閏之後月則節
候已殊使以閏十二月亡若用後月祥忌則在後年正月
祥涉三載既失周歲之義冬亡而春感又乖致感之本梁
天監中定議節屬前月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宜以後
月爲忌（並見通典）大韶謹案閏者合氣盈朔虛而成積三十三
月其餘分滿月策則置閏故公羊謂天無是月喪服小記
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
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三年問記曰至親
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

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是以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
加隆焉爾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
爲隆緦小功以爲殺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
地中取則於人然則齊斬以年計功緦以月計遲數雖殊
其爲時日也同若以閏數則服九月者未滿三時服五月
者未滿二時服三月者未滿一時然則謂年計者不得闕
時日以月數者卽得闕之恐非先王制服之義喪以閏數
（謂以閏月亡卽以閏月起算）卽死與往日之義服不以閏數卽生與來
日之義穀梁與禮合若晉宋諸儒所議固議所無容議也
忌日者親亡之日也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
身之憂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之有所

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夫是也夫日者是日也感親之於是日亡而生哀戚故曰終身之憂終身也哉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與練祥之有定限者別練祥者喪服變除之節也若閏三月五日亡至來年三月五日爲忌日如范武子說以後年閏月五日爲忌是謂忌月非忌日矣且閏必積三十三月前閏在三月後閏當在後三年之十二月非忌月而忌逢忌而不忌於理於情兩相乖剌殷含謂忌不可遂是也又謂祥不必本月說又兩歧當以庾蔚之說爲正禮朞而小祥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時日有定假以閏三月五日亡閏三月者前三月之餘日也至來年四月而小祥後年五月而大祥七月而禫如以本年三月亡來年適逢閏三月自然以四月爲小祥不數閏若前所議大祥之月逢閏此但當論已滿二十五月以否不當論祥月之爲閏也如未滿二十五月而此第二十五月爲閏月自不當以附前之月爲數當以後月爲祥祭如已滿二十五月而此第二十五月爲閏月當以前月祥不必計後閏月後月當包在禫內不數此固禮之顯然明白而無可疑者

七年秋公伐邾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說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曰協和萬邦從左氏鄭駁曰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自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成數

徵曰周官王制所云皆計地以立算法非受封之實數也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此總數畿內外地也下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案百里爲同封方百里者三十當除去三十同故曰餘方百里者七十也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案十里爲成封方七十里之國六十七七四十九方七十里者一爲方十里者四十九以方七十里者六十計之六四得二千四百六九得五百四十共方二千九百四十里故曰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前之七十同應存四十同六十成故曰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也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案五五二十五方五十里者一爲方十里者二十五以方五十里者百

有二十計之百其二十五爲方二千五百里二十其二十五爲方五百里是爲三十同故曰爲方百里者三十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應存十同六十成故曰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此卽前總數分算之而核其餘地故曰千七百七十三國非周之封國實有此數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而職方氏則云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百依注當云十有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鄭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五五二十五一公方二千五百里故可四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四四十六六侯方九千六百里餘四百里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三三而九十一伯方九千九百里餘一百里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王制分析之職方氏則約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鄭云可四可六可十一可二十五可百此解最善否則周之上公僅有虞虢宋此三國者安得有方五百里之地其非實封亦明矣而鄭於王制注云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

雖其致仕猶可卽而謀焉大韶謹案此鄭意爲之說不可爲典要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此定員也致仕者無定安得謂致仕之公必有三卿必有六大夫必有二十七其云三孤無副者鄭既以此三等之國各差以三卿有六幷致仕者爲十二若三孤亦有副則爲十八王子弟之封僅有三與大國之三小國之二十七參差不合故又爲之說曰三孤無職豈知周官有孤卿本無三孤之稱不得以三備數也作記者祇明算法解者必欲以實數充之則窒矣古人於數之極者則言萬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是也於數之衆者則言百則百斯男是也論衡藝增篇曰尚書協和萬國美堯德致大平之化化諸夏幷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欲道堯之德大所化者衆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案充說得之謂之爲增非也極言之耳

十一年五月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左傳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正義曰賈逵云虞殯遣殯歌詩杜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啟殯而葬反日中而虞蓋以啟殯時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助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爲之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曰詩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

徵曰此於禮無考劉峻注世說新語任誕篇引譙周說亦以為起於田橫蓋橫自刎從者不敢哭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鄭有喪舂不相引輓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案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史記絳侯世家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於田橫然譙周引禮之文頗有明據疑以傳疑以俟通博晉書禮志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非經典所制違禮銜枚之義摯虞以為挽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足以感眾

雖非經典所載歷代故事大詔案孝標據莊子以證確矣但雜記云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鄭注執紼之人口皆銜枚止喧囂也執金鐸率眾左右各八人柩以號令於眾也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為進退之節也是柩車行時執紼者方且銜枚以聽司馬匠人之進止何邪許之有新禮摯虞所定故云爾然謂非經典所載亦不知起於何時

二十五年左傳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聲子韈以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注古者見君解韈陳氏禮書引此傳曰韈而登席則屨有韤矣史記張釋之為王生結韈傳曰文王左右無結韈之士則韈有繫矣梁天監間何書參議禮跣韈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蓋方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者及之

徵曰禮有舄有屨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素屨葛屨鄭注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后惟祭服有舄褘衣之舄下有青舄黑舄又注士冠曰王之吉服有九而舄三赤舄配冕服白舄配皮弁服黑舄配冠弁服士冠曰元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纁屨有屨無舄詩言舄者三狼跋韓奕並言赤舄車攻言金舄箋金舄黃朱色也皆冕服之舄也是古者貴者有舄有屨賤者無舄

故屨人又曰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不言舄也韈字不見禮經鄉飲鄉射燕及大射四篇並於徹俎後說屨升坐燕大射臣侍君燕之禮也與飲射禮同但言說屨不云解韈毛氏奇齡經問曰燕禮君但說屨臣必解韈記曰燕則有跣跣者解韈也大詔案宣二年傳晉靈公飲趙盾酒其右提彌明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跣以下嶽淑本是飲酒皆說屨升坐故少儀記說之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蓋朝聘饗食主乎嚴皆立行禮無坐法惟燕有請安之儀安坐也玉藻云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與宣傳合說屨之法亦有二曲禮記曰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此升堂而說也又曰

戶外有二屨此入戶而說也燕坐或於堂或於室堂則說於階下室則說於戶外知古者坐必跣襄五年傳公跣而出此悼公聞魏絳言恐遲不暇納屨遂跣而從路寢以出也至得以跣解爲解韈古所謂跣皆說屨惟始喪與有罪者則徒跣問喪云親始死徒跣昭三十一年傳季孫練冠麻衣跣行是也若解韈則徒跣矣詩采菽云赤芾在股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縢偪束其脛戴氏毛鄭詩攷正引此傳曰解韈就席必露見其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大韶謹案戴說非也幅與偪同內則云偪故毛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桓二年傳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詩以邪幅與赤芾並言與傳義同詩非燕飲何得云解韈而見邪幅韈之制於經典無考惟釋名云韈末也在足末也一名絑絑足者也然則古之韈僅覆足而已其白鄰以下至脛以上有邪幅以束之諸侯來朝當赤芾金舄安有服舄而解韈者乎此傳於禮無徵杜云臣見君解韈亦說耳

春秋傳禮徵卷十

春秋禮徵十卷朱大韶虞卿撰虞卿字仲鈞華亭人嘉慶己卯舉人選懷遠教諭以憂歸紳士留主眞儒書院再補江寧縣教諭卒年五十治經宗高郵王氏以形聲訓詁引申假借通古人所闕尤熟精三禮凡大小典禮古今傳譌者爲之反覆辨證不苟同不苟異務要於至確此書取春秋之言禮者合三傳經史通典及先儒之說融會而貫通之朱蘭坡學士推君邃於三禮前刻實求是齋經義已收惠公仲子說不識世卿說不諱狩於河陽說躋僖公說仲嬰齊說不書閏月說初稅畝說短喪說八篇爬梳古義見重禮家今搜得全藁亟刊行之以饜學者歲在旃蒙單閼小春吳興張鈞衡跋

左傳杜解集正 八卷

左傳杜解集正自序

自漢宋之學分黨同伐異經學與理學歧而二之非通儒之學也漢鄭君經傳洽孰六藝之宗匪獨其學爾也粹然純儒品行卓絕千古雖宋之理學名臣無以過之鄭君從張恭祖受左傳劉義慶世說稱鄭君注春秋傳未成遇服子慎盡以已所注與之遂成解誼服氏之學甚爲當時所重至晉杜預撰集解備述賈劉許潁之說獨遺服氏不言孔沖遠謂服劣與諸儒棄而不論此曲說阿杜也今服注之僅存者與杜注頗有相同杜攘爲已說竊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遺棄不言如郭象注莊之竊向郞夫之所爲也東晉初服杜俱置博士其後河北學尙服氏江南學尙杜氏唐孔氏依杜解作正義服注遂微而杜氏始孤行於世矣梁崔靈恩後魏衛冀隆皆申服難杜隋劉炫規杜過百五十條今其書皆佚不傳元趙汸撰左傳補注略辨杜氏之非未暢其說我

朝經學昌明顧氏炎武萬氏充宗惠氏士奇惠氏棟沈氏彤江氏永洪氏亮吉顧氏棟高於杜解多所糾正然猶未能抉其隱微窮其情僞焦氏循補疏始斥杜氏爲司馬懿之私人故其注左貶死節之忠臣張亂賊之凶燄悖禮傷義忍於短喪飾非怙惡邪說肆行實爲世道人心之害其論可謂不朽矣近儒沈氏欽韓補注備言杜氏私衷爲司馬昭飾說發奸摘伏駁斥無遺其全書未及梓行余從友人處假得原稿亟甄錄之尤足箴杜癖之膏肓也夫經學者聖學之宗心術傾

邪而謂能發明經義者必不然矣自唐孔氏作疏阿附杜說千有餘年莫之是正大義晦盲如入闇室愚爲杜解集正匡好爲非毀前儒蓋欲扶翼正學昌明世教必如是而後左氏之傳可讀春秋之經可明也嗚呼經學之不明遂爲政教彝倫之害而儒術因之日歧其患匪淺愚正杜氏之失所冀後之學者正世道以正人心慎毋歧經學理學而二之以流爲僞學也

咸豐六年歲在丙辰十有一月長至日山陽丁晏自敘

左傳杜解集正卷一

淮安山陽丁晏學

總論

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時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

北史國子博士遼西衞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又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

南史王元規傳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駮杜預凡百八十條又崔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傳條義以明之

隋書經籍志左傳述議四十卷劉炫撰唐書藝文志劉炫規過三卷

唐孔穎達正義曰梁諸儒爲左氏學者皆以賈服義難駮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天監中崔靈恩申服難杜著杜氏條例十卷劉炫實爲翹楚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百五十條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

朱子曰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自成一書晏案朱子謂杜氏不看經文其說最確杜氏阿附傳文於春秋本經之旨實全不理會也

黃澤曰杜元凱說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違悖經旨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少加辨明庶不悖違經旨而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

朱劉易撰春秋經傳韓琦贈詩曰何休杜預范甯寧離經附傳以臆箋

吳萊春秋釋例後序曰晉杜元凱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歷本之劉洪乾象歷世多言其天文星歷爲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爲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氏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亡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元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

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愼江左尙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爲孰愈也

元陳則通春秋提綱曰左氏之夸罔可惜杜氏之諛深可罪杜之釋傳阿媚取容有不可曉勤曰經誤預聖門之罪人左氏之面友也

元趙汸左傳補注序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脩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

焦循春秋左傳補疏序曰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爲釋例疑滋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爲司馬懿女壻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尙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尙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尙書郞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益熱中久矣昭有篡弒之心搜羅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旣目見成濟之

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凌毋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弒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託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弒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啟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

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蕭先若歆洋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爲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於隋亦歷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氏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注之誤而預撰集解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注惜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乎訓故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而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稍疏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賊也晏案焦氏糾杜氏之謬抉其行事窮其隱微如鑄鼎而象姦回然犀以燭幽怪發前人未啟之秘眞有功世教之言也

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序曰左氏之學儒林傳經典序錄言之詳矣二千餘年黄童白叟知呻吟而抄括之然其學若明若滅若存若佚若亡國之社其神不靈若枯樹之枿雖春不榮塊然於天壤終無人窺其撰述之旨得一二微言妙義曉然爲輔翼乎周公孔子而千世一範者則俗學顯排之邪說陰敗之鄙夫小生中其毒厲不啻傳尸鬼病嗚呼可憫也已爲左氏厄者有四焉始也一經一傳闕而不宣學士端居匡坐懷不能已竊自耳剽口傳以遺時日遂有公羊穀梁騶夾氏之異爲一王之法制爲學官之祭酒始願豈及此哉然漢之賤儒喜其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則羣居黠竄傳致雜術以蠱世主以瞀後生胡母尹生之徒生享美祿沒有榮名羣不逞者戟腕咶舌而起假左氏得行其好醜訾諸二八妙姝與夫盲母狗也彼復何所容其喙青青子衿不將操瓢而行乞哉誠不能不出死力以排之至范升何休而猖獗極矣其厄一也然其書雖不立於學官通材大師猶遞相傳習其訓故雖未由發聖師之蘊奧但守章句數名物待明智者自得之固無傷乎左氏之書也有杜預者起紈袴之家習篡殺之俗無王肅之才學而慕其鑿空乃絕智決防以肆其猖獗之說是其於左氏如蟹之敗漆蠅之汙白其義理沒於鳴沙礁石中而杜預之妖餘爲雞爲狗且蓬蓬於垣次矣其厄二也江左輕浮學尙王杜中原敦龐師仍鄭服三百年中崔靈恩魏冀隆諸人猶能關其口而奪之氣孔穎達者賈國之諂子也楞然無所得於漢學蛣蜣之智奉僞孔氏與杜預而甘且旨焉排擊鄭服不遺餘力於是服氏之學始顯終亡而杜預之義赫然杲日之中天其厄三也自後博士倚席不講人心益僞惡綫辨章頭便欲掎人之短揚己之長啖助趙匡陸質劉敞之流夛然弄筆弱弓嵩箭競以左氏爲質的經世大典夷於附枝綴肬甚者以爲蠱心喪志學者搖手不敢窺反

不如杜預顏籀之涕唾猶時時吮咽南宋習尚亦何可言幸
而不亡益宏辭從棄應官之文句其膚覆耳元明來此制一
廢而士大夫眞目不識丁矣其大厄四也禮者奠天下之磐
石也禮廢則天子無以治萬邦諸侯無以治四境卿大夫無
以治一家時則下陵上替亂華亡國破家殺身如償券孔子
傷之欲返諸禮而無其位故因春秋以見意以爲脩整於既
往其召禍祥也如彼勃亂於當今則嬰毒禍也如此左氏親
受指歸故於禮之源流得失反復致詳焉周公孔子治道之
窮通萃於一書若其勸懲之旨則婉而多風矣時以爲君子
則君子之時以爲善則善之冀此心默喻於千載謹守遂言
之戒以全春秋付託之重然其以禮愛護君父不已深切著

明哉奈何杜預以罔利之徒懵不知禮文者蹶然爲之解儼
然行於世害人心滅天理爲左氏之巨蠹後生曾不之察騰
杜預之義而播左氏之疵左氏受焉亦見其麤中薄植一魏
晉之妄人莫覺莫悟何有於古學哉區區之衷久懷憤懣遂
補注十二卷發明婉約之旨臚陳典章之要象緯堪輿之細
碎亦附見焉注疏之謬逐條糾駁各見於卷則左氏之沈冤
稍白杜預之醜狀悉彰其么麿蠢類橫蟣左氏殆不足辨不
悉著若夫百家傳聞眾言淆亂與公羊穀梁司馬遷事辭之
悖謬別爲考異不列茲編噫嘻昔者賈逵之訟左不盡括左
氏之長劉炫之規杜又不足仆杜預之短是以芳烈不揚休
赤臭末末殺小子何人敢與茲事將前哲之所啟賴乎今險

忮刻薄之人有竊鑽何休之餘竅以詿誤梧子何不仁之甚
也益聖世之賊民而已矣
又與周保緒書曰竊歎左氏親承夫子之緒論目睹百二十
國之寶書其於指辭則微婉隱約或諱而不言使人深思連
類而自得之慭慎重之至也公穀二家晚出戰國向壁虛造
乃敢呵斥罵詈以誣聖經其優劣本懸絕啖趙以來至劉敞
胡安國輩皆著書孤行乃復鹵莽滅裂承公穀之餘竅猖狂
鼓說橫斥左氏至以其實錄爲不足信可哀也矣然爲左氏
之疵痏而得罪於聖經者無如杜預也賈服之注今已不傳
其精者偏爲杜預攘取孔疏惟摘其細碎以爲嗤笑然他經
如周禮儀禮疏中所引服氏猶可想見向來經師之講習左

氏之面目未至顛倒變易杜預乃盡翻家法移左氏之義以
就其邪僻曲戾之說創長歷以爲牽附移撥之計造釋例以
成其網羅文致之私疏家及後之爲左氏者動輒惑於其例
於是左氏之學亡而杜預儼然專門名家矣故經學之亡亡
於唐初撰五經正義棄河朔之樸學尚江左之虛浮殊可浩
歎後之麤才以擊鄭學排左氏爲能事其習氣則陳祥道鄭
樵等喪心狂易之人闢之也欽韓作是注也糾駁杜預之謬
發明左氏之奧塙晦盲否塞而還爲青天白日世有桓譚必
以爲可傳也　又答董琴南書曰慨然念左傳之書一厄於
公羊橫行之日再厄於杜預孤行之後其微旨奧義蒙於糞
土菑穢之中而莫能澡雪劉敞之徒猖狂妄論由於杜預之

疻痏而爲左氏之詬病孔穎達等素無學術因人成事五經正義紕有倫理者皆南北諸儒之舊觀其固陋之習最信僞孔傳杜預於鄭氏敢斥曰不通不近人情於服氏曰尙不能離經辨句何須著述大典尊崇杜預謂禮經爲不足信狂惑叫號而鄭之他經服之左傳由此廢亡名曰表章經學實乃剝喪斯文可勝恨哉不揣淺陋爲補注十二卷凡杜預之叛經誣傳糾摘紕繆皆劉炫衞冀隆所未及其典章名物訓故皆補其敗闕益用心十餘年而今始有成書㬅案左氏紀實其議論時有乖違皆述當世之說或稱君子之言或紀時人之語於左氏無與也且左氏紀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向無左傳則事實不明并春秋之經亦無由推見至隱矣郎啖趙輩

廢棄三傳詳玩經文亦豈能全廢事實而憑肊鑿空哉然則左傳紀實國事賴以尙存禮典藉以不墜有功於聖經大矣而後人以其議論之頗遂妄生疻痏痛斥左氏之書夫豈知言者哉沈氏謂左氏詳於禮之源流得失明乎周公孔子之治道勸懲之旨婉而多風冀此心默喻於千載以全春秋付託之重此眞善讀左史者可爲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惜乎劉賈許潁服五家之注皆佚漢經師之學蕩然杜氏學疏識陋集解之成在太康平吳之後心志侈論說多乖左氏之學曰晦由杜氏失之也

丁㬅案左傳杜氏集解序獨遺服氏之名實多勦取服氏攘爲已注說曰杜預撰經傳集解序備舉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潁子嚴皆漢之先儒名家也獨遺服氏之名而不言孔氏謂服劣於諸家棄而不論此阿杜之曲說也服氏之學當時盛行東晉已置博士不容遺弃其名竊嘗反覆考之而確知杜氏之竊取服說攘爲已注故有意沒其名氏其居心之詭秘深可鄙也今服注之廑有存者其說多與杜同行同竊賊已露眞贓謹據正義所引服注試一一臚舉之隱元年傳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服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杜解養成其惡明鄭伯志在於殺隱二年傳服云同軌畢至謂海內皆至也四夷軌異俗不可同其文杜解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五年傳昭文章服云大司馬職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

旂軍吏載旗杜解車服旌旗又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服云八風八卦之風乾音石坎音革艮音匏震音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土兌音金杜解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十一年傳潁考叔挾輈以走服云考叔挾車轅童馬而走杜解輈轅也桓二年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服虔云十一戰皆在隱公世杜解殤公以隱公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又傳鞶厲游纓杜解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疏云服說鞶厲與杜同服又云纓加索擊杜同六年傳吾牲牷肥腯服云牛羊曰肥豕曰腯杜解牲牛羊豕也又傳以德命爲義服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武王曰發杜解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又傳不以畜牲服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

杜解脊牲六畜莊十年傳蒙皐比而先犯之服引樂記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其字或作建皐杜解皐比虎皮十六年傳公父定叔出奔衛服云定叔之祖共叔段杜解共叔段之孫二十年傳執燕仲父服云南燕伯爵杜注燕仲父南燕伯二十一年傳王以后之鞶鑑予之服云鞶鑑王后婦人之物杜解后王后也閔元年傳以滅耿滅霍滅魏服云皆姬姓杜解與服同二十二年傳遇觀之否服云觀爻在六四變而之否杜解與服同僖四年傳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服云牛馬風逸蓋是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相干也杜解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十五年傳箕子曰其後必大服以爲紂之庶兄杜解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沿服氏注

不从鄭玄等紂諸父之說二十八年傳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服云如俗語相駡云啑汝腦矣杜解盬啑也三十一年傳猶三望服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杜解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不从公羊泰山河海之說三十三年傳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服云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櫜甲束兵而但免冑杜解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文四年傳圍邧新城服云秦所築城也杜解邧新城秦邑也又十八年傳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服云八人禹垂之屬也杜解此卽垂益禹皐陶之倫又傳謂之饕餮服云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杜解與服同宣十一年傳令尹蒍艾獵城沂服云艾獵蒍賈之子孫叔敖也杜解艾獵孫叔敖也亦沿服說不从

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十二年傳兩馬掉鞅而還服云兩飾也掉正也杜解與服同又傳射麋麗龜杜解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疏云服虔亦然又傳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服以爲犨子杜解魏錡魏犨子亦沿服注不从世本以爲犨孫又傳韓厥爲司馬服云韓厥萬元孫杜解與服同十六年傳成周宣榭火服云宣揚威武之處杜解宣榭講武屋成六年傳子之佐十一人服云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杜解六軍之卿佐與服義同八年傳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服云莊姬晉成公之女杜解與服同十年傳膏之下服云此膏謂連

心脂膏也杜解心下爲膏十六年傳射其元王中厥目服云陽氣觸地射出爲射之象杜解陽氣激南飛矢之象襄九年傳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服云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杜解與服同又傳遇艮之八服云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占杜解亦云雜用連山歸藏之易十四年傳射兩軥而還服云軥車軛兩邊叉馬頸者杜云軥車軛卷者又傳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服云旰晏也從公於囿戚孫文子邑也杜與服同二十四年傳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服云立功禹稷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也杜解與服同又傳象有齒以焚其身服云焚讀曰僨僨僵也杜解焚斃也二十五年傳武也知楚令尹服云令尹

屈建也杜解與服同二十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服云夫謂太子也傳疏引二十三年 杜解與服同二十七年傳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服云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太傅也杜解五君謂文襄靈成景二十八年傳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服云歲爲陽元枵爲陰歲乘陰進至元枵陰不勝陽故温無冰杜解歲歲星也星紀在丑元枵在子盛陰用事而温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三十年傳穆子問王子之爲政何如服云楚令尹王子圍也杜解王子圍爲令尹又傳鳥鳴于亳社服云殷宋之祖故鳴其社杜解殷社三十一年傳而以隸人之垣以嬴諸侯服注讀嬴爲盈盈是滿也故訓爲受杜解嬴受也昭元年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服云二人

執戈在前在圍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杜解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又傳吾與子弁冕端委服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尙褒長故曰委杜解端委禮衣又傳唐人是因服云唐人謂劉累也杜解唐人若劉累之等二年傳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人謂之少齊服云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子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杜解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也三年傳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服云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杜解燠休痛念之聲四年傳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服云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爲此禮也杜解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又傳鄭子產作丘賦服云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

牛復古法耳杜解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六年傳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服云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杜解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七年傳好以大屈服云大屈弓名魯連書曰與大曲之弓大屈即大曲也杜解大屈弓名十七年傳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服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杜解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又傳九扈爲九農正服云九扈春扈鳻鶞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杜解並與服同二十年傳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服云梓慎知失閏在二月冬至故獨以二月望氛杜解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二十一年傳不狎鄙服云狎更

也杜解與服同二十二年傳王弗應服以爲太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杜解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二十六年傳齊侯取鄆服云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杜解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鄆起又傳遂弗爇也令尹炮之服云炮燔爇皆是燒也杜解炮燔郤宛二十九年傳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服云四頭爲乘四乘十六頭也杜解合爲四哀二年傳二揖在下服云三揖卿大夫士杜解與服同又傳志父無罪君實圖之服云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諸侯之策書曰晉趙鞅以叛既復更名志父言已事齊君當謀其賞也杜解志父趙簡子之改名也言已事齊君當圖其賞又傳鄭無恤御簡子服云

王良也杜解郔無恤王良也七年傳知必危何故不言服云
誠知伐邾必危何故不早言也杜解知伐邾必危自當言十
二年傳侯伯致禮服云致賓禮於地主杜解以禮賓也十四
年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服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
在三叛人中也杜解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
以上並與服氏注同此皆杜氏攘竊服注掩爲己說者也至
服注之見於他書所引者隱元年傳不及黃泉史記鄭世家
注引服曰天元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黃泉杜解地中之泉故
曰黃泉三年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衛風疏引服
注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杜解得臣齊太子也常處東宮五
年傳叔父有憾于寡人小疋疏引服注諸侯稱同姓大夫長

曰伯父少曰叔父杜解與服同八年傳先配而後祖曾子問
疏引服注大夫以上皆三月見祖廟之後然後成昏杜解禮
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十一年傳使營菟裘館于蔿氏史
記魯世家注引服曰館舍也蔿氏魯大夫杜解與服同桓元
年宋華父督史記宋世家注督戴公之孫杜解云華父督宋
戴公孫也二年傳大路越席史記禮書注引服曰大路祀天
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爲席也杜解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
又傳遷九鼎于雒邑召誥疏引服注今河南有鼎中觀杜解
王城卽今河南城也又傳三辰旂旗大雅疏引服注三辰日
月星也杜解與服同又傳士有隸子弟既夕禮引服注士卑
自以其子弟爲僕隸杜解與服同三年傳韓萬御戎大雅疏

引服注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杜解韓萬莊伯弟也五年
傳龍見而雩後漢禮儀志注引服注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
遠爲百穀求膏雨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杜
解龍見建巳之月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
爲百穀求膏雨六年傳宋以武公廢司空禮記疏引服注武
公名司空廢爲司城杜解與服同九年傳施父曰太平
御覽引服注施父魯大夫杜解與服同又傳南冠而縶者誰
也御覽引服注南冠楚冠杜解與服同十三年經公會衛侯
燕人戰曲禮疏引服注時衛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譏其不稱
子也杜解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非禮也十五年傳鄭伯因
櫟人殺檀伯水經注引服注檀伯守櫟大夫杜解與服同十

六年傳構急子使盜待諸莘邶風疏引服注構會其過惡莘
衛地杜解與服同十七年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春官
疏引服注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杜解與服同十八年傳丙
子享公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爲公設享讌之禮杜解與服
同又傳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風疏引服注鄭子昭公
弟子儀也杜解與服同莊四年傳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冬
官疏引服注孑句孑也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孑杜解
孑戟也八年傳公子彭生也齊世家注引服注公見彘從者
乃見彭生鬼改形爲豕也杜解公見大豕而從者皆見彭生
妖鬼九年經浚洙水經注引服曰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爲
齊備也杜解與服同十二年傳宋人皆醢之史記宋世家引

服注醢肉醬杜解與服同十八年經有蜮秋官疏引服注蜮短狐含沙射人故爲災杜解與服同二十一年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天官疏引服注闕象魏也杜解與服同二十三年傳翹翹車乘召南疏引服注翹翹遠貌杜解與服同三十二年傳圉人犖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注圉人掌養馬者杜解與服同又傳使鍼季酖之史記魯世家引服注酖鳥名杜解與服同閔二年傳伐東山皋落氏水經注引服注皋落氏赤翟之都也杜解赤狄別種也又傳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史記晉世家引服曰廚膳飲食杜解膳廚膳又傳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偏衣偏裻之衣裻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衣金玦以金爲玦也杜解偏衣左右異色以金爲玦

僖元年傳滅下陽水經注引服注下陽虢邑也在大陽東三十里城南杜解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二年傳請以屈產之乘公羊疏引服注產生也杜解屈地所生良馬四年傳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召公奭杜解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又傳五侯九伯邶風疏引服注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杜解五等之侯九州之伯又傳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桓公責問楚也杜解昭王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又傳方城以爲城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方城山在漢南杜解方城山在南陽葉縣

南五年傳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春官疏引服注分謂春秋分至謂冬夏至啟立春夏也閉立秋冬也望氣以審妖祥變亂之氣杜解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素察妖祥逆爲之備又傳狐裘尨茸晉世家注尨茸以言亂貌杜解尨茸亂也又傳輔車相依衛風疏引服注輔上頰車也與牙相依杜解輔頰輔車牙車又傳均服振振春官疏引服注均同杜解戎事上下同服又傳而脩虞祀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虞所祭祀命祀也杜解虞所命祀八年傳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檀弓疏引服注寢謂小寢廟謂殯宮杜解寢小寢將葬又不以殯過廟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秋官疏引服注胙膰肉尊齊侯客之若先代之禮杜解

胙祭肉尊之比二王之後又傳以伯舅耋老射義疏引服注七十曰耋杜解與服同又傳及高梁而還史記齊世家引服注高梁晉地杜解與服同又傳公謂公孫枝曰史記秦本紀注引服曰秦大夫公孫子桑杜解與服同又傳狐突適下國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晉所滅國以爲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杜解下國曲沃新城十二年傳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史記周本紀注引服曰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和也杜解平和也又傳陪臣敢辭史記周本紀注引服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杜解諸侯之臣曰陪臣十三年傳謂百里與諸乎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百里秦大夫杜解與服同又傳自雍及絳史記秦本紀注引服云雍秦國都絳晉國

都杜解與服同十五年傳輅秦伯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輅
迎也杜解與服同十七年傳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史記晉世
家注引服曰圉人掌養馬者不聘曰妾杜解與服同二十二
年傳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婢子
婦人之卑稱也杜解與服同又傳富辰言于王曰史記周本
紀注引服曰富辰周大夫杜解與服同二十三年傳齊侯伐
宋圍緡以討其不盟于齊也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魯僖公
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
與盟故伐之杜解與服同又傳司空季子史記晉世家注引
服曰胥臣曰季也杜解與服同又傳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
乘史記宋世家注引服曰八十匹也杜解與服同二十四年

傳軍于郇水經注引服注郇國在解縣杜解解縣西北有郇
城又傳上下相蒙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蒙欺也杜解與服
同又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小雅疏引服注為王卿士杜
解穆公周卿士名虎又傳又有厲宣之親鄭風疏引服注鄭
宣王母弟杜解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
弟又傳王遂出及坎欿水經注引服注坎欿鞏東邑名杜解
坎欿周地在河南鞏縣東二十五年經公會衛子慶莒子盟
于洮曲禮疏引服注時衛君已葬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
道杜解衛文公已葬成公述父之志故書子以善之二十八
年傳衛侯出居于襄牛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襄牛衛地杜
解與服同又傳願以閒執讒慝之口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

但為執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解讒
慝若蔿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又傳作王宮于踐
土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襄王自往臨踐土晉侯聞而為之
作宮杜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又傳駟介百
乘徒兵千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
杜解與服同又傳出入三覲秋官疏引服注出入猶去來也
從來至去凡三見杜解與服同又傳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王庭踐土也杜解踐土宮之庭又晉
侯作三行以禦狄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辟天子六軍故謂
之三行也杜解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
六軍之名三十年傳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天官疏引服注昌

歜昌本之葅鹽虎形刻形杜解昌歜昌蒲葅鹽形象虎三十
三年傳晉於是始墨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非禮也杜解記
禮所由變又傳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鄭風疏引服注
鄶城故鄶國之墟杜解鄶城故鄶國又傳烝嘗禘於廟士虞
禮疏引服注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焉杜注三年
禮畢又大禘文元年傳忍人也能事諸乎史記楚世家注引
服曰言忍行不義若立職子能事之杜解能忍行不義問能
事職不二年傳不登于明堂玉藻疏引服注明堂祖廟也杜
解與服同三年傳舉人之周也水經注引服注周備也杜解
與服同四年傳圍邧新城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秦新邑所
作城也杜解邧新城秦邑也六年傳以子車氏秦風疏引子

車秦大夫氏也杜解與服同又傳辰嬴嬖于二君史記晉世
家注引服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杜解竝與服同
又傳其子何震之有史記晉世家注引服曰震威也杜解與
服同七年傳穆嬴御覽引服注曰襄公夫人杜解襄公夫人
靈公母也十一年傳富父終甥搉其喉以命宣伯史記魯世
家注引服曰搉衝也得臣獲僑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
功杜解與服同又傳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狥御
覽引服注自安猶處也服虔狥作循順也杜解安處也狥順
也十二年傳取羈馬史記秦本紀注引服曰晉邑也杜解羈
馬晉邑十六年傳分爲二隊文選注引服曰隊部也杜解與
服同十八年傳叔仲不可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叔仲惠伯

杜解與服同又傳少皞氏有不才子史記五帝本紀注引服
曰少皞金天氏帝號杜解與服同又傳謂之窮奇史記五帝
本紀注引服曰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杜解與服同宣
二年傳宦三年矣曲禮疏引服注宦學也又傳不告而退史
記晉世家注引服曰不望報也又傳以爲公族史記晉世家
注引服曰公族大夫杜解竝與服同三年傳貢金九牧螭魅
罔兩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使九州之牧貢金春官疏引服
注螭山神獸形魅怪物杜解竝與服同又傳文公報鄭子之
妃鄭風疏引服注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
曰報杜解與服同四年傳子公之食指動史記鄭世家注引服曰
食指第二指也杜解與服同十三年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夏官疏引服注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
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杜解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
二十五人爲兩十五年傳棄仲章而奪黎氏地邶風疏引服
注黎侯之國杜解與服同成元年經作丘甲小雅疏引服注
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
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解引周禮皆與服同二年傳請曲
縣繁纓以朝春官疏引服注諸侯軒縣闕南方是曲也杜解
與服同又傳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欲令齊
隴畝東行杜解晉之伐齊循隴東行易又傳五伯之霸也毛
詩譜疏引服云五伯謂夏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

文杜解與服同六年傳沃饒而近鹽水經注引服注鹽池也
杜解猗氏鹽池是十六年傳有韎韋之跗注春官疏引服注
跗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也杜解跗注若袴而屬於跗與
袴連十七年傳或與己瓊瑰食之秦風疏引服注聲伯惡瓊
瑰贈死之物杜解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義與服同襄九
年傳以出內火天官疏引服注火出于夏爲三月故云以春
出季秋昏時伏于戌故云以秋入杜解建辰之月則令民放
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又傳
相土因之商頌疏引服注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
居商丘杜解與服同十年傳其將不免乎御覽引服注傳舉
此者爲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

光起本也杜解與服同襄十一年傳司愼司監覲禮疏引服
注二司天神杜解與服同十四年傳口盱不召史記衞世家
注引服曰盱晏也杜解與服同又傳二子從之孫文子如戚
史記衞世家注引服曰從公于圉戚孫文子邑杜解竝與服
同又傳射兩軥而還秦風疏引服注軥車軛也杜解軥車軛
卷者十五年傳富而後使復其所天官疏引服注賈玉得富
杜解與服同十九年傳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
太子諸子仲子戎子太平御覽引服注兄子曰姪顏鬷皆二
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諸子諸妾姓子者仲子戎子皆
宋女又傳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御覽引服注齊侯許之杜
解竝悉與服同又傳遂東太子光御覽引服注東徙之東鄙

也杜解屦而徙之東鄙二十五年傳近于公宮史記齊世家
注引服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杜解言崔子宮
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又傳乃爲崔子閒公史記齊世家注
引服曰伺公閒隙杜解與服同又傳公拊楹而歌史記齊世
家注引服曰公以爲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杜解
歌以命姜又傳爲社稷亡則亡之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謂
以公義爲社稷死亡也杜解謂以公義死亡又傳下車七乘
檀弓疏引服曰上公遣車九乘杜解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
傳先八邑鄭世家注引服云四井爲邑杜解八邑三十二井
又傳夫不惡女乎對曰欲速乃縊而死御覽引服注夫謂太
子伊戾無寵於太子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宋公信左師之

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杜解夫謂太子也言
欲速得公位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太子所以無罪而死二十
六年傳平公入夕御覽引服注平公共姬子杜解與服同又
傳問諸夫人御覽引服注夫人佐母棄也杜解竝悉與服同
二十七年傳牀笫之言不踰閾史記禮書注引服曰簀謂之
笫杜解笫簀也二十八年傳與慶舍政史記齊世家注引服
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杜解舍慶封子慶封當
國不自爲政以付舍二十九年傳此之謂夏聲秦風疏引服注
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
杜解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
之夏聲又傳爲之歌大雅大雅疏引服注陳文王之德是爲

正大雅杜解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又傳美哉猶有憾
而猶有慚德吳世家注引服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
致太平也慚於始伐而無聖佐杜解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
慚於始伐又傳終身不聽琴瑟晉國其萃於三族乎史記吳
世家注引服曰聞義而改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杜解與
服同三十一年傳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
立長魯世家注引服曰齊謚也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杜解
齊謚立庶子則以年昭元年傳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
來聘禮疏引服注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杜解與服
同又傳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史記鄭世家注引服曰辰大火
主祀商人契之先湯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

而代之杜解商丘主祀辰星大火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
因閼伯故國又傳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史記晉世家注引服
曰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也杜解與服同又傳昔金天氏有
裔子曰昧爲元冥師帝用嘉之於是乎禁之史記鄭世家注
引服曰金天氏帝少皞元冥水官也昧爲水官之長帝顓頊
也禜爲營攢用幣若有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杜
解並與服同又傳臺駘能業其官史記鄭世家注引服曰脩
昧之職杜解纂昧之業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豳風疏引服
曰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
星中大暑退杜解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四年傳日在北陸而藏冰天官疏引服注陸道也北陸言在

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杜解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
又傳以享司寒豳風疏引服注司陰之神元冥也杜解司寒
元冥北方之神又傳商紂爲黎之蒐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
黎東夷國名也杜解與服同又傳戎大夫以落之小雅疏引
服注釁以豭豚爲落杜解以豭豬血釁鐘曰落五年傳小有
述職曹風疏引服注諸侯適天子曰述職杜解與服同七年
傳聖人之後也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聖人謂商湯杜解聖
人殷湯又傳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商頌疏引服注弗
父何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也以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有
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杜解弗父何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
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又傳及正考父史記孔子世家注引

服曰弗父何之曾孫杜解與服同又傳孔成子史記衞世家
注引服曰衞卿孔烝鉏也杜解成子衞卿孔達之孫烝鉏也
八年傳陳顓頊之族也史記陳杞世家注引服曰陳祖虞舜
舜出顓頊杜解與服同九年傳使荀躒佐下軍史記趙世家
注引服曰荀躒知文子杜解躒荀盈之子知文子又傳孟僖
子如齊殷聘秋官疏引服注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
積二十年聘齊故中復盛聘杜解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
今脩盛聘十二年傳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史記楚
世家注引服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
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也杜
解與服同十三年傳吾父再奸王命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

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杜解與服同又傳私欲不違史
記楚世家注引服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杜解不以私欲違民
事又傳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有國高以爲內主史記楚世家
注引服曰皆庶子而出奔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杜解皆庶
賤國氏高氏齊上卿二十年傳賓將掫夏官疏引服注謂行
夜也杜解掫行夜又傳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苻舟鮫
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地官疏引服
注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杜解與服同二十三年傳
召伯與南宮極御覽引服注南宮極王子朝之卿士也杜解
二子周卿士又傳萇宏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
濟也今西王之大臣亦震東王必大克御覽引服注曰先君

謂劉獻公文公父也獻公亦欲立子猛不欲子朝得國子朝
居王城故謂之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也
杜解並與服同二十四年傳紂有億兆夷人泰誓疏引服注
夷狄之人也杜解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二十五年傳桐門
右師見之夏官疏引服注右師宋師樂大心也其室居桐門
杜解右師樂大心居桐門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史記魯世家
注引服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杜解擣芥子
播其羽也與服同與鄭眾爲雞著甲之說異又傳公徒釋甲
執冰而踞鄭風疏引服注冰櫝丸葢也杜解冰櫝丸葢或云
櫝丸是箭筩其葢可以取飲又傳其誰有此乎史記齊世家
注引服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杜解

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故歎也二十六年傳然據有異焉史記
魯世家注引服曰異猶怪也杜解與服同又傳令尹子常欲
立子西御覽引服注子西平王之長庶子宜申又傳太子壬
弱其母非適也御覽引服注即昭王也杜解並與服同又傳
國有外援御覽引服注外援謂太子任秦之外甥杜注外援
秦也二十七年傳遂聘於晉以觀諸侯史記吳世家注引服
曰察其彊弱杜解觀彊弱又傳是無若我何我爾身也史記
吳世家注引服曰猶言我無若是何我言身猶爾身也又傳
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全魚炙杜
解並與服同二十八年傳昔有仍氏生女黰黑鄘風疏引服
注髮美爲黰杜解美髮爲黰二十九年傳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稱主君史記魯世家注引服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
稱主君杜解比公於大夫又傳遂濟窮桑周官疏引服注濟
渡也遂渡少皞之世杜解窮桑少皞之號也又傳蔡史墨史
記魯世家引服曰晉史蔡墨也杜解蔡史墨即蔡墨三十一
年傳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春官疏引服注十二月辛亥日
會月於龍尾而食午火庚金也杜解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
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
金也三十二年傳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
之必受其凶春官疏引服注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歲星在
越分中故云得歲以其歲星十二歲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
三紀故歲星三周杜解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

六歲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定
四年傳職官五正秋官疏引服注五正五官之長杜解與服
同又傳鄖公辛曰平王殺吾父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父曼
成然杜解辛曼成然之子七年傳齊人歸鄆陽關史記魯世
家注引服曰陽關魯邑杜解鄆陽關魯邑八年傳吾志其目
也大射儀疏引服注詐以自矜杜解以自矜九年傳晳幘而
衣貍製鄘風疏引服注貍裘也杜解製裘也十年傳且犧象
不出門小雅疏引服注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杜注犧象酒
器犧尊象尊也十二年傳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
伐之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人有及公之臺側申句須樂
頎魯大夫杜解至臺下二子魯大夫十三年傳歸我衛貢五

自家趙稷涉賓以邯鄲叛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史記趙世家注引服曰往年趙鞅圍衞衞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稷午子皋夷范氏之側室子其解十年趙鞅圍衞衞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稷趙午子皋夷范氏側室子哀元年傳滅夏后相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相啟之孫杜解夏后相啟孫三年傳命藏象魏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法令縣之朝謂其書爲象魏杜解懸教令之法于象魏四年傳襲梁及霍水經注引服曰梁霍周南鄙也杜解梁南有霍陽山五年傳齊姬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賓孼公子于萊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燕姬齊景公之嫡夫人諸子諸公子鬻姒景公妾

萊齊東鄙邑師衆也黨所也杜解並與服同六年傳潛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杜解與服同又傳晏圉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圉晏嬰之子杜解與服同又傳惟彼陶唐率彼天常有此冀方魏風疏引服注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杜解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又傳使賜之屬鏤以死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屬鏤劍名杜解與服同又傳鳥則擇木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鳥喻己杜解以鳥自喻十一年傳是豢吳也夫史記注引服曰豢養穀食曰豢杜解豢養也十二年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有司徹疏引服注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之杜解尋重也寒歇也十三年傳自到七人於

幕下史記吳世家注引服曰以絕口杜解與服同十四年傳使疾而遺之湯沐備酒肉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使陳逆詐病而遺也杜解使詐病又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杜解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又傳屬徒攻闈與大門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杜解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又傳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史記齊世家注引服曰子方子我黨杜解子方子我臣十五年傳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史記衞世家注引服曰圃園也二人謂良夫大夫蒙衣爲婦人之服杜解並與服同又傳使告

季子召獲駕乘車史記衞世家注引服曰季路爲孔悝邑宰召獲衞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杜解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召獲衞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又傳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下石乞孟黶敵子路君子死冠不免史記衞世家注引服曰言輒已出無爲復入也二子蒯聵之臣敢當也不使冠在地杜解並與服同十六年傳稱一人非名也史記孔子世家注引服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稱也杜解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又傳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史記楚世家注引服曰昭夫人惠王母越女也杜解昭夫人王母越女十七年傳立公子起史記衞世家注引服曰起靈公子凡此杜解悉與服同夫使服氏三十卷全書具存

則其攘竊之迹必更有顯露之者惜乎解誼久亡無由盡摘其伏而發其奸也然即今可考而知者杜氏勦取服說比比皆是而孔疏猶阿杜云劣而不論既云劣矣何以集解又襲其說注襲其說而序沒其名此攘竊之小人郭象何法盛之徒儒者之所深羞也

丁晏按杜預親見古文尚書說曰杜預左傳集解凡引書之見於古文者皆注云逸書孔疏謂杜氏不見古文非也古文尚書孳萌於魏季晉初鄭冲等已相授受此在晉書有明文矣今晉書禮志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尚書杜預建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杜議引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稱高

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杜所引之傳即古文書孔傳也左傳隱元年杜注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正義引晉書杜預傳曰太始十年元皇后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以諒闇爲凶廬杜所不用（今晉書杜預傳無此文論語邢疏引杜預傳與孔疏同）又通典總論喪期云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尚書毋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玄獨以諒闇爲凶廬今據諸儒爲正又通典皇太子爲太后服議云杜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采典籍爲證左傳疏謂暢爲預鄉人然則段暢之議實元凱嗾使爲之其稱諸儒者即指僞孔傳文也特其書尚未通行於時故或稱傳或稱諸儒不指名稱孔氏然可證書傳之出衍於西晉之初其改諒闇作亮陰皆依古文書也僞古文又沿無逸之文造爲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孔傳亦云居憂信默經文又造爲恭默思道皆所以證成其僞也夫鄭君謂諒闇爲凶廬本於伏生書大傳高宗親喪居廬三年非康成之肊說也且禮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預顯悖聖經飾爲心喪之議爲短喪者舞文則名教之罪人也當時聞杜議者頗以爲怪同朝如袁準范宣皆不謂然然預罔顧是非獨据古文書傳以排眾論而朝議從之何也蓋古文尚書作僞於王肅晉武帝爲肅外孫杜身仕晉朝昭附貴戚

武帝實左袒之故肆其邪說敗禮蔑倫當時內外臣民極知其非而莫能是正也又左氏宣十五年傳引周書庸庸祗祗威威杜注言文能用可用敬可敬今康誥僞孔傳亦云用可用敬可敬昭二十五年傳九文杜注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孔疏杜言華若草華而不言蟲則華蟲各爲一物案華蟲爲雉伏生書大傳以華蟲爲一物鄭注本之獨僞孔傳華象草華蟲雉也杜分華蟲爲二訓華爲草華依僞古文書傳也又左傳三犧服虔注云鴈鶩也雉也杜注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亦據僞泰誓上帝神祇宗廟犧牲之文孔疏謂杜雖不見古文其言闇與之合實則古文爲預所親見故往往依用之也襄三十一年傳引泰誓云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杜注今尚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正義云王肅亦云泰誓近非本經是諸儒疑之也僞古文作於肅而杜氏尊信之其疑今尚書泰誓者古文泰誓有民之所欲二語而今文無之杜親見晚出古文故以今文爲疑也哀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杜注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今大禹謨孔傳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案左氏本作能故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今杜注從僞古文訓爲先又與孔傳說同是明據晚出書而竄改也杜既親見古文而注左猶稱逸書蓋古文雖行於世而今文尚列學官故杜爲集解猶沿賈服稱逸書不議喪

制則援書傳以自飾其說孔疏謂杜氏不見古文毋乃考之未詳歟

丁晏案杜預左傳注阿附王肅說曰嘗覽杜預左傳注多違賈服而從王肅心竊疑之及讀桓五年孔疏云王肅作聖證論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始悟王肅爲文王皇后之父杜氏仕武帝時阿諛其說則諂附之小人也肅注左傳今閒見於史記裴駰集解及沖遠正義所引猶在其略史記注引王肅作三軍注始復成國之禮今杜注亦云今復成國之禮又引王肅爲仍牧正注牧正牧官之長今杜注亦云牧官之長

隱元年傳都城過百雉杜注一雉之牆長三丈依王肅說三丈爲雉不用戴禮韓詩雉長四丈之說桓六年傳接以太牢杜注以禮接夫人重適依王肅說接待夫人不用鄭注接爲捷讀食其母之說宣元年傳文馬百駟杜注畫馬爲文四百也杜依王肅注以文爲畫馬而廢賈逵貍文之古訓定十年杜注犧尊象尊也疏引王肅以爲犧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而廢毛鄭以來犧讀如娑之古訓襄二十七年傳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疏云服虔作斃王肅作蔽當如王爲蔽掩之也襄二十八年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杜注除地封土爲壇疏云服虔本作墠王肅本作壇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杜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

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疏引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與鄭衆服虔謂鄭伯在男服賈逵謂男當作南南面之君並異昭二十年傳琴張聞宗魯死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衞人字子開一字張卽牢曰子云是也案杜氏此注襲用王肅家語之文孔疏引賈逵鄭衆以琴張爲子張卽顓孫師鄭氏論語注牢弟子子牢也與琴張別爲二人昭二十八年傳惟此文王帝度其心孔疏王肅注及韓詩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杜氏亦沿用王肅之本襄十七年傳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杜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故孫辭答家老疏云家語孔子云晏平

仲可謂能辟害矣不以己是而駁人之非孫辭以避告義也
故王肅與杜皆爲此說禮記雜記上疏引聖證論平仲言惟
卿爲大夫杜元凱注左傳與王肅同昭七年傳杜注弗父何
孔父嘉之高祖案商頌正義引世本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
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則弗父何爲孔父之曾祖杜依家
語本姓解宋父下增世子勝一代妄謂高祖亦依王肅僞說
也春秋宣九年經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洩冶直諫於淫亂
之朝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引家語洩冶之於靈公
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任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
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夫以洩冶之忠直諫指
軀春秋所深予也杜氏諂附子雍黨同家語致貶死節之臣

魏書禮志又稱王杜議祥禫同月全乖鄭義爲短喪者作俑
其心術之不正亦甚矣竊以經傳集解頗多紕繆後之學者
誠能抉摘服之微言黜杜氏之曲學亦可謂善讀左氏者歟

左傳杜解集正卷一終

左傳杜解集正卷二

淮安山陽丁晏學

隱元年經鄭伯克段于鄢　洪北江左傳詁曰馬融尚書注
克勝也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傿應劭曰鄭伯克段於傿是也
按趙匡集傳云鄢當作鄔鄭地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
屬周左氏云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鄢字
今考杜注潁川鄢陵縣既非趙匡以爲當作鄔一無確據又
係改字亦非也惟應劭之說最足依據傿縣前漢屬陳留後
漢屬梁國作傿陳留郡在春秋時大半屬鄭且傳上云至於
廩延杜注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廩延至傿既屬
順道又渡河至共亦便明克段之地爲陳留傿縣無疑

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
焦里堂補疏曰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方與晉灼音房豫
有橐莽曰高平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高平侯國故橐章帝
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左傳
隱九年費伯城郎杜預曰縣東南有郁郎亭晉書地理志高
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有方與有高侯國此高平侯
國即郡國志之高平侯國章帝更橐而名之者其分山陽郡
所置之東平國則統七縣而方與及東平侯國皆屬之杜氏
用其時郡邑以明春秋傳所云高平方與縣乃指高平國所
領之方與縣則郁郎亭自在方與不在高平侯國郡國志高
平侯國之外別有方與方與在漢屬山陽在晉屬高與東平

侯國者改自棄縣者自與劉昭引杜預指高平侯國非也郡國志方與有魯侯觀魚臺蓋今之魚臺縣

又傳故名曰寤生　沈小宛左傳補注曰史記注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按史記云生之難此寤生之解明矣又風俗通曰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應劭說亦近是如杜解則寤寐中便已生子較后稷之先生如達文王之溲于豕牢殆又易之姜氏當鍾愛何為惡之乎寤與啎同高誘呂覽注啎逆也說文啎逆也　亦通作悟韓非子說難大意無所拂忤韓非傳作大忠無所拂悟索隱云不拂悟于君正義拂悟當為咈忤古字假借耳呂覽蕩兵篇

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新序一衛靈公蹴然寤然失位哀公問午其眾注逆其眾王肅本作迕是午悟寤皆啎之通借耳字又為捂士喪禮無器則捂受之疏云捂即逆也今生子有足先出者難產謂之逆生又釋名女青徐州曰娪娪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

又傳不義不暱　沈小宛曰說文䵒黏也引傳不義不䵒或作䵒杜子春作昵周禮疏引左傳亦作昵孔傳昵近也馬云昵考也考于祖為近為親此作暱非體說文暱日近也引昭二十五年傳私降暱宴此言所為不義則人無肯親附與下京叛叔段相應杜注非是

又傳弔生不及哀杜注諸侯以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　孔氏正義曰既葬除喪惟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晉書杜預傳云泰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尚書集議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問預證據所依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乎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

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是既葬應除而違亮陰之節也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既葬而除亮陰終制不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益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除之己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亮陰終制此定禮也議奏詔從之　顧亭林左傳杜解補正曰杜氏主短喪之說每於解中見之謂既葬除喪諒闇三年非也改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　惠樸庵曰荀卿云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賵弔及事禮之大也荀卿所稱乃時王之禮故左氏依以為說杜元凱遂借以文其短喪之說誕之甚妄之甚

沈果堂左傳小疏曰自始死及殯自啟及反哭皆主人所至
哀故哭踊無算否亦代哭不絕聲此何主弔葬言則所謂哀
者指自啟至反哭時也弔葬之禮凡有五節一啟殯而弔既
夕云請啟期告於賓正義曰使知而來赴弔下經遂云主人
拜賓檀弓亦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是也一祖而弔既夕
云有司請祖期注云當以告賓下經遂云賓出主人送檀弓
亦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朝是也檀弓所云弔於朝亦行於祖後一柩車將
行而弔既夕云賓入者拜之正義云弔葬之賓下經遂云乃
行是也一哀次而弔檀弓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哀次是也
一反哭而弔既夕云乃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檀
弓亦云周反哭而弔是也所以有此五節者或恩義有厚薄

道路有遠近事勢有順逆故早晚正變不必齊同然其在葬
時則一也今宰咺之來弔踰葬期已數月矣故曰不及哀顧
亭林杜解補正云不及哀謂不當既封反哭之時彤按檀弓
疏論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朝哀次之義云君弔正禮當於
殯宮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君來弔或晚有邂逅於
哀次弔焉此明弔之正必於門內也又雜記云相趨也出宮
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
朋友虞祔而退夫弔賓於哀次已有隨分而退者是哀次之
弔已緩況既封與反哭耶又既封反哭之弔當即相見朋友
之未退者為之非必至是方來之賓也顧說未盡　沈小宛
曰士喪禮下篇既窆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

主人拜稽顙蓋前乎此皆營死者之事反而亡焉失之矣於
是為甚故弔之經又云就次猶朝夕哭猶者猶既殯之朝夕
哭也喪服疏云既殯以後卒哭祭以前阼階之下為朝夕哭
在廬中思憶則哭按其時雖不代哭甚哀未殺故為哭三無
時之一也傳文所謂及哀者即是此時在卒哭祭前也喪服
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為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
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
八升又卒哭祭畢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
帶所謂卒哭後變麻服葛只是男子易腰經以葛婦人易首
經以葛男子重首婦人重帶猶不易也其負版衰裳練祭猶
服大祥祭畢始茨之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杜預謂天子

諸侯既葬無服非聖無法古今之罪人也
又傳紀人伐夷　正義曰世本夷妘姓傳無其人不知為誰
所滅釋例土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傳晉獻公
伐夷執夷詭諸注周大夫夷采地名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
夷詭諸之下注云妘姓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為一計莊武之
縣遠在東垂不得為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
二年傳莒人入向　顧亭林曰解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
非也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
城向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襄
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杜氏於宣四年解曰向莒邑
東海承縣東南向城遠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

氏解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閒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沈小宛曰于欽齊乘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爲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寰宇記在莒州南說皆未核惟沂州之向城爲近之葢向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閒也按莒亦小國去沂州尙遠南至沂州二百二十里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寰宇記向城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

三年經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萬充宗學春秋隨筆曰日月會乃爲朔日食必在朔春秋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凡二十六桓三莊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僖五文十五成十六十七襄十四二十二十一凡二二十三二十四凡二二十七昭七十五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一定五十二十五公羊謂之食正朔是也書日不書朔者七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十七襄十五乃食前之月當大而小一日未朔而以爲朔一日初一日也故食在二日初二日公羊謂失之前者朔在前何休謂二日食是也日朔並不書者二莊十八僖十五乃食前之月當小而大一蹦朔而以爲朔故食在晦日前月之晦公羊謂失之後者朔在後何休謂晦日食是也二日食則二日爲朔晦日食則晦日爲朔而歷不以爲朔歷書以一日爲朔故史不得書朔也二日食何是此月之日故史得書日晦日食並非此月之日故史不得書日也凡此皆司歷之過故左氏曰官失之獨桓十七年十月朔日食食在朔而不書日非司

歷之過葢舊史闕遺莫得而考也趙子常不从穀梁而獨取其夜食之說穀梁以日朔皆不書者爲夜食趙亦不從以證此經謂食時日未出故不書日豈知食必在朔亦既夜食足知夜已合朔周人以夜半爲朔合朔即屬是日矣豈得以日未出歧之至襄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四月而再頻食歷法所必無此出一史官之記載由其怠慢食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所謂疑以傳疑也傳注未言其闕失闕謂不書日失謂再頻食而杜氏於隱三年之不朔據己長歷所推而指爲史失則明與左氏官失相違矣　沈小宛曰顧氏大事表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杜以春秋日食皆在朔故于去年十二月置閏若移此閏于今年二月而以己巳爲二月晦則于穀梁之說合矣葢今法日食必于合朔而古法疏或有食晦日者漢晉時猶然按顧說非也元史歷志姜岌東晉時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年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今授時歷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三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又隋書歷志劉孝孫云春秋經八食並無朔字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丑明受經于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此年二月己巳食推合己巳朔唐志大衍合朔議曰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丑明爲是然依左氏例本無先後食法顧氏引入異家之論爲左氏疻痏也

三年經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洪北江曰京相璠云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一百步水經注按濟北盧縣春秋時卽齊地故京相璠云云杜注分爲二地殊誤

又傳不反哭于寢　沈小宛曰杜預云自墓反虞于正寢疏依和其謬不能正之按既夕禮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立婦人拾踊送賓于門外遂適殯宮于賓出後乃云適殯宮明上文升西階爲廟所以先反哭于廟者當尸柩遣奠時已在廟朝廟先禰而後祖故反哭就其最後行處鄭云反哭者于其祖廟是也檀弓曰中而虞反哭升堂主婦入于室孔疏恐人仍堂與室爲正寢故云此皆謂在廟也是禮經皆謂反哭于廟傳云哭于寢寢卽廟耳杜演爲正寢不知寢廟同舉則一之義也月令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寢廟通名猶諸冕亦稱冠雜記至于廟門注廟所殯宮

又傳蘋蘩薀藻之菜　洪北江曰詩毛傳蘋大蓱也蘩皤蒿也藻聚藻也按杜注薀藻聚藻也是訓薀爲聚非毛傳意今攷顏氏家訓書證篇引郭注三倉云薀藻之類也則薀亦水草不可空訓作聚且尋上下文義澗谿沼沚筐筥錡釜皆四者並舉況薀字从草何得空訓作聚杜氏之說疏矣

又傳昭忠信也　趙子常左傳補注曰凡傳中所引君子曰云者義皆膚淺與其序事之精如出二手蓋其序事精覈者皆史志成文而斷論則左氏之陋見也杜注每曲爲之義固不足深辨後儒並其事實一切疑之則又過矣

又傳將修先君之怨于鄭　洪北江曰服虔以先君爲莊公本一云隱二年鄭人伐衞先君莊公詩疏按州吁弑桓公必不更爲之修怨此先君服說指莊公最是杜注非也

四年經取牟婁　沈小宛曰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索隱云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牟婁爲杞之別邑按杜以爲杞卽都濰于然州公亡國後僖十四年杞爲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境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濰于無由爲淮夷所病疑杞此時尙在雍丘此莒人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丘濰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輿者矣

又經衞人殺州吁于濮注濮陳地水名　焦里堂曰史記衞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濮陳地索隱亦引賈逵曰濮陳地杜本賈服也而係以水名乃說文濮水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爲魯地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縣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縣爲濮水然則陳無濮水矣哀二十七年齊陳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須涉濮水亦非陳地釋例土地名闕疑爲是

五年傳鄭人侵衞牧　洪北江曰按爾雅郊外謂之牧非邑名與下伐宋入其郛同前年伐鄭圍其東門故鄭亦侵其牧地以報之又衞地無名牧者若云朝歌之牧野則亦不可僅名爲牧明杜注非也

又傳諸侯用六　顧亭林曰解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

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

六年經鄭人來渝平注渝變也　惠定宇補注曰案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曰輸更也與憚悛改同釋泰詛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杜注自明而獨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服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是服亦訓渝爲更

七年傳謂之禮經注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于策明禮經皆當書于策仲尼修春秋皆承策爲經正明之傳博采衆記欲開凡例　正義曰凡例是周公舊制其來亦無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則是先聖謂之非正明自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代大典周公所制故知凡例亦周公所制　趙子常曰春秋之後周典散失左氏采合殘缺傳以己見略示凡例凡五十條杜氏一氏定爲周公所制而不考其不通于經則亦陋矣　晏案左氏傳昭二年傳晉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杜注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杜氏依此傳文遂傅會以五十發凡爲周公禮典故集解序云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隱元年疏引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正明撮其體要約以爲言非能寫故典之文也案孔疏已謂凡例是周公舊制其來亦無所出趙氏斥杜之陋駁正尤確凡例自是左氏約言杜氏謂春秋原本周公肊說無據

又傳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顧亭林曰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杜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則是也春秋時爲曹地　江愼修地理考實曰彙纂今兖州府曹縣東楚丘亭是也今按曹縣今屬曹州府一統志楚丘城在曹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戎州已氏之邑漢改爲已氏縣隋改曰楚丘明省入曹州又考二年戎城亦在曹縣則此楚丘爲戎邑凡伯變其地戎遂伐之以歸非衞邑也因此楚丘與滑縣楚丘衞文公所居者同名杜遂以爲衞地不知此楚丘去衞遠衞不得有此說者因杜注遂謂於楚丘者罪衞不能救王臣之患考之亦不詳矣若論近楚丘之國則曹都定陶者爲最近凡伯經戎人之邑而戎伐之雖曹亦不能救也春秋書於楚丘詳其爲戎地以見戎之橫周之微耳於曹衞乎何責　沈小宛曰杜預云楚丘衞地非也此爲曹之楚丘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衞之楚丘在衞輝府滑縣

東六十里水經注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爲衛文公所居程公
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已氏邑在今拱州楚丘縣九域志楚丘屬應天府輿
地廣記崇寧四年分爲拱州戎蠻昆吾之後別在夷狄周衰入于此天王
使凡伯聘魯由雒邑道楚丘至仙源九域志大中祥符五年改曲阜縣爲仙源遂
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丘在河南宜爲周魯往來之地以其
逼近宋都故漢晉屬梁國按本已氏縣屬梁國後漢改屬濟陰郡晉屬濟陽郡杜預誤
以此爲郎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水經注亦以此爲衛文公徙
居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曹邑在
今滑之白馬楚丘在澶之衛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
道衛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岡乃後
人附會名之耳欽韓按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丘亭齊

桓公所城遷衛于此由此展轉貽誤
八年經盟于瓦屋　沈小宛曰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
清豐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屋即此名勝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紀
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
亭南當是此瓦屋杜預謂周地非也
又傳先配而後祖　沈小宛曰賈逵以爲禮齊而未配三月
廟見然後配鄭衆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
心皆與禮文不合鄭康成以爲軷道之祖又與傳先言入鄭
者不合杜謂忽不先告祖廟而行則陳鍼子既非目擊安得
方來譏之按聘禮大夫之出既釋幣于禰其反也復告至于
禰忽受君父醮子之命于廟以逆其婦反而不告至經安配

匹始行廟見之禮是爲墮成命而誣其祖
十一年傳吾先君新邑於此杜解此今河南新鄭縣舊鄭在
京兆　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桓公之子武
公所國是也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鄭也志又云京兆鄭縣
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志又云本周宣王弟
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
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爲桓公謀取虢鄶之地令
寄帑與賄而虢鄶受之後二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
平王東遷卒定虢鄶之地晏案疏引周宣王弟以下今本漢
書無之史記鄭世家有此文小異
又傳攢茅向盟州陘隤懷　沈小宛曰一統志攢城在修武

縣西北二十里地里通釋攢茅今爲大陸村按正義引括地志有茅亭在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里則攢
茅本兩邑而杜預誤合之也向城在濟源縣南寰宇記向城在孟州河陽縣西北二十五里孟
津在孟縣南十八里寰宇記盟津爲蘇忿生邑州縣故城在河內縣東南
紀要武德縣在府東南五十里本周之州邑隤城在衛輝府獲嘉縣西北紀要隤城在修
武縣西北懷縣故城在武陟縣西十一里按杜預缺陘地地理通
釋汾陘之塞山海經有少陘之山太平御覽謂在滎陽一統
志以爲此陘然去南陽之地絕遠非也寰宇記太行陘在河
內縣西北三十五里連山中斷曰陘述征記曰太行山始于
河內北至幽州有八陘第一軹關陘今在濟源縣理西十一
里第二太行陘第三白陘此兩陘今在河內縣即此陘也又
陘邢聲同懷慶府志平皋城在溫縣東二十里邢城在平皋

東北隅方輿紀要平皐城在府城東南七十里入溫縣界一
名邢丘
桓二年經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注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正其閨門外取
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釋例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
大夫孔父仲尼丠明雅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爲
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閫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
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
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弑
者三直是弑死相及卽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
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　惠定宇曰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

孔父嘉爲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而後名
祭仲足是也鄭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
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
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爲異說不
可从也　焦里堂曰公羊傳於孔父仇牧荀息三人互相比
例以稱其賢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
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
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
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
於色矣穀梁傳云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
父閑也閑謂捍禦兩傳深得春秋書死難之義乃左氏則謂

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咬子曰古者大夫猶
皆乘車其妻安得在路使人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於色而作傳者以爲女色之色遂妄爲此說耳因而攻
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又謂宋殤公立
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
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此杜預所據以定孔父之罪案
也乃司馬則然左氏明指爲華督之言督誣孔父之言而可
據乎　沈小宛曰穀梁曰孔父字謚也顧云家語本姓篇考
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
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按若以孔父爲名
則夫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爲氏杜預因公穀兩家皆美
孔父故欲立異而稱名罪之非也

又傳立華氏也　沈小宛曰督有弑君之罪無以自立故爲
此會以湔洗之經書成宋亂者以此惠氏言立華氏爲證此
公羊家言非也傳言華氏是史文追稱猶諸侯預稱謚也杜
言督未死而賜族義亦了戾
又經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
大鼎于宋　萬充宗曰是會也鄭莊以宋馮既立慮有中變
乃糾齊魯陳三君駐師于稷以防之君行師從馮位既定督相已
成乃受賂而退在諸君爲定宋在春秋爲成亂諸黨惡也杜
注釋成爲平謂是會本欲平宋弑君之亂以受賂不果夫謂
之平亂必將殺督逐馮置君而後去乃可曰平彼鄭莊仇宋
欲禍殤納馮已非一日今方得遂其願其必不討逆也可弗

論魯桓弑君自立得宋馮而不孤聞之無報者可以戮人未聞賊能討賊也齊僖與鄭石門之盟隱三年相得甚驩既雖與宋盟于瓦屋隱八年旋即背之而會齊鄭伐宋隱十年繼復與鄭入郕與魯鄭入許要結如此將唯鄭莊是聽況陳桓錄錄因人成事者乎且諸君非知君臣大義者苟知君臣大義魯桓不躬蹈之矣齊陳鄭三君之師當即至魯矣故知爲會之本意初非平亂也而馮位以是定督相以是成從此亂賊橫行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不謂之成亂而何然則郜鼎之賂何爲也曰以謝定位非求免討也

又傳鞶厲　沈小宛曰內則男鞶革玉藻注凡佩繫于革帶按大帶博四寸以束體革帶博二寸以施佩易訟上爻或錫之鞶帶虞翻注引內則文知此鞶厲亦革帶也晉書輿服志革帶古之鞶帶也方言帶謂之厲革帶之餘爲厲大帶之餘爲紳杜反以鞶厲爲紳帶謬矣

又傳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顧亭林曰解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界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三年傳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沈小宛曰元史歷志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以今歷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杪

五年傳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注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罪也　焦里堂曰射王中肩鄭不臣甚矣勞王問左右奸也而杜預以爲王討之非明爲高貴討司馬昭而發辛祝聃射王中肩尚未至成濟之惡耳自救之說原是飾辭左氏述之非左氏以鄭志在苟免也預援寤生答聃之言爲司馬昭作解已非而乃直斥王討爲非何繆戾至此　沈小宛曰杜云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按以王討爲非則鄭之拒戰射王爲宜苟有人心必不至是殆爲司馬昭懸解耳經之不書王師敗何也曰君失其政臣無敢不盡其節大經也今鄭之待天王若夷狄然臨陣交鋒志在必殺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哉後漢書孔融傳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劉表所爲不軌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窺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淩夷之漸謹于其小決壞之極諱于所尊杜預拘傳例謂不以告故不書不知傳例自爲諸侯發列國弄兵釁觸交爭書之不可勝書故定其例至繻葛諸侯天王問罪師敗身夷可諱之事豈有大於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書者以戎故不足諱也傳于此極言鄭莊之姦狡而杜仍爲湔洗鄭惡其于經傳皆憒憒而

膿決者矣

又傳旝動而鼓　洪北江曰賈逵以爲旝爲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云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二百步本疏說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磓敵釋文云旝說文作檜按今刻本說文仍作旝又按三國志太祖爲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惠棟云說者即賈侍中說也杜以旝爲旃蓋本馬融今按新唐書李密傳造雲旝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具號將軍礮益可證賈氏之說杜注雖本馬融然究不若賈說之信而有徵也

六年傳謂其不疾瘯蠡也　洪北江曰釋文稱說文蠡作𤻮按說文無𤻮字痤字下注云小腫也从疒坐聲一曰族絫臣鉉等曰今別作瘯蠡非是今攷玉篇瘯蠡皮膚病左傳曰不疾瘯蠡也一作𤻮按釋文所引說文疑屬玉篇之誤又按說文痤字注既云小腫而陸氏所引說文亦云皮肥是族絫不過皮毛肥腫之病故玉篇云然杜注以疥癬當之考說文疥搔也癬乾瘍也恐非其義

十一年經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惠半農春秋說曰鄭忽者鄭伯也曷爲不稱爵而直稱名未踰年之君也十有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故出奔則名既葬矣可以除喪矣既葬除喪此杜預短喪之說春秋之辠人也

又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惠半農曰三國盟于宋地則宋

爲地主故列于末不然宋大國也曷爲序於鄭下哉杜預謂宋不書經闕焉知其非傳誤而妄以爲經闕乎

又傳貳軫　沈小宛曰路史國名貳在隨州南軫國在楚東南按自來地志所不載羅泌妄人臆造也

又傳蓼　沈小宛曰杜以爲南陽之廖誤也昭二十九年傳作飂非此蓼也前志六安蓼故國皋陶後一統志蓼縣故城在光州固始縣東北與潁州府霍丘縣接界古蓼國今有蓼城岡在縣東北七十里

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杜注賴國在義陽隨縣　江愼修曰綦纍後漢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文獻通考賴國在褒信縣元省縣爲鎭今在息縣東北其賴亭則在商城縣南息縣商城皆屬寧甯府光州蓋地相接也杜注在義陽隨縣則去光州甚遠不知何據今按隨縣之厲鄉本厲國杜因字音相近意其即爲賴也故誤息縣商城今皆屬光州

又傳亂次以濟　洪北江曰釋文本或作亂次以濟其水按水經注引傳作亂次以濟淇水攷沶水與夷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沶淇同後傳寫誤耳逕蠻城南城在宜城南三十里杜預釋例羅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在南郡枝江縣自楚及羅須渡此水杜本因脫淇水二字故注析不清釋文其字又誤脫水旁今從酈注及釋文增入二字又按杜注以此傳之鄢爲水名亦誤攷鄢楚縣名昭十三年王沿夏將欲入鄢服虔云鄢別都也此傳文鄢字亦指楚縣而言不指鄢水杜注及正義皆誤

十五年經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惠半農曰公羊曰邾婁牟葛皆稱人夷狄之也然則蠻夷之大者稱名其微者稱人故曰人不若名則邾婁牟葛更卑於穀鄧矣杜預謂三人皆附庸之世子此求其說而不得直以意造也預之妄皆若此

顧復初春秋大事表曰案杜注牟國今泰山牟縣彙纂以為今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杜佑通典登州治蓬萊縣春秋時牟子國亦曰東牟郡在濟南府治東九百十五里或疑去魯太遠不應來朝然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杜注云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案今萊州府高密縣西有黔陬城去魯更遠介可來朝何獨於牟而疑之乎當以通典之言為定杜注非也

又經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注既簒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　惠半農曰襄十四年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修春秋削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為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

又傳鄭伯突出奔蔡　沈小宛曰釋例謂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按此與衛獻公出異經之所書或仍其赴告何者突本非嗣子祭仲立之徒以脅于宋人突之出也必不以臣逐君之事播于鄰國則突之出突之歸其得失係于一身非有義例若臣逐君而更深責被逐之人豈扶陽抑陰之義左氏義深于君父豈若此哉

又傳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注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　焦里堂曰戮辱也雍糾為祭仲壻猶杜預為司馬懿壻糾不私其婦翁死於君事烈士也何辱之有

十六年經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注惠公也朔讒搆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焦里堂曰左氏稱衛宣公生急子屬諸右公子取宣姜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朔搆急子壽急皆殺於盜二公子故怨朔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此杜預所據以為說也故朔以桓十三年立至此為君已四年已君之而逐之猶已君之而弒之春秋於衛剽齊商人皆與以為君而書齊人弒其君商人衛甯喜弒其君剽葢君雖由簒弒而得身即事之則因而逐之弒之即是弒其君弒其君即是亂臣賊子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息邪說使亂臣賊子懼也曹氏固簒漢而為漢賊者也乃司馬氏既為之臣世受其爵祿即不得藉口而不以為君而以為司馬氏者固曰此曹魏者漢之賊也吾逐漢之賊殺漢之賊而已矣明人蔣氏之翹云魏景元四年劉禪降而漢滅

明年咸熙元年司馬昭遂自爵爲王二年輿衛服飾皆如帝者之儀子稱太子妻稱王后則賊亦明認繼漢而王益自不欲居篡魏之名矣此言是也晉書習鑿齒傳云在郡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其言謂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_{即司馬昭}平蜀卽爲漢亡而晉始興焉此正師昭之志也惟魏爲漢賊而晉自承蜀漢以有天下則遂芳殺髦殲爽滅儉自可無所顧忌向使習在必以此義曉於天下晉武憒憒仍以魏爲恪而昭之志實大揚於彥威而杜預於春秋此注一見其微意焉

又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注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　焦里堂曰宣公此事洪邁容齋五筆極辨其誣謂宣公立僅十九年不應烝宣姜而生伋又納伋妻而生壽朔伋能娶必十五以上朔已能譖兄壽已能代兄死必在十歲以上此十九年之間何以消破鄒忠允駁之言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宣以是冬立烝夷姜而生伋予當在其兄桓公之世蕭山毛奇齡又辨之云莊公死後莊姜治宮政惟禮是視戴嬀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燕之詩其宮中去就有禮如此幾見桓公宮中莊姜二嬀具在可容一嫪毐而不知覺者況使宣公早見獸行則不特衛人絕之討賊如石碏亦孰肯就邢迎之乎乃以夷姜爲莊公妾者緣服虔上淫曰烝之訓_{見詩正義}杜依之耳烝廣雅訓爲淫史記衛世家云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劉向列女傳云宣公夫人夷姜生伋以爲太子明以夷姜爲宣公夫人新序節士篇云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史記所謂愛夫人夷姜卽左傳所云烝於夷姜謂寵溺之也宜以史記明左傳而知杜依服氏之非正義乃斥馬遷爲謬失之矣

又傳衛宣公使伋于如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杜注莘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成二年戰于鞌傳師從齊師于莘杜注莘齊地　顧復初曰案杜氏以莘兩屬齊衛非也陽平西北有莘亭道阸險自衛適齊必由之道輿地志亦云陽平之莘有二子爭死處今東昌府莘縣有莘亭故城觀鞌傳云及衛地下云師從齊師于莘本自直接則莘爲衛地傳文明白可見因中閒有韓獻子將斬人數句文氣隔斷又以從齊師三字遂更指爲齊地此看傳文不精細之故也高江邨云莘原跨兩境齊衛皆得有之是時晉師自衛來至齊竟終是回護杜氏之說耳

又經冬城向杜注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不知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之事但本事與冬隨本而書之耳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正義曰杜注既以冬屬之十一月但十一月水星昏猶未正故復推校歷數此年閏在六月節氣須早一月而正十一月可以興土功書時非傳誤也　顧復初曰案經書冬而下有十一月是夏正八月正是不時書之以示譏也若以爲時則常事不

書矣桓公篡弒之君舉動妄作固所應有何必曲爲解釋今斷云傳誤　沈小宛曰按此冬城向實是十月唐歷志大衍日度議曰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沖之以爲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時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杜氏據晉歷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爲太早引詩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時非是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據長歷是年冬十月庚午朔元史歷志大衍歷推得在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

十八年傳齊人殺彭生　趙子常曰陳氏曰殺彭生不書嫌討賊也杜氏不書非卿說非是

左傳杜解集正卷二終

左傳杜解集正卷三

淮安山陽丁晏學

莊元年經夫人孫于齊　洪北江曰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于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齊本未歸也疏引服云謚桓公之喪從齊來歸按杜注以夫人此時始出奔非是當以賈義爲長

又傳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洪北江曰魏書引服虔注云文姜通于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讐疾告列之理又魏書引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按說苑亦云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正可與服說相發明杜注似非

又傳絕不爲親禮也　趙子常曰夫人不稱姜氏承上文公與夫人姜氏如齊用一事再見之例略之此經之變文也夫人罪宜絕但傳以去姜氏發義則非左氏先儒取一傳爲說言莊公爲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而未盡杜氏謂文姜宜與齊絕愈失之矣以後會齊侯如齊師悉書姜氏又何說乎

又傳築王姬之館于外　沈小宛曰注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按鄭以諒闇爲凶廬預以諒闇爲心喪子之於父母從無心喪之文若如預意則不共天之讐

可釋三年不祭之服已除參預嘉禮本自無傷但不忍純以吉禮翻是美莊公之得宜悖亂莫甚焉善乎穀梁之言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又傳爲外禮也　沈小宛曰傳意言於外禮也莊公之爲之非禮也杜預言齊以姦罪於彭生魯不能讐齊此繆辭殺父以狥償冊之智也

四年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注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焦里堂曰後漢書賈逵傳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權變注云左傳紀季以酅入於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仇書以譏之此言紀侯以與紀季則非兄弟不同心而季固未嘗背兄杜依傳文用違賈說固賈氏所不及也

六年經冬齊人來歸衛俘　洪北江曰釋例云齊人來歸衛寶公羊穀梁經傳及左氏傳皆同惟左氏經獨言衛俘考三家經傳有六而五皆言寶此必左氏經之獨誤也按說文保从人保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鯥顏師古曰經書齊人來歸衛俘傳言衛寶公羊穀梁經並爲寶杜預注云疑左氏傳經誤按爾雅云俘取也書序曰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爽豈必俘卽是人杜氏之說爲不通矣惠棟云周書顧命陳寶赤刀說文引作保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與寶同

又傳放甯跪于秦杜解衛大夫　案左傳甯跪有二一莊六年傳杜云大夫一哀四年傳衛甯跪救范氏杜無注今考世族譜衛甯跪有二一爲甯速之祖卽莊六年之甯跪一列於雜人則哀四年之甯跪也

十年經公敗宋師于乘丘注魯地　惠定宇曰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也張華博物志亦云古乘丘杜以齊宋次於郞故指爲泰山之乘丘縣但轉戰所及乘勝逐北豈必盡屬魯地杜氏望文爲義非遂實有所據如十一年傳宋侵我公敗之鄑說文以爲宋魯閒地杜則直云魯地矣　洪北江曰地理志濟陰郡乘氏應劭曰春秋敗宋師於乘丘是也　案張華博物志亦云濟陰乘氏侯國古乘丘杜注以爲泰山郡乘丘恐非小顏注地理志亦取杜說誤

又傳齊師敗績　趙子常曰傳序長勺之戰甚詳經書敗者變文也杜氏膠於傳例未陳之說乃曰列成而不得用穿鑿甚矣

十一年傳南宮長萬　趙子常曰陳氏曰傳見南宮萬不書氏今案傳中如南宮敬叔及東門遂及南郭鉏皆時人因所居稱之非其氏又傳言南宮長而注不言長是何義周官州長中大夫一人萬反國卽爲卿則此長應是州長杜氏謂萬氏南宮陳氏因之非也賈氏以爲未賜族者得之

十二年經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注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　焦里

堂曰公羊傳云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左氏言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雖不及公羊傳之詳亦未嘗有貶辭而杜預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無善事可襃又譏其不警而遇賊正義云公羊善其不畏彊禦故言此以異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劉後村因謂仇牧苟息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囿於預之詖辭觀其趨而至手劍而叱千古之下英氣猶存其不勝而死即李豐恨力劣不能禽滅也將以不能執賊遂避匿觀望不出乎牧之摋而死亦豐之築於刀環也家氏鉉翁曰大夫死君之難乃曰無善可襃可乎君前臣名自是書法應爾杜氏每以名字爲襃貶曲爲之說其病甚大

又傳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杜注殺督不書宋不以告　顧復初曰案督相宋公兩世爲國正卿共二十八年宋豈有不以告之理其告亦必先于牧自是仲尼削之也督係弒君逆賊得逭天討至晚年乃見殺幸矣雖魯史書之聖人當特削以明春秋之義杜氏于督無貶而反以仇牧爲貶不亦誤乎

又傳蕭叔大心　顧亭林曰解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衎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又傳石祁子杜解衞大夫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世族譜以祁子爲靖伯八世孫據禮記石祁子駘仲子也厚生駘仲駘仲生祁子當是靖伯五世孫非八世孫也

十三年經齊人滅遂　洪北江曰世本遂嬀姓地理志泰山郡蛇丘隧鄉故隧國杜同此　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水經注　按蛇丘東北無城以擬之東北當作西北杜注承京相之誤也

十八年經三月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趙汸引長歷三月係癸未朔按隋歷志劉孝孫推是年食合壬子朔元史歷志大

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今歷推之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爲三

又經有蜮　惠定宇曰服杜皆以爲短狐王伯厚曰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蚮蚮音特棟案蜮亦作蟘說文云吏冥冥犯法卽生螟吏乞貣則生蟘卽詩之螟螣也漢公昉碑文作蟘蚮與蜮字相似呂覽任地曰大草不生又無螟蜮高誘曰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螣兗州人謂蜮爲螣音相近也螟蜮皆害苗者故書於春秋若是短狐不須記也

又傳王饗醴　沈小宛曰饗當作享聘禮賓執圭致命公受玉賓出擯者出請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乘皮公受幣聘于

夫人用璋享用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奉束錦以請覿擯者
入告出辭請禮賓公出迎賓宰夫實觶以醴薦脯醢公用束
帛庭實乘馬其享醴之次第獻酬之儀物如此若諸侯朝王其次
序亦同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三享
卽聘禮之加璧享覲禮所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
有也再祼卽聘禮之醴賓也前乎此者致館致飧後乎此者
致饔餼致饗食大行人云饗禮九獻食禮九舉鄭注饗設盛
禮以飲賓也醴賓之時不名爲饗以其但有脯醢無牲牢也
杜云王觀羣后始則行饗禮此目不見禮經周禮者而欲注
述一代大典難矣哉

十九年傳夕室　沈小宛曰夕室非地名晏子雜下景公新

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左撫宮右彈商曰夕室公曰何以
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晏子曰今之夕者
周之建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呂覽明理篇常主爲主而未嘗
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于夕室也注曰夕室以喻悲
人也玩呂覽文則死者之所爲夕室

二十一年傳后之鞶鑑　沈小宛曰杜云鞶帶而以鑑爲飾
今西方羌胡猶然按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
高誘注以大貝飾帶史記佞幸傳孝惠時郎中皆貝帶萘胡
服或以貝飾之未必以鏡爲飾也鞶鑑自是二物鄭解內則
云鞶小囊盛帨巾者魏志曹爾傳操佻易自佩小鞶囊盛手
巾細物東觀漢記詔賜鄧遵虎頭鞶囊一鄭之詁篤矣

二十二年經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惠半農曰陳殺御寇猶
莒殺意恢皆公子也稱人者衆辭於是陳亂故諸公子或見
殺或出奔而敬仲奔齊其後遂纂有齊國故齊史記之特詳
陳史殘闕莫知御寇見殺之由經書公子傳稱太子必有一
誤舍傳從經可也史記謂宣公有嬖妾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案經僖十二年陳宣公卒款立在位十六年僖二十八年陳侯款卒然御寇爲宣公太子則不得無疑闕之可也以杜預背經據傳
曲爲之說妄矣三傳經文皆同似非經誤或曰御寇未誓于王故傳稱太
子經書公子

又傳遇觀之否　沈小宛曰杜云六爻皆有變象劉炫云觀
之否者爲觀卦之否爻屯之比者爲屯卦之比爻皆不取後
卦之義惠云筮法有三爻四爻變止占一爻者觀之否卽觀

之六四也否比之卦劉氏之說是也不然左氏所占卦數處
當時豈皆一爻變之乎二篇六十四卦其中六爻有不變有
升有降有剛柔易位杜未通易理槪言之曰六爻皆有變象
非也

二十四年經大夫宗婦覿用幣　沈小宛曰杜預云大夫宗
婦同贄俱見按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
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
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
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云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
通謂之外宗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
覿則外內宗之嫁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覿耳非謂大夫

與宗婦雙雙而至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君其言男女同贄者直謂婦人而用幣是無別于男子故志其非禮杜旣憒憒疏强欲扶其說又無證據徒以謂小君與君同體義亦當見空疏無術豈能撰禮記正義者此眞孔氏手筆矣列女傳變孼六亦載此事云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較傳語尤明則杜預之謬灼然矣

二十五年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史歷志大衍推之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

又傳非常也　沈小宛曰顧棟高曰正義云以前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爲六月不當伐鼓用幣故云非常鼓之月此說非也傳謂非常者以六月爲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

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卽常月也經于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爲首見故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乎按顧說是也古歷本疏杜與大衍所推亦未必悉合經記其鼓用牲正以儆懼天變傳發明經意見常食不書鼓用牲而此書之義若以爲本非六月不當鼓用牲則當言司歷之過僅加杜解傳文爲不辭矣

又傳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顧亭林曰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此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惟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二十八年傳蒲與二屈　洪北江曰地理志河東郡有蒲子北屈二縣杜本此　按韋昭漢書注又云蒲今蒲阪按有南北二屈故云二水經注稱汲郡古文云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稱北是二屈之證杜注二當爲北誤

又傳使俱曰　沈小宛曰按此二五於言下假設衆人夸美之詞以聳動獻公說士之常技如此杜乃謂獻公不決驪姬復使二五說之則此三字於文爲不辭且上文語氣亦不了杜於訓故名物俱是鈍置

三十年經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唐志大衍合朔議曰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爲定朔殷歷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元歷志今歷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又傳鬬射師諫杜解射師鬬廉也　正義曰杜此注與譜並以射師與鬬廉爲一人不知何據也服虔云射師若敖子鬬班也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杜譜以爲鬬射師若敖子鬬班若敖孫按杜解好爲服說不从服誼

三十二年經城小穀杜注今濟北穀城縣後爲管仲采邑

顧復初曰左氏牽于齊桓城穀而寘管仲之言遂謂此年城

小穀即此考齊地之穀經傳凡六見皆止稱穀無稱小穀者葢齊自有穀豈可强以小穀爲穀城耶又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李氏廉曰齊桓有功于魯在高子來盟之後此時未見有功之迹安得爲管仲城之孫氏復謂宜從穀梁注爲魯邑曲阜縣西北有小穀城杜注殆傅會左傳而誤也

又傳能投蓋于稷門　顧亭林曰當從劉炫之說以蓋爲車蓋正義謂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投輕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事亦類此　洪北江曰服虔云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水經注　按杜注以爲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殊屬臆說劉炫規之是也又按水經注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梁氏居益近此門故於此講肄也

焦里堂曰門者注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桷反覆門上水經注泗水篇云沂水北對稷門昔圉之犖有力能投蓋於此門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之桷反覆門上也依水經注杜注㮕字爲桷推杜云走而自投接屋之桷是以投爲躍上以手接攀屋上之桷因而身覆於上葢屋爲門上之屋反覆門上解蓋於稷門是不以蓋爲物也孔氏六帖游俠篇云韓嵩在浙西時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猴挂鳥跂捷若鬼神此投蓋正用杜氏義猴挂鳥跂所謂反覆門上也與服義殊如杜說投而蓋於稷門於辭不明且自投接桷可爲捷不可爲力

閔元年傳趙夙御戎杜解夙趙衰兄　正義曰史記趙世家夙生公孟孟生趙衰晉語云趙衰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杜以夙爲衰兄從晉語也又曰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按晉語注云衰公明之少子夙之從弟也杜依外傳不从世本

二年經齊人遷陽　正義曰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　惠定宇曰地理志東海郡陽縣注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又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一國兩屬未詳孰是

又傳乃縊　沈小宛曰杜預云季子推親親之恩故略其罪不書殺按杜預于公穀二家一例刊落獨此襲公羊之謬說漢武帝責劉屈氂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又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檀弓曰殺其人壞其室汙其宮而豬焉然則慶父之罪至夷宗季友豈得推恩使從容自謀乎季友于是失刑于是忘忠矣春秋不書殺與卒者內大惡諱也有慶父爲元凶國之恥也

又傳狂夫沮之　洪北江曰服虔云沮止也方相之士蒙元衣朱裳主索室中毆疫號之爲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太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本疏韋昭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

字杜注殊非

又傳羊舌大夫　正義曰爵爲大夫號曰羊舌大夫不知其如何也此人生羊舌職職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春秋分記作姓季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誰職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是也或曰者不知誰爲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

又傳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顧亭林曰解云蓋用諸侯諒闇之服非也陸氏曰言其儉樸　惠定宇曰用諒闇之服此杜預自造之語俗語杜撰本此楝案服虔曰戴公卒在于此年故杜彌縫其說耳

僖元年傳諸侯救邢注實大夫也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

惠定宇曰家君曰實大夫也何得稱爲諸侯此預之妄也

二年經虞師晉師滅下陽　惠半農曰滅虢者虞也虞不假道晉焉能越虞而滅虢哉故下陽之滅虞師爲主及再假之道不言滅虞而變文言執晉人執虞公所以末減晉之辠而獨辠虞如俗儒之說當書晉侯詭諸滅虢遂滅虞如此則獨辠晉而虞之惡不著矣後世肅史皆饒爲之曷爲游夏不能贊一辭也　杜預不知變文言執辠虞之義而猥以晉之修祀歸貢故不稱名失之甚矣

二年傳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顧亭林曰服虔謂鄍晉邑也冀伐晉虞助晉人伐冀師故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將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其說爲長

四年經及江人黃人伐陳　沈小宛曰高氏曰此書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齊人執轅濤塗乃齊及之耳按杜預乃因穀梁內師之說然預何以知齊之不行也

又傳五侯九伯　沈小宛曰詩旄丘正義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按太公卒後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服虔杜預皆如此解是天子何異何夾輔之有也鄭說如此周禮八命作牧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侯既爲牧其佐自然伯矣按孔穎達本不知鄭學此文雖引鄭說乃有心排抑文理不分明故復錄之貪常嗜瑣之徒尋杜預解甚易關記宜其以鄭爲繁碎不近俗人之情也

又傳南至于穆陵　沈小宛曰元和志穆陵山在沂州沂水縣北百九十里此言征五侯九伯所至不應近在封域黃州麻城縣有穆陵關在州北二百里在縣西北一百里一統志木陵山在黃州府麻城縣西北九十里山上有穆陵關木唐書作穆鄂岳觀察使李道古討蔡州吳元濟引兵出穆陵關是也太公所履當在此復西南則陝右所主猶唐以襄漢爲山南道矣于欽齊乘以益都臨朐縣東南一百里大峴山爲穆陵關顧棟高襲其說是讀經傳而不明其文句者也

又傳攘公之羭　沈小宛曰釋畜夏羊牡曰羭列子天瑞篇

老羭之爲羖也張湛注羭牡羊也玩繇意言專聽生奸其變乃至攘主人之羊杜謂變乃攘公之美不辭甚矣爾雅疏引歸藏齊母經曰瞿有觚宵梁爲酒尊于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後蘇士有澤我取其魚古今書從無以羭爲美者

五年經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四年傳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杜注書春從告　顧復初曰案經書春不書月數蓋春二月也晉用夏正晉之十二月爲周之春二月晉以十二月告魯史自用周正改書春耳杜謂以晉人赴告之日書之非也

又經杞伯姬來朝其子　沈小宛曰杜預云時子年在十歲左右按曲禮問國君之子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春官典命職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度必堪其事年在冠婚而後可也未有十歲幼童得行朝義預之此言不知何據

又經晉人執虞公　沈小宛曰杜云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于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按春秋之義有見于彼而略于此者于彼見一義于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于衛侯燬滅邢見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之國亡身虜有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爲可恕也劫賊殺人取財而分貨于上罪亦可免乎

又傳辛亥朔日南至　沈小宛曰隋志春秋緯命歷序魯僖五年壬子朔旦冬至

又傳輔車相依　沈小宛曰小雅正月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韓非十過篇宮之奇諫曰虞之有虢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義同小雅杜解迂繆

又傳天策焞焞注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

焦里堂曰晉語載此童謠韋昭注云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傅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杜本此此時日月會于尾尾星伏不見則尾上之星亦伏不見故天策星以近日之故不見星而但見日光之明說文焞明也九歌東君篇暾將出兮東方王逸注云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也燉燉即暾暾謂日光出于天策星之閒而盛非謂天策星近日而微焞焞屬日不屬星杜以爲無光耀非是星無光耀而日出則焞焞天策焞焞言天策所在之處日光焞焞也

六年傳許男面縛　洪北江曰廣雅偭偝也漢書賈誼傳偭蟂獺以隱處兮王逸應劭注並云偭背也項籍傳馬童面之張晏曰背之也師古亦云面謂背之不面向也偭面古字同按杜注云但見其面可爲臆說

七年經鄭殺其大夫申侯杜注申侯專利而不厭故稱名晏案穀梁傳云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吳草廬謂信讒而殞於刑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杜氏拘於書名之例謂罪申侯非也

又傳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杜解三族鄭大夫案僖二十八年傳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正義曰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子人來盟杜注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爲

子人氏子人九必是語之後杜譜以九爲雜人謬矣
八年經用致夫人　沈小宛曰鄭玉曰夫人無姓氏遂至紛
紜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齊媵穀梁以爲立妾之辭而劉
向以爲成風又有以爲文姜則權子之說也以今考之若以
爲齊媵則僖公賢君必不以妾爲夫人桓公伯主必不脅人
以妾爲妻若謂成風則僖公豈有爲父立妻之理成風既非
始嫁又非祔主安可致于廟若謂文姜則事隔莊公一世何
緣至此方祔惟以爲哀姜則庶幾近之欽韓按左氏固信而
有徵然以此爲哀姜竊有未安何者僖公本非哀姜所生犯
淫昏之罪被殊死之刑不以令終豈堪入廟且殺之者齊桓
公也桓公行伯實爲義舉豈可齊殺之僖夫人之配食先君

齊桓之心必不慊僖公亦斷不爲若使僖公忘國危之恥而
媚已死之鬼則請葬時因已竝行必不待八年之久方憐其
餒魂無主也然則夫人者洵成風也妾媵無助祭之事孫復春秋
發微曰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尊成風爲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
此日入廟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或謂舅歿姑老當
傳家事于長婦雖正適夫人既有嗣君則宗廟之祭君與其
嫡爲之而母不與成風胡爲而致于廟也曰喪禮所謂主人
者嗣子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執喪推母爲主婦則祭祀
亦推母爲主婦矣喪服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
何也宗子之妻以有姑在不與祭故族人無服賈公彥曰宗
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此亦準酌人情逾七十之

年篤老不復堪奉籩豆耳是成風之助祭無疑也若公羊云
僖公本娶楚女爲夫人乃無稽之言哀二十四年宗人釁夏
曰周公武公娶於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皆擇明
德舊族其秩次斑斑可考魯與楚素非異姓華夷之辨見于
魯頌必不共奉宗廟又齊與楚風馬牛不相及楚即嫁女于
魯齊肯以姑姊妹爲媵哉此極易曉俗儒好異不自見其睫
耳權皋之言又無足辨也漢武帝崩後衛皇后以罪誅不得配食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
食戾太子好穀梁其說已行漢人制度每舉經術故事不似後來君臣動輒臆造也
又傳則弗致也　沈小宛曰傳意言哀姜四事俱無一朝入
廟爲非禮杜惟言哀姜不薨于寢故不得致顯與傳違僖公
請葬棺自外來豈得反殯于廟若先已祔姑今此又奚爲而

致之杜之不通何所置喙
十年經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傳九年十一月里
克殺公子卓于朝杜注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
　顧復初曰晉之十一月爲周之春正月是夏正周正恆差
兩月之明驗傳從晉史而經自用魯之簡牘耳正義從杜謂
晉赴以今年弑者非也杜注獻公既葬卓以免喪故稱君也
荀息稱名者焦里堂曰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晉假
途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非遠謀者也左氏稱公命息傅奚
齊息言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三怨雖作不食其言引白
圭之詩以美之無譏辭也杜以爲從君於昏令千古忠臣義
士扼腕不申矣正義云息稱名者不知奚齊卓子之不可立

又不能誅里克以存君是其雖欲復言本無遠謀也夫經書卓爲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以爲君也既正其名爲君則弑之者爲賊而死之者爲忠矣荀息之不能殺里克猶毋丘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引死者反生生者不媿兩語以美毋丘儉並儉之受顧命亦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譏荀息以例儉可知

又經晉殺其大夫里克杜注奚齊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未爲無道而里克累弑二君故稱名以罪之删顧復初曰杜此解尤謬倘若君無道弑君之賊將稱字以褒之乎

十一年經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杜注以私怨謀亂國故書名　晏案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家則堂詳說曰始謀納文公者里克丕鄭也里克死丕鄭豈能獨存夷吾殺之爲其私耳克猶有罪丕鄭之殺是謂濫刑夷吾專殺之罪大矣且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杜氏拘于書名之例失之

又傳賜晉侯命　沈小宛曰周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韋昭云端委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王制諸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按未賜爵即謂未賜命者也小雅箋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使卿士將六軍而出正義云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于正君白虎通世子之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蓋周之初天子統御諸侯畏威外諸侯雖得世國猶須王命方敢用其車服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春秋時諸侯不待天子之命天子亦或賜或不賜不以此爲重輕也杜云所賜者命圭舛矣

又傳惰于受瑞　沈小宛曰聘禮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升西楹西致命公當楣再拜是鄰國之臣致其君之命再拜方受于天子之使致命則降階再拜稽首可知也晉語說惠公受瑞事云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則其惰而不共爲甚也瑞是玉之通稱典瑞職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故珍圭以至琬圭鄭通解爲瑞節不獨命圭稱瑞也杜預韋昭等皆近見尚書五瑞之文見此傳有受瑞遂誤認爲命圭周語襄王賜晉惠公命韋昭云命瑞命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爲瑞節也下賜晉文公命又云命命服也同是賜命而所解異辭緣敘惠公事但言受玉敘文公事但云受冕服要諸致玉時幷有冕服致冕服時亦先有玉但所指各異舉一見二自可會意而韋氏猶滯于彼何怪乎杜預之淺學也

十二年經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爲三

又傳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正義曰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譜以爲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

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修杜云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於齊没不復見也

十五年經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九月壬戌戰于韓原杜注經書十一月從赴　顧復初曰案傳之壬戌卽經之壬戌九月十一月乃夏周正之異名爾杜謂從赴且以傳之壬戌爲九月十三日經之壬戌爲十一月十四日恐相亂故顯言之尤非也豈有九月戰而以十一月敗者乎

又傳不書朔與日　沈小宛曰長歷五月壬子朔小隋志劉孝標推合癸未朔元志大衍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閏今歷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

一十六入食限

又傳秦穆姬屬賈君焉　沈小宛曰杜云獻公次妃按傳云娶于賈無子則明其始適夫人杜預何從知爲次妃蓋誤認驪姬爲夫人遂謂獻公先無正室　洪北江曰按杜注賈君晉獻公次妃既無明文惟左傳云獻公娶于賈則賈乃正妃獻公卽位二十六年而卒若係正妃則惠公卽位年齒已高無由更爲所烝唐固說賈君爲申生之妃情事較合故申生有夷吾無禮之言惠棟左傳補注所見亦同

又傳盡納羣公子　沈小宛曰杜云武獻之族按獻公之子九人申生之難皆被逐者晉語驪姬又譖二公子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與武公無涉

又傳卜徒父筮之吉涉河　顧復初曰案涉河兩字當黏上吉字讀是卜徒父口中語非敘事也言當渡河取晉地耳猶襄二十八年慶封傳曰克見血左氏峭句文法往往如是其實秦未嘗涉河也若說是秦伯之軍涉河則秦在河西晉在河東疆界甚明韓爲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既涉河而東矣安得復有韓地乎杜解尤錯

又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杜注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　顧亭林曰解秦伯之車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尙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車

僨于濟春秋時固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況下文又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　三敗及韓當依疏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顧復初曰案侯車當作候車謂探候之車如後世哨騎相似蓋秦伯之偏師耳卜徒父筮之而偏師先敗秦伯以其言不驗故詰之對曰此敗乃大吉也三敗之後必獲晉君一時問答神氣是如此乃字方有來歷若說晉侯車敗秦伯得勝無緣要詰乃字亦轉不去矣杜又牽强說秦伯不解疑敗在己故詰則秦伯不應瞶瞶至此軍中消息勝負瞭然何至錯認劉氏炫亦說是秦伯車敗謂侯者五等總名國君大號不應專屬之晉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

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孔氏又駮正之曰秦是伯爵晉實
是侯爵故知是晉侯車敗尤迂滯可笑若是則秦是伯爵應
稱伯車楚是子爵應稱子車乎不謂晉侯車三敗是車有敗
壞非兵敗尤牽強車敗不過如鄭伯之車僨于濟一乘兩乘
之類耳若說未交兵兩軍相去尚遠晉車偶然顛躓秦何緣
知即知亦何必著急而問耆正字通侯與候古人本通用尚
書禹貢五百里侯服孔氏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射義射之
有侯所以候中否明工拙也王制疏引元命包云侯者候也
候王順逆故謂之諸侯如此則侯字不煩改讀已當作候字
解孔氏疏尚書禮記已有的訓何獨於此處不引作證反多
此牽强之說乎

又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正義曰如杜意則謂晉
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三去之後而獲晉君也　顧復初
曰案此解更謬去當作平聲讀與驅通驅與狐俱入七虞韻
凡古辭無有不叶韻者詩小雅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去亦作
平聲讀也此三去如易王用三驅相似凡田獵之禮皆用三
驅此言秦車三敗之後三次整兵前進必獲晉君也解作敗
壞而去拙滯可笑
又傳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杜解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
　宣十二年傳韓厥爲司馬杜解韓萬元孫正義曰韓世家
云韓武後三世有韓厥世本云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
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
厥是萬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萬元孫不知何所據
也史記索隱引世本云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
生厥程公說春秋分記云系本萬生求伯求伯生定伯簡世
族譜謂萬之孫定伯與系本及服虔之說同獨闕求伯一世
又傳步揚御戎杜解步揚郤犨之父　成二年傳郤至杜解
郤克族子　正義曰世本郤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
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蒲城鵲居居生至如世本克是豹
之曾孫至是豹之元孫於克爲二從兄弟子程公說春秋分
記云豹字叔處生三子曰稱曰冀芮曰義芮生缺缺生克克
生錡又芮從子曰步揚曰步招招無後揚生二子曰犨曰蒲
城鵲居犨生三子曰至曰溱曰毅世族譜闕豹及鵲居二人

又傳曰上天降災至裁之　沈小宛曰疏云此下至惟君裁
之左傳本無此後人妄增加耳按釋文亦言古本無此四十
七字然列女傳敘穆姬從傳文有此節孔陸之本偶有褫奪
耳
又傳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
杜注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　顧復初曰案兩歸字俱
當貼晉侯身上說入謂入廟獻俘即下文云殺之也秦伯云
獲晉侯當好好送歸若殺之將以喪歸焉用此左傳厚爲之
禮而歸之史記越世家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歸字多如
此用法且下文有必歸晉侯可證文義本易解若如杜說則
喪歸當屬夫人夫穆公在外夫人在宮中即自殺亦不得云

喪歸歸字無書落矣或疑秦伯未必如此長厚予謂此非長厚乃勢有所不得殺也晉實強大殺之則晉之臣子致死於我秦烏得不畏觀下文言其後必大姑樹德以待能者秦穆之心事可知矣殺晉侯直一匹夫而有莫大之仇歸晉侯則外施不殺之恩而陰有得地之實秦早籌之熟矣故以厚歸之言實出本心幷不待夫人之登臺履薪也

十七年傳雍巫　沈小宛曰杜云卽易牙按史記集解賈逵亦以易牙爲雍巫字索隱曰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按管子小稱篇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又呂覽知接篇桓公曰常之巫審于死生能去苛病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如二書所言堂巫常之巫與此雍巫決是一人又有從中出之事其有寵于衞共姬信矣非易牙亦明矣

二十一年經執宋公以伐宋　沈小宛曰杜云爲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按宋襄雖無德中夏之上公也楚雖強大荆山之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爲禮樂之邦羞俾強梁之志逞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之執宋公故不言楚此公羊之義所宜擇善而從杜于大義全然憒憒

二十二年傳大司馬固諫曰　惠定宇曰顧炎武曰大司馬卽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名謂莊公之孫公孫固者非朱鶴林案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棟

案晉語云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適當襄公之時韋杜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顧氏不見世本而曲爲之記失之史記疏略不足取證　沈小宛曰顧炎武曰大司馬卽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詞以諫按子魚爲左師不爲大司馬下司馬曰杜解子魚非也卽公孫固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知大司馬司馬一也非子魚可知杜與顧俱失之

二十三年傳策名委贄　惠定宇曰服虔曰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也棟案服讀質爲贄晉語曰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曰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質而退尙書稱二生一死贄故云委死之質服說頗勝於杜當从之　沈小宛曰傅選曰質古贄字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也按春秋交質之字竝同致置之音士相見禮凡敵者再拜送贄卑者奠贄再拜不親授若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所謂委質者委之于庭不敢送于君前也聘禮賓覿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入門右東上奠幣皆是奠諸地杜以質爲形體委爲屈膝于典制毫無所知鄙倍甚矣

又傳不然則否　沈小宛曰按此謂未同盟之人本不審其名故不赴名不書也若已同盟雖不赴名策書固已悉之書

其名無不審之患攷經中則有未同盟而書名已同盟而不書名者杜解此句謂同盟而不以名告橫生枝節其謬顯然

又傳出于五鹿　沈小宛曰按元城之五鹿當是沙鹿地訛爲五鹿司馬彪志云五鹿墟故沙鹿水經注于元城縣但引漢元后事證沙鹿崩而于衞縣下云浮水故瀆東逕五鹿之野晉文公受塊于野人卽此處又引京相璠云今衞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以別元城之沙鹿非此五鹿意甚明白顧棟高反主在元城者非也方輿紀要五鹿城在大名府開州南三十里

又傳浴薄而觀之　沈小宛曰姚寬西溪叢語云聞晉公子駢脅欲觀絕句其倮浴絕句按晉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傳意

不作薄近之義月令曲植蘧筐注曲薄也方言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苗自關而西謂之薄漢書賈誼傳帷薄不修皆此薄字淮南人閒訓高誘注曰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呂覽上德篇同設薄以觀之此則垂簾薄以微窺與闚然淆觀者較近人情淮南注與晉語足相證明釋文亦云國語云薄簾也杜與韋昭同解爲迫近非也

又傳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杜注揮湔也正義曰懷嬴奉匜盛水爲公子澆水洗手既而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污其衣　顧復初曰案揮字只當作揮使遠去之揮懷嬴是故懷公之妻重耳初時未知奉匜沃盥猶言侍執巾櫛既而知其爲姪婦揮令遠去欲以避嫌故下文懷嬴怒曰卑我也玩既而二字是中閒略停少頃與上沃盥是兩事杜注卽黏定上說解作揮水之揮謂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污其衣似公子此時已帶調戲之意正與當日情事相反　洪北江曰說文盥澡手也春秋傳曰奉匜沃盥鄭玄儀禮注匜沃盥器也杜本此按晉語韋昭注揮灑也何承天亦云振去爲揮蓋懷嬴不欲故以手揮灑此水杜注湔也義轉迂曲

又傳公降一級而辭焉　沈小宛曰公食大夫禮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注賓猶降成其再拜稽首聘禮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是禮賓主非敵賓必降拜公必降辭也辭者辭其降拜非辭其稽首杜發言無不謬也

二十四年經天王出居于鄭　沈小宛曰公羊言不孝杜預反之故謂其蔽于匹夫之孝自絕于周然傳歷著富辰之諫見其喜怒無常動作失度女禍作于內寇戎興于外職其自取書曰出居見萬乘之主失據非常自貽伊戚非謂蔽于匹夫之孝也先后如何之語乃其飾詞耳當時襄王力能殺帶乎

又經晉侯夷吾卒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杜注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　顧復初曰案二十四年當係二十三年之誤晉之九月爲周之冬十一月傳因赴告從晉夏正而經自用周正耳經傳所載時日本合杜氏不解秋冬爲夏正周正之別又承四字之譌而不改遂謂文公定位而後告

惠公之喪世豈有不告已之卽位而先告先君之喪之理乎

又傳臣負羈紲　洪北江曰說文羈馬絡頭也从网从馽二馬絆也羈或从革紲系也春秋傳臣負羈紲應劭漢官儀亦云馬曰羈服虔云一云犬繮曰紲古者行則有犬少儀曰犬則執紲按此則紲爲犬繮之證韋昭國語注從者爲羈紲之僕亦云犬曰紲足矣杜注必改曰馬韁非是

又傳師退軍于郇　惠定宇曰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鄭玄案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焉晉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秦穆公使公子縶來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

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說文云郇讀若泓　洪北江曰說文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从邑旬聲讀若泓按索隱云周文王子又云郇音荀又音環疑有誤服虔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注　按蒲州圖經郇城在猗氏縣西南正漢解縣之東杜注云在西北非也　沈小宛曰杜謂解縣西北服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水經注涑水又西逕郇城京相璠土地名曰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服虔之說賢于杜氏矣方輿紀要郇城在

蒲州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又傳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　洪北江曰郡國志左馮翊臨晉有王城杜同此　按今本杜注脫去惟史記索隱引左傳有之

又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洪北江曰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詩箋亦然本疏賈逵云二叔管蔡詩疏詩毛傳弔傷也鄭箋咸同也按二叔馬融以爲夏殷叔世杜注益用馬說今攷晉書秦秀傳周公弔二季之陵遲秀與杜預同時益亦主馬說然究以鄭賈義爲長

又傳毛聃　沈小宛曰王鳴盛曰毛不詳惟路史云毛伯國上邽籍水旁有毛泉上邽今甘肅鞏昌府秦州地一統志上邽故城在

秦州西南六十里　毛泉見水經注並不言卽毛伯國路史或別有據按水經注籍水又東得毛泉谷水又東逕上邽城南茍可以仿佛古封則酈氏先言之矣羅泌妄人不足據也羅泌又云京兆今有聃亭按史記索隱云冄或作那卽那處今荆門州之那口城也

又傳王遂出及坎欿　洪北江曰京相璠曰鞏東地名坎欿在洞水東服虔以爲鞏東邑名也水經注　郡國志作坎埳注引左傳同按水經注稱晉書地道記晉太康地志云坎埳聚在鞏西按杜注云在縣東益承京服之舊賓則聚在縣西南也

二十五年經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　顧亭林曰衞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

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　沈小宛曰孫覺曰衛侯稱子者衛文公卒未踰年也惠云杜預既葬除喪之邪說于此而窮故作遁辭按杜預以傳有脩衛文公之好故云述父之志夫述父之志美事也何以返稱子則云降名書子以善之是美之中反有貶爵之文春秋杞滕之降爵爲子皆有善可稱者也其支吾閃爍不過欲自文其短喪之說耳按白虎通曰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

吉也以上公羊之說按曲禮疏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于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是三傳諸家說無既葬除喪之事也

二十七年經楚人圍宋　沈小宛曰杜云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按稱人者猶賤之也傳明云楚子杜預既謂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歟孫復曰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不同貶者四國之君雖然從夷圍中國其貶自見也

二十八年經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杜注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　顧復初曰案此刺字直訓殺字爾雅釋詁刺殺也說文刺直傷也與周禮三刺之

義不同周禮司刺之刺蓋取審察之義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皆謂審問之而已漢武帝置刺史奉詔察州亦取刺察事情之義不訓殺也彙纂云自鄭康成誤釋周禮之刺爲殺于是杜氏預以下皆引三刺之義以釋此經胡氏傳亦用之不知公子買止是無罪而枉殺公實畏晉又畏楚殺一子叢以首鼠兩大國之閒其事甚曖昧豈得昭然用三刺之法令臣吏萬民皆言合殺乃始殺之乎惟公羊傳云內諱殺大夫謂之刺家氏鉉翁曰殺無罪大夫春秋所深惡故不書殺而書刺蓋知其無罪而殺之幽闇之中其義爲得之矣

又經楚師敗績　沈小宛曰杜預云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

楚人恥敗告文略也按子玉即楚師陳蔡以偏卒屬楚故總言楚耳楚能恥敗晉獨不能夸勝乎歷觀其解經如小兒弄骨古無不可嗤笑者

又傳且曰獻狀　沈小宛曰惠云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誅其觀狀之罪遂而伐鄭按謂曹觀公駢脅之狀也獻狀者責其故猶今言供罪杜連上意非也

又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洪北江曰廣雅躍踊皆跳也按杜注百猶勵也無此義訓今攷百迫古字通廣雅迫急也蓋皆言其急遽無序耳又應劭風俗通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三百或當作三尺古人跳躍之法如此耳

又傳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洪北江曰按史記晉世家重耳出亡時年四十三凡十九歲而得入年六十二而杜注則本晉語言晉侯生十七年而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今攷夷吾爲重耳之弟夷吾之子圉以僖十七年出質于秦秦即妻之至小亦當年十五六自僖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又及十二年則懷公此時若在亦當年近三十安得重耳爲其伯父年止四十也明重耳之年當以晉世家爲實晉語及杜並非也況昭十三年叔向言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是文公生十七年即能得士非即以是年出亡也杜又確指戰城濮之年謂文公年正四十可云鑿而妄

又傳駟以閑執讒慝之口　洪北江曰服虔云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蔿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上同按釋文引韓詩執服也此閑執義亦同杜注非也

又傳吾且柔之矣注腦所以柔物　焦里堂曰素問五藏別論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解精微論腦者陰也陰柔故子犯言吾且柔之彼來監我用齒齒剛也我以腦承之是有以柔其剛故云柔之爲柔遠人之義也杜云腦所以柔物未知何謂

又傳瓊弁玉纓　沈小宛曰王制疏引服虔云瓊弁玉纓馬飾也獨斷云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髦前繁纓在馬膺前如索帬按文選西京賦敘車馬事云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髤綜注弁馬冠也叉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則璿弁即金鍐在髦前故云叉髦續志注徐廣曰金爲馬叉髦別本誤叉爲文宋書禮志金爲叉髦插以翟尾蕊或以金或以玉其飾不一也漢人解此傳不以爲皮弁創自杜預耳

又傳且使王狩　沈小宛曰杜預云自嫌强大不敢朝周諭王出狩按晉侯召王之意以爲朝于京師不過述職之常不足以聳動諸侯故欲假王靈以儆方岳且省王錫秩之費耳豈謂强大自嫌如王敦桓溫引兵入朝都下震駭之比乎果令晉侯有避嫌之心王有畏偪之勢則仲尼不僅謂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解經苟非市儈鬼黠之談則亂世塵雜之心貽誤後學多矣古者延飲賓皆曰召漢書司馬相如傳卓

王孫曰臨邛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幷召令賈誼傳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呂覽分職篇令召客者酒酣注召請也鄉飲酒禮主人速賓注速召也淺學之徒但知君命召之召耳

二十九年經盟于翟泉杜解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昭二十三年經天王居于狄泉杜解同又云時在城外　正義曰若在城內宜云王居成周知此時在城外也今主城內者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入城內也續漢書郡國志雒陽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帝王世紀云狄泉亦殷之墓地在成周東北

三十年經衛殺其大夫元咺杜注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故罪之　晏案吳草廬曰衛侯未入國而

殺元咺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元咺以臣訟君其不臣之罪所
當誅也今以國殺爲文而無討罪之辭衛侯未嘗正名其罪
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杜注謂書名罪咺失之
又傳許君焦瑕杜注晉河外五城之二邑　江慎脩曰彙纂
地理志陝縣有故焦城今在陝州南二里文十三年使詹嘉
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蓋與桃林相近之地今按焦又見宣二
年焦爲姬姓國晉滅之見襄二十九年又按杜以焦瑕爲河
外五城之二非也惠公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
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弗與在河外者焦固其一然內及解
梁城則亦有河北之邑水經注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
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則瑕在今之解州非河外也此文於

河外邑舉焦內及解梁者舉瑕以該所許之邑耳瑕在解與
河南之桃林塞亦相近故詹嘉處瑕亦可守桃林之塞又成
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與瑕皆
在解杜併爲一地亦非又瑕呂飴甥亦曰陰飴甥蓋飴甥嘗
食采於瑕兼食於呂呂即陰故曰瑕呂飴甥杜以瑕呂爲姓
亦非是皆不考解有瑕城而失之者也河外無瑕顧炎武求
之不得謂瑕有乎音以漢弘農郡之湖縣爲瑕謬矣
又傳饗有昌歜　洪北江曰服虔云昌歜昌本之菹周禮疏韓
非子難篇文王嗜昌蒲菹杜本此按說文欿字注云欿歜也从
欠䶰聲玉篇歜子合才六二切鳴歜也亦作䟕又徂敢切菖
蒲菹也蓋本作歜傳寫譌作歜耳故釋文亦作在感反正義
云昌蒲草無此別名殊未深考今承寫已久姑仍之　沈小
宛曰顧炎武曰歜字誤玉篇作歜徂敢切菖蒲菹也按釋文
作歜疏亦疑之引說文云歜盛氣怒也此昌歜之音相傳爲
在感反不知其所由按玉篇歜字合才六二切鳴歜也又徂
敢切菖蒲菹也則歜爲菖蒲菹亦非正文鳴䟕之字乃是歜
耳
三十三年經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沈小宛曰杜預曰
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惠云君帥師而以賤者告
無是理也按當從貶稱人之例但公穀之說未善耳高氏曰
秦興兵加中國直書敗秦所以惡秦然晉背殯興師結怨召
寇故貶稱人

又經敗狄于箕　沈小宛曰一統志箕城在太原府太谷縣
東二十里寰宇記在遼州榆社縣南三十里杜預云郤缺稱
人者未爲卿劉炫曰按傳晉侯親師先軫死敵則將帥非郤
缺也稱人者晉諱以微人告按稱人不因郤缺劉說之是也
然敗狄何所用其諱春秋亦不必用其貶自是史文略之
又傳晉于是始墨　沈小宛曰杜預云後遂常以爲俗顧炎
武曰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後遂以墨爲常則失禮
甚矣按晉于是始墨者謂自後喪紼遇有兵戎盟會之事遂
援此以墨衰從事非謂居常不用衰麻也閔子要經而服事
故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晉雖行禮尚不至如杜預所
云也顧說失之

又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杜注既葬反虞則免喪故云卒哭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正義曰大夫士自初死至於卒哭晝夜哭無時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惟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于此除喪全不復哭也又曰諸侯七虞每虞間一日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同在一月之內故杜每曰既葬卒哭衰麻除此言虞則免喪者謂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月爲卒哭也　沈小宛曰士喪禮下篇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注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閒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祔卒哭之明日祭名按所謂卒哭者止無時之哭爲朝夕之哭以孝子思慕之心無窮而一時之序已過若復終日泣血恐其不能勝喪也杜預既創免喪之論孔穎達附會之而云天子諸侯於此除喪全不復哭則周公之經獨爲士庶人設與阮籍猖狂之論何異乎

又傳烝嘗禘于廟　沈小宛曰士虞禮疏引服注云烝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于廟焉按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注曾子問惟嘗禘宗廟俟吉也又曾子問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然則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脩時享可知矣通典禮十二喪廢祭議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宏訓羊太后崩期宗廟廢一時之祭賀循祭議云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於死者無服則祭也欽韓按服其服所以稱其情也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于人緦之喪至輕也祭其祖禰不重也猶不許飾情而從吉三年之喪雖曰服有變除然哀毀未復衰絰未除何能改莊敬之容被弁冕之服忘新哀而脩吉禮乎故服未終而不祭不必爲祖禰措辭也實生者所不堪爲也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譏其速公穀二傳譏其未畢三年而吉祭此三年之通義愚不肖所共知獨杜預於此傳云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夫宗廟常祀非吉祭乎側此非常之說孔穎達逐臭之夫從而和之故其疏王制喪三年不祭勉強敷衍而引杜預釋例之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豈獨王制之言乎將古來大聖大儒所昌言若曰扶植世道者一概抹殺獨奉杜預爲金科玉律其毒流於來茲宋儒遂漫然曰杜氏因左氏之失遂國君卒哭除之說見禮儀經傳通解續祭大然杜預事事與左氏乖違預乃左氏之罪人學者不察並反咎左氏祇自見其纔狥也覩服虔之解則深得左氏之解意而左氏之朞未可厚評矣賈逵義與服同

左傳杜解集正卷三

左傳杜解集正卷四

淮安山陽丁晏學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歷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今歷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三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也宋史歷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爲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

又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顧亭林曰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于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又傳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　沈果堂曰周書周月篇云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則此所謂時乃夏時也始中終卽每時而言履端于始謂測算斗建以紀啟閉在四孟月也淮南天文訓稱斗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以歷家實測追溯之周與漢固同建也舉正于中謂歷象日景中星以紀分至在四仲月也按隋歷志堯時冬至日躔危唐歷志云躔虛宋天文志西周以前冬至日躔女元歷志謂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皆在正北之位冬至在正北則夏至在正南春秋分在正東正西可知故指其所在之位而稱爲正也杜解舉中氣以正月則以正爲月以中爲氣文義不可通矣歸餘于終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也周禮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疏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門是周本於四季月置閏也經傳所書閏月皆不得其月惟昭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適爲閏六月此偶合耳

又傳晉侯朝王于温　惠半農曰温實京師故王會諸侯於此諸侯朝王亦於此杜預謂晉侯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其說尤悖不可以不辨

又傳卑讓德之基也　趙子常曰孔氏曰何休膏肓以爲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劉氏曰左氏見當時諸侯廢喪而聘故推以爲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今案結外援衛社稷春秋亂世之事也傳惟見此年夏葬僖公冬公孫敖如齊宣十年夏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遂推以爲例其言凡君皆指當時之事爾非謂周制則然以周禮邦

交合左氏乃康成之失謂傳例爲周公之法自左氏之謬耳古者吉凶不相干故三年之喪不祭而何相聘問之有

二年經秦師敗績　沈小宛曰杜預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按上傳云復使爲政則孟明實正卿矣不書其名者秦僻在西戎初交中國春秋之記由略而詳故孟明晦於前西乞著於後不緣貴賤也若謂非天子之命卿則屈完宜申鬭宜申非天子所命若謂備卿禮乃成爲卿秦之卿禮不備自非浮屠氏通宿命者無由知之

又傳書曰及晉處父盟　沈小宛曰傳有明文杜預之言嘲嘲無倫胡安國曰去處父之族非特爲魯諱實責晉也

又傳書士穀堪其事也　沈小宛曰杜預謂士穀非卿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按莊二十六年士蔿爲大司空杜云卿官此言司空猶宋之大司馬大司寇亦單稱司馬司寇魯孟孫爲司空于當時皆爲卿官非一矣晉之法用三軍帥皆以次而升六年夷之蒐將使士穀將中軍使士穀尙不爲卿何能越次爲中軍帥傳言堪其事者發士穀見於經之故亦對上文處父盟言其事與處父異也杜橫加肊說誣傳

又傳廢六關　惠定宇曰家語云置六關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棟案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何休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以廢爲置猶以亂爲治徂爲存故爲今曩爲曏苦爲快臭爲香藏爲去郭璞所謂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去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周禮建國有門關關安可廢況後傳塞關陽關皆有明文豈旋廢之而旋復之歟杜氏此說昧於義矣小爾雅亦以廢爲置杜集解頗用孔鮒之說獨不及此何也

又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顧亭林曰僖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解謬　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禮則可若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拂經甚矣　沈小宛曰檀弓疏引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愚按傳祇言納幣禮耳不及文公之事傳主爲經發凡文公之得失人自知之故不置可否劉敞横譏左氏以喪娶爲禮卻是冒昧杜預謂諒闇既終又大謬也顧炎武曰卽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

三年經秦人伐晉　沈小宛曰此惡秦也杜預言晉以微者告則此魯史又據晉告書之而不取于秦耶前後牴牾其辭如鬼

四年傳同盟滅　沈小宛曰續志汝南安陽縣有江亭故國嬴姓方輿紀要江城在汝寧府眞陽縣東南江國也按此則江與秦是同姓故秦伯矜之過數同盟猶言宗盟也杜解非也

六年經季孫行父如陳杜解行父季孫友子　馮氏名號歸一圖云行父季友之孫陳曙峰譜云按仲叔兩家皆再傳稱

公孫三傳始稱姓若行父爲季友子不當卽稱季孫也杜注似誤國語韋昭注季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韋注必有據今从之　洪北江曰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按穀梁疏引世本又云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范甯注行父季友生生卽孫也與杜注同今本杜注作季孫友子大誤

又經季孫行父如晉　惠半農曰傳稱季文子之將聘于晉也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預謂聞晉襄有疾臆說也聘禮遭喪豈獨主國之喪哉其禮有五一主國君之喪二主國夫人世子之喪三聘君之喪四私喪謂使者父母之喪五賓介之喪其禮皆詳於聘禮故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人君出疆必以禪從人君出聘亦豫備遭喪之禮古皆有之後世以爲豫凶事而去之則周禮不行於春秋久矣行父亦以爲其禮久不行故又曰過求何害豈逆料晉襄之死而先爲之備乎且聘使不弔喪主人長衣練冠受聘不受弔先爲之備又焉用之後之學者詳焉

又經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杜注文公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猶朝于廟卽聖人愛禮存羊之意謂朔雖不告而朝廟不廢則告朔之禮猶有存者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氏亦云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意

又傳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　洪北江曰按處父蓋嘗爲

趙衰屬大夫說苑師曠對晉平公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是處父由趙衰方得進用杜注作趙盾蓋傳寫之誤成季趙衰謚成八年傳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杜注卽云趙衰故知此注傳寫失也

又傳士會注隨季也　惠定宇曰世本曰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棟案范氏本陶唐氏之後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注云謂劉累也又云在周爲唐杜氏汲郡古文曰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杜伯之子隰叔違難奔於晉生子輿卽士蔿也士蔿生士穀士缺缺生會食邑於范是爲范武子故宣子曰晉主夏盟爲范氏焦弱侯曰士穀士會士皆當作土傳譌耳讀爲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卽古杜字棟案古土字皆作士見牧敦史記曰有邦有士今呂刑作土周頌曰保有厥士義作土呂覽任地曰后稷曰子能吾士靖而𤀹浴士乎高誘曰士當作土周牧敦亦以士爲土焦氏以爲傳譌非也土本古杜字鄭康成周禮注校人職云世本曰相土作乘馬竹書亦作士荀卿子曰杜作乘馬楊倞案世本相土作乘馬今左傳亦作相土从古文毛傳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又云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毛詩左氏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范氏在夏爲劉氏周以前爲唐氏昭元年傳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是也周以後爲杜氏春

秋時爲范氏是會之帑留秦者又爲劉氏自虞以來世次秩然故宣子以爲死而不朽焦氏讀士爲土訓爲杜其言亦卓余故存而論之

七年傳樂豫爲司馬杜解戴公元孫　正義曰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子僕伊與樂豫是也又文十八年傳使樂呂爲司寇杜解戴公之曾孫正義曰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夷甫須須生大司寇今云曾孫誤也據世本樂呂乃戴公元孫杜好爲肊說不依世本非也

又傳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顧亭林曰水經注引闞駰曰令狐即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衞敬侯碑陰文城惟解梁地即刳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刳字作郀玉篇郀口孤

切秦地在河南當是河東之誤

八年傳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顧亭林曰傳氏曰自申至於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於衞竊以上文言匡戚歸衞田也此言自申至虎牢歸鄭田也故杜於上年解云爲晉歸衞田張本而此則專言歸衞此杜氏之闕漏耳按自申至於虎牢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申虎牢則鄭可知矣　洪北江曰服虔以爲致之于鄭本疏按杜注既言申鄭地則服說云致之于鄭方得事實寧有以鄭地轉致于衞者乎劉炫以服說規杜得之

九年經葬襄王　沈小宛曰杜預云卿共葬事禮也王制疏鄭駁異義曰天子于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于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尙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弃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欽韓按隱二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言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賵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出求金求者固非而藩衞之義惟知有伯

主不知有天子不愈顯侯國之怠慢乎以求金之來而如京師共葬雖遣得臣亦非本意傳意微而顯而俗儒不之察創爲謬說

十年傳麇子　惠定宇曰麇亦作麕注不釋其地所在案盛宏之荆州楚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穎容釋例云麇在當陽

十一年傳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　洪北江曰按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狄來王子成父攻殺之十二諸侯表亦于齊惠公二年書王子成父敗長翟三處史文竝同攷齊惠公二年即魯宣公二年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

之譌杜因有旣長且壽之說失之不攷也
十二年經郕伯來奔　沈小宛曰杜預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劉原父曰此郕太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即謂之郕伯而春秋又没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郕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則直郕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
又傳寡君敢辭玉　沈小宛曰杜預云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按聘禮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注云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傳言襄仲辭玉正合禮文杜乃以固陋之見亂之

又傳范無恤御戎　顧復初曰是時士會尚稱隨季知未受范此人疑非范氏之族陳氏世族譜入之晉范氏非也
又傳兩君之士皆未慭也　洪北江曰說文慭閉也謹敬也一曰說也一曰且也春秋傳曰兩君之士皆未慭按今本閉誤問且誤甘从玉篇廣韻校改哀十六年昊天不慭杜注慭且也正用說文此注慭缺也未知何據余按此慭當與閉同義故說苑載此事云三軍之士皆未息息閉義茲通又釋文云慭爾雅願也强也且也韓詩曰慭閉也昭二十八年傳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此慭字亦當作訓且杜注慭發語之聲非惠氏補注訓作願亦失語意又按方言廣雅訓慭爲傷與此傳義亦通

十三年經太室屋壞杜注太廟之室正義曰天子之廟上爲重屋此是太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太廟全壞也　顧復初曰案杜孔之說吳氏澂已駁之而家氏鉉翁獨取其說謂魯用王禮有太廟有文世室武世室周公廟居中魯公武公爲兩世室經書太室謂太廟當中最尊之世明是周公廟其謬尤甚武宮乃季孫行父所立本是瀆祀明堂位傅會爲武世室況立在成之六年此時尚未有何得援以爲據
又傳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沈小宛曰續志河東解縣有瑕城劉昭引前年入瑕傳又于猗氏縣下引此年詹嘉處瑕傳云在縣東北皆非也水經注河水又東菑水注之西北逕曲沃城南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

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爲積古之傳按僖三十年傳許君焦瑕杜預亦云河外五城之二邑史記魏世家襄王五年秦圍我焦曲沃汲郡紀年惠王後六年秦歸我焦曲沃傳以焦瑕攣稱而後此以焦曲沃攣稱則曲沃即瑕之變名皆在宏農陝縣于晉爲河外而解與猗氏之瑕非秦所侵及詹嘉所處明矣杜預注此橫分瑕與桃林爲二處顯然違傳苟令賜采邑于晉傳又何云處瑕乎元和志桃林塞自陝州靈寶縣以至潼關皆是也一統志曲沃城在陝州西南四十二里
又傳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　洪北江曰按趙岐孟子注帑妻子也韋昭國語注妻子曰帑則此執其帑當亦兼妻子而

言杜注止云壽餘子恐驚覲下傳士會云妻子爲戮而秦伯即答云所不歸爾帑是帑兼妻子之一證
又傳繞朝贈之以策　惠定宇曰服虔曰繞朝以策書贈士會劉勰曰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葢用服說杜氏以策爲馬檛　韓非子曰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是繞朝因贈策之言而戮也左氏不載似韓非據秦史而言　洪北江曰白氏六帖引舊注云以有來而不用也
又傳其處者爲劉氏　惠定宇曰宰相世系曰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爲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戰國時獲於魏遂爲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生仁號豐

公名煓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祖也家君曰處者爲留謂留於秦者遂以爲氏漢人改爲劉以合卯金刀之說
　沈小宛曰疏疑此句爲漢時說左氏者插注以證漢劉氏爲堯後按元和姓纂士會之後周末家于魏又徙豐沛至豐公生煓執嘉生漢高祖世系表又按此乃錯簡當在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云在周爲唐杜氏下
十五年經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杜注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
　顧復初曰敖慢天王棄君命罪在不赦魯誅之可絕之不爲立後亦可乃更歸其喪晏然若無是事者此魯政刑之失而三家所由强也胡傳踵杜氏之謬謂聖人以敖著教陸氏

湻謂既臣其子不容不受其父之喪夫堯舜不聞以禹之興宥鯀之殛況文伯惠叔又未有大功可贖其父之過乎晏案公孫敖爲慶父逆賊之子實魯國之罪人喪無可歸之義杜氏謂錄以示義悖理傷教失之甚矣
又傳惠叔猶毀以爲請　沈小宛曰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猶毀者未行卒哭變除之禮杜預不知而爲無稽之說
十六年傳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趙子常曰傳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不得輕此兩人之罪反專惡宋公王中子曰君父天也豈臣子較得失之地乎今案明年四國伐宋傳記晉人討罪之辭而譏其猶立文公晉語記趙宣子請

師於靈公以伐宋曰宋人弑其君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必有據矣獨於昭公見弑始終加以無道與所序之事自相反何也當時列國皆政出大夫其士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謂晉趙盾弑君爲良大夫而宋昭公見弑爲無道皆弑君者子孫設辭以分惡殺恥左氏不能辨遂援以釋經且立以爲例後見宣四年襄三十一年　焦里堂曰左氏極稱公子鮑之善而直云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襄夫人王姬使公田於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考昭公初立以欲去羣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而殺公孫固公孫鄭七年昭公不禮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

司馬握節以死（八年）楚將伐宋田於孟諸宋公爲右孟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文之無畏抶其僕以徇（九年）十四年會晉趙盾等於新城舍楚以從晉矣其冬蕭封人高哀來奔左氏以爲不義宋公不詳所以不義何在也（春秋說謂此宋公指鮑）觀宋違楚載燧之令轉而從晉則其人固負氣不能柔屈者耳襄夫人以公子鮑美而豔欲通之則夫人平日不安其室可知此公所以不禮也鮑以昭公欲去羣公子故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以昭不禮於襄夫人遂因夫人以謀之禮於國人饑竭粟老饋諂數於六卿之門收羅國之材人其不臣之心舊矣是時昭之黨已盡而六卿皆鮑之黨昭孤立故知其將弒而盡以室行其不適諸侯明曰既爲人君又爲人臣不如死其性之不屈可見未見其無道也而鮑乃因襄夫人以弒之若曰以君祖母殺之已可以脫惡名此司馬師逐齊王芳司馬昭弒高貴鄉公髦所以必假皇太后令也皇太后令極指斥芳與髦之不道則昭公之無道當亦襄夫人言之皇太后之令出自師昭則襄夫人之命亦出自公子鮑當時赴告或稱襄夫人以其無道廢之則師昭假皇太后之所本也或稱甸人因其田獵而弒之則昭歸罪於太子舍人成濟所本也孔子作春秋特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不許其假命於襄夫人也不許其諉罪於甸人也直公子鮑弒之而已左氏稱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則其赴告也爲不云程滑弒之也而孔子不許也書曰晉弒其君州蒲直欒書弒之而已據春秋之義以例師昭則師之逐芳昭之弒髦其不得假於皇太后之令禀然可見乃左氏則以書宋人轉歸其獄於君之無道而師昭之徒得而有所託矣杜預之爲師昭飾也非無辭矣松之於齊王之廢也載魏略於其下云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云云則郭后之於芳且不得以襄夫人例而預能爲之解乎司馬昭既殺諸葛誕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蘊惠與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揚土懷媿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此即公子鮑禮國人之術也大凡姦雄必結恩於民收心於士此司馬氏所以勝爽淩儉誕而取位於曹欒書所以勝三郤而得志於州蒲齊商人弒舍亦必驟施於國而多聚士不獨一公子鮑之於杵臼已也

十七年傳鹿死不擇音　洪北江曰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按莊子人間世獸死不擇音郭象注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迫則和聲不至劉逵吳都賦注凡閒暇則有好音遏急不擇音凡獸皆然非惟鹿也皆主音聲　言杜注以音作蔭義轉迂曲而無所承劉炫規之最得正義非也

又傳鋌而走險　洪北江曰說文鋌銅鐵朴也挺拔也按此似當从手廷高誘呂覽注猶動也蓋云動而走險耳杜注非義訓

十八年經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注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惠定宇曰家君曰杜預既葬稱君之說至此而辭窮矣

又傳申池　惠定宇曰杜氏依京相璠說言申池在齊城南非也申池在海隅齊之藪多竹木故云納諸竹中若近在城南不須言歸舍爵也詳見襄十八年

又傳仲殺惡及視　沈小宛曰杜預云視不書賤之按母弟豈爲賤顧炎武云亦諱之耳

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沈小宛曰服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傳云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公穀傳與服說同

竝是苛求孔氏佐杜橫指爲闕文亦非也文四年經傳皆稱婦姜而無氏可知婦姜是魯史之常稱猶言王姬不稱王姬氏也杜預於文四年略無所說此獨指爲缺文殆是自尋方便耳

又傳以定公位　沈小宛曰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按此非傳意也春秋時習見篡弑之禍敵國以上莫不弃已死之舊交而貪建樹之私恩於是覬覦之徒以爲與于會盟已結鄰援國人亦斂怨降心莫可誰何此鄰國之罪也與之會盟者有罪矣篡竊之君豈謂罪惡便可除乎時無討惡之人儼然目之曰公曰侯則經亦不能不書之曰公與侯也非獨經多微辭也左氏身爲魯史記魯之事亦不能

不隱情以避禍如宣公此事豈教人爲惡而開以避罪之方哉其深痛而概責之可見矣曹伯負芻之執晉之討也緩遂令曹人得藉口以乞哀杜預執彼權辭便成義例其蔑經而誣傳也多矣

二年經晉趙盾弑其君夷皋注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注越竟以君臣之義絕不可以討賊　萬充宗曰晉靈卽位十四年矣未離幼志傳所云彫牆彈人不過少年兒戲卽宰夫之殺亦出一時之暴趙盾爲正卿引君當道使志於仁乃其職也一旦君臣相惡遽謀弑逆何其忍乎大抵靈公爲人躁妄未嫺師保之訓長而漸黠

不堪趙盾之專因欲殺之盾知身在必不相容而大權不容中失遂萌逆節己僞亡而穿行事陽收其實而陰避其名豈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早爲董狐兩語斷定左氏惑於邪說乃託仲尼之言以賢趙盾嗟乎弑君者爲賢將何者而後爲不賢乎蓋左氏生春秋後目覩七國將興每於其先世之見於春秋者必預著其祥曲爲之說如陳氏則謂五世其昌八世莫京魏氏則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趙盾弑君更爲多方解免不顧聖經之書法先儒謂其好以成敗論人而是非謬於聖人良不誣也　毛氏大可春秋傳云晉史爲此策書時孔子尚未生安所得孔子之言而記之此實左氏當時儰張趙之名疏盾功德因妄爲此言鉏麑之死靈輒之報提彌

明之忠盾得人矣據此盾貢弑君之賊有意爲之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春秋亂賊半屬守禮以要譽假行惠以結人心策書所載比比而是今晉君左右皆盾人矣推是術也陳完之移國操莽之移天下皆在於是　焦里堂曰萬氏毛氏之論左氏是矣而杜預則云越竟不可以討賊然則不越竟則必當討賊不討賊而越竟則可免不越竟而討賊則亦可免司馬昭使成濟弑其君而殺成濟與乎趙盾使趙穿弑其君而不殺趙穿昭之殺成濟固自以爲可以愚天下後世此預所以爲之說也

又傳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洪北

江曰服虔載三說皆以子之馬然爲叔牂之言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言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于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鄭衆曰叔牂即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即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汝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即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耶贖事既合而我即來奔本疏按以叔牂爲羊斟始于鄭衆而杜用之又無別據第云羊斟與叔牂當是名字相配今攷羊當是氏無緣作字與氏相配又羊斟既明言今日之事我爲政則不得更以子之馬然面誣華元鄭衆之說非也斟前既有言則元亦不必反爲飾辭杜說亦非賈以叔牂爲宋守門大夫其義最確服虔稱或一說亦云叔牂宋人與賈注合也又既合而來奔句正義又欲申杜乃不引爾雅釋詁文合對也而云合是聚合言語亦可謂進退失據又按淮南繆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是斟又訓斟酌之斟其御羊斟不與謂御不與食羊羹也高誘注亦不以羊斟爲人姓名得之

又傳于思于思　洪北江曰賈逵云白頭貌本疏服虔同詩疏惠士奇曰按毛詩瓠葉云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

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云服虔以于思爲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賊多髭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爲證按此則于爲須斯爲白須也按今杜注以于思爲多鬚貌恐非當以賈義爲長

又傳觸槐而死　洪北江曰呂覽觸庭槐而死外傳曰觸庭之槐而死韋昭注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按惠氏云鉏麑退而觸靈公之廷槐明歸死于君其說得之杜注以爲趙盾庭樹非也

二年傳余爲伯儵　洪北江曰說文作百儵云黃帝之後姞姓按儵即儵但移偏旁居上耳惠氏議釋文誤字非也

四年經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權不足也杜注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萬充宗曰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已震至是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際必多不相能歸生已陰懷異志適子公有嘗黿之隙遂假手焉不然豈其身執國柄不能除一亂臣反懼譖而從之乎異日歸生死鄭討幽公之亂斵其棺而逐其族足以知弑逆之由乎歸生而非專起於子公鄭人早有公評矣毛氏春秋傳云傳自楚人獻黿起至子家懼而從之止是策書原文左氏因而潤色之若夏弑靈公至權不足也是左氏愚意而大謬者文十七年諸侯會扈時歸生親作書使執訊之官告趙宣子敘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請陳於楚而朝

晉自此書出而晉使行成且使趙穿晉侯女壻池皆質於鄭則其人之强幹有為原不在趙盾下者況宣二年大棘之戰歸生實帥師與宋右師華元相搏竟獲華元樂呂並狂狡焉此其當國用事萬萬超子公之上為何如而曰權不足是曰校策書而茫然不知其就裏者宜乎啖助趙匡之徒得以起而譏其後也

又傳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注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　焦里堂曰杜預援左氏之說而以歸生之弑君為本無其心又以不討子公為不武不能自通於仁道全是為司馬昭解說也昭上言曰高貴鄉公率將從駕入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敢濟行軍法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收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夫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此左氏所謂仁杜預指明之矣昭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是其例也歸生權不足不能禦亂討子公故仁而不武以陷弑君之罪設令歸生之權能禦亂能討子公則仁而且武不陷弑君之罪矣昭既先戒軍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成濟傷害高貴鄉公是濟違令也昭即按軍法科律討而族之是仁而且武矣子家不能討子公遂陷弑君之惡司馬昭能討成

濟則弑君之惡歸成濟而昭不陷之矣預於歸生其用意如此

又傳凡弑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稱君謂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慚也書弑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釋例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也故戴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

肆羣下絕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弑言衆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諸懷亂賊以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懼所以立也　劉子幾史通春秋曰案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逆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有獨違　陸粲春秋左氏鐫序云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丘明受之爲著傳余以爲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又郝氏敬作春秋非左謂其背理傷道摘其紕繆三百三十餘條曰左實非丘明也知左之非丘明然後可與言春秋　焦里堂曰余讀左氏書深歎陸郝二子之言爲不刊何也其言之悖謬莫過於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之傳以爲弑君稱君君無道之兩言也善乎四明萬氏之作學春秋隨筆也明辨之云春秋弑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

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眞可弑而己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旣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鄭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噫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此乎然則何以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微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雖然春秋從赴而書將令學者討求其實則書人之宋鮑莒庚輿書國之晉書偃莒僕吳光其罪且浮於稱名氏者矣春秋書弑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檮杌論春秋而卒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

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弑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

焦里堂曰萬氏頗左氏而論之詳矣確矣余因思之左氏果孔子之徒何至謬論若此左氏非左丘明無疑其爲是說者爲當時趙魏田齊等而言如所謂稱君君無道顯然謬乎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之義而杜預援此而演其說以爲非君臣爲路人其妄悖甚矣夫劉歆之於莽猶杜預之於昭也歆稱左氏好惡與聖人同而表之預遂以左氏爲素臣而尊之預之背恕而諂昭與歆之背向而諂莽情事實同其援左氏以爲亂臣賊子地其情事亦同儒者共恥言歆矣而甘

於服預豈莽爲漢誅從莽者遂爲國賊司馬終爲漢禪從司馬者遂爲佐命乎錫山顧氏作春秋大事表斥左氏稱君君無道之說爲大謬不通乃又作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論云吾恐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況人已成爲篡弒而懼之亦復何益此說大非司馬昭卽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流也觀其既弒高貴鄉公而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而必假太后令以甚言其君之無道又謀於其故僕射陳泰歸罪於成濟而斬之夷濟三族既以無道爲君罪又以討賊爲己解無非援左氏之說以爲之蔽而預乃暢之詳之且卽以左氏之義爲春秋之義凡此者皆懼心之所乘思假經以愚天下夫左氏之

興始於王莽由莽國師劉歆莽將軍陳欽而顯欽傳其子元歆傳賈徽徽傳其子逵逵元並爲名儒其說遂行於東漢自杜預爲集解釋例而亂臣賊子援迹於六朝而懼心漸泯是孔子之春秋爲邪說誣民而作而爲邪說者轉託於春秋故必知左氏之說之邪知杜預宗左氏之說之姦而春秋之義明亂臣賊子乃無所寄託而懼心復萌矣

又傳故命之曰鬭穀於菟　洪北江曰說文云楚人謂虎爲烏䖘今按䖘字係徐鉉新附惠氏補注以爲說文誤也又惠氏引唐石經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疑今本脫一爲字不知此亦朱梁補刻石經非唐石經也又按王逸章句楚人謂乳爲鬭穀今攷鬭乃伯比之姓章句鬭字恐後人妄增

六年傳以盈其貫　沈果堂曰疾害也若酒誥厥心疾很之疾疾其民謂重民賦役也貫劉光伯謂如物在繩索之貫也定字云韓非子亦有滿貫之云劉說是蓋上數戰則戰役必重而害民之惡遂如物之滿於繩索矣杜云爲民所疾又云貫猶習也恐於文意隔閡　沈小宛曰韓非子說林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杜預云貫猶習也按說文貫錢貝之貫从毌貝一切經音義蒼頡云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此字本訓也故滿張弓亦謂之貫弓今滿貫之稱雅俗通行劉炫規杜云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此謬灼然而疏猶曲爲庇護不知其何緣也

八年經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杜預以甲

子晦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十月
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葢十誤爲七
又傳楚人滅舒蓼杜注舒蓼二國名正義曰二國名葢轉寫
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
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葢滅蓼後更復今更滅之　趙
氏鵬飛曰舒同宗而異國故謂之羣舒舒蓼舒庸舒鳩皆舒
也杜氏以舒蓼爲二國疏矣舒庸舒鳩豈亦兩國乎　顧復
初曰案木訥之言甚當杜注兩國正義謂轉寫之誤是矣更
引土地名謂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更誤羣舒
猶言衆舒豈可謂之一國乎又云與文五年滅蓼同葢蓼滅
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尤謬蓼與舒蓼自是兩國楚自穆王

滅蓼而莊王嗣興至此僅隔二十二年正當暴戾吞併之時
豈能復封樹小國待莊王更滅考桓十一年傳鄖與隨絞州
蓼伐楚師杜注蓼國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在今河南南
陽府唐縣南八十里文五年傳楚滅蓼杜注安豐蓼縣在今
河南汝寧府固始縣東北此年楚人滅舒蓼杜無注高氏地
名攷謂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故舒城本爲三國地亦遼
遠若以爲卽文五年所滅之蓼杜明注在安豐與吳越地懸
隔如何下文云盟吳越而還乎杜誤孔更誤　江愼修曰疏
舒蓼二國名者葢轉寫誤當爲一國名釋例土地名有舒羣
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葢蓼滅後
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爲一國而規之非也彙纂今

廬州府廬江縣故舒城是也今按杜於文十四年注云舒蓼
卽羣舒此言二國非也然二國亦非轉寫之誤劉炫規之不
得謂其非此舒蓼與文五年之蓼不同彼蓼在安豐此舒蓼
在舒城疏合爲一亦誤
九年傳其洩冶之謂乎　趙子常曰陳洙氏曰此非聖人之
言孔子稱三仁曰比干諫而死反罪洩冶乎今案傳以稱國
殺大夫爲有罪攷雖無罪見殺者亦必求其罪以實之杜氏
見宋曹殺大夫有不名者遂以書名爲貶非但不知經旨亦
未究史法古今持論最不平者莫如陳靈淫亂洩冶諫殺而
先儒反罪洩冶以爲不當正言於淫亂以陷于死甚且謂從
君於昏嗚呼此第就治一身論未就陳君國論也夫君臣宜

淫戲衷衵服冶知其必至於喪亡也故不避斧鑕苦口直陳
從則君可安國可保不意其竟至於殺身也未幾而君弒矣
又未幾而國滅矣禍有大於此者乎冶身死而其言驗然則
冶無罪也殺之者之罪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繼書陳
夏徵舒弒其君繼書楚子入陳以著爲君不道而殺諫臣必
至於身殺國亡爲後鑒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與書晉
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甯喜齊殺其大夫高厚之類初
無分別微傳文何出知其以諫死故諸儒皆以書名爲有罪
余謂以書名爲有罪傳者之例也春秋未嘗有是也孔子固
曰其文則史未嘗謂我爲春秋而列國之史可盡廢也春秋
之義諸侯無專殺大夫故殺大夫必書者罪其專殺也有罪

名無罪亦名著其所殺之人也得失存乎其事其事則詳于國史閒有不名者則史之闕文孔子不得而增也豈以其無罪而不名乎惟名乃見其有罪亦惟名乃見其無罪然則以洩冶書名而罪洩者傳例誤之也　顧復初曰經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取名正義曰情色之惑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洩冶進無匡濟遠策退不能危行言孫忘蘧氏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　案此段杜孔之論有傷名教謂其直諫取死不爲春秋所貴是以緘默苟容者爲賢以捐軀犯難者爲不肖也孔氏謂其懷寵不去王氏經世有言必欲皆爲子哀叔肸則亂世何賴有君子左傳假託孔子

之言而正義復遠引家語謂孔子論此事洩冶不得同於比干是朝廷自一二宗族大臣舉無一可諫者也豈不爲世教之罪人哉

十年經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今歷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

又經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杜注靈公惡不加于民故稱臣以弒　顧復初曰案靈公朋淫殺諫無道已極而杜氏爲寬之此爲例所拘强求其說而失之者也左傳于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著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其意謂稱國以弒者爲君無道明著弒君者之名氏爲臣有罪已爲大謬不通杜又從而爲之說假令靈公惡加于民遂將諱弒者之名氏乎

又經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杜注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　胡氏曰雖葬先君尙爲嗣子盖未踰年未成君也杜氏謂既葬成君失之矣　呂氏東萊曰成君在踰年而不繫乎葬也文公已葬而子惡猶以子稱卒　高氏閌曰諸侯未踰年稱子葵丘之會宋公稱宋子惠公之葬即速又未踰年而遣使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顧復初曰案杜氏謂既葬成君是即其既葬免喪之誤盖一錯則無所不錯

左傳杜解集正卷四

左傳杜解集正卷五

淮安山陽丁晏學

宣十一年經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洪北江曰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道元云此亭在長平城西北而杜氏言東南謬按杜蓋取京相璠之說至西北東南或傳寫之誤耳又辰陵穀梁作夷陵按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爲縣屬南郡夷辰聲相近京杜以長平縣辰亭當之不若從穀梁作夷陵爲諦也或擬較長平道稍回遠然按夷陵今宜昌府治與當陽荆門緊接二邑所屬之宛城爲春秋時會盟之地何獨夷陵卽以爲遠耶

又經楚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杜注二子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强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賊討國復功足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顧復初曰案此因左氏有禮之說而其謬更甚焉者也二子從君於昏致君見弑其罪與親弑君無異且先儒謂其奔楚必誘楚子以利縣陳之謀二子實啟之使徵申叔時之言陳不國矣如此陷君覆國之徒倘謂其功足補過而反責洩冶以賣直惡正醜直獎亂崇姦杜氏其不免哉　洪北江曰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本疏又賈氏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釋例案左氏之意賈爲得之杜說非也　沈小宛曰案賈謂二子之惡絕於陳是也然納惡而謂楚有禮則於義難通杜預又舉二子之功足補過夫身爲貴臣朋淫婁豬戮賢禍主雖寸磔不足儆辜何功之可補害義傷教若說爲大矣傳之稱楚有禮謂入其國而不貪其土豈自二豎子之出入哉曰莊王以義自克何爲不殺而納之納之寧得爲禮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臣何以立國春秋時世臣與其君相輔而行者也故臣有罪絕其身不絕其世非若後來之政臣新故相乘不憂乏材豈積貴之繫於人心久矣楚之納也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權耳若使恕二子之凶慝是飛廉惡來可逭武王之誅也後儒深責楚莊又不揣彼時之情事矣

又傳令尹蒍艾獵城沂杜解艾獵孫叔放也襄十五年傳蒍

子馮爲大司馬杜解子馮叔敖從子　正義曰案世本蒍艾獵是叔敖之兄馮是艾獵之子則馮是叔敖兄之子也杜集解及釋例皆以爲艾獵叔放爲一人馮是叔放之子世本傳寫多誤杜當考得其眞又案杜於宣十二年傳解不從世本襄十五年傳解又依世本自相矛盾若此史記索隱引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班彪言左丘明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諸侯卿大夫號曰世本十五篇皇甫謐帝王世紀以世本爲左丘明作世本爲古史所記必可據依杜氏好爲凡說多與世本違異孔疏反阿杜氏而斥世本非也　洪北江曰服虔云艾獵爲賈之子孫叔敖也杜取此案世本蒍艾獵爲叔敖之兄今云艾獵卽叔敖未知何據襄

十五年傳爲子馮爲大司馬世本云子馮艾獵之子而杜亦云叔敖從子也明艾獵非即叔敖杜注一依世本一又取服注可云前後失據

十二年傳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杜解彘季代林父　正義曰案傳文皆稱彘子今注云彘季勘譜亦以彘子彘季爲一人則杜君別有所據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季以縠非彘季以規杜今知非者杜以子爲男子之稱季是幼小之辭季之與子是得通稱子路或爲季路舉其常稱謂之子論其字謂之季故公子友或稱季友而劉以傳惟稱彘子無彘季而規杜非也又傳曰晉原縠宋華椒衞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杜集解云原縠先縠

正義曰杜譜以爲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案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傳有名號之異杜譜皆並言之先縠之下不言原縠是杜脫也上文稱彘子服虔以爲食采於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又傳韓厥爲司馬　洪北江曰世本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厥本疏服虔云韓厥萬元孫韋昭國語注同杜北取　案史記韓世家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據史記所言武子蓋韓萬也後三世有韓厥與此傳正義所引世本次相同則厥爲萬曾孫不得云元孫也時兒子節孫方輯世本檢出小司馬所引世本一條云萬生賕伯賕伯生定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云惟此所引與世族譜世次同則知史記及孔疏所引世本皆脫一代當以服氏所據之本爲是知必當有賕伯定伯兩世者僖十五年韓簡視師下杜注云簡晉大夫韓萬之孫韋昭國語注亦同韋杜皆當用服氏服注雖無可考然亦必據世本可知蘇子由古史考又以子輿爲簡之曾孫則大誤矣

又傳沈尹將中軍　沈小宛曰杜預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惠云杜意以孫叔敖封於寢丘故謂之寢尹呂覽當染篇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注云孫沈其二大夫則此沈尹也欽韓案叔敖爲令尹無容將中軍而庶尹爲之墨子所染篇楚莊染於孫叔沈尹似沈尹即孫叔也又呂覽贊能云孫叔敖

沈尹莖相與友察傳云楚莊問孫叔敖於沈尹莖新序雜事作沈尹竺說苑雜言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據諸文則實有沈尹其人異說雖同故並存之　洪北江曰案呂覽當染篇曰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烝高誘注二大夫說苑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案此則沈尹孫叔敖爲二人不得如杜說又杜注沈或作寢寢縣也案郡國志汝南郡固始侯國故寢也

又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沈果堂曰杜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此解是矣下云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言一卒外復有二十五人則於偏之兩之

字雖通案成七年傳云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此制相備形嘗互爲之說曰卒偏之兩謂卒爲偏法之兩也兩之一卒謂充兩法之一卒也又卒偏之兩者分其一卒爲偏法之兩者四也偏兩之一則一偏四兩中之一也兩字皆指法不指數故此處文意當云廣各別有一卒一卒又四分之以爲偏法之兩如此而已非謂一卒外有二十五人之兩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與桓五年鄭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者數雖異而法同彼云先偏後伍則此先廣後兩也彼云伍承彌縫則此兩承彌縫也陳用之禮書云先偏後伍伍從其偏卒偏之兩兩從其偏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亦以爲一法也

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沈果堂曰兩統衆兩而汎言也兩之一卒謂充兩法之一卒也下句偏兩其法本用一卒分充故此句即主兩以稱卒也偏即車十五乘之大偏也別有四兩從之偏兩之一謂四兩中之一也蓋以百人適吳而留其二十五人耳必言偏兩者明兩是偏家之物也此句劉光伯語杜以偏爲車九乘之小偏而云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亦誤

又傳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　洪北江曰服虔云凡兵車之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戈盾在右鄭玄儀禮注蒲菆牡蒲莖也案此則蒲莖之可爲矢者下傳云董澤之蒲是也杜注菆矢之善者蓋望文生訓

又傳屈蕩爲右襄十五年傳屈蕩爲連尹襄二十年傳楚子使屈申圍朱方杜解屈申屈蕩之子　案楚有兩屈蕩同姓名春秋分記引世族譜屈申屈蕩之孫與杜注自相違異譜注之不同如此

又傳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杜注惎教也　正義曰脫扃拔旆皆是教人之語知惎爲教也

顧復初曰案惎字當依說文作諅字解定四年傳管蔡啟商惎間王室哀四年傳少康爲牧正惎澆能戒之杜於兩處俱訓惎字爲毒字此傳亦宜依此解釋若訓作教字恐兩軍相敵無教敵人出險之理宜訓毒字爲近情至正義謂脫扃拔旆皆是教人之語尤不可通二句是敘晉人事脫扃尚不能出險更拔旆投衡乃得出非楚人口中語也

又傳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焦里堂曰神農本草芎藭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痺筋攣緩急金瘡婦人血閉無子麥麴不見神農本經惟名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麴溫消穀止利證類本草新補麴一條詳列其療藏府中風氣調中下氣開胃消宿食主霍亂心膈氣痰逆除煩破癥結及補虛去冷氣除腸胃中塞不下食令人有顏色鞠窮麥麴二物皆不禦溼證類本草引春秋注云山芎藭能去卑溼風氣此不知何人之注卑即指痛痺以痺由於溼故連云痺溼杜當本此而刪去痺字若麥麴則並不治痺於禦溼尤無謂矣梁簡文勸醫論云胡麻鹿霍禦

救頭痛之痾麥麴芎藭反止河魚之疾胡麻鹿藿俱見神農本經胡麻雖補腦髓不云治頭痛鹿藿則絕不主頭面之治推傍文之意謂藥有不必依主治之性故下云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都揚已名於綠帙豈可得乎欲醫者網羅愈廣譬爲詩者古今雅俗皆須窩門胡麻鹿藿未詳所本麥麴芎藭正指左氏所言出醫經藥性之外故云反止反之云者本不止此疾也然簡文所據卽由杜注而千百年來實無以麥麴芎藭治溼者則叔展之隱語果如杜所測乎蓋叔展取於聲音假借非取義於藥性還無社號叔展欲其免已叔展曰有麥麴乎麥者霾也鞠者曲也欲其隱霾而局曲也無社曰無者言無處藏也非不解也叔展曰有山鞠窮乎鞠窮言曲躬仍麥霾麴曲之義謂其宜藏匿曲蹙於山中也無社仍曰無者言山中無處可藏也亦非不解也叔展乃曰河魚腹疾奈何謂山中無處藏可曲蹙於水也無社於是目智井而拯之麥麴鞠窮喻其屈身藏匿山河喻匿處而度其辭於藥疾之中本非言藥言疾而杜氏望文生意謂無禦寒之藥將病謂無社不解乃無社匿解之而預則全未解也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並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但見遠志無有當歸假借藥名以喻其意正與麥麴山鞠窮同鄭風溱洧之詩贈之以芍藥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正義云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勺藥與約同聲故假借爲結約之意亦非取其藥性也

十三年經晉殺其大夫先穀　晏案季本曰自戰邲至此已一年有半何爲始討其罪也意者先穀好剛任直多爲同列所排適當楚又伐宋則歸咎前敗以中先穀耳故不去其人夫以爲非正刑也杜氏謂書名罪先穀此以成敗論人也杜氏失之

十四年傳於是有庭實旅百　沈小宛曰案禮器所云三牲魚腊籩豆之薦皆謂諸侯助祭於天子所貢耳庭實車馬與皮也旅百者所謂旅幣無方各以其國之所有也此實所以享主人者非主人之饗賓杜預謂主人亦設籩豆百品於庭以答賓預之此言非獨禮記未見並此傳上文聘而獻物亦不曉其義矣

十五年經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杜注杞邑　江愼修曰彙纂案公羊作牟婁蓋卽隱四年莒人伐杞所取之邑此時已爲莒邑矣杜注疑有誤

又傳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　洪北江曰劉昭郡國志注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地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案杜注曲梁今廣平府曲梁縣也今考赤狄潞子國卽在潞縣晉欲伐赤狄必不反東走五六百里至廣平之曲梁況又隔太行一山杜注可云全不計道里矣

十七年經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有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

分已過食限蓋誤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是

十八年傳以失大援者　沈小宛曰杜預云不能堅事齊晉故云案失大援之語行父之詭詞欺衆耳宣公數如齊且奔喪其事齊甚勤齊以公故反其賂所以援之者甚力傳文分明何可厚誣

成元年經作丘甲　沈小宛曰顧炎武曰杜云丘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周制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案顧說是矣而不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三人今令出甲士四

人則丘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五人其廝輿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馬法百人爲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丘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也李衛公問對（此雖僞書以其論古制引之）楚二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丘出甲又不止一人矣

二年傳三入三出　沈小宛曰杜預云三入晉軍求之劉炫曰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於狄卒案劉說是也齊侯破膽之後豈敢復入晉軍晉軍方憤於丑父之紿既入其軍豈肯輕縱如狄衛之容情乎劉氏所解皆明通遠過杜預孔氏笨伯必欲扶立一家不容稍參異同故唐立五經正義而漢魏以下經生之業盡亡殊可惜也

又傳齊師敗矣辟女子　洪北江曰案辟讀作闢孟子行辟人趙岐注辟除人使卑辟尊也惠棟云下云乃奔則辟讀當爲趩與五年伯宗辟重同杜注訓爲避非

又傳齊侯使賓媚人杜解媚人國佐也　正義曰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歸父生佐佐生二子曰勝曰弱弱生

夏夏生書書生瓘瓘生高父世族譜闕高父一人

又傳賂以紀甗玉磬與地　洪北江曰說文甗甑也一曰穿也鄭衆注考工記云甗無底甑案杜注甗玉甑非是正義申杜更非且竹書紀年明言紀公之甗則非玉可知

又傳敢不唯命是聽　沈小宛曰杜預云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案方舉戰事不得遠言平昔完全

又傳先路三命之服　沈小宛曰尚書顧命郊特牲俱有先路次路之文鄭注先路象路次路是象路之貳孔禮記疏先路亦殷路也對次故稱先也然此先路亦卿之正車謂夏篆夏縵之等杜預云嘗受王先路之賜改而易新是不曉先路之義而妄爲說案諸侯之卿車服不必皆受於王非大有功

若士會子蟜者王亦不輕賜故傳特著於彼文以爲異數今此三卿何能同時受王賜且計校於新會乎彼直以先爲前故之解其不通如此

又傳申叔跪杜解叔跪申叔時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楚之申氏有三申公巫臣之後屈氏別族也申舟之後及申宇即申氏也申叔時而下申叔氏也時生跪跪生豫世族譜乃以申叔時申叔跪合於申氏之後誤矣

又傳侵敗王略　洪北江曰說文略經略土地也昭七年傳云天子經略定四年吾子欲復文武之略並同案杜注云法度失之

三年傳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惠定宇曰僖二十三傳

狄人伐廧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種隗姓杜注亦同赤狄種類已盡惟廧咎猶在故復討其餘劉炫以爲廧咎之國即是赤狄之餘杜以爲餘民散入其國豈其然乎　成十三年注云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是杜自相矛盾

五年傳既而告其人　沈小宛曰案其人嬰齊所使之人也自以私意告之亦如衞出公問於子貢而子貢乃私於使者古人使問之禮節如此杜預謂自告貞伯從人謬

六年傳民愁則墊隘　洪北江曰說文墊下也方言司馬彪注莊子並同春秋傳曰墊隘隘陋也又說文𡨄寒也或曰早霜讀若春秋傳墊阨阨隘古字通案杜注墊隘羸困也於訓詁爲不通正義更屬曲說鄭元尙書注墊陷也與下義並同

八年經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杜注傳曰原屛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顧復初曰案杜此解尤牽强同括爲莊姬所譖而死無以爲之辭乃根究邲戰一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拘牽之弊至於如此

九年經如宋致女　沈小宛曰曾子問疏引服虔云致女謂成昏非也士昏禮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是當夕成昏矣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歿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然鄭致孝之語范甯本之訓穀梁似亦未允女臨嫁時施衿結褵父母申戒之矣豈待成婦三月更施

父教於父黨哉以禮推之昏姻之好壻家有反馬之禮女家亦當有聘問之使謂之致女玉篇餽餽女也集韻女嫁後三日餉食爲餽女此俗閒所行則邦國之禮可知

又經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沈小宛曰杜預既以丙子爲六月朔豈有赴從七月而追書死日於其下史書記事必不若此不近情理齊與魯境接亦不至歷一月有餘而赴蓋長歷誤推耳

又經城中城杜注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顧復初曰江南通志曰晉書志東海郡無廩丘縣考後漢書志當作厚丘今爲海州沭陽縣廩丘是齊邑左傳襄二十四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杜注云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此誤也當是厚字

譌作麇字而舊唐書志云沭陽漢麇丘縣是又因杜注而譌矣案沭陽兩漢書及晉書志俱云東海郡厚丘縣南齊志曰北東海郡厚丘縣至後魏始置沭陽郡後周改爲沭陽縣以其地在沭水之陽也唐屬海州至今不改輿地志云厚丘廢縣在沭陽縣北六十里又後漢志厚丘縣注云左傳城中城杜預曰縣西南有中鄉城是魯中城之爲厚丘厚丘之爲沭陽源委歷然而杜注厚丘之譌爲麇丘無疑矣東郡麇丘縣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七十里係齊邑與魯無預一云中城魯內城先儒及近日方望谿俱從此說又案先儒云魯城中城因楚伐莒莒潰以無備故故懼而城之莒紀鄣邑在海州贛榆縣而魯中城邑在海州沭陽縣二邑本鄰近楚伐莒事又在本年情事想當有之

十一年經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洪北江曰服虔以爲郤犨郤克從祖昆弟案杜注則云從父兄今考世本郤豹生冀芮及義芮生缺義生步揚缺生克揚生州州卽犨據此則犨與克共曾祖故服云從祖昆弟杜改云從父誤矣

十三年傳子印子羽杜解子印子羽皆穆公子　襄二十六年傳鄭七穆杜解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惟言七穆　案杜云二子孔釋文云子孔公子嘉也士子孔也正義曰成十三年傳子羽杜云穆公子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爲羽氏卽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譜以公孫揮爲雜人又襄三十年傳因馬師頡介於襄庫杜解馬師頡子羽孫程公說春秋分記云羽氏別祖公孫翬生公孫申申生頡世族譜羽氏闕公孫申

十五年經仲嬰齊卒　沈小宛曰杜預云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劉炫云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案仲遂生時已稱仲則是遂存日已得此氏也若待嬰齊爲後而曰仲氏則何能以子之氏逆加其父乎

又傳鱗朱爲少司寇杜解朱矔孫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鱗氏祖公子鱗鱗生矔矔生文文生奏奏生朱世族譜誤以矔爲桓公子以朱爲桓公孫皆非也杜謂朱爲矔孫又與世族譜自相矛盾蓋杜譜闕鱗文奏三世故前後錯亂耳

又傳向帶爲太宰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向勝向行戌之子也向爲人及向帶向氏族也世族譜置之雜人非也

又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洪北江曰家語載金人銘有此二語說苑作盜怨主人民害其貴

十六年經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　洪北江曰服虔云鄢陵鄭之東南地也史記集解地理志潁川郡鄢陵五行志晉有鄢陵之戰鄢作鄢杜本此　案晉楚戰之鄢陵與克段之鄢本屬兩地杜注失於彼而得於此若劉昭注司馬彪志合兩地爲一非也

又經公會尹子　沈小宛曰杜預云尹子王卿士子爵案畿內固有封爵如蘇子者若公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爲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

等爲侯伯不當爲子男也蓋京師之王官尊之則曰公通稱則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亦曰公不獨尹氏爲然

又傳鄭子罕伐宋　沈小宛曰杜預云因滕有喪而伐宋按大國有喪或可乘閒以侵小國滕小宋大有喪何妨宋事而因滕喪伐宋乎杜以傳文不虛出而强傅其事殊不思道理也

又傳宋將鉏樂懼敗鄭師于汋陂杜解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　正義曰樂懼戴公六世孫世本有文也將鉏爲樂氏之族樂鉏將鉏爲一人傳無樂鉏之文不知其何故也

又傳至於鳴雁注鳴雁在陳留雍丘縣西北釋例陳留在雍丘縣西南有鳴雁亭　焦里堂曰續漢郡國志兗州陳留郡

陳留有鳴雁亭注云左傳成十六年衞伐鄭鳴雁杜預曰在縣西北又雍丘本杞國杞遷於緣陵雍丘遂爲宋地哀九年傳圍宋雍丘是也宋地既至雍丘則鳴雁爲鄭地自在雍丘之西雍丘今之杞縣在陳留東南續漢志謂陳留有鳴雁亭蓋其地在雍丘之西北而實屬於陳留以續志與杜注相參正可考得其所在此注謂在雍丘西北是也釋例謂在雍丘西南此南字乃北字之誤若劉昭引杜注以鳴雁在陳留縣西北則誤杜明云雍丘西北不云陳留西北以陳留國誤爲陳留縣耳在陳留縣西北則去雍丘較遠杜不當言在雍丘矣

又傳楚子登巢車　洪北江曰說文轈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春秋傳曰楚子登轈車廣雅巢高也按今本作巢杜注巢車車上爲櫓今考說文櫓澤中守草樓也杜合轈櫓爲一恐非

又傳韎韋之跗注　沈小宛曰鄭雜問志曰跗幅也注屬也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之以爲衣而素裳杜注乃貫服說周官司服疏引之案彼所指乃漢魏以下戎服所謂袴褶也隋書禮儀志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絳褶腰皮帶以代鞶革方言大袴謂之倒頓郭云今雹袴也隋唐武官皆著大口袴褶 吳志呂範傳注江表傳曰孫策從容獨與範棊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啟事曰稱領都督唐會要九品

已上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袴褶開元十九年敕應諸服袴褶者五品以上通用紬綾及羅六品以下小綾按其制蓋文武官通服袴褶也六典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衞官尋常公事則服之注冠褶依本品色並大口袴袴褶之服朔望朝會則服之卽袴褶之服又與大口袴不同 蓋本趙武靈王胡服所始周時無此制也當依鄭志

又傳次於督揚　沈小宛曰卽襄十九年諸侯盟於督揚之地杜預云鄭東境臆說也

又傳奉君命無私　沈小宛曰杜預云不受郤犨請邑按無私通言聲伯之爲人耳郤犨之私於聲伯者何至卽時宣布

十七年經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

十四口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
又經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惠半農曰穀梁子曰自禍於是起矣三郤不死厲公不弒欒書所畏而忌者惟郤至耳殺三郤者非胥童乃欒書也鄢之戰欒書請俟齊魯之師郤至獨以為不可楚有五閒急擊勿失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畏而忌之既戰獲楚公子發鉤欒書陰誘發鉤使讒郤至由是發鉤加其言以告厲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郤至欲為難使郤犨緩齊魯之師而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而立之乃使郤至聘於周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郤至郤至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使覘之以為信遂使胥童殺三郤郤錡欲以其黨攻公郤至不可至死不敢為難奉君命也可不謂忠乎欒書既殺三郤遂弒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欲為難而納孫周者書之志也顧以此誣郤至郤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晉欒書帥師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乃厲公死而書乃弒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頌其德比之召公而書之惡應不可掩故餘殃終及其孫事詳內外兩傳而我特斥其惡者所以誅姦諛於既死也又云欒書之姦如後世司馬懿父子故愚表而出之欒書怨郤至且忌其才故先殺三郤則道君為亂者非書而誰故春秋兩書殺其大夫然後書弒其君則殺大夫及弒君者實欒書一人而已宋人殺其大夫宋人弒其君杵臼春秋三書

人晉殺其大夫晉弒其君州蒲春秋三書晉明殺大夫者即弒君之賊也後之學者詳焉　焦里堂曰惠氏表郤至之忠揭欒書之姦可謂精矣書比司馬懿父子三郤則曹爽何晏之比也曹爽殺而司馬氏起矣三郤胥童殺而欒書不可制矣童以私怨殺三郤而因以劫書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之惡童與矯固知之故書必假童矯以殺郤復因執厲公以殺童晉殺三郤殺胥童所以甚書之惡非以貶三郤胥童也錡奪夷羊五田犨與長魚矯爭田執梏其父母妻子誠為侈矣若至不從欒書以敗楚師未見其為不善也書誅殺三郤而謂春秋書之為罪郤氏失民是懿謀殺曹爽何晏等而不罪懿之姦乃罪爽之驕盈晏之浮虛也左氏既失春秋之義而預乃曰宜為國戮何宜之有哉
又傳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注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假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惠半農曰弒君曷為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弒厲公猶趙盾弒靈公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董史失其官矣人皆知郤至之伐莫知欒書之姦左氏雖虛張郤至之伐仍不能揜其忠雖盛稱欒書之美仍不能揜其惡
十八年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杜解華免齊大夫　正義曰杜世族譜於齊國雜人之中有華免而

無士字此注以華免爲大夫則士者爲士官也
又傳以塞夷庚　洪北江曰繁欽辨惑云吳人以江海爲夷庚陸機辨亡論云旅皇輿於夷庚惠棟曰夷庚蓋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今按夷平也庚道也古字庚與迒通䍐綜西京賦注迒道也廣雅亦同詩序由庚萬物皆由其道也是皆訓庚爲道矣此傳云以塞夷庚通謂車馬往來之平道杜注乃云吳晉往來之要道則似實有其地似非也
襄三年傳楚子重取鳩茲至於衡山杜注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顧復初曰案杜注衡山甚謬鳩茲城在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東三十里烏程爲今浙江湖州附郭時吳都尚在無錫從無錫至湖州尚三四百

里楚兵不應反過吳都也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橫與衡古通用俱在太平府此說得之　沈小宛曰杜預云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按一統圖烏程在吳郡西南子重不能越吳而至彼劉昭注引或說在丹陽縣之橫山當是祝穆方輿勝覽太平州當塗縣東北六十里建康志橫山在江寧縣東南百二十里接太平州界周八十里高二百丈其山四面望之皆衡故又名衡望山一統志山在溧水縣西三十里周百里跨上元縣及太平府當塗縣界按方輿紀要廣德州又有橫山在州西五里或當日楚兵取道由蕪湖南至廣德而抵湖州元兵滅宋道亦由此
又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洪北江曰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疏本呂覽有始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即被練是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爲固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按賈氏之說蓋本於此杜注以意爲之非是
沈小宛曰杜預云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按組條也漆如何成條文袍是有著之稱非戰所用賈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

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侯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按初學記二十二引周書曰年不登甲不組縢注曰縷繩甲不以組少儀甲不組縢注云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疏云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紟帶解經縢字縢是縛約之名釋文云紟結也如鄭義亦以組連甲因以爲飾惠棟云諸說賈氏爲長呂覽應同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注以帛綴甲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賈氏之注本此被練若非甲則被練三千免者三百既非甲士是何物也且練袍爲戰服妄矣且賈云

盈𢶡杜既不明孔亦不疏好爲臆說撥弃先儒不好學如是
乎
又傳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
軍　正義曰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頡
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顆魏絳俱是魏犨之子
顆長生頡則絳是頡之叔父顆别爲令狐氏絳爲魏氏盈顆
長而庶絳幼而適故也魏世家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
是犨孫計其年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未知何故
四年傳金奏肆夏之三　沈小宛曰按周禮注呂叔玉以肆
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鄭所不取杜預復分繁遏
爲二徒形其陋

又傳三夏至敢不重拜　沈小宛曰詩譜其用於樂國君以
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
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
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
合鄉樂疏云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
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其於諸侯
升歌大雅合樂小雅歌在堂上合樂在堂下由在堂下輕故
降升歌一等此上取也諸侯以小雅燕羣臣及賓而合鄉樂
天子以大雅燕羣臣及賓歌小雅而合鄉樂是皆爲下就也
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
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郊特牲大射燕禮皆云大夫賓

奏肆夏及杜子春周禮注賓來奏納夏皆謂賓始入及庭未
行禮之時（按此蓋用其節而不取其聲詩）與升歌合樂别也按杜預解鹿鳴
以下更說新義不知燕饗之禮爲常用之樂是燕禮等篇生
平未之見也
又傳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　洪北江曰說
文檟楸也春秋傳曰樹六檟於蒲圃按襄二年杜注檟梓之
屬今考郭璞爾雅注楸細葉者爲檟又云大而皵楸小而皵
檟則檟訓楸較是
又傳敗於狐駘　惠定宇曰禮記作臺駘淮南子墬形曰沂
出臺駘術篆文臺壺字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杜氏
以爲郎番縣之目台山案目台郎淮南子目駘山淄水所出

杜說非也
又傳逆喪者皆髽　沈小宛曰言不爲始死之服即用小斂
時之髽著禮變也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士喪禮主人髻髮
袒婦人髽於室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
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髽之異於髻髮者既
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喪服女子在室
爲父髽衰注髽露紒也亦用麻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
卻繞紒如著幓頭焉按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
人髽以髽當免此對士喪禮眾主人之免者也孔於彼疏云
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髽則有三别以麻髽
對男括髮時以布髽對男子爲母免時以露紒髽當喪服之

女子在室髽衰三年又云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旣不論男
子之括免則不論女子未成服之麻布髽也旣言髽衰三年
益知恆髽是露紒也孔氏於小記旣明三種之髽後主鄭氏
露紒之義爲三年恆服是不違正經於義得矣杜預本不喜
爲父母執喪三年故於此注云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髽而
已魯雖衰替不應至此盡廢凶服若然傳當云魯於是始不
成服古禮本有髽乎僅云始髽乎無忌憚之小人戕世之尤
者已孔穎達亦不喜禮文故於此快然攻鄭露紒之說而不
復尋鄭喪服注用麻之義所謂狗爲人吠也
六年傳子罕善之如初　沈小宛曰服云子罕不阿國法亦
迷樂轡以王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

復善樂轡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
善惡俱見按子罕宋之正卿雖逐子蕩何慮禍從乃昧惡惡
之義抑心强梁是國之大命內人得挾持之而執政爲虛器
矣服義甚正杜說謬
又傳鄫恃賂也　趙子常曰魯以往年夏屬鄫秋使聽命於
會安得遽有貢賦於魯蓋魯人受其財賄杜說非
九年經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十二月同盟于戲晉侯
以公宴問公年曰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季武子對君冠
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
寡君在行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及衛冠於成公之廟
顧復初曰案冠是嘉禮之大者而穆姜爲襄公適祖母當服
承重三年今以五月旣葬免喪便可舉行冠禮比宴樂更甚
此當日諸侯失禮之大者而孔氏於昭十五年傳以爲傳皆
無譏此逢迎杜注之失而尤害理也
又傳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杜解樂喜子罕也　新唐書世系
表樂呂生喜喜生子城子罕與杜不同
又傳遇艮之八　顧亭林曰陸氏曰劉禹錫稱董生之說曰
揲蓍者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國語
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
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
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
一郎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

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
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悅於姜耳
而杜元凱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傅氏曰艮五
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
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以通於僑如之穢
姜亦自知之而以彖辭爲說也　惠定宇曰服虔曰爻在初
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
者爲占棟案易乾鑿度曰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
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
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之一也鄭康成注云
彖爻之不變動者九六爻之變動者繫辭曰爻效天下之動

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彖者斷也如鄭此言連山歸藏占彖故下文雖引周易仍用二易以彖爲占顧氏補正其說支離不可從也晉語曰公子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蓋以不變爲占故曰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又董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是雖用周易而仍占彖夏殷之法也　沈小宛曰劉禹錫集易九六論夫艮之隨惟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爲東宮實幽也遇此爲不利故從變而占苟以說於姜也何則卦以少爲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卽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卽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於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占非臻極之理也

又傳棄位而姣　沈小宛曰棄位猶爻之失位不正故不可爲貞服讀姣爲放效之效乾鑿度曰佼易立節佼姣字通耳易繫詞知崇體卑崇效天卑法地惠氏述云崇效天五卑法地二穆姜自言棄坤之正位而效乾之姣易也杜云姣淫之別名此野文也

又傳閏月　沈小宛曰杜預云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當爲門五日衛費隧難杜云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蘇寬云杜爲長歷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按杜預長歷彼自編排日月爲解詁之用本非魯歷十年之閏亦其意造何知魯閏不於九年而必在十年置閏乎杜自以十年置閏而於此年閏月不可通則改爲門五日其愚愎之情如此衛氏之難深中其病而蘇寬以杜解杜何其愚也

左傳杜解集正卷五

左傳杜解集正卷六

淮安山陽丁晏學

襄十年傳納諸翟人　洪北江曰案霍人即地理志太原郡之葰人史記樊噲傳攻霍人張守節云即葰人也古字通杜預劉炫以爲即霍邑誤

又傳以位序聽政辟　沈小宛曰服虔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按襄十九年傳子產始立爲卿服說是也若如杜預解則有國之常法何須爲載書乎子產勸焚書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約束已定未之改也

又傳篳門圭竇之人　洪北江曰說文篳藩落也春秋傳曰篳門圭窬穿木戶也按今本圭作閨窬作竇說竇空也杜注閨竇小戶也則杜時本尚作窬可知又圭字從鄭氏禮記注改正禮記儒行正義曰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文選注引左傳亦作篳門圭竇竇字相沿已久容傳本不同今姑仍之惠氏又引鄭氏禮記注曰篳門荊竹織門也圭窬窬與竇疑同音

十一年經齊世子光　沈小宛曰杜預云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按先滕先莒皆以爲先至先滕猶有傳文先莒更何所據若使光先於宋魯將超在宋上乎恐以爲此經據舊文采錄本無義例

又經公至自會　沈小宛曰杜預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按上經明言伐鄭何謂不果侵伐言至自會者與會於蕭魚相接也

又傳不入者倍征　沈小宛曰按三家既各分一軍則徵發兵邑皆出於所領之軍所謂役邑入者也無征於常制之外無征也其不在軍行者主供公之租稅而已既不與兵役則倍其征所謂不入者倍征也杜解不近人情季氏已三分公室何用驅之

又傳同盟于亳　惠定宇曰按經云同盟于亳城北二傳皆云京城北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與此傳同棟案亳城當依服氏作京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是也亳無考非也

又傳秦晉戰于櫟　洪北江曰括地志洛州陽翟縣古櫟邑也按陽翟屬鄭即傳所云鄭京櫟杜注以爲晉地誤

十二年經吳子乘卒　沈小宛曰杜預云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劉炫云杜五年注公及其盟還不以盟告廟今云不與盟自相矛盾服云壽夢吳變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按夢乘聲同今徽寧人語猶然

十三年傳使歸而廢其使　沈小宛曰廢猶置也言楚釋良霄歸爲楚所建置則感楚之德而自怨疾其君大夫猶陷己於楚必相牽引以事楚矣杜解迂繆不通

十四年經會吳于向杜注鄭地　江愼修曰今按十三國大

夫會吳于向地當近吳此當爲熊亢之向在鳳陽府懷遠縣
注見隱二年杜以爲鄭地則是鄖氏之向非也
又經衛侯出奔齊　惠半農曰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
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脩春秋削
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
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
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而皆將逞志於君矣
何懼之有哉　沈小宛曰公穀傳俱有衎字春秋闕疑高氏
曰人臣逐君而專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訓故
不名衛侯所以抑強臣存大義也家鉉翁曰春秋以自奔爲
文者著人君失御之戒非以林父爲是而歸過其君也按杜
預心術邪曲故誣春秋之旨也
又傳吳子諸樊既除喪　沈小宛曰杜預云既葬而除喪按
就諸樊之事論之吳子乘卒在十二年秋九月至十四年夏
之前已十九月方云除喪壽夢之葬必不淹至三年之久則
是既葬不得除喪在吳猶然杜必執其悖說而於傳證之確
然者猶傲睨而肆其口可哀也已
又傳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杜解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
生而朔死　史記索隱引世本知氏本逝遨遨生莊子首首
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
申申生智伯瑤案世本古史之書傳授相承確有依據盈當

爲朔之子杜氏好爲臆說以朔爲盈弟不從世本非也
十五年經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長歷以爲八
月丙戌朔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氏云七月丁
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
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十六年經葬晉悼公傳平公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晉侯
與諸侯宴于溫杜注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禮諸侯五月
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
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顧復初曰案既葬除喪
服杜說已爲非禮此則踰月而葬既葬則改服而烝祭與諸
侯宴且使諸大夫舞賁高厚之歌詩不類晉之君臣於是無
人心矣而孔氏於昭十五年傳云皆無譏此尤悖義傷教之
大者
又傳改服脩官　沈小宛曰通典五服變除云斬衰三月而
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爲縗裳七升布爲冠纓帶亦如之婦
人亦以六升布爲連裳七升布爲總小祥而練冠練中衣此
所謂改服也若杜預則除喪易吉始終其說者也
又傳爲夷故也　沈小宛曰傳意以主兵者荀偃非鄭伯若
直書叔老會晉荀偃則是鄭伯與諸大夫等夷無以見尊卑
故先書會鄭伯傳云爲夷故解經先鄭伯之義杜預謬解
十七年傳晏嬰麤縗斬　沈小宛曰按雜記大夫爲其父母
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

夫者之喪如士服鄭注引此傳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麤縗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閒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為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物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為高行也疏云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即麤也按喪服疏衰疏屨注云疏猶麤也此謂受服之八較麤不如斬衰之尤細非謂衣布之麤細也鄭以不及為麤杜以過之為麤竊謂雜記與此傳俱非正禮然謂貴而可薄其親固與短喪之說相表裏則毋寧鄭之義賤而不盡其情為愈也若其正禮則齊斬之情饘粥之食曾子孟子固云自天子達豈有貴賤之別哉

又傳寢苫枕草　沈小宛曰杜預云枕凷非喪服正文按喪服正文言寢苫枕塊杜預誤以為傳文耳賈公彥疏衰三升枕塊據大夫以上大夫適子為士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繐三升半成布三升晏平仲為其父服是也

又傳唯卿為大夫　沈小宛曰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晏子在齊非卿故給是說晏子雜篇載此事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迹其實則彼時卿大夫往往託於兵革使問之事而不得盡喪晏子之為之是過也非不及也與雜記之旨異矣

十八年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沈小宛曰水經注濟水北逕平陰城西杜預云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陰在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也一統志平陰城在泰安府平陰縣東北　惠定宇曰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杜氏云在縣東北非也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司馬彪郡國志曰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京相璠曰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杜氏以為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作塹橫行廣一里皆臆說也　洪北江曰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水經注杜同此惟云在縣東北非酈道元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郡國志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按京相璠亦云防門北有光里杜注殊屬臆說

又傳及秦周焚雍門之萩　洪北江曰呂覽慎大篇云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也惠上奇曰秦周當是齊地名杜氏以為魯大夫失之　又曰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門高誘注雍門齊西門名也說文萩蕭也按爾雅云蕭萩即此酈道元引此作荻今攷玉篇音且留切蒿也並引傳文又七肖切知舊本又有作萩者

又傳焚申池之竹木　惠定宇曰淮南子墬形訓曰申池在

海隅高誘曰海隅載劉逵據以注齊都賦京相璠言申門即齊城南面第一門外爲中池杜於文十八年傳依京氏爲說非也

又傳以枚數闔注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　焦里堂曰文選長笛賦辭曰裁已當適便易持注云麤者曰檛細者曰枚蓋馬策也說文枚幹也可爲杖文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注云策馬檛釋文檛張瓜反馬杖也正義直以杖解檛然則可爲杖即可爲檛此杜所以通枚爲檛歟二十一年傳州綽云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故杜云數其枚考工記鳧氏爲鍾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鄭司農云枚鍾乳也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

六門闔之上以鐵釘布之有如鍾乳故亦名枚二十一年傳注以門板解枚字而釋文於傳文出其枚二字云本亦作板於是此注數其枚宋本枚亦作板正義云以馬枚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孔氏所據傳文固作枚數不作板數門闔之板無可數者也試以州綽自言識其枚數之枚證以枚數闔之枚蓋皆指門闔上之孔以枚數闔猶云數闔之枚數闔者即數其枚闔有何可數乎傳文前後自相發明杜氏不識左氏屬文句法以十八年之枚爲馬檛二十一年之枚爲門板而孔氏以枚數爲一枚二枚均失之矣

十九年傳先吳壽夢之鼎　沈小宛曰杜預云以璧馬爲鼎之先按錦與璧馬贈賄之常禮也故以吳鼎先將其意惡云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馬不上堂安得先之也

又傳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注癉疽惡創　焦里堂曰素問奇病論有肝癉膽癉王冰皆以熱訓之瘧論云癉熱也極熱爲之也倉公診齊王太后病曰風癉客脬又云脈大而躁躁者中有熱而溺赤診章武里曹山跗病云沛消癉也沛當是肺之譌又云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此亦以癉爲熱風癉即風熱也肺消癉即肺消熱也金匱要略有黃癉病證區分穀癉酒癉女勞癉亦以其手足中熱心中懊憹而熱漢書藝文志有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謂諸癉病癉本於熱痺本於溼故亦有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顏師古專以黃病注之非也此

傳云癉疽生瘍於頭癉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既而頭腫遂生此瘍正義引說文癉勞病也又謂背僂病此疽腫腫潰遂生創於頭未是

又傳諸子仲子戎子　顧亭林曰房玄齡注管子曰諸子內官之號杜氏蓋未之考故以爲諸妾姓子者至哀五年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則又以爲庶公子皆非

又傳使以行　沈小宛曰謂從柩車行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記薦乘車載旜載皮弁服注云行者乘車在前道車稾車序從檀弓綢練設旐注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然則士以上有柩車並有乘車從行大夫以上更有遣車也按杜預釋例以于蟜叔孫所賜大路皆是革路木路孔氏娓娓致

詞專存迴護其實非也王賜諸侯之卿不過夏篆夏縵耳何者巾車所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是天子孤卿之常法不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天子孤卿出封加一等則有五路之賜若諸侯之卿以有功特賜則比於天子之孤卿已爲加等非常之恩豈可復上干五路逼近人君乎以其加等之賜當時美其名或曰大路或曰先路次有夏篆夏縵之別故其次曰次路觀禮偏駕不入王門雖諸侯猶乘墨車以朝而諸侯之卿乃有革路木路之賜無是理也

又傳子然杜解子然子華父子華杜解即鄭丹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然氏別祖子然生丹丹生鬷明襄二十四年傳杜解然明鬷蔑世族譜然氏闕杜譜然明見雜人則不以爲然氏族恐非

二十一年經漆閭丘注南平陽縣西北有顯閭亭　惠定宇曰闞駰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有闞丘鄉伍氏從征記曰杜氏謂顯閭丘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有丘鄉顯閭非也

又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洪北江曰按本疏引劉炫規過云古人謂姑爲姑姊妹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今考成公在位十八年襄公嗣立又二十一年若指成公之姊則年已近五十安得始嫁此公姑姊者蓋襄公之從姑或再從姑觀下傳臧孫訖言以姬氏妻之益明不得如炫說也漢時以宗室女嫁單于亦名爲己女並號公主即此類杜氏以爲蓋寡

者二人亦屬曲說

又傳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　洪北江曰按杜注云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惠士奇駁之曰守臣指晉君書匄同爲上卿今書稱陪臣匄稱守臣有是禮乎范氏矯君命逐盈故盈以爲得罪於晉君今按盈自稱其祖故謙言陪臣且書亡已久此時晉國守官之臣實係士匄故以例稱之僖十二年管仲於周辭上卿之禮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大國上卿稱守臣之例襄十八年傳荀偃自稱官臣亦同注官臣守官之臣也惠說非是

二十三年經邾畀我來奔　沈小宛曰杜預云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劉炫規過云杜謂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據焉釋例以畀我是鄭今兩說自相矛盾愚按自來說春秋者皆緣上邾庶其之事以相引攀皆臆說也杜預乃云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其妄爲傳述不幾同姦吏舞文如何休之爲公羊乎

又經晉欒盈復入于晉傳欒樂斷肘而死欒魴傷杜解欒盈之族魴欒氏族　正義曰服虔云魴盈之子計欒盈范宣子之外孫胥午謂爲孺子未得有子已堪戰十九年欒魴已帥師伐齊必非欒盈子故杜以爲欒氏族世族譜欒魴爲欒氏族以欒樂爲雜人不知杜意何故也程公說春秋分記云世

族譜闕欒鍼欒盈二人
又傳禮爲鄰國闕　沈小宛曰雜記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
大傳從服有六有屬從鄭云子爲母之黨喪服小記屬從者
所從雖沒也服鄭云謂若已爲己之母黨按諸侯絕旁期然
其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不絕其大功也傳曰尊同也
則雖緦麻亦當服矣此傳言禮尚爲鄰國闕樂況本其緦親
又有悼夫人喪之而不徹樂乎第舉禮之爲鄰國者而平公
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
人喪之何謂也
又傳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沈小宛曰杜預云子無天咎故
可因按盈言若再舉不集而死則我自不爲天所祐於子無

所怨矣以激其必助已杜解非也
又傳纍縗冒絰　趙子常曰孔氏曰夫人爲其兄弟當大功
喪服大功布衰牡麻絰冒絰者以絰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
子詐爲夫人孝服也案經葬杞孝公之下始書欒盈復入於
晉則欒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
有服者葬杞孝公書稱使去之曰欒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
之前故夫人猶有服得詐爲之也今案諸侯葬爲雨止而有
當書日者未必使行即書杜氏既葬除服之說據之此傳亦
倍謬之一證孔氏曲爲說通之過矣
又傳使與之齒　沈小宛曰與旅者子姓兄弟爲齒也按特
牲饋食禮設堂下尊之後兄弟之子舉觶爲旅酬此旅而召

公鉏正當其節悼子設席自在堂上所旅酬之人皆無在堂
上之義公鉏胡能與悼子爲列乎杜預之說目未見古經者
也
又傳美疢不如惡石　沈小宛曰疢高誘呂覽注引作疹梁
書王僧孺傳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鄧元起欲工素問訪以砭
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
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爲
砭鍼春秋美疹不如惡石服子慎云石砭石季世無復佳石
故以鐵代也按泰策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以砭
彈人癰腫也杜預解混爲藥類疏遂引鍾乳礜石之類以證
之寡學之徒貽笑千載

二十四年經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
食之　沈果堂曰孔氏正義據劉歆三統歷以爲前月日食
既而後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是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
誤其說當矣而二事孰誤則未之決案極西湯若望古今交
食考云魯春秋用周正七月乃夏正建寅之五月也今以法
考之是月甲子日未正二刻定朔申初初刻寄八分食甚實
交周○宮○三度二十二分二十秒實距度一十七分三十
二秒因在黃道北減氣差一十六分一十二秒得視距一分
二十秒應見全食且本月徑大於日徑掩太陽邊周有奇經
稱食既政與法密合由是觀之其誤在八月朔之食也
又傳己皆乘乘車　沈小宛曰杜預云乘車安車按曲禮注

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疏云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旣老復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安乘也漢書田千秋傳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然則安車是優老之禮車可入宮殿形製必小不中施於跋涉山川者矣其婦人亦得坐乘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則其男子皆立乘矣巾車職注云婦人皆坐乘是也此張輔二子受命致師旣非蒲輪之典又殊輜軿之義何乃繆以高車目爲輜輪乎然廣車是長轂衝陳之車乘車自其所常乘者耳

又傳皆居轉而鼓琴　洪北江曰按說文尸部居字注云蹲也從尸古者居從古踞字注云俗居從足今定作居傳遜云轉字從車與衣裝何與此必軫字之譌顧炎武補正采取傳說惠棟云按文選注引許愼淮南子注云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云車後横木邵學士晉涵云軫謂車前後兩端横木踞之可以鼓琴杜以爲衣裝未詳所出

二十五年傳而爲得亡之　沈小宛曰按上言君自取其死君臣爲讎此言崔氏自積其惡自內害君晏子無用以崔氏之故而死亡也杜預言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死其難如是則晏子反成怨望忠義之道喪矣

又傳枕尸股而哭注以公尸枕己股　焦里堂曰高貴鄉公被弑於車下司馬孚枕帝股而全效晏嬰所爲蓋當時左氏盛行故王經說高貴亦引魯昭公不忍季氏之事

又傳崔氏側莊公於北郭　沈小宛曰士冠禮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哭語側席而坐韋昭注同特牲饋食禮注側殺殺一牲也昏禮注側尊亦言無元酒此莊公之殯亦謂有棺無槨曰側也杜預全不知訓故

又傳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注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焦里堂曰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以王禮葬之漢晉春秋云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全襲左氏此傳所以明降帝禮爲王禮如降九乘爲七乘郎隱以比高貴於齊光比司馬爲崔氏也杜預託左氏以掩司馬氏之惡習鑿齒託左氏以誅司馬氏之姦習氏固自託爲南史氏歟裴松之譏其惡之過言非知言者也

又傳自六正五吏三十帥　沈小宛曰董遇云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按五吏每鄉之下五大夫也三十帥者輿師屬於軍將者也杜預謂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按漢時雖有武冠猶不分文武之職酷吏傳所云文吏者習文法之事若功曹掾史等武吏者主劾捕之事若督郵游徼等何武傳問文吏必於儒者論衡程材篇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儒生之學彼之文吏正與儒生相反非後世所謂文職也自三國鼎峙其爲軍主督將老死士伍遂有文武之判擬漢制且不當況周世乎杜預不學開口便錯

又傳及處守者皆有賂　沈小宛曰杜預云皆以男女爲賂

按古時非有罪者不入罪隸舂槀以入爲賓口則戎狄之汙俗亂世之酷法耳豈可以表海之齊民同於匈奴之貲虜杜預習見其時將吏貪得奴婢生口而遂以解經傎矣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也

又傳祝祓社　洪北江曰說文祓除惡祭也服虔以爲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本疏按杜注誤當從服說

又傳數疆潦　沈小宛曰管子地員篇亦墟歷疆肥注歷疏也疆堅也又云五忢之狀麋焉如壏注壏猶疆也草人職疆

槩用蕡鄭云疆槩疆堅者字當從彊不加土此彊潦謂非彊卽潦卽彊槩之謂今俗謂土性剛破音同偃通典屯田制云土輭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是也杜預作疆界解非也

二十七年經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氏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初日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

又傳託于木門　沈小宛曰寰宇記古木門城在滄州清池縣西北四十六里衞侯弟鱄於木門蓋此城也按大事表謂在河閒府城西北三里參考諸書皆云在滄州城西北三里

廟棟高誤也然當時地未至勃海相傳之說未敢信

又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沈小宛曰服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稅服服之輕者按杜以稅爲總或是也喪服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檀弓請繐衰而環絰則繐衰服之至輕者同於弔服故鄭注云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又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然杜預言喪子鮮者非也子鮮見存安可預服當是感子鮮之去痛甯子之亡爲繐衰之弔服於情未慊故特用繐衰非常之服以報橫死之枉以志非辜之痛亦人心所宜有也

又傳唯卿備百邑　沈小宛曰坊記疏熊安生云卿備百邑

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論語皇侃義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按此傳祇論邑不論乘

杜預以一乘爲邑欲配百乘之數非也
又傳言違命也　沈小宛曰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按宋衛與魯素爲敵偶宋衛不聞請降於小國而魯欲自比於邾滕此必不能得之於晉楚徒辱命而見誚强鄰故叔孫權事之宜尊國之體此其奉使有功無罪然非獨穆子也其事他人固有行之者矣仲孫湫請王子帶於周事畢不言枝如子躬致犨櫟於鄭事畢弗致其君不以爲違故大夫出疆有專對之義不必盡依使怡然春秋猶去其族者嚴君臣之敬惡大夫不肖者假此以自專故爲之坊也杜預穿鑿小見既以爲季氏之命定魯君從來不得發一言又謂豹

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然則其順者順季氏顯者顯强臣耳春秋推見至隱而使坐豹以專擅之罪則酷吏之爰書貿餠家之說經左氏必不爲是說也豹所以貶者實公命而違之故也
又傳再失閏矣　趙子常曰孔氏曰歷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爲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應有二十六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釋例云尋案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末世好事者爲之非眞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具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始覺其繆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書存也劉氏曰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非人情也閏有常準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歷廢閏殆七十月滿五年矣亦非人情也明年春無冰杜氏曰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啖氏曰案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又言再失閏依經當爲三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今案傳於此言司歷過也哀十三年又記仲尼曰司歷過也皆指王朝歷官與桓十七年傳曰官失之也意同其日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則所謂司歷與官非謂魯

人明矣杜氏乃以爲魯之司歷哀十三年傳又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皆謂魯自有歷實承劉歆之誤而非傳意也劉氏之說見漢書律歷志其所傳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杜氏亦以爲好事者爲之
二十八年經春無冰　沈小宛曰杜預云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按晉書禮志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按此議禮之家所據則古左氏義無一年置兩閏之說也緣魯知失閏之故故於二十七年置一閏二十八年置一閏閏月之事附正於前月春秋之例也杜預長歷臆造不足信而顧棟高但見二十九年

有閏八月遂信十二月無乙未日之說

又傳欒高陳鮑之徒　洪北江曰惠棟云欒堅高祈以字爲氏故曰欒高今按惠氏之說非也禮以王父字爲氏子雅子尾係欒堅高祈之子何得即云欒高左氏蓋欲文法之簡故由後言之按二十九年傳文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文法亦與此同不然即當言子雅子尾陳鮑之徒則句法太冗今考昭三年晏子稱子雅子尾止云二惠不言欒高是其證矣至十年傳始云齊惠欒高氏此時係子旗子良皆欒高之孫是至二子時始稱欒氏高氏可知十年傳晏子之徒曰助欒高乎明此時始稱爲欒高也而必曰惠欒高者又從欒高得氏之始推所從來左氏書法簡而且密如此若子雅子尾即可稱欒高則惠欒高三字又當移至此年不待昭十年傳始見矣惠說既非杜注亦分析不清或又問別有證乎曰有此云欒高陳鮑即以陳氏證欒高可矣左傳史記陳公子完未奔齊之前即稱爲陳完田完是也外此則如僖十六年正義引世本華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是至御事始氏華而桓二年傳文即云立華氏也亦先言之襄二十六年傳叔向稱罕氏三十年傳子皮稱罕駟豐同生亦然

又傳吳句餘予之朱方　洪北江曰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注以爲夷末按小司馬索隱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明服說有據杜氏非也郡國志吳郡丹徒劉昭云春秋時朱方

二十九年經吳子使札來聘　沈小宛曰賈服以爲夷末新

即位使來通聘按傳云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則言夷末者是餘祭之即位在襄二十五年不應至此而云通嗣君疏徒以季札在喪何得觀樂爲難曲徇杜說公違傳意

又傳祗見疏也　沈小宛曰惠云疏當作疏高誘曰見疏讀若誣妄之誣是也按呂覽知接篇無由接而言見疏疏字書俱不載當爲疏說文疏夢言也龍龕手鑑疏謰狂言也

又傳晉國不恤宗周之闕　沈小宛曰周宗言周室也詩正月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不得謂爲諸姬也此譏晉之不弔周喪而爲杞築城既言周室之不恤亦何有於諸姬故復言其棄諸姬亦可知也杜解全謬

又傳請觀於周樂　沈小宛曰樂官肄業而季札觀之非以樂賓適應遞奏季札故循弦辨風以通廣博易良之教何嫌于喪不廢樂也若是餘祭所使魯吳接壤聲息非遙季札豈得不知大喪爾時當卻食饗惟受餼稍寧復有閒情觀樂也自是新君所使將命已畢既受饔餼則請游觀觀樂之事正是其時禮有正文可據也服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

又傳齊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杜解敬仲高傒　正義曰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生止是敬仲元孫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據世本則偃爲敬仲元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也此酀即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酀偃爲一人蓋酀偃聲相近而字

爲二耳並遇注此亦作偃昭十二年傳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子陽杜解又云高偃高傒元孫與世本合

三十年經會於澶淵　洪北江曰按此澶淵宋地與二十年二十六年盟會之地不同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即此司馬彪郡國志沛國杼秋故屬有澶淵聚劉昭注顧引襄二十年盟於澶淵之文以當之非也

又傳駟良方爭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杜解駟氏子晳也良氏伯有也程公說春秋分記云世族譜既譜駟氏而於駟別譜爲子晳氏不知子晳即駟氏也譜誤當以杜解爲正

又傳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注所謂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　焦里堂曰五經算術推絳縣老人生經四百四十五甲子法云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二月癸未注二月一日丁卯朔癸未十七日也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甄鸞按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季三之一者謂不滿四百四十五甲子於未滿一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取一謂去

四十日止留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子奇二十日合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應史趙亥有二首六身之數也術曰置積日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四乘之得十萬六千六百四十日爲實又置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以四乘之內子一得一千四百六十一爲一歲之日法以除實得七十二歲一千四百四十八少十三分不滿法計四分爲一日更少三日不終季年算法半法以上收成一爲七十三年據多而言也正義以四除七十三年即此用四乘之意自文十一年乙巳至襄三十年戊午爲七十四故正義以周正計之爲七十四年以夏正計之爲七十三年其實數止得七十二年三百六十二日以一年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計尚少三日四分日之一不足七十三年故五經算術止得七十二年有餘也正義周正夏正之辨本杜氏釋例釋例言其閏有七十二閏甄鸞不置閏而年數合者一歲二十四節氣合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本無閏緣日月合朔僅有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則每歲有閏日至三十二月則閏一月至十九年七閏此章歲之法所由立也歲之有閏正所以齊周天四分之數既用周天千四百六十一算之則閏在其中矣

又傳宋伯姬卒待姆也　洪北江曰說文娒女師也按今本作姆非今改正

三十一年傳寡君使匄請命　正義曰匄士文伯名也晉宋

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匄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匄恐非經典釋文云匄本作丐古害反士文伯名也今傳本皆作匄字或作丐字釋例亦然解者云士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案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即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則作丐者是又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叔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然印段即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伯瑕與宣公何嫌同乎案陸氏以匄字爲是與孔疏異史記世家索隱引世本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杜伯生隰叔隰叔生蔿蔿生穀穀生會以隨爲氏亦曰范氏生二子曰燮曰魴燮生匄魴生彘裘匄生鞅鞅生二子曰吉射曰皐夷又會從弟穆子爲士季氏生渥濁渥濁生弱弱生伯瑕名丐伯瑕生彌牟世族譜闕杜伯隰叔二世　洪北江曰正義匄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匄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丐恐非按元和姓纂七引世本晉大夫司功景子其先士丐廁頠引世本又云司功氏士匄弟佗爲晉司功因官爲氏今考此傳子產壞館垣而士文伯獨讓之則文伯當爲晉司功之官諸侯之館是其所司故下傳云趙文子使文伯謝不敏亦其證至正義云文伯爲范氏別族當有所據

又傳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解延州來季札邑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不知其處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言通言之案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蓋並食二邑故連言之又昭二十七年正義云釋例延州來闕杜意當謂其地別有州來非楚邑也

左傳杜解集正卷六

左傳杜解集正卷七

淮南山陽丁晏學

昭元年經楚公子比出奔晉杜注書名罪之　顧復初曰案楚圍弑君而比出奔有何可罪孔氏逢迎杜意乃曰齊崔氏宋司城無罪則書氏書官比無罪狀第出奔無可善無可惡即是罪比得無叫冤於地下乎

又傳是穮是蓘　洪北江曰說文穮耕禾閒也春秋傳曰是穮是衮按今本作蓘非杜注壅苗爲蓘今考說文耔壅禾本也杜說未知何據

又傳設服離衛　沈小宛曰服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按服以在國時事解所會之處固未當杜預以離爲陳亦非也易彖離麗也曲禮離坐離立鄭注離兩也何休公羊桓二年傳二國會曰離亦以離爲兩離衛正指下文二執戈者故曰離衛喪大記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是人君每出有執戈在前之事

又傳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沈小宛曰服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按子家所言乃其在國時事杜預乃云緝蒲爲殿屋野人之詞

又傳周有徐奄　惠定宇曰案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從三叔爲亂又汲郡古文云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賈景伯杜元凱皆云徐卽淮夷失之

又傳弗去懼選　沈小宛曰按呂覽少選之語屢見高誘注少選少閒也又須臾也任數篇云選閒食熟高誘曰選閒須臾也又處方篇注選閒猶選頃也然此懼選者言可懼在目前耳杜預言選數亦一義云數其罪而加戮非也釋詁算數也選與算通用盤庚云世選爾勞釋文選卽算也後漢書注引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論語斗筲之徒何足算也車千秋贊傳贊引爲何足選也其母言鍼弗去數當及矣猶云滿貫也

又傳崇卒也　沈小宛曰釋詁崇充也儀禮主人拜崇酒樂記復綴以崇皆訓充此言以卒充行伍杜訓爲聚也

又傳困諸阨又克　沈小宛曰按舒言乘於阨而搏之又取勝之道趙奢曰道遠險狹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杜預複說用車之事非也

又傳居于曠林　洪北江曰賈逵云曠大也史記集解按杜注曠林地闕蓋不從賈義今考李善文選引作曠埜則足證賈義爲長也

又傳遷實沈于大夏　顧亭林曰解大夏今晉陽縣定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解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今平陽府翼城縣也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所謂成王滅唐而封大叔者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卽後世遷國亦遠不相及況自霍山以北皆戎狄之地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

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引括地志云大夏亦并州晉陽乃汾絳等州是然則杜氏專指晉陽者非也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間也封禪書齊桓公西伐大夏考之於傳則曰至高梁而還高梁在今臨汾縣

又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注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女陽物而晦時注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焦里堂曰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

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冰注云太陰爲寒少陽爲暑陽明爲燥太陰爲溼厥陰爲風少陰爲火皆其元在天木初氣也火二氣也相火三氣也土四氣也金五氣也水終氣也鬼臾區又云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此卽醫和所云六氣序爲五節也但素問六氣爲寒水相火君火溼土燥金風木以醫和之六氣配之寒水陰也相火陽也溼土雨也風木風也陽明燥金所謂明也少陰君火所謂晦也以其爲少陰故爲晦晦者幽隱之地少陰屬腎其地幽隱之至醫和既云晦淫惑疾又申之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謂少陰少陰爲君火君火陽物也故女爲陽物其陽宜深藏故爲陽物而晦時不能深藏而淫則陽不潛故生內熱素問言冬不藏精至春爲溫者亦其證也陰陽離合論云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太衝在北月盡之夕日月合於癸爲晦醫和以少陰爲晦又曲其辭曰女惟女卽少陰故爲陽物女爲陽物猶云少陰爲君火杜不知此義言女常隨男故言陽物正義謂女是陽象之物皆非也

又傳風淫末疾　惠定宇曰賈逵以末疾爲首疾謂風眩也逸周書曰元首曰末易卦初爲本上爲末故上爲首爲角杜據素問以四支爲四末故謂末疾爲四支然不及賈注之當

又傳甲辰朔烝于溫　沈小宛曰按上云十二月者夏正之十月也此甲辰朔夏正之十一月王制疏引服虔曰祭人君

用孟月人臣用仲月顧棟高云服以甲辰爲夏正十一月此最有理傳曰閉蟄而烝杜注謂建亥之月蓋晉烝以孟冬而趙氏以仲冬烝於家廟禮也（按顧氏猶未見王制疏所引服義）晉之十一月於周爲正月傳以烝本冬祭不可繫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烝而後言甲辰朔明是兩月事後人循其讀而自知之如杜孔之說直云十二月甲辰朔趙孟烝于溫可矣何必先言晉既烝乎且甲辰之前於晉爲秋九月不得行烝祭歷考傳文如晉殺世子申生里克弑其君卓子及丕鄭胥童之殺經皆在春傳皆在前年之冬明是晉用夏正非由月誤今推朔閏十二月是甲戌朔按周建子至加祭祀蒐狩之禮皆用夏正乾鑿度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趙匡曰圭於祭祀則用夏時本天子諸侯皆然非獨晉也加大司馬職中冬教大閱若以九月爲中冬不亦傎乎顧氏辨此爲仲冬者是也云晉用夏正非也

二年經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沈小宛曰杜預云遂以爲卿故書之按子晳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是見在非卿之證子產之不討懼其宗强欲令積惡自斃豈肯復以爲卿杜預因有非卿不書之例遂不顧傳文並以誣子產其愚很如此

又傳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沈小宛曰鄭時六卿公孫段已替伯有子晳無由交代故欲去游氏而代其卿位杜預於經注已言子晳爲卿故不解代其位用心亦良苦矣

三年經北燕伯款出奔齊　沈小宛曰胡安國曰大夫國君之陪貳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按此說最爲允當若加杜言則春秋之經專罪君而宥臣也惠云此與衞侯衎出奔齊一例杜注謬

又傳若而人　沈小宛曰若而人猶言若干人杜預注謬

又傳豆區釜鍾　沈小宛曰杜預云四豆爲區按管子輕重丁齊西之粟釜百錢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也注斗二升八合曰鏂五鏂爲釜以管子文計之則云斗二升八合者是也鏂卽區字杜預謬

又傳四升爲豆　沈小宛曰顧云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

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獻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惠云按此傳云四升爲豆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一獻三酬則十升不得從四升之豆故鄭注豆當爲斗又鄭於陶人注云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三豆爲斗二升明豆不得爲斗矣旊人云豆實三而成觳先鄭云觳當爲斛觳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按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安得云觳受三斗故後鄭不從其說欽韓按籩人注云籩豆其容實皆四升晏子雜篇一豆之食則此文豆不當作斗毛晃麤疏宋人之通病

又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杜解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　世族譜子服仲叔也仲孫蔑之子案仲孫也當爲仲孫它之誤魯語子服之妾韋注以爲孟獻子之子仲孫它然則它字子服故其子椒以子服爲氏杜以懿伯爲椒之叔父檀弓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正義曰敬叔卽此敬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

四年傳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洪北江曰史記作紂爲黎山之會韓非子黎丘之蒐汲郡古文云帝辛四年大蒐於黎服虔云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同上取此杜　按說文𨙻服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今考黎正在紂都之東百餘里服虔云黎東夷之國是也杜注亦見及此而又注曰疑蓋不考之故

又傳將墮幣焉　沈小宛曰服云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廟傳選曰祭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按守祧職旣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特牲禮祝命挼祭注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士虞禮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齊魯之閒謂祭爲墮此墮幣者謂不將遷廟主但以幣主命載于齋車以行及反藏諸廟兩階閒有神道焉猶尸之墮祭故云墮幣杜預之鄙說也

又傳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杜注渾罕子寬　又定六年經鄭游速帥師滅許杜解游速大叔子　昭十八年傳使子寬子上杜解二子鄭大夫　正義曰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子寬與游速渾罕爲一人駟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別有子上非駟帶也世族譜雜人內有子上無子寬明渾罕爲一人也

又傳入棘櫟麻　惠定宇曰酈玄曰汝水東逕櫟亭北春秋之棘櫟也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半淪水杜預以爲在東北未詳司馬貞曰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

又傳釁大夫以落之　沈小宛曰杜預云豭豬血釁鐘曰落按釁與落事各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注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庶蔚之禮記略解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此叔孫爲孟鍾鍾自當釁釁非饗也落固爲鍾釁乃落也杜預混言之

五年經舍中軍杜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　顧復初曰案杜氏此言不過因與十一年尊孟孺子洩帥右師而又言武叔退而蒐乘疑叔孟各自一軍故云爾不知此是武叔怯懦不躬出陳而委孺子於敵故孟氏亦快怨望無鬬志五日而始從未敗而先奔不特叔孟與季貳並孟與叔亦互相推諉莫肯盡力此其證也謂左右二軍而外另有叔孫之軍名斷無是理方望溪曰中軍旣毀則仍二軍矣淸之戰季氏爲左師孟叔爲右師則謂三桓各有一軍誤矣

又經楚殺其大夫屈申杜注書名罪之　晏案楚人雖吳而疑屈申之貳於吳殺其大夫罪累上也故不去其大夫杜注以書名爲罪非也

又傳鄭喪自朝　洪北江曰服虔云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正門卿佐國之棟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而示之也本疏按杜注係臆說當以服氏爲是

又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杜注數十甲至癸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阜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　案顧氏日知錄謂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杜元凱注左十時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一日分爲十二始見於此晏案周禮保章氏掌十有二辰十日鄭注辰是宿之位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賈謂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十日者謂

甲乙丙丁之等也是周禮之十二辰卽十二時自古有之至左氏之十時杜氏謂十二支亦未然十時卽承上文十日言之十時仍指甲乙十干之數謂甲子時乙丑時等以干加支也元凱增爲十二又闕其二其說迂曲不可從漢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時加未翼章傳言日加申時加卯吳越春秋云今日甲子時

又傳朝聘有珪享頫有璋　沈小宛曰享頫並文則享獻之享非饗食之饗也小行人注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此所謂朝聘有珪享頫有璋也按聘禮聘於君用圭享用璧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此臣爲君使之禮也杜預言臣爲君使執璋不知其所據也疏亦知其說之不通而爲之護短牽步相仍矣

又傳羊舌四族注四族銅鞮伯華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惠定宇曰案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正義以季夙卽叔虎非也叔季兄弟之次且叔虎已死不得與四族之數劉氏以爲別有季夙而規杜氏其言是也宰相世系曰羊舌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肸字叔向鮒字叔魚虎字叔羆號羊舌四族

又傳晉人若喪韓起楊肸　洪北江曰按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劭曰楊侯國卽春秋時叔向采邑以邑爲氏故曰楊肸也劉昭注郡國志亦云楊叔向邑漢名臣奏載張衡說曰晉大夫食采於楊爲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惠棟曰楊字從手不從木今考張衡說見漢書注亦不言字當從手自宋楊

南仲欲引楊雄爲祖始造異說以爲子雲之姓當從手旁而并春秋時晉國之屬邑亦改之不知左傳史記漢書並皆不可誣也楊修云吾家子雲老不曉事云云兩漢士大夫最重氏族僞非一姓則弘農華族又豈假成都僻姓以自引重乎明楊雄之楊本當從木諸刊本從手者皆北宋以後惑於南仲之說好奇而改也惠氏亦爲其說所奪欲引以改經誤矣

又傳吳敗楚于鵲岸杜注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顧復初曰高江村曰近志云今廬州府舒城縣西北有鵲亭卽杜預所云也然遺射自夏汭出遺啟疆別從江道交戰不應在楚之內地杜佑曰南陵大江中有鵲尾洲卽古鵲岸也此說可通今江南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有鵲尾洲又池州府銅

陵縣北十里有鵲頭山高聳臨江故江曰鵲江岸曰鵲岸

六年傳聳之以行　沈小宛曰刑法志引作慫之以行晉灼曰慫古悚字說文引作慫云懼也按方言聳奬欲也戴震以欲爲獎之誤非也秦晉之閒相勸曰聳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則此聳之以行義亦可通杜預不當解爲懼耳韋昭楚語注聳奬也

又傳以其乘馬八匹句屬上讀私面句屬下讀　沈小宛曰上見鄭伯聘禮所謂賓覿也禮用束錦乘馬此八匹彌敬也聘禮覿後饔請有事於大夫此致聘君之問也故就館致饔餼後明日賓朝服問卿致君命皮帛訖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則此傳之私面也聘禮從容閒日爲之今此逆勞於祖當是私覿

之後卽請私面周禮司儀雖有私面屬君非此事也杜預不曉禮典乃以私面爲私見鄭伯賈公彥疏亦沿其誤

又傳士匄相士鞅逆諸河　陸德明音義曰匄本或作丐今傳本皆作士匄相士鞅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卽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依王正爲是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爲介也按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無妨今相范鞅卽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正者解見前卷襄三十一年孔穎達正義曰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匄此人不當取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也棨元朗之說則仍當作士匄杜氏好阿王肅說故從王正沖遠阿杜謂俗本作匄非也　洪北江曰釋文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本疏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按正義云俗本或誤爲士匄蓋嫌其士鞅同父名也古人尙質恐未必然今考石經已作士匄諸本皆同未敢改定

七年經暨齊平　洪北江曰賈逵何休亦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何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本疏按賈用穀梁傳以外及內曰暨義最諦又經下云叔孫婼如齊涖盟明旣平之後故往涖盟也杜注用許惠卿說曰燕及齊平非也

又傳盟于濡上　江愼修曰杜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閒鄚縣入易水疏云高陽無此水未知杜何所據彙纂宋分高陽地置安軍金爲安州元以後因之濡上當在今直隸安州任丘之閒鄚縣在今任丘縣境今按漢地理志濡水出涿郡故安縣東南流至范陽縣合易水杜注誠與志不合故安城在今保定府之易州范陽今順天府涿郡也又按水經注濡水出故安縣西北大利亭東南合易水容城今屬保定府亦近涿州然則濡上當在今容城及涿州之閒而保定之安州與河閒之任丘皆非其地　洪北江曰地理志涿郡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並州浸濡水亦至范陽入淶說文亦云濡水入淶按地理書皆言濡入淶而杜注獨言濡入易與班固正相反豈酈道元所云互受通稱耶惟高陽則實無濡水宜正義亦以此譏杜也

八年經蒐于紅　洪北江曰劉賈潁曰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十一年蒐于比蒲經書大蒐復書大蒐者言大衆盡在三家本疏按劉昭補注紅亭在泰山郡奉高縣西北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杜注以爲在沛國蕭縣誤今從劉昭說蓋沛國之紅亭水經注以爲卽地理志之虹縣王莽改名曰貢師古曰虹亦音貢音義並異此傳釋文云紅日東反則陸亦不以爲沛國之紅也

又傳游服而逆之　沈小宛曰游服燕游之服元端深衣之

類杜預謂游戲之服鄙

九年傳豈加弁髦　沈小宛曰既夕記既殯主人說髦注兒生三月鬋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按弁者三加之皮弁爵弁其緇布冠既冠而敝之髦則親沒而說之既說亦同於敝矣因通言之杜預言弁冠同名可也彼不詳髦之事孔疏因謂弁上之髦非親沒之髦謬也

又傳后稷封殖至難乎　沈小宛曰言周自后稷來積功累仁封殖此天下一旦令戎據之余一人不亦難乎杜據后稷播穀以戎之畜牧不耕對之謬甚

十年傳戰于稷　洪北江曰按此即齊之稷下詳下二十二年杜注以爲祀后稷之處殊無所據

又傳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沈小宛曰惠半農曰杜預既葬除喪之說至此乃窮故復作遁辭下云喪禮未畢如預說則卒哭而喪禮遂畢乎葬與卒哭爲時無幾諸大夫何不少待按杜預於僖三十三年注既葬反虞則免是即以初虞爲卒哭今云既葬未卒哭是知虞與卒哭異日雖其堅持除喪必在葬後之說已自前後牴亂嘻何苦而爲此循叔向辭大夫語則是卒哭後猶不能見也若卒哭可見則叔向當示其期子皮之幣亦不至淹久而秏盡矣

十一年傳齊渠丘實殺無知杜注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　江愼修曰今按西安縣故城在臨淄縣西三十里渠丘當是公孫無知之邑齊僖公寵之以大邑是以致亂而雍廩殺之非雍廩之邑也雍廩者饔人耳未必有邑

十二年經公子慭出奔齊杜注書名謀亂故　顧復初曰劉氏敞曰慭患季氏强公室弱與公謀去季氏此則季氏之仇而爲之忠臣矣謀泄事變卒爲强臣所逐豈謀亂者哉苟使慭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

又傳請免喪而後聽命　惠定宇曰此與下六月葬鄭簡公杜二注謬戾皆當刪之李厚菴曰未葬而朝晉有是理乎李以傳爲未可信棟謂非傳之誤乃杜以免喪之語而移其傳之次也

又傳六月葬鄭簡公　惠定宇曰杜注云經書五月誤此謬耳古文左傳當在齊侯衞侯鄭伯如晉之前鄭伯欲如晉故速葬而往杜預欲附會短喪之說而移其次於後耳亂左氏者非預而誰　又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六月葬鄭簡公杜注子產辭享爲簡公未葬故明既葬則爲免喪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也鄭逼於楚以固事晉故父雖未葬朝晉嗣君不得已而行於情可許諸侯相享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故辭享爲得禮

又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杜注鮮虞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

有昔陽城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　顧亭林曰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此鼓之都而非肥都其曰在樂平沾縣尤誤正義載劉炫之辨甚明　顧復初曰高氏曰漢沾縣屬上黨郡晉屬樂平郡地在太行之東去中山絕遠劉炫駁杜曰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在鮮虞之東明矣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昔陽既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城謂肥名取於彼乎肥爲小國境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而建都於樂平之

縣也二十二年傳云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信矣既云鼓都何以復云肥都是說也孔穎達篤反覆辨之意在回護杜氏輾轉支離至末後之說仍依然折而入於劉蓋杜見滅肥之文繫於入昔陽之下遂疑昔陽爲肥都而不復其乖於滅鼓之傳今案前後漢志及水經注所稱皆同劉說當從之案高氏此條極爲精細肥國都當以杜注鉅鹿上曲陽爲是樂平沾縣之說非也劉炫云肥鼓並在鉅鹿鼓都在眞定府晉州州治卽隋鼓城開皇十八年以昔陽縣改置足知昔陽爲鼓都非肥都也肥都在眞定府藁城縣西南七里魏收志藁城有肥累卽杜注鉅鹿下曲陽北之肥累城也若沾縣之昔陽乃在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東五十里俗呼夕陽城相去絕遠非也　江愼修曰彙纂今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有昔陽城元和志謂之夕陽城也案樂平去新樂幾三百里參之道里疑太迴遠今藁城西南亦有昔陽亭水經注謂之鼓聚與新樂接壤且其地爲肥國都劉炫所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卽是鼓都在鮮虞東南似較杜說爲的今按漢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是鼓聚昔陽亭爲一地杜於十五年釋鼓注不誤此年注誤劉炫規之是也孔疏强爲之辯今不錄藁城今屬正定府晉州隋分藁城地置昔陽縣尋改爲鼓城縣唐以後因之元於鼓城縣置晉州明省鼓城入晉州然則昔陽者今正定府之晉州鼓子之國也非

肥都此年荀吳入之而未滅至十五年乃取之　沈小宛曰劉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卽是鼓都而孔疏反覆辨之專護杜預樂平沾縣之昔陽然其說不能當劉之辨核也顧棟高以下曲陽爲是樂平沾縣去中山絕遠爲非欽韓考昭二十二年荀吳略東陽襄二十三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乃晉山東之地在魏郡廣平以北方輿紀要今冀州晉之東陽地則荀吳略東陽入昔陽滅肥滅鼓同在今晉州無疑不得移昔陽在沾縣也然劉氏規杜以昔陽爲鼓都非肥都則有意矯之而非也鼓與肥同在下曲陽縣故應劭漢書注司馬彪郡國志俱云下曲陽有鼓聚此鼓子國也有昔陽亭此肥子所都後人連而讀之遂謂鼓子國有昔陽亭傳云入昔陽者入

其國都君走別邑其時肥未滅也漢志眞定國肥纍縣故肥子國卽其別邑至八月壬午乃并滅之而以其君歸入與滅爲二事則肥固有二邑矣昭二十二年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緣昔陽非鼓地故鼓不爲備晉得襲滅之若如劉云鼓都則晉以坐甲於國門何得復爲僞糴而云襲之也方輿紀要承杜預酈元之謬遂指晉州之昔陽爲鼓子所都指山西樂平縣之昔陽爲肥子所都然樂平縣之昔陽去鼓城三百餘里西隔大山又元和志云昔陽城一名夕陽城本非定稱其名偶同耳顧氏依違劉炫杜預之閒則愈糾錯矣劉昭郡國志注又於下曲陽縣下引杜樂平沾縣之昔陽此殆不辨黑白者

又傳作祈招之詩　洪北江曰賈逵云祈求也招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游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本疏按賈逵本作祈昭與家語同馬融本作圻昭又按招當作常搖反招與韶通孟子徵招角招史記帝舜紀禹乃興九招之樂此其證也杜注以招爲祈父之名殊無所據當以賈義爲長

十三年傳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　洪北江曰按地理志汝南邵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女陰原注故胡子國陽安應劭曰道國也今道亭是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南陽宛原注故申伯國又考荊爲楚舊名上句言楚此句文法變言荊耳孟康注可據也杜注荊荊山失之豈靈王時六國並遷於荊山之下乎

十四年經莒殺其公子意恢　沈小宛曰杜預云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家鉉翁曰郊公以子代父正也公子意恢君之黨必莒舊臣意恢死爲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郊公居喪不戚而不能正之以禮蒲餘與鐸謀爲亂而不能預爲之防身雖爲國而死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旹莒無大夫故不書大夫按家氏之言可爲曲盡平允若杜說則寬於逐君之賊而罪其死君之臣獎亂成篡若說爲甚

十五年經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

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

又經蔡朝吳出奔鄭杜注朝吳不遠讒人所以見逐而書名

　顧復初曰案朝吳被無極之讒萬萬無可罪而杜乃謂其不遠讒人是朝吳於死後更受一重冤抑矣

又傳文伯揖籍談對曰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杜解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　正義曰世本云黶生司空頡頡生南里叔子子生叔正官伯官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襃襃生司功大伯伯生侯季午午生籍游游生談談生秦是也新唐世系表荀林父之孫曰籍黶一曰孫伯黶以字爲氏程氏說春秋分記云世族譜止載伯黶談秦三世

又傳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　沈小宛曰晉語秦伯納公子董因迎公於河韋昭注董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則董是人名顯然杜作董督之督今讀者以董之絕乃仍杜之謬

又傳三年之喪二焉　沈小宛曰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注云不言適子通上下此言天子以至士也　雷次宗曰既爲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又杖期章爲妻疏云夫爲妻年月禫杖亦與父在爲母同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按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則其喪之亦如三年也故喪服傳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云左氏傳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三年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然則君所主喪非獨妻與長子雖適婦亦服之喪服傳適子父在爲妻不杖鄭云以父爲之主也杜預云天子絕期不知所絕者乃旁期后之喪非旁期也

又傳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注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正義曰傳稱既葬除喪譏王不遂其服知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也此言除喪當在卒哭而上下杜注多云既葬除喪者以喪日卽虞虞卽卒哭卒哭與葬共在一月故多舉葬約略言之以葬是大禮書於經故也又傳曰王一動而失二禮杜注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正義曰以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樂必不可也襄十六年葬晉悼公平公卽位與諸侯宴於溫襄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其年十二月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宴樂　惠定宇曰雖貴遂服指后世子之喪若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安得爲此抑揚之語乎預邪說亂經孔氏扶非皆不足取　沈小宛曰中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是爲父母與爲祖後者雖貴遂服無論矣不杖期章鄭云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疏云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此太子王后之喪本亦遂三年之服今王以其卑幼而不遂故云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預邪說與

叔向語意大隔礙矣

十七年經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氏云六月當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歷推之是歲九月朔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

又傳使長鬣者三人注長鬣多髭須與吳人異形狀詐爲楚人　焦里堂曰昭七年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注云鬣鬚也欲先誇魯侯楚語伍舉述此事云使大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韋昭注云長鬣美須髯也杜以鬣爲須蓋本諸韋昭乃說文巤毛巤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巤巤之形鬣髮

鬣鬛也是鬛爲髮毛不可以爲須說文又云儠長壯儠儠也
引春秋傳云長儠者相之儠鬛然儠之假借楚子使長壯者
相以爲威勢以示魯侯此吳人取餘皇亦是使長壯者三人
潛復於舟側耳若詐爲楚人不必潛伏矣吳楚相鄰多鬛須
之人何遂爲楚人異於吳人之形狀豈生於楚者皆長鬛生
於吳者皆少須也若七年正義謂吳楚之人少須故以長須
之人爲夸美其意尤鄙
十八年傳大人患失而惑至能無亂乎　沈小宛曰按文當
謂大人有患失之惑心又將謂無學不害不害則不學之志
益堅如此則一切苟且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也杜預謂學而
失道學豈有失道眞悖妄也陸粲又謂大人欋違衆而失位

心志惑亂夫衆人卽不學何至惡大人之學而有失位之患
此皆不達道理循文而失其義也
又傳過期三日　沈小宛曰陸粲曰大叔廟寢之間不便於
葬宜除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見之而有後命
也杜預謂處小不得一時非
又傳許曰余舊國也　顧亭林曰先許遷而鄭得其地成十
五年許靈公畏逼于鄭遷于葉鄭人因有舊許之地襄十年
東侵及許是也解以爲許先鄭封非
十九年傳鄭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杜解寧向戌
子也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向氏別祖肸生訾守訾守生二
子曰鱣曰戌戌生五子曰勝曰宜曰鄭曰行曰寧寧生羅羅

生五子曰巢曰魋曰頎曰子平曰牛世族譜乃以寧爲戌曾
孫誤矣又世族譜云巢爲戌曾孫據巢爲戌曾孫則寧爲戌
子世族譜杜氏所述自異若此之誤又肸訾守鱣杜譜並闕
杜解向戌桓公曾孫疏引世本桓公生向父肸肸生司城
訾守訾守生小司馬鱣及向戌定九年傳杜解向巢戌曾孫
向戌兄檀弓鄭注向戌孫名魋正義引世本向戌生東鄰叔
子超超生左師眇眇卽向巢也據世本向巢爲戌之孫杜妄
云曾孫不依世本非也
又傳若大城城父　沈小宛曰杜預云今襄城城父縣城父
當作父城按傳之城父前志屬沛續志屬汝南預注誤也襄
城之父城在汝州郟縣西四十里漢屬潁川郡晉分潁川置

襄城郡
二十年傳棠君尙　沈小宛曰顧棟高謂是江寧府六合縣
故棠邑者非也此當與楚近方輿紀要棠谿城在汝寧府遂
平縣西北百里史記正義故城在豫州郾城縣西八十里
又傳華亥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杜解欒景公
也辰及地皆元公弟　正義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當
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爲元公弟世族譜辰地皆元公子諸
本皆云元公弟當時傳寫誤耳陸氏釋文云案公子辰是景
公之母弟地是辰兄皆當爲元公之子今注皆作元公弟誤
耳
又傳謚曰成子　沈小宛曰杜壯預從公故岳珂沿革例云

注蓋以其背自貿出徒行從公而賜謚其字當作胥則注與傳上文合今諸本諸注皆作胥誤也

又傳齊侯疥遂痁注痁瘧疾　焦里堂曰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陸氏此論極明杜不訓疥者不必訓也所云後學之徒指生杜後者顏之推家訓云世閒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疥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豈有患疥轉作瘧乎正義引梁人袁狎云疥當爲痎痁是大瘧疥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正義申說之云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並作痁有熱瘧痎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痁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之推本仕梁其說與袁狎同皆本之梁元帝耳此傳記晏子之言而原於諸侯之賓問疾者則但曰齊侯疾期而不瘳可矣乃必詳之曰疥曰遂痁者明其期而所以不瘳者特此疾而已蓋疥癬不已又患痁瘧二者皆小疾而久淹諸侯之賓欲誅祝史詳此二疾本齊侯之侈耳觀其田於沛樂於遄臺則其無大疾可知矣疥癬本不易遽痊因而又患瘧儒者謂病疥惡寒變瘧其說本迂孔穎達謂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其說尤謬瘧以二日一發爲重頻日發爲輕若果二日

變爲頻日其疾已就愈何云以小致大乎傳於許止弒君云夏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明瘧小疾飲藥致死爲止弒君之定案也此傳云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明以小疾勞賓所以景公雖有復霸之志而不能也徒沾沾於疥癬之惡寒瘧疾之頻日豈史筆哉袁狎稱疥患疾久疥即疹字說作疢　沈小宛曰疥字無義仍當從梁元帝音該痎輕於痁故云遂痁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秋爲痎瘧則痎是時瘧說文痎二日一發瘧痁有熱瘧哀五年傳痁作而伏韓昌黎集宿醒未解舊痁作則痁是老瘧今所謂三陰瘧王砅素問注云痎老也亦曰瘦也其義非也又頻日發之瘧較輕於間日疏以痁爲頻日發者亦非

二十一年傳敗華氏于新里杜注華氏所取邑　顧復初曰案下文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於公而歸華姓居於公里亦如之意亦城內里名如子產居東里之類耳且前云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墉乃桑林之門以守則已與宋分國而居安所事邑大敗之後仍圉南里明年始從南里出奔楚是華氏始終不離宋地內未嘗更有新邑也

又傳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杜解呂封人華豹華氏黨　正義曰呂邑封人官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字王肅董遇並云呂封人華豹釋例譜一人兩見名字不同皆兩載之宋雜人內有呂封人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字也定本有華字

二十二年經王子猛卒　沈小宛曰孫復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杜預言未即位殊與經傳違

又傳人犧實難己犧何害　沈小宛曰言與人爲犧則難已用其犧何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於己注疏及邵寶解此並支離不了

又傳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杜解獻公劉摯伯蚠劉狄　定四年正義引世族譜云伯蚠劉文公劉狄劉卷劉子爲一人

左傳杜解集正卷七

左傳杜解集正卷八

淮南山陽丁晏學

昭二十三年經獲陳夏齧杜解夏齧徵舒元孫　正義曰世本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御叔生徵舒舒生惠子晉晉生御寇寇生悼子齧齧是徵舒曾孫杜云玄孫未詳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夏氏祖宣公子子西生御叔御叔生徵舒徵舒生晉晉生禦寇禦寇生齧齧生區夫世族譜止列御叔徵舒齧區夫四人餘皆略焉又案齧乃徵舒之曾孫世族譜謂爲徵舒三世孫是也至集解又以爲元孫自相矛盾當以世族譜爲正

又傳使各居一館　洪北江曰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鄭衆云使叔孫服回各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居一館也欲分別叔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聽其辭耳服虔並載兩說仍云賈氏近之本疏按服氏以賈義爲近杜注從鄭說今考上下文法則賈義爲長下云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方與叔孫別處耳

又傳吳太子諸樊入鄖　釋文曰吳太子諸樊案吳子遏號諸樊王僚是遏之弟子先儒又以爲遏弟何容僚子乃取遏號爲名恐傳寫誤耳未詳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亦不應言也　顧亭林曰吳子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正義亦以爲傳寫之誤

二十五年傳爲九文　沈小宛曰王鳴盛後案曰此卽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爲九華既爲草華藻又爲水藻九章之中何以取於草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爲卷冕華蟲爲二安在其爲鷩冕除去宗彝安在其爲毳冕撰諸司服之文展轉不合其謬三諸說總以鄭爲正

又傳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顧亭林曰解蓋襄公別立廟陸氏曰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於昵者如閔二年禘於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也今此禘於襄公亦然杜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卽別立二公廟無緣不書

又傳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注恥爲平子所欺因而自殺　惠半農曰昭公之伐季氏也平子登臺而請請囚請亡皆不許殆將殺之矣當是時莫敢有倡言救之者而叔孫昭子之臣司馬鬷戾獨敢先倡言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孫氏見叔孫氏之旌也亦往救之遂殺郈昭伯而伐公徒公徒敗而公遂出然則逐昭公者非季氏乃叔孫氏也叔孫婼素有賢名先是如闞蓋婼預知公謀故公如闞以避之及歸自闞而從公於齊人皆謂婼有納公之志如其誠然則逐昭公者叔孫氏之臣鬷戾實爲之首叔孫氏曷爲不戮鬷戾以請罪於公哉彼方任之爲爪牙焉肯加之以斧鉞則其救季氏而敗公徒也實婼陰指使之而陽爲納公之計以避惡名及平子有異志則又諉其罪於季氏若曰臣欲安衆而納公不可者意如也故其疾病將死又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以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謂非大奸慝杜預又從而附會之以爲因祈而自殺叔孫氏尙不能殺鬷戾又焉能自殺以明其志乎預之妄皆若此

二十六年傳縳一如瑱　沈小宛曰說文縳白鮮色也聘禮注紡絲爲之今之縳也蓋絹色鮮白說文與鄭義同也按周禮羽人受羽十摶爲縳注云縳羽數束名爾雅十羽謂之縳此縳蓋亦二兩之都數也陳祥道禮書引作縳之如一瑱意謂卽束縛之縛非也

又傳萬民弗忍居王于彘　沈小宛曰杜預云不忍害王也按與史記所載不合劉炫以爲不能忍王之虐按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此不能忍王之虐之證

又傳攜王奸命　顧亭林曰解云幽王少子伯服朱鶴齡曰幽王在位十一年計伯服之生不過數歲而襃姒爲犬戎所虜必無復立其子之理正義引汲冢紀年幽王既弑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太子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是攜王者余臣也按此則攜王之攜乃是地名猶厲王流彘詩人謂之汾王或以謚法怠政交外曰攜非也梁元帝用尙書左丞劉縠議謚其

兄郤陵王綸爲攜王取此名而義不同　洪北江曰東晳按
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
本疏按竹書紀年幽王八年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十一年犬
戎入宗周弒王下卽云犬戎殺王子伯服是攜王非伯服舊
說誤也紀年又云是年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號
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沈約注是爲攜王二王竝立是攜王
爲王子余臣至平王二十一年紀年始云晉文公殺王子余
臣於攜是矣攜爲周地杜春秋地名曰攜地闕卽其證平王
立二十餘年而余臣始爲晉所殺則其時亦當如東王西王
之竝峙故云奸命也杜旣承舊說而誤而正義又云余臣本
非適故稱攜王是又不知攜爲地名而誤以爲謚號矣皆非
也

二十七年經吳弒其君僚　沈小宛曰杜預云稱國以弒罪
在僚按此說亦是獎亂賊爲高貴鄉公事解說也鄭玉春秋
闕疑曰王僚之弒由季札之讓也先儒謂春秋書國以弒者
當國大臣之罪也吳之大臣舍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
歸罪於季子也
又經楚殺其大夫郤宛杜注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
近小人以取敗故書名　顧復初曰案杜此解尤無聊據傳
郤宛何嘗親近費無極乎　沈小宛曰杜預云書名罪宛按
經云殺其大夫明被殺者無罪家鉉翁曰殺無罪之大夫且
夷其族是以有入郢之禍

又傳率師圍潛　沈小宛曰按續志及晉志廬江郡俱有潛
縣杜預乃舍潛而引六何也一統志灊縣故城在六安州霍
山縣東北三十里此漢之灊縣也江南通志潛城在廬州府
廬江縣城南三里今邑名潛川以此此蓋春秋之潛也
又傳羞者獻體　沈小宛曰燕禮小臣請執羃者與羞膳者
蓋別有進膳之人獻體者獻肉體也獻體當升堂近公席故
下云改服於門外屬時至御前皆搜索亦如此也杜預以獻
體爲解衣則發露其形何用又改服乎
又傳令尹子常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杜解令終陽匄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陽氏別祖王子陽生尹尹生匄匄生
三子曰令終曰完曰佗佗與令終俱爲匄之子世族譜誤以

陽完及佗爲令終之子今正之
又傳使宰獻而請安　沈小宛曰杜預謂齊侯自安不在坐
此則公食大夫之禮矣齊侯雖卑公不應若此劉炫據燕禮
司正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
耳服說亦然按燕禮旅畢樂卒立司正而後請命卽安彼是
燕其臣下之禮猶備儀節今始獻而請安是亦卑公也惠云
管子幼官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
共受命焉此伯主客諸侯之禮非比公於大夫也以證此事
迂遠惠說非也
二十八年傳盂丙爲盂大夫　顧亭林曰今本作孟丙者非
漢書地理志云盂晉大夫盂丙邑以其爲盂大夫而謂之盂

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

又傳退朝待于庭　沈小宛曰退朝者二子朝魏舒而退也杜預言魏子朝君者非

二十九年傳官宿其業　沈小宛曰服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按特牲禮宿尸宿賓周禮大宗伯職宿眡滌濯注宿申戒也皆是來日之事而預爲之故曰宿服說是杜非也

又傳有烈山氏　沈小宛曰杜預云烈山氏神農氏世諸侯劉炫云烈山氏卽神農非諸侯按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在今隨州或曰有烈山氏按農卽柱路史云烈山氏柱炎帝子也杜不讀祭法因有此謬

又傳晉國一鼓鐵　沈小宛曰杜預云令軍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惠注按管子地數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與隱義同杜預之注不辭也

三十年公在乾侯　沈小宛曰胡傳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按此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意深也前此猶冀其反國至是齊晉相視莫發寓公之禮屈辱已甚無可幾望故此後詳其所在傳云非公者見公所謀不臧何嗟及矣且徵過者見強臣怙惡大國棄義之過服云徵季氏之過是也於此言季氏閔而釋之迂也杜預專咎君上邪說不足道矣

三十一年傳不爲義疚　洪北江曰按義亦利也古訓義利通廣雅俄衺也俄義同聲字書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呂刑鴟義姦宄義皆訓傾衺杜注云見義則爲之失之矣

又傳庚午之日日始有謫注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　焦里堂曰春官占夢注引此傳謫作適疏引鄭志云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

甲午成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是謫卽適氣史記天官書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變咎徵也孟康曰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然則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前四十二日十月十九日庚午日旁先有黑氣史墨因日食推及日食前之有適氣故兼以庚午占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杜云十月十九日鄭云八月十九日三統歷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鄭云日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本三統歷也末有尾星卽謂終於尾九度也房心尾爲大辰傳云日月在辰尾則尚在大火若已析木則但起尾十度不可云辰尾此

十二月朔杜言夏十月以朔筴言鄭言夏九月以節氣言蓋未交立冬則仍九月也若然上推前四十二日在壽星之次於夏爲八月於周爲十月庚午在八月十九日何以爲九月節蓋旣以十月朔爲九月則八月十九日必無九月節之理當云八月節也八月十九日在八月節九月十九日在九月節減十一日（長曆是小大）至十月辛亥朔尙在九月中故是日日月在辰尾仍爲夏之九月也抑又考之三統曆春秋昭公卽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殷曆以爲庚午杜氏長曆所推定七年正月庚子朔二月庚午朔正月晦日己巳三統蓋以長曆二月爲正月自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數至定七年正月己巳朔當得二千五百

九十八日每年恆氣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七乘之得二千五百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三爲定七年冬至距昭公三十二年冬至以減前積餘四十一日四分日之一則冬至在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爲夏十一月十三日加三十日有奇爲小雪在昭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又加十五日有奇爲霜降約而計之是十二月辛亥朔正在寒露霜降之交知其爲夏之十月而實爲夏之九月節仍建戌厭寅乃知入郢之日爲庚辰鄭氏學三統曆以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步之知此日月在辰尾爲建戌之月有精覈也十月朔仍建戌則八月十九日爲八月節無疑占夢疏所引九月節決爲八月節之譌也杜氏以三統爲最疏其編長曆但以干支

排次昭三十二年至定七年僅有定二年五月四年十月兩閏而七年之中僅得八十六月大衍於定七年閏正月正月晦日己巳冬至則閏在至後亦異於三統三統一歲之分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零五以五年乘之得二十萬七千九十八零五爲七年周天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除之得八十六箇月一千三百八十六分以八十一分收之得十七日九分自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上溯八十六箇月十七日九分是當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冬至始建子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小雪始建亥其朔日仍建戌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十一月合子夏九月

陽自子左行建戌陰自子右行厭寅故建戌厭寅鄭云辰與戌對申近庚寅與申對故知庚辰建戌與辰衝厭寅宜與申衝申亦地支須用天干故取申之相近者庚也鄭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蓋二十四時之變十二支閒以八干羅以子左旋則子近癸寅近甲卯近乙巳近丙午近丁申近庚酉近辛亥近壬以子右旋則子近壬戌近辛酉近庚未近丁午近丙辰近乙卯近甲丑近癸申近庚者據左旋言也丑近癸者據右旋言也今羅經二十四山相兼原本於此（別有書詳之）不用三統不知日月會辰尾爲建戌則不知所以庚辰入郢之故正義謂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又云

食在辛亥之日更以庚午為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何未詳鄭志也其以鄭本三統殊乎長歷所排耶

三十二年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沈小宛曰宋史天文志石申曰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淮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鄭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按淮南子天文星部地名云斗牽牛越須女吳晉書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驪次云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是吳越同次而異宿是年歲星適在越

分若使吳越共之史墨必不僅云越得歲也鄭精於律算有以知之孔穎達輩扶杜抑鄭乃斥為妄之甚則眞狂妄矣保章氏疏引服云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酉為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元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鄭君之義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遠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伐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

十二為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歲星去矣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積二十八年而越滅吳宋史天文志凡五星之行古法周天之數如歲星謂十二年一周天乃約數耳晉灼謂太歲在四仲則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則行二宿故十二年而行周二十八宿其說亦非夫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星之行自有盈縮豈得以十二年一周無差忒乎唐一行始言歲星自商周迄春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以春秋亂世則其行速時平則其行遲其說尤迂既乃為後率前率之術以求之則其說自悖矣今紹興歷法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臏一次矣然則先儒之說安可信乎

又傳士彌牟營成周　王以為成命　沈小宛曰按此乃估計為簿書以待諸侯之集明年傳終言畢城之事顧氏炎武誤會為此已城乃云傳重出耳

又傳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沈小宛曰雷乘乾曰大壯五陰二陽二當升五五以喻魯君二以譬季氏曰以卦言之大壯二月之卦至三月則成夬矣故曰天之道也杜氏謂震在乾上君臣易位此為不知易理坤在乾上乘泰又何說耶按集解陸績曰天尊雷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象以為戒非禮不履愚謂雷者天之號令震者乾之長子雷乘乾則君有權而臣竊之故六五喪羊於易位不當也陰陽失正終亦不久故曰天之道也

定元年傳魏子莅政　沈小宛曰顧炎武曰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者兩收而失刪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爲晉之十一月而庚寅栽即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旣已分役豈有遲至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按顧說雖辯然此年辛巳日爲正月則不得以去年之己丑接今年之庚寅也蓋去年魏舒赴周馳使列國徵集則會須曠時日士彌牟預度其功若受功之後不過三旬而畢也據長歷是年正月乙亥朔辛巳月之七日庚寅栽是正月十六日去年十一月亦乙亥朔己丑是月之十五日朔周偶同故顧氏爲此說然十一月大是甲辰晦正月小乃癸卯晦朔同而晦異也

二年傳私出　至　以敲之　沈小宛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以賜鍾人於門內霤大射禮亦如之言鍾人而不

及閽人則閽人固無乞肉之事又私出尚未取脯故奪閽杖以敲之燕禮閽人爲大燭於門外賈公彥曰古無麻燭而用荆燋則杖是所削之荆也又按私出謂便旋出也杜預以爲出避酒者非

四年傳命以伯禽　沈小宛曰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傳云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疏云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紀年成王八年王初涖阼親政命魯侯禽父遷庶殷於魯即此伯禽之命也以下文康誥唐誥蔡仲之命推之知此命伯禽是策命之書也杜預解此云皆以付伯禽可謂目不知書

又傳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洪北江曰按服虔注大夏在汾澮之閒不得至晉陽杜注誤顧炎武日知錄已辨之

又傳管蔡啟商惎閒王室注惎毒也　惠定宇曰惎當訓爲教宣十二年注訓惎爲教言管蔡開商叛周之心而教之乘閒以圖王室張衡西京賦云天啟其心人惎之謀與傳意合左傳惎字凡四見宣十二年傳楚人惎之當依說文作畀哀元年傳少康惎澆當訓爲毒說文云惎毒也二十七年傳趙襄子惎知伯當訓爲忌小介疋云惎忌也此傳當訓爲教小介疋云惎教也杜唯哀元年注得之餘皆非也

又傳五叔無官　沈小宛曰杜預以毛叔聃當五叔之一按史記非同母弟也周書克殷解毛伯鄭奉明水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則毛叔名鄭不名聃杜預蓋誤合聃季也

又傳舍舟于淮汭　沈小宛曰杜預云過蔡而舍之按蔡都今汝甯府新蔡縣吳伐楚從淮入江不能過蔡境也淮汭蓋在光黃之境

又傳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　釋文曰世族譜季芈畀我皆平王女也服云畀我季芈之字正義曰世族譜季芈與畀我二人皆平王女也服虔云季芈許嫁而字畀我季芈字也禮婦人許嫁笄而字季芈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杜不從服　洪北江曰服云畀我季芈之字釋文服虔云季芈許嫁而字畀我季芈字也禮婦人許嫁笄而稱字季芈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本疏按世族譜以季芈畀我爲二人今考當以服說爲是顧炎武云下

文但稱芊知非二人
又傳涉睢　顧亭林曰傳氏曰雲中雲夢澤中也蓋江北之夢在今湖廣德安府考睢漢二水皆入江楚子既涉睢而西復還入睢由睢而入江繞吳兵之南而北濟以入郢自郢而奔隨也解以爲江南之夢非　沈小宛曰方輿紀要沮本作睢沮水出鄖陽府房縣西南二百里之景山東南流經襄陽府南漳縣南境又南逕荆州府夷陵州之遠安縣東水道提綱沮河出遠安縣北境之北風山南流曲曲百餘里曰湖水河南經江陵縣城西折東南流七十里至當陽縣西北境而入安陸府荆門州界至當陽縣北又東南與漳水合至枝江縣入大江水道提綱江水又東至江陵縣西南境之沱口北北岸有沮河漳河北自古麥城合而南流注之按此昭王涉睢

自郢都趨東北走故下云涉睢濟江入雲中杜預謂西走者非
又傳入于雲中　沈小宛曰方輿紀要雲夢澤在德安府南五十里水道提綱雲夢跨江南北江北尤巨自荆州府江陵以東潛江以南監利以北沔陽州前後左右諸湖渠皆首受漢水支津於大澤口之西在安陸府潛江縣西北張集港之南東南流入江按下云王奔鄖奔隨則自江北之雲直向北走杜預以爲江南之夢非也
又傳不敢以約爲利　沈小宛曰不敢於王窮約之時徼利杜預以約爲要言非
五年傳將以璵璠斂　沈小宛曰呂氏春秋安死篇注璵璠君佩玉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杜氏此注全襲用說文璵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按初學記孔子語以爲逸論語
又傳涉其帑　沈小宛曰廣韻其字又漢複姓世本楚大夫涉其帑則此是人姓名不得謂藍尹
八年傳遂毀之主人出師奔　洪北江曰賈逵以爲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言魯無職備也本疏按杜注屈曲當以賈義爲長
又傳魯于是始尚羔　沈小宛曰杜預云魯始知執羔之尊賈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執雁魯廢

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爲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按賈謂魯之僭禮反出晉上杜謂魯不別羔雁之尊卑是皆謂魯憒然無知秉周禮之謂何鄭說得之
又傳公鉏極　杜注公彌曾孫桓子族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曰公彌生頃伯頃伯生隱侯伯隱侯伯生公鉏極世族譜闕不可續者二世至公鉏極
又傳叔孫輒無寵於季孫氏杜解輒叔孫氏之庶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輒州仇庶子也世族譜附在雜人非也
又傳桓子咋謂林楚　沈小宛曰杜預云咋暫也按咋不可

訓暫考工記鍾侈則柞注云讀柞柞然之柞聲大外史炤通
鑑釋文柞大聲也然桓子方虞陽虎不應大聲告人後漢書
馬援傳但萎腇咋舌魏策吳起與田文論功起咋舌不敢談
則咋舌非大聲乃縮舌含糊之謂耳唐石經初刻作乍蓋依
注暫也之訓
又傳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杜
解公期孟氏支子冡公期爲孟懿子之族世族譜闕　沈小
宛曰公期者託魯公有所期會徵發即築室於門外是也蒲
圃在魯東門外以爲季氏援也杜預言公期孟氏支子非也
又傳喜于徵死　沈小宛曰隸釋羊竇道碑盜賊徵止以徵
爲懲背子正論注徵讀爲懲左傳徵本又作懲此言魯人之
喜以其先本懲懼於死上林楚云違之懲死同杜預作徵召
解非
九年經次于五氏　沈小宛曰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
鄲縣西杜預曰諱伐盟主以次告按齊衞既攜於晉方且逞
强以搖晉何有所諱家鉉翁曰不與之以伐也
又傳晉車千乘在中牟杜解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
　正義云此中牟在晉境內也趙世家云獻侯即位治中牟
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云三
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言今滎陽有中牟縣謂此河
南之中牟也晉世分河南爲滎陽郡中牟屬焉此地乃在河
南計非晉境所及故云迴遠疑非也又三家分晉中牟屬魏

則非趙得都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此言晉
車在中牟哀五年趙鞅伐衞圍中牟或當是一必非河南中
牟當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耳臣瓚作漢書音義
云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驪內及三卿分晉則爲衞之
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衞侯如晉過中牟案
此之中牟非衞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
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瓚言河
南中牟非此中牟誠如其語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不知
其所案據也
十年傳公會齊侯于夾谷杜注即祝其　顧亭林曰在今萊
蕪縣　顧復初曰案南畿志云祝其故城在今江南海州贛
榆縣西五里即春秋時夾谷漢爲縣宋省考兩漢書及晉書
志俱有祝其縣宋南齊志則云祝其利城二縣寄治於京非
本縣矣贛榆北至曲阜魯都有三百餘里而齊更在魯北齊
强魯弱豈能屈駕至魯之南境而與會魯又何苦越其國都
而會齊於國之南鄙耶舊說以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
有夾山上有夾谷臺爲齊魯會盟處猶以兩君相會不應去
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而以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
名勝志以爲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若海州贛榆則斷無
是理也齊魯以泰山爲界史記明云其陽則魯其陰則齊豈
有越今山東兗州沂州二府而遠會於江南之海州於勢則
不便於情爲非宜此蓋與楚子重克鳩玆至於衡山在烏程

縣南同一誤也　沈小宛曰日知錄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卽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縣界未知其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欽韓按今一統志夾谷峪在泰安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云夾谷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四十里此本寰宇記而以春秋之夾谷在海州者爲是云祝其漢縣在贛榆縣西五十里知夾谷宜在此地按齊魯好會宜就兩國境上胡爲遠至海濱漢之祝其不必卽傳之祝其當從顧氏爲允

十一年經叔還如鄭涖盟杜解叔還叔詣曾孫　正義曰世族譜云叔還叔弓曾孫也又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敬叔生成子還還爲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傳寫誤耳釋文云叔還是叔弓曾孫此云誤也案杜此解有誤當以世族譜爲正

十三年傳戌也驕其亡乎杜解戌文子之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公叔氏祖成子當當生公叔發發生戌世族譜闕當一世案檀弓鄭注文子獻公之孫名拔又作發論語疏引世本獻公生成子當當生公文子枝枝生朱爲公叔氏枝爲拔字之誤又檀弓公叔木鄭注木當爲戌春秋傳爲戌

哀元年傳夫屯晝夜九日　沈小宛曰杜預云夫猶兵也劉炫曰夫屯爲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按古兵字祇謂甲兵五兵魏晉閒始謂士伍爲兵有老兵兵子之目杜預注不文古者版築之役卽士卒爲之劉謂別有城夫又非也

又傳敗越于夫椒　惠定宇曰賈逵曰夫椒越地杜氏云夫椒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司馬貞曰賈說得之杜以爲太湖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不得一且夫差以報越爲志又伐越當在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又案越語云敗五湖也　沈小宛曰索隱賈逵云越地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爲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爲一且夫差以報越爲志伐越當在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欽韓按越絕越地記夫山者句踐絕糧困地去山陰縣十五里此夫椒在越證矣夫椒所在堙於俗說故紹興府志不載而吳縣太湖中之包山偏得夫椒之名

二年經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杜注懷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晏案左傳蔡遷州來吳師入蔡委罪於駟而殺之稱國以殺殺無罪也杜注懷土之說周內之深文也蔡受命於楚而背楚請遷於吳而誑吳又殺執政以爲解駟何罪乎

又傳使太子絻　沈小宛曰杜預云絻者始發喪之服按主人之祖而免自小斂以至啟殯反虞卒哭皆是也當是而免自大功以至緦麻於喪所皆是也喪服小記遠葬者及郊而后免反哭明反哭時有免也又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

必笄則君弔時又特爲君免所以然者君弔則當哭踊哭踊則袒免尊不施於袒故必免疏云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至啟殯葬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經記所載甚明安得以免爲始發喪之服孔疏專欲護短爲之說云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耳按奔喪禮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經文出此兩條以見括髮不必喪所又不必服內也故公孫歸生聞宣公之喪括髮袒三踊於郊疏家扶立郊學乃敢抹殺經文以欺後世何其悖也愚謂太子絻者爲下僞自衛逆太子耳小記所謂及郊而后免蒯聵忘父之人耳平時已聞喪未成服也

又傳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沈小宛曰兵車之旆所謂大將旗鼓也先建旆於兵車示中軍精銳在是與罕駟兵車來者先列陳待之所謂虛者實之也杜注不了

又傳趙孟喜曰可矣　沈小宛曰顧云以范中行氏失援糧竭必將亡按下傳使云猶有知在則簡子之喜正爲范中行氏發也杜解謬

三年傳外內以悛　洪北江曰按杜訓悛作次無此義訓疑當從方言悛改也蓋謂內外皆改次耳漢書公孫宏傳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悛李奇注曰言有次序也悛逡字同

四年經盜殺蔡侯申　正義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今昭侯申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注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二申必有誤者俱是經文未知孰是陸氏釋文云蔡侯申今本皆如此案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元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也

又傳將通于少習以聽命　洪北江曰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水經注、按水經注丹水出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武關按此則少習非即武關乃商洛中之阨道耳京相璠說甚明杜注誤

五年傳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沈小宛曰晏子內篇諫上淳于人內女於景公生孺子荼管子戒篇桓公外舍而不鼎饋

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注云中婦諸子內官之號杜預謂諸子庶公子也非

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洪北江曰按水經注以塗山爲即山陰之會稽山譏杜爲誤但引國語吳伐越爲吳伐楚則道元失之

又傳黍丘至鍾邗　沈小宛曰杜預云梁國下邑有黍丘亭按曹是小國既云梁邑於其郊必不得遠至梁國之下邑今歸德府夏邑縣劉昭注務奉杜氏爲主蓋南學尙杜也今顧棟高都邑表亦依仿之而虛指其所在恐誤後人也

八年經杞伯過卒　正義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按悼公祖文公以昭六年卒父平公以昭二十四年卒悼公以

定四年卒未應有曾孫可以授之國也杞世家僖公過是悼公之子疑譜誤

又傳所託也則隱　沈小宛曰按隱者身不與焉若鄭公子蘭無與鬭鄭也後漢書任光傳注隱避也杜預謂隱惡者非

又傳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沈小宛曰按二語即雖無同好猶有同惡之義建樹善者謂之自立杜之解此全逆語意

又傳以伐武城克之　沈小宛曰劉炫以爲貸克武城者是孔氏佞杜力主武城尚未克按此南武城也續志泰山郡南城是又有東陽城方輿紀要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九十里東陽城在縣西南七十里下傳吳師克東陽而進則先經之武城固已克之何須教吳必克乎

十一年傳孟孺子洩帥右師杜解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彘生捷世族譜闕案論語孟敬子馬融注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玄注檀弓云敬子武伯子名捷是也

又傳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杜解之側孟氏族字反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孟之側注爲孟氏族世族譜載之雜人非也

又傳對曰從司馬　沈小宛曰叔孫爲司馬見昭四年言已爲此官杜預以爲從吳司馬非也

十二年經十有二月螽　沈小宛曰大衍日度議開元歷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云云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

又傳放絰而拜　沈小宛曰絰即衰衰三月之絰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君之母妻則小君也疏謂大夫之弔服弁絰非也孔子嘗仕於昭公之世又其本國豈得僅爲弔服

又傳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沈小宛曰服云致賓禮于地主

按服意謂賓有所獻即圭璋皮馬之禮歸餼乃地主之事杜混而一之非也

十四年經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大衍日度議以開元歷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歷正矣長歷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纔置一閏非是

又經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惠半農曰曹滅于哀之八年復見于哀之十四年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甸服故曰曹爲甸伯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仍爲附庸於宋故至戰國尚有曹君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

又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沈小宛曰索隱云服虔曰成子

兄弟八人二人共一車故四乘按系本東信子乞產成子常防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尙醫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世家云田恆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知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車也欽韓按呂覽似順篇論田成子有兄曰完子恐服虔所據者耳然傳言駟乘者非一文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司寇牛父駟乘昭二十年鴻駵魋駟乘四郎駟方謀闞止事須祕密必不多車索隱言是也　惠云正義引世本云僖子生昭子莊云云蓋亦因杜注而附會之

十七年傳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劖般邑以與之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世族譜誤謂劖般為瑗世父劖般蓋瑗之猶子麇之兄也從世族譜則是躋猶子為諸父而兄為從祖矣當從左傳並正杜氏之失於此

十八年傳宋殺皇瑗使皇緩為右師杜解緩瑗從子　正義曰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則為從孫非從子二者必有一誤

二十五年傳褚師聲子韈而登席注古者見君解韈　惠定宇曰東昌彭氏軌以為古無見君解韈之禮棟案燕禮云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鄭志云凡燕坐必說屨屨不在堂也蕭山毛氏甡以為說屨非解韈也棟又案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鄭志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也毛甡曰燕飲君但脫屨而臣必解韈記曰燕則有跣跣者解韈也閻百詩曰陳氏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韈又謂梁天監問尙書奏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蓋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者及之杜氏謂見君解韈見君字不確須易為古者燕飲解韈耳棟又案宣二年傳云晉侯飲趙盾酒其右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而下服虔本作遂跣以下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此本書燕飲解韈之明文也左傳古本盡為杜預所改故學者每有疑義莫能詳焉　沈小宛曰燕禮命安徹俎之後卿大夫乃說屨升就席皆坐詩傳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是君之宴臣有終日不脫屨者就使脫屨亦在燕禮之末故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今褚師聲子必是未命坐之時已跣而升堂也古者非遭喪於禮事未聞徒跣杜預謂見君解韈此其杜撰也

二十六年傳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杜解皇懷非我從昆弟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案非我瑗從子則懷亦瑗從子也世族譜乃謂懷為瑗昆弟是躋一世矣今訂正

左傳杜解集正卷八

左傳杜解集正八卷丁晏儉卿撰儉卿江蘇山陽人道光辛巳舉人經學湛深記問淵博學者稱柘唐先生著有頤志齋叢書五經中春秋左氏傳以杜注爲最先亦最完善而比附權門遺譏後世先生先斷左氏之書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詞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氏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後漢服氏之學甚爲當時所重至杜氏集解備述賈劉許穎之說獨遺服氏不言孔沖遠謂服劣於諸儒棄而不論此曲說阿杜也今服注之僅存者與杜注頗有相同杜攘爲已說遺棄不言如郭象注莊之竊向郤夫之所爲也東晉初服杜俱置博士其後河北學尚服氏江南學尚杜氏唐孔氏重南學依杜解作正義服注遂微而杜氏始孤行於世我　朝經學昌明顧氏炎武萬氏充宗惠氏士奇惠氏棟沈氏彤江氏永洪氏亮吉顧氏棟高於杜解多所糾正然猶未能抉其隱微窮其情僞焦氏循補疏始斥杜氏爲司馬懿之私人故其注左貶死節之忠臣張亂賊之凶燄悖禮傷義邪說肆行實爲世道人心之害近儒沈氏欽韓補注備言杜氏私衷爲司馬昭飾說發姦摘伏駁斥無遺先生集諸家之說正杜氏之非卓然爲左氏功臣而經學於以不墜總論一篇尤足以傳服義斥杜解流傳祇有藁本據年譜著是書時六十三歲今訂正前後次序而刊行之歲在閼逢攝提格烏程張鈞衡跋

咸豐丁巳開雕

左傳札記

鈍研廬藏版

左札附石經札序

元和錢子文秀才黌隸余正誼講席余移紫陽君亦從而易焉但知其文之醇雅人之修飭而未知生平於考訂之學甚深究也丁未夏出左札一編相質有總札有條札急加披閱持論允當甚足啓發我心其總札內辨宋儒夏時冠周月以爲春秋系國史斷用周正固昔賢所曾論及而君獨詳其云經書春王正月左氏釋之曰周正月一語破的似預料後世聚訟而截其流者又引昭十七年傳梓愼之言尤皎然明白惟虞他記載或偶歧異案逸周書周月解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殷周雖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守蒸享猶自夏焉君未之引兼得此證可見諸經紀時候之用夏正原通乎民俗並行不悖若隱三年夏四月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杜注訓取爲芟踐恐轉啟主夏正者之議余謂此傳也非經也傳述事與經差兩月往往而有是不足以爲難也條札內如晉以僖侯廢司徒杜云廢爲中軍義本非君據史記留侯世家張良爲韓申徒漢書作司徒韓爲晉後晉改司徒爲申徒而韓仍其舊此說正合觀傳下文宋以武公廢司空杜云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二

者例同何杜解各異孔氏正義知杜之誤因不釋中軍而於先君獻武廢二山引晉語魯人以其鄉對謂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則司徒爲申徒司空爲司城晉易上字宋易下字二名不偏諱也王符潛夫論曰沛公使張良與韓信略定韓地拜良爲韓信都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爲此乃代王爲信都也案符以信都爲俗音亦未然古屆申字本作信易繫辭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可證司申雙聲都徒壘韻乃由來通音假借之法故司徒以官爲氏或作申

屠漢有申屠嘉申屠蟠是已雖然此猶其易曉者總札內又舉禮記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謂禮經定於漢儒未必盡合三代之制引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杜以爲文王廟昭十八年鄭火徙宗祏於周廟杜以爲厲王廟案杜注或可駁而左氏本文明云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分劃至悉且鄭之火也必祖廟距火近恐及而周廟別一地故可徙宗祏倘非厲王之廟將徙於何所正義又引哀二年蒯聵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魯衛有大功德王命立之是

其正也鄭祖厲王亦然其無功德非王命而自立者則爲非禮夫周公有功德並賜天子禮樂故魯爲宗國原不與他國同卽康叔爲開國時佐命非尋常可比厲王則已歷數世并不稱有道而立周廟何豈桓公與子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周人賢之爲賦緇衣遂邀王命與蒸嘗反覆推求王子始封不得無祭祀之禮無周廟將禴祠烝嘗四時俱赴周京僕僕道途何由理國事竊意王子就封祭出王凡國皆然惟始封之君一代逮其既薨繼世者自立廟奉始封之君爲太祖閱五世乃備一昭二穆而太祖之位不改所

謂別子爲祖也至於周廟則有其舉之莫敢廢要不敢以所出之王爲祖而名之曰周廟示周之所立如豐有文王廟洛邑有文武廟之類以別於國之祖廟此卽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也據此則顧亭林日知錄云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語亦正通若蒯聵之禱非以文王爲太祖廟特禱祀之辭不稱祖而將何稱余并疑宋祖帝乙雖二王之後顧與鄭祖厲王連言或亦先立帝乙之廟如周廟及繼世而奉微子爲太祖但無明文可據耳禮記下文云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

桓始也鄭注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案記專指大夫未言諸侯當以諸侯本有出王之廟而大夫近在本國宜與祭於公不得私立出公之廟立之則爲僭乃正義又援莊二十八年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謂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而復申之曰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是卽余前所云諸侯之事而非屬大夫晉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雖係別邑亦晉君非大夫也果如正義之言則二桓不得云僭惟周禮春官都宗人掌都祭祀

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鄭注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似祖王之廟王朝卿士或有之王朝卿士食采略與諸侯等孟子所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也然鄭又云祭祀王皆賜禽焉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蓋事皆掌於都宗人是其祭仍朝廷自領之非王子弟所主況侯國公子爲大夫安得於所食采地亦立出公之廟實孔氏之謬也統而觀之周禮禮記左傳逮諸儒論說屢經紬繹仍恐參錯今抒己見終不敢肊決姑存疑以俟達識條札內又因孔子之先得氏多不可解而引史記孔子世家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獨不及孔父疑之誠是也據家語孔父嘉始以孔爲氏則推原世系斷無不稱孔父之理且防叔已爲魯人乃上紀宋人突云孔防叔似防叔始得氏者何史公昧昧若是余謂孔字下必有脫文案史記一書錢竹汀少詹攷異摘其踳駁者不一而足近梁氏玉繩復有志疑之作卽以世家論於孔子去魯返魯年歲每多舛互旣有舛互安必無遺脫則謂爲脫文殆非無稽而他家皆未及亦闕事也家語言孔父後尙有兩代曰木金父曰睪夷然後至防叔潛夫論志氏姓同惟睪夷作祁父爲異

江愼修曰祁父蓋卽睪夷之字也竊意此處當作宋人也曰孔父嘉嘉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云云庶幾補史公疎漏至於奔魯之始潛夫論以爲防叔此本於世本而商頌及左穀桓元二疏禮儒行孝經疏家語本姓唐書世系表皆沿而不察梁氏謂華督之難孔氏應卽出奔奚待三世而後適魯惟杜注昭七年傳云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最爲明確蘇氏古史路史後紀胡氏仔孔子編年並從之如此於情事方合且潛夫論又云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此亦非也士雖降於大夫而孟子論周

室班爵祿上士中士下士與君卿大夫共列六等焉得云滅惟木金父奔魯已非宋人乃可云滅於宋此則正可爲木金父即奔魯之證然潛夫論指爲防叔者殆因金父畢夷避難流離初至魯魯人未知迨防叔爲防邑大夫始與朝列溯其源實自宋來遂以奔魯屬之防叔耶援是闡明而君所云未解者亦可備一解矣余喜君讀書勤懇聊舉數端不惜縈瑣用相輔翼其餘徵引前儒及近代諸家之說或是或否皆出己意斷制足見能自尋間不徒依附而於歲星之超辰分野之次舍亦多推及君別箸鈍研巵言一編

象緯坤輿尤徵精覈知此道夙所究心是札倘爲未定之本增積久倍益擴充更烏可量未附石經札二卷余曾覩漢魏殘字暨孟蜀所刻偶存數紙獨唐開成石經頗完好樹諸西安學宮適門下士濰縣劉炎自撫軍任陝臬時屬購全搨竟捆載至蘇欲整理而無暇有此札參稽板本凡補碑磨改旁添一一讎勘極臻細密其尤堪誦將伯助予之詩也夫道光二十有七年秋八月涇蘭坡朱琦序於吳門紫陽書院

自序

綺少承庭訓初讀左氏春秋　先子手自繕寫一部以經文冠於當篇之首俾合屬辭比事本惜密行細楷日書數葉晝或不暇必於鐙下補之目爲之昏弗輟也字有歧異擇善而從講授時遇杜解未安參考孔疏及諸家之說課餘則貫穿後先究論其人事之得失每謂古今政事文章左氏包括已盡漢以後紀事纂言兩家莫能越其範圍當時提命雖詳未皇箸錄綺年稍長於此經遂有嗜好之癖繼獲開成石經摘其勝於版刻者數十科自後課授生徒每有心得

輒於書眉條記合而錄之積條成卷此札之所由名也迨　林文忠公撫吳甄隸正誼書院肄業時山長爲涇縣　宮贊朱蘭坡夫子耆儒碩望經術閎深謂見時詢及時文之外涉獵何書時綺方捜羅勝國軼事遂以閱明史對　師曰習史不如習經即習史亦宜究心馬班足爲文章根柢綺退而私念曰　夫子殆有以教我矣左氏一書實即經中之史遂專意卒業是經就前所錄本深思博考續有所得隨時益之十餘年積有四卷歲丁未　蘭坡師已移主紫陽講席錄以求正　師欣然作序洋洋二十餘言襃其是

補其略正其失并望其增積擴充且畀以所著小萬卷齋詩文集此序旋刻入續集中綺書迄今又越十年彙次增易定爲七卷其論非一事事非一時者曰總札專解一辭專析一疑者曰條札以唐石經與今本究其異同辨其汨亂曰石經札各分上下卷又集塾中諸課本正其訛舛別爲一卷坿於後統名爲左傳札記其中爲序所論及者仍舊槀以存其眞弗敢改易殺靑既竟半生心力實頓於斯惜乎　師自戊申歸宛陵皐比甫離梁木旋壞而　先子亦僅見初槀曾爲指易數字俱不獲睹其成書更爲訓定回首淵原所自能勿泫然　先子諱上一字輩行十下一字左金右全字南二號春圃吳庠文學自婁關遷居浦莊故里學行爲儒林推重晚年隱居樂道怡情詩酒有陶元亮風壽八十有四所存詩曰春圃唫草弱冠游川中箸有蜀行述略古人成書類有自序遡其世澤是書仰承先志尤不敢不謹述厓略云

咸豐七年丁巳冬十月元和錢綺自序於鈍研廬

左傳札記鑒定參校爵里姓氏

先達鑒定

宮贊涇縣朱蘭坡老夫子

中堂常熟翁二銘老夫子

侍讀陽湖趙伯厚老夫子

刺史長洲宋于庭先生

宮允吳縣馬景亭先生

同學參校

吳縣徐子蘭名養浩

元和顏鄂卿名寶恩

元和顧仰潛名鳳翥

長洲汪書舲名洛

長洲汪仲嘉名溥

元和趙馥厂名思燮

吳縣馬朵莽名奎

元和蔡穀生名傳藻

吳縣項雨峰名寶琳

左傳札記卷第一

元

總札

左傳之作漢儒相傳爲左邱明其時代則司馬遷劉歆班固皆以爲與孔子同時然不明言爲孔子弟子惟杜預序以爲受經於仲尼而朱子則謂楚左史倚相之後郝仲輿則謂出三晉辭人之手以今攷之趙襄子卒於周威烈王元年而傳已稱其謚且屢言齊陳氏晉三家得國之徵必及見三家分晉田何襲齊者三晉之命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去獲麟七十八年田齊之命侯在安王十六年去獲麟九十五年其人必非與孔子同時王應麟以爲田齊三晉之徵非左氏原本亦屬懸揣要之左氏雖非孔子弟子必爲魯史官而受學於孔門諸賢者蓋春秋藏於魯太史氏未必遠播楚與三晉況聖學之傳多在齊魯其爲魯人無疑古者星歷卜筮悉與史官聯職傳於天象鬼神怪異夢卜言之特詳其爲史官又無疑其續經至孔子卒以示尊聖又多述夫子論斷若克己復禮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之爲仁皆能證爲古語必實聞孔門緒論

於子貢季路冉有諸賢亦時寓尊崇之意其爲受學於孔門弟子又無疑惟左邱明之名見於論語孔子稱名相比其人似在孔子之前若云別一左邱明不應左邱僻姓而兩人同名國語與傳亦似非一手太史公謂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後人遂有盲左之號不知本名明而失明乎抑因失明而名明乎殊不可解總之古人著書非如後人之自署姓名作傳者是否爲左邱明蓋不可知而書之名左氏傳必相傳無訛經師避聖諱省一字之說亦不確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作傳者殆世爲左史之官者與

左氏公羊穀梁三家雖同名爲傳而其體迥別左氏詳於記事史體也司馬氏列傳因之公穀重在解經訓詁體也毛氏詩故訓傳因之春秋爲記事之書左氏詳其顛末則善惡益顯故較二傳爲優後世荀悅之漢紀袁宏之後漢紀司馬溫公之通鑑專仿左傳者也王通之元經朱子之通鑑綱目則兼仿經傳者也史家不外紀傳編年兩體左傳一書實爲編年諸史之祖

趙雲崧觀察陔餘叢考云秦火之後漢初惟左氏傳

最先出而始終不得立學官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蒼歷秦至漢文帝時爲丞相是左氏之出比諸經爲最早也然武帝立諸經博士獨遺之哀帝建平中劉歆欲立左氏致諸儒忿爭光武中興韓歆上疏請立左氏博士范升等駁之帝卒立左氏學以李封爲博士封卒尋廢肅宗令賈逵自選諸生才高者習之章帝亦詔選高才生習左氏不久亦仍廢是兩漢時左氏終不立學官也參攷兩漢書趙氏之言實有確據蓋漢世學者各以本經爲利祿之階因左氏文繁難

習且與二傳抵牾恐妨其素習故抑之不遺餘力然河間獻王特立左氏春秋博士於其國賈誼首爲訓故太史公作史記於春秋時事大半取材左傳班固作古今人表尊左邱明於第二等而公羊子穀梁子則在第四等許愼說文解字引左傳多至二百五十三條而引公羊僅五條引穀梁僅二條賈逵服虔皆爲左氏訓釋逵又受詔列公穀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左氏長義鄭康成亦作箴膏肓以解何休所詆然則漢人雖重公穀而擯左氏其時二三大儒固未嘗不尊崇而深信也

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陸德明經典序錄言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衞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鐸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漢丞相武威張蒼）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陸氏云誼孫嘉傳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師古曰非成帝師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

軍而劉歆從翟方進尹咸學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左氏授受源流在西漢者如此至東漢歆授扶風賈徽徽傳子逵逵之孫伯升授京兆尹延篤則皆有訓釋矣

釋左氏者唐以前傳本有賈逵春秋左氏長經章句二十卷解詁三十卷朱墨例一卷服虔解誼三十一卷膏肓釋痾十卷成長說九卷塞難三卷鄭康成駁何氏漢議二卷左氏分野一卷十二公名一卷鄭衆牒例章句九卷董遇章句三十卷穎容釋例十卷麋信說要十卷王朗注十二卷王肅注三

十卷王玢達長義一卷孫毓注三十卷賈服異同略五卷劉寔條例十一卷干寶左氏函傳義十五卷殷興釋滯十卷何賀眞左氏區別三十卷（唐志作何始眞）王述之經傳通解四卷梁簡文帝例苑十九卷沈文阿義略二十五卷王元規續義略十卷張冲義略三十卷沈宏經傳解六卷文苑六卷嘉話六卷崔靈恩立義十卷申先儒傳論十卷京相璠土地名三卷顧啟期大夫譜十一卷劉炫述義四十卷攻昧十二卷規過三卷作左氏音者有服虔音三卷魏高貴鄉公音三卷曹耽荀訥音四卷孔晁

音十二卷嵇康音三卷李軌音三卷孫邈音三卷王元規音三卷徐文遠音三卷以上據隋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而漢書云賈誼作訓詁斯爲最先陸氏經典序錄所述更有賈徽春秋條例二十一卷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南郡大守馬融爲三家同異之說延篤受左氏於賈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仲博記先師奇說及舊注太中大夫許淑惠卿侍中孔嘉山甫荊州刺史王基徵士燉煌周生烈並注解左氏傳梓潼李仲卿作指歸今則杜注通行而諸家訓釋無復存矣

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十五卷其自序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葢杜以前經自爲經傳自爲傳杜氏按年合之故稱集解非若何晏之論語集解以博采衆說而名也杜氏名位顯赫故其書盛行而賈服諸家寖衰孔穎達作正義尚多引入自孔疏頒行而古注遂亡故正義之作所以表章六經然各經專用一家餘注皆廢漢學之微亦由於此近時陽湖洪稚存亮吉搜羅正義及他書中所引漢魏諸儒之說分經爲四卷傳爲十六卷名春秋

左傳詁吾郡惠松厓棟亦采舊說爲左傳補注六卷嚴豹人蔚又有春秋內傳古注輯存三卷三君所輯雖僅得什一於千百然能使賈服諸家誼訓絕而復續晦而復明究心漢學者允當奉爲球璧至唐宋元明諸人論說則有吳江朱鶴齡所箸讀左日鈔一書亦足以廣異聞

春秋之用周正唐以前人無異論至程明道始言周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胡文定謂孔子語顏淵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葢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

其位不敢自專程氏胡氏皆疑魯春秋本無春夏秋冬四字而夫子加之故云以夏時冠月假天時以立義朱子言書以春秋名似魯史原有春夏秋冬四字此眞一語破的自胡說一出而歧中又歧鄭樵家鉉翁輩遂謂經傳俱用夏時蔡九峰作書傳至以爲商周時月俱不改紏紛愈不可窮詰矣明張以甯作春王正月考二卷詳證春秋之用周正惜未及見今即以經傳證之桓八年書冬十月雨雪若不改時雨雪何足記桓十四年成元年襄二十八年俱書春無氷若不改時無氷何足記定元

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不改時改月何以十月有菽何以不當隕霜僖五年春正月日南至若不改時改月何以冬至在春正月莊二十五年文十五年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傳皆以爲正月（陽盛於巳至午則陰生故建巳月爲正陽之月詩正月繁霜亦指建巳之月）太史亦言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昭十七年梓愼言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非尤改時改月之深切著明者乎其餘物候星象之可證者尚不勝枚舉獨隱三年夏四月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爲言夏正者據爲左證杜氏訓取爲芟踐究

不足以服辨者之心要之商周雖改正朔而夏正通乎民俗記載或偶有歧異不得執一二端以疑之也

夏數得天建寅之月萬物更新民事方始故雖三正迭用而夏時終不可廢六經中用當時正朔者固多其通用夏正者亦不少鄭康成言堯建丑舜建子而虞書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歲二月東巡守至十有一月朔巡守（經典中凡言歲者皆夏時）詩豳風七月流火小雅十月之交四月維夏諸詩皆指夏時周禮惟正月之吉爲周正其餘歲終（謂建丑之月）正歲（謂建寅之月）

夌人歲十有二月（鄭司農讀掌冰正之正爲政屬上句歲字屬下句）以及春夏秋冬皆指夏時戴東原庶常謂正月布政於上歲終正歲奉行於下故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論語莫春風浴孟子歲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孟子古本如此見爾雅石杠謂之徛邢疏正可見稱歲者皆夏時）亦指夏時蓋通俗宜民不妨參用而史書垂法自有定程不明夏正之通行則春秋之用周正轉無以堅其信故備舉之使釋春秋者不得援他經爲藉口（宮贊朱蘭坡夫子序云逸周書周月解語惜未之引綺謂逸周書本不盡周人原本况此篇有二十四節氣之名尤疑出自六國時人手故不明引而前條云夏正通乎民俗此條首云夏數）

得天卽用其語

執時月俱不改之說者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爲太甲卽位改元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爲太甲復辟歸亳必皆在歲首建丑之月而皆稱十二月據爲商不改月之證史記漢書高惠文景武本紀及史記秦本紀每年俱先書冬十月據爲秦及漢初時月俱不改之證而卽以此證周之時月俱不改其說非也伊訓太甲皆晚出古文不足據漢書律歷志引伊訓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此漢人所見之眞古文劉歆以三統歷推是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尹祀於先王者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冬至必在子月則十二月乃元年末非元年初也不得謂商之時月俱不改矣史記漢書皆作於太初元年改歷之後凡記秦及漢初事皆追改以從夏正其所稱冬十月者在未改之前原皆稱春正月也故漢書高帝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北魏崔浩考校漢以來歷法知五星實以前三月聚東井則是月乃建申之月在秦正爲冬十月在夏正則爲秋七月按五星聚者四星從歲星也漢元年歲在東井鶉首之次四星從之聚於東井宜也而四星中金星常附日而行不離前後二宮漢初冬至日躔星紀起牽牛初度冬十月建戌日在尾箕間去東井四宮有餘金星離日不得如此遠不合歷法惟秋七月建申日在張翼間去東井一宮有餘則五星之聚與歷法合班氏未及更正觀此處之未及更正則知他處之皆追改不得謂秦之時月俱不改矣商與秦既改時改月則周之改時改月又何疑焉

執改月不改時之說者謂周正與夏正恒差兩月周若改時則冬至在春夏至在秋春分在夏秋分在冬名稱錯亂言之不順不知古者但以天象物候宣序民事無二十四節氣之名二十四節氣見於逸周書時訓解此書多周末人雜入節氣當起於此吾友褚茂才逢椿云清明大暑白露大寒已見於管子其書必非敬仲手著而管商之學盛於秦疑節氣始於秦綺按清明大暑白露大寒之名見管子幼官篇然以十二日分氣候不以十五日爲一節氣且此外小卯天氣下諸名皆非今節氣所有可見春秋時實無二十四節氣之名而管子一書非盡後人僞託矣古言分至皆不繫時左傳莊二十九年凡土功日至而畢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歷法十九年爲一章章首必至朔同日今僖五年正月朔日冬至至昭二十年凡歷章閏六亦應正月朔日冬至傳言二月己丑而不書朔史失閏在是年後易至日閉關月令日長至日短至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

祖孟子千歲之日至皆言至而不稱冬至夏至也
左傳莊二十六年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月令
仲春之月日夜分仲秋之月日夜分皆指二分而
不稱春分秋分也左傳昭十七年日過分而未至
二十一年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並言分至
而不稱春夏秋冬也分至既不稱春夏秋冬何嫌
乎改時又何有名稱錯亂之慮乎惟周禮大司樂柞氏俱有冬日至夏日至之文然周禮之春夏秋冬本指夏時且但於日至上加冬夏字未嘗竟稱冬至夏至秦呂不韋月令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文既曰改時則立春等名原可移易非若分至之定於天行日躔況此亦就夏正言若閏正則但稱分至啟閉立春立夏為啟立秋立冬為閉也月令四立之外又有始雨水小暑至白露降霜始降諸侯二十四氣節之分肇端於此然尚非定名也或又疑
冬不可為春猶足不可為首不知陽生於子著於
丑成於寅三者皆可以為正月即皆可以為春況
十二辰始於子而夏正獨首寅今何以不致疑於
寅之為正月而反致疑於子之為春乎若果改月
不改時則當稱冬正月冬二月乃真是以足為首
矣何弗思之甚一至於此

春秋書春王正月葢因建子建丑建寅之不同故著
一王字以見是時王正朔左氏篇首以一字釋之
日元年春王周正月實足掃盡羣議葢其時杞用
夏正宋用殷正皆守先代禮物晉地為夏舊都亦
用夏正其餘遠荒諸國或尚有政令歧出不歸畫
一者故左氏以周言之其義昭若日月杜注謂言
周以別夏殷其實言周并以別於列國
周室東遷威令不行天子與諸侯無異獨其王號未
替故凡事屬天子者皆以王別之如王官王人之
類黍離列於國風亦謂之王春秋之書王正月即
其例耳春秋為魯舊史月冠以王當是魯史原文
未必夫子所加公羊釋為大一統亦非若果大一
統則列國無不用周正何必別之以王哉
或疑春秋既用周正則一歲之月皆當繫之以王否
則但於正月書王亦足以見例何以書王二月王
三月葢其時三正互見或有以周之二月為正月
者或有以周之三月為正月者故必於此三月書
王使不與列國之正月相亂或謂存二王後或謂
三極之統皆未免求之於深也其偶有不書王者
非史官之失則傳經者之脫必一一而明其故則
鑿矣
春秋時王室既卑非復大一統之舊故傳中追敘往
事有以魯年紀者如惠之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

惠之四十五年僖之元年成之十六年悼之四年是也有以他國之年紀者如晉文公之季年齊襄公之二年記鄭事曰及其元年僖之四年簡之元年是也列國文告稱述有以本國紀者如寡君即位三年十二年六月十四年七月十五年五月文公二年六月四年二月我二年六月我四年三月是也有以所告之國紀者如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是也亦有不以君年而舉其年之大事以紀者如會於沙隨之歲會於夷儀之歲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湨梁之明年鑄刑書之歲齊燕平之月范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是也當時諸侯之年參差不齊而周則天下共主何以二百餘年中絕不聞以周爲紀稱某王何年可見周正之不能通行列國矣

春秋時各國俱置歷官故漢書律歷志有魯歷惟推算不能無差文元年閏三月傳譏其非禮襄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哀十二年十二月火猶西流傳皆以爲司歷之過此皆專指魯歷漢志云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據此則魯之有歷在春秋前已然及告朔廢而史尸厥官歷術愈疏其置閏或先或後魯之時月亦不必盡與周合矣

崇明施樸齋明府名士彥著春秋推日食法一卷其書以今時歷術推算較經所書多有差至兩月者遂斷爲春秋用夏正其僅差一月及不差者謂當時失閏綺按鄭志古無推日食之法然猶曰古雖無法今既有之何不可推殊不知古今歲實小餘及黃赤距緯皆以漸而縮故歷法須隨時改易斷不能執一代之歷法以上考下求孟子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只是言其大略以後漢四分術與今時歷法相較不及千八百年天正冬至已差十三日有餘况日月交食須以日躔月離算交宮食限其差更甚又况春秋時歷法不正傳中屢言司歷之過正者可算而不正者不可算施氏執今時歷法以推二千年前參錯不正之歷并據此以扶用夏正之謬說用心愈勤而害經愈甚矣

晉用夏正前人已有言之者參考經傳益信其確僖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而卜偃荅獻公乃言九月十月之交是卜偃以夏正言之也僖十五年經書十一月壬戌戰于韓傳記九月壬戌按卜

徒父言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正合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是卜徒父以夏正言之也左氏承晉史原文故與卜徒父之言合而與經不合又下文記晉獻公筮嫁伯姬史蘇言姪其從姑六年其逋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子圉以僖二十二年逃歸至二十四年二月始殺于高梁不得云明年蓋子圉之殺在周正爲二月夏正則爲年前十二月故曰明年是史蘇以夏正言之也襄十八年梗陽巫皐謂中行獻子曰今茲主必死傳凡言今茲俱指本年而獻子實以十九年二月甲寅卒蓋周正

爲二月夏正則爲年前十二月猶未改歲故曰今茲是梗陽巫以夏正言之也襄三十年二月癸未絳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絳人生於會承匡狄伐魯之歲爲魯文公十一年杜氏長歷是年正月乙丑朔二月乙未朔三月甲子朔今云正月甲子朔是絳人以夏正言之也文十一年至襄三十年當得七十四年而師曠云生七十三年葢食輿人之時在周正爲二月而夏正尙爲年前十二月故僅得七十三年是師曠以夏正言之也昭元年虢之

會祁午謂趙文子子相晉國於今七年是年醫和對文子則云主相晉國於今八年傳於襄二十五年記趙文子爲政至昭元年凡八年而非七年葢醫和視疾在秋冬而會虢則在春正月於夏正爲年前十一月故祁午稱七年是祁午以夏正言之也以上七事經傳所記是周正晉人所言是夏正皆晉用夏正之確證也（此外尚有悼公卽位一事說詳條札）且左氏承晉史原文而以夏正記事者亦不止戰韓一事如經書僖五年春殺世子申生而傳在四年十二月經書九年冬殺其君之子奚齊而傳在九月經書

十年正月弒其君卓而傳在九年十一月經書十一年春殺丕鄭而傳在十年冬此皆左氏承晉史原文未及改正杜氏於經傳日月不合者不揣致誤之由輒以從赴告概之何以戰韓之日經與傳俱書壬戌豈告者易其月而獨不易其日乎左氏又有因晉史與春秋月數各異而誤以一事爲兩事者如襄九年冬十月諸侯伐鄭門於鄟門師之梁北門十一月同盟於戲而還下復云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杜注仍指三門爲鄟門師之梁北門而不悟其重出

昭三十二年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定元年復云春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二事皆經止一書而傳凡兩載先後皆差兩月葢一本於魯史一采諸晉史也城成周事尚有辨見條札觀此則晉用夏正無疑即春秋之用周正亦無疑矣

杞國事少其用夏正傳無明證若宋之用殷正則略有可考者隱五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葢其時在建酉之月故經用周正爲冬十月傳仍

宋舊史用殷正則爲秋九月此宋用殷正之證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朱子因國風終於陳靈在魯宣公時魯頌亦皆僖公時所作故釋詩亡爲雅亡夫風與頌不得謂之非詩且孟子何不直云雅亡而泛言詩亡乎或云天子不采風諸侯不述職太史陳詩之典已廢列國雖有篇章不復上登王朝故曰詩亡然以不登王朝而即謂之亡則孔子所作之春秋亦未嘗登諸王朝也今就本文思之東遷之初政教號令雖不行而王者之澤尚存是非美刺猶在人心迨後百年

而王澤無復存矣故曰王者之迹熄王澤既不存則人心之好惡亦不正而是非美刺之詩絶不復聞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去詩之亡已數十年及周遊列國道不能行退而終老去詩亡又數十年乃作春秋記善惡存褒貶以代詩之是非美刺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如此則詩亡之義顯而作春秋之大旨亦昭然可見矣朱子之說本於胡氏春秋集傳謂春秋作於魯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春秋可云作於魯隱公則通鑑前編亦可云作於太昊伏羲氏乎

春秋大旨不過直書其事善惡並存使爲善者知勸爲惡者知懼猶詩人之是非美刺也傳言韓宣見魯春秋歎爲周禮在魯則未脩之春秋已足見重特不經聖人論定恐如晉乘楚檮杌之不能永傳後世耳故夫子之脩春秋也於事之有關懲勸者筆之事之無足重輕者削之光明正大無庸以深刻求即有一字之褒貶如書初書遂書猶書有書新書作書用書舍書竊書得皆不煩深思千載如見若其事之日月則舊史所有不必削舊史所無不能以意加既不能加又何能以日月之有無爲

褒貶其他舊史書名無從知其字舊史書人無從知其名者亦猶是耳故竊意日月之有無會盟之次序君之稱侯稱伯稱子臣之書名書字書官書人皆仍舊史所記褒貶在事不在日月名稱也至於闕文之說惟郭公不可知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當有他事亦不可知若夏五二字必是既脩後脫佚善乎趙雲崧之言曰夏五之下爲月字誰不知之聖人卽加此一字或去夏五二字豈爲僭妄而必斤斤守闕文之義又何以筆則筆而削則削乎此論最快

左傳一書博采各國史策合成之其所載各國事皆有蹤跡可尋如晉之軍制宋之六官鄭之辭令在所獨詳王言似周書秦官合秦制皆其本史如此左氏次其歲月連而屬之事雖遠隔無不相應洵後來史家所不及也

春秋記二百四十年事爲文僅萬八千夫子因魯舊史而修之所刪必不甚多不知左氏何所取材而如此其詳意古史自有數種春秋爲國大典其體尊故其文簡此外紀載當有加詳者如本傳桓僖災之出禮書御書藏象魏以及盟臧氏之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皆春秋以外之書故周禮有太史又有小史內史外史近代如宋有起居注又有日歷時政記左氏所采魯事亦不止一書耳

左氏之采晉史既於晉用夏正見之其本史之詳於軍政亦有可攷者孟子言晉之乘趙邠卿謂興於田賦乘馬之事確不可易不得但釋爲記載當時行事也蓋晉居冀州戎狄雜處國險而多馬故最重武備其卿皆以將軍佐軍名與他國不同厥後趙武靈王變車戰爲騎戰遂爲千古不易之法則晉之尚武有由來矣

列國皆尚辭令鄭介大國之間非文辭不爲功子產爲政輔以太叔諸人應對策書尤極一時之盛故其官有所謂執訊者（杜云通訊問之官）有所謂令正者（杜云主作辭令之正）皆他國所無夫子亦善其爲命宜本史之記言特詳矣

秦人有不更女夫庶長鮑庶長武庶長無地按商鞅爲法制爵二十級不更第四左庶長第十右庶長第十一駟車庶長第十八不更庶長之號已見於春秋時則鞅特因其舊制而益之此秦官合秦制之驗也

左氏稱引古書至漢多亡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禹刑湯刑九刑伯禽唐誥軍志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見今逸周書或以爲逸周書卽是周志鄭志鄭書周文王之法周公制周禮引則以觀德四語不見今周官疑別是一書周公作誓命下文在九刑不忘杜云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按叔向言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又云三辟之興皆叔世則誓命非卽叔向所稱之九刑魯之御書禮書象魏楚之僕區鄭子產晉范宣之刑書鄭駟猷之竹刑讒鼎之銘正考父鼎銘全載不數史佚之志史佚有言周任有言繇辭筮辭有連山歸藏有雜占不必皆周易逸詩如河水河水卽沔水之誤說見條札茅鴟新宮轡之柔矣祈招全載不數翹翹車乘四句雖有絲麻六句俟河之淸四句周道挺挺四句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二句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二句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二句我無所監四句引書不見今文者杜氏指爲逸書東晉人悉取以入僞古文亦有未經取入者如居安思危聖作則昬墨賊殺帥彼天常是也有篇名在今文尙書而無其文者如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今之虞書自虞書數舜之功數語外無不稱夏書今之洪範列於周書而文五年成六年襄三年所引皆稱商書觀篇首惟十有三祀稱年爲祀必商之遺臣從箕子者所記宜列商書至傳中解諸經語尤有爲漢儒開其先者大氐左傳作於秦火之前故取材賅博迥非二傳可比

左氏述三代以前事甚多有兩人兩時之言詳略雖異而彼此相符者如夏少康事伍員之言與魏絳合御龍有氏蔡墨之言與范宣合投檮杌以禦魑魅詹桓伯之言與史克合唐叔分物祝鮀之言與周景王合皆是也他若庭堅爲高辛後而臧文仲稱皐陶庭堅蒲姑在太公前而詹桓伯述蒲姑商奄黃帝以雲紀官而縉雲一氏見於史克之對少皞以鳥名官而爽鳩立國見於晏子之言楚靈稱昆吾爲皇祖伯父而衞有昆吾之觀祝鮀以長勺列殷民六族而魯有長勺之師世代雖遙俱有徵信左氏浮夸何可輕詆若以傳中引古事彙而錄之亦足以正史記諸書之失

班孟堅謂左氏傳多古字古言今世所行杜元凱本文皆淺近則作集解時多所改易又傳寫屢變古字遂不可見許叔重從賈逵受學故說文所引春秋傳猶存左氏古文因彙而錄之如隱元年不義

不暱暱作翻五年秋獮作秋獮六年芟夷薀崇之芟作癹七年畝加忘如作而十一年許大嶽之允許作鼃桓五年旝動而鼓釋文云旝說文作檜今說文仍作旝陸氏誤引六年謂其不疾瘯蠡也作族絫釋文云蠡說文作瘰洪稚存云陸氏誤以玉篇爲說文鄭大子忽忽作曶十年齊人饋諸侯饋作氣十五年會于袲袲作移莊四年除道梁溠作修涂梁溠十年齊人滅譚作滅鄲二十四年女贄不過榛栗贄作摯榛作亲閔二年尨涼作牻椋僖元年次于聶北作嵒北四年無以縮酒作莤酒且

其蘇曰蘇作籀與犬犬斃作犬獘十一年受玉惰惰作憜十四年沙鹿崩作沙麓十五年晉於是乎作爰田爰作趄十六年隕石于宋作碩石六鷁退飛作六鶂二十三年駢脅作骿脅二十四年天子有事膰焉膰作鐇二十八年鄉役之三月作曏役瓊弁作璿弁文四年諸侯敵王所愾愾作鎎十八年檮戭作擣戭檮杌作梼柮饕餮作饕飻宣二年文馬百駟作媽馬三年余爲伯儵作百鯈四年楚人謂乳穀作乳穀謂虎於菟作烏鷊漢書又作於檡十二年川壅爲澤作川雝楚人甚之作冉之從廾

由聲畀也與畀與之畀從丌不同取其鯨鯢作鱷鯢有山鞠窮乎作芎藭十五年地反物爲妖妖作祅十六年天火曰災作曰裁成二年隕子辱矣作抎子韓厥執縶馬前引作執畢冄三年以爲俘馘作俘聝六年民愁則墊隘作墊阨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作轈車襄四年生澆及豷作生敹十年篳門圭竇作圭窬十七年瘈狗入於華臣氏作狾犬二十一年重繭衣裘作重襺二十四年張骼輔躒作輔䟻部婁無松柏作附婁二十五年以備三恪作三愙二十六年頒之而已作頒之二十七年公孫段作公孫碬三

十年或叫于宋大廟叫作訆譆譆出出作誒誒出出昭元年是穮是蔉蔉作衮蔉歲而愒日作忨歲而㵣日六年徐儀楚聘于楚儀作鄬七年使長鬣者相作長儠十一年朝而塴塴作堋十五年闕鞏之甲鞏作砮十六年子齹賦野有蔓草作子齹十七年獲其乘舟餘皇作艅艎十九年騶氏聳作雙廣韻引作㩳漢書引昭六年傳聳之以行作㩳晉灼曰古悚字二十年澤之萑蒲作澤之目篽二十一年揚徽者公徒也作揚徽二十四年今王室實蠢蠢焉作惷惷二十五年楄柎所以藉幹者作楄部薦幹二十六年鑒而乘於他

車作蹕而乘宅車賈瀆鬼神貫作摜二十七年或取一秉秆焉作或投一秉稈定四年土田陪敦作培敦吳爲封豕長蛇作封豨脩蛇九年卜戰龜焦作龜𪚰晳幘作晳幘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作鄆鄿十四年敗吳于檇李作檇李石尙來歸脤脤作蜃哀八年何故使我水滋作水茲十六年煢煢余在疚作嬛嬛十七年良夫乘衷甸作中佃二十三年其可以稱旌繁乎作旌緐二十四年是躗言也作噧言說文所引異文如此他如玉篇引菉食不鑿作不糳輔車相依作酺車徐人取舒作取

郚廣韻引斐豹作裴豹史記魯世家館于寫氏作蔿歷書歸餘於終作歸邪漢書五行志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御作馭敖作躧趾作止名以制義作制誼均服振振作袀服天文志野人與之塊野作埜塊作由鄭衆言古文春秋公即位爲公即立鄭康成引兩馬掉鞅作掚馬皆古字之僅存者史漢所引人名之異更不勝枚舉若服本及各本異同見於孔氏正義陸氏釋文者本書具在無庸贅述近時嘉興李富孫有春秋三傳異文釋一書臚舉最詳足資考證

天文歷象有古今歲差之殊故據左氏所言十二歲次及星象以上考唐虞下較今時皆不合竊謂二十八宿定於羲和十有二次定於周官馮相氏或疑堯以前未必無星名不當斥指羲和不知黃帝時已有羲和占日則羲和乃古歷官之號不專在堯時若十二次則決起於周其舉馮相氏者以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始見是職故也何以言之十二次之名大氐由列宿而得如元枵以虛宿得名傳曰元枵虛中也枵秏名也娵訾以室壁二宿得名室八星二星尤明與壁二星相對四方似口本孔疏故傳曰歲在娵訾之口爾雅亦曰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以婁宿得名爾雅曰降婁奎

婁也實沈以參宿得名傳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又曰實沈參神也鶉首鶉火鶉尾皆南方朱鳥七宿傳曰咮爲鶉火爾雅曰咮謂之柳咮鳥口也七星爲鳥頸翼宿即朱鳥之翼軫爲鳥尾亦謂之帑傳曰以害鳥帑大火以心宿得名傳曰心爲大火析木在天漢分歧處如水之有津梁傳曰今在析木之津爾雅曰箕斗之閒漢津也十二次之準乎二十八宿在周時符合若此月令作於周末每月日躔宿次及昏旦中星與左氏不甚相遠由周以上考唐虞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

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堯時冬至日在虛故春分初昏張中夏至初昏心中秋分初昏虛中冬至初昏昴中小正作於夏后氏去堯未遠故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旦九月內火周禮司爟季秋納火似與九月內火合然心宿之伏今在小雪十月中虛夏在寒露九月初周時在霜降九月中一月內自分早晚也俱與堯典相近惟正月初昏參中一語與月令同不合虞夏時秦蕙田以爲舉大略言之是也歲差約七十年差一度堯至春秋一千五六百年相差二十餘度故唐虞時不能以二十八宿定十二次之名也若今時去周又

二千五六百年相差三十餘度卽如堯時五月昏火中月令六月昏火中左傳亦云火中寒暑乃退言心宿旦中則寒極將退昏中則暑極將退也今則七月昏火中以此推之知今時亦不能以二十八宿定十二次之名也觀堯典之有鳥火虛昴夏小正之有參昴火則知二十八宿之名傳自羲和矣觀周以前周以後皆不能以二十八宿定十二次之名則知十二次之名傳自周官馮相氏矣蓋天之有十二次以歲星十二歲行一周天而分此星之所以名歲星亦因十二歲行一周天而名然

歲星實有遲留伏逆不能定次歲星又有超辰說詳條札惟太陽一日行一度一月行一次故十一月在星紀十二月在元枵正月在娵訾二月在降婁三月在大梁四月在實沈五月在鶉首六月在鶉火七月在鶉尾八月在壽星九月在大火十月在析木十二次歷家又稱十二宮古以月初節氣交宮如漢書大雪爲星紀初冬至爲星紀中今以月中中氣交宮如今歷冬至爲星紀初小寒爲星紀中蓋自周至今歲差已一宮有餘次名與宿度不合易節氣爲中氣則當差一宮者僅差半宮似可彌縫其失其實愈久愈差再後千載仍差一宮

必不能仍用舊名也十二宮之名後世又用地支十二辰如星紀爲丑宮元枵爲子宮遞至析木爲寅宮以此稱名似無妨於列宿之不符矣然十二辰亦由列宿而定如周時星紀中有牛宿故丑屬牛而今則牛宿在子宮不在丑宮矣周時元枵中有虛宿枵爲秏名鼠能秏物故子屬鼠而今依月初交宮法推之則虛宿在亥宮不在子宮矣娵訾又名豕韋故亥屬豬今依古法則娵訾不爲亥宮而爲戌宮矣名象不符其失與用古次名等然則何如而可曰虞喜之立歲差也原欲使天自爲天

歲自爲歲十二次之名仍依周時定法以斗宿爲星紀初婺女爲元枵初由此遞推而今冬至日躔箕初度則竟以爲第一宮或曰初宮（西法凡未滿一數皆謂之初宮度及時刻分皆如此）大寒日躔斗廿度則竟以爲第二宮或曰一宮亦由此遞推庶幾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永遠可以遵行也傳中言十二歲次之名最詳故備論之

附說星辰變動積久愈差名象不能泥古如室宿以形似屋宇而名周時十月昏中其時可營宮室故亦名營室又名定衛風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

周語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今則室宿以十一月昏中矣又如心爲大火周時以三月昏見東方其時當改火周禮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爲火之將見也司爟亦曰季春出火民咸從之蓋古人循木生火之序必鑽木取火非若今之易得故家有宿火然火久則性退不能養人故火必一年一改論語鑽燧改火正指期年而言不因所取之木異也唐劉餗言江甯有晉時長明燈色青不熱故唐代尤重改火之制清明日賜百官新火先禁火一日謂之寒食不知者附會爲介之推事實卽季春出火遺意而今則大火心星以四月昏見矣觀此兩事知古列宿每與人事相應而不可以律今然今時天象亦有合於村氓婦豎之稱說者如大火謂之大辰值房心尾三宿俗以形似呼爲大人星字異音同適與古合諺云大人星拜倒不乘涼蓋今八月初大火西流時也參宿中三星肩足四星俗以形似呼爲犂耙星蓋今時二月昏參中將有事於春耕故以耕具名之也牽牛三星在天漢南近代天文書名河鼓爾雅名何鼓何去聲擔也星形如擔鼓故名今俗呼爲扁擔星蓋今時九月

初昏牽牛中將有事於秋穫故略變擔鼓之意而以擔稻具名之也尾宿末二星跨天漢俗呼爲踏車星以此占水旱云二星定則桔橰用少動則桔橰用多蓋今時六七月間昏尾中其時田禾需水故以踏車名之也觀此數事則列宿在今亦與人事相應而又不可以律古可見星之應事隨時而易且隨人心而易此余鈍硯巵言所以有天象變異因乎人不因乎天之說也至若河鼓近牛宿如牛鼻繩故曰牽牛又有織女三星在天漢北與牽牛相望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睆彼牽牛不以服

箱已將二星對舉且以人事比擬淮南子卽有七夕烏鵲塡河成橋渡織女之語蓋漢時七夕初昏二星在中天好事者卽景生情遂造七夕渡河一說且牽牛非卽牛宿織女亦非女宿兒女子輩尙別之曰牛郞織女而詩詞家不究名實混稱爲牛女則文人學士反不能如村甿婦豎之粗識天文禮失而求之野此非其一端與

男樹恩校字

左傳札記卷第一終

左傳札記卷第二

元和錢綺學

總札下

左傳一書可以考事始者甚多如古者臣下行禮惟再拜稽首近代通行四拜禮今制則爲三跪九叩首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杜注云無衣三章章三頓首坐郞今之跪三跪九叩首之禮始見於此古雖有相之稱而不以名官黃帝六相不見於經桓九年傳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猶未定爲官名襄二十

五年傳慶封爲左相以相名官始見於此（定元年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述古事故不數）古無將軍之號晉六卿有將中軍將上軍將下軍昭二十八年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將軍之稱始見於此（檀弓亦見衞將軍文子）惟六卿之將作去聲而今作平聲似有不同不知古人字音轉讀本無一定也古無元帥之號僖二十七年傳作三軍謀元帥宣十二年傳子爲元帥元帥之稱始見於此古人兵字皆指兵器不指士卒而襄二十五年傳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徒兵注疏本誤徒卒今從石經）上文有數甲兵下言甲楯之數則兩兵字皆指人

又徒兵千輿徒兵敗鄭徒兵敗其徒兵于洧上亦皆指人稱士卒爲兵始見於此史家稱軍部爲隊他經未有文十六年傳分爲二隊杜云隊部也襄十年傳以成一隊杜云百人爲隊二十三年傳爲二隊杜云分兵爲二部釋文皆徒對反稱軍部爲隊始見於此哀十三年傳越子伐吳爲二隧杜云隧道也顧氏補正云隧卽古隊字校勘記云傳文隧多訓爲道隊乃古之墜字絶不相涉今俗語謂衆若干爲一隊非古人語按校勘記非也以衆言則訓部以衆所行言則訓道隊字自兼二義或音遂或音徒對反古人隨文轉讀阮氏以稱衆爲隊非古人語亦未攷前傳耳他經不言相術其法盛行於漢初而傳已屢著之如蠭目豺聲知商臣之不可

立熊虎之狀豺狼之聲知越椒之必滅若嚭吳王有壘料其國勝太子死皆是然尚非專術文元年傳公孫敖聞內史叔服能相人見其二子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相人之術始見於此古人擇地以卜爲主未有風水之說文六年傳韓獻子言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相地之法始見於此詩篤公劉相其陰陽俗儒堪輿家爲陰陽蓋本乎此古人書用竹簡然亦有用帛書者襄二十九年傳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季武子以取卞告公

不欲公冶知故封固其書復識以印如今之封口文書卽周禮所謂璽節書之用帛用璽始見於此卽如左傳本書凡十九萬餘字斷非竹簡所勝書當亦用帛古人算用竹籌縱橫列之以定數襄三十年傳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爲二萬二千六百六旬古人布算之式及算書中細草今市井中之號馬皆始見於此說詳條札古人皆席坐然亦有高坐不席地者邾子在門臺臨廷因怒自投於牀此與孟子舜在牀琴並可見古人燕坐之制騎戰未行以前皆以馬駕車不聞單騎傳中稱傳稱馹如

今驛遞然皆用車弦高遇秦師使遽告於鄭子產聞子晳之亂懼弗及乘遽而至閭邱息言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按詩江漢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然經中未得確證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可見倉卒之時亦有用單騎者五刑至大辟而止楚伐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注車裂也此凌遲之始五刑中無絞罪趙簡子云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此絞罪之始他經不載童謠而龍尾伏辰鸜鵒來巢見於傳他經不載隱語而麥麴之問庚癸之呼見於傳他經

不言陳名而鄭之魚麗宋之爲鸛爲鵝爲陳名之始他經不言書札而鄭子家使執訊與書子產寓書告宣子叔向使遺子產書爲書札之始又如戰之有諜若今之探營訟之使他人坐若今之抱告燕享之各有賦詩若今之官讌點戲所點之戲按切情事可以見志可以昵燕好可以致頌禱與古人賦詩無異然傳曰歌詩必類而今之官讌或雜以淫俳里諢則甚有不類者矣

近世稱謂流俗常語見於傳者尤多如今人謂尊大之極曰天王春秋以稱周天子前此未聞傳自隱

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始禮記亦云有天王某甫今稱達官曰大人襄三十年大人之忠儉者昭十八年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三十一年以險危大人他經亦有平民對官長自稱曰小人隱元年小人有母始此君前自稱惟襄十五年小人懷璧之類爲民自稱大臣督師曰經略昭七年天子經略巡撫曰撫軍閔二年從曰撫軍方伯曰布政成二年昭二十年引詩布政優優成十二年而慈惠以布政仕宦曰官府昭十六年非官府之守器也周禮亦屢見致仕曰告老襄七年韓獻子告老郤舍曰公館昭二十五年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事曰當官文十年當官而行言出於官曰憲如奉憲憲諭之類襄二十九年此君之憲令下告上曰稟閔二年稟命則不威訴人於官曰控襄八年無所控告訴官之詞曰狀僖二十八年且曰獻狀訟事曰官司隱五年官司之守傳意與今語不同事歸有司曰官辦哀三年無備而官辦者公署執役曰皁隸隱五年皁隸之事始再娶曰繼室傳首繼室以聲子始妾曰側室桓二年卿置側室文十二年趙有側室曰穿傳指庶子至漢文帝云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始是稱妾妾亦曰如夫人僖十七年內嬖如

夫人者六人寡婦曰未亡人莊二十八年而於未亡人之側甥之子曰彌甥哀二十三年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少年曰官人哀三年官人肅給舊友曰相識襄二十九年如舊相識稱人之僕曰紀僖二十四年實紀綱之僕惡客曰凶人昭二年作凶事爲凶人亦見秦誓出貲供客曰東道僖三十年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裝曰行李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傳指使人與今不同米穀之總曰糧食襄八年糧食將盡孟子師行而糧食語意小異物易售曰利市吉祥事亦曰利市昭十七年爾有利市寶賄

易爲近利市三倍語意小異人物單數曰一个昭三年又弱一个焉二十八年君亦不使一个亦見大學物小曰區區昭十三年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敝衣曰藍縷宣十二年昭十二年篳路藍縷俗稱璧曰拱璧襄三十一年叔仲帶竊其拱璧昭二十六年與我其拱璧東脩之入曰館穀僖二十八年晉師三日館穀傳意與今語不同華夏曰中原僖二十三年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帝都曰京師桓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始見亦見詩遭回祿曰天火文十六年天火曰災傳聞曰風聲文六年樹之風聲亦見君牙書土產曰土宜文六年

使毋失其土宜成二年無顧土宜亦見周禮皆與今語不同冥司曰黃泉路隱元年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人所尊祟曰冠冕昭九年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卑幼問尊長曰請安昭二十七年使宰獻而請安過謙曰客氣定八年盡客氣也諂事曰奉承昭七年奉承以來十三年奉承齊儀待人簡略曰怠慢僖三十一年上怠慢也勞瘁曰辛苦襄八年夫婦辛苦墊隘色枯曰憔悴成九年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昭六年引詩或憔悴事國踵人之過曰效尤莊二十一年鄭伯效尤始指人過而責之曰數說僖二

十八年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昭二年使吏數之曰哀十七年數之以三罪而殺之先後相牽曰牽引襄十三年而相牽引也前後併擊曰夾攻僖二十八年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相好曰和睦成十六年上下和睦襄八年八卿和睦不猜疑曰相信昭十六年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投契曰相好成十三年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亦見角弓詩勢可畏曰氣燄莊十四年其氣燄以取之性不持重曰輕佻成十六年襄二十六年楚師輕窕奸詐曰狡猾昭二十六年無助狡猾事不足異曰尋常成十

二年爭尋常以盡其民處事得宜曰允當僖二十八年允當則歸事後補苴曰彌縫僖二十六年彌縫其闕昭二年敢拜子之彌縫敝邑操縱在我曰權柄襄二十三年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可以有成曰濟事成六年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不能保守曰失圖昭七年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事不順曰左昭四年不亦左乎餽物不受曰璧僖二十四年公子受飧反璧今借璧爲反或云用藺相如完璧歸趙事借物不還曰賴昭十二年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愛玩物類曰弄僖九年夷吾弱不好弄定三年君以弄

馬之故熟習其事曰貫視爲固常亦曰貫襄三十一年射御貫則能獲禽昭二十六年貫瀆鬼神亦見孟子執物曰捉僖二十八年捉髮走出以器扑人曰敲定二年奪之杖以敲之以器直擊曰摏文十一年富父終甥摏其喉腹飢曰枵襄二十七年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欲嘔不嘔曰㱿哀二年若見之君將㱿之心所契合曰中意定元年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自白無他曰好意昭元年吾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起疑曰生心莊二十八年戎之生心文七年秦將生心昭二十六年民

將生心逞志曰甘心莊九年請受而甘心焉觀玩曰寓目僖二十八年得臣與寓目焉倩人作事曰假手隱十一年而假手於我寡人見幾罷事曰借手脫襄十一年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託詞曰藉口成二年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謀食曰餬口隱十一年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昭七年以餬余口侵利曰染指宣四年染指於鼎不曉事曰不在行文十二年不在軍事杜云未嘗涉知軍事其人已死曰不在哀二十七年多陵人者皆不在於事茫然曰三不知吳語云三箇不曉得哀二十七年今我三不知而入之

又有合兩事爲一語者如剛愎自用宣十二年剛愎不仁未肯用命莊十三年將自用也俗云吉人天相宣三年姞吉人也下云天或啓之必將爲君襄三年晉楚唯天所相曉徵宮詹有恒言錄翟晴江學博有通俗編皆就流俗常語以古書證其出處此雖專引傳文亦可補其未備

周室東遷王綱以漸而替春秋之初鄭伯號公爲王卿士則諸侯供職王朝儼然有君臣之分踐土之盟鄭伯傅王猶用平禮自是以後奔走事大之不暇矣春秋之初蔡衛從王伐鄭猶有征討之權及一敗不振而王師之出不復聞矣春秋之初如鄭入許而不取其地尙不敢公然滅國楚本蠻服又非先王所封故漢陽諸姬楚實先盡晉以曲沃強盛自覆本宗周王非特不討反以一軍命爲晉侯於是滅耿滅霍滅魏滅虞號無所忌憚而諸國之效尤并吞者紛紛矣他國不詳命卿春秋之初齊有國高爲天子之二守雖仲父之功猶不敢駕乎其上迨其後崔慶擅權而國高衰陳氏得政而國高亡二守之後於是乎絕矣春秋之初世卿尙少如挾翬無駭宛督春秋單書其名其後則魯三家

宋六族鄭七穆晉八卿皆世執國柄矣春秋之初
惟諸侯有相會之禮自公會晉狐偃及諸國大夫
盟于翟泉而大夫之會諸侯者多矣春秋之初衞
州吁尙欲以覲王定位及其後而諸侯相會卽爲
定位矣春秋之初諸國大夫不見有謚閔僖以後
魯衞齊晉之大夫無不有謚矣凡此之類皆可見
王綱之由漸而替愈久而愈陵夷不振二百四十
年中世運遷流接於戰國周室益微欲如弁髦而
不可得矣

禮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其說可疑若果不敢祖

天子則凡天子之子始封就國皆無宗廟祭祀之
禮眞孟子所謂貉道矣考傳襄十二年臨於周廟
杜以爲文王廟文二年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昭十
八年鄭火徙主祏於周廟杜以爲厲王廟顧氏日
知錄云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綺按傳
明言祖帝乙祖厲王哀二年蒯聵之禱亦云敢昭
告皇祖文王安得謂廟而非祖葢諸侯始封必立
所自出之廟其後始封之君亦爲不祧之祖而所
自出之廟謂之周廟猶漢列國之原廟詩閟宮首
章歌姜嫄后稷其三章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
僖公時竟以后稷配帝嚳不僅如明堂位所云以
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斯爲僭禮之甚若出王之廟
揆之義理自不當無禮經定於漢儒未必盡合三
代之制惟侯國大夫始立族助祭於公亦可展其
誠孝必俟傳世之後方得立廟此猶理之可通者
耳此條已爲蘭坡夫子駁正見序文

列國都邑惟晉多以縣名周禮地官有縣師有縣士
小司徒職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
甸四甸爲縣遂人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
酇五酇爲縣如小司徒所載則一縣二百五十六

井開方得十六里如遂人所載則一縣二千五百
家準八家同井凡三百一十二井半開方得十七
里二百有三步相差尙未大遠而許氏說文邑部
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逸周
書作雒解亦云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則縣方百里
與周禮所載相去懸殊矣惟縣爲王朝公邑之名
自是周時定制金氏禮箋辨之頗悉晉之有縣自
僖二十五年襄王賜文公以陽樊溫原欑茅之田
始故昭三年趙文子言溫吾縣也七年傳以易原
縣與樂大心皆仍周縣之證其餘如僖三十三年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十八年賞士伯以瓜衍之縣襄二十六年晉人將與之縣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趙孟問其縣大夫以爲絳縣師昭三年州縣欒豹之邑六年韓賦七邑皆成縣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杜云縣賦百乘二十八年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哀二年趙簡子言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則邑之大者無不稱縣昭二十九年傳夏孔甲時劉累遷于魯縣亦就當時地名言之非夏時本名也以侯國都邑冒王朝公邑之名亦干王章之一端據簡子言則郡之稱

亦始於晉惟縣大郡小與周書合與後世異至戰國時甘茂言宜陽大縣名爲縣其實郡也始以縣爲小郡爲大晉之外惟楚亦稱縣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夷於九縣敗楚之二縣方城外之縣尹皆是杜云楚滅國以爲縣則楚縣亦大矣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命自先王名不可假春秋爲一國正史惟魯君稱公其餘皆書本爵左氏述事例可稍寬故傳中於列國之君單稱則曰公君人之義統乎同也繫國稱則各從其爵繫謚稱則概謂之公而亦有不盡然者如鄧君稱鄧祁侯唐君稱唐惠侯惟唐成公稱公晉之先稱僖侯穆侯靖侯昭侯孝侯哀侯不繫謚者亦稱鄂侯翼侯小子侯至武公以後始皆稱公蔡君稱桓侯哀侯穆侯昭侯惟蔡侯固於襄七年稱景公於三十年稱景侯此皆左氏從舊史所稱可見列國中容有不盡稱公者有不稱公則稱公者爲僭矣

侯國大夫不當有謚有謚僭也左傳所載惟魯衛晉齊四國之臣有謚其餘秦宋吳楚諸國皆無謚陳自司馬桓子公孫貞子外不聞有謚鄭自皇武子公父定叔馮簡子桓子思武子臏五人外亦俱無

謚魯臣之有謚首見於臧僖伯彄隱五年卒齊臣之有謚始於管敬仲夷吾閔元年見衛臣之有謚始於甯莊子速閔二年見晉臣之有謚始於魏武子犨僖二十三年見以上皆據左氏正文其見於杜注孔疏及他書者不數夫謚法起自周公其來已久苟大夫有謚爲先王定制何以有謚者僅四國又何以春秋之初僅見魯臣有謚而他國至閔僖間始有以謚稱者若鄭共叔段在隱公時晉之曲沃桓叔曲沃莊伯在惠公時乃寵弟分封故曰建國曰如二君不可以大夫有謚律之晉有欒共叔見桓三年國語作欒共子或以殉哀侯之難故特謚以褒之蓋周人以諱事神惟天子諸侯及王朝公卿得有謚者

侯國大夫本無君人之義其名但諱於家不得有謚自周室東遷列國僭禮大夫賜謚等於王臣僭有漸故謚之見有先後其時晉僭六軍吳楚僭王號魯以享賓僭禘樂謚之或有或不有正由禮之或僭或不僭耳

不特侯國大夫無謚也蠻夷及小國之君亦無謚春秋之末吳越最强然生則僭王死不立謚楚自武王僭號始有謚其追述熊繹若敖蚡冒俱無謚莒夷而子茲丕公諸稱皆號而非謚邾以附庸命爲子邾子克邾子瑣尙無謚至文公遷繹始有謚子

男世世有謚者惟許小邾則穆公外不復見其餘小國事旣不數見亦絕不聞有以謚稱蠻夷小國之君尙且無謚則侯國大夫有謚之僭固非臆斷矣

侯國大夫繫謚稱子亦僭也何以言之子者五等爵繫之以謚非僅男子之美稱也左氏所載桓莊以前大夫皆以字稱即閒有有謚者亦以伯仲稱魯之三家孟孫氏歷共仲穆伯文伯至蔑始稱獻子叔孫氏歷僖叔戴伯宣伯至豹始稱穆子季孫氏至成季之孫行父始稱文子（襄公時有孟孝伯蓋以孝子二字不便連稱定哀時有叔孫武叔孟武伯或嫌與季武子同謚故仍以伯仲繫之若子服昭子叔仲昭子叔仲穆子不避豹婼者以小宗分殊不嫌同謚稱子也）其餘若臧孫氏郈氏施氏東門氏俱以伯仲繫謚他國之臣亦自閔僖以降始稱子（隱桓時惟衛石子陳鍼子兩人然非繫謚而稱子則與後之稱子者有別）至襄公時則稱子爲通例而稱伯仲者寥寥矣二百四十年中愈變愈文久而不知其僭

魯三家季孫氏自季文子以下孟孫氏自孟獻子以下皆但舉上一字獨叔孫一族皆連孫字爲稱蓋魯叔肸之後別有叔氏一族故傳以叔孫別之可見古人文體周密又孟孫氏爲慶父之後杜於莊

二年經注云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爲莊公庶兄似應稱孟而慶父字共仲亦曰仲慶父其子孫經皆稱仲孫而傳皆稱孟孫蓋當時以適子爲長立爲太子慶父以庶長而抑之曰仲（昭公子公衍先生公爲先告故公爲爲太子及昭公言後生不可爲兄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此雖非慶父之例然亦可見太子之必爲兄矣）其後慶父之孫以王父字爲氏宜爲仲孫而私家自號通國相稱猶原其長幼之序而曰孟孫春秋國史故從命族左傳述事故著通稱此體例公私之別也又傳中於三家及臧郈二氏有專指一人而不舉其名與謚但曰孟孫叔孫季孫臧

孫郈孫者以族稱人亦他國所無
晉語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韋氏上句注云三世爲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下句注云大夫稱主按傳中大夫稱君惟楚齊有之如鬬廉謂屈瑕君次於郊郢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三君皆將强死北門人謂葉公君胡胄齊東郭偃謂崔杼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是也齊楚縣大夫皆僭公稱君固無足怪若主之稱成公以前無聞至襄公以後則屢見於晉然惟張柳朔之稱范吉射楚隆之稱趙無恤爲家臣稱主他若曲沃人之稱欒

盈梗陽巫之稱荀偃成鱄魏戊之稱魏舒史墨公孫厖之稱趙鞅皆非家臣也欒祁之於士匄父也於欒黶夫也秦醫和之於趙武衛太子蒯聵之於趙鞅則他國之人也士匄之於荀偃趙鞅之於荀躒則同列也而無不謂之主矣稱主者皆在晉三家分國其來有漸此外惟魯林楚謂季桓子死無絵於主懼不免主亦可見政逮大夫之久桓子云而先皆季氏之良則林楚仕家亦不止再世昭公出奔齊高張唁公稱主君子家子以爲齊卑君矣想春秋之季習聞稱大夫爲主故有是語其實家臣於大夫自以稱夫子爲正國語所言豈果爲定制乎

國君自稱皆曰寡人有凶則稱孤獨楚常稱不穀齊桓召陵效其言亦稱不穀據曲禮諸侯自稱曰寡人庶方小侯自稱曰孤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自稱曰不穀是不穀之稱專屬四夷較孤寡爲降然春秋時四夷除楚外無有稱不穀者惟周襄王避叔帶之難自稱不穀傳言天子凶服降名禮也王子朝立爲王出奔亦稱不穀據此則不穀乃天子自貶之稱楚僭王號然究不可稱余一人故從天子降名之例曰不穀禮經述自漢儒未必盡符周制以四夷爲宜稱不穀或專據楚事爲言耳老子云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先言侯次言王先言孤寡次言不穀不穀與王相對雖不必如此次第然既兼王而言必有一稱屬王者非不穀而何屬足備一證

列國大夫惟楚伯州犁稱王子圍爲寡大夫大夫稱寡亦屬僅見圍篡弒之兆傳於郟敖即位及釋服離衛蒲宮二執戈屢言之此亦其一

世族稱謂有累世相襲者魯孟氏莊子武伯及莊子

之子秩皆稱孺子不應孟孫獨多幼年晉趙盾趙武趙鞅趙無恤皆稱趙孟荀罃荀盈荀躒荀瑤皆稱知伯荀林父荀庚荀偃荀吳皆稱中行伯隱元年正義云禮緯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趙氏趙盾之後爲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知氏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並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按孔說非也傳明言趙姬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適子今云盾爲庶長抑亦未之考矣荀氏旣爲中行伯季弟適或有之長則未也何以稱伯且

孔云趙盾爲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是趙氏子孫皆從盾爲稱今荀首旣稱知季而子孫不從其稱其言何自相矛盾乎正義又云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葢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斯言近之詩大序曰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一族之中稱謂相沿因而不改其卽所謂家殊俗者非與

鄭人之字皆冠以子其相犯者特多文公之子有子瑕而駟乞亦字子瑕穆公之子有子然而駟歂亦字子然穆公之子有子羽而公孫揮亦字子羽公子去疾字子良而公子志之子亦字子良公孫黑肱字子張而豐卷亦字子張子侯殺於襄八年而二十一年又有子侯駟帶字子上卒於昭六年而十八年又有子上至公子嘉字子孔公子志亦字子孔則異母兄弟而同字也公孫段字子石印段亦字子石公子偃字子游駟偃亦字子游則同名而復同字也他若子都名公孫閼而後反有公子閼其叔段稱大叔而游吉亦號大叔文公之子有子俞彌而又有洩堵俞彌春秋之初有洩駕而僖三十一年別有洩駕一國之中名字相襲何以不

嫌重複鄭之外如魯有兩子羽一顏羽一澹臺子羽衛有兩公子朝一季札所說一作亂出奔宋亦有兩公子朝一文公時一定哀時晉有兩士莊伯一士弱一鞏朔又有兩士匄一范宣子一士文伯齊有兩賈舉一侍人一勇士又有兩子家一慶封一析文子兩子車一商子車一北郭子車楚有兩宜僚一熊相宜僚一熊宜僚又有兩公子申俱字子西一司馬一令尹又有鬬宜申亦字子西然終不若鄭人同字者之獨多也

氏族之紛莫甚於晉一范氏也或爲隨或爲士而士

魴又稱彘季其子亦稱彘裘士彌牟又稱司馬彌牟一荀氏也或爲知或爲中行其旁支又有程鄭一魏氏也魏錡又稱厨武子又稱呂錡其子魏相亦稱呂相魏顆又稱令狐顆其子魏頡亦稱令狐文子一郤氏也郤芮又稱冀芮其子郤缺亦稱冀缺郤克又稱駒伯其子郤錡亦稱駒伯郤至又稱溫季郤犨又稱苦成叔一狐氏也狐射姑又稱賈季狐鞫居又稱續鞫居又稱續簡伯一先氏也先軫又稱原軫先縠亦稱原縠一胥氏也胥臣又稱臼季一欒氏也欒糾又稱弁糾一申公巫臣也又

稱屈巫其子又稱邢伯邢侯而與邢蒯邢帶實非同族一詹嘉也又稱瑕嘉而與瑕甥實非同族一張侯也又稱解張而與解狐解揚實非同族一女叔侯也又稱司馬侯其子亦稱司馬叔游而與司馬彌牟司馬烏皆非同族且范氏既稱士矣而先蔑亦稱士伯析成鮒亦稱士鮒鞏朔亦稱士莊伯先氏既稱原矣而趙同亦稱原同魏氏既稱呂矣而瑕甥亦稱呂甥又曰陰飴甥又兼稱瑕呂飴甥范氏既有彘季而先縠亦稱彘子狐氏既有賈季而別有賈華賈辛且羊舌肸羊舌虎兄弟也而稱

叔肸叔虎則非仲叔之叔其父羊舌職又稱銅鞮伯華肸之子又稱楊石楊食我尤可異者郤揚因御戎而稱步揚郤毅因御晉厲公而稱步毅而非郤氏者又有步招御戎豈御戎者必稱步耶大氐晉人多以食邑爲氏邑既予奪不常故氏亦改易無定他國不如是也

鄭之商人與他國不同昭十六年子產言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世有盟誓始疑商人何如此鄭重或子產設辭以拒韓宣及參觀他事始信其言不誣僖三十二年商人弦

高犒秦師而郤之成二年荀罃在楚鄭賈人將寘之褚中以出皆非尋常貿遷者所能爲即請環一事商人必告君大夫欲以一環折大國誅求之心與子產之謀適合可見鄭之商人實有與朝廷休戚相關者子產所言竝非一時權託而左傳之事皆核實亦可見矣

楚之君其先多以敖稱若敖之號述於傳楚遂有若敖氏若敖之子霄敖見於史記入春秋後僭稱王而被弒不以君禮葬者猶謂之敖熊囏爲成王所弒曰堵敖楚子麇爲靈王所弒葬於郟謂之郟敖

子千立而自殺葬於訾實訾敖官則有莫敖八則有蔿敖閻敖敖字祉無訓釋竊意敖者蠻夷酋長之稱字本作豪亦作獒史記晉世家靈公飲趙盾酒縱齧狗名敖知獒敖二字古通書序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鄭注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長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晚出古文以珍禽異獸當之且訓爲犬高四尺非也楚本蠻夷故其君皆以敖稱其後遂以名君之無諡及貴官之亞於君者至蔿敖名艾獵字曰孫叔其云蔿敖孫叔敖者非名非字殆亦國人尊之之稱

與

楚君之名史記楚世家自鬻熊以下皆以熊字冠之入春秋後武文兩世經傳無名而史記武王名熊通文王名熊貲堵敖爲文王子見於傳史名熊囏堵敖之弟成王經書楚子頵史名熊惲惠王在春秋末傳云立越女之子章而曾侯鐘銘稱楚王熊章秦詛楚文云底楚王熊相之多辠熊相即史記威王熊商威王與秦惠文王同時秦自惠文始稱王故文首云有秦嗣王又云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勠力同心衸以齊盟下云倍十八世之詛盟穆公至惠文世數亦合故知熊相即熊商商相音近通用楚君之名熊傳雖不盡詳而昭十二年云昔我先王熊繹十三年云棄疾即位名曰熊居可見凡爲君者必別易一名而冠以熊字盖熊爲猛獸字或通作能此與敖之通獒通豪俱取獸之強大有力者楚之以檮杌名史亦此意也

范甯譏左氏其失也巫胡文定改巫爲誣失范氏之旨盖左氏所詳有五端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五者皆近於巫故曰其失巫然此不可以譏左氏也古者馮相保章宗祝卜䇲眡祲占夢

皆與史官聯職春秋時多以史官兼之至漢猶然太史公自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所著天官書龜筴日者列傳非習其事者不能道是左氏之詳此五端正是盡史官之職而究其意旨亦時時推本人事江都汪容甫作左氏春秋釋疑證以傳文最爲明確今備錄之復略補其遺楚子庚侵鄭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言在其君之德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與明年裨竈曰不用我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

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昭七年夏日有食之晉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士文伯以為不善政之謂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謫於日月之災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天道不諂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是左氏言天道未嘗廢人事也隨侯謂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季梁以為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有神降於莘虢公使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以為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虞公言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宮之奇以為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齊侯疾梁邱據請誅祝史晏子以為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是左氏言鬼神未嘗廢人事也內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申繻以為妖由人興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內史叔興以為吉凶由人石言于晉魏榆師曠以為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叔孫昭子以為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亂所在也是左氏言災祥未嘗廢人事也晉獻公筮嫁伯姬不吉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韓簡以為先君多敗德史蘇是占弗從何益穆姜往東宮筮之得隨元亨利貞无咎穆姜以為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能无咎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子服惠伯以為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是左氏言卜筮未嘗廢人事也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以為相之不享於此久矣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趙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士貞伯以為神福仁而禍淫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是左氏言夢未嘗廢人事也以上雖非左氏論斷然諸人言之左氏取而載之左氏固以諸人之言為不謬矣范氏失巫之譏惡足為左氏病

學者致疑左氏無如卜筮一事周史之於陳敬仲卜楚邱之於叔孫穆子皆以周易爻辭為斷利用賓王三日不食諸言經語顯著卽若在異國必姜姓以讒人入名曰牛亦以動爻乾離為占精於象數者尚可推測又其斷辭皆出占者之口故雖前知如神猶為理所或有至若懿氏卜妻敬仲卜楚邱之父卜成季史蘇筮嫁伯姬皆為有韻語或稱且其繇曰必是卜筮之書不是卜筮者之語而一則

曰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一則曰其名曰友季氏亡則魯不昌一則曰敗于宗邱死於高梁之墟國姓人名地名言之鑿鑿然占卜之應驗實有不可思議者鄙著鈍硯巵言有卜筮記一篇言之頗詳況列國卜師專門世業復有三易九簭諸書二百四十年所載不過數卦無怪其應驗之確且顯也

春秋二百餘年列國紛錯得左傳一書使會盟爭戰因革損益歷歷可攷春秋前百餘年載籍闕如春秋後雖有國策錯亂無次則左氏之功誠不小矣然其釋春秋書法則未必盡當且有強就經文并

失記事之實者如歸惠公仲子之賵僖歸僖公成風之襚也而以爲緩以爲豫凶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一事再見故不復書族而以爲違視邾滕之命又其論義理亦多偏駁首卷信不由中數言等天王於列國猶曰時勢使然其背理者莫如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一語夫弒君之賊舊史未有指名夫子不能懸擬一人舊史既有指名夫子必不代掩其惡況無道莫如陳靈晉靈而皆稱臣襄夫人之惡浮於宋昭公子鮑上烝祖母厥罪惟均乃反稱君其例安在又其甚者莒展輿以子弒父而亦云罪在莒子是特爲亂臣賊子開一僥倖之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春秋而亂臣賊子喜吾不能爲左氏諱而要其敘事之功則不可沒

杜注大半襲賈服之舊其出己見處繆戾甚多孔氏正義時引古注必曲護杜說近時深於經學者往往非之而詆斥最甚者無如焦里堂之左傳補疏其自序云預以父恕得罪司馬懿廢不用及司馬昭有篡弒之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使參相府預遂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

將有以爲昭飾并有以爲懿師飾即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之所以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也而趙盾之趙穿也王夌毌邱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弒高貴鄉公而歸罪成濟儼然託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弒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啟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王討爲非顯

謂高貴鄉公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强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姦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唐高祖之於隨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摘乎名物訓故而預撰集解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姦而發其伏者余摘其說之大紕繆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賊也焦氏之序如此其言雖太深刻然亦不爲無因恐曲護杜說者亦無以爲之解也

男朝棟校字

左傳札記卷第二終

左傳札記卷第三

元

條札上

隱公

三年經君氏卒傳云聲子也公羊穀梁皆作尹氏卒以爲天子之大夫且云譏世卿據左氏言則隱公之母也據公穀言則周大夫尹吉甫後也然果爲聲子不應二傳皆作尹且君之母而謂之君氏則氏之一字繫乎隱公不繫乎聲子名稱不順何以曉示後人果爲周大夫則凡周大夫卒春秋非同盟不書何獨於尹氏書之春秋時世卿不可勝數何獨於尹氏譏之且不書其名與字而泛舉其氏若一族俱卒者然尤無是理今按隱十一年傳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杜氏於囚諸尹氏句注云鄭大夫以今按之上尹氏指鄭大夫之家下尹氏實指鄭大夫之女則此尹氏乃隱公未立時所納鄭女公賴之以脫於難故貴寵異於常妾春秋亦因其有關於公之終始特書於策不稱夫人不書薨而曰尹氏卒正與

定十五年書姒氏卒同例然則其字當從公穀作尹而男女之別當從左氏特隱公之室而非隱公之母耳此說想前人必有言之者惜無從取證然事在左氏當不爲𠃔說也

八年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謚與氏二字當互易按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康成駁五經異誼作諸侯以字爲氏又孔氏本傳正義引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可見漢時傳本皆作氏杜氏所見本傳寫已誤注云或便以先人之謚稱以爲族望文解義語甚不辭其謬顯然故此文當作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謚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下句氏字既有古本可據則上句氏字必係謚字互錯蓋惟天子於其臣既賜之姓胙之土死則復命之謚諸侯於其臣但命之以氏族而已故羽父本請謚與族下文但云公命以字爲展氏而無駭遂不聞有謚豈非因衆仲之言而知諸侯之不當命謚耶觀此則大夫有謚爲僭益信

桓公

二年經及其大夫孔父杜注以爲孔父貶而書名最爲謬妄孔父死君難有何可貶顧亭林徵君駮之甚當蓋孔父爲孔子之先不當以所諱爲氏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杜氏號有左癖何獨忘此二語如謂宋用殷禮不諱何爲宋以武公廢司空鄭夾漈通志氏族略備詳古來得氏之由其中有以名爲氏一條無一確證必當删併然夾漈於孔父後仍列之以字爲氏未嘗從杜說也惟孔子之得氏竊有所未解者弗父何爲煬公子（家語誤作襄公今從史記）其孫宜由弗父得氏今獨得氏於五世後之孔父未解一也春秋時命族者皆爲其國世官孔父之後在宋未聞得氏而奔魯後反稱氏未解二也自孔父至叔梁紇凡六世叔梁紇不稱氏至孔子始稱氏未解三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而獨不及孔父未解四也家語爲王肅私定其云弗父何生孔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以孔爲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爲氏族據此則孔父以

前刖有氏與抑至孔父而始有氏與未解五也家語又云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孔父爲華督所害其子卽應避禍何歷三世方避禍奔魯未解六也春秋時齊有孔虺衞有孔達鄭有孔叔孔張陳有孔甯秦漢而降後裔無聞豈五族避聖人之後而改從他氏與未解七也總之秦火以後書缺有間不能詳其顚末姑識所疑以質世之考古者蘭坡夫子有論史記脫文一條見序文

五年傳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王伯中經義述聞

云亦當作不字形相近而誤宣十二年傳晉之餘師不能軍哀十二年傳齊人不能師與此正同綺按王說是也上言王卒大敗下言祝聃請從之正以不能軍而欲乘勝追之長勺之戰曹劌言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與此亦同若作亦能軍則與上下文俱不貫矣王氏於傳中改字頗多精確者不過數條其餘未可盡信也

始殺而嘗杜云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于宗廟正義云賈服始殺惟據孟秋以上下準之賈建申之月令云建酉者言其下限孔氏曲筆護杜顧氏杜解補正駁之甚當綺按月令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卽陰氣始殺也又曰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明嘗祭在孟秋也若仲秋建酉之月殺氣浸盛不得云始矣當從賈服說

六年經九月丁卯子同生春秋公子生無書者惟此書之此與猗嗟之詩同一意也蓋當時有以莊公爲齊襄所生者故詩序云人以爲齊侯之子焉而鄭氏展我甥兮箋云展誠也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鄭與序意似異然序所謂人卽時人非詩人也時人疑之詩人拒之鄭與序無二義也今春秋於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於六年書子同生亦明其非齊侯子人言藉藉傳聞異辭故特書以辨其誣此正所謂微而顯志而晦者若但因以太子生之禮舉則十一公元子宜尙有可書者何獨於莊公書之也

傳晉以僖侯廢司徒杜云廢爲中軍按晉本一軍獻公作上下二軍至文公作三軍始有中軍之號不得云司徒之官廢爲中軍史記留侯世家張良爲韓申徒漢書作司徒韓爲晉後豈晉本改司徒爲申徒而韓仍其舊邪漢有申徒嘉申徒蟠皆以官

爲氏列國官名傳不備載如陳有太宰有司敗亦俱不著不必因申徒之名不見於傳而疑之也蘭坡夫子有補語見序文

十七年傳復惡已甚矣杜云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爲惡也惠定宇曰韓非子亦載此事復惡作報惡鄭注大司寇云復猶報也杜訓爲重失之綺按惠說是也莊公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諫而止其怨尚小而渠彌遽弑昭公故曰復惡已甚陸氏音義復扶又反非一音服不誤

莊公

七年經星隕如雨傳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杜注云如而也按此實左氏之誤以理揆之必無雨中隕星之事如雨者甚言隕星之多史志中如漢成帝永始二年晉武帝太康九年梁武帝中大通四年皆書星隕如雨豈亦雨中隕星邪如而二字古人通用固然此如字則決非通而或古本春秋本以而代如故左氏誤以與雨偕釋之後人據公穀春秋改爲如杜欲爲左氏解又不得不以如爲而矣

八年傳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杜於邁種德下注云夏書逸書也於德乃降下注云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是杜以德乃降三字爲莊公語閻百詩以爲如此方與郕降于齊師相合降音訌不音絳左氏引古人語卽從其末一字申解之者甚多宣十二年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襄三十一年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年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皆其例也且己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亦不獨見於此僖十九年文王修教而崇降二十五年晉文示信而原降昭十五年荀吳不受叛而鼓降皆其義也僞作古文者一時不察並竄入大禹謨中分明現露破

綻綺按閻說非也杜訓降爲降服不誤而德乃降三字自是夏書原文非莊公語蓋凡傳中引古語必與本事相應莊公正以書有德乃降三字故因郕降齊師而述之若書但有皐陶邁種德五字則是專承我實不德句尙書中言德者不可勝計獨取此五字與本事究何干涉凡傳中申解古語亦必不離古語本旨卽如閻氏所引歸于怙亂與爰其相應終之實難難字與鮮克相應佻之謂甚矣極言佻之不可與不字反應今邁種二字中絕無降字意而突斷之曰德乃降實無此例且下云姑

務修德以待時乎此二句乃是申解德乃降句非以德乃降申解邁種德句也至降服降下二義古人皆讀平聲顧亭林已詳言之襄二十七年子展賦草蟲詩中有我心則降句趙文子稱在上不忘降是也閻氏所引伐崇圍原克鼓三事正可爲夏書作證不當爲莊公語作證古文尚書之僞本無可疑特閻氏據此以攻之則不確此條辨正杜注非爲僞古文作調人正爲攻僞古文者作匡人耳

十一年傳臧孫達曰按達謚哀伯乃文仲之祖前記臧文仲之言不應後反記臧孫達惠定宇曰達當爲辰字之誤桓二年傳先稱臧哀伯後稱臧孫達與此一例錡按惠說是也杜於文仲下注魯大夫於臧孫達無注正義亦無辨說則正義以前本必作辰當自開成石經始誤爲達也

二十五年傳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傳云唯者明此非正陽之月顧氏炎武曰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如杜說咎在司歷不當責以伐鼓矣錡按顧說甚當足糾杜失但於下數句尚不貫此文與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相類彼云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蓋平子疑六月非正月故言唯此譏鼓社用牲之失不當有唯字蓋傳寫者涉彼文而誤此處唯字當爲衍文

二十八年傳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漢書古今人表第八列有梁五東關五無嬖字晉語韋昭注亦作東關五蓋傳文外嬖二字兼指二人梁與東關俱在外故曰外嬖下嬖字定爲衍文

閔公

二年傳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父字陸氏無音自當如字讀或讀甫字者非蓋忌其名故舉其子以稱之猶哀八年稱濟臺子羽之父也與文十八年昭五年但稱卜楚邱者不同陳厚耀世族譜云卜楚邱閔二見文十八見昭五又見疑另一人錡按昭五年是追敘穆子初生其事當在文公時非昭五年尚存不當以此疑另一人也陳譜有卜楚邱

而無卜楚邱之父杜譜有卜楚邱之父而無卜楚
邱俱非
是服也狂夫阻之杜云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疏引服虔曰阻止也方相之士蒙元衣朱裳主索
室毆疫號之曰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太子以狂夫
所止之服衣之二說俱未明了綺按國語云且是
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韋注云狂
夫方相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言
謂狂夫祭詛之言據此則傳文狂夫阻之曰盡敵
而反一直貫下其說較通

僖公
八年經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傳於七年記閏月
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
難于齊八年傳云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此傳之誤也秘不發喪遲至經年必無是理惠王
在位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俱以爲二十五
年皇甫謐則以爲二十四年左氏必因他史惠王
在位年數歧異故誤以爲崩在前年又因與經不
符遂以告喪之緩彌縫其失其實惠王之崩在八
年不在七年也或曰經於八年春書會王人盟于

洮非因惠王既崩叔帶作難而謀王室乎曰洮之
盟經繼以鄭伯乞盟安見其不爲謀鄭即使不爲
鄭而爲王室亦安見其爲叔帶之難況傳既云告
難于齊則告者襄王也以襄王告難豈有不知惠
王之已崩者以魯公與于洮之盟豈有魯人不知
惠王之已崩者既知之而必從告者之妄此史法
所必無故竊謂從赴告之說始於左氏其實皆因
列國史策相歧所致此條與晉用夏正諸事尤其
顯然者杜氏不加救正反推波助瀾凡經傳日月
不合者概謂之從赴告幾使春秋記他國事其日

月大半不的夫後世史官尚重傳信豈聖人所修
之經而反不如後世之信史此害理之尤甚者
十年傳君曰諾或疑狐突因太子申生爲神而尊之
故曰臣聞之曰君祀左氏記事不應亦謂之君按
國語申生死謚爲共君韋注云謚法既過能改曰
共國人告公以此謚也故驪姬言重耳夷吾與知
共君之事郭偃言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
章是當時實追稱申生爲君左氏據實稱之非承
狐突之言而誤也又十五年傳秦穆姬屬賈君焉
杜云獻公次妃韋昭國語注引唐尚書云申生妃

按杜因傳前云晉獻公娶于賈下云晉侯烝于賈君凡稱烝者皆下淫上又因以驪姬爲夫人必是元妃已卒故據爲獻公夾妃然傳但云娶于賈不聞有娣況依常稱當云賈姬不當稱賈君蓋國人稱申生爲共君遂稱其妻爲賈君既謂之君卽可謂之烝唐說未必無據

二十四年傳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下云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公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晉語云十二月秦伯納公子下云甲午軍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師師退次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絳卽位于武宮戊申使刺懷公于高梁日名事蹟悉符內傳而十二月下並不著明年二月則文公反國卽位卽在是月以晉用夏正故較內傳先兩月而魯僖公二十四年三月卽爲晉文公之元年正月與踰年稱元之例亦合秦伯之納傳云正月晉語作十二月蓋傳記其自秦啟行之月晉語記其至晉之月也此事亦足證晉用夏正而不及悼公卽位一事尤爲明顯說詳於後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杜云堵俞彌鄭大夫據此當以洩字屬上然宣三年傳鄭文公娶于江生公子士僖二十年傳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杜注亦云公子士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則又以洩字屬下按屬下是也寇與俞彌正是同族二十四年傳注當是傳寫脫洩字今本春秋釋例從永樂大典中錄出亦稱堵俞彌或後人據注文去洩字耳陳太史厚耀補春秋世族譜別出公子士洩一人更誤

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校勘記云宋本無弟字考文提要據僖五年正義弟作氏是也綺按唐宋石經雖俱作弟然於文義實不順蓋帶是名傳或稱王子帶或稱大叔帶本句寵子二字連讀非子帶二字連讀若云母弟之寵子如何可通觀正義述傳作母氏則孔氏所據唐初本實不作弟其作弟者當涉下文辟母弟之難句而誤始於開成石經而各本皆因之至宋本作母之寵子帶直是脫字義雖通仍與正義不合也

二十五年經衞侯燬滅邢曲禮曰諸侯滅同姓名釋春秋者多從之然春秋時滅同姓者多矣齊滅萊楚滅夔晉滅虞虢皆見於經皆不書名書名者獨此一事朱子疑爲衍文是也葢傳寫者因下文有衞侯燬卒遂并此句衍燬字漢初本已然故集禮經者據此遂有滅同姓名之說此正與楚君僭稱不穀而禮遂以爲蠻夷之君宜稱不穀同誤

傳請隧弗許惠氏云請隧事當依韋昭說韋云隧六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地有六鄉則六軍之士也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

綺按韋說非也諸侯未嘗無遂魯人三郊三遂見晚出古文不足取證本傳襄七年叔仲昭伯爲隧正則魯有遂矣九年令隧正納郊保則宋有遂矣杜於七年注云主徒役九年注云五縣爲遂正義亦云當周禮之遂人遂大夫若云諸侯雖有遂而不得有六遂則傳何以不明言請六隧乎近世說經者喜從古而難杜不知國語注引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則杜氏正用古注

二十八年傳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詩候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疏引此文爲證甚確候人詩序以爲刺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晉文責之正與詩意相同詩旣引傳文爲證則傳亦可引詩語作證惜注家皆未見及至史記晉世家云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事本據左傳而妄加用美女三字正由未證以曹風耳

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杜注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若下欠敖字毛氏所據爲北宋胄監本其本獨無敖字故毛氏以爲脫文按楚君無謚者皆稱敖而以所葬之地冠之如葬王于郟謂之郟敖葬子干于訾實訾敖皆其明證

說詳總札則楚武王之祖以葬於若故稱若敖若當卽定六年遷郢於鄀之鄀鄀本作若後人於地名多加邑旁如延之爲郔成之爲郕皆是也此處杜注自當云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者敖字不當有並非脫文今諸本皆有乃淺人妄加阮氏校勘記獨未之及則阮氏所見各宋本皆衍敖字幸有六經正誤之誤可爲的證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云晉置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按三行專爲禦

狄而作非僭六軍而避其名其後景公作三新軍初未嘗避其名也葢戎狄無車難以車戰取勝故爲徒兵以禦之軍字從車行字用行其制顯異鄭自北戎見侵患其彼徒我車故鄭亦有徒兵屢見於傳昭元年晉敗羣狄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葢此時三行之制久廢臨時改車爲徒適合舊制故能以崇卒取勝惟三行之廢不知在何時僖三十一年傳云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杜云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

札三　十六

甫作三行不三年而卽廢恐無是理按晉語云以趙衰之故（衰三讓卿位）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是五軍之作實因趙衰未爲卿之故故令從原大夫爲新上軍將本傳以禦狄三字恐因前傳誤衍杜氏據此遂以爲罷三行爲上下新軍耳如果上下新軍爲三行所改何以荀林父屠擊先蔑三人皆不與將佐之列且三十三年傳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軍指五軍行指三行可見此年三行尙未廢杜氏釋軍行爲軍列未當卽此觀之三行亦是卿帥杜前注疑大夫帥亦未然天子六卿晉此時乃有十餘卿僭妄逾制與吳徵百牢相類又有可論者三行作於文公而左行其華右行賈華之名已見於惠公時則以前本有左右二行而今增中行其云作三行者猶晉本一軍獻公增之則曰作二軍文公又增中軍則曰作三軍也

三十一年傳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其不速行將無及也王氏經義述聞曰其字義不可曉當是先字之誤魯語載重館人之言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是其明證

札三　十七

先字不煩音釋故杜無注陸亦無音竊按其字自當音恭陸氏偶遺之耳先至則爲其後至則爲不共其字自有先意況唐石經以下皆作其不當以意破其爲先國語自作先字不必與內傳同也

三十三年傳猶秦之有具囿也淮南墜形訓秦之楊紆高誘注楊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水經潧水注初學記八引傳俱作具圃按今本杜注云原圃具囿皆囿名知杜氏原本必作具圃若是具囿但云原圃亦囿名惟正義云原圃地名以其地爲囿知與具囿皆囿名也似孔氏本已誤作具囿

其爲死君乎顧氏補正云死者謂死其先君猶范鞅
云死吾父也惠氏辨云成十三年蔑我死君文公
未葬故云死猶言其若死君乎綺按顧說是惠辨
非也死如之死而致死之句下死字若依惠說則
下文可謂死君乎句不貫其援蔑我死君作證亦
非版本皆作蔑死我君唐石經初刻誤作蔑我先
君後卽改正惟釋文云本或以我字在死上當是
訛本不足信

文公

四年經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傳文但云冬
成風薨不記月日按杜氏長歷是年十一月庚子
朔十二月庚午朔下引經文十二月壬寅云十二
月無壬寅壬寅乃五年正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
觀此則杜本經文實作十有二月今唐石經及各
板本俱作十有一月則其誤已久矣

十一年傳齊襄公之二年讀左日鈔引陸粲曰史記
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
公二年長狄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
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狄三文皆同按齊
惠公二年卽魯宣公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

三年此傳以爲襄公蓋傳寫誤耳綺按陸說是也
杜云榮如以魯桓公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
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旣長且壽有異於人杜氏所
見本已誤故有此說以理揆之必不可通況下云
鄋瞞猶是遂亾傳蓋因得臣敗狄而終言之若追
敘前事不當直云遂亾也

宣公

二年傳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恐門者不料其
卽歸故必待於告此正形其逃歸匆遽之狀杜云
言其不苟恐未當
非馬也其人也羊斟此語明是欺華元之懦而肆然
無畏忌耳與上文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
爲政二語及城者于思棄甲之謳正是同意杜云
不敢讓罪亦未當賈服鄭衆皆以子之馬然爲羊
斟語此二句爲華元語然華元荅羊斟以上語下
不當稱對曰又此文或以羊爲人名斟不與乃是
斟羹時不與下君子謂羊斟及其羊斟之謂乎二
斟字傳寫誤衍錢宮詹引淮南繆稱篇云魯酒薄
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斟爲斟酌之斟
綺按楚辭彭鏗斟雉帝何饗羹可云斟亦是一證

華元因其名羊故不與羊況古人字必應名叔牂之字與羊相合其說似確

遂扶以下正義云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禮脫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堂上無屨跣則是常何須云遂跣而下且遂者因上生下之言提彌明言訖而遂不得爲趙盾遂也杜本作扶言扶趙盾下階也（也字明注疏本誤作跣李富孫遂有扶跣合二說爲一之疑且云御覽作扶跣以下葢本此不知此係誤字宋本作也不誤）按正義駁服非也遂跣以下正言匆遽之狀公羊傳云躇階而走又曰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明盾雖下階猶未納屨不能疾走故抱之登車十四年傳屨及於窒皇襄三年傳公跣而出皆是形其急遽是此處跣字明證又有辨者脫屨與跣亦自不同少儀云几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鄭志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是升坐必脫屨而燕飲則并解其韈故哀二十七年傳褚師聲子韈而登席衞侯怒之晉侯飲趙盾酒衞侯與諸大夫飲酒皆是燕時則遂跣以下非特不及屨亦并不及韈也

公嗾夫獒焉釋文云嗾服本作⿰口取按史記晉世家正義引服注云嗾⿰口取也本傳正義云服虔云嗾取也公乃⿰口取夫獒使之噬盾也（乃⿰口取之⿰口取明注疏本作嗾今從宋本）按取字不可解當是⿰口取字之誤孔氏與史記正義所引正同後人傳寫脫去口旁葢嗾爲古字⿰口取爲漢人所用之字服氏以⿰口取解嗾取其當時易曉釋文云服本作⿰口取是竟以服氏本傳文作⿰口取矣此釋文之誤

宣子未出山而復經義述聞云晉語陽處父如衞反過甯甯嬴從之及山而還韋昭注曰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然則未出山亦謂溫山也注未深考且是時晉地南至河山在其內杜於始啟南陽注云在晉山南河北據此則出山尚未越竟不得云晉竟之山也綺按晉地左太行右太華南溫山又三面距河故僖二十八年傳曰表裏山河此時溫原未啟故卽以山爲竟則晉竟之山不獨一溫處父自衞反晉宜過溫山今盾之亡既不知其將往何國不當執此例彼鑿指爲溫山自當仍杜說

三年傳不逢不若爾雅釋詁注引作禁禦不若張衡西京賦亦作禁禦不若以知神姦按下文莫能逢之杜注云逢遇也若作不逢文既重出且杜亦不

應舍上句而注下句知晉以前本皆作禁禦至唐
人始誤故李善注文選亦引作不逢
四年傳以貫笠轂杜注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蓋
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正義引服虔云轂
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
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如杜說則轂自轂笠
自笠不得强合之曰笠轂如服說亦當曰轂笠不
得曰笠轂此皆泥於兵車無蓋故有此憑肊支離
之解綺謂笠即蓋也笠轂即蓋之轂也按冬官攷
工記輪人爲蓋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鄭

注蓋者爲雨而設也乘車無蓋正義云既夕禮稾
車載蓑笠笠所以禦暑蓑所以禦雨鄭爲吐水注
故曰蓋爲雨而設正義別蓑笠之用故曰笠所以
禦暑其實暑雨之時無論兵車乘車皆需乎蓋管
晏列傳策駟馬擁大蓋則乘車有蓋矣商君列傳
暑不張蓋以不張蓋爲異則暑必有蓋矣今楚王
與若敖氏戰在秋七月周之七月爲夏之五月已
是暑時車上自應有笠既有笠則必植於車中何
須邊人執之其謂之笠轂者轂是輪心爲輻所聚
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攷工記云輪輻三十又云

蓋弓二十有八蓋之有弓猶輪之有輻在輪者直
故謂之輻在蓋者曲以便翕張故謂之弓而弓之
所聚則與輻之所聚同名爲轂故曰笠轂笠以蔽
王正當車之中央傳言伯棼兩矢皆汏輈輈在輿
前亦當車之中央一矢稍下及鼓跗一矢稍上貫
笠轂皆幾於中王其勢甚危故師懼而退王使巡
師謂艮矢已盡以安衆心杜服諸說皆以轂爲車
輪之轂則偏於車旁不見其危矣
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杜云或作寢縣也則沈尹爲
縣尹不應得將中軍李惇羣經識小曰淮南子劉

向新序藏薦孫叔者爲虞邱子史記說苑亦同惟
外傳作沈令尹知沈尹即虞邱子本爲令尹沈者
其氏或食采邑也既薦孫叔爲令尹而已讓之故
是時但稱沈尹綺按楚之縣尹稱公可尊可卑故
沈諸梁爲葉公得兼令尹司馬李說是也
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王氏經義述聞云薄之也
本作薄之可也上文引詩而釋之曰先人也此又
引軍志以明先人之可以制勝然後終言之曰薄
之可也此四字乃總結上文之詞今本作薄之也
則是專釋軍志之文失旨矣鈔本北堂書鈔車部

一引此正作薄之可也通典兵十五同自唐石經始脫可字而各本皆沿其誤綺按王說非也孫叔此時急遽進兵不煩商量故上言進之此復呼以令衆曰薄之也只一也字急遽聲情如繪故下即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若加可字詞氣反緩矣石經與北堂書鈔通典並出唐人何不信本經而反信他書之轉引乎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今俗本詩作奚其適歸按宋刻朱子集傳作爰注云家語作奚奚何也今本正文既改爰爲奚因刪去家語作奚四字但存奚何也三字其誤遂不可辨注疏本亦仍作爰鄭箋云爰曰也是詩本作爰與傳無異非詩作奚而傳作爰也

十六年傳武子私問其故校勘記云宋慶元本子作季引山井鼎云今本後人武子上補足季字檢杜注武士會謚季其字不爲無據也又引陳樹華云杜氏爲下文季氏而出此注且內傳間稱士季無稱季武子者山井鼎說非也綺按山井鼎說是陳說實非士會或稱隨武子或稱士季已見前傳此處何須更注杜氏正以武季二字連稱特異他處故有此注且山井鼎云武子上補足季字是言其國足利學本原刻是武子後人於子字上加禾頭故云補足特日本國語不如中國之明白而陳氏誤認爲武子二字上別加季字遂以無稱季武子駁之蒙昧已甚此句唐宋石經雖闕泐無攷而宋慶元本既作武季與杜注合自當從之

成公

二年傳故中御而從齊侯杜注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皆御者在中將在左按御者居中如邲之戰樂伯言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蜀之盟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皆可證惟元帥之車御者在左無明文今按本文張侯言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張侯御車在左故中矢而流血汙左輪下又云左幷轡右援枹而鼓鼓本元帥主之郤克居中張侯在左故張侯以左手執轡而以右手援枹代郤克擊鼓此皆可爲元帥居中之證

六年傳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按公揖是揖諸大夫不是獨揖獻子蓋古者君視朝必徧揖羣臣禮畢卽入內朝獻子爲僕大夫猶周大夫之職

周禮大僕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鄭注云退居路門左待朝畢王眡燕朝郎內朝路寢則正位掌擯相是獻子本應從君入路寢無庸揖入傳言公揖大夫而入獻子從入公即於路寢堂下與獻子議遷國事也又古者詢國遷必於外朝則公揖而入當自外朝入也

十年傳晉侯使羅茷如楚釋文羅徒弔反又杜敖士弔二反盧抱經曰羅與徒弔等反俱不合攷集韻類篇俱從出作糶綺按盧說是也晉時有糶裁當是其後馮李驊謂徒弔弔字當讀如神之弔矣音

的反切字從無用轉音者況杜敖一反又當作何音邪

十三年傳能者養之以福漢書律歷志五行志皆引作養以之福注云之往也往就福也本文杜注云養威儀以致福致字正解之字正義亦云往適於福是唐初本猶不誤養以之福正與下句敗以取禍相對成文至開成石經始誤倒版本皆承其譌

十六年經甲午晦公羊以爲天地晦冥之晦且謂春秋書朔不書晦友人有爲何休之學衍其說以示余者余札辨之曰月晦固古人所忌然晦冥亦爲咎徵春秋何以諱月晦而不諱晦冥攷本傳卻至言陳不違晦杜云月終陰之盡兵家所忌或曰杜說淺陋不足據則請以傳文證之傳言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云云若晦冥何能遠望敵軍如此明切或又曰左氏公羊本不相通治公羊者方以左氏爲後人依託亦不足證則請即以經證之經於是月明書丙寅朔日有食之丙寅至甲午適得二十九日小盡月終最爲明證又僖十五年經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二傳皆以爲晦冥今按次年經書春王

正月戊申朔自九月晦數至明年正月朔應得九十一日今自己卯數至戊申凡八十九日蓋其間有兩月小盡杜氏長歷云十月小十二月小於晦朔之數亦合春秋書晦祇此兩事而皆可證其爲晦朔之晦左氏與二傳之優劣於此可見

十八年傳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正義云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服本誤耳綺按庚午辛巳相距十二日不應入國之後久不朝廟文公反國以丙午入曲沃明日丁未即朝武宮今以庚午盟而入明日辛未即朝武宮事正

一例杜所據本乃因外傳致誤服本作辛未是也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己丑歲爲晉悼公元年（漢時年名不以甲子紀今云己丑借以定歲也）是年卽魯襄公元年此史記之誤也蓋史公因厲公於魯成公十八年正月被弑準以踰年改元之例悼公當以魯襄公元年改元不知晉用夏正厲公之被弑在魯爲正月在晉未及改歲尙爲丁亥歲之冬月厲公以丁亥冬被弑悼公卽以戊子歲爲元年正合踰年改元之例本傳正義引晉語云正月乙酉公卽位又引孔晁云二月卽位言正

月者記者誤也徛按國語不誤孔晁誤今本國語亦作二月乃後人據左傳及孔晁說而改正義所引尙是唐以前眞本晉語出自晉史益足爲晉用夏正之證惟夏正之正月當爲周正之三月今云二月者蓋傳於成十七年十二月後記閏月是時歷法各國不同魯置閏在此年而晉歷置閏後魯一年當差兩月者僅差一月故厲公之弑在魯爲正月在晉爲年前十二月而悼公之卽位在魯爲二月在晉爲正月也不明晉之用夏正則不知厲公之弑在年前不知厲公之弑在年前則不知悼公之踰年改元卽在魯成公十八年故本文二月朔卽位卽以是月朔朝正改元杜注云朝廟五日而卽位厲公殺絕悼公不以嗣子居喪杜雖未明晉之用夏正而云不居喪則可以卽位亦可以改元未嘗不以是年爲卽悼公元年也且悼公之改元在國語亦有可證者國語云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韋昭注悼公五年魯襄四年又云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韋昭注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韋注與左傳合是晉悼公元年實魯成公十八年也非特此也

卽左傳記他國之言亦有可證者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卽位所謂寡君者鄭簡公也鄭僖公卒於魯襄公七年明年爲鄭簡公元年若依史記年表當云在晉先君悼公八年我寡君于是卽位不當云九年以傳證傳尤爲的確自史記年表誤以晉悼公之元年移後一年故後之作春秋列國年譜者皆踵其誤此事不特可以考晉悼公在位年數并可以證晉之用夏正故詳辨之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杜云晉時置六卿爲軍帥故

總舉六官按悼公初年晉仍有四軍故襄八年傳云四軍無闕八卿和睦至十三年新軍無帥以卒乘從於下軍雖不置帥新軍猶未去也明年方云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自後晉止六卿今云六官之長不必專指軍帥六官分職本是周制侯國當亦如是耳

男國柱校字

左傳札記卷第三終

左傳札記卷第四

元和錢綺學

條札下

襄公

元年經楚公子壬父顏師古匡謬正俗作王父云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改爲壬父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是十幹與庚午不類當讀爲王父綺按顏說非也秦有白乙丙乙是字丙是名與孟明之名視西乞之名術一例鄭有石癸字甲父衛有夏戊字丁稱夏丁氏以上三人名字俱是十幹相配正與子辛之名壬父同例蓋壬之字辛取金生水丙之字乙取木生火癸之字甲取水生木戊之字丁取火生土適與五行相生之序合又古人以十幹命名者必以所生之日名之今辛與壬乙與丙癸與甲丁與戊其日皆相次或以其生在夜介於兩日之間故以相次之幹分屬名字不得疑子辛之不當名壬父也

六年經十有二月齊人滅萊傳云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下又云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

遷萊於郳按此事經傳月數互異據杜氏長歷是年十一月丁丑朔月內不得有丙辰十二月丁未朔杜於是月下引傳文十二月丙辰云丙辰十二月十日杜不云有誤則杜本經傳實皆作十二月今唐石經及各板本傳文兩處皆作十一月非也當改爲十二月乃與經文及杜注合

十年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杜注曰櫓楯也正義曰建立也立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爲櫓也惠定宇補注駁之曰甲覆楯非覆輪當云立之大車之輪綺按傳文本皎然明白

正義復述己贅而惠氏說則迂曲不通矣蓋狄虒彌不用楯覆甲於輪以代楯故曰以爲櫓且不乘車但執大車之輪以徒步衝鋒故曰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攷工記云大車輪崇三柯柯長二尺共九尺以九尺之輪代楯正見其有力如虎如惠說當改傳文爲蒙櫓以甲建於大車之輪矣解左異說本不勝駁惠氏經術湛深亦竟出此繆解故特正之

十八年傳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師曠瞽者故聞鳥烏之聲而能辨其樂若叔向言城上有烏則得諸目見矣左氏記事之精非後人所及

以枚數闔杜云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此注不可通以枚爲馬檛則二十一年傳識其枚數何解杜亦知闔不須數強加一板字遂於後傳注云識門板數是又以枚爲板不以爲馬檛彌縫愈苦罅漏愈多矣今按考工記鳧氏爲鍾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鄭司農云枚鍾乳也今世所傳古鍾皆有突起如乳者三十六然則門之有枚亦如鍾之枚卽今門上之泡釘也傳文是倒句法以

枚數闔猶云數闔之枚枚多難數而能數之則示不恐之意自見而後傳識其枚數句亦可通矣釋文於後傳枚數下云枚本亦作板此後人因杜注妄改唐石經以下皆不作板

二十五年傳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亾之將庸何歸經義述聞云杜氏曰將用死亾之義何所歸趣按杜說非也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亾之承上吾死也吾亾也而言將庸何歸承上君死安歸而言杜井兩意爲一意而以庸爲用以歸爲歸趣失其旨矣庸亦何也何歸之言庸何歸猶何傷之言庸何傷綺

按王說是也君死安歸以下數語俱是答其徒歸乎之問何得以歸字作別解杜注殊迂

二十六年傳所爭君子也其何弗知杜注云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按君子當指皇頡伯州犂欲使皇頡悟上下其手之意先以隱語挑之故曰其何弗知猶曰解人當自會耳

二十七年傳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杜以病字絶句注云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按杜讀非也當以守字絶句言吾因宋城以自守若爲楚所病則宋人皆能致死力以助我杜解繆戾不順

二十八年傳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按周天分十二次曰星紀元枵娵訾亦名豕韋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歲星一年行一次而實有盈分三統術定爲百四十四年歲星行十二周天而過一次謂之超辰春秋隱公元年歲在娵訾其間莊二十三年昭十五年俱值歲星超辰之限昭九年正義引服氏以爲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據此知昭十五年歲星超辰上推至莊二十三年凡百四十四年亦值歲星超辰之限今襄二十八年上距莊二十三年已百二十六年歲星之行於星紀僅四度其二十六度盡入元枵故梓愼言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裨竈言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實因歲星將近超辰之故或曰歲星既將超辰而失次則此後十餘年宜無不失次乃今考三十年傳云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昭八年傳史趙言今在析木之津十年傳裨竈言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杜云謂元枵十一年傳萇宏言此蔡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蔡弑其君謂襄三十年至是年凡十二年歲星一周天在大梁蔡復楚凶謂昭十三年楚靈被弑平王復封蔡何以皆不失次解之曰二十八年傳是驗星行之實三十年及昭八年十年十一年傳是但舉歲次之名觀象與

紀歲事不相蒙未及超辰之年則歲次之名不得遽易也或又曰超辰之限既在昭十五年則十五年以後歲星皆遞超一辰今考楚滅陳在哀十七年昭十五年歲星已超鶉首入鶉火數至哀十七年歲星當在鶉尾而昭八年傳史趙言陳顓頊之後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九年傳裨竈亦言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何以超辰已久而歲次之名仍不易乎解之曰歲星之超辰漢人定其年限而古人但得之觀象觀象者必隨時實測不能預計今史趙裨竈料陳亾其事尚隔五十餘

年此時既未明見歲星之超辰何得并所超之辰而數之乎或又曰史趙裨竈言歲在鶉火而陳亾今因超辰而在鶉尾則其言爲不驗矣解之曰占象家言有驗有不驗天道遠人道邇子產不嘗言之乎况鶉火鶉尾同是南方七宿亦同屬火即在鶉尾何必不合火盛水滅之理是占象者之言不驗而驗也歲星之有超辰辛楣宮詹論之最詳謂東漢以後鮮有知者然孔氏於十二公之首各標歲在某次悉合超辰之法疏中亦時時論及未可斷爲承襲舊說讀左日鈔引程氏說亦備言之則

前人固有明之者特語焉不詳耳

古人以歲星所在之次紀年考驗天象實有可據然斷不可施之於今者以歲星超辰之不能齊也超辰之限自漢以後漸速以今歲星平行度分考之歲星大率十二年一周天而過四度有奇是八十二年有奇而已超一次且十二次之名皆由二十八宿而得而恒星隨黃道東移今星紀等名悉與二十八宿定名不合則十二次之名已屬虛設倘可以歲星所在之次紀年乎漢人紀年之法歲星之外更有兩端曰歲陰曰太歲太初元年歲在星紀史記謂年名焉逢攝提格者（即甲寅）歲陰也漢志謂其年在丙子者太歲也歲星起星紀自丑而子而亥右行歲陰起焉逢攝提格自寅而卯而辰太歲起丙子自子而丑而寅皆左行歲陰太歲皆與歲星互應皆有超辰之術不能通行民俗自東漢以降不用超辰但以六十甲子紀年周而復始最爲簡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斯之謂與

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杜云慶氏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按此即孟子莊嶽之閒之莊昭十年又敗

之莊即此葢國中街名不得但據釋宮通稱六軌之道也下文反陳於嶽注里名卻不誤孟子注莊嶽齊街里名莊是街名嶽是里名二字當分屬也

三十年傳絳縣人惠氏補注云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之於唐亥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綺按惠說是也絳本唐堯舊都故以地爲氏則其人必爲唐亥孟子書誤倒當依韓非子史趙言亥有二首六身即以其名解生年日數甚爲巧合觀趙孟謝過使助爲政辭以老乃使爲復陶以爲絳縣師其人非庸碌可知不然孟子所稱食云則食坐

云則坐入云則入者晉平公時叔向而外果有何人足以當之哉

亥有二首六身注云二畫在上三六為身（明注疏本作三人為身誤今從岳本及宋本校勘記所據各宋本）如算之六按杜解蒙混傳云亥有六身是總數今云三六為身是為下文六千六百六旬作解非為本句六身二字作解矣杜氏解傳晤或支離往往類此正義云二畫為首六畫為身最為直截說文亥篆作[illegible]段氏解字注云今篆法亥身衹有五畫蓋周時有六畫與今篆不同其說亦非蓋一直一曲即可為二畫亥身左邊乚

與右邊兩人旁皆各二畫故孔云六畫為身漢書律歷志載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共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元以前珠盤未行算籌皆如此其布算之法一至五首位皆縱列次位皆橫列遇六則橫一縱一至九則橫一縱四近代算書中細草即古布算之式今市俗所用號馬亦其遺制（投壺禮亦稱算為馬俗別作碼字非）惟細草之六作丅今號馬作乚蓋先橫後縱先縱後橫皆是六數故亥身乚為六丅亦為六以首二畫移下與身並其形為卌故下二如身為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至降婁中而旦杜云降婁奎婁也周之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正義云月令旦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劉炫以月令之文而規杜失非也綺按周之七月旦危中尚在娵訾之初與降婁實差一次即非細計亦不至若是之甚況同此一月何得云夜有長短同此一宿何得云度有廣狹考襄十九年傳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杜氏拘於大夫三月而葬之文故以子蟜之葬為周之七月其實大夫三

月是言常例葬期有緩有急傳中固有明文以裨竈之言驗之子蟜之葬實在周之八月月令是月旦奎中與降婁中而旦之言合孔氏曲護杜說繆甚

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杜注云二十八年歲星淫於元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元枵二年按二十八年淫於元枵實因歲星漸近超辰之故說已見前夫天運有常歲星每年與日相望必有留退所謂一年行一次者已并其留退而統計之今謂兩年停在一次古今無此歷法杜氏不明五

星行度向壁虛造爲讖者所笑孔沖遠於歲星超辰之理時有悟及而此處獨明知杜之失而不加救正隨聲附和宜後儒之議其不知歷法也

三十一年傳繕完葺牆惠氏引李涪刊誤曰案文當云繕宇葺牆書峻宇雕牆足以爲比綺按惠說非也成元年臧宣叔令修賦繕完二字傳有明文不當改作繕宇如嫌繕完葺三字重疊則古人文類此者不少卽如本篇無觀臺榭塓館宮室何嘗非三字重疊邪

昭公

元年傳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杜以二子爲王子圍伯州犂正義引服虔注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劉光伯據服以規杜過孔氏非之按漢書五行志引此事愍作閔應劭曰閔憂也二子伯州犂行人子羽也顏師古從杜注以應說爲非觀上文伯州犂言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言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蓋伯州犂譏子羽之有憂而不自知子羽譏伯州犂之有憂而不自知故國子言吾代二子愍愍字正與兩憂字相應杜以王子圍篡弑不終伯州犂被殺爲國子之言有驗若子羽則並無禍害故不用服說然國子不過因二子相譏而有是言何必論其禍害況下文三大夫兆憂杜注云陳招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則杜亦明知禍福之不必盡驗何獨於此語必求其驗乎服應說甚是

三年傳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按五豆爲區則二斗五升五區爲釜則釜一斛二斗五升鍾十二斛五斗不特釜鍾較舊加倍無此情理卽杜云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亦自相繆戾葢杜注原本是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孔疏言其譌而未經改正然傳明言三量皆登一必非但加於豆矣卽曰加於豆而區釜自加則區加四升釜加一斗六升參差不齊不得混之曰登一且區釜既因豆而加則鍾亦自加不得別之爲三量登一明傳遜杜注正誤謂三量皆加十分之一則鍾比舊大六斗四升其說甚確傳不云四量者以豆爲四升四合區爲一斗七升六合釜爲七斗有四合而鍾之七斛有四升則與釜大小同數也鍾之爲量大其器不能常

用祇以他量積算陳氏但改常用之三量而鍾實未嘗作故云三量登一鍾乃大矣古人文字精密如此傳氏謂今世用量以加一爲極大執今例古似近淺陋然論語曰二吾猶不足十分之二可以云二則十分之一何不可云一此亦足爲一證

四年傳渾罕曰國氏其先亾乎朱長孺讀左日鈔引王應麟曰古者孫以王父字爲氏子產乃子國之子不應稱國氏愚謂此辨最是渾罕所言或是子產沒後追論綺按孫以王父字爲氏春秋時亦不盡然宋華督鱗矔皆以公孫而得氏魯公子彄

子臧稱臧僖伯且以公子而即氏其字至鄭之公族以公孫氏父字者亦不止一人子游之子即稱游楚子然之子即稱然丹子罕之子子展即稱罕氏故襄二十六年叔向言鄭七穆罕氏其後亾者也正與國氏先亾句同例

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按此三官爲三家世職漢以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公即用魯制周禮六官之號惟魯備見於傳特隨時更易廢置無常其正卿之位實祇有三三家既立惟司徒司馬司空爲卿

官餘官皆大夫矣今於三家外考之隱二年司空無駭卒十一年羽父將以求太宰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十八年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宣十八年臧宣叔逐東門氏杜云時宣叔爲司寇襄二十一年季武子謂臧武仲子爲司寇六官之名無一不具然羽父之求太宰欲特設此官以寵己魯實本無太宰故傳中亦不復見哀三年命宰人出禮書杜云宰人冢宰之屬冢宰不設但存其屬而已司空之官孟氏未立以前惟展氏嘗爲之宗伯之官弗忌而外他不復見哀二十六年將以公子荆

之母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此時亦久無宗伯而但存宗人一官至於司寇一職臧氏爲之最久自武仲見逐此官亦無常職至定公時則孔子嘗爲之元年傳云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孟子亦云孔子爲魯司寇而史記孔子世家及家語皆云孔子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司空爲孟氏世官孔子不應得爲於司寇上加大字亦不合傳惟宋有大司馬大司寇楚有大司馬晉有大司空他國皆無魯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家所居之職尙無大字而司寇獨稱大恐是鄒魯諸儒妄意尊聖轉

失其實耳今時文家又動云夫子爲少司寇蓋本禮記正義引崔靈恩說夫子從小司空爲小司寇孔氏云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不尊聖而反抑聖尤爲臆說不如從左傳孟子但稱司寇之爲得實也夫子攝相即會夾谷攝相禮之事時魯人以夫子知禮凡禮事皆夫子爲相鄉黨使擯趨進亦攝上擯事禮本非司寇職故曰攝若國相則自有季桓子在何須夫子攝也

五年傳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杜注云季孫不欲親議敎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正義引劉炫以爲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

十四

取其令名也惠定宇補注云臧氏爲司寇古者兵獄同制故質成於臧氏綺按劉光伯以規過名書此獨扶杜說之陋實不可解惠氏取大刑用甲兵之義以正之其說似矣亦未盡確也軍制改革自是司馬專職叔孫氏世爲司馬故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必告叔孫穆子此時毀中軍亦使杜洩告叔孫之殯然季氏雖專政亦畏輿論若成毀皆在叔孫氏不足以服國人而施氏臧氏爲魯世族最久故使二族親其事以弭衆議其時臧氏之倘爲司寇與否實未可知說見前條杜氏令名之說但以臧爲善而劉氏又以施舍也爲合於舍中軍之意其穿鑿不更甚於杜耶

七年傳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正義云日謂往日也又云董遇注無日字幼時讀左傳以爲日字當作自字乃與下傳序相授於今四王句呼應以今考之日字乃因下文日月以冀相涉而衍耳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釋文云孟僖子病不能禮本或作病不能相禮臧琳經義雜記云據此知古本無相字故杜注云不能相儀荅郊勞以此爲已病若本有相字文義已明杜可無注且

札四　十五

下云苟能禮者從之不能禮正與能禮相對綺按臧說是也禮字所賅甚廣不獨指擯相一事觀僖子言禮身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云云可見杜氏但據前事釋之猶偏而未盡其實即無相字亦無須注也

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此下疏文於夫子身爲大夫乃稱夫子云云凡五十三字此乃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下疏誤移於此北宋以前各經義疏皆單刻不附經注南宋人合刻時不及細檢故有此誤各注疏本皆仍之阮氏校勘記亦未校

出

吾問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杜注云聖人謂商湯史記集解引服注亦同下云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杜云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倒傳文其後二字於有明德之上紆曲不可通聖人乃明知之稱故臧武仲當時亦以為聖人何必遠舉商湯漢書古今人表以弗父何為聖人列第一等正以此傳為據又第五等有宋大金下注云考父子而表無正考父亦必在第一等而傳寫脫去惟汲古閣毛氏本如此監本則弗父何正考父俱列第三等蓋毛本尚依古次而他本則後人妄移凡書中歧誤淺看似無理而思之卻非無理者必係原本淺看似有理而徐考之實不合者必係後改以此校書十可得六七則聖人正指弗父考父考父為弗父曾孫弗父不讓則考父亦應為宋君故俱云不當世況傳云滅於宋乃指孔父嘉之後奔魯不祀於宋若湯之後則固有宋存焉不得謂之滅也

八年傳莫保其性漢書五行志引作莫信其性唐石經此處缺泐宋石經亦缺據校勘記宋慶元本及宋殘本俱作信蓋民有恒性順則可知逆則不可知今作事不時民力凋盡人情回惑不能自主故云莫信其性杜氏以不敢自信其性命解之自指稟受之性命今各本并杜注亦改作保則如今世俚俗語性命不保專以死生言之古無此解且杜本如果作保亦當云不能不當云不敢欲保性命亦何不敢之有兩宋本既作信與漢志合則唐宋石經亦必作信其作保者當是淳熙坊刻相臺岳本之誤而明以後本皆因之也

九年傳晉侯飲酒樂釋文樂音洛經義述聞云樂當如字讀謂平公飲酒而作樂下文君徹宴樂女弗聞而樂正指此樂字檀弓載此事云平公飲酒鼓

鐘是其明證矣綺按王說是也若作喜樂之樂屠蒯何從知之而遽趨入乎

十二年傳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以為有東西二不羹故言四國劉炫規過謂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作三故誤為四錢宮詹駁之曰予讀賈子書大都篇云楚靈王問范無宇我欲大城陳蔡葉不羹賦車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無宇言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又云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奉公子棄疾內作難然則傳

云四國者兼葉言之十三年傳稱陳蔡不羹許葉之師葉本許都靈王遷許於城父而取其地故有許葉之稱十一年十二年傳但稱陳蔡不羹而不及葉者傳寫之脫文杜不審而分不羹爲二以當之誤矣當時實有四城改四爲三亦非其實綺按宮詹說非也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父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我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對曰國爲大城未有利者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言誕也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弑靈王國語此章與

賈子語相同即賈子所本而三國三城兩見陳蔡不羹字亦兩見皆無葉字本傳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亦無葉字今獨賈書有葉字者正因十三年傳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句而增入耳不當據漢人書以改內外傳依劉氏規過作三國爲是其所以誤作四國者蓋因上文四國皆有分今周與四國二語相涉而誤耳劉氏以爲因古四字積畫爲三而誤是未必然若以古字爲三則當誤四爲三不應誤三爲四也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云皆古書名正義引先儒之說不一其釋三墳孔安國以爲伏犧神農黃帝之書鄭康成周禮外史注亦以三皇五帝之書爲即三墳五典而賈逵則云三墳三王之書其說似異實同何也三墳即周禮太卜所謂三易也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至周始名易其通稱三易者以最後之名名之耳周易以乾爲首即伏羲之易故繫辭言包犧氏之王天下始作八卦連山以艮爲首即神農之易炎帝神農號烈山氏又曰厲山氏連與烈厲音相近古人通用歸藏以坤爲首即黃帝之易黃帝以土德王土爲萬物之所歸故曰

歸藏禮運孔子曰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先坤後乾是歸藏之序然則三代所用之易不外三皇之三墳故賈逵不稱三皇而曰三王之書據夏商周所用而言也

十七年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後世占象家以光芒四出者爲孛直指者爲彗今經傳書孛而申須言彗是彗即孛矣彗星俗謂之掃帚星所以掃除穢垢故曰除舊布新彗星之光必隨日光所指日初入地其光必自西指東日將出地其光必自東指西半夜日下行

地中則必正指南北今星在大辰之西貫大辰而及天漢自西指東知是初昏時所見經傳冬字杜氏以爲夏之八月是也蓋夏正之八月爲周正之冬十月其時犬辰昏見西方若爲周之十一月十二月則大辰已隨日入地矣大辰卽大火之次跨房心尾三宿俗稱爲大人星以天輻二星爲笏東咸西咸八星爲冠房四星爲面心三星爲背脊尾九星爲足宛如拜跪之形村氓婦豎皆能識之以大辰爲大人亦名與形之巧合也

二十年傳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

而以齊氏之墓予之杜注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竹汀日記云黃蕘圃示宋版不全左傳二部此處注文作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兩本皆同惠松崖校本亦同并云俗本此注添入未字遂有生賜謚之疑得宋本爲之稱快綺按宋本是也杜氏以傳預記後事故曰終言若事出一時則終言之三字不可通矣俗本終下添而字亦贅

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胡氏翻宋本文選沈休文安陸昭王碑萑蒲攸在李善注引左傳作聚人於萑蒲之澤以取人爲聚人文義較勝杜云於澤中劫人杜正因傳文但云聚人故以於澤中劫人申明之非以劫人訓取人也上句多字下文盡殺之盡字俱與聚字相應作聚人爲是

二十六年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惠定宇補注曰周之典籍盡在楚矣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左史倚相觀射父讀之綺按子革對楚靈語在昭十二年時王子朝尙未奔楚惠氏牽引失實

二十八年傳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服虔云昨飲酒醉故不夕食杜云或他人也言飢甚按服杜二解

其意相同而辭俱未盡蓋言昨日有人賜酒飲之至醉故未夕食昨未夕食則今尙飢故饋之始至恐其不足不能供一飽耳服釋不夕食之故杜釋恐其不足之故合而觀之二說乃互相足也

三十二年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顧亭林杜解補正云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星度不同故歲獨在越顧說甚當然未明指吳越所分星度日知錄集釋引沈文起學博曰鄭康成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錢岳源學博曰漢志以後皆以斗爲吳分野牛女爲

越分野時歲星初入星紀反是吳得歲矣惟越絶
書云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然後越獨得歲淮南
子以須女爲吳與越絶書正同綺按二說不同岳
源說爲是葢歲星隨天右旋星紀之次起斗十二
度初終女七度末斗宿凡二十六度除去十一度
尙餘十五度牛八度并女七度亦十五度是歲前
半年歲星在斗宿後半年在牛女二宿傳文云夏
吳伐越則其時歲星尙在斗宿斗爲越分野故史
墨言越得歲越絶書淮南子與史墨之言合而漢
志鄭康成說俱不合岳源名墉爲平榻宮詹族子

天文步算是其家學故精思卓識足以正千載相
承之謬誤
毛西河經問云漢志分野斗屬吳而漢元鼎中熒
惑守南斗則越地受災時南越呂相嘉殺其主及
太后漢兵討誅之而南越亡牽牛亦越分而後漢永
平間客星出牽牛則吳地受災廣陵王謀反自殺
又永建中客星犯牛女則吳地受災揚州吳郡賊
略四十九縣此卽在漢時亦未有驗者按毛氏不
信分野之說故舉災應之互異者以駁漢志而其
所舉乃正可以證斗之爲越分野牛女之爲吳分

野葢天象原因乎人心古人既有分野之說則分
野遂有驗後世星度漸差分野之說亦不甚信而
天象遂不盡驗此理見鄗著鈍硯巵言
定公
元年傳春王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
以城成周按此事已見前年冬十一月一事兩載
曾援以爲晉用夏正之證以今考之尙有可疑周
正之正月當爲夏正之年前十一月周正之十一
月當爲夏正之九月若以是年傳文爲據晉史所
記則經當書是年三月今經於昭三十二年冬書

城成周則其事爲周正之冬於夏正爲秋不得謂
經反有誤要之晉用夏正則無可疑也
四年傳命以伯禽按伯禽書篇名與命以唐誥命以
康誥同例杜云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
伯禽以付字釋命字與下兩命字異解殊屬紆曲
故正義引劉炫規過而不從杜說又下文命以康
誥馬融王肅尙書注皆以康爲國名王云在千里
之畿內後滅管蔡更封爲衛侯史記衛世家康叔
之子曰康伯若康爲謚號不應父子同謚作國名
爲是以國名誥亦與唐誥同例

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周制六卿或有兼三公者武王時周公以冢宰兼大傅大公以司馬兼大師召公以司徒兼大保至成王崩時召公獨在故顧命云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當時六卿次序召公代周公爲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康叔仍爲司寇聃季仍爲司空杜云聃季卽毛伯是也江艮庭曰太保獨名者以召公是時已百餘歲嫌別是一人故特著名是也畢毛兼三公故獨稱公且畢公理成周東郊爲二伯之一故康王之誥云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毛畢以王朝三公而稱公非五等爵之公也至春秋時王朝卿士有宰周公列國則宋公之外惟虞虢獨稱公按僖五年傳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世次在先故與魯衛諸國不同杜云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大伯逃於荆蠻就其地而封之故從蠻夷雖大曰子之例或曰虞公以大伯三讓之德虢公以迪教五人之首是以功德論以功德論則周公大公有大勳勞亦僅封侯不如以世次尊而封公之爲確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名雖異而實則同也

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周府所藏載書與春秋所書次序不同杜氏據羽父所言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釋之是矣而晉重耳之單稱重則未有解或以爲省文或以爲文公又名重按文公之命名必其生有異表非獨駢脅其耳亦異於常人如舜目重瞳禹耳三漏又如耴爲耳下垂故鄭公孫輒字子耳文公之爲重耳既因耳異而命名必無去耳而單稱重之理如以爲省文則首冠王若曰何等鄭重豈得從省況二名如甲午王臣皆不省去一字何於晉文獨變其例今以情理揆之蓋此時合諸侯于召陵晉爲盟主祝鮀之言雖告萇宏而晉定公實在會故爲盟主諱單舉重字正二名不偏諱之意此亦見鮀之敏博而佞不觸忌諱其實盟府所載仍是書晉重耳也

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杜注奔食食者走不啖云云文義不順當依林堯叟注以奔字絕句蓋楚人棄食而奔吳人食其食而追之正見楚之連敗窮蹙吳之乘勝從容

八年經從祀先公杜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杜云所順非一似謂閔僖以後諸公亦因是而順禮器正義引傳順祀先公而祈焉服氏注云自躋僖以來昭穆皆亂詳服氏之意以爲依伯禽以下世次閔公當昭僖公當穆自文二年躋僖降閔昭穆互易則文公以後之昭穆亦將無一不亂賈公彥周禮守祧疏據此以辨廟制之兄弟不同昭穆其說固是而以躋僖爲以後世次皆亂則非蓋躋僖逆祀但易閔僖之昭穆以後世次仍可不亂故文公

爲昭宣公爲穆成公爲昭襄公爲穆至昭公襄季孫欲爲惡謚因樂鶖鶩之言而止遂從略而謚之曰昭正以其廟之當昭也自是由定哀悼元以及繆繆穆字通亦適當穆位如謂既順祀先公亂者自正則昭公得謚尙在順祀之前何亦未亂觀此則杜氏所順非一之言已爲蒙混而服氏躋僖以來昭穆皆亂之說更不得其實矣

盜竊寶玉大弓杜云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而哀十四年宋向魋奔衞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則宋亦有此寶玉矣明堂位又以封父爲龜名

十年傳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杜云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按涉佗獨挨衞侯手無禮甚於成何故其罪不與成何等蓋因二人同盟衞君而一殺一奔故言此以別其罪杜泛言不與人等失其旨矣

十五年傳子貢觀焉按說文贛賜也貢獻功也二字迥別古人名字必相應端木子名賜自當作贛今論語皆作貢漢石經論語作贛禮記贛貢雜出左傳此處及哀七年十二年作貢哀十五年以後皆作贛凡作貢者皆後人轉寫之誤當一律作贛爾雅釋詁

賚貢錫亦誤

哀公

元年傳而越大於少康齊次風侍郎云伍員所以引夏少康事者以越爲少康之後也會稽之甲楯五千大於一成一旅多矣按齊說甚是得此解益見子胥之進言危切

七年傳負瑕故有繹杜解紆曲此蓋就後日言之言四邾子於負瑕故至今負瑕邑中尙有地亦名繹也猶定五年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言今堂谿氏卽其後漢石經有堂谿典名亦就作傳時言之

十一年傳對曰從司馬杜注從臾司馬所命按臾王問叔孫而事何也是問其所居何職不當荅以從臾司馬所命卽事字專指此時軍事亦當云唯王所命今按語意乃是自言其官爲司馬耳昭四年杜洩對季孫言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司馬固叔孫氏世職從者謙辭猶論語云從大夫之後耳

十二年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杜云尋重也寒歇也傳中尋盟二字屢見杜皆不注今因與寒字相對故特注之然未得的解按朱子中庸溫故注云溫

猶燖溫之溫此蓋本諸古訓說文無燖字古只用尋是尋有溫義正與寒字相對

二十四年傳使宗人釁夏獻其禮杜注云宗人禮官按文公時有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韋注宗人宗伯也夏父展左傳作御孫又魯語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韋注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宗宗伯也據此則魯夏氏世爲禮官此文釁夏疑本作夏釁傳寫誤倒釁卽展與弗忌之後定四年祝鮀言魯公始封分之祝宗卜史杜以宗爲宗伯

與韋注合宗之一職賜自王朝自宜世守其官此尤可證釁夏之當爲夏釁也

二十五年傳惡言多矣君請盡之杜云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按盡極以觀語甚不可解蓋云平日受二子之惡言甚多請君盡言以洩其忿耳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杜云以激三桓之數食言按此解亦繆食言之言卽上文惡言與他處食言作不信解者不同謂彼受人惡言已多無怪其肥不曰受而曰食正與肥字相應此公洩忿之詞

卽所謂盡之也語雋而毒故飲酒不樂

姪寶恩校字

左傳札記卷第四終

左傳札記卷第五

石經札上

元

唐石刻十二經立於文宗開成二年丁巳今在西安府學摹拓者少故較唐代他碑特爲完善而立碑後有覆勘脩改有妄人增改有後梁補碑有明人補字補碑因梁時石有亡失補刊足之比唐碑略小補字因嘉靖乙卯地震碑多倒損諸生王堯惠等按缺處補寫別立小石於碑下以便裝册時綴入石經之勝於版本有數端焉版本書傳世至

北宋而止石經則在版刻未興以前於經典全文爲最古一也版本遇字形相近每易混淆石經則大書深刻剖別明顯二也版本或有修改原文遂不可知石刻雖經磨礲原字仍隱約可辨足以參稽得失三也又況經生愼書儒官詳校勘爲定本九非版刻所能及石經在明以前不甚著 本朝則考校者多如顧亭林徵君金石文字記朱竹垞檢討經義考皆僅據裝册本其所訾詆實非原本之咎其後錢竹汀少詹金石文跋尾王述菴少司寇金石萃編阮文達公十三經校勘記咸能表

明石經善處然猶不無闕略綺得未裝散碑尚存唐刻眞面目因以左傳全碑兼取宋高宗御書石經殘本與版本互核證其是非萃編校勘記有誤亦辨明之不敢如沖遠之曲護當陽也

一校中各條依石經標句石本顯誤及後人妄改者則以版本標句其有各注疏本誤而集解諸本不誤者校勘記已詳不贅及

一石經依杜氏分三十卷凡六十七碑每卷跨兩三碑碑分七層逐層接讀經傳每年提行首標經字傳字一年中事連寫不分篇段每行十字若僅

九字則其初必有衍字若十一字則其初必有脫字審其痕跡詳其文義一一表出若不能辨其衍脫何字則不著

一石經遇虎淵世民豫适誦純恆湛等字皆避諱闕筆偏旁如虢虒等字亦闕筆其餘棄作弃氓作甿泄紲等字改從曳葉堞等字改從枼愍泯等字改從氏

一石經未刻時先有張參五經文字鐫於木書寫石經悉遵其式其中用正體而不從俗體者如旆不作斾穨不作頹聑不作聃汏不作汰躡不作疊

雝不作譽嗥不作嗥褎不作褏訴不作訴尫不作
尫弛不作弛炎茲等字俱有短畫不混從巛朝服
勝愈等字應從舟者皆用點不混從日月之月骨
肉之月庚唐商及言示等偏旁字應作古上文者
皆用畫不混用點間有不合正體者乃當時經典
通俗字五經文字已辨明之

序

春秋左氏傳序此六字初刻正書磨改作隸書大字
跨兩行以後每卷首行大字題春秋經傳集解某
公第幾惟隱公卷正書餘皆隸書次行低三格題

杜氏二字石經無注而必題集解杜氏者明所從
爲杜氏本也氏下空一格題盡若干年
摠歸諸凡摠誤作揔版本多作總唐宋經典相承作
揔按說文作總徐鉉曰今俗作摠
末有潁子嚴者潁字水旁改刻原刻當作穎隱元年
傳城潁潁谷又潁考叔兩見十一年傳潁考叔四
見皆有磨改痕以後凡潁字皆然按廣韻於從禾
之穎云又姓左傳穎考叔蓋考叔以穎谷得氏穎
谷以穎水得名古本從禾後人水名必加水旁遂
別作潁石經初刻必有據否則不應十餘處皆誤

隱公

元年傳公孫滑出奔衛石經無出字宋高宗御書石
經及各版本俱有按石本此行似後人磨刻滑字
起鄭字止計字數當有出字
三年傳使公子馮出居于鄭明翻宋岳氏本于作於
按二字各本錯出不能悉舉今惟岳本與石經異
者著之因明季以來所刻集解諸本大半從岳本
出也
四年傳老夫耄矣原刻如此磨改作耄與五經文字
合

而請涖于衛岳本于作於
石碏使其宰獳羊肩初刻無其字覆勘增入按石本
其宰獳三字擠刻次行羊字起石字止凡十二字
則次行初刻亦脫兩字
六年傳不可鄉邇原刻作嚮後加辶旁莊十四年傳
引書作邇
七年傳告終稱嗣也石本初刻脫稱字覆勘增入故
此行十一字
九年傳先者見獲必務進原刻必上衍後字磨改去
之又復旁注按下有後者不救句此句不應有後

字刊去是也凡石經旁注字皆淺人妄加最不足
據故不復辨論
十年經伐載初刻作戴後改傳仿此各本皆作戴據
校勘記云宋十行本疏文皆作載釋文載音再字
林作戴唐時雖有二本孔陸皆從載當依改刻
十一年傳公會鄭伯于郲初刻于下衍時字磨改去
之各本亦皆無按初刻涉經文而誤刊去是也
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石本氏壬辰羽四字原刻
係壬辰羽三字按此行兩次磨改
桓公

二年傳君之名子也初刻之誤子覆勘更正
惠之廿四年各本廿作二十惠之卅年各本卅作三
十按石經凡二十三十俱幷寫詩于三十里三十
維物自以四字爲句而石經亦作卅知字雖幷而
讀則仍分兩字也
五年傳仍叔之子弱也秋大雩原刻如此磨改增來
聘二字此淺人妄加校勘記以爲晁公武據蜀本
增非也
六年傳公問名於申繻申繻對曰原刻如此磨改不
重申繻各本亦皆無校勘記云名有二字初刻作

曰名有三字不言重申繻綺按前行之字起次行
篆字止兩行俱九字原刻重申繻倘可辨阮氏未
審此與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同例當依原刻
九年傳楚子使鬬廉帥師原刻如此磨改去子字各
本亦皆無按上文楚子使道朔楚子使薳章俱有
子字不應此句獨無各本誤脫當依原刻
十年傳周諺有之原刻之下有曰字磨改去之各本
亦皆無石經此行僅九字校勘記但言之匹夫三
字磨改不言有曰字亦未審辨
乃獻之宋石經無之字曾見南宋殘本及各注疏本

亦無之字其餘集解諸本皆有
十一年傳且日虞四邑之至也金石萃編以石經日
字爲曰字今觀石刻日字稍闊唐人書以開口爲
曰不開口爲日不分闊狹萃編誤也又按釋文出
且日注云人逸反日字不必音此獨作音則唐時
已有誤讀爲曰者矣
十六年傳構急子初刻作搆後改從木按說文無從
手之搆
十七年經五月丙午各本五上有夏字按序正義云
桓十七年五月無夏則各本有夏字者非當依石

本
傳日官居卿以厎日禮也岳本同各本厎作底按說
文厎山居也一曰下也都禮切厎柔石也職雉切
厎字今借訓爲致左傳惟襄二十九年處而不厎
昭元年壅閉湫厎從广音丁禮切餘皆從厂音旨
二字版本混淆當依石本

莊公

八年傳冬十有二月宋石經及各本皆作冬十二月
傳文年月例無有字唐刻誤衍
墜于車各本皆作隊唐本隊字多從土漢書五行志
亦作墜

九年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叔帥師來四字改刻此行
九字初刻叔下當衍牙字
十年傳譚子奔莒同盟故也故也二字擠刻初刻當
脫故字
十四年傳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三蛇
字皆初刻作虵磨改作蛇石經凡蛇字俱係虵字
磨改
其氣炎以取之原刻如此後於炎上疊刻燄字字當
從臽譌從舀各本皆作燄宋石經存半字亦作燄
校勘記云釋文作炎漢書五行志藝文志引傳並
作炎顏師古注炎讀與燄同王符潛夫論亦引作
炎綺按風俗通過譽篇人之所忌炎自取之即用
傳語且云炎自取則傳意謂畏忌之氣如火之上
炎與妖異相引傳文其氣二字略讀炎以取之爲
句今俗因譌本而以氣燄二字連文更失本旨杜
氏雖引洛誥火始燄燄爲解亦與師古炎讀爲燄
同意後人竟改傳文作燄與漢人所引不合當依
原刻
十八年傳遷權於那處初刻作郍後改那校勘記云
初刻那後改郍不確

十九年傳及惠王即位及惠王即四字改刻初刻當
脫及字
三十年傳謀山戎也原刻如此磨改山上增伐字非
各本皆無伐字

閔公

元年傳天啟之矣初刻作天所啟矣後刊正
二年傳及狄人戰于熒澤宋石經同版本熒或作滎
按熒澤爲濟水伏流見處從地湓出其光熒然故
名李春生太守清傑輯滎陽石刻記四卷凡唷以

前碑皆作燓唐碑始有從水者今禹貢作滎亦唐
人所改也
脩己而不責人人上出格增於字
雖盡敵盡下旁注於字
僖公
元年經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宋石經同各本曹
師俱作曹伯按傳諸侯救邢注云實大夫而曰諸
侯總衆國之辭正義云三國皆師多而大夫將莊
三年襄二十三年正義引此文亦俱作曹師則作
曹伯者誤當依石本

札五　九

齊人以歸以下出格增尸字
三年傳夏六月雨校勘記云石經六作四是也綺按
校勘記非也經文作六傳亦明言自十月不雨至
於五月則本句不當作四況石經亦並不作四不
知校勘記何由致誤
未之絕也宋石經模糊而絕字尙可辨行首有之字
絕字在第十字以數計當亦作未之絕也各本之
絕二字誤倒當依石本
四年傳昭王南征而不復征下旁注沒字各本皆無
按此行僅九字恐初刻本有沒字覆勘去之後又

旁增惠定宇左氏補注云高誘呂覽注引傳有沒
字則此字尙非妄加
五年傳吾享祀豐絜絜字磨改疑初刻作潔
六年傳諸侯救許救作撥不成字竹汀云僖公卷有
後人補刊綺按此碑字多譌體乃書碑者不合定
式非因後人補刊也
七年傳君若去之以爲成宋石經同版本君若二字
互倒於理不順當依石本
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作揔從牛旁非
九年經晉侯佹諸卒宋石經及集解諸本同各注疏

札五　十

本佹作詭注疏本異同已詳校勘記今有辨故特舉之按莊十六年傳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獻公命名當取諸此猶
魯叔孫之名僑如虺豹苦越之子名暘州卽晉之
名仇成師亦其前例也莊十六年至僖八年凡二
十五年獻公之年當不止此然傳既言初則詭諸
之執當在桓公時石經及諸集解本於夷詭諸從
言於獻公名從人二者必有一誤
十二年傳夏楚滅黃初刻楚下衍人字後刊去
十四年傳公怒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各本作公怒止
之石經怒下鄫上僅缺兩字知唐本無止字穀梁

傳注引左傳亦作公怒之以繒予之不朝亦無止
字各本誤衍石刻雖缺泐依字數按之與穀梁注
合當從之
十五年傳寡人之從晉君而西也原刻如此磨改去
晉字各本亦無按此辭晉大夫非與晉君言刊去
晉字非也當依原刻
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岳本于作於
行將馬入初刻馬入二字誤倒後刊正
十六年經是月六鷁退飛月下旁注也字
傳齊徵諸侯戍周各本侯下衍而字石經此行九字

札玉　十二

疑書丹時亦有而字
十九年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原刻
如此磨改宋下增襄字字體有法當是覆勘所增
各本皆脫襄字
二十二年傳享畢宋石經同各本享作饗上文入享
唐本缺泐當亦作享
二十三年傳請待子請上旁注然字
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謀下出格增飲之二字醉上
出格增酒字
二十四年傳臣聞之報者倦矣原刻如此磨改之下

增曰字各本亦俱有
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此行狄字起凡十一字
疑書丹時失重王字
二十五年傳王享醴宋石經同各本享作饗
二十六年傳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下旁注是字
而自寘於夔原刻如此磨改寘作竄各本亦俱作竄
按夔爲楚之別封兒夔子對楚之語甚傲不應云
竄當依原刻
二十七年傳秋入杞責禮也楚子將圍宋宋石經如
此唐石經此處缺泐然杞字下子字上僅缺四字

札玉　十二

依字數計之知與宋石經同各本皆作責無禮也
按釋文責禮本或作責無禮者非當依石本
公曰可矣乎乎字旁添各本亦有此初刻偶脫覆勘
增正非若他處妄加
二十八年經邾子秦人于溫宋石經岳本同各本邾
子作邾人按會盟之序小國居後若邾君不在會
不當序於秦人之上當依石本
傳謂楚人不卒戍也宋石經同各本人下有曰字按
謂字貫下不必有曰字當依石本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侯曰原刻如此磨改侯作師各

本亦俱作師按子玉自稱臣明非泛告軍師之辭
當依原刻
玈弓矢千弓下旁注十玈二字釋文云本或作旅弓
十玈矢千後人專輒加也
三十年傳雖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各本皆無雖字
按有雖字則語更鄭重石經此行十一字疑書丹
時亦無雖字覆勘增入是也當依石本
不闕秦焉取之原刻如此不上旁注若字焉上旁注
將字宋石經及正義述傳俱無若將二字藝文類
聚二十五卷引傳亦同岳氏相臺九經三傳沿革

例云諸本皆無建上本有之則今本有若字將字
皆沿建上本之謬當依原刻
三十二年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原刻如此改刊子作
兮各本皆作子釋文云孟子本或作孟兮校勘記
云作兮爲勝兮者語所稽也子者男子之美稱蹇
叔此語有傷痛之聲不必以美稱加諸其子也綺
按校勘記語未明顯其意據呂覽先識篇以孟明
爲蹇叔子然史記秦本紀杜氏世族譜皆以孟明
爲百里奚子故三十三年傳稱百里孟明視且下
文別云蹇叔之子與師孟明主帥今但云與師則

孟明必非蹇叔子使其爲蹇叔子非特不當稱子
亦不當稱孟矣其云兮者語所稽蹇叔此語有傷
痛之聲是也說文兮語所稽也稽留止也蹇叔且
言且哭故有留止之聲即非蹇叔子亦以兮字爲
勝古人年逾五十以伯仲爲字昭三年子大叔荅
張趯且孟曰而將無事單舉孟字爲稱亦是一證
三十三年傳以間敝邑初刻閑改從月
彼實構我二君原刻如此改從手旁與前不一例
文公
元年傳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岳本賜作錫非按公

羊傳曰錫者何賜也今經作錫傳自作賜與公羊
同意古人易字解經多有此例當依石本
二年經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初刻晉下有陽字磨
改去之各本皆無陽字按杜注云貶其族族去則
非卿陽字不當有改刻是也
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宋石經同各本
穆下有公字校勘記云下文秦穆有焉其秦穆之
謂矣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皆無公字諸刻本
有者疑衍文綺按校勘記是也此句既言爲君則
公字尤可省又按之爲君也四字擠刻此行十一

字疑初刻脫也字金石萃編云各本穆下有公字此補字之誤脫按此係唐刻並非明人補字萃編語不確當依石本

四年傳爲賦湛露石經詩作湛露避唐敬宗諱此獨不缺筆疑後人添補

旅弓矢千弓下旁注十旅二字說見前

六年傳辟獄刑朱石經同各本或作辟刑獄按正義辟獄刑兩見釋文亦出辟獄則獄字當在上

道之禮則原刻如此之下旁注以字各本亦皆有按無以字正與上十句句法一律禮則猶言禮法也或以則字屬下句讀尤非當依原刻

何以事夫子原刻如此磨改去夫字非各本皆有

九年經夏狄侵齊初刻齊誤鄭後刊正

傳楚子越椒來聘越椒來三字改刻初刻子下當衍使字各本皆無校勘記云子越椒三字連讀伯棼是字合子越椒三字爲名傳文非楚子連讀也綺按子越椒三字連讀是也合三字爲名非也經書楚子使椒來聘若三字爲名不應獨舉下一字十六年傳子越自石溪宣四年傳子越亦三見不應又獨舉上二字葢椒是名子越是字又字伯棼如公孫僑字子產又字子美也其云子越椒者乃兼字與名而稱之如孔父嘉孟明視之類傳中往往有此

執幣傲初刻作敖改從人旁下傲其先君亦然按敖傲古今字釋文云本或作敖

十年傳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石本也王使三字擠刻此行十一字疑初刻脫也字

十一年經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宋石經同各本叔下衍仲字校勘記云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綺按此時何未立叔仲氏故但書叔彭生各本誤衍當依石本

傳至于錫穴宋石經同版本錫或作鍚校勘記云漢書地里志錫縣屬漢中郡應劭曰錫音陽師古曰即春秋所謂錫穴而後漢郡國志又云沔陽有鐵安陽有錫春秋時曰錫穴釋文亦云錫音羊本或作錫似作錫字爲當綺按此字舊說互異未能定其何從然石經先於版本班固應劭又先於後漢志陸氏釋文亦以錫爲正字錫爲或作字則作錫者後出當依石本

十二年傳將何俟焉焉字初刻誤矣後刊正

十三年經邾子蘧蒢卒原刻如此後去艹頭作遽除
各本皆同原刻
十四年傳爾不可使多蓄憾初刻作畜後加艹頭
十六年經十有六年春初刻脫春字後旁增
傳盡以寶行行下缺泐按此行僅九字疑書丹時寶
上衍其字
十八年傳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不忘行父四
字改刻初刻行上似衍今字
明允篤誠篤刻作薦非
忠肅共懿初刻共作恭後改

宣公
元年經六月齊人取濟西田朱梁補碑濟譌齊按唐
石經立於京師務本坊天祐中改梁新城而石經
在城外梁時劉鄩守長安移碑入城左傳亡去宣
公兩碑當時補刻非奉朝命故字蹟醜惡紕繆甚
多信字成城字俱闕筆避梁諱而遇唐諱亦仍闕
筆今文在梁碑者稱補碑以別之梁碑繆處依版
本標句其字體之繆如盾作盾穿作穽畝作畒競
作竸者甚多不能悉著
二年經晉趙盾弑其君夷皐補碑弑誤殺

傳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補碑脫春字按釋文出
命于楚云本或作受命于楚非也校勘記引臧琳
云傳本無受字故注云受楚命若傳本作受命于
楚則文義已明杜可無庸注矣綺按臧說是也補
碑既脫春字則應少一字今傳二年提行起至將
戰止下接唐碑華元云云凡十一行行十字知唐
刻原碑實無受字
致果爲毅補碑致誤殺
不忘恭敬補碑恭作共非
初麗姬之亂版本麗或作驪非麗驪古今字傳惟此

一處作麗釋文亦同葢古本相承如是補碑不誤
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補碑適下衍子字校勘記云
十行本初刊無子字後剜擠補刊石經宋本岳本
亦無昭廿八年正義詩汾沮洳正義引此並無子
字綺按補刊石經有子字校勘記誤惟宋石經無
子字釋文亦標之適而不標適子子字不當有
三年傳及延鄭及晉平版本延作鄭非宋石經延字
略可辨亦無邑旁此補碑不誤
四年經秋公如齊補碑秋誤利
傳汏輈及鼓跗版本汏或作汰下同按釋文凡訓過

者作汰他末反訓侈者作汏音泰段氏說文注云
左傳中汏輈汏侈字皆泰之叚借作汰者非石經
一律作汏是也補碑不誤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補碑乳下虎下俱衍爲字此
行入字起亥行命字起兩行俱十一字則書丹時
無兩爲字
六年傳召桓公逆王后于齊補碑桓誤蘇
其在周易豐䷶之離䷝離卦誤畫作同人
八年傳殺諸絳市補碑絳誤終
有事于大廟補碑于字空未刻

九年經九月晉侯宋公補碑月下衍公會二字
十二年傳楚君討鄭宋石經同版本君作軍按下句
怒乎哀字自指楚王言作君爲是石經此處在唐
碑當依石本
故曰律否臧補碑否作不非
六人同之補碑初刻夫誤立不磨遽改遂作𠫤不成
字
克敵得屬又何俟俟下旁注焉字按此處係在唐碑
校勘記誤稱補刊補碑中絕無旁注字也
與魏錡皆命而往唐碑皆下旁注受字

二慼往矣唐碑原刻如此後人於慼字加小旁各本
亦俱作慽
敢藉君靈初刻藉誤籍後改此亦在唐碑
屈蕩戶之曰補碑如此宋石經同版本戶或作尸校
勘記云漢書王嘉傳注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注
引此並作戶錢大昕跋余仲仁校刻左傳本云家
藏淳熙九經及長平游御史巾箱小本俱作戶字
綺按杜訓爲止自當作戶補碑不誤
又可以爲京乎宋石經同唐碑京下旁注觀字各本
亦俱有按爾雅釋邱疏引此文無觀字是古本如

此校勘記以爲脫字恐非又可字各本作何宋石
經岳本並作可唐碑此字殘缺而豎筆鉤挑近中
當亦作可
晉師三日穀唐碑日下旁注館字
遂傳於蕭補碑蕭下衍城字
於是鄭不書補碑是下衍乎字
十四年傳構我敝邑于大國唐碑初刻作搆改從木
旁
十五年傳爾用先人之治命補碑用下衍而字顧亭
林云監本脫當依石經綺按此非唐刻不足據補

碑此行十一字則書丹時本無而字
穀出不過藉唐碑初刻藉作籍後改
十七年傳盟于卷楚補碑卷誤巷
庶有豸乎初刻作鳩後改豸各本亦俱作豸按杜注
云解也上言已亂故此言解與襄十六年鳩之訓
集不同改刻是也石經此下皆唐碑
十八年傳將欲以伐齊石本欲字泐存上半版本俱
作欲以伐齊無將字
凡自內虐其君曰弒各本皆無內字竹汀云有內字
正與下自外曰戕句相對成文校勘記云周禮大

札五　三十

司馬職疏文選魏都賦注引傳並有內字綺按杜
注云所以別內外之名正義亦云春秋諸自內虐
其君者通以弒爲文也則唐以前本俱有內字況
傳文兩自字自應同義若無內字則上自字爲自
己之自下自字作從字解兩句中義訓迥殊必無
是理
祖括髮祖括二字擠刻此行仍是十字當經兩次磨
改
成公
二年經取汶陽田陽下磨增之字之田二字擠刻版

本俱無後人據傳文妄加
傳次于鞫居初刻作鞠後改盧氏釋文考證云宋本
作鞫
大國朝夕釋感於敝邑之地原刻如此後人於感字
加小旁版本亦俱作憾
旦辟左右各本旦作且竹汀云夢必在夜旦義爲長
左氏記夢每繼言旦庚宗之夢云旦召其徒社宮
之夢云旦而求之曹元公之夢云旦召六卿是也
綺按此處旦字即夢中語與他處在夢後者不同
而字之當爲旦則無疑下文余姑翦滅此而朝食

札五　三十一

可見戰時正當旦也當依石本
三年傳皇戌如楚獻捷戌諸本多作戍竹汀云左傳
中人名惟公叔戌一人從戈從人其餘如皇戌向
戌穿封戌沈尹戌皆從戌從一版本往往混淆非
得石本何由決其異同綺按皇戌已見宣十二年
彼處石經缺泐故著於此宋石經人名皆誤戍
君爲御人之笑辱也原刻如此後改御作婦各本皆
作婦國語云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
韋昭曰御人婦人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
又莊二十八年傳御人以告子元杜注云御人夫

人之侍人郤克對齊侯不宜斥言婦人故舉其賤
者後人因前傳帷婦人婦人笑於房遂改御爲婦
版本皆承其繆當依原刻
十二年傳道路無雍各本雍作壅按壅塞字古只作
雍當依石本
而慈惠以布政此行十一字當是初刻脫而字
十三年經公至自京師各本俱無至字按此公由京
師會晉侯伐秦尚未反國故下書秋七月公至自
伐秦此處不當有至字石本誤衍
傳勠力同心各本勠作戮按說文勠幷力也與刑戮

字不同當依石本
蔑死我君初刻作蔑我先君後改正惠氏補注云僖
三十一年傳其爲死君乎尋文義當作蔑我死君
綺按惠說非是辨見條札
奸絕我好我下旁注同字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公下旁注弃字我下出格增同
字
而我昏姻也宋石經同版本我下衍之字
十四年傳苦成家其亡乎成下旁注叔字
十六年傳孟獻子曰有勝矣曰下旁注晉字

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若下旁注退字矣下旁
注又何求三字
陷于淖陷上旁注公字
臣對曰好暇原刻如此磨改好下增以字各本亦皆
有按上句好以衆整有衆字故可云以此句但言
暇不得有以字下文杜注云知其以往言好暇則
杜本實無以字改刊因上句好以連文相涉誤增
版本皆承其繆今文家輒云好整以暇上句本有
以字反去之下句本無以字反增之皆由未見古
本耳此處當依原刻

晉入楚軍三日穀日下旁注館字
又何求求下旁注焉字
乃許魯平赦季孫平下旁注而字
不可以再罪奔衛罪字在行末出格增遂字
十七年傳今衆繁而從之三年矣原刻如此後改之
作余各本亦皆作余按古人辭遜如楚莊王言吾
亦從子而歸漢高帝言願從諸侯王似以從之爲
勝當依原刻
欲盡去羣大夫此行十一字當是書丹時脫盡字
楚公子槖師襲舒庸師上旁注師字師卽帥之譌體

第一二八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24 版正內

此淺人以公子穀爲人名故妄加帥字不知公子名櫜師襄十五年公子櫜師爲右司馬卽是此人非單名櫜也

十八年傳孟獻子請於諸侯岳本於作于

姪榮高校字

左傳札記卷第五終

左傳札記卷第六

元和錢綺學

石經札下

襄公

三年傳乃盟于耏外岳本于作於

四年傳四鄰震動原刻如此後改震作振各本作振

按震動是恐懼意當依石本

敗我狐駘原刻如此我下磨增於字各本亦皆有校勘記云敗我於狐駘四字重刻蓋初刻脫我字綺按我字原刻尚可辨所脫乃於字省去於字史文往

往如此當依原刻

六年傳遷于郳原刻如此磨改遷下增萊字各本亦皆有杜注云遷萊子于郳國正因傳無萊字故注以明之釋文亦標遷于郳云本或作遷萊于郳萊衍字據此當依原刻

七年傳今旣耕而後卜郊各本皆無後字校勘記以爲衍文是也

公族穆子有癈疾各本癈多誤廢說文癈固病也與興廢字有別

委蛇委蛇初刻作委委蛇蛇後改刊按古人重文不

論連隔多作兩點如石鼓文君子員邋員邋員斿
作君子員二邋二員斿則初刻雖依古作委委蛇
蛇仍當讀作委蛇委蛇也
而以癰疾赴于諸侯初刻于作於後改
八年傳童子言焉子下旁注何字
亦不使一个行李各本个作介釋文作个音古賀反
按說文無个字然昭二十八年君亦不使一个辱
在寡人禮大學若有一个臣石經版本皆作个則
篆雖無个隸自有之當依石本
九年傳陳畚挶原刻如此後改挶作梮各本皆作挶

札六　二

據正義字當從手改刻非也
二師令四卿正敬享原刻如此後改令作命各本皆
作令校勘記云正義引傳文並作命是孔氏所據
本作命也綺按明刻本正義令命二字錯出惟惠
定宇校宋本一律作命
穆姜薨于東宮岳本于作於
遇艮之八䷳第五爻誤畫作陽爻
十年傳墜則又縣之初刻作隊後加土
爾車非禮也車下旁注多字惠氏補注云案注當有
多字綺按注云言爾車猶多過制是杜意言其不

合制度不但言數之多安見當有多字
十一年傳毋薀年初刻薀作蘊後改按左傳凡薀字
皆不作蘊改刻是也
名山名川初刻作大川後改按四句句法一律改刻
是也
十二年傳師于揚梁各本揚作楊十六年傳以報宋
揚梁之役各本皆作揚石經初刻楊後改揚與此
處一例
十三年傳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下軍原刻如此磨改
從下增於字故此行十一字各本有於字

札六　三

小人展力以事其上原刻如此後改展作農各本亦
皆作農按展力謂展布其力覲下句是以上下有
禮及杜注君子在位者則小人內所包者廣不獨
指農且與伐其技以馮君子句反對若但指農不
當云伐其技當依原刻
則增脩德而改卜德上旁注其字
十四年傳狐貍所居各本貍作狸非下驅其狐貍同
當依石本
使子行於孫子子行二字改刊此行僅九字日本七
經考文云足利本後人記云子行下異本有請字

則石本刊去之字或是請字
射而禮乎原刻如此磨改而作爲各本皆作爲釋文
亦出射爲云或一讀射而禮乎按上文云射爲背
師不射爲戮則射與不射方在兩難此句不應突
云射爲禮杜注云禮射不求中以禮射二字爲解
則杜本作而字可知大射禮曰禮射不主皮下文
射兩軥而還不求傷人亦禮射不主皮之意蓋射
而禮者寓私情於公義不廢命亦不背師而字正
從射不射之閒斟酌而出其作爲者因上二句皆
射爲二字連文順筆誤書耳當依原刻

以爲師保初刻誤作保師後刊正
余狐裘而羔袖余下旁注猶字
敬之如明神原刻如此磨改作神明各本皆同改刻
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岳本於作于
十七年傳親執朴原刻如此磨改作扑各本皆同改
刻
十八年傳首墜於前墜版本皆作隊
范鞅門于揚門初刻揚字從木後改
楚師多凍石經凍誤涷涷暴雨也別是一字
十九年傳亡之道也之下又旁注之字

二子孔亦相親也各本二作士按上文子然子孔宋
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兩人並字子孔故
云二子孔二十七年印段公孫段稱二子石昭三
年士匄韓起稱二宣子正與此同例且既云相親
不得但舉一人二十六年杜注云子然二子孔三
族已亡可見杜本作二當依石本
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徒下旁注子字
二十年傳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上旁注吾字
若不能猶有鬼神能下旁注掩字
二十一年傳美而不使使下旁注視寢二字

不仁人閒之不上旁注而字
欒盈奔楚過於周奔上旁注出字宋石經及各版本
皆作欒盈過於周校勘記云周禮候人正義引作
欒盈出奔楚過周此出字似非後人所加錡按校
勘記非也他書引傳容有增損不必盡合本書周
禮正義略去前文不得不補出奔楚二字若傳文
則前既有欒盈出奔楚句此處何須贅述唐碑旁
注出字固屬妄加即原刻奔楚二字亦係衍文石
本未必是版本未必非此等是也
周西鄙掠之鄙下旁注人字

二十三年經夏邾畀我來奔宋石經同版本畀皆作
　畀釋文亦出畀我音必利反公羊經作鼻我鼻畀
　同音楚季芈亦名畀我獨畀字無證恐石本之誤
子無解矣校勘記引慶元本同釋文亦出無解各本
　皆作懈解古懈字當依石本
藉除於臧氏初刻藉作籍後改
二十五年傳困于石據于蒺棃下句同宋石經棃字
　下半從木尚可辨各本作藜從釋文
姜入于室初刻姜下有氏字磨改去之
所不與崔慶者者下衍有如上帝四字宋石經及各

　本俱無釋文云本或此下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
　人妄加按陸氏所見本衍文與石經各異則唐時
　妄加之本亦有二也
出弁中原刻無中字後出格增
至于莊宣岳本于作於
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宋石經同版本或作徒卒按
　注云步卒則傳文不作卒字當依石本
曰烏呼各本呼作乎按釋文不出音自當作呼
詩所謂我躬不說初刻說作閱後改
二十六年傳專祿以周旋原刻旋作還後改

降殺以兩宋石經同各本降作隆校勘記云漢書韋
　元成傳引此作降殺綺按昭六年注亦作降殺宋
　書樂志隋書禮儀志皆有降殺以兩之語玩本文
　自上以下則此句自應作降當依石本
寺人惠牆伊戾原刻如此磨改牆作牆各本亦作牆
　當依原刻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初刻左誤佐覆勘改正
五舉娶於王子牟原刻如此後於五字加人旁上文
　楚伍參其子伍舉俱缺泐不可辨以後凡伍舉伍
　奢伍尚伍員皆初刻五磨改伍宣十二年伍參係朱梁刻不數漢

　書古今人表五參五子胥亦無人旁李富孫云廣
　韻於五字言姓舉五奢五尙於伍字則不言姓知
　古只作五當依原刻
今又有甚於此此下旁注者字
涉于樂氏岳本于作於
二十七年傳向戌如陳初刻向上有宋字磨改去之
　宋石經及各本俱有宋字竹汀云上文已書宋向
　戌不當更言宋當依改刻
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宋石經及各本同岳本此
　與宋致死四字校勘記引沈彤云此疑因疏文誤

增古本無之綺按此四字唐宋石經俱有岳本特
偶脫蓋夫能致死但指宋與宋致死則兼晉故下
云雖倍楚可也沈說實非
我其收之初刻收誤牧後改正
曰棠无咎宋石經同各本无作無非以下无咎俱仿
此
晉侯享之初刻享作饗後改
二十八年傳舍不爲壇原刻如此各本同磨改舍不
二字作草舍不三字
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前行一字此

次行舍字起兩行俱十一字疑初刻脫乙亥二字
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初刻人誤之後刊正
羣臣爲君故也原刻脫也字旁注補正
人必瘁瘁作⿸广卒此石本之誤
穆子弗說宋石經及各本皆作不說按釋文出弗說
當依唐本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叔孫二字石本誤倒
武王有亂十人宋石經岳本同各本亂下有臣字唐
碑此行僅九字疑書丹時亦衍臣字石經於昭二
十四年傳及書泰誓論語泰伯篇俱旁注臣字惠

氏補注云今本臣字皆後人據晉時所出古文泰
誓以益之綺按惠說非也若晚出古文本有臣字
不應石經泰誓亦脫寫據論語釋文云本或作亂
臣十人非釋文於書左傳不言而獨於論語正之
則淺人臆加實始於論語故左傳正義但云我有
治理政事者十人梁皇侃論語義疏亦云共理天
下者有十人並不言臣至邢昺疏則云我有治官
之臣十人邢所據即妄加本今本書孔傳治理之
臣雖少臣當是人之誤石經三處皆添注臣字而
此處獨刊去臣字則昭傳及書論語皆當依此處

石本
鄭人弗討宋石經及各版本皆作不討雖無左證當
依唐本
二十九年傳壐書追而予之各本予作與當依石本
欲之而言叛初刻脫叛字覆勘增正
公與公冶冕服辭固強之而後受各本辭固二字互
倒按儀禮凡初辭但言敢辭再辭則言敢固辭晉
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句
法正與此同石經以辭字絕句固強之連讀文義
極順所貴乎石本者爲其出自唐人足正宋以後

版本之誤也校勘記但言石經固辭二字誤倒而
不悟版本之誤殊非當依石本
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初刻高上有齊字後刊去
各本皆有竹汀云傳於列國諸卿或書國或不書
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大叔文子高子容已見經文
故不書國游吉經未書故稱鄭大叔華定書官不
書族故稱宋左傳不可增損一字當依改刻
家臣展瑕展王父宋石經岳本同各本王作玉按若
作玉則父當音甫今釋文不出音知陸本亦作王
父

霍揚韓魏初刻作楊改從扌
何其憂思之遠也思字旁注各本皆作何憂之遠也
按注云憂深思遠正義述經亦有其字思字此處
旁注尙有據當依石本
處而不底底作底非宋石經同
不然亡矣原刻如此磨改亡上增將字各本亦皆有
三十年經宋災故故下增刻也字
傳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此行僅九字初刻子下
當有圍字
單公子愆旗宋石經同版本旗作期

烏呼必有此夫宋石經同版本呼作乎釋文出烏呼
云本或作烏乎
不殺必爲害各本皆無爲字
或叫于宋大廟叫作叫此石本之誤
駟帶追之駟作四此石本之誤
殺大司馬薳掩各本薳作蔿
爲宋災故尤之也各本皆無爲字石本誤衍
大人之忠儉者原刻如此磨改人作夫各本皆作大
人杜注云謂卿大夫則杜本自作大人校勘記誤
以初刻爲改刻

三十一年傳從而取之原刻如此磨改作而從各本
皆同改刻
非適嗣初刻適作嫡覆勘改正
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初刻三衰字並作褏覆勘改正
各本皆同改刻
而天癘不戒岳本同各本皆作夭癘按注云癘猶災
也言水潦無時杜以水潦言則本文當作天癘哀
元年天有菑癘正與此同意昭元年正義寒暑不
時則民多癘疾癘疾天氣爲之亦是一證當依石
本

夫人夕退而游焉原刻如此磨改夕上增朝字各本亦皆有按游鄉校者皆鄉之士庶旦晝各務其職業至夕則一日之事畢故言夕退若朝則不可云退也石經朝字乃淺人妄加各本皆承其繆當依原刻

朋友攸攝初刻友誤有覆勘改正

昭公

元年傳是蔗是蓘原刻如此磨改蔗作穮各本同

出不逃難初刻出不二字互倒覆勘改正

趙孟曰天乎各本俱作天乎漢書五行志引作天虖

曉徵宮詹曰天與亡相對謂國既不亡君當夭折也綺按正義云國無道而歲又饑則君或早夭尤爲夭字明證下文有焉句是言尙有數年不至卽天也如此方與鮮不五稔句貫攷傳秦景公實以昭五年卒與后子之言亦相應當依石本

爲五陳以相離各本皆如此五石經作伍當涉上下文伍字而誤

召公子去疾於齊岳本於作于

二年傳子尾見彊見下旁注子字

三年傳少齊有寵而死宋石經同各本作少姜按前年傳晉侯謂之少齊故子大叔從而稱之當依石本

將奉質幣初刻質作贄後改

弗加於海初刻加誤如後刊正

而三老凍餒凍作湅此石本之誤

幸而得死初刻死作免後刊正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各本亦皆如此今人誤讀作其利溥哉時文及類書中引用亦皆作溥而石經及版刻十餘種皆明明是博字獨汲古閣毛刻集解本作溥則塾中誤讀自明代已然左不盲而讀左者皆肓實是異事

乃舍之二子曰子上旁注宣字此行僅九字疑書丹時亦有宣字

彼其髮短而心甚長短上出格增雖字

四年傳賜盟於宋原刻如此磨改於作于

其使能終初刻使誤所覆勘改正

在宋之盟又曰如一初刻在誤從覆勘改正

魯衞偪於齊初刻偪作逼後改

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宋石經同各本皆脫所字

生孟丙仲壬初刻壬作任後改

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牛入示三字改刻跨四格當
是初刻衍豎字
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岳本下於字作于
五年傳詩云有覺德行初刻云作曰後改
曰是將行行下㫄注乎字
當三在日初刻三在二字互倒覆勘改正
蓬射帥繁陽之師各本陽作揚按襄四年傳猶在繁
陽版本與石經同此句上文蓬射以繁揚之師版
本從才石經雖闕泐而揚字左㫄尚存鉤挑似亦
作揚攷漢書地里志作繁陽應劭注云在繁水之

陽自當一律作陽
六年傳禁芻牧采樵各本采作採俗字當依石本
不采藝各本藝作蓺
而則人之辟乎辟字改刻疑初刻作僻
七年傳賂以瑤罋初刻罋字從瓦改從缶
故王臣公臣字改刻疑初刻誤有
其神化爲黃能原刻作能後加四點
則魂魄彊各本彊作強
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居字事字上俱㫄注以字
八年傳哀公有癈疾各本多誤廢說見前

又數人告于道岳本于作於
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校勘記云宋本淳熙本楚下有
國字石經上段缺損前行息字止次行陳字止以
字數計當有國字各本皆脫
九年傳亦其廢墜是爲原刻如此磨去土作隊各本
亦作隊
而暴蔑宗周各本蔑作滅按滅字過當襄二十年傳
暴蔑其君而去其親各本皆不作滅當依石本
十年傳魯無義義下㫄注矣字
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原刻如此磨改也下增哉字各

本亦皆有
十一年傳宿於蓬氏岳本於作于
十二年傳通嗣君也享之宋石經同版本享上衍公
字
其以中儁也初刻其以二字互倒後改正
工尹路請曰原刻如此磨改去工字按工字當有各
本亦皆有
十三年傳觀從謂子干不殺弃疾干下㫄注曰字各
本亦皆有按曰字不必有
十四年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宋丘各本作

宗巳校勘記云石經誤宋巳綺按僖十五年傳敗于宗巳是晉地晉之宗巳因曲沃桓叔之庶子封於韓有先君之廟故稱韓為宗巳楚地不必與之同名版本作宗安知不因僖傳而誤當依石本

收介特介字初刻作个後改

欲立著巳公之弟庚輿石經此句缺泐下文而善於庚輿而納庚輿字俱從車逆庚輿於齊初刻誤餘後改正二十三年經傳凡三見俱作庚輿岳本於是年傳作輿於二十三年傳作與校勘記云各本作與北宋刻釋文同云本亦作輿綺按今盧刻釋文作與注云音餘本亦作輿此與北宋刻本互異攷庚輿之前有展輿亦為莒子不應相犯況釋文若以與為正無須作音似以作與為是惜未見北宋刻不知亦有音餘二字否耳

十五年傳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前行路字起次行之字起每行皆九字疑書丹時文下武下皆有王字

十六年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也與二字擠刻疑初刻脫也字

斬之逢蒿藜藋而共處之各本亦皆如此釋文藋徒弔反則此字當讀如掉而今人多見藿少見藋皆讀為藿口耳相傳不察字體亦不察釋文何以音徒弔反杜林合注本遂依俗讀誤刻作藿此與其利博哉之為溥同一不檢可笑

蓺山林也初刻蓺作藝後改

十七年傳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各本不重官字校勘記引陳樹華云王肅注家語云孔子稱官學在四夷似本重官字綺按杜注云傳言聖人無常師正義云孔子稱學在四夷疾時廢學也皆專解學字則石經實衍一官字

其四國當之之下旁注六物之占四字惠定宇云當是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御覽引亦有此四字蜀時賈服左氏猶存蓋從賈服本也按果是賈服本則杜本不當有況未必然耶

十八年傳乃毀於而向宋石經同各本向作鄉

十九年傳罷勞死轉原刻如此後改勞罷各本同

諺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者原刻如此改作怒於室而色於市校勘記誤以初刻為改刻今按石本不磨而改怒室而色市五字特小兩於字仍原刻顯係改刊各本皆作室於怒市於色

二十年傳鴻駵鰱騆乘于公各本駵作駠按釋文駵
　音留當依石本校勘記誤以石經爲作駠
照臨敝邑照刻作昭此石本之誤
以亨魚肉原刻如此亨字後加四點各本皆作烹按
　釋文出以亨普庚反當依原刻
取人於萑苻之澤版本皆如此石經初刻作萑符符
　字從竹後改作萑蒲下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句
　亦然宋石經上句模糊下句實作萑蒲惠氏補注
　云唐石經初刻作萑蒲後改萑苻校勘記云石經
　初刻作萑蒲後改萑苻與惠校互異俱與石本不

　合而符字之從竹兩家亦俱未審惟顧亭林金石
　文字記言之而校勘記反以爲非一誤又誤矣
二十一年傳而鐘音之器也鐘作鍾下今鐘櫯矣同
　按二字古雖通用而石經於鐘鼓字皆不作鍾此
　處特因器以鍾之句相涉而誤耳
窕則不咸原刻如此後於咸旁加三點作減各本皆
　作咸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版本皆如此宋石經二感字略
　可辨唐石經初刻俱作憾後俱改咸皆非
二十二年經冬十月王子猛卒石經王字起兩行皆

　九字初刻王上有乙酉二字磨改去之各本無
傳敗陸渾于社十一月初刻十下衍有字磨改去之
毀其西南此句在卷末後人於南下刻子朝奔郊四
　字各本皆無惠定宇云疑晁氏據蜀石經補入此
　臆說也
二十三年傳必試諸人試刻作弑此石本之誤
楚未陳也初刻陳作陣後刊正
二十四年傳大誓曰初刻大作泰後改
余有亂十人初刻十誤臣磨改正之後人又於亂下
　旁注臣字說見前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沈于河原刻如此磨改去沈
　字故此行九字各本亦皆無釋文云本或作沈於
　河校勘記引陳樹華云史記周本紀云子朝用成
　周之寶珪沈於河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吕成周
　之寶圭湛于河古文沈作湛綺按如此則古本皆
　有沈字杜於本句注云禱河求福下句津人得諸
　河上注云珪自出水出水二字正與沈對則杜本
　亦有沈字
二十五年傳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赴字改刻
　初刻似作從

吾聞文成之世岳本同各本成作武按史記魯世家
漢書五行志論衡異虛篇文選幽通賦注史通雜
說上篇俱引作文成史記集解引賈逵曰文成魯
文公成公也賈注即左傳原注尤爲明證若文王
武王則其世已遠彼時童謠何得至此方應且亦
與魯何涉或疑文成在位各十八年其閒尙有宣
公亦十八年以世次論當稱文宣之世或稱宣成
之世何獨越去宣公錯稱文成按此不足疑也葢
童謠之興流傳四五十年不止一時傳舉首末以
統之非謂宣公之世獨無此謠也作文武者繆當

依石本
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宋石經同版本甲作
申二十年傳郳甲版本亦多誤申字形相近易混
此更因下文申夜姑相涉而誤當依石本
勠力壹心岳本同各本勠作戮非
旦召六卿各本旦或誤且說見成二年
獲保首領以沒各本沒作歿非
二十六年傳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岳本於作于
必子彊也各本皆作子彊
請息肩於齊岳本於作于

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岳本於作于
君令臣共其字改刻初刻似作恭
二十七年傳與吳師遇于窮窮下旁注谷字
弗可失也初刻也作巳後改
鈹交於匈原刻如此後改作胷按說文作匈或作肾
作胷者俗字當依原刻
與其弟完及佗佗字改刻初刻似作他
烏呼爲無望也夫各本烏作嗚非
平王之溫惠共儉初刻共作恭後改
二十八年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原刻如此後改鄔

作鄔下司馬彌牟爲鄔大夫亦然宋石經及各本
皆作鄔惟校勘記引宋慶元本作鄔按此字釋文
以爲當從焉正義以爲當從烏則唐初自有二本
然釋文雖有辨其字仍寫作鄔當依原刻
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初刻脫夫字磨改增
正子下後人旁注良字
二十九年傳懼而遷于魯縣岳本于作於
三十年經徐子章羽奔楚宋石經同而傳文則作章
禹唐石經傳文缺泐當亦作禹經傳互異疑古本
相承如此各本一律作禹非

三十一年傳旦占諸史墨宋石經岳本旦誤且各本
　作旦與唐刻合按此亦因夢言旦可爲旦辟左右
　之證
三十二年傳伯父若肆大惠初刻肆誤賜後刊正
定公
元年經隕霜殺菽初刻作叔後加艹頭
傳庚寅栽初刻栽後改從木
以爲夏車正初刻政後改正
滎駕鵞曰宋石經岳本同各本駕作駕下同按說文
　無駕字漢書古今人表作駕當依石本

三年傳莊公卞急而好絜宋石經絜字尚可辨版本
　皆作潔按潔字古通用絜當依石本
四年傳以蕃屏周宋石經同各本蕃作藩當依石本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初刻唐誤康後改正
鏞金初宧於子期氏各本鏞作鑪按古今人表作鏞
　當依石本宧初刻誤官後改正
五年傳矜無資資下旁注也字
謂陽虎子行之乎初刻虎下衍曰字磨改去之
四鬭輿罷鬭輿罷請先初刻兩輿字皆作與後改
馬能定楚王之奔隨也王上又旁注楚字

子西問高厚焉厚下旁注大小二字
報觀虎之敗也宋石經同各本敗作役按凡言役者
　皆繫地不繫人今觀虎爲人名不應稱役當依石
　本
六年傳將以作亂于周岳本無以字校勘記云岳本
　脫按以字不必有恐岳本別有據
八年傳子姑使溷代子代刻作伐此石本之誤
捘衛侯之手及捥初刻作及腕後改
桓子乍謂林楚原刻如此後乍字加口旁各本亦皆
　作咋竹汀云杜注咋暫也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

　岐亦訓爲暫乍暫聲相近疑經注皆無口旁後人
　妄增按此說是也當依原刻
九年傳書曰得得器用也各本皆不重得字按文義
　不當重此因下文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兩
　得字相連而誤
十年傳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初刻揚作楊後改才
　旁
侯犯將以郈易於齊岳本於作于
侯犯謂駟赤曰各本皆無侯字按本篇此句前後侯
　犯二字凡十四見不應此句獨無侯字當依石本

十四年傳而告於知氏曰氏下出格增范字曰上出
格增氏字
謀救范中行氏也宋石經及各本皆無也字
十五年傳次于蘧挐初刻于作於後改
哀公
元年傳宿有妃牆嬪御焉原刻作嬙後改牆各本皆
作嬙釋文於昭三年以備嬪嬙作嬙於此處作嬙
云本又作廧按說文無嬙字新附有之古只用牆
或變作廧當依改刻校勘記云初刻作牆後改嬙
今觀碑文牆字爿旁特粗實係改刻校勘記誤也

札六

二年傳宵迷初刻宵誤霄後改正
反易天明初刻易誤亦後改正
無入於兆岳本於作于
三年傳劉氏范氏世爲昏姻各本昏作婚當依石本
四年經盜弒蔡侯申各本弒作殺此疑石本之誤
五年傳師乎師乎何黨之之下出格增乎字各本亦
皆有按無乎字正與上二句句法相同當依原刻
六年傳江漢睢漳睢誤從目作雎校勘記云北宋刻
釋文作睢家語水經注並引作沮李善注文選登
樓賦云睢與沮同綺按今本釋文此年及定四年
涉睢俱從且皆音七餘反五經文字且部睢漳之
睢楚水名宋之睢水從目石經定四年傳作睢此
處獨誤作雎
六年傳受命於鮑子岳本於作于
七年傳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初刻禮誤體後改
八年傳執曹伯陽及司城彊以歸各本無陽字校勘
記云文選運命論注引有陽字當依石本
舍於庚宗岳本於作于
十一年傳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下旁注哉字
使弁有訪諸仲尼宋石經同各本諸作于當依石本

札六　二十五

十二年傳子盍見大宰宰下缺泐有嚭字尚存其半
各本皆無嚭字此石本誤衍
十二月鄭罕達救嵒初刻脫月字磨改增正
十三年傳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初刻作不殺後改
十四年經莒子狂卒宋石經同版本狂多作狂竹汀
云字書無狂字當依石本
傳使爲臣他日與之言初刻臣他二字誤倒後刊正
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石經歸下衍帥字各本無
按有帥字則屬當如字讀今釋文屬之欲反知陸
本亦無帥字

衆知而東之原刻如此磨改東作東非
逢澤有介麇焉各本作介麋校勘記云困學紀聞及
　昭十四年正義引並作麇綺按釋名麇澤陂宣十
二年及熒澤見六麇今有於逢澤應是澤畔之麇
　當依石本
十五年傳事死如生禮也初刻如下有事字後刊去
　各本皆無
而有背人之心而下旁注子字
十六年傳逋竄于晉以王室之故原刻如此晉下又
　旁注晉字各本亦俱重晉字按晉字當重

市南有熊宜僚者熊下旁注相字
不言將亭原刻如此後人於亭下加四點作烹下則
　亭乃亭同版本皆作烹按烹古作亭當依原刻
十七年傳衛侯爲虎幄於藉圃初刻藉作籍磨改從
　卄二十五年傳衛侯爲靈臺于藉圃亦然
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平晉二字改刻初刻立上
　衍人字校勘記云初刻晉誤人非也此行九字
二十年傳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之字至越字俱
　改刻初刻脫于字故此行十一字
二十三年傳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有不二字改刻初

刻誤倒
君命瑤非敢耀武也岳本同各本耀作燿非說文有
　燿無耀石經瑤下又旁注瑤字
二十四年傳軍吏令繕將進繕下旁注甲字
又馬能進能字改刻校勘記云初刻似誤可今審石
　本尚存一豎近邊初刻似誤用
此禮也則有有下旁注之字
二十五年傳少畜於公初刻公下有宮字後刊去各
　本皆無
二十六年傳會越皐如舌庸原刻如此後改舌作后

不磨遽改細小不成字二十七年傳越子使舌庸
來聘亦然各本皆作后按廣韻舌字注云又姓春
秋傳越大夫舌庸又按周語使舌人體委與之韋
昭注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然則舌庸之
先殆掌通蠻語而子孫居越以官爲氏者作舌庸
爲是當依原刻
六卿三族降聽政初刻降下衍以字覆勘夫之
昔成公孫於陳原刻如此覆勘加辶旁下文獻公孫
於齊再在孫矣及二十七年因孫於邾亦然各本
皆作孫

外不聞成之卿初刻成誤城磨去土旁
四方以爲主初刻以誤之後改正
二十七年傳多陵人者皆不在在下旁注矣字
以厭齊師之門原刻如此後加土作壓非
敢辟之乎辟初刻作避後磨去辶旁各本亦皆作辟
按此與上孫厭字皆古字通用版本是也
後序
將此古書初刻脫古字磨改增入

左傳札記卷第六終

石經札補遺　據嚴可均校文補
隱公十年經伐載說見前嚴云漢五行志滅載師古
引此經云載國今外黃縣東南載城是也讀者多
誤爲載故隋室置載州如顏說作載爲是而陸孔
所據本並是載字兩說相衡必顏爲短說文𢦏故
國在陳留从邑𢦏聲此乃本字載載皆𢦏聲故皆
得段借用之顏氏不達古音故以爲誤綺按嚴說
是也說文𢦏孫愐音作代切亦與陸氏音再同
莊公二十八年傳鬬御彊宋石經同各本彊作彊釋
文彊其良反又居良反嚴云此彊字乃轉寫之誤
彊不得音其良蓋彊或破讀作疆故又發居良一
音彊有疆音疆無彊音也綺按抱經堂釋文正作
彊嚴所見或通志堂本也
僖公六年傳許男面縛石經縛作縛各本皆作縛下
釋其縛仿此嚴云釋文其縛如字舊扶臥反蓋陸
氏所見本其縛舊破讀爲縛而面縛皆讀如字故
面縛不發音也今輒改爲縛者非綺按嚴說非也
昭四年傳賴子面縛下云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
王親釋其縛正述此事而石經版本俱作縛至嚴
氏引釋文其縛下注云通志堂本作其縛非今按

抱經堂本亦作縛不知嚴氏所據何本葢縛字正音爲符钁切本入聲陸氏因其縛之縛舊破讀作去聲故云如字舊扶卧反陸氏於他處縛字皆不發音襄二十五年縛其妻昭二十六年縛一如瑱皆音直轉反此處面縛字果作面縛陸氏亦當云直轉反今不發音則陸本明是縛字石經此碑本多譌體如救刻作殺奕刻作奕縛字亦同此誤不足據也

宣公三年傳及延鄭及晉平說見前嚴云說文郔鄭地然宣十一年杜解郔楚地是從邑之郔不專屬鄭而隱元年至于廩延杜解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則鄭地之延以延津得名遍檢史傳有延津無郔津當依石本

成公十三年傳蔑死我君說見前嚴氏以原刻爲蔑我死君釋文云本或以我字在死上非綺按嚴氏誤也石經原刻實作蔑我先君先字中豎尚可辨嚴氏審之不的

襄公十一年傳墜命亡氏各本墜作隊

十八年傳齊環怙恃其險齊下旁增侯字

二十三年傳坂墜而殺人各本墜作隊

二十五年傳中股反墜各本墜作隊

二十七年傳寺人御而出原刻寺作侍磨去人旁

二十八年傳使諸亡人得賊者原刻賊誤賦

二十九年傳不皇啟處各本皇作遑

將及矣將及二字居三格葢書丹時作侈將及矣覆勘去侈字釋文云本或作侈將及矣者非各本皆無

昭公二年傳敢辱郊使請辭初刻使作勞後磨改

而罪三也初刻而作其後磨改

七年傳化爲黃熊嚴云盧氏釋文考證謂唐石經作能按黃熊字傳內兩見前句在浸字處莫辨此句實是熊字不作能綺按石經原刻作能後加刻四點盧氏實據初刻而言嚴氏審之不的

十九年傳懼墜宗主各本墜作隊

二十年傳乘驅自閱門入初刻閱作閲涉上文及閲中而誤後刊正嚴以爲初刻作閲審之不的

取人於萑苻之澤說見前嚴氏審初刻是符字且云苻字苻秦所造非經典所宜用上傳澤之萑蒲或此亦當作萑蒲也

二十五年傳如此吾不可以盟初刻盟下衍矣字後

刊去
弗敢失墜各本墜作隊
哀公元年傳宿有妃嬙嬪御焉說見前嚴云牆字磨
去月旁葢欲改女字而漏刻耳綺按嚴說非也牆
字月旁甚顯並未磨去
六年傳江漢雎漳說見前石經雎誤作睢而嚴云監
本毛本睢誤雎反以不誤爲誤矣
十一年傳可無殤也初刻殤誤傷後刊正
後序哀王廿三年初刻廿作卅後改
余作左傳石經札橥已累易寫定後復得烏程嚴

四

可均所纂唐石經校文十卷審密周備歎其先得
我心因取其左傳校文對勘覆將碑本覆核一過
以補遺漏於嚴氏所未審者間爲舉正如校勘記
之例非敢訾議前人冀不失實事求是之義嚴氏
於修改增補人代言之最確嚴云石經書丹未刻
時有曠格擠格以改者葢鄭覃校定有隨刻隨改
及磨改字迹文誼並佳者㒺唐元度覆正有文誼
兩通而字迹稍拙者葢韓泉詳定若初刻誼長而
磨改繆戾字迹又下下者乃張自牧勘定嚴氏之
說如此石刻十二經之後附刻張參五經文字三
卷唐元度九經字樣一卷五經文字碑末有署名
兩行云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挍
勘定七月十八日紀初刻書字後改刻字人魚宗會嚴氏
論之云此卅字寫刻俱下下與各經之旁增者磨
改字之濫惡者不磨而遽改者補碑字之避梁諱
闕筆者反覆觀之竟出一手則自牧所勘定不獨
五經文字各經實皆勘定今人以旁增字指名王
堯惠或謂北宋人旁添皆非也自牧稱孫不署姓
葢即張參之孫自牧於傳記無聞據此題名當是
僖宗時爲博士而後入朱梁者覩五經文字改刻

五

處點畫紕繆百無一是妄稱勘定實類病狂至各
經勘定亦紕繆相等葢唐末人學識如是余嘗疑
舊唐書謂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以爲蕪累不𥄂
窺之所謂名儒不知何許人乃今得之葢唐末名
儒不必陸孔之徒如自牧輩即名儒矣彼時荒經
已甚石經立後求一𥄂窺之者而不得自牧𥄂窺
之且惜其蕪累而勘定之而其勘定竟如是也唐
末名儒大略可覩矣夫蕪累者猶顧氏所謂繆戾
名儒習氣古今一軌斯文未喪來者難誣余作校
文詎得已也嚴氏鄙薄唐末遂以亭林之一端偶

誤與自牧等倫未免過當而其指旁增磨改補碑俱出自牧手實爲確論故備錄其辭以定從來未定之案亂經之賊未有主名漏網九百年一旦究得足快人心蓋自牧改補字迹惡劣有五經文字末之署名可對筆迹文誼舛繆亦與所勘五經文字臭味相同則署名卽其供狀矣至嚴氏斷其始爲唐博士而後入朱梁亦確當朱梁極亂之世叚有何人肎窺石經惟自牧既曾於唐末勘定五經文字其人必毅然以正經籍自任適梁時移碑入城石有亡失則補碑之書非其人莫屬既立補碑

六

因得乘便以磨改諸經增注繆字其磨改增注何以決其在補碑時而不在勘定五經文字時蓋自牧以五經文字爲乃祖之書妄稱有家本可據故敢輒改（序例中張參名皆改作叅祖之名且不識何論家本）至於石經則文宗御定自牧雖妄究未敢公然肆筆幸值朱梁易代無所顧忌得以遂其平生之願情迹顯然不難懸決然此猶非實證也請叚以兩事證之補碑於梁諱成城信字皆闕筆而於唐諱虎民等字亦仍闕筆此先仕唐而後入梁之確證也左傳毎碑皆有磨改增注字而補碑獨無蓋自牧以唐碑蕪累

而已之所補絶無蕪累也此又補碑與增改出自牧一手之確證也若以增改爲出北宋或明人手何以於補碑獨不磨改增注乎得此數證嚴氏之說益無可疑嗟乎石經之立爲有唐不刊大典而一厄於張自牧再厄於嘉靖地震其厄而尙存者不愈當彰明而保守之哉余叚竊有感焉嚴氏言唐末荒經已甚故莫肎窺石經自牧遂起而淆之唐自貞觀中命儒臣撰諸經義疏經學昌明遠邁六代文宗當唐之叔世猶能立石刊經垂範後世其表章聖學不可謂不至矣然其一代取士之制

七

專重帖括詩賦故沿及末流詞人間有而實學絶無如自牧者詞章既非所長反假治經之名以藏其拙是與非究無人能知因得竊其私臆汨亂羣經此雖風會使然而亦由開國立法不善荒經之弊實有自來則一朝定制不可不慎之於先也嚴氏又言斯文未喪來者難誣校文之作固非得已嚴君之自任可謂重矣夫儒生著述必能有功斯文有益來者使其所作爲天下不可少之書乃爲立言不朽然斯文之有功與否在我猶可自知來者之能受益與否在我不能預必與賞難期俗情

趨陋故古今來有無謚之書而流傳永久者亦有有謚之書而湮沒弗彰者石經之立尙爲名儒所不屑窺而名儒習氣古今一軌嚴君固已明言之則余與嚴君之作其能料來者之屑窺不屑窺乎咸豐六年丙辰夏四月鈍硯居士錢綺自跋距嚴書之成歲在丁巳余以是歲生適甲子一周上距立石經之開成二年丁巳則甲子十七周矣

婿金厚堂校字

左傳札記卷第七

元

附校塾課本誤字

諸經中左傳文最繁各本尤多互異阮相國校勘記集唐石經各宋本及明刊各注疏本以校南宋十行本至爲詳備而於里塾課本概置不論竊意俗本爲童蒙誦習蹐駁相沿先入爲主尤害學者前既輯石經札二卷存唐本之舊復就家中所有諸本互相讎對識其繆舛以便隨本改正其字體鄙俗易知及筆畫小誤不勝毛舉者略之誤之多者舉一以概其餘衹訂經傳未暇及注見雖淺陋於初學似爲切要

備校諸本目錄

唐石經　式詳前札校中遇義可兩通之字仍以此本爲定

宋石經　高宗御書在杭州府學格式字體各經不同此經楷書差小每碑四層每層四十餘行每行十八字逐層接讀不跨碑碑亂後殘毀此經佚十五碑存四十七碑斷者二碑文多曼患不及唐刻之完具其足證唐刻者已見前札或唐刻缺而此本猶存則以此本爲定

明翻岳本　原本爲南宋相臺岳氏荆溪家塾所刊世稱撫比九經明代翻刻凡有四本此本爲嘉靖時翻異同處與校勘記所舉岳氏原本悉合字體精審爲翻刻中最善本明季所刻集解本雖大半出自岳本然訛文俗體轉相滋益此本依杜氏分三十卷經傳每年提行不分篇段如欲

重梓分卷提行字體而悉當依此今標目稱明翻岳本以存其實校中則省稱岳本

惠校明監本明萬歷中國子監刊經注疏本分六十卷惠徵君棟以石經南宋本校之而蔣賓嶋大令寅朱書手錄間有墨筆攷證語亦惠氏原文賓嶋行說則稱寅按今但列惠校而監本誤字已詳校勘記不贅舉

夌本明萬歷中夌稚隆輯諸家注及評語間附己意分七十卷名曰春秋左氏傳注評測義

毛刻集解本明崇禎中毛晉刊分卷行款悉同岳本惟格上行間附入鍾惺評語傳文加圈點爲陋本之祖誤字亦多遠遜岳本今標目稱毛刻集解本以別於毛刻注疏本而校中則省稱毛本

靖江本明靖江王府刊不分卷無注經頂格傳低一格俱每年提行每事分段圈隔字極細密上格附釋音傳世甚少今所據乃殘本昭公十九年後缺

秦本明崇禎中秦璞刊經傳分十七卷無注細字仿靖江本近有翻刻今所據乃原本

葛本明崇禎中葛鼒金蟠同刊分三十卷經頂格每事提行傳低一格每段提行專存杜注其版爲何義門學士重校修改後附顧亭林杜解補正今所據即修改本

馮本康熙中馮李驊陸浩同編卷同葛本杜注外益以孔疏及補正等說上方輯錄諸家評語及己說多過本書名曰左繡坊間翻刻非一今所據乃華川書屋原本

姚本乾隆中姚培謙輯卷同馮本於杜注外亦有增益地名皆釋以今時郡縣名曰春秋左傳杜注增輯後人加刻紅字評語今所據乃初印未加評之本

合注李本不知何人所輯有明末王道焜趙如源序書分五十卷以宋林堯叟句解與杜注並列有時先林後杜甚爲謬妄世俗無識惟陋是趨風行特甚此本乃順治中芥子園李氏所刊注作註俗字

合注原本格式同李本誤處亦相類乃乾隆中刊本以後翻刻大氏以此爲祖

合注翻本此爲近年翻刻新本字體更多譌繆合注里塾通行坊間翻版九多故以三本校之其誤已略盡校中遇獨誤者別以李本原本翻本三本相同則總稱合注本

隱公

傳故仲子歸于我毛本凡歸字皆作歸非

元年經經元年春王正月秦本馮本合注本元字上注己未二字以後每年皆仿此靖江本注在年字下陰文岳本毛本葛本姚本不注與唐宋石經合按周人以歲星所在之次名歲至東漢始以六十甲子紀年此非古本所有不注者是也

鄭伯克段于鄢段或作段非又或作叚同假別是一字更非此等誤處不止一本且前後錯出舉一爲例後不悉著

傳號叔死焉死或作死非又或作奴古字非經典通用

他邑唯命秦本他作佗不合石經唯夌本作惟亦非傳文凡引書詩作惟其餘並從口作唯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合注本車誤軍

段入于鄢合注翻本凡入字皆刻作八

潁考叔爲潁谷封人合注本潁誤穎按此字有辨詳

石經札

潁考叔純孝也秦本凡孝字皆作夅非孝從老省與敎字偏旁不同

天子七月而葬葛本凡葬字皆作𦵏非

同軌畢至軌或作軌非

豫凶事姚本凶作㐫非

紀人伐夷紀或作紀非按杞紀等字從己犯范等字從㔾各本混淆不能悉著

衞侯來會葬衞或作衞非

二年傳脩惠公之好也脩或作修非按石經凡脩字無有作修者

札七　四

三年經春王二月己巳按十干及人己字闕左邊語助及巳止字不闕各本混淆不能悉著十二支巳字今書不闕不挑石經有挑與巳止字同

三月庚戌按戌亥字從戊從一戍守字從戈從人各本混淆不能悉著

傳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靖江本赴于之于作於秦本三于字皆作於而非

王貳于虢靖江本秦本于作於非

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馮本姚本於作于非

信不由中馮本信誤言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馮本於作于非按石經春秋經文惟莊三年於餘丘及定十四年哀十三年於越作於餘皆作于傳文或用于或用於版本又錯出不齊姑舉數條後不復著經有誤則仍著

羣臣願奉馮也羣或作群非

若弃德不讓靖江本秦本合注本弃作棄非按唐諱世字故石經從古文作弃宋刻諸經皆改作棄獨左傳仍皆作弃版本錯出不能悉著

札七　五

所以速禍也速或作速非

四年經衞人立晉晉或作晋非

傳石碏純臣也姚本碏誤蜡

五年傳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合注李本原本於誤以

辨等列葛本辨誤辯

吾將略地焉略或作畧按石經略字皆田字在左

六年傳芟夷薀崇之靖江本秦本薀作蘊按傳文皆作薀無作蘊者

冬京師來告饑葛本饑誤飢按饑饉飢餓二字有別

八年經鄭伯使宛來歸祊祊或作祊非

傳羽父請謚與族岳本毛本㚈本合注本謚作諡非
　唐石經及張參五經文字皆作謚說詳段若膺說
　文解字注
九年傳祝聃逐之聃或作眲非唐石經作聃
十年經夏翬帥師靖江本翬誤暈
傳六月戊申毛本戊誤伐
十一年傳薛庶姓也葛本凡庶字皆作庻非
如舊昏媾靖江本合注本昏作昬按字本作昬唐諱
　民字改從氏
其喪師也喪或作丧非

桓公
二年經納于大廟大或作太非凡經傳音忝之字皆
　無點
傳錫鸞和鈴靖江本秦本㚈本毛本錫誤鍚
兄其替乎替或作朁不合石經
本大而末小合注原本本大誤大本
六年傳必弃小國岳本獨此一字作棄餘皆作弃
與吾同物秦本吾誤我
八年經己卯烝毛本烝誤丞
傳季梁請下之馮本姚本梁誤艮

十一年經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諸
　本三句各間以杜注惟葛本連書而別列杜注三
　行按葛本爲何氏修改經文每多移并於經注不
　相連屬殊爲失當
傳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合注原本日誤曰
十二年傳君子屢盟合注本屢作屡俗字
十三年傳莫敖使徇於師徇或作狥俗字
十四年經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各本夏五下接
　杜注不書月闕文惟何氏修改葛本經文連書注
　文別列一行此改刻之尤繆者

十六年傳壽子告之使行毛本子誤之
十七年傳於是齊人侵魯疆合注翻本侵訛不成字
疆場之事場或作埸非按經典中無以疆場二字連
　文者
以厎日厎或作底非詳石經札
莊公
二年經會齊侯于禚禚或作䄍非
四年經公及齊人狩于禚秦本狩誤符
傳若師徒無虧虧或作虧非
六年傳放甯跪于秦甯或作寗非岳本此字皆作寗

知本之不枝弗強毛本強作彊非
冬齊人來歸衛寶秦本脫冬字
七年經星隕如雨合注翻本雨誤兩
十一年傳得儁曰克麦本合注本儁作傷非
十二年傳而以犀革裹之葛本裹訛不成字
二十二年傳羇旅之臣馮本羇作羈非按羇寄也羈
馬絡頭也二字有別
是謂鳳皇于飛靖江本秦本皇作凰俗字
二十八年經邾子瑣卒秦本瑣誤鎖
傳耿之不比爲旆旆或作斾非

札七　八

二十九年經新延廄廄或作廐非
傳凡師有鐘鼓曰伐靖江本麦本合注本鐘誤鍾
三十年經夏次于成秦本次上衍師字

閔公

元年傳畏此簡書合注原本簡訛不成字
二年傳及狄人戰於熒澤姚本熒作滎非詳石經札
成風聞成季之繇石經及諸本繇作繇非獨馮本不
誤凡繇辭字當從卜從繇省岳本作繇亦非
務材訓農麦本材誤財

僖公

元年傳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靖江本秦本脫之
字
二年經盟于貫麦本合注本貫誤貰傳同
傳賄故也毛本賄誤賂
三年傳未之絕也各本作絕之不合石經獨靖江本
不誤
五年傳憂必讎焉讎或作讐非石經凡讎字皆不作
讐各本多誤後不復著
君父之命不校馮本合注本校作挍非按說文無從
手之校段氏說文雖云比挍字當從手而手部中

札七　九

未嘗增挍字唐石經亦皆作校阮氏校勘記書名
用從手之校究非古字
脣亡齒寒者麦本合注本脣作唇俗字
吾享祀豐絜靖江本秦本麦本馮本絜誤潔
六年傳郤芮曰郤或作卻非晉郤族以邑爲氏當從
邑旁與卻退字從卩者不同
九年傳凡我同盟之人馮本人下脫既盟之後四字
十年傳蘇子奔衛奔或作犇非
十五年傳梁由靡御韓簡合注翻本御誤列
亦晉之妖夢是踐合注翻本晉誤晉晉亞別是一字

寶聞君之言合注本寶作寔非
祇以成惡各本祇作祗非按祇適也從衣從氏祗敬
也從示從氏祇地祇也從示從氏各本混淆不能
悉著
猶無相也合注本無作无非上二句無字皆不作无
必報讎盦事戎狄毛本盦誤能秦本戎誤夷
對曰小人感合注翻本對誤四
十六年傳取狐廚受鐸合注翻本鐸誤鋰
王以戎難告于齊毛本告誤苦
謀郤且東略也合注翻本且誤只

札七

十七年傳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合注翻本子誤于翻
本于千子予等字混淆甚多不能悉著
葛嬴生昭公合注翻本嬴誤言
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合注翻本此句下有也字蓋
因注中兩雍字並列誤合爲也
十八年傳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秦本讓下衍其字
十九年傳其誰饗之秦本合注本饗作享不合石經
昔周饑合注本饑誤飢
二十一年傳公欲焚巫尪秦本尪作尫諸本皆作尩
惟岳本毛本作尪與石經合下同

饑而不害毛本饑誤飢
二十二年傳反其君焉合注本反誤及
天惟顯思各本惟作維不合石經秦本合注本不誤
傳中引書詩皆作惟
戎事不邇女器合注本事誤卑
楚子入享各本享作饗不合石經惟合注本不誤下
享畢同
二十三年傳有人而校馮本校作挍非
生伯儵儵或作儵按此字石經作儵釋文作儵
乃饋盤飧寘璧焉飧或作飱非飧夕食也不從夕下

札七　十二

同後不悉著
二十四年傳取曰衰合注翻本曰誤日
鄂不韡韡合注本韡作韡從釋文葛本馮本姚本作
韡凌本作韡俱不成字
處于氾石經及各本氾作汜非獨岳本不誤地名音
凡從㔾與江有汜之汜別
石甲父合注本甲誤申三十年傳不誤
二十五年傳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秦本卦下衍也
字
櫕茅之田秦本合注本櫕誤攢

倉葛呼曰靖江本倉誤蒼
二十七年傳謀元帥毛本帥誤師
魏犨爲右犨或作犫不成字
二十八年經莒子邾子秦人于溫秦本合注本邾子作邾人邾小國若君不在會不應序于秦人之上
傳爇僖負羈氏岳本葛本秦本爇作爇非
及而玄孫無有老幼秦本合注本而作其非
使茅茷代之毛本代誤伐
刖鍼莊子合注原本翻本鍼訛不成字
先君唐叔武之穆也合注本唐誤康按先君指晉不

札七　十二

指衞因事涉衞國故俗師往往失改不知康叔乃文之昭非武之穆也
遂會諸侯于許各本于作圍岳本麥本作于與唐宋石經合
二十九年經盟于翟泉合注本于誤於經誤正之傳不著
三十年傳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合注本間誤閒
三十一年傳相奪予享岳本毛本予誤子
三十二年傳文夫人斂而葬之毛本文誤吾
子上欲涉合注李本原本誤作子欲上涉

文公
元年傳王使毛伯衞來賜公命秦本合注本賜作錫非詳石經札
蠭目而豺聲合注本豺誤犲
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芊或誤羊或誤芓
二年傳晉襄公縛秦囚合注本縛誤縳傳中惟襄二十五年以帷縳其妻昭二十六年縳一如瑱從專直轉反卷也餘皆從尃
三年傳晉侯饗公合注本饗作享非
五年傳楚公子燮滅蓼麥本合注本脫公字姚本凡

札七　十三

燮字皆誤爕
六年傳辟獄刑毛本合注本獄刑誤刑獄
告之訓典秦本訓典誤典訓
使毋失其土宜葛本毋作無非
難必抒矣合注本抒誤杼
七年傳誰敢攜貳合注李本原本敢誤爲
十一年經會晉郤缺于承匡靖江本秦本匡作筐非
傳同
傳敗麇師于防渚合注本防誤陳
至於錫穴靖江本秦本麥本毛本錫作鍚非詳石經

札
十四年傳廬戢棃馮本合注本棃作黎非十六年傳
同
十六年傳請俟君閒岳本麦本毛本合注原本俟誤
侯
唯禆儵魚人實逐之麦本禆誤椑馮本姚本儵作儵
公子鮑美而豔各本豔作艷非岳本毛本姚本不誤
公孫壽辭司城合注本辭作辞非
十七年經十有七年春合注原本有誤月
傳以蒧陳事合注本蒧誤藏

而從於強令岳本葛本強作彊非
十八年傳以至于堯堯不能舉各本于作於與下句
以至于堯堯不能去互異當從石經一律作于惟
毛本合注本不誤
傲很明德很或作狠俗字
宣公
元年經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馮本于誤於按宣
公卷經文于字馮本皆誤作於不誤者僅十五年
經于宋于無婁二處
傳放胥甲父于衛秦本放誤於

二年經春王二月合注本二誤三
傳腼熊蹯不熟岳本麦本葛本熟作孰非孰雖古熟
字然釋文無音其字當亦作熟
豈唯羣臣賴之靖江本秦本唯作惟非
麗姬之亂馮本麗誤驪詳石經札
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各本適下衍子字岳本麦本
毛本葛本不誤詳石經札
四年傳仁而不武合注原本仁誤人
且泣曰鬼猶求食合注翻本且誤鬼鬼誤且
汏輈及鼓跗合注本汏作汰非下同詳石經札

五年傳高固使齊侯止公合注原本止誤王
八年經戊子夫人嬴氏薨合注翻本子誤午
十二年傳百官象物而動葛本官誤家
鄭皇戌使如晉師秦本姚本合注本戌誤戍詳石經
札
篳路藍縷合注本藍誤籃合注翻本縷誤纓
不可謂驕靖江本驕誤矯
以待不虞葛本待誤侍
右入壘合注原本右誤左
及熒澤岳本麦本毛本姚本熒誤滎

雞鳴而駕麥本合注本雞作鷄俗字
使騁而告曰毛本騁誤聘
屈蕩戶之曰秦本麥本毛本合注本戶作尸非
以他馬反合注翻本反誤友
弃車而走林秦本車誤甲
納諸廚子之房葛本諸誤取
又可以爲京觀乎可各本作何岳本毛本合注本作
　可餘詳石經札
宋華椒葛本此後華字多作蕐非
河魚腹疾柰何柰或作奈俗字

十四年傳構我敝邑于大國秦本合注本構作搆非
十五年經宋人及楚人平合注翻本平誤乎傳同
傳酆舒有三儁才儁或作㑺非儁才雖多怙其儁才
　同
結草以亢杜回合注本草作艸非
十六年傳武子私問其故各本皆如此獨合注原本
　翻本作武季與杜注及宋本合說見條札
十八年傳齊侯會晉侯盟于繒葛本合注原本翻本
　繒誤繪
成公
二年經及齊侯戰于鞌麥本鞌作鞍俗字傳同
傳吾以分謗也合注翻本也誤思
繫桑本焉合注李本原本誤桑木
余姑翦滅此而朝食秦本而下衍後字
綦毋張喪車各本毋誤母獨馮本不誤按二字淆混
　甚多惟人名地名辨之尋文可知者不悉著
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合注本無作毋非下句其無乃
　非先王之命也乎句法一律不應互異
師徒橈敗合注本橈作撓非
若苟有以藉口秦本藉下衍於字

輿帥候正秦本麥本帥誤師
謂送者曰秦本送誤逆
是代帥受名也秦本帥誤師
國將若之何秦本若誤如
衆之不可以已也靖江本秦本脫以字
三年經新宮災合注本災作灾非
六年傳韓獻子將新中軍麥本獻誤厭
七年經改卜牛合注翻本卜誤十
八年傳宣伯帥師會伐郯合注翻本師誤帥
九年傳浹辰之間合注翻本間誤問

十年傳鄭子罕賂以襄鐘鍾或作鍾非
十二年傳股肱爪牙合注原本翻本爪誤爪
十三年傳重之以昏姻馮本昏作婚非
跋履山川合注原本翻本跋誤拔
虔劉我邊垂靖江本秦本垂作陲非
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靖江本秦本姚本合注本我
下衍之字馮本初刻無後剜擠
不穀惡其無成德合注原本翻本成誤誠
則寡人之願也秦本人誤君
十五年傳向帶爲大宰岳本毛本如此與石經合各

本帶作𢃄下同此六朝鄙俗字五經文字云帶禮
記作𢃄可見唐時左傳無𢃄字
桓氏雖亡必偏合注原本翻本偏誤變
伯州犁合注本犁誤黎
十六年傳至于鳴鴈合注本鴈作雁非按傳中鴈字
皆從鳥
唯聖人能外內無患岳本葛本外內二字誤倒
在陳而䠊秦本䠊作躁非下同按傳中䠊字皆不作
躁從不悉著
張幕矣合注原本幕譌不成字

甚囂且塵上矣合注原本甚誤其
必大敗之毛本合注本之誤矣
彭名御楚共王合注翻本彭上衍敎字葢誤以注文
作大字
中項伏弢合注原本弢誤弢
中車折軾麥本車誤軍
十七年傳鄭大子髡頑侯獳合注本獳誤孺
十八年傳校正屬焉葛本毛本馮本校作挍非
籍偃爲之司馬麥本葛本馮本籍誤藉
毒諸侯而懼吳晉葛本懼作愳非

成霸安彊岳本毛本彊作彊非
襄公
三年傳稱其讎不爲諂靖江本秦本麥本諂誤謟音
叨別是一字
四年傳四年春合注原本年誤月
戎狄荐居合注本荐作薦非
四鄰振動葛本姚本馮本鄰作隣俗字
臧紇救鄫侵邾合注原本侵誤晉
五年傳爲葬備秦本葬備二字誤倒
七年傳公族穆子有廢疾秦本麥本合注本廢作廢

按癈固病也與興廢字別
八年傳邾大夫會之合注原本𥕦本邾誤諸
不皇啓處秦本凌本合注本皇作遑非
九年傳命校正出馬葛本毛本馮本校作挍非
令司宮巷伯儆宮合注李本巷誤荐
元亨利貞無咎凌本合注本無作无非下雖隨無咎
隨而無咎合注本作无凌本不誤按左傳引易皆
不作无又合注李本亨誤享
我皆無之合注本無作无此非引易九誤
兩工阜隸阜或作皂俗字後皆準此不悉著

十年經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合注原本下公字誤
騑
傳投之以机凌本毛本合注本机誤機
余羸老也凌本羸誤嬴
五月庚寅合注本月誤日
師于訾毋各本毋或誤母
衞人追之合注原本翻本衞誤行
十一年傳觀兵于南門合注本南誤西
君若能以玉帛綏晉合注本綏誤緩
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靖江本

合注本旨作只非
十二年傳師于揚梁各本揚作楊不合石經十六年
傳以報揚梁之役各本俱作揚不誤
十三年傳獲保首領以沒於地靖江本秦本合注本
沒作殁非
十四年傳至于今不貳葛本今誤不
諸戎掎之姚本掎誤犄
秦伯曰何故合注翻本何誤阿故訛不成字
十六年經于湨梁各本湨或誤溴按湨以狊得聲讀
若闃其無人之闃後皆準此不悉著

圍成靖江本秦本葛本馮本成作郕石經是年經作
成傳作郕今釋文經下出圍郕恐因俗本移易
十七年傳重丘人閉門而詢之合注李本原本詢誤
詢
聊叔紇各本聊俱作鄹惟秦本合注本作聊與十年
傳聊人紇一例按石經兩處俱作聊釋文聊人鄹
叔互異岳本亦然近世刊左傳集解大都以岳本
爲據而秦本與合注則皆非集解本故猶同石經
澤門之晳各本晳作皙非晳白也字當從白
十八年傳還于門中合注本于下衍東字

楚師多柬合注本柬誤涷
二十二年傳子侯石盂合注本李本盂誤孟
其朝夕在庭合注本庭誤廷
君子曰善戒合注原本戒誤哉
鄭游眅將如晉各本眅誤眅惟合注本作眅與石經
合說文目部眅字注引鄭游眅靖江本秦本如誤
歸
二十三年傳敬共父命合注李本原本共誤其
非鼠如何靖江本秦本如何作何如古八而如二字
通如何猶而何也

二十五年傳東郭偃之姊也麥本姊誤娣
枕尸股而哭毛本尸誤屍
子彊息桓麥本合注李本原本彊誤疆下同又麥本
桓誤柏
賦車兵徒兵合注本下兵字誤卒
以授子木合注李本授誤投
二十六年經二十有六年岳本葛本毛本馮本姚本
脫有字
傳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靖江本秦本葛本大夫誤夫
八

王夷師熸麥本合注本熸作熸非
益其祿爵而復之合注本祿爵誤爵祿
二十七年傳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岳本葛本麥
本馮本脫與宋致死四字說見石經札
脉第之言不踰閾麥本第誤第合注原本脉誤脉
齊崔杼生成及彊麥本合注本彊誤疆下同
曰棠无咎各本无作無下同不合石經獨姚本不誤
岳本毛本下文俱作无惟此句作無
偃與无咎弗予合注翻本予誤子
二十八年傳若不免必由其子合注本由作繇非

慶寘爲上獻靖江本秦本合注本作奠麥本作奠葛
本馮本姚本作奠俱誤
猶援廟桷動於甍合注李本原本援誤緩
以俎壺投殺人合注原本壺誤壼
入伐內宮合注李本原本宮誤家
與晏子邶殿合注本邶誤邸下同
武王有亂十人岳本麥本毛本如此各本亂下衍臣
字詳石經札
飢寒之不恤秦本麥本馮本合注本飢作饑非下句
同

二十九年傳釋不朝正于廟也合注原本翻本廟誤朝

祓殯而襚各本祓誤祓字當從示

臣帥徒以討之合注本帥誤師

公謂公冶曰各本謂誤問獨秦本作謂與石經合

榮成伯合注李本原本榮誤滎

宋無飢人各本飢作饑涉上文鄭饑宋亦饑而誤岳本毛本姚本不誤

家臣展瑕展王父岳本凌本如此與石經合各本作展玉父非

三十年傳二月癸未秦本二誤三

趙孟問其縣大夫凌本脫其字

其莠猶在乎合注翻本其誤共

爲任大夫合注原本夫誤一

三十一年傳公子裯合注李本原本裯誤禂裯音倒別是一字

印段迋勞于棐林靖江本凌本毛本合注本迋誤廷

昭公

元年經曹人于虢馮本于誤於下入于莒同

傳懼又如宋合注原本翻本懼作愳非李本又作愳不成字以後懼字各本多有作愳者

吾不能是難馮本是誤自

是禍之也葛本馮本禍作旤非

禮終乃宴合注原本翻本宴誤晏

實守其祀合注翻本實誤共

叔向問鄭故焉姚本問誤閭

遲速本末以相及合注翻本末誤未

三年傳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岳本凌本毛本脫使嬰曰寡人五字葛本初刻亦脫修改本擠增

豆區釜鍾岳本毛本鍾誤鐘下同

而或燠休之岳本凌本休作休此宋人諱體不可從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毛本博誤溥說詳石經札

授之以策葛本馮本姚本策作筴合釋文不合石經

豐氏故主韓氏合注原本翻本主誤王

楚人日徵敝邑合注李本敝誤敏

四年傳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秦本人誤君

公曰晉有三不殆岳本凌本毛本脫公字葛本初刻亦脫後擠增

曹邾辭以難合注本以下衍爲字合注原本辭誤自

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各本脫所字獨靖江本秦本有

與唐宋石經合
著巨公立而不撫郈合注翻本巨誤兵
葴尹宜咎各本葴作箴岳本秦本作葴與石經合
薳啟彊城巢合注本彊作疆以下皆如此前傳皆作
彊按啟彊之名似宜從土然與唐宋石經不合釋
文亦作彊音居良切
使拘而殺諸外合注本使誤便
今死而弗以靖江本秦本以下衍路字
五年傳楚王汏侈已甚合注李本原本侈誤麥音賒
別是一字

以羊舌肸爲司宮靖江本秦本以上衍而字
享覜有璋覜或作頫不合石經
設机而不倚麦本毛本合注原本机誤機
長轂九百合注本九誤七
六年傳左右諂諛各本諂作謟非姚本合注本不誤
七年傳芋尹無宇合注翻本芋誤芊與楚姓芊字混
三年傳同
取而臣以往岳本毛本取誤敢
日我先君共王麦本合注本日作曰非說詳條札
君之羇臣各本羇皆誤羈下單獻公弃親用羇各本
亦多誤
八年傳哀公有癈疾各本癈皆誤廢岳本毛本不誤
于徵師赴于楚合注原本翻本楚誤我
城麇之役不諂諂或誤謟
臣必致死禮以息楚靖江本秦本楚下有國字與唐
石經合
虞之世數未也合注原本數誤祀
九年傳是謂股肱秦本謂誤爲
十年傳醉而騁合注李本原本騁誤聘
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靖江本秦本蘊俱作藴非

十一年傳歲及大梁秦本及誤在
以圍其國合注本圍誤圖
紂克東夷毛本紂克誤克紂
美惡周必復合注原本周誤用
失則有闕合注本闕誤廢
齊桓公城穀毛本桓誤伯
羇不在內秦本麦本合注本羇誤羈
十二年傳通嗣君也享之各本享上衍公字秦本合
注本無與唐宋石經合
其以中雋也葛本雋作儁非

過將去成景之族秦本景下衍公字
與呂級麥本葛本級作伋非古人名諸書多有不同
　傳自作級不必依書顧命改
篳路藍縷合注本藍誤籃
今我大城毛本城誤臣
十三年傳飢者食之各本飢誤饑岳本毛本合注本
　不誤
與史猈先入麥本毛本猈誤狎合注李本原本誤𤟹
　不成字
過諸棘闈以歸秦本闈誤圍

札七　三八

且致犨櫟之田合注李本原本犨誤犫不成字下同
　合注本他處又多誤犫
爲羈終世麥本合注本羈誤羇
有事而無業合注原本翻本脫有字
樂旨君子秦本旨作只非
十四年傳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岳本麥本葛本毛
　本馮本姚本輿作與下並同二十三年傳各本皆
　作輿不應歧出說詳石經札
十五年傳率義不爽合注李本原本率誤卒
以鼓子䳒鞮歸二十二年傳作鳶鞮各本皆然釋文
亦歧出唐石經此句缺沕校勘記引宋慶元本作
　鳶與二十二年文同
以文伯宴合注本宴誤晏
十六年傳周於諸侯合注原本翻本周誤厲
其一在鄭商葛本商誤啇下文數處原刻亦誤修刻
　改正
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合注本藋誤萑說詳石經
　札
長卿彊葛本彊誤[illegible]
蓺山林也各本蓺作[illegible]不成字岳本毛本姚本不誤

札七　三九

十七年傳賦采叔靖江本秦本麥本作菽非
當夏四月謂之孟夏秦本謂之誤是謂
於商爲四月葛本商誤啇
鄭裨竈葛本馮本竈訛不成字
十八年傳壬午大甚姚本合注本大誤火
告于先君合注李本原本于誤卜
又懼讒慝之間謀之合注李本原本讒誤纔
荐爲敝邑不利麥本合注本荐誤薦
十九年傳鄭陽封人之女靖江本秦本鄭誤郥
辭客幣合注李本原本辭誤亂

二十年傳我能死葛本馮本我誤吾
古若無死秦本葛本馮本若誤者
以攻萑苻之盜合注翻本苻誤萑
惠此中國夌本中誤四
二十一年經壬午朔日有食之秦本午誤申
傳器以鍾之岳本秦本夌本毛本姚本鍾作鐘非涉
上下文而誤
公子苦雉合注本雉誤雒
公自揚門見之秦本葛本馮本揚誤楊
請皆用劍夌本合注本請誤諸

華姓居于公里合注李本原本姓誤姓釋文姓他口
反
于犨御呂封人合注原本翻本于誤于
子無我廷合注李本原本廷誤廷
二十二年傳如莒涖盟合注李本涖作蒞不成字
二十三年傳楚大子建之母在郥秦本郥誤郥下入
郥同
二十四年經二十有四年岳本葛本毛本脫有字
二十五年經夏叔詣岳本詣誤諸
傳吾聞文成之世岳本夌本如此各本成作武非詳

石經札
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各本甲誤申獨合注
李本不誤
季郈之雞鬬合注李本雞作鷄俗字下介其雞同
旦召六卿岳本秦本夌本毛本旦誤且
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合注李本原本伏誤杖
二十六年傳匕入者三寸合注李本原本匕誤七
南宮嚚合注翻本嚚誤囂
天道不謟毛本謟誤諂
祝史之爲秦本爲誤焉

豆區釜鍾之數岳本葛本夌本毛本馮本鍾誤鐘
二十七年傳鈹交於脅葛本馮本姚本脅作胸詳石
經札
天命不慆毛本慆誤謟
二十八年傳天禍魯國合注本禍作𥛚俗字
君淹恤在外秦本君誤卅
有窮后羿滅之毛本窮誤羣
二十九年傳乃以帷裹之秦本合注本帷作幃非
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合注翻本誤作有帝龍
對曰夫物合注翻本夫誤失

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毛本五誤篤
三十年經徐子章羽奔楚岳本葛本麥本毛本馮本
合注本羽作禹唐石經經作羽傳缺沕宋石經經
作羽傳作禹唐石經當亦如是今秦本姚本經傳
互異與古本合岳本以下改經從傳非也
傳共其職貢合注本職誤執
若好吾邊疆秦本合注本吾誤吳
吾又殭其讎殭葛本誤殭
吳周之胄裔也合注原本胄誤冑
楚沈尹戌合注原本翻本戌誤成

初而言伐楚合注翻本脫楚字
三十一年傳敢逃刑命毛本敢誤故
寡君使蹀以君命討於意如合注李本原本使誤蹀
旦占諸史墨合注翻本旦誤且占誤古岳本旦亦誤
且詳石經札
日始有謫合注翻本謫訛不成字
三十二年傳懼以待時葛本馮本時作旹非
慮材用秦本材誤財
定公
元年傳三代各異物毛本各誤冬

乃歸諸侯之戍岳本毛本戍誤成
榮駕鵞曰各本駕作駕不合石經及釋文岳本毛本
合注本不誤合注本鵞作鵝亦非下並同
後必或恥之馮本或下衍取字
三年經三年春葛本年誤月
傳莊公卞急葛本原刻卞誤汴
獲晉觀虎合注李本虎作𧆞非
四年傳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合注本三誤
正
殷民六族合注原本民誤氏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葛本奔誤帥
謂申包胥曰合注翻本申誤甲
五年傳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秦本麥本丁誤乙
六年傳將以作亂于周岳本麥本葛本毛本無以字
詳石經札
七年傳曰執結以侵我合注原本曰執二字缺
虎不圖禍合注原本翻本虎誤處
八年傳主人出合注翻本主誤王
苫越生子合注翻本苫誤苦
公會晉師于瓦馮本師誤桓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合注本鄟誤剸
九年經冬葬秦哀公合注翻本秦誤奏
傳而子擊鍾秦本葛本馮本鐘誤鍾、
靜女之三章合注翻本三誤主
謂夷儀人曰合注李本原本曰誤也
十年傳齊侯從之姚本侯誤人
十三年傳貫鄍氏秦本鄍誤鄖
可盡克也合注翻本也誤以
戍也驕諸本戍或誤戌下文及十四年經傳並同左
傳人名獨此一人作戍詳石經札

十四年經於越敗吳于檇李葛本于誤於
傳二君有治合注本君誤軍
盡逐其黨合注翻本逐誤遂
晉人敗中行氏之師於潞毛本潞誤涵
十五年經壬申公薨于高寢合注翻本壬誤于
戊午日下昃合注本下誤不昃各本作昃非
哀公
元年傳而邑諸綸秦本脫而字
親巡孤寡秦本巡下衍其字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秦本誤作冬十一月

二年傳桐棺三寸合注本棺誤官
三年傳命周人出御書毛本御誤於
四年傳公孫盱各本盱誤旴岳本毛本合注本不誤
趙稷奔臨合注翻本稷誤郡
五年經城毗毛本毗作毘非
傳遂圍中牟合注翻本圍訛不成字
六年經齊陽生毛本陽生誤生陽
傳請就之位合注翻本就之二字誤作莊敗
祭不越望葛本望誤壁下楚之望也同
七年傳嬴以為飾合注原本嬴誤羸

禹合諸侯於塗山合注翻本山誤出
無數十焉合注翻本十誤士
請待公孫彊秦本彊誤疆
旦而求之曹合注翻本旦誤且
好田弋馮本弋誤戈下好弋田弋並同
九年傳鄭武子賸之嬖合注原本賸誤賸
陽虎以周易筮之合注翻本虎訛不成字
十年傳大夫請卜之合注翻本卜誤小
十一年傳次于雩門之外合注原本雩誤雲
中軍從王合注翻本軍誤車

公孫揮命其徒曰合注翻本揮誤楎
吾不復見子矣合注本矣誤也下不問佘矣矣字同
州仇奉甲合注原本甲誤申
納美珠焉馮本焉誤馬
使冉有訪諸仲尼秦本如此與唐宋石經合各本諸
作于
十二年傳司歷過也合注翻本司訛不成字
遂圍凿毛本凿誤堊
十三年傳遂取宋師于凿合注原本取誤巩音軌別
是一字

今吳王有墨合注翻本今誤食
佩玉蕊兮麦本合注本蕊作橤不成字
十四年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姚本合注本此句
後經傳皆低一格秦本此句下卽附獲麟傳小邾
射以句繹來奔以下別爲一卷而於經下重添十
有四年春五字殊繆惟岳本葛本馮本仍各照前
式較爲妥善蓋補經自有杜注表明無庸妄加區
別
莒子狂卒岳本毛本合注翻本如此與石經合各本
狂作狅

傳請卽救合注翻本救誤均
逢澤有介麇焉各本麇作麖非獨合注本作麇與石
經合
聽共弗許合注翻本共誤其
十五年傳絕世于良合注原本于誤子
事死如生秦本合注本如下衍事字詳石經札
下石乞盂黶合注原本翻本盂誤孟
十六年傳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合注翻本以誤又
日月以幾秦本姚本合注原本翻本下日字作月非
乞曰此事也秦本脫也字

若不材器可得也合注翻本材誤林
十七年傳衞侯爲虎幄於藉圃合注本藉誤籍二十
五年傳爲靈臺于藉圃同
吳師分以禦之合注原本翻本禦誤御
夏六月合注翻本月誤目
國子實執齊柄葛本實誤寶
子又何辱合注本又何誤何又
天命不謟岳本毛本謟誤諂
公閉門而請秦本葛本馮本閉作闔唐石經此處闕
泐宋石經作閉蓋作闔者涉上文闔門塞竇而誤

宋皇瑗之子麇合注原本麇誤麋下並同
二十三年傳使肥與有職競焉麥本競誤兢
高無丕帥師禦之各本禦誤御不合石經惟合注本
不誤
二十四年傳宣叔以晉師伐齊合注原本宣誤宜
二十六年傳師侵外州秦本師上衍衛字
司城茷使宣言于國合注本城誤徒
私於使者曰毛本於誤與
爲夷儀之盟合注原本翻本儀作僕俗字
二十七年傳過孟武伯於孟氏之衢秦本葛本氏誤

武

壻孔昭鏞校字

左傳札記卷第七終

先君箸左傳札記七卷成書閱有年矣丁巳秋　同
門戚友佽助付梓時　先君已病然猶手錄副本親
事校讎不肖樹恩等請代其勞則曰自書自校乃更
精當吾雖衰爲之不覺疲也嗚呼孰知刊未竟而
先君已逝逝逾半載而甫克告厥成功　先君之精
力葢半耗於此書而又不得親見此書之行世思之
痛心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樹恩等苫次昏亂續事鉛
黃知不少金根之誤倘　博雅君子惠而敎正之則
感甚　先君湛於經史兼精歷算著書未刊者有南
明書三十六卷四書管見一卷鈍研廬文集一卷詩
集一卷集唐穿珠集一卷蘇城晷景表一卷自訂年
譜一卷餘不具述別有傳
咸豐八年十月不肖男朝棟樹恩國桂謹識

春秋異地同名攷

山陽丁壽徵纂

三邱輿 一成元年戰于鞍入自邱輿杜注齊邑今青州府益都縣界 一成三年鄭師禦晉敗諸邱輿杜注鄭地 一哀十四年阬氏葬諸邱輿杜注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此魯地

二鄢陵 一文七年穆伯如莒涖盟及鄢陵杜注莒邑大事表云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界 一成十六年戰于鄢陵杜注鄭地今屬潁川郡大事表云今河南開封府鄢陵縣

二棫林 一襄十四年伐秦至于棫林杜注秦地顧棟高云即舊鄭咸林今陝西同州府華州 一襄十六年次于棫林杜注許地

二重邱 一襄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邱杜注曹邑 又二十五年同盟于重邱杜注齊地方輿紀要謂曹北境之邊邑顧棟高大事表非之謂當在東昌府聊城縣

二姑蔑 一定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無注亭林謂當是魯地 一哀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杜注越地今東陽大末縣

五盂 一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杜注盂宋地襄邑西北有盂亭大事表云今河南睢州哀二十六年宋大尹盟六子于唐盂即此 一定公八年劉子伐盂杜無注亭林云周之盂也大事表云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西北 又十四年蒯聵獻

孟于齊亭林云衛之孟也今大名府開州東南有斂孟聚僖二十八年齊晉盟于斂孟即此　又晉有二孟一昭公二十八年孟丙為孟大夫杜注晉地今太原孟縣大事表云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有大孟城　一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孟亭林云此孟當在邢洛之間高氏地名攷以二孟為一大事表從亭林說

二州國　一桓五年州公如曹杜注州國在城陽淳于縣　一桓十一年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杜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以上本日知錄

魯有東鄆西鄆　一文十二年城諸及鄆釋例土地名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鄆即員也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邪城　一成十六年公待于鄆釋例土地名云此西鄆昭公所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今濟寧州鄆城縣之舊城

魯有三防　一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注在瑯邪華縣東南此東防本魯地襄二十三年臧紇自邾如防即此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　一隱十年敗宋師于菅辛巳取防此西防本宋地而魯取之者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西北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一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魯國之防孔子父母合葬于防即此今曲阜縣東二十里

四平陽　魯有兩平陽一宣八年城平陽此本魯邑今濟南府新泰縣西北四里有平陽故城　一哀二十七年公及越后庸盟于平陽此本邾地為魯所取者今兗州府鄒縣西南方輿紀要地名考略俱以此平陽與宣八年為一故從顧氏　一昭二十八年以趙朝為平陽大夫此即堯所都其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　一哀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南有韋城韋城南行平

第一二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7　版文件

陽城

三東陽 一襄二年晏弱城東陽以逼萊子此齊境上邑今青州府臨朐縣東 一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此晉地今臨清州恩縣西北六十里 一哀八年吳伐我克東陽而進此魯邑今費縣西南七十里

四棠 一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此魯邑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十二里 一襄二十五年傳齊棠公備杜注齊棠邑大夫今東昌府堂邑縣 一襄十四年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今江南江寧府六合縣 一襄六年齊滅萊萊共公奔棠杜注棠萊邑襄十八年齊靈公將走郵棠即此今膠州即墨縣南八十里有甘棠社

二黃 一隱元年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寰宇記睢州考城縣西三十六里有黃溝西距外黃城四里即魯惠公敗宋師處 一桓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路史登州府之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紀邑後入齊

三瑣 一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次于瑣一名瑣澤今新鄭縣北 一昭五年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杜注楚地今壽州霍邱縣東 一定七年傳齊鄭盟于瑣經文作沙晉地道記元城縣有瑣陽城

二葵邱 一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邱杜注齊地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三十里 一僖九年會于葵邱杜注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今河南開封府考城縣西三十里

三櫟 一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杜注鄭別都今河南開封界禹州 一襄十一年秦伐晉戰于櫟杜注櫟在河北今山西界春秋時晉

地　一昭四年吳伐楚取櫟杜注汝陰新蔡縣有櫟亭今汝寧府新蔡縣北二十五里

四　武城

一僖六年蔡穆侯將許僖公見楚子于武城杜注楚地在南陽宛縣北今河南南陽府城北　一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東北十三里一名武平城　魯有兩武城一襄十九年城武城懼齊也杜注太山南武城縣故城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程啟生以為在濟寧州嘉祥縣界　一昭二十三年武城人塞其前哀八年吳伐我從武城程啟生以此為費縣之武城又謂費縣之武城乃魯與邾吳相接界北所嘗備齊之處襄十九年之武城宜在嘉祥杜注併而為一似誤　高士奇地名攷略從杜顧棟高大事表從程

三　唐

一隱元年公及戎盟于唐杜注魯地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方輿紀要謂郎棠　一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杜注燕別邑今直隸保定府唐縣北八里有唐山　一昭二十三年尹辛敗劉師于唐杜注周地後漢志洛陽有唐聚今河南府洛陽縣

四　清

一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杜注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今屬泰安府　一哀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杜注齊地濟北盧縣有清亭今濟南府長清縣　程啟生曰衛齊各有清杜氏以東阿盧縣別之顧祖禹以為一地大事表從杜　一成十七年齊侯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杜注齊地清陽平樂縣今東昌府堂邑縣東南有清城此與哀十一年之清又別　一宣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杜注一名清原此晉地今山西平陽府稷山縣西北二十里有清原城

三　莘

一桓十六年使盜待諸莘杜注衛地今東昌府莘縣北有莘亭故城成二年師從齊師于莘部北杜更以為齊地非是　一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杜注蔡地今河南汝南府汝陽縣境　一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杜注虢地高士奇以為今陝州陝石鎮西十五里莘原

四稷

一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杜注宋地今歸德府境

一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杜注晉地今山西平陽府稷山縣南五十里

一昭十年齊陳鮑與欒高戰于稷杜注祀后稷之處此齊地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

一定五年秦子蒲使楚人先與吳戰而自稷會之杜注楚地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

五瑕

一昭二十四年王子朝之師攻瑕杜注敬王邑

一桓六年楚武王侵隨軍于瑕以待之杜注隨地

一僖三十年許君焦瑕杜注晉邑高士奇以爲此晉河外之瑕卽曲沃文十二年秦復侵晉及瑕十三年使詹嘉處瑕以曲沃之官守之皆與此同今河南陝州西南三十二里有曲沃城卽此瑕也

一成六年傳郇瑕高士奇以爲此晉河東之瑕今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一成十六年傳楚師還及瑕杜注楚地都邑表據水經注謂山桑縣有瑕城卽此瑕在今江南潁州府蒙城縣北顧棟高以爲非謂卽襄城縣之汾邱城今屬許州

三棘

一成三年叔孫僑如圍棘杜注於邑在濟北蛇邱縣今兗州府寧陽縣西北

一昭四年吳伐楚取棘杜注楚譙國鄧縣東北有棘亭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西南

一昭十年陳恒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注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今青州臨淄縣西北

三向

一隱二年莒人入向杜注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此國名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西四十里漢書地理志沛郡有向縣班固自注云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後龍亢漢志亦屬沛郡亭林云向之名四見于經杜氏解爲二地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攝乎大國之閒耳龍亢尤遠惟于欽齊乘言沂州之向城近之

一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杜注軹縣西有地名向上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詩皇父作都于向卽此顧棟高說

又桓十六年城向杜無注江永以沂州之向當之

一襄十一年諸侯

伐鄭師于向杜注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今開封府尉氏縣西南四十里有向城向水經注康溝水首受洧水于長社縣東又東北經向岡西即鄭之向鄉也　又襄十四年會吳于向杜注鄭地

周有東訾西訾

一昭二十二年傳單子取訾在洛陽　一昭二十四年傳與之東訾又二十七年傳尹文公焚東訾在翟縣路史门訾有二西訾在洛東訾在翟顧棟高曰杜氏混而二之則傳文東字爲贅矣

莒國之外有三莒

一周地昭二十年傳陰忌奔莒杜注周邑　一魯地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魯邑今沂州府莒州地一齊地昭三年齊侯田于莒在齊東境陳桓子請老于莒即此高氏士奇曰取地于莒遂謂之莒

宋有南郜北郜

一隱十年辛未取[illegible]杜注濟陰成武東南有郜城此南郜是宋邑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東南二十里有郜城一桓三年取郜大當于宋杜注郜國所進器此北郜是國名在南郜城北二里

費與費有別

一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高士奇曰今魯大夫費序父之食邑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口秘者有別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有費亭　一僖元年公賜汶陽之田及費此季氏私邑今沂州府費縣　七十里

二鄙

一莊元年齊師遷紀鄆鄙郡杜注北[illegible]都昌西有訾城今萊州府昌邑縣西北三十里　一莊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鄙杜注魯地此當在兗州府境與元年齊所遷之鄙在鄒昌縣西書爲二地

二柤

一襄十年會吳于柤杜注楚地汪氏克寬謂在沛縣與偪陽相接　一昭六年楚公子棄疾過鄭鄭伯勞諸柤杜注鄭地

二柯

一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有阿城鎮
一襄十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杜注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後漢志內黃有柯城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境此衛地高士奇以此與莊十三年之柯混爲一謬

楚有二城父

一昭九年楚公子棄疾實城父杜注城父縣屬譙郡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有城父城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杜注夷一名城父即此
一昭十九年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杜注今襄城城父此又一城父哀六年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即此今河南汝州郟縣西四十里有城父城

楚有東西二不羹

昭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杜注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羹音郎今河南許州襄城縣東南有西不羹城定陵故城在南陽府舞陽縣北縣西北有東不羹城

二楚邱

一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杜注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今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顧祖禹謂戎州己氏之地界曹宋間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即此大事表從之亭林云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邱杜云衛地非也其二在濟陰云云則是也春秋時爲曹地隋開皇時于漢己氏縣置南楚邱即此
一僖二年城楚邱杜注衛邑此又一楚邱在滑縣東六十里于漢爲白馬縣隋開皇時于漢白馬縣置北楚邱即此後以曹縣有楚邱因改名衛南縣
以上本大事表

二號國

一隱元年傳號叔死焉杜注東號君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郡滎陽縣應劭曰故號國今號亭是也此東號國號叔所封後爲鄭

春秋異地同名考 四

所并在今汜水東十里近滎陽界
一隱元年鄭人以王師號師
伐衛南部杜注西號國也亡[illegible]陝縣西南有號城今河南府陝州

二 蔡國

一隱五年傳衛人以蔡師伐鄭杜注南蔡國今東部蔡縣
孔
疏云蔡有二一稱北蔡故此注稱南蔡少別之莊十九年傳衛
師蔡師伐周杜注蔡南蔡又莊十六年傳蔡與宋衛共伐周杜以爲南
蔡史記世家以爲北蔡索隱以杜注爲宏門周古史考從杜又莊二十
年傳鄭伯執蔡仲父杜注仲父南蔡伯宣三年傳蔡姬杜注南蔡姬姓
以上見徐文靖山河兩戒考巻五第十三張
一昭三年北蔡伯欵
奔齊又昭六年齊侯如晉請伐北蔡收納簡公又昭十二年傳納北蔡
伯欵于唐
此北蔡乃昭公所封姬姓
以上見兩戒考巻八第十二張

輿地爲專門名家之學必窮原竟委核古準今方不致模糊影響此卷詳覈精當雖不能與百詩之四書釋地申者之地理韻編相頡頏然較之程氏春秋地名辨異沈氏春秋左傳土地名葢有過之無不及矣

光緒丁亥秋八月後學王錫祺識

春秋名字解詁補義序

本朝經術昌明詁訓之學超踰前代而余尤服膺高郵王氏之書其所箸經義述聞讀書襍志發明義理是正文字允足以通古今之言成一家之學經義述聞中坿春秋名字解詁二卷於古人名字相應之義鉤深索隱曲而能中尤爲先儒所未及然自唐以來典籍散佚古義不盡有徵王氏所說㝵者大半而千慮一失亦或有之余鑽擥既久妄有訂正又篇末所列闕疑三十餘條亦以己意補其數事依原書之次錄之題曰春秋名字解詁補義俞樾記

春秋名字解詁補義　第一樓叢書之四

德清俞樾

鄭渾罕字子寬

王氏解詁曰罕讀爲衎漸六二飲食衎衎馬融注曰饒衍王肅注曰衎衎寬饒之皃樾謂王謂罕讀爲衎非也罕者軒之叚字韓非子外儲說左篇正作渾軒是其明證也昭元年鄭罕虎公羊作軒虎定十五年罕達公羊作軒達是古字罕與軒通左傳閔二年鶴有乘軒者僖二十八年乘軒者三百人哀十五年服冕乘軒杜注並曰軒大夫車毛詩大車篇傳曰大車大夫之車名軒而字子寬從車取義言車之寬大也

鄭公子呂字子封

王氏解詁曰呂之言甫也爾雅甫大也商頌封建厥福毛傳封大也樾謂春秋之世若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晉之類以他國爲名者甚眾呂乃姜姓之國鄭語所謂南有荆蠻申呂是也是時已爲楚縣矣公子呂蓋取古國名爲名故字子封楚語韋注曰封國也

鄭閔參字子思

王氏解詁曰參讀爲慘爾雅曰慘憂也憂思也又曰惄思也周南汝墳篇惄如調飢韓詩惄作愵云憂也是憂

亦謂之思樾謂如王說則非命名矣莊子天下篇曰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荀子解蔽篇曰參稽治亂而通其度楊倞注亦以參驗釋之是參有參驗之義故名參字思明既參驗之於物又必思之於心然後可以得天下之理也或曰參與修通思與偲通古書省人旁耳說文曰偲好貌者修字偲猶詩云美且偲

燕級字思　魯孔伋字子思

王氏解詁曰級與伋皆急字之叚借也急者憂恐迫切之意莊子天地篇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汲與急通是急爲憂恐思亦憂也故名急字子思樾謂王說非也古人何取乎憂思之義而輒以爲字乎說文人部伋人名伉人名許君每字必著本義而此二字止曰人名明其爲人名故從人無它義也伉篆下引論語有陳伉今論語作陳亢鄭注曰字子禽蓋取爾雅亢鳥嚨之義是伉即亢字也然則伋即及字明矣史記齊太公世家丁公呂伋徐廣曰伋一作及蓋作及者本字也以其爲人名故加人旁猶山名皆加山旁水名皆加水旁邑名皆加邑旁古人作書自有此例也燕級之級王氏從單行索隱本故作級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止作伋與孔伋同

名同字昔孔子之教人也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詩曰雖不能至心鄉往之名及字思即此義也禮記文王世子篇正義曰冀及也思之爲及猶冀之爲及矣索隱本燕伋作級即伋之叚字荀子解蔽篇曰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觙亦伋之叚字蓋古人名伋字思故設言好思之人亦曰伋也觙與級並當爲伋而伋即及字名及字思乃取冀及之義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因荀子之文疑伋字自有本義朱氏駿聲作說文通訓定聲曰當訓爲急思殆未免乎鄉壁虛造矣

魯原憲字子思

王氏解詁曰說文憲敏也傳三十三年左傳杜預注曰敏審當於事也憲有審當於事之義故字子思或曰憲與獻通思與偲通皆謂多才能也樾謂王氏二說皆近迂曲憲字蓋自有思義禮記學記篇曰發慮憲求善良鄭注訓憲爲法非也善良二字同義慮憲二字亦必同義爾雅釋詁曰慮思也然則憲亦思也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老觀其意憲慎周書官人篇作其老者觀其思慎是意憲即思也名憲字思義正相應矣

楚卻宛字子惡

王氏解詁曰宛當讀爲怨怨惡義相近故名怨字子惡樾謂如王說則非命名之義也宛讀如宛丘之宛毛傳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是也惡讀爲亞說文曰亞醜也象人局背之形楚郤宛蓋局背者故名宛字亞皆肖其形所謂以類名也惡與亞古字通尚書大傳鐘鼓惡注曰惡當爲亞易繫辭傳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荀本惡作亞竝其證矣

顏高字子驕

王氏解詁曰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顏刻仲尼弟子傳作顏高高乃亯之誤亯隸作克克刻同聲古字通用論語憲問篇馬注曰克好勝人也意與驕相近故字子驕樾謂王以高爲克之誤是也至以克爲好勝故字子驕則是驕矜之義非美德也何取而以爲名字乎隱元年左傳正義曰克者戰勝獲賊之名驕當讀爲矯爾雅釋訓曰矯矯勇也釋文引舍人注曰矯矯者得勝之勇然則名克字矯正合古訓矣

齊陳逆字子行

王氏解詁曰行官名謂行人也秋官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樾謂王說非也逆讀爲縌說文曰縌綬維也續漢書輿服志曰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逆受故

曰縌行讀爲珩說文曰珩佩上玉也然則名縌字子珩義正相應古文省偏旁耳

楚屈到字子夕

王氏解詁曰到至也到字子夕蓋取朝發夕至之義楚辭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樾謂離騷之文非可以爲詁訓謂到字子夕卽取此義斯不然矣今按到卽顚倒之倒古無倒字以到爲之莊子外物篇草木之到植者太半事上九到耳順止竝卽倒字也夕者不正也廣雅釋詁曰夕衺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曰是正坐於夕室也高注曰夕者邪夕不正是其證也名到字子夕猶名側字子反反猶到也周易復象傳反復其道正義曰反謂入而倒側猶夕也詩雲漢篇序曰側身修行正義曰側者不正之言

齊慶舍字子之

王氏解詁曰夏官司戈盾鄭注桓十六年公羊傳何注竝曰舍止也之當爲止二字篆書相佀而誤樾謂王說非也爾雅釋詁之往也往必有所舍故名舍而字子之與楚令尹舍字子發同義若必改讀爲子止則楚令尹不當字子發矣

魯秦非字子之

王氏解詁曰非與飛通字亦作蜚之當爲止字之誤也小雅四牡篇曰翩翩者鵻載飛載止樾謂王說非字是矣以之爲止字之誤非也之當讀爲𦐇說文羽部𦐇飛盛皃從羽之聲然則名飛字𦐇義正相應作之者古文以聲爲主省不從羽耳𦐇省羽而爲之猶蜚省虫而爲非也

公祖句茲字子之

王氏解詁曰句與拘通說文曰拘止也茲如詩昭茲來許之茲語詞也之亦當爲止句訓爲止故字子止也樾謂王說非也句乃句萌之句月令篇句者畢出鄭注曰句屈生者茲乃茲益之茲說文艸部茲草木多益從艸絲省聲是句茲二字並從艸木取義說文之部之出也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然則名句茲字子之義正相應不必改字

宋樂溷字子明

王氏解詁曰溷當讀爲焜昭三年左傳焜燿寡人之望服注曰焜明也故名焜字明樾謂王氏因溷無明義故讀爲焜殊近迂曲今按說文水部溷亂也一曰水濁皃是溷有濁義楚辭離騷曰世溷濁而不分兮涉江篇曰世溷濁而莫余知兮皆其證也禮記樂記篇曰清明象

天孔子閒居篇曰清明在躬是明與清義相近故淮南原道篇曰清目而不以視高注曰清明也溷濁清明義正相對樂溷字子明猶晉閻沒字明蓋取相反者爲義周易噬嗑注曰不溷乃明是也

魯冉孺字子魯

王氏解詁曰孺與濡通孟子公孫丑篇是何濡滯也趙岐注曰濡滯猶稽也是濡爲遲鈍也魯亦遲鈍也說文魯鈍詞也論語先進篇孔注曰魯鈍也樾謂王氏讀孺爲濡非其本義且古人多名孺者如史記佞幸傳籍孺閎孺之類是也濡滯初非美談古人何取乎此而輒以命名乎蓋孺者幼稚之稱如今人小名耳及長遂以爲名因配之以字其曰魯者言幼稚無知識也是故冉孺字子魯猶晉胥童字之昧也童孺皆言幼稚也白虎通嫁娶篇曰夫人自稱曰小童言已智能寡少如童蒙也此胥童字昧之義亦即冉孺字魯之義矣

陳公良孺字子正

王氏解詁曰孺讀爲需正當爲止字之誤也襍卦傳曰需不進也說文曰需須也遇雨不進止須也是需有止義樾謂王氏讀孺爲需與讀孺爲濡同並非古人命名之意也孺亦當爲幼稚之稱易蒙彖傳曰蒙以養正聖

功也賈誼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然則名儒而字之曰正蓋卽所以爲教矣不當徒以訓詁求其義也

晉解揚字子虎

王氏解詁曰虎讀爲盱古音虎與盱同昭三十一年公羊傳人未足而盱有餘說文引作虍有餘是其例也方言盱揚雙也黸瞳子燕代朝鮮洌水之閒曰盱或謂之揚郭注曰盱舉眼也揚詩曰美目揚兮是也樾謂王氏所說非其本義揚當讀爲陽禮記玉藻篇盛氣顛實揚

休鄭注曰揚讀爲陽聲之誤也是其例矣釋名釋天曰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然則揚與陽聲近而義通故昭二十五年公羊春秋次于揚州左氏穀梁並作陽州詩野有蔓草篇淸揚婉兮說苑尊賢篇作淸陽婉兮蓋古字通用非必盡爲聲誤漢書古今人表正作解陽可證也風俗通祀典篇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楚辭繆稱篇王注曰虎陽物也易革九五大人虎變陸注曰兌之陽爻稱虎然則解陽字子虎義正相應王氏未檢古今人表不知揚爲陽之叚字因讀爲盱轉涉迂曲矣

晉韓不信字子音

王氏解詁曰音當爲言字之誤也困彖辭曰有言不信樾謂不信非美德古人何取而以爲名哉不乃語詞晉密不齊楚任不齊王氏並以不爲語詞是也信讀爲呻以信爲呻猶以信爲伸也說文口部呻吟也名呻字音與樂效字子聲一例

晉荀盈字伯夙

王氏解詁曰盈讀爲羸夙讀爲肅羸寬緩也肅嚴急也樾謂王說非也盈當讀如本字夙讀爲縮縮從宿聲宿從佰聲佰卽古文夙字也是縮本從夙得聲故可叚夙爲之周官馮相氏疏曰舒進爲盈舒退爲縮文選東京

賦不縮不盈薛綜注曰縮短也盈長也是盈與縮正相對故名盈字縮也不必讀爲羸肅始得其義

魯孔求字子家

王氏解詁曰玉篇求索也說文索入家搜也樾謂如王說則以入家探索爲義古人命名何取此義乎今按求讀爲逑爾雅釋訓惟逑鞠也釋文曰逑本作求是求逑古字通用詩關雎篇毛傳曰逑匹也周官小司徒職鄭注曰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孔求字子家正取此義

楚蔿賈字伯嬴

王氏解詁曰嬴當讀爲贏說文贏賈有餘利也昭元年

左傳賈而欲贏而惡囂乎杝謂王說非也賈當讀爲夏
齊東郭賈字子方王氏曰賈夏古字通史記趙世家北
登夏屋漢書地理志作賈屋今按爲賈之賈亦當作夏
與東郭賈同名王氏偶未照耳爾雅釋木槄山榎釋文
曰榎本作檟然則賈之爲夏亦猶檟之爲榎也爾雅釋
天曰夏爲長嬴名夏字伯嬴正取此義

楚鬬般字子揚

王氏解詁曰漢書敘傳曰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
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班
其子以爲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爲楚令尹胡三

省曰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鬬班殺令尹子元而鬬穀於
菟爲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案子文之子爲令尹者鬬
般也般與班雖同音而般字子揚則非謂虎也孟堅之
說殆不可信般與播古字通般卽播之叚借也春官大
師皆播之以八音鄭注曰播猶揚也杝謂王說非也般
班古通用成十三年左傳鄭公子班襄三十年穀梁傳
蔡世子般釋文並云般本作班禮記檀弓公輸般孟子
離婁篇注作魯班漢書揚雄傳般倕弃其剞劂兮顏注
曰般讀與班同然則鬬般之卽鬬班猶魯般之卽魯班
王氏以爲二人誤矣揚當讀爲陽楚鬬班字子陽猶晉
解陽字子虎也並取虎爲陽物之義其說見前左傳郳
出之書不盡可據班氏敘述先世自當無誤不得轉據
左以疑班也

邾公子菑字捷

王氏解詁曰捷讀爲插說文插刺內也菑之言傳也插
也李奇注漢書蒯通傳曰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爲傳顏
師古曰傳音側吏反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杝
謂王說非也捷當讀爲疀說文甾部疀斛也古田器也
又斗部斛一曰利也爾雅曰斛謂之疀古田器也按爾
雅釋器斛謂之疀文選祭古冢文引作鍬謂之鍤是疀

爲古鍤字釋名釋用器曰鍤插也插地起土也菑者反
草之名周易无妄釋文引董遇曰菑反草也爾雅釋地
田一歲曰菑郭注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然則
名菑字疀義正相應疀作捷者音同叚借耳

邾子克字儀父　周王子克字子儀　楚鬬克
字子儀　宋桓司馬之臣克字子儀

王氏解詁曰克與刻通說文克象屋下刻木之形故以
克爲刻也儀讀如羲字或作犧作獻淮南俶眞篇析而
爲犧尊高注曰犧尊疏鏤之尊明堂位周獻豆鄭注曰
獻疏刻之犧獻皆爲疏刻而與儀通此猶周語犧人薦

體賈逵本作儀人大誥民獻有十夫尙書大傳作民儀也儀爲疏刻故名刻字子儀樾謂王說非也疏刻之義古人何所取而名克字儀者如此其衆乎今按爾雅釋言曰克能也釋詁曰儀善也善與能同義故荀子勸學篇非能水也楊注曰能善也又廣雅釋言曰儀賢也賢與能亦同義故老子上篇不尙賢王注曰賢猶能也然則名克字儀義正相應且其義甚美故往往以爲名字矣

楚薳呂臣字叔伯

王氏解詁曰呂與旅伯與百古字竝通莊二十二年左

傳庭實旅百杜注曰旅陳也百言百物備僖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注曰庭中所陳品數百也樾謂王說非也呂當讀爲閭古字省不從門耳閭與伯皆古軍中部曲之名周書武順篇曰左右一卒曰閭又曰四卒成衛曰伯

晉王驩字子敖

王氏解詁曰驩讀爲讙敖讀爲囂說文讙譁也荀子彊國篇百姓讙敖楊注曰讙喧譁也敖喧噪也地官司虣禁其鬭囂者鄭注曰囂讙也墨子號令篇讙囂駴衆其罪殺樾謂如王說則非美名也驩當讀爲歡孟子盡心篇驩虞如也音義引丁音曰驩虞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荀子大略篇夫婦不得不驩楊注曰驩與歡同文六年左氏春秋晉侯驩史記晉世家作歡然則王驩本名歡此其例矣說文欠部歡喜樂也出部敖出游也出游則有喜樂之義呂氏春秋貴直篇在人之游高注曰游樂也故名歡字子敖也

陳顓孫師字子張

王氏解詁曰張讀爲長知丈切皋陶謨州十有二師鄭注曰師長也故名師字長樾謂顓孫子之字自來不讀知丈切王說非是師者衆也義本周易序卦傳經典屢

見無庸博引凡有衆多義者卽有大義玉篇多部𡖇𡖋𡖊𡖍四字竝曰大也而其字皆從多至𡖊𡖍二字亦作奓奝又從大是可見其義之通矣詩韓奕篇魴鱮甫甫毛傳曰甫甫然大也廣雅釋訓曰甫甫衆也甫甫爲大而亦爲衆然則師爲衆亦爲大矣韓奕傳曰張大也廣雅釋詁亦曰張大也名師字子張猶伯嚭字子餘嚭之言丕也大也餘多也

魯顏何字冄

王氏解詁曰古耼字或省作冄耼與儋通史記老耼傳或曰儋卽老子是也說文何儋也儋何也故名何字儋

檖謂如王說則彼升爲聃又彼聃爲儋其義迂曲矣何
當讀爲阿冉當讀爲那阿那疊韻字古有此語文選南
都賦阿那蓊茸注云柔弱之貌亦作猗那商頌曰猗與
那與是也名阿字那蓋依聲取義耳

鄭公子魚臣字僕叔

王氏解詁曰魚讀爲御小雅出車傳曰僕夫御夫也檖
謂魚御雖聲近然讀魚爲御於古無徵今按魚讀爲吾
國語晉語曰暇豫之吾吾韋注曰吾讀如魚水經濟水
注曰魚山吾山也列子黃帝篇姬魚語女即居吾語女
此古人魚吾通用之明證鄭公子名吾臣猶周有王子

余臣也口吾曰余蓋發聲之詞其命名之義止在臣字
名臣故字僕叔書微子篇曰我罔爲臣僕禮記禮運篇
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

燕閔豎字子家

王氏解詁曰豎內豎也內豎給事於內故字子家家猶
內也爾雅牖戶之閒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檖謂豎字初
無內義國語楚語使富都那豎贊焉韋注曰豎未冠者
也周官天官內豎鄭注亦曰豎未冠者之官名蓋以其
未冠故謂之豎以其給事於內故謂之內豎今但名豎
安得以內爲命名之義而字子家乎蓋豎者幼小之稱
故未冠曰豎以豎命名猶丱孺公艮孺之名孺也子生
三月咳而命之或曰孺或曰豎孺猶言孺子豎猶言豎
子無它義也古人質樸及長遂以爲名不復更易因冠
之以字周豎字子家者鄭君注周官小司徒曰有夫有
婦然後爲家然則名豎字家蓋望其成立之意豎者弱
而未冠之稱家者壯而有室之謂矣此乃古人名字之
別一例在王氏所儗五體六例之外不當僅以訓詁求
之也

鄭駟歂字子然

王氏解詁曰歂讀爲煓方言煓𤏐也郭注曰火熾盛之

皃說文然燒也或曰歂讀爲顓然讀爲戁皆敬愼之義
也說文顓頭顓顓謹皃玉篇引說文曰戁意難也一曰
意急而懼也一曰慙也檖謂王氏二說皆近迂曲說文
欠部歂口气引也口部嘫語聲也鄭駟歂當字子嘫經
傳無嘫字皆以然爲之如語詞之然本當作嘫而今作
然是也然乃嘫之叚字名歂字嘫猶樂欬字子聲其義
正相應矣

楚王子鉤字發

王氏解詁曰成十六年左傳因楚公子茷正義曰晉語
謂之王子發鉤蓋一名一字也案茷發古同聲茷即發

之叚借發字也鉤名也古人名字竝稱皆先字而後名故謂之王子發鉤鉤讀爲彀說文彀張弩也發䠶發也檵謂王氏謂鉤名而發字是也讀鉤爲彀非也鉤仍讀如本字發當讀爲伐發伐聲近而義通周頌噫嘻篇鄭箋曰發伐也考工記匠人鄭注曰伐之言發也左傳作茷亦伐之叚字詩泮水篇其旂茷茷釋文作伐伐云本又作茷茷是古字通用之證大雅皇矣篇曰以爾鉤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名鉤字伐卽取詩義耳毛傳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正義曰鉤援一物正謂梯也援下句與爾臨衝傳曰臨臨車衝衝車臨衝既非一車則鉤援當亦二物蓋皆兵器也鉤讀爲句兵器曲者謂之句直者謂之援考工記廬人注曰句兵戈戟屬又冶氏注曰援直刃也晏子春秋諫篇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古言兵器必兼曲直故詩以鉤援竝言說詳余所著羣經平議說文人部伐擊也從人持戈鉤爲戈戟之屬然則名鉤字伐正相應矣

魯公子尾字施父

王氏解詁曰施讀爲扡說文扡曳也莊子秋水篇曰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取曳尾之義故名尾字扡檵謂古人名字誠有取之於物者然何取乎龜之曳尾而以爲名字乎其說迂曲殆非也又按王氏念孫讀書襍志餘編曰魯公子尾字施父是施與尾同意然施尾同意不知所據恐亦臆說也今按說文㫃部施旗皃古人名施者多字旗如鄭豐施齊欒施竝字子旗是也施父之字亦當取義於旗說文犛部犛西南夷長髦牛也氂犛牛尾也徐鍇曰其牛曰犛其尾曰氂以飾物曰旄蓋古人多以犛牛尾注于竿首用以指麾書牧誓右秉白旄以麾是也詩干旄篇傳曰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說文㫃部旄幢也從㫃從毛然則公子尾字施父卽旄字從㫃從毛之意尾猶毛也施猶㫃也尾之爲用莫大於旄故取以爲名字耳

秦西術字乞

王氏解詁曰術讀爲遂文十二年公羊經正作遂乞讀爲訖遂終也竟也逸周書太子晉篇孔注曰遂終也廣雅云遂竟也訖亦終也竟也爾雅云訖止也止亦終也漢書西域傳顏注曰訖竟也檵謂王氏讀術爲遂是也其說非也廣雅釋詁遂往也行也禮記緇衣篇鄭注曰遂猶達也遂之爲義有往而必達之義故襄十二年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疏曰遂者專事之辭襄十年穀梁傳曰遂直遂也名遂蓋取勇往之義故字乞乞讀爲仡

說文曰仡勇壯也字亦通作仡漢書王褒傳注曰仡仡健作貌爾雅釋訓曰遂遂作也然則名遂字仡正相應矣說文走部趍直行也亦與直遂之義相應趍與仡聲同

齊杞殖字梁

王氏解詁曰殖讀爲植立者謂之植橫者謂之梁樾謂王氏讀殖爲植是也古今注正作杞植其說非也禮記檀弓篇行幷植於晉國鄭注曰植謂剛而專己蓋植之言直也易繫辭傳其動也直王注曰直剛正也考工記弓人骨直以立鄭注曰骨直謂强毅是直有剛强之義周書謚法篇剛彊理直曰武是也梁之言强梁也釋名釋宮室曰梁彊梁也爾雅釋地釋文引晉太康地記曰梁州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以爲名杞植字梁蓋亦取此義猶孔紇字叔梁也王氏曰紇讀爲仡彊壯謂之仡亦謂之梁古人以王父字爲氏潛夫論氏姓篇鄭其叔之後爲彊梁氏元和姓纂引世本衞將軍文子生愼子會生彊梁因氏焉是古人名字多取彊梁之義梁或作良良亦彊也故齊高彊字子良今按杞植與孔紇高彊同字正當依王氏此義說之矣

陳諸字伯爰

王氏解詁曰諸讀爲堵爰讀爲垣小雅鴻鴈篇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樾謂王說非也諸與爰並大也古字諸與都通故史記夏本紀明都漢書地理志作盟諸是其例也漢書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師古注曰都大也廣雅釋詁緒與都並訓大說文爯部緒下大者也諸與緒都並從者聲義得相通又說文奢部奢張也張亦張大之意老子曰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奢與甚泰同義並言大也古書都字或通作奢荀子賦篇閭娵子奢莫之媒也楊注曰子奢當作子都是也諸與都通則亦得與奢通矣說文玉部瑗大孔璧也目部暖大目也見部覭大視也凡從爰得聲之字每有大義是爰亦大也蓋爰聲與亘聲相近藼之或體作蕿亦作萱是其例也說文大部查奢查也從大亘聲經傳無查字以桓爲之詩長發篇元王桓撥傳曰桓大也蓋桓亦從亘聲也許君以奢查說查字是古有奢查之語然則陳諸字伯爰者諸卽奢也爰卽查也猶名奢而字伯查矣

齊公孫竈字子雅

王氏解詁曰雅讀爲窐玉篇引倉頡篇曰楚人呼竈曰窐樾謂王說非也韓子外儲說篇作子夏當從之夏者正字雅者叚字也雅夏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

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雅與夏通用之證古人五祀夏則祀竈蔡邕獨斷曰夏爲太陽其氣長養祀之於竈然則名竈字夏義正相應

魯公孫宿字成

王氏解詁曰成與城通隱元年春秋及宋人盟于宿杜注曰宿小國國必有城故字成樾謂如王說則當字國於義方合今字城殆非取之國名矣成當讀如本字宿之言縮也縮者收縮之謂也詩七月篇九月肅霜傳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名宿字成乃取收縮之義又按宿與就聲近說文糸部縮一曰蹴也手部摍蹴引也古字聲近者義卽相通然則宿有就義矣故名宿字成也

宋大宰盈字蕩

王氏解詁曰盈讀爲桯方言桯前几江沔之閒曰桯說文桯牀前几也桱桯也東方謂之蕩樾謂王說迂曲殆非也盈與蕩義本相因凡物盈滿則必動蕩故曰盈而蕩天之道也名盈字蕩卽取此義又按盈之言充也充之言大也廣雅釋詁曰盈充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必已篇淮南子說山篇並曰充大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美哉蕩乎正義曰蕩寬大之意論語泰伯篇蕩蕩乎包注曰蕩蕩廣遠之稱荀子非十二子篇蕩蕩然楊注曰蕩蕩恢夷之皃然則蕩亦大也故名盈字蕩也

宋公子何字弗父

王氏解詁曰何讀爲枷弗讀爲柫說文柫擊禾連枷也枷柫也樾謂王說非也何當讀爲阿何與阿聲近而義通釋名釋丘曰偏高曰阿丘阿何也是其證也國語周語曰弗諫而阿之晉語曰從其義不阿其惑也韋注並曰阿隨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曰阿鄭君之心君守篇曰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高注並曰阿從也是阿有隨從之義說文丿部弗撟也口部咈違也弗與咈義相近古書每以拂爲之賈子保傅篇曰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荀子臣道篇曰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然則名阿字弗以相反爲義幼而名之曰阿義取乎隨從也冠而字之曰弗卽所以爲教矣或曰何讀爲痾並從可聲故字得通用說文疒部痾病也弗讀爲祓詩生民篇以弗無子箋曰弗之言祓也說文示部祓除惡祭也名痾字祓乃取祓除之義猶鄭公子名去疾也

齊梁巳據字子猶

王氏解詁曰據讀爲遽猶讀爲輶遽也輶也皆車之輕且速者也爾雅遽傳也輶輕也說文輶輕車也樾謂王說非也據乃虡之假字爾雅釋獸虡迅頭郭注曰今建平山中有虡大如狗似獼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頭能舉石擿人玃類也說文犬部猶玃屬然則名虡字猶義正相應王釋爲車則反迂曲矣

齊宗樓字子陽

王氏解詁曰樓讀爲鏤陽讀爲錫大雅韓奕篇鉤膺鏤錫樾謂王說非也樓與陽均當讀如本字釋名釋宮室

曰樓言牖戶諸射孔婁婁然也按說文女部婁空也射孔婁婁言其牖戶之洞達也是故樓之言麗廔也說文广部廔屋麗廔也囧部囧窗牖麗廔闓明也字亦作廲廔玉部广部廲廔綺窗蓋廔言廲廔猶人言離婁皆謂明也禮記月令篇可以居高明鄭注曰高明謂樓觀也是樓有明義詩七月篇我朱孔陽傳曰陽明也白虎通號篇曰陽猶明也宗樓字子陽即取高明之義不必改讀

鄭豐卷字子張

王氏解詁曰卷讀爲弮漢書司馬遷傳張空弮冒白刃李奇注曰弮弩弓也或曰卷讀爲𢐂說文𢐂弓曲也樾謂二說竝非也儀禮公食大夫禮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鄭注曰卷猶收也淮南子兵略篇旗不解卷高注曰卷束也是卷有收束之義廣雅釋詁曰張開也開與收束義正相反名卷字張即取相反者爲義

鄭石制字子服

王氏解詁曰制讀爲製說文製裁衣也定九年左傳服虔注云貍製貍裘也哀二十七年傳杜預注云製雨衣也說苑復恩篇宵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史記叔孫通傳服短衣楚製則製乃衣服之通稱樾謂王說非也制讀

如本字服當爲艮說文又部艮治也从又从卩卩事之制也然則名制字子艮義正相應經傳無艮字叅皆以服爲之而艮廢矣尚書盤庚上篇先王有服又曰以常舊服正法度服字竝當作艮有服言有制也舊服言舊制也襄三十年左傳上下有服服亦當作艮言上下有制也說詳余所箸羣經平議王氏不知子服之爲子艮而讀制爲製以配之葢古字亾而古義亦晦矣

顏祖字襄

王氏解詁曰祖讀爲菹襄讀爲蘘廣雅蘘蒩也蒩與菹同說文蘘菜也廣韵云蘘菜爲葅葅亦與菹同或曰祖

讀爲坦襄讀爲壞方言坻坦場也梁宋之閒蚍蜉𪖐鼠之場謂之坻螾場謂之坦壞卽場也樾謂二說皆迂曲且其義甚小古人何取而以命名乎今按方言曰搖祖上也祖搖也祖轉也郭注门動搖卽轉矣是祖有旋轉而上之義尚書堯典篇蕩蕩懷山襄陵某傳曰襄上也史記趙世家以欒桑爲武襄君正義曰襄舉也上也字亦作驤文選琴賦參辰極而高驤李善注曰驤與襄同然則名祖字襄義正相應不必改讀

鄭公子平字子豐

王氏解詁曰平疑當作年相佀而誤名年字豐取豐年之義樾謂王氏以平爲字誤是也謂當作年非也平當作丕爾雅釋詁丕大也釋文曰丕又作平平與丕字正相佀故易致誤後漢書耿秉傳太醫令吉丕李注曰丕或作平卽其例也易序卦傳曰豐者大也丕與豐竝有大義故名丕字子豐也

陳公子少西字子夏　鄭公孫夏字子西

王氏解詁曰西夏國名也逸周書史記篇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亾或曰大夏山名呂氏春秋古樂篇高注曰大夏西方之山樾謂以西夏爲國名古人何取乎旣亾之國而多以爲名字乎或謂山名義亦無取今按夏者南方火也是故夏猶南也易坤彖辭曰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蹇彖辭曰利西南不利東北是西與南同類名少西當字子南字子西亦當名南不曰南而曰夏者不欲徑遂其辭故變文見義亦周人尚文之一端也

魯公斂陽字處父

王氏解詁曰僖二十八年穀梁傳山南爲陽大雅皇矣篇居岐之陽是其義也或曰陽温也管子宙合篇夏處陰冬處陽樾謂二說皆非也釋名釋天曰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名之曰陽蓋取在外發揚之義字之曰處父懼其窮大而失居也所以爲教也

周劉狄字伯蚠

王氏解詁曰狄當爲秋字形相佀而誤也秋者椒之叚借古聲椒與秋同劉秋字伯蚠猶鬭椒字伯棼棼蚠皆芬之叚借也樾謂王說迂曲未得其義狄當讀爲翟古字通用禹貢羽畎夏翟漢書地理志作羽畎夏狄是也蚠者鳻之叚字說文羽部翟雉尾長者从羽从隹鳥部鳻鳥聚皃一曰飛皃从鳥分聲然則名翟字鳻義正相應

魯公子奚斯字子魚

王氏解詁曰奚讀爲雞聲近叚借也斯語詞或曰奚斯馬名𩦍白馬賦注引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魚讀爲圉鄭衆注夏官校人曰養馬爲圉樾謂如後說則魚字不必改讀亦馬名也爾雅釋畜曰一目白魚詩駉篇有驔有魚釋文曰魚字書作𩣺字林作䳼蓋皆俗字古止作魚奚斯字子魚其名字皆取馬名耳

魯公子翬字羽父　鄭公孫揮字子羽

王氏解詁曰翬本字也揮叚字也爾雅鷹隼醜其飛也翬或曰翬雉名爾雅說雉曰伊雒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樾謂翬揮並叚字其本字當爲緷爾雅釋器曰百羽謂之緷故名緷而字羽

晉寺人勃鞮字伯楚一名披

樾按勃鞮者波字之合音猶頭曼之合音爲檕壽夢之合音爲乘也披者波之叚字也周書職方篇河南曰豫州其浸波溠鄭注曰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按說文水部溠荊州浸也許說亦與鄭合蓋周禮經文荊豫互誤耳波者荊州之浸楚卽荊也故名波字伯楚也以下諸條王氏並云闕疑今就其可知者猶爲疏證其不可知者仍從蓋闕

宋公子目夷字子魚

樾按夷讀爲鮷說文魚部鮷大鮎也字亦作鮧爾雅翼曰鮧魚偃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鮎魚言其黏滑也鮧卽鮷字也蓋弟夷古同聲故從弟者亦或從夷說文鳥部鴺篆下重文鵜曰鴺或從弟卽其例也目夷之名當取義于鮷魚故字子魚作夷者鮧之省也目夷猶言鮧目鮧魚兩目上陳疑宋公子之目佀之故取此名所謂以類名爲象也不曰夷目而曰目夷猶楚鬬穀於菟取虎乳之義不曰於菟穀而曰穀於菟也

魯公子買字子叢

樾按說文丵部叢聚也从丵取聲故古音叢字卽讀如聚僖二十三年左氏春秋公伐邾取訾婁公羊春秋作取叢婁叢卽訾婁之合音可知古音讀如聚也故字亦作藂尙書大傳卿雲藂藂藂藂卽叢叢也詩葛覃篇毛傳曰灌木叢木也釋文曰叢俗作藂是也公子買當字子聚說文貝部買市也从网貝孟子曰登壟斷而网市利然則買字从网从貝會意言网羅貨貝也名買字子聚義正相應作叢者叚字耳

楚公子貞字子囊

樾按周易文言傳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有固義管子

任法篇皆褱于法以事其主尹注曰褱者所以斂藏也以貟固爲名故以斂藏爲字此卽可徵古易說矣

楚伍員字子胥

樾按員當讀作䁑說文見部䁑外博衆多視也从見員聲讀若運伍員之員亦讀若運可知其爲䁑字矣爾雅釋詁曰胥相也胥與相古亦通用書大誥篇誕鄰胥伐于厥室漢書翟方進傳作欲相伐于厥室詩公劉篇聿來胥宇新序雜事篇引作聿來相宇並相胥通用之證相視也胥亦視也管子樞言篇與人相胥君臣篇胥令而動者尹知章注並曰胥視也名䁑字胥義正相應矣

世知伍員之員當讀如運而不知其本字當爲䁑則不特字子胥之義不見并所以讀如運者亦終莫知其何故也

魯季公亥字若

樾按亥者欬之省也孔子弟子有樂欬季公亥之名蓋與之同說文欠部欬屰气也名欬者以疾名之名欬而字以若若順也以其氣之逆故欲其順也

宋樂祁字子梁

樾按詩吉日篇其祁孔有毛傳曰祁大也梁者彊梁也名祁字梁蓋取彊大之義梁爲彊梁義見杞殖條

宋樂茷字子潞

樾按潞與露通昭元年左傳杜注曰露羸也呂氏春秋不屈篇高注曰潞羸也此露潞通用之證茷者說文草部曰草葉多也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故名茷字子露

晉士蔿字子輿

樾按蔿讀作爲輿讀作與並叚字也管子戒篇曰自妄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是爲與義通詩鳧鷖篇福祿來爲論語述而篇夫子爲衛君乎鄭箋鄭注並曰爲猶助也國策秦策不如與魏以勁之

齊策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鮑注並曰與猶助也士爲字子與蓋取相助之義蔿從爲聲古得叚借至與之爲輿更不勝枚舉襄二年左傳正輿子襄十年傳伯輿襄三十一年傳㞐輿定五年傳鬬輿罷釋文並曰輿本作與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字子輿家語作子與然則晉之子輿亦可作子與矣

晉祁奚字黃羊

樾按奚讀作貕說文角部貕牝牂羊生角者也然則名貕字黃羊義正相應作奚者聲近叚借也魯公子奚斯字子魚干氏曰奚讀如貕貕廣韵古攜苦圭戶圭三切

音皆與奚相近鮭之爲奚猶鮭之爲鞵也按王說是也
所奚之奚當讀作雞亦如奚斯之奚當讀作鮭矣說文
言部謑從言奚聲重文謑曰謑或從集集字從圭得聲
然則謑之或體從集猶鮭從圭聲也此尤奚圭聲近之
明證矣可補王氏引證所未及

魯孔箕字子京

樾按箕當作丌說文丌部丌下基也讀若箕錢氏大昕
潛研堂集有同音叚借說曰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叚
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卽以說文解字言鬙
讀若詩詩不與我戍許不必從邑從無也郏讀若薊禮

記封黃帝之後於薊不必從邑從契也其所徵引凡數
十事然則丌讀若箕卽可以箕爲之不必作丌矣說文
京部京人所爲絕高丘也爾雅釋丘曰絕高謂之京因
而引申之卽有高義文選西京賦聚似京峙薛注曰京
高也老子曰高以下爲基故名丌字子京矣

魯冉雍字仲弓

樾按雍謂爲辟雍之雍詩靈臺篇正義引五經異義韓
詩說曰辟雍天子之學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然則
冉雍字仲弓蓋取辟雍春射之義文選東京賦徐至于
射宮薛綜注曰射宮謂辟雍也此可以證仲弓名字而
辟雍古義亦卽見於此矣依說文本當作廱雍卽廱之
俗體耳

魯公夏首字乘

樾按名首字乘義不可曉首疑百字之誤說文白部百
古文作百又首部首古文百也百首二字相似以隸體
書之則皆爲百矣此公夏百所以譌爲公夏首也孟子
梁惠王篇趙注曰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
車百乘之賦者也公夏百字乘卽取此義春秋時宋有
南宮萬以百爲名亦猶以萬爲名閔元年左傳曰萬盈
數也國語晉語曰庭實旅百韋昭注曰百舉成數也禮

記檀弓篇虞人致百祀之木正義曰言百者舉其全數
也百與萬並數之多者故古人以爲名耳

魯縣成字子祺

樾按國語周語曰成德之終也尙書皋陶謨篇簫韶九
成鄭注曰成猶終也是成有終義周官司書及事成則
入要貳焉事成卽事終也禮記聘義篇日幾中而後禮
成禮成卽禮終也荀子彊國篇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
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猶言終乎安彊
終乎危弱終乎滅亡說詳余所著諸子平議祺讀爲基
說文示部祺籀作禥是祺字籀文本從基得聲故卽可

讀爲基爾雅釋詁基始也易蠱彖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故名成字子丌又楚鬬成然字子旗王氏曰成然旃也疾言之爲旃徐言之爲成然成然之合音爲旃猶終葵之合音爲椎也說文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使謂王說非也然乃語詞成然字子旗猶縣成字子祺旗祺竝基之叚字也王氏以旗之本字讀之因不得成然所以字旗之義而疑爲旃之合音誤矣余以縣成字子祺而并得鬬成然字子旗之義因附辨之於此

魯公肩定字子中

樾按中當讀如本字定之言正也古字定與正通尚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竝其證也故定字卽有正義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郭注曰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詩定之方中篇正義引孫炎注亦與郭同公肩定字子中蓋取中正之義淮南子主術篇是以中立高注曰中正也儀禮聘禮篇鄭注曰門中門之正也論語堯曰篇允執厥中皇侃義疏曰中謂中正之道也是中與正義相近故孟子離婁篇章指曰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或曰定乃星名謂營室也公肩定字子中卽取詩定之方中之義是亦一說也王氏讀中爲伯仲之仲謂與命名之義不相比屬斯失之矣

春秋名字解詁補義

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

唐卷子本

長洲顧廷綸署檢

右唐本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一卷爲遵義節使黎蒓齋先生使東瀛時所錄蓋先生嗜古有年既刊古逸叢書復聞日府有初唐寫本左傳意與今本必有同異極欲披覽多方求借始得寓目隨將同異筆之簡端以備攷覈前歲先生分巡川東屬周君楚白摘其有關勘正者錄爲一卷今夏函寄會垣卽命工刊入靈峯草堂叢書中夫近世收藏家及爲校勘之學者獲一宋元槧本便珍若球圖以其可訂正古書鉤攷同異也今此書校錄乃据初唐寫本下距北宋三四百年距南宋元五六百年論古本莫古於此且爲人人必讀之經阮儀徵校十三經所未及見者其寶貴更當何如惜余入官以來暇日實少攷覈甚難乃就先生舊校審定而刊行之以餉海內承學之士亦藉以副先生嘉惠士林之盛意云爾

光緒甲午冬貴陽陳矩

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

遵義黎庶昌錄

杜注序

楚謂之檮杌檮作薵使自趨之趨作趍諸所諱辟辟作避欲蓋而章章作彰

隱公

孟子卒注先夫死無夫字鄭伯克段於鄢注段不弟弟作第鄭在滎陽滎作榮惠公仲子之賵注桓公之母無公字愛共叔段欲立之無之字他邑唯命注而不修德修作脩今滎陽縣滎作榮國之害也注徑三百雉徑作逕食舍肉食下有而字肉作宍敢問何謂也注設疑也設下有問字天子七月而葬無而字○七月○作秋故不書注故據

隱公而言言下有公也二字故不書日注君皆親臨之無臨之字會戎于潛注若戎子駒支者支作友夏五月莒人入向無夏字紀裂繻來逆女注他做此他下有皆字盟于密注故傳曰魯故也魯上有為字天王崩注以懲創臣子之過也無創字盟于石門注或曰濟北盧縣無濟字葬宋穆公注會葬者在外葬作喪故曰君氏注辟正夫人也辟作避為質于周注平王子也子也有意也二字教之以義方無以字取牟婁注陳留雍丘縣無縣字以數軍實注飲于廟飲下有至字所以潛軍軍其後無軍字而立哀侯于翼注故立其子光光作元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風下有也字師未及國未上有今字鄭不來矣注為桓五年為下有經字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注凡伯至凡城也在來聘句下宿男卒注辟不敏也辟作避不祀泰山也注孫辭以有求也孫作遜鄭

伯以齊朝王禮也注故禮之禮上有曰字公會齊侯于防注在瑯瑯華縣華下有陰字辛巳取防注故書取明不用師也取下有時字蔡人衛人郕人郕人下有郕人二字取三師焉取下有其字會鄭伯于時來注時來郲也郲下有地字公會鄭伯于郲郲上有時字夫許太岳之胤也注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堯上有為字許無刑而伐之無之字無累後人注無累後人人下有累也二字有死者注而後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失據也能下有以字無下有所字

桓公

鄭伯以璧假許田無鄭伯二字公及鄭伯盟于越注鄭因而近之無鄭字衛地也地下有名字為周公祊故也注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宜下無聽字公下有鄭字言若進璧以假田田上有許字納於太廟注始欲平

宋之亂始上有公字粢食不鑿注精米也也下有字林作糳子洛反云八字糲米一石石作斛衮冕黻珽注持簿手版也無手版二字藻率鞞鞛注公侯伯三采無伯字鞶厲游纓注在馬纓前如索帬如上有今字昭其聲也注馬面當盧無此四字兄其替乎注名以諷諫無名字大夫貳宗注適子適作嫡而下無覬覦注下不冀望不下有敢字日有食之既注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無相當而三字故曰公子注昏禮昏作婚齊侯送姜氏非禮也氏下多子譏二字不復其國也亦承五年冬傳五年上有上字隨人使少師董成注少去聲少去聲三字作詩照反今以君命奔齊之急無之字王遷向之民于郟下有注郟王城也四字射姑來朝注射音亦下多又音夜三字賓之以上卿禮也注諸侯之適子適作嫡伐楚師注東南湖陽城城下有是字將不立立上有得字十有二月及鄭

師伐宋及上有公字無信也注情疏則憾結無情疏二字冬十月注無
傳無傳二字無將自用也注蒲騷在十一年蒲騷下多役字公與夫人姜
氏遂如齊與作及

莊公

王姬歸于齊齊下有也字以與紀李與上有國字吾姨也無也字齊請師
於周齊下有人字楚入蔡楚下有子字宋故也宋上有爲字日有食之注不
書日日上有朔與二字罪莫大焉下有君不討敵不自討乎二句王巡虢守虢守作守虢守
狩作狩肆大眚注盪滌眾眾下多惡字不在此其在異國國下多乎字姜太
岳之後也姜下有姓字成子得政子下有始字公子友如陳注則稱弟
以示義示下有不字非常也注置閭失所置上有則字欲禦我誰與誰上
有其字耿之不比爲旆注緇廣充幅無緇字告糴於齊禮也無也字

闕虢請命無請字

閔公

遇大有之乾注六五變而爲乾五下多爻字將焉用之注是爲帥
必不威也帥下有師字偏躬無慝注分身衣之半分下有公字無半字

僖公

僖公注母成風母上多其字風下多也惠王十八年卽位八字夏邢遷于夷夏下有六月二
字徐人取舒注取例在襄取下多入字未絕之也絕之作之絕次于陘
注民逃其上曰潰例在文三年逃其上二句在上文蔡潰下姜必速祭之
無必字皆弦姻也注安陽縣安陽作陽安虞不臘矣注終祭眾神之
名也終下多臘字非盛德也注亦損盛德無盛字子將何如何如作如何
狄人伐之無伐字鄭殺其大夫丕鄭父注書名罪之書作稱秦伯

以河外列城五河外下多之字慶鄭曰無慶字拔舍從之注亂頭髮下
垂也髮下有反字公筮嫁伯姬於秦秦下有也字遇歸妹之睽注歸妹
上六變而爲睽也六下多爻字而後有滋無滋字其死於高梁之墟
注楊氏縣無氏字盟于王城注今名武鄉鄉下多城也二字晉其庸可
冀乎注殷王帝乙之子無王字是陰陽之事事下多也字非吉凶所
生也注言石隕鶂退陰陽錯過無隕退二字諸侯而戍周無而字鄭
殺子華鄭下有伯字公自至會會下多也字齊人爲徐伐英氏人下多子字
及子圉西質質下多秦字命曰新里命下多之字鄫子會盟于邾注乃
會之于邾乃上多子字退修教而伐之退下有而字修桓公之好也注
宋襄暴虐襄下多公字及邾人戰于升陘注又不言師敗績績下多諱
也二字則如服焉注則本可不須屬可不作不可鄭文夫人文下多公字

待我二十五年不來年下多矣字曰我二十五年矣我下多年字則君
地生焉生焉作焉生吾不如衰衰上多趙字重耳敢不拜注秦伯納之
張本張本上多晉獲二字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周下多監字注廣封其兄弟兄弟下多
以輔佐也四字納頓子于頓注迫于於陳迫上多子字禮至爲銘曰至下多自
以二字遇大有之睽注九三變而爲睽變而作之睽也其卒桓之功桓下
多公字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下多是字注故不聚眾保守不下多敢字
於是乎蒐於被廬注敬其始也敬作敎於是乎出定襄王注二
十五年出定襄王定上多出字無襄字陳侯如會注楚敗懼而屬晉敗下
多故字復歸於衛注而復衛侯無侯字于溫注蓋至會所次無蓋字
詰朝將見見上多相字其可用也注猶言大小小作大策命晉侯爲
侯伯注叔興父大夫也父作周玈弓矢千注諸侯賜弓矢無此五字

不失賞刑之謂也注四方安靖（作四方安靜之也）諸侯圍許（圍作于）宿于重館注西北有重鄉城（鄉作館）公子瑕出奔楚注疑非一人（無疑字）楚始通也（通下多也字）

文公

謂其姊親而先姑也注夏父弗忌從阿時君（無從字）下展禽注已欲立而立人（人下有仁字）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含下有歸字）道之以禮（道作導）且爲二變淫也（變上有君字）宋子哀來奔注故稱字（作故書字也）次于句澨注楚西界地（地作也）舍爵而行注二人無所畏（畏下有忌也二字）仲以君命名惠伯注以子惡命（作詐以太子惡命也）以禦螭魅（螭作螭）

宣公

皆取賂而還（賂上多齊字）侵鄭注故貶稱人（作故貶郎稱人也）告而入注言不苟（苟作言不苟且也）口衆我寡（我上有而字）今去焉（焉作矣）周德雖衰（周上有今字）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將下有如字）生弑其君夷權（弑作殺）無能達也（無上有以字）鄭人立子良（良下有也字）將攻王（將下有以字）自爲也（爲下有逆字）仲遂卒於垂注爲釋張本（爲下有下字）卒於扈注卒於境（境作竟）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告下有也字）注玉帛之使爲禮（爲作謂）而逐其族（族下有也字）注以四年弑君（弑作殺）無及於鄭而勤民（民上有其字）序當其夜注序次也（次下多序字）趙旃夜至於楚軍注趙旃在後至（作故趙旃在後至也）亦必以終注軍中易乘（無軍字）拔旆投衡乃出注便旋不進（不下有能字）今天或者大警晉也（大上有將字）遂傳於蕭（蕭上有城字）河魚腹疾奈何（何下有乎字）武季私問其故（武上有季字季作子）凡自虐其君曰弒（自下有內字）

成公

子豈識之（之下有乎字）鄭周父御左車（左作佐）曰免矣注鋭兵者也（作主鋭兵官者也）楚人許平（許下多之字）故曰匱盟（盟下多也字）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兩盟字均有乎字）其可知也注欲使自屈於楚子前決之（於作在）原屏放諸齊嬰曰（嬰曰上有趙字）使問諸士貞（無諸字）伯宗若之何（宗下有其字）三卿爲主（主下有也字）武從姬氏畜於公宮（武上有趙字）或思或縱也注莒人當唯此爲命（人作民）逆叔姬爲我也注既棄而後逆喪（既上有叔姬二字）以尋馬陵之盟（盟下有也字）注馬陵在七年（陵下有盟字）且泣盟（盟下有也字）字人之孤（孤下有孫字）遂從而盡焚之（從下有郤字）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若下有退字）爾射死藝注言汝以射自

多（多作侈）君幼諸臣不佞（幼下有弱字）戰之日（日上多明字）自我先君宣公即世注在三十年（作十三年）三年矣無傷（無上多而字）周子有兄而無慧（慧作惠注同）故不可立注豆麥殊形易別（豆作菽）專殺以國叛（國作殺）

襄公

襄公注名午（午作于）會吳于相注相楚地也（地下有名二字）左執之（之下有捆字）納諸霍人禮也注善不滅姓（善下多其字）衆而後定注不於朝內燒（燒下有書字）不入遂處之注處叔河上（作王叔處河上也）我從事獨賢注故從事者怨恨（故下多使字）所以待夫子也（無也字）高厚帥師伐我北鄙（高上有齊字）白狄使來注故曰始（作故曰始來也）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注言嘗射之（作言嘗射得之也）其無乃不堪任命（任命下）

有君字 崔子將死乎 將上有其字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可下有也字 注是
家之禍也 禍作過 且請期齊社 齊下有人字 往不濟也 無也字 若無侵
小何以至焉 至下有大字 爲桓平卿士 士下有也字 皇恤我後者 者下有也
字 侯衎復歸於衞 衞作歸 公使甯喜言注言復國 作言復國計也 司尸
置折俎禮也 置作以 子木與之言其能對 言下有趙孟二字 成與彌恕
欲殺之 欲作將 宋之盟故也注今劇縣 縣下有是字 莒人滕人薛人
莒人下有邾人二字 注今蓋以攝卿行 行下有事字 及舍而後聞取卞注發
書乃聞之 無乃字 將及矣 將上有修字 及上有自字 皆姬姓也注揚厲 揚下有縣
字 爲之歌大雅注陳文王之德 陳上有是字 德至矣哉大矣 大矣下有
哉字 不殺必害 害上有有字 猶可以終歲 猶上有其字 宋災故尤之也注
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 所歸二字互易 注大災燒殺其夫人末

聞克己之意 燒上有至字之作其 晉侯以我喪故 我上有有字 甸設庭燎注
設火於庭 作設火於庭中也 而天厲不戒注言水燎無時 作言水燎無常時也
昭公
昭公注謚法 上有在二十五年遜於齊在位八年凡三十二年薨於乾侯 告於莊公之廟
而來注莊王圍之祖 祖下有父字 加于牲上而已注故欲從舊書
無書字 莒人告於會 無於字 瀆齊盟 盟下有也字 誰之咎也 無也字 不靖
其能 能下有者字 彊不義也 無也字 夫以彊取 取下有也字 趙孟欲一獻
獻下有也字 穆叔賦鵲巢注言鵲有巢 言下有惟字 造舟于河 河下有也字
自雍及絳 絳下有也字 國未艾也 無也字 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注今
晉陽也 陽下有縣字 中聲以降 降下有之字 降生五味注皆由陰陽風
雨而生 風雨下多晦明二字 烝于溫注傳言十二月月誤 無誤上月字 與周

之所以王也注周公之制 制上有法字 子尾見彊 彊上有子字 而數於
守適注已過文襄之制 已作以 此季世也吾弗知 知下有其他二字 何
辱命焉注言若有事晉心 無心字有之志二字 張趯使謂大叔曰 大上有子
字 賤不獲來 來下有也字 天或者欲逞其心 天下有其字 三塗陽城注
在陽城縣東北 在下有河南二字 朝覲而出之注蟄蟲出而用冰 出上
有始字 以享司寒注故物皆用黑 故下有其字 夏啓有鈞臺之饗注
或言亳即偃師 作或言亳即今偃師城也 成有岐陽之蒐注成王歸自奄
成上有周字 穆有塗山之會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 穆王上有周字 吾未
見者有六焉 未上有所字 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 無上有唯字 將在此
矣 在下有於字 子寬以告 告下有子產二字 號之曰牛曰唯 曰唯上有對字 成諸
臧氏注敕二家會諸大夫 敕上有故字 季氏擇二 二上有其字 既毀之

矣故告 告上有敢字 投其書而投之注投擲也 擲下有地字 民知有辟
辟上有刑字 從爲之徵曰 從下有而字 於人何有 於上有汝字 汝其畏哉注
出奔傳也 奔下有衞字 吾君賄 賄上有貪字 齊求之也注反從求乎 求上
有來字 今君若步玉趾 步上有親字 公懼乃反之注楚靈不信 靈下有王
字 實爲夏郊 爲夏二字互倒 余敢忘高圉亞圉注周之先也 先下有祖字
亦莫敢余侮注亦不敢侮之 作亦不敢侮慢之也 殺陳孔奐 孔作公 或馮
焉 或上有神字 莫保其性 性作信 唯躬是瘁 唯作惟 俾躬處休 俾作卑 干
徵師赴於楚 于上有從字 逐子成子工子車注子工成之弟 成上有子
字 子聞諸曰弗聞 諸上有乎字 聞下有曰字 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楚下有國字
會楚子於陳注故四國大夫 無故字 使偪我諸姬 偪作福 木水之
有本原 原作源 下拔本塞源同 故曰五成注得五而成 而上有行各相始合得五七字

齊欒施來奔注嗜酒好內內作肉十有二月甲子十上有冬字遂伐欒高氏無伐字斬焉在衰絰之中斬上有新字衰作縗比葬比下有及字力盡而敝之力上有其字敝作斃而不恤亡國不下有能字視下言徐言上有而字楚子城陳蔡不羹注定陵陵下有縣字國有大城城作臣不忍廟也廟上有毀字與呂伋伋作級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柲作秘析父謂子革革下有曰字臣嘗聞焉聞作問治區夫曰非也治作冶非下有禮字其父死焉注其父在國國上有欠字見之而逃注不知其故故上有謀字蔡公召二子子上有公字乃釋之注殺已不解罪不下有足字以待所濟注以待成敗如何何作在乃奉蔡公召二子子上有公字以入楚楚上有于字臣未聞命既復復下有王字是以有國是以二字互倒何盟之尋注託用命以拒晉託作記晉人以平子歸平上有季字及中人驅衝競注與

狄爭逐爭下有追字晉師之悉起也注五年傳曰五年上有昭字令尹子旗請伐吳旗作期收介持注收養不使流散養作聚三數叔魚之惡魚作虞將禘於武公公作宮其在涖事乎注涖臨也臨下有事字否則退則下有速字平丘之會注平丘會公作平丘之會魯公晉於是乎有董史注董督晉典典下有籍字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丙申下有朔字若大國令而共無藝共下有求而二字敢不藉手以拜注以玉馬藉手拜謝拜謝下有子產二字公至自晉注晉聽公歸晉下有人字公下有得字謂之孟僖謂上有是字無之字故為水師而水名注共工工下有氏字自顓頊以來頊下有氏字請有事於雒與三塗注在陸渾南在上有今字使野司寇各保其徵無其字歸以語閔子馬歸上有學字書曰弒其君弒上有止字抑天實剝亂是亂下有與字市於色者無於字吾免而父父下有不來吾殺而父六字伍尙歸歸下有遂字路之衢遂從從下有公字君之牧圉也君上有亦字敢貪君賜敢上有不字以干先王注則犯康誥之義誥下有篇字以成其可注獻君之否否上有心字為十一牢注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言上有傳字賜及從者從上有之字且未定也未下有有字公子苦雂無子字將往則又闕矣往下有豹字張匄投殳而下注殳長丈二尺二下有尺字無極取貨於東國注朱叔父也無叔字盟於稷門之外注齊城門也門上有地字仲幾為左師注幾仲江孫江下有玄字背盟而克者多矣克上有能字王子朝入於尹尹下有氏字以成周人戍尹注與召莊公公下有子字諸侯從於楚者侯上有之字戰于雞父注違兵忌違作遺公為叔孫故孫下有婼字有疾而復注故公如晉故下有日字吳滅巢注楚邑也楚上有巢字以甘桓公見王子朝見下有子字同

心同德注武王言言作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敵及王室家下有是字恤下有之字用成周之寶圭之河圭下有沈字以溫人南侵注晉以溫人助敬王人作兵齊侯唁公于野井注濟南祝阿縣東濟作齊東下有北字冬十月戊辰辰下有晦字而毀司城氏注謂其才德薄其下有人字得逞其志志下有也字為九文注藻水草藻下有若字以奉五色注五色備謂之繡謂之作之謂繡作綉裯父喪勞裯作稠注同乃館于公公下有宮字公居于長府注宮府名宮上有長府二字使有司待于平陰待下有公字請致千社注二十五家為社社下有一字羈也不佞羈上有且字而以為皆有罪罪下有也字伏諸道伏上有而字昭伯問家故家上有其字計於季氏計上有大送二字適齊師適上有而字粟五千庾注當為請為下有子字德鈞以卜以上有則字其誰有此乎注故歎也也上有誰有乎三字邾快

來奔注命卿也命作令公如齊注自鄆行自作伯與吳師遇于窮窮下有谷字弗可失也也作已鈹交於胸胸作胷闔廬與其子爲卿其作具復命哭墓注復使命於僚墓命下有哭字事君如在國注書公行書作盡請從二子以圖魯子下有而字國言未已未下有及字以興謗讟興作與以興大謗興作與以滅三族國之良也三族二字重吳新有君新有作有新今子愛讒以自危也愛作受是瓦之罪罪下有也字吾懲舅氏矣注嫌毋氏姓不賤姓作生共子之廢共作恭皆是物也注般以妲己無以字孟丙爲孟大夫孟作孟有守心而無淫行心下有以字所及其遠哉其下有不字乃一帷裹之帷作幃賜氏曰御龍龍下有氏字金正曰蓐收注其祀該焉祀作祝周棄亦爲稷注湯既勝夏湯作陽中行寅爲下卿寅作宜若德可以免注爲定十三年定作鄭

晉侯去疾卒注未同名而赴以名赴作起且徵過也注責公之妄妄作妄若好吾邊疆吾作吳楚執政政下有者字使監馬尹尹下有帶字以待君之察也察下有己字亦唯君君下有論字有如河注已當受禍已下有又字敢與知魯國之難注今納而不入今作令楚師濳還於南岡岡作崗數惡無禮惡下有逆字終亦弗克注史墨知夢史作支晉之力也注喻災害喻作論天子實云注云欲罷戍欲上有實字書餱糧注知用幾糧食無幾字屬役賦丈注當城尺丈丈作尺書以授帥帥作師有陪貳無有字爲公室輔及生生下有而字公鉏位注故詳而曰之曰作日吾役也注欲使三國伐宋受功役也也下有小邾也四字楚師敗績注從蔡計謀從上有吳字謀伐楚也注故曰文公合諸侯曰下有劉字以藩屏周藩作蕃是使之職事于魯是下有以字子語

漢而與之上下注遮使勿渡渡作度不狃曰不上有公山二字子西問高厚焉厚下有大小二字報觀虎之役也役作敗師師圍鄆注何忘不言何言何下有史字定之盤鑑注猶然古之遺服遺作貴

定公

猛在此必敗必上有者字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齊國上有四月二字不得志於魯注叔孫帶之孫叔孫下有仲字如驂之靳靳上有有字遽辟之辟作避注同用秕稗也用上有是字城其西北北下有隅字皆至而立如植注步行門左右步行二字互易則可殺也注以劍鋒末授之之上有殺字必倍與之地注又將得齊地又作人犯謂騶赤曰犯上有侯字載甲焉載上有隊字是以爲邯鄲是下有之字子臣可以免也臣下有也字天王使石尙來歸脤注脤祭社之肉社下有稷字戲陽速告人曰告作造

哀公

哀公注夫人定姒所生所生下有敬王四年即位六字安能敗我注滅吳起本本作也冬十月十下有二字葬衛靈公注七月而葬緩緩下有也二字有慢納衛太子於戚戚上有帥師二字道還公宮注除道周市市作匝不必亡一公子不上有子字故國宋雍丘宋下有於字遇泰之需注需泰六五變也六下有爻字務德而安民乃還注襄十二年襄下有公字注至今盡九十餘九下有將字求曰一子守求上有冉字齊人遁注諜問也閭閭下有人字陳僖子謂其弟書書下有曰字宋公求珠魋不與不與作弗授又何訪焉又上有之字彌庸不可庸下有曰字有四乘如公注芒子盈芒子二字互易事死如生生上有事字以尸將事之禮注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事無而字無則字既斲喪公室斲作斷哀哉尼父無自律自上有所字

皆五百人當之(五上有以字)乞曰此事也(無也字)見人登昆吾之觀注在昆吾之虛(吾下有氏字)緜緜生之瓜注若瓜之初生(無初字)公閉門而請(閉作闔)子儀克注不與魋亂(亂上有之字)以爲司徒少畜於公(公下有宮字)悼之四年(悼下有公字)

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終

敘

六經資故訓以明故訓緣聲音而顯是故不知古音不足與言假借不知假借不足與治經第假借之術實有二端一曰古假借起于未造本字之先最初之假借也上古字少一字恆假爲數字之用後世始各就其事類益以偏旁以爲本字至許君時本字孳乳寖多故往往說文有本字而經典猶用古借字者如嚌齊盛攝齊齊戒經典同用齊字說文則各有作齌作齎作齋作齋之本字卽其例矣一曰傳寫通假或以聲義並近而相通或專取聲近而相假起于旣造本字之後而非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之假借也二者並由聲起皆學者所宜知然而輕重懸殊矣蓋實從一字得聲之字有窮而僅聲近之字無窮苟

本字有所難通不先求之古假借而專求之聲近通假則其弊必至使本字茫乎無據如譯音之無定字而無不可附會之謬說矣故以聲近破本字非于經文上下實有明證不可近儒混而一之不別白其輕重此所以小學日隆而支離破碎之風亦因以日盛也高郵王氏小學巨儒諸所譔述喜言聲近名字解詁破字尤多雖合于古假借者不少如云句與拘通周讀爲幬帶讀爲懥之類皆是而專取同音之字爲說者頗不免輕易本字之失人之名字非若詩書文理不屬難可尋繹全棄本字悉取同音心所不安病之久矣今以左氏授從弟輩爲講古人名字相輔之故乃取此書駮正數十人先錄元文次下己意俾覽者得以參校得失其疑而無說易之者則置不駮略施匡弼以遏流弊趣舍既明固不必一一求通也王氏元有闕疑未釋者二十五人今亦仍其舊目悉爲補之光緒甲申胡元玉題記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七　南菁書院

駁春秋名字解詁　湘潭胡元玉子瑞著

齊東郭賈字子方哀十四年左傳

賈夏古字通史記趙世家北登夏屋漢書地里志作賈屋夏大也韋昭晉語注曰方大也方之言旁廣雅曰旁廣也又曰旁大也方旁古字通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聚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作旁是夏與方皆大也

駁周禮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恆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賈卽古價字奠其賈定其價也恆賈常價也物賈不可無常故賈師定之方亦常也鄭注禮記檀弓論語里仁皆云方猶常也古者字義不隨音區別賈字得兼商賈之賈物賈之賈二音二義賈人易其常業

則不能阜財百物失其常價則不能徵價名賈字方二義可並通也不煩改字

曹䘏字子循仲尼弟子傳

䘏讀爲率古字䘏與率通䘏卽恤之別體多士罔不明德恤祀史記魯周公世家恤作率爾雅率循也故名率字子循

駁說文䘏恤皆云憂也孫炎爾雅恤憂也注云恤救之憂也據恤字從心則憂當由己致恤字從邑則憂當由人生相救之憂當以䘏爲本字恤爲借字切己之憂乃以恤爲本字耳說文云循行順也淮南說山訓注原道訓注皆云循隨也凡民有凶荒災患上之䘏之必當順行其地隨宜相救後漢書質帝紀詔云今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

䘏是循沿古人䘏凶荒之常法也名䘏字循乃以循字足救䘏之義猶向宜字祿以祿字實所宜之事爾

楚郤宛字子惡昭二十七年左傳

宛當讀爲怨宛怨古同聲故借宛爲怨字又作惋秦策曰受欺于張儀王必惋之史記楚世家惋作怨是也怨惡義相近故名怨字子惡大雅假樂曰無怨無惡夏官合方氏曰除其怨惡

駁宛古婉字管子五行篇然則天爲粵宛注宛順也郎假宛爲婉說文婉順也惡者貌醜陋之稱左氏襄二十六年傳生佐惡而婉服注佐貌惡心順昭二十八年傳鬷蔑惡又云昔賈大夫惡皆其證貌惡則欲其性婉蓋郤宛貌陋故名婉字惡以警之左氏稱郤宛直而和可

知其克副命名之意矣以怨惡爲名字恐未必然

邾子顏字夷父莊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族譜

顏高不平也夷平也顏岸古字通史記晉世家屠岸賈漢書古今人表作屠顏賈爾雅曰重厓岸又曰望厓洒而高岸高則險峻故字夷父以相反爲義也漢書儒林傳戴崇字子平與此同意

駁說文顏眉目之閒也曲禮執爾顏注云執猶守也少儀不戲色注云暫變傾顏色爲非常則人不長失敬也是人顏面之閒有一定之容止不可變傾改易以失其常度詩皇矣毛傳皆云夷常也顏貴守常故字夷父矣古人名字雖多同者然其取義不必一致不可執一說以概之此之夷父不必與欒傾之字夷父同取義于平也

魯冉孺字子魯（仲尼弟子傳）

孺與濡通孟子公孫丑篇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趙岐注曰濡滯猶稽也既去留于晝三日怪其猶久濡之言需也需彖傳曰需須也（爾雅䇓待也䇓與須同）雜卦傳曰需不進也是濡爲遲鈍也魯亦遲鈍也說文魯鈍詞也論語先進篇參也魯孔注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孺又愚也方言儒輸愚也儒與孺通魯鈍亦愚也大顏注漢書周勃傳曰俗謂愚爲鈍椎（見史記周勃世家索隱）

陳公良孺字子正（仲尼弟子傳）

孺讀爲需正當爲止字之誤也雜卦傳曰需不進也說文曰需䇓也遇雨不進止䇓也是需有止義

駁說文孺乳子也釋名兒始能行曰孺子論語先進篇皇疏引王弼曰魯質勝文也說文訓魯爲鈍詞即是質勝文之意言樸魯之人不知巧佞其言訥訥拙而無文也小兒甫爾能言未知謾詐其言類皆樸質魯鈍及其既長雖不必盡魯而方爲孺子則無不魯者周禮小宰四曰廉正注云正行無傾邪也孟子盡心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夫愛親敬長仁義之大端也而孺子不慮而知之不學而能之行無傾邪孰大于是故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可知孺子之心正之至矣養之于蒙保而勿失則其功所就與聖同歸言魯心正孺子所同故各依以爲名字孺固不必改讀正尤不必爲誤字也

晉解揚字子虎（史記鄭世家 說苑奉使篇）

虎讀爲盱古音虎與盱同昭三十一年公羊傳人未足而盱有餘說文引作虍有餘（見繫傳案公羊釋文盱許于反又許孤反許孤反正與虍同音玉篇虍火予切火乎與許孤同）是其例也方言盱揚雙也驢瞳子（今本子上衍之字當據說文刪）燕代朝鮮洌水之閒曰盱或謂之揚郭注曰盱舉眼也揚詩曰美目揚兮是也

駁說文揚飛舉也爾雅越揚也易夬揚于王庭鄭注云揚越也揚有飛越之義故禮記鄉飲酒義及射義揚觶注皆云今禮揚皆作騰物之善飛越騰躍者莫如虎名揚字虎尚威武也猶詩人之詠鷹揚矣漢書古今人表作解陽通假字也

晉韓不信字伯音（昭三十二年左傳）

音當爲言字之誤也困彖辭曰有言不信墨子經篇曰信言合于意也

駁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詩關雎序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是音與言皆生于人心者也言斯有聲有聲斯可謂之音矣故管輅別傳云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見魏志本傳注）音之叩宮即宮應叩角即角應與言之必信正相似故鶡冠子學問篇云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以音之無二響詮信字最爲切當不語詞不信信也與伯音義自不背不必斥音爲誤字

鄭單字子家仲尼弟子傳

單讀爲墠古聲單與墠相近說文墠一家之居也

齊慶封字子家襄二十八年左傳

封讀爲邦康誥正義曰古字邦封同商頌元鳥篇邦畿千里李善西京賦注引作封畿千里論語季氏篇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本作封而誤動干戈于邦內釋文邦鄭本作封邦與家相對爲文

駁說文單大也史記匈奴傳集解引漢書音義云單于者廣大之貌詩烈文殷武傳皆云封大也單封均有大義字子家者蓋取大家之意書梓材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昭四年左傳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孟子離婁篇不得罪于巨室注云巨室大家也禮記檀弓我喪也斯沾注云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皆以大家爲卿大夫尊顯者之稱

秦壤駟赤字子徒仲尼弟子傳廣韻壤字注以壤駟爲複姓

徒讀爲赭說文曰赭赤土也古聲赭徒相近爾雅杜赤棠杜與徒聲亦相近故赤謂之徒又謂之杜

駁赤蓋赤字之誤赤者赫之隸省也孔龢碑赫赫彌章孝經赫赫師尹釋文云赫本又作赤此盧本也通志堂本赤作赤亦傳寫之誤也詩節南山傳云赫赫顯盛貌常武傳云赫赫然盛也公羊昭八年傳注云徒眾也眾則盛矣故名赤字徒若僅以聲近爲說則荼徒亦聲近字何杜得爲赤色之棠荼乃爲白茅之秀耶可知專以聲近爲說拘牽附會不足據也

楚鬬般字子揚宣四年左傳漢書敘傳曰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爲楚令尹胡三省曰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鬬班殺令尹子元而鬬穀於菟爲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按子文之子爲令尹者鬬般也般與班雖同音而般字子揚則非謂虎也孟堅之說殆不可信

般與播古字通古音元與戈相出入故史記賈生傳大鈞槃物漢書槃作播般卽播之假借也春官大師皆播之以八音鄭注曰播猶揚也昭四年左傳播于諸侯杜注亦曰播揚也三十年傳將焉用自播揚焉注曰播揚猶勞動也呂氏春秋必已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高注曰揚動也播散也按播亦揚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揚謂之播因而揚米去康謂之簸說文簸揚米去康也小雅大東篇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駁攷左氏傳桓公六年鬬伯比從楚武王侵隨始見于傳越四十三年當莊三十年而子文爲令尹據子文生于伯比從母畜邧時其爲仕楚侵隨以前事無疑子文爲令尹時其年

當已在四十四五以外鬬班以莊二十八年始見于傳宣四年鬬椒作亂而死其代子揚爲令尹當在成公末年上距莊二十八年不過五十餘年爾時子揚大約不過二十歲合計前後亦不過七十餘歲其爲一人明矣按之子文之年其爲子文之子又明矣班般同音通假字猶公輸般之稱魯班也楚人雖謂虎爲於菟或又謂虎爲般俗語一物有數名本不足異觀揚雄方言自見孟堅之言必非無據司馬相如封禪文稱騶虞爲般般之獸亦以騶虞本虎類故耳詩騶虞傳說文皆云騶虞白虎黑文般爲楚人呼虎之方言則其字子揚也與解揚字子虎同矣胡身之未細攷其年因疑班非子文子此又誤分班般爲二人均失之

楚薳罷字子蕩襄二十七年三十年左傳

罷讀爲播罷播古音相近罷古音婆說見唐韻正故借罷爲播也公羊罷作頗頗之爲播猶波之爲播也波與播通見左傳波及晉國下襄二十五年左傳成公播蕩杜注云播蕩流移失所昭二十六年左傳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亦謂流移也盪與蕩同播或作波莊子外物篇鮒魚對莊周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司馬彪云謂波蕩之臣波蕩即播蕩也東海之波臣猶齊策云大魚蕩而失水耳流移謂之播蕩搖動亦謂之播蕩家大人曰司馬相如上林賦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蕩波與震動對文張衡西京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波盪與陁堵對文蕩波即波蕩波蕩猶播蕩耳謹案李善注西京賦曰波

盪搖動也後漢書公孫述傳方今四海波蕩亦謂四海搖動也論語微子篇孔注云播搖也僖三年左傳杜注云蕩搖也

駁公羊作頗此正字也左氏穀梁作罷別本公羊作跛見釋文皆同音通假字說文頗頭偏也離騷經王逸注頗傾也廣雅釋詁二頗衺也偏傾衺皆不平之謂故昭二年左傳君刑已頗注云頗不平詩南山傳蕩平易也廣雅釋訓蕩蕩平也名頗字蕩以相反爲義改爲播蕩迂回甚矣

衛公子彊字子臧隱五年左傳正義引世本

臧古藏字彊讀曰匲說文匲踦匲藏匿也昭七年左傳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服虔注云僕隱也區匿也見釋文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楊倞注云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是區爲藏也哀十三年公羊春秋盜殺陳夏彊夫左氏穀梁並作夏區夫則二字古通用

駁說文彄弓弩耑弦所居也內則注管筆彄也蓋管所以藏筆故與弓弩耑藏弦處同名彄爲藏弦藏筆之物故以臧爲字彄之取義誠由區得但既以彄命名則亦無庸破彄爲區矣至彄夫區夫之異則一本字一古假借字也

魯南宮括字子容仲尼弟子傳一名韜論語公冶長篇王注釋文作韜云本又作縚

括者包容之稱也史記秦始皇本紀贊秦孝公有囊括四海之意張晏云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集解引後漢書蔡邕傳包括無外皆容受之義也韜亦容受之稱廣雅韜容寬也玉篇韜藏也寬也劍衣謂之韜說文弓藏謂之韜廣雅皆取包容

之義

駁括箭括也字本作桰說文桰矢桰築弦處通作括淮南人閒訓注括箭也薛綜西京賦注括箭括之御弦者容者射時唱獲者自隱蔽之物也周禮射人王三獲三容鄭司農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儀禮鄉射禮注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御矢也韜者射畢藏弓之物也射義曰射者男子之事也故依于射時所用之物爲名字

楚薳呂臣字叔伯僖二十三年左傳注

呂與旅伯與百古字並通宣十八年左氏經楚子旅卒穀梁旅作呂僖三十三年穀梁傳百里子釋文百或作伯孟子百里奚韓子難言篇作伯里子莊二十二年左傳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杜注曰諸侯朝

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僖二十二年傳楚子入饗
于鄭九獻庭實旅百注曰庭中所陳品數百也是其義
駁伯讀如五官之長曰伯之伯呂臣謂心呂之臣取四嶽佐
禹得國之事爲名字也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大嶽爲禹心
呂之臣故封呂侯膂篆文呂从肉从旅周語祚四嶽國命以
侯伯（注使長諸侯也）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
養物豐民人也又稱四嶽爲四伯（注爲四嶽伯故稱四伯）是其事也
晉狐偃字子犯（僖二十三年左傳注晉語注）
偃當讀爲隱古字偃與隱通（齊語隱五刃管子小匡篇作偃五兵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顏注曰即偃王也）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
無隱鄭注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犯犯顏而諫名隱字犯

以相反爲義也
駁呂覽蕩兵篇應言篇偃兵高注皆云偃止也吳語以犯獵
吳國之師徒注犯陵也左氏傳若先犯之必奔（桓五年）蒙皐比
而先犯之（莊十年）先犯陳蔡（僖二十八年）先犯胡沈與陳（昭二十二年）皆
謂以兵侵陵彼也止不相侵即謂之偃矣名偃字犯本以相
反爲義但不煩改讀耳
鄭公子魚臣字僕叔（宣十二年左傳）
魚讀爲御古聲魚與御通（天官敘官釋文𩾲音魚本又作魚又音御史記宋世家此言乃公子魚教潛公謂公子御說也）說文御使馬也小雅出車傳曰僕夫御夫也魯
武公子有伯御（周語）魯大夫有御孫（莊二十四年左傳）皆以御爲名
駁魚馬名也爾雅釋畜馬屬一目白魚詩駉篇有驔有魚漢

書西域傳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孟康云四駿馬之名
說文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名魚臣字僕叔蓋取御者
能使良馬屈服進退如志之意史記宋世家稱公子御說爲
公子魚義與此近一名一字也不得破魚爲御
楚薳艾獵字叔敖（宣十一年左傳）
艾讀爲弋艾獵即弋獵也古聲艾與弋通爾雅太歲在壬曰
元黓（音弋）史記厤書作橫艾是其例也弋獵者游田之事故字
曰敖說文曰敖出游也
駁艾相也相助也助人田獵即出游矣史記歲陽名稱多與
爾雅不合（爾雅以己爲屠維史記以戊爲徒維爾雅以庚爲上章史記以癸爲尚章爾雅以癸爲昭陽史記以辛爲昭陽爾雅以戊爲著雍以辛爲重光以壬爲元黓而史記無此三名史記以己爲祝犁以庚爲商橫以壬爲橫艾爾雅亦無此三名也）元黓橫艾直是名稱不同非聲有通假也

魯公尾字施父（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鄭樵氏族略）
施讀爲拕（呂氏春秋悔過篇鄭賈人奚施淮南人間訓作蹇他是施字古讀如他正與拕同音）說文拕（俗作拖）曳也莊子秋水篇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取曳尾之義故名尾字拕
駁說文施旗皃又云㫃旌旗之游㫃蹇之皃旗皃蓋即指旂
游之皃言之爾雅繼旐曰旆注帛續旐末爲燕尾者公羊宣
十二年傳注繼旐如燕尾曰旆左氏昭十三年傳建而不旆
注旆游也正義云旐是旗身旆是旗尾詩出車傳旆旆旒垂
皃然則旆乃旗尾之名而施即旗尾之皃矣
楚鬭臂字子弓（仲尼弟子傳）

弓讀爲肱古字弓與肱通鄉射禮侯道五十弓鄭注云今文弓爲肱昭三十一年春秋邾黑肱以濫來奔公羊作黑弓

駁臂弩柄之名也說文弩弓有臂者也釋名弩其柄曰臂似人臂也弩爲有臂之弓故以臂弓爲名字史記作子宏通假字也漢書儒林傳乃作子弓耳

陳諸字伯爰 唐書宰相世系表

諸讀爲堵爰讀爲垣小雅鴻雁篇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傳云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徵民起屋舍牆壁百堵同時而起射義蓋觀者如堵牆牆亦垣也

駁爾雅釋訓諸諸辯也說文諸辯也公羊桓六年傳注其諸辭也爾雅釋詁爰曰也說文曰詞也諸爲辯論之詞爰爲言

說之辭故名諸字爰

齊公孫竈字子雅 昭三年左傳子雅韓子外儲說篇作子夏

雅讀爲竈竈雅古同聲 雅古音伍說見唐韻正 故竈通作雅玉篇引倉頡篇曰楚人呼竈曰竈

駁子雅子夏非同音通假乃實係兩字猶子產又字子美也雅卽柷也周禮笙師掌舂牘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 此處脫其中有椎四字誤衍在上文應長六尺五寸下觀樂記及益稷注自見 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禮記樂記訊疾以雅鄭注雅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書益稷鄭注柷狀如漆筩中有椎與樂記注正同可知柷一名雅矣左氏隱五年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疏引服虔注云巽音木其風清明又引易緯通卦驗云立夏清明風至柷木音也應立夏之風者也竈夏月所祀者也故依以爲名字子雅齊人無取楚之方言況又必破字乃通乎其不然明矣

魯公孫宿字成 哀十五年左傳注

成與城通隱元年春秋及宋人盟于宿杜注曰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僖二十一年左傳所謂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國必有城故字城

駁楚辭七諫注夜止曰宿莊子大宗師篇成然寐蘧然覺郭注寐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釋文引李頤注成然縣解之貌按上文此古之所謂縣解也釋文引向秀注縣解無所係也然則成然者睡熟而心無所係累之狀也今俗呼睡熟爲睡

成古之遺言矣夜止所以寐也故名宿字成齊公子固字子城左傳成城兩見則作成者自是城之古假借此無作城之處卽不必以彼例此而以宿國有城爲說也

宋公子何字弗父 昭七年左傳

何讀爲枷 音加 弗讀爲拂 音拂 說文拂擊禾連枷也枷拂也釋名枷加也加杖于柄頭以撾穗而出其穀也方言僉自關而西謂之拂齊楚江淮之閒謂之桲 音勃 拔拂之言拂也擊物之名也說文拂過擊也擊謂之拂故擊禾者謂之拂拂桲聲近故又謂之桲耳古音何與枷通故枷通作何陳風澤陂篇有蒲與荷樊光爾雅注引作有蒲與茄 見澤陂正義茄音加 是其例也 枷之爲何猶加之爲柯也爾雅陵莫大于加陵卽春秋成十七年之柯陵 齊語耒耜枷芟漢書王莽傳

予之北巡必躬載橐韋顏注與說文同

駮古擔荷字作儋何說文何儋也儋何也左氏昭七年傳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此蓋依古語爲名字所以自儆也

齊田廣字駢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愼子曰田駢名廣

駢讀爲萃春官車僕掌廣車之萃萃車之萃釋文萃蒲經反又蒲田反鄭注云皆兵車也廣車橫陳之車也萃猶屛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春秋傳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孫子入陳有萃車之陳故書萃作平杜子春云平車當爲軿車釋文軿蒲經反按廣與萃皆兵車之名故名廣字萃

駮說文駢駕二馬也引申其義則凡物連幷皆稱駢莊子駢

拇篇釋文引廣雅云駢竝也司馬彪云駢拇謂足拇指連第二指也史記管蔡世家欲觀其駢脅集解引韋昭云駢者幷幹也凡物連竝則廣矣此義甚明不煩改字

齊梁邱據字子猶昭二十年左傳

據讀爲遽猶讀爲輶遽也輶也皆車之輕且速者也爾雅遽傳也僖三十三年左傳且使遽告于鄭吳語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杜韋注竝云遽傳車也昭二年左傳子產懼弗及乘遽而至則遽爲車之最速者遽者疾也車輕行疾故謂之遽也爾雅輶輕也說文輶輕車也秦風駟驖篇輶車鸞鑣毛傳與爾雅同

駮猶獸名也爾雅釋獸猶如麂善登木說文猶玃屬一曰隴西謂犬子爲猶顏氏家訓書證篇引尸子云五尺犬爲猶是犬及似犬之獸爾雅麐狗足麂卽麐之或體猶狀如麂似犬明矣皆有猶名禮記投壺注晏子時以罰梁邱據釋文據本又作處處卽虡字之誤亦獸名也爾雅釋獸虡迅頭郭注今建平山中有虡大如狗似獼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頭能舉石擿人玃類也說文引司馬相如說以虡爲封豕之屬與郭注異蓋亦猶猶之有二說矣邵二雲爾雅正義云高誘淮南注以梟羊似遽類遽卽虡也今撿淮南注未見此文未審何據據邵釋遽爲虡則此語必確是漢人注義也初學記二十九引說文[illegible][illegible]一曰梟羊如虎善登木今本說文無此五字是梟羊似猶亦玃類也虡亦玃類皆似犬之猛獸故注家有梟羊似遽類之文子猶之名當以禮記釋文所載作虡之本爲正遽

據皆虡傳寫通假字史記魯世家稱爲子將蓋又是一字將古奬字漢書衡山王賜傳將將養勸之顏注云將讀爲奬說文奬嗾犬厲之也从犬將省聲奬爲使犬之名猶虡爲似犬之獸故依以爲名字

宋樂轡字子蕩襄六年左傳

蕩讀爲𩋎廣韻𩋎與章切馬額上靼靼則古切勒名說文勒馬頭絡銜也按𩋎勒之在額上者也疑卽詩鉤膺鏤鍚之鍚字或從革耳廣韻鍚與章切馬額飾聲義正同轡與勒相近故名轡字𩋎與蕩聲相近故通作蕩𩋎之爲蕩猶暘谷之爲湯谷也史記五帝紀索隱

駮詩車攻六轡如琴箋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皇皇者華六轡如絲傳言調忍也六轡旣均傳均調

也如琴如絲皆以樂聲之緩急均調也禮記郊特牲滌蕩其聲注滌蕩猶搖動也御馬者搖動其轡猶調樂者搖動其聲故以蕩轡為名字蕩轡猶振轡（孫綽蘭亭後序云振轡于朝市晉書地里志云黃帝臯峯振轡）今世乘馬之法兩手分持馬韁搖動而前縱之馬即飛奔名曰放轡放即蕩也

齊公子于字且（哀六年左傳南郭且于杜注且于齊公子鉏也案且與鉏通鉏其字也于其名也文十一年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且于）

于讀為芋且讀為菹（釋文且子餘反聲與菹相近）說文菹酢菜也士喪禮毼豆兩其實葵菹芋嬴醢鄭注云齊人或名全菹為芋公子齊人故取以為名字與

駮且于莒邑名左氏襄二十三年傳齊侯襲莒門于且于即其地鉏即且于之合聲此分且于為二殊誤又按王氏于古人二名者多強分為名字如南宮長萬之稱宋萬解張之稱張侯此二人者正猶巫臣之稱屈巫重耳之稱晉重展輿之稱莒展樂祁犂之稱樂祁皆實係二名但有省稱耳不得誤指為名字連言也至如公子高祁公子樂堅孟施舍公子捷菑公南楚則更無互見分合之處王氏皆強分而曲為之說且于之分誤最明顯故特出而正之並備論其失于此

鄭公子平字子豐（春秋世族譜）

平疑當作年隸書年字成作丰（見北海相景君銘及孔龢碑）與平相似而誤名年字豐取豐年之義也齊僖公之母弟夷仲年亦以年為名

駮平豐皆席名也書顧命敷重底席馬注底青蒲也偽孔傳底蒻苹按禮記閒傳注苄今之蒲苹說文蒻蒲子可以為平席也釋名蒲平（今本誤作蒲草也此從太平御覽所引）以蒲作之其體平也馬訓底為青蒲蓋以底為蒲平故偽孔本以為說蒲平以席之平得名自當以作平者為正作苹者後人誤以為草名而妄加艸也顧命又云敷重豐席王肅及偽孔皆以豐為莞鄭注則以底席為篾纖致席豐席為刮凍竹席（凍書疏引作涷譌今從孫淵如說改）以底豐為席名不以為草名與馬王異說今攷蒲之名底莞之名豐實所未見鄭義為優矣

秦秦祖字子南（仲尼弟子傳）

祖讀為楚聲近假借也荆楚之楚通作祖猶詩衣裳楚楚之楚說文引作䌥也（祖䌥皆以且為聲）秦祖字子南猶游楚之字子南也或曰祖讀為沮漢書地里志漢中郡房陵縣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字或作睢定四年左傳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哀六年傳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杜注云四水在楚界故字子南

駮說文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尚書大傳南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白虎通五行篇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淮南天文訓南呂者任包大也是南之本義為任（古妊字）萬物懷任于南方因以南其為方之專名矣祖為子孫之始南為萬物之始義自相近必不拘于南方之國名水名而改字也

齊東郭牙（呂氏春秋重言篇）字垂（說苑權謀篇）
牙讀爲圉（牙古讀如吾與圉聲近而通）爾雅圉垂也孫炎云圉國之四垂
也（詩桑柔正義）
駁禮記玉藻佩玉有衝牙疏引皇氏云衝居中央牙是外畔
兩邊之璜大戴禮記保傅篇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盧注
衝在中牙在傍是牙爲佩玉下垂兩半璜之名曲禮立則磬
折垂佩佩玉常垂牙又佩玉之在下者（荀子富國篇注垂下也）故名牙
字垂
宋公子圍龜字子靈（成五年左傳）
圍讀爲違同聲假借也（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管子形勢篇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宋本作圍）表記不廢日月不違龜筮違龜猶違卜也

大誥曰王害不違卜是也靈猶神也頤初九曰舍爾靈龜春
官龜人天龜曰靈屬爾雅龜俯者靈
駁莊子人閒世絜之百圍釋文引李頤注云徑尺爲圍白虎
通蓍龜篇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
夫八尺士六寸是龜之大者不過尺二寸龜體狹而長分其
長以益其狹長尺二寸者徑實不過一尺爾雅釋魚二曰靈
龜注云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瑇瑁俗呼爲靈
龜卽今觜蠵龜一名靈蠵能鳴初學記引廣志云觜蠵形如
龜出交州山龜在山上食草長尺餘由是言之靈龜卽天子
所用之龜龜之最大者也以其圍徑一尺故有圍龜之名楚
有闞韋龜（見昭四年左傳）韋古圍字（漢書成帝紀大木十韋以上）皆取靈龜之名
以爲名也古人最重卜筮表記大誥明云不違何得轉有取
于違龜耶
越文種字禽（呂氏春秋當染篇注）
種讀爲雗玉篇雗（充筆切）雀也廣韻雗小鳥飛也故字禽
駁禽者鳥獸通名（說詳曲禮疏）人以族姓分禽以種類別故名種
字禽
晉寺人勃鞮字伯楚（晉語）一名披（僖五年左傳按勃鞮之合聲爲披）
補自此以下皆王氏有錄無說者淮南天文訓貧星墜而勃
海決注勃大也說文鞮革履也勃鞮卽大革履之名史記晉
世家又稱爲履鞮履當讀如登臺履薪之履亦披之合聲禹
貢唯荆楊二州貢齒革羽毛攷荆州及楊之東境皆古楚地

故左氏傳晉文公對楚子云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蔡聲子
對楚子木云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春秋時言革必推楚產
則革履亦必以楚革所爲爲最故字伯楚
宋公子目夷字子魚（僖八年左傳）
補爾雅釋畜馬屬一目白瞯二目白魚注似魚目也詩曰有
驔有魚馬具魚目神駿之狀故漢書西域傳贊以魚目爲駿
馬之名邵二雲見釋文引倉頡篇云瞯目病也（此自指人目病言之馬名說文本作驔爾雅作瞯通假字也）遂以馬目白爲病誤矣禮記曲禮在醜夷
不爭注夷猶儕也四晧曰陛下之等夷詩桑柔傳夷平也疏
云夷是齊等之言魚馬二目俱白異于瞯馬故名目夷言二
目皆如是猶等夷之無別爾

魯公子買字子叢（二十八年左傳僖）

補買鳥名也離騷經恐鵜鴂之先鳴兮王逸注鵜鴂一名買鶬漢書楊雄傳徒恐鷤搗之將鳴兮注鷤搗鳥一名買鶬一名子規卽其物字或作鶗廣雅鶗鴂子規也古者物名經籍互見多繇省不同蓋聲有長短轉合之殊語有五方中國之別其名稱非爾雅方言諸書所能盡故二名之物多單稱之如蘢古之稱蘢（爾雅紅蘢古詩山有扶蘇隰有游龍傳龍紅草也龍卽蘢之古假借）萹蓄之稱萹（爾雅竹萹蓄楚辭九章解萹薄與雜菜兮注萹萹畜也畜古蓄字）芎藭之稱芎（楚辭九歎芜芎棄于洲澤兮注芎芎藭也）杜若之稱若（楚辭九歌華采衣兮若英注若杜若也）蠑螈之稱螈蜥蜴之稱蜴（爾雅蠑螈蜥蜴詩正月胡爲虺蜴傳蜴螈也）孔雀之稱孔（楚詞七諫鸞皇孔鳳注孔孔雀也）不可枚舉皆省稱也買鶬之稱買亦此例矣淮南俶眞訓注聚木曰叢周禮大司徒注叢物萑葦之屬叢是草木聚生之處鳥所棲止故孟子離婁篇云爲叢敺爵者鸇也

楚公子嬰齊字子重（宣十一年左傳注）

補齊古臍字左氏莊六年傳若不早圖後君噬齊注若齧腹齊喻不可及史記封禪書天齊淵水居臨菑山下者索隱引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五泉並出有異于常言如天之腹齊也玉篇女部引倉頡篇云女曰嬰男曰兒釋名人始生曰嬰兒嬰齊蓋謂嬰兒方震適當腹齊也重者孕也詩大明大任有身傳身重也箋重謂懷孕也說苑修文篇取禽不取麛卵不殺孕重者漢書匈奴傳孕重墮殰素問奇病論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懷孕者身中復有一身故有重名矣

楚公子貞字子囊（成十五年左傳注）

補貞之與囊義頗不相應求之本字及古假借均不能通不得不以聲近字爲說矣貞蓋楚俗方言呼縢之聲轉也據檀弓鄭注云陳或作陵楚人聲疏云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云楚人聲左氏哀十四年傳注云承音懲蓋楚言疏云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今以音近求之貞之于縢正猶陳之于陵承之于懲說文縢囊也離騷經王逸注幃謂之縢縢香囊也（說文幃囊也）後漢書儒林傳序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則又以縢縢音近而假縢爲縢矣

鄭良霄字伯有（襄十一年左氏經注）

補爾雅雨霓爲霄雪（雪字衍文）說文霄雨霓爲霄齊語也霓卽霰之或體（說文霰稷雪也霓或从見）詩頍弁如彼雨雪先集維霰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雨霰爲大雪之漸猶履霜爲堅冰之漸冰雪皆陰勝陽之象故古人以霜霰喻危機之萌而致戒焉說文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霄爲雪漸有類危機故比于日月之食而以有爲字

鄭罕嬰齊字子齹（昭十六年左傳注）

補齹說文作𪗪云齒差跌皃春秋傳鄭有子𪗪淮南要略注嬰繞抱也差跌是不齊之貌嬰齊益言齒繞抱口中皆齊也名嬰齊字齹以相反爲義與楚子重雖同名而取義各別

楚伍員字子胥（昭二十年左傳注）

補詩正月員于爾輻傳員益也爾雅胥相也相字兼相見輔相二音二義故胥又有輔義方言六胥由輔也吳越曰胥廣雅釋詁二由胥輔助也求賢自輔所以致益故論語曰以友輔仁又曰益者三友車棄其輔無益于載故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

魯季公亥字若 昭二十五年左傳

補說文若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亥古荄字 說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陽至亥而起艸緣荄而萌二者正相似故時即假亥為荄觀荄以亥為聲而亥反以荄為義自見 爾雅釋艸荄根注俗呼韭根為荄大平御覽九百七十六引通俗文云韭根曰荄是郭注所本究之荄實通名不必泥于韭根之俗稱也禮記少儀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本即荄絕而去之固擇菜者之要務爾

宋樂祁字子梁 定八年左傳

補昭二十七年定六年經並作樂祁犂 三傳同 左氏傳作樂祁此省稱耳當以經文為正詩七月傳元鳥箋皆云祁祁眾多也犂說文作𥝢云耕也祁犂葢取耕者眾多之意猶云十千維耦也梁古粱字素問生氣通天論通評虛實論腹中論書粱皆作高梁說文粱米名也从米梁省聲

衛公孫彌牟字子之 哀十二年左傳注

補呂覽貴生篇論人篇注皆云彌益也謹聽篇牟而難知注牟猶大也淮南詮言訓善博者不欲牟大平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此文並注云牟大也進也 今本無此注葢許注也 彌牟葢取益大

之意說文之出也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本艸枝莖出地益大之名引申之則自此往彼亦謂之之名彌牟字之葢以此也又廣雅釋訓牟牟進也與御覽所引淮南注同牟訓進與之訓往義亦近

齊顏涿聚字庚 哀二十三年左傳注

補漢書古今人表作顏燭雛 本或作顏濁鄒○說苑正諫篇亦作濁雛 晏子春秋外篇作燭鄒淮南氾論訓作喙聚喙葢啄之誤字 說文啄鳥食也 啄與噣通爾雅釋鳥生哺鷇生噣雛是也燭雛即啄雛涿燭濁噣皆啄之通假聚鄒皆雛之通假據方言八爵子及雞雛皆謂之鷇則雛鷇皆鳥子通稱爾雅之分互文則異耳啄雛之名葢泛指啄食之鳥子不必專屬生而能啄之雛也庚葢倉庚之省稱又孟子萬章篇于衛主顏讎由史記孔子世家作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此自是衛人其名當以孟子為正史記葢傳寫聲誤與此無涉

宋樂茷字子潞 哀二十六年左傳

補說文云茷艸葉多字義與潞不相應疑茷當作伐緣晉有羅茷而誤也 詩泮水其旂茷茷釋文本作伐伐亦當以茷為伐字之誤 伐即參伐公羊昭十七年傳伐為大辰注伐謂參伐也伐與參連體同實而異名故詩小星維參與昴傳云參伐也左氏昭元年傳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注云大夏今晉陽縣說文潞冀州浸也上黨有潞縣今按晉陽即今大原府大原縣潞縣即今潞安府潞城縣春秋宣

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卽其地皆晉地也參爲晉星故名伐字潞

晉士蔿字子輿 晉語注

補方言三蔿化也注蔿音花按蔿卽古花字郭音極是古音爲化同讀如訛故从爲化得聲之字多通用如南訛之作南僞卽其例草木著花非所本有忽有忽無有似人爲更同物化故字作蔿而方言訓爲化廣雅釋詁三蔿七也七卽古化字釋草又云蘤花華也蘤花卽蔿之或體矣 後漢書張衡傳百卉含蘤注引張揖字詁云蘤古花字也據此可知蔿蘤花卽一字 說文蔿艸也今徧按書傳蔿艸形狀及其別名絕不可攷見證以方言廣雅當是艸下脫去華字耳蔿爲古花字故春秋時有蔿姓後世無蔿姓有花姓矣

輿卽气輿之省稱气輿一名藒車 見爾雅 有花之香草也 大平御覽引廣志云藒車香味辛生彭城高數尺黃葉白華

晉郗奚字黃羊 呂氏春秋去私篇注

補奚古騱字爾雅釋畜馬屬前足皆白騱釋文騱郭音雞舍人本作雞劉邵趙都賦所稱貝馬奚斯 文選赭白馬賦注引 淮南道應訓所稱雞斯之乘卽爾雅之騱也斯白也 詩有兔斯首箋 卽指其前足皆白言之黃羊卽爾雅之羳羊黃腹之羊也騱及黃羊皆畜類以爲名字猶晉郤豹之字叔虎羊舌虎之字叔羆楚成熊之字虎皆取獸類爲名耳

齊醯人巫字易牙 史記齊世家索隱引賈逵左傳注

補巫卽醫也說文醫治疾工也古者巫彭初作醫淮南說山訓注醫師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廣雅釋詁四醫巫也說文𪘲齗腫也𤘘齒蠹也齲𤘘或从齒史記倉公傳齲齒病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漱是人之齒牙亦常有疾詩甫田禾易長畝傳易治也易牙蓋治牙疾之謂醫者之事也大戴禮保傅篇論衡譴告篇皆作狄牙通假字

魯孔箕字子京 史記孔子世家

補箕所以簸穀者也說文箕簸也詩小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京所以藏穀者也說文圜謂之囷方謂之京廣雅釋宮京倉也史記倉公傳見建家京下方石集解引徐廣云京者倉廩之屬也

魯冉雍字仲弓 以下並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補雍卽雝之隸省禮記樂記引詩肅雍和鳴而釋之曰雍雍和也名雍字弓蓋取和弓之意攷工記工人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又云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此作弓者之和弓也又云和弓轂摩注和猶調也轂拂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此用弓者之和弓也

武城澹臺滅明字子羽

補公羊隱五年傳六羽者何舞也注持羽而舞淮南時則訓執干戚戈羽注羽舞者所持翿也詩君子陽陽傳翿纛也翳也爾雅釋言纛翳也注舞者所以自蔽翳是羽翿 爾雅作翢說文作翿卽一字 纛翳卽一物矣周禮鄉師先鄭注翿羽葆幢也釋名翳

陶也其親陶陶下垂也羽葆幢之狀陶陶下垂故可以自蔽翳而名翳翳者掩障之名也莊子應帝王篇已滅矣已失矣釋文引崔注云滅不見也荀子臣道篇而滅其功注滅掩沒也滅明益指舞者持羽自掩障不見光明言之

江東矯疵字子庸

補漢書儒林傳作魯橋庇子庸橋矯通假字疵卽庇之誤字也庸古傭字楚辭懷沙固庸態也王逸注庸厮賤之人也漢書廣言庸保皆以庸爲役力而受雇值之名一切經音義六引蔡邕勸學注云傭賣力也賣力而役于人卽寄于其家方言二庇寓寄也齊衞宋魯陳晉汝潁荆州江淮之閒曰庇或曰寓

淳于光羽字子乘

補方言六飛鳥曰雙鴈曰乘詩韓奕箋光猶榮也內則注羽鴈也光羽益謂鴈獨名乘于羽鳥中獨有光榮也

魯公夏首字乘

補詩七月亟其乘屋傳晉語郤叔虎將乘城注皆云乘升也釋名乘陞也登亦如之也禮記郊特牲升首于室注制祭之後升牲首于北墉下尊首尚氣也此益取升首之義

魯縣成字子祺上與榮旂字子祺相連疑因此誤衍字子祺三字

補爾雅說文皆云祺吉也詩摽有梅天保傳說文皆云吉善也禮記檀弓王制少儀注皆云成猶善也成祺義近不必以字子祺三字爲誤衍

衞廉絜字庸

補絜矢名也守城所用周禮司弓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注絜矢㸒所用也庸古墉字詩崧高以作爾庸傳庸城也說文墉城垣也

魯公西葴字子上上與公西與如字子上相連疑因此誤衍字子上三字

補葴益箴字之誤隸書从竹从艸之字多混寫無別因譌箴爲葴爾書盤庚馬注箴諫也左氏襄四年傳命百官官箴王闕襄十四年傳工誦箴諫周語師箴是箴爲自下刺上之稱中庸鄭注上謂君也亦不必以字子上爲誤衍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七終

長沙王　　　　覆校
湘陰吳宗實

左氏春秋杜註集解辨正

丁未孟夏
四益館述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二卷見井研縣藝文志經部

東漢治左氏者與公穀相同本傳義例所無皆引二傳相補如釋例中所引許賈諸條可證杜氏後起乃力反二傳譏漢師爲膚引頗與范氏集解同攻舊說以義例歸本孔子杜則分爲四門以五十凡爲周公舊例不習凡爲孔子新例例之有無以本傳明文爲斷凡五十凡及新例之外皆以爲傳例有從赴告爲事而後相反不能指爲赴告則云史非一人各有文質一國三公何所適從又即所云新舊例言之五十凡有重文有禮制於今無關幾及十條且無凡者爲言凡所統僞有凡字以爲周公僞無凡字以爲孔子何所見而云然且同盟以名不同盟不名三條皆爲解滕薛杞三小國而發曹莒以上并無其文所謂不同盟者謂小國不以同盟待之非爲大國言也除三小國與秦宿更無不名之事杜不悟其理於各國之卒必推考其同盟本身無盟求之祖父不亦誤乎大例之外其誤說文義者如豫凶事非禮也六字文見說苑謂喪禮衾紋褒襚不豫制所以解天子諸侯大夫士必數月而葬之故杜乃以爲子氏未薨而弔喪至流爲笑柄又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當爲稱人杜不知爲字誤就文立訓春秋弒君正文有不稱君者哉又何以別於稱臣也又帛君爲伯尹之異文以帛爲裂繻字是大夫序諸侯上小國大夫亦同稱子矣君氏爲子氏又何以解尹氏武氏連文之傳耶蓋經本作尹無傳傳所記之君氏卒爲魯事不見經後人誤以傳之君即經之尹杜氏誤合之稱夫人爲君氏何嘗有此不辭之文此類悉加辨證與釋例評相輔而行可謂杜學之箴砭也四譯館自序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上卷

目錄

隱公篇第一
桓公篇第二
莊公篇第三
閔公篇第四
僖公篇第五
文公篇第六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下卷

目錄

宣公篇第七
成公篇第八
襄公篇第九
昭公篇第十
定公篇第十一
哀公篇第十二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上卷

隱公篇第一

傳孟子卒

不傳薨不成喪也

此傳便文耳不可以經例說之又夫人例稱薨不能因儀節而改名稱傳例有通例有專說因不成喪而變書法此專說一事別有微意不可推于別條

經元年春王正月

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告朔朝廟例在襄二十九年

元年正月無事必書首爲不書即位見所謂謹始也不爲朝廟告朔而書朝廟告朔常事也一年須行十二次史據此而書經則常事不書襄二十九年傳別有義不可推以說此條襄二十九年經書公在楚傳以爲釋不朝正于廟也按傳以釋不朝正解書公在楚非以解書春王正月也故僖五年傳言公既視朔而經不書春王正月此明證也杜氏誤立朝正告朔乃書王正月之例雖襲漢師之說究屬非是

鄭伯克段于鄢

言段強大儁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儁曰克也

傳儁乃獲之誤字以爲儁傑誤詳莊十一年

經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

以字冠姓內外女在生之通稱非死乃如此不當以謚言之謚當爲稱生者同以字配姓傳以爲未薨不當言謚

歸者不反之辭

經歸讀同饋非歸入之歸但泛言歸例則歸爲得所之辭非爲不反也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經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
祭爲內諸侯非外諸侯也祭宋國祭公爲三公祭伯爲監大夫氏祭以見爲祭公族王臣耳伯非爵與仲叔季同爲字所謂天子大夫不名非爵也
經公子益師卒
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惟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
傳有日月例三條漢師同于二傳杜亦有數條但傳詳事實經例出于說微多未詳備當據以推補不可駁之說詳補例篇○此條爲日月例明文此外尚多漢師所以言日月例者蓋據本傳非襲用二傳杜惟卿佐之喪以下云云明說日月有例故釋例亦多此義是左氏非無其例特傳詳事實經例出于師說此本宋錄未備不如二傳之詳耳當據以推補杜既云卿佐喪有此例其云春秋

不以日月爲例者是自相矛盾矣杜氏解經惡難好易是其病根未嘗不知本傳大例同于二傳三家同說一經宏綱互領具有本源不能自異故於二傳簡易明白之條盡用之至于繁難之例二傳先師所不能瑩澈者欲用之則心多未安欲補之則力有不足于是悍然不顧倡言無此例然後可以化險阻爲坦途而其私心雖昧知不能如此魯莽一切不顧則又首鼠兩端故此云無此例而他條及釋例中屢言日月例不知經學當苦心耐勞極力求通不可趨求捷徑如其以例難通則可通者通之疑者闕之尚不失爲謹慎之道杜氏釋例每條中可通者通之不能通者皆以爲無義例是于聖經去留參半取舍兩歧直是甄別經文而已且屬存疑後人可以補苴別無依據師心自用臆分孰爲有例無例孰爲已修未修安知所駁不爲經之要例乎使有人專與杜氏爲難盡變其說杜氏不能謂己親見寶書備知修改原文經文實不一律中多不可依據必於難通之條實得平易之理申本傳之佚說刊何君之游詞足見三傳甚

例相同二傳所有之例皆左傳所本有乃爲得也
傳春王周正月
言周以別于夏殷
傳以周字釋王字謂王即周字耳經不舉周號以王舉人如周人傳王人是也
非以別于夏殷
不書即位攝也
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于策
即位者受終繼立之名亦即通鑑所云即皇帝位如世家云子某立并非元旦升殿受朝也杜云不修其禮直以即位爲御殿之儀則春秋十二公何以元年乃受朝以外二百四十年皆無一元旦修禮者乎即此一端已見其誤傳言不書者謂實有其事而春秋不書耳即位紀公之始必于元年一書然後公乃實于戶柩之前于去年已即位爲君一年不二君故于元年乃言之全不關其御

朝不御朝也杜說直不知即位之名義例更不足言已
傳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于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據杜此說分經史爲二是也他條直以史法說經則非矣此傳杜亦以爲經不書者因孔子時不能以公命赴告爲據故以爲史法
此本師不以空言說經之例也凡二傳常事不書見者不復見諸例直言筆削而已本師懲空言流弊恐失其眞故多假託史法言之此經之史例非史之史例也
此事魯史本書經削之魯史有經而無傳者據魯史立言如杜氏實未書于史則直以魯史于魯事每年或一二書多者亦不過十餘事殊非情理況經非公命而書者多實公命而不書者更多若泥于公命之言則是二百四十年魯史

寔只萬餘字豈得更云魯史耶

傳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于殺難言其奔

按杜以史本書鄭伯之弟出奔衛經言鄭伯克段于鄢為春秋改舊史是也但以傳言書曰者為孔子新義于書凡諸條皆以為周公舊例史之成法則大非蓋言凡者是總例不言凡者偶為變文或為單舉不可于中妄分新舊如此傳如二君故曰克即得獲曰克之變文後因總發戰伐攻取之全例故言凡非言凡有不同杜欲言春秋改舊史則當規畫一定以經義說之全為孔子筆削乃于難通之條則以為仍舊文無義例是春秋半為史文半為孔子所改說已參差若能以所不改為合于己意無論新舊同源共貫亦無不可今乃以不合常

例之條概為史文舊法孔子當日何不改之以成一律不能整齊則不必輕改既已筆削則不應半途而廢且治經原貴于通若以為半可通半不可通則人以我之不可通者為正例又將以我之通者為不可通矣如此說經直同兒戲

傳緩且子氏未薨

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

經夫人死稱薨葬後舉謚生前則直曰某氏經云仲子攷宮亦曰仲子是無謚為妾母妾母不稱薨傳云未薨者謂其為妾不得稱薨禮不賵人之妾故名之未薨謂不如成風稱薨則不應賵非謂未死以下子氏當之仲子當從穀梁以為惠公之母如僖公成風之比傳所謂孝惠娶于宋也與桓公母仲子則為一人仲為行字宜多同者經魯同時有兩子叔姬是也故傳云桓公生而惠公薨不及仲子則仲子卒必去薨時少遠也

豫凶事非禮也

仲子在而來贈故曰豫凶事

豫凶事與上天子七月云云說苑引穀梁亦有其文是古別本穀梁與傳同乃解天子諸侯七月五月之故王制衾絞衰麻死而後制天子諸侯尊儀物備葬期久如未死而制是豫凶事且說苑所引傳文乃說葬王非謂仲子事杜說誤

夷不告故不書

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于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倣此

赴告為經例非史例本師發空言之弊經例書者以為赴告例所不書者以為不赴告傳有不赴告而書者又有赴告而不書者據此可見此經例赴告非史例也既為經作傳則當全以孔子為主不必兼言史例使後學迷罔惟當日孔子筆削春秋其說甚明又經決非魯史之舊亦甚顯著故不嫌于假借史法如經中無伯子男小國則不妨假借伯子男以為名號杜氏好自立異以為依據

傳文實則泥于文字大失本意杜以史法不合于經者春秋亦仍而不改則經不純經史不純史此說一開則春秋全為斷爛朝報不可以義例說之杜氏尚承舊學必于難通之條乃言無義例後人變本加厲宋元諸儒并于杜氏之所謂可通有義例者皆駁之以為全無義例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皆杜氏為之倡也

俗說以左氏為史官傳為史文杜云傳之所據惟策可知傳不可以史說之左氏者七十子之徒專詳事實以補口說所不足非史官史文故經事多缺而經外之事反詳杜以五十凡為周公垂法史書舊章則全以史法說春秋矣左氏不言凡之例本與凡同以言凡為周公例不言凡為孔子例周公作孔子述則春秋全為鈔襲史例孔子不出一謀發一慮先儒以為言凡不言凡無新舊之異是也

傳公立而求成焉

經無義例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倣此

傳言始通者釋其事例則未詳按傳于言及言會有凡又大夫不書名爲貶皆有明條非無義例此未言者義例詳後耳傳偶不言非遂無義例

經無有無義例者傳之解經多言一端義例事實史文不皆全說杜于經下注下皆徵者又凡盟以國者例在僖十九年云云言義例者三于傳下乃云無義例立言未審當云傳義例在後此直言其歸趣而已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蠻夷皆氐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

春秋公諱會戎狄隱桓世不見夷狄國知此非實戎杜以爲戎種居中國則當繫地不繫地則不可以濟陽戎地當之春秋之例四裔國不見經凡中國之夷皆以地繫如伊雒戎陸渾戎山戎乃爲眞戎不繫地非眞戎矣

經夏四月莒人入向

將卑師少稱人

將卑師少稱人本傳無文二傳例也杜氏譏先儒膚引二傳則已不應引據爲說今乃合己者引用不合己者遂駁之不惟不足以服先儒後人不審其詳妄謂本傳無明文者不可用二傳不知據二傳以補左例杜氏實已如此也

經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言其實而書非例也他倣此

大國稱使小國不稱使傳云大夫出奔有玉帛之使乃書即言此本傳自有明條何云非例昏禮不稱主人乃公羊後師誤說不求本傳實解而膚引公羊誤說乃駁先儒之用二傳過矣其云史各隨其實而書者蓋不能正公羊之誤故歸之于史則其所謂史者不過因不通其說豈知此固經例非不可通者耶

經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

帛與伯當爲古今字杜以子帛爲字不知經不以子爲字又連舉帛字私心求勝古人偶因文字小異遂敢爲異說莒子君也豈可以臣在君上即謂比之大夫凡內大夫會諸侯皆有會文以別異之此不言會屢敗紀莒與內大夫之比不合小國大夫稱人來魯從內錄之乃稱名而不氏全經一定之例所謂賤而不書是也春秋惟齊宋大國大夫有稱子稱字明文經書紀履緰即嘉之矣小國大夫斷無稱子稱字以與大國相混之理至于子帛所以連文者則以明子伯非爵之義說詳疏證

經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于此稱夫人也

杜誤以子氏爲上仲子故以爲桓母子氏當從穀梁爲隱夫人杜明知桓母不能稱夫人乃謂以夫人赴于諸侯經亦從而夫人之則經爲逢迎君惡何以爲正名之書吳楚稱王是亦可從而稱王矣

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

不葬當同穀梁經書不書爲筆削例不因禮節之隆殺而予奪之傳有明說有異義推放傳例當據明條如君氏傳本有尹氏之說則君氏爲異義且本條文義轇轕實不以不反哭則不葬豈可又推以說別條凡立說當于不可拔之地若以此等爲據所謂本實先撥也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許其修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一而足

竊用公羊而失其本旨變詐爲禦尤不通

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爲戒他皆倣此

杜言無異文即二傳不加貶絕而罪惡見者不加貶絕之意而異其辭以辟虛引二傳之嫌

經三月庚戌天王崩 先十三日

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

遲發喪者有矣先期之說最乖情理疑此爲疑以傳疑之例本壬戌崩赴誤爲庚戌經則承赴示不敢專改

襄二十九年傳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

天王志崩不志葬不因會葬乃書

經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于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奔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

傳云王未葬所以釋賻字未爵命稱父族王未葬不稱使皆用二傳說魯不共王喪致令有求下又用穀梁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共魯雖不共周不可以求之之說

經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元年大夫盟于宿故赴以名例在七年

傳據同盟以說經者皆爲經例不謂事實故小邾屢同盟經且不記卒非經見同盟乃名不同盟不名十九國皆在同盟之例有不名者謂不以同盟之禮待之傳之言同盟不同盟不以見經爲斷如桼穆公云同盟不見經蓋以諸侯會盟見經者不過千萬中之一二豈可以此爲據又大國皆名不必贅言同不同

杜于此例所言百餘條皆爲贅文發凡于此後不再糾

癸未葬宋穆公

魯使大夫會葬故書

諸侯卒葬其例最繁杜氏苦其煩雜不能畫一故爲簡便之法全不攷十九國隱見之例年表以不書桼穆卒爲君子惡之此正左氏師說諸侯卒葬二傳先師亦苦其難使有簡便之法亦早如杜氏趨便易矣惟其不通故不敢避難就易如云使大夫會葬則書吳楚之君魯豈全不使一大夫何以不書莒近魯豈會葬全不一行故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也夷狄不葬之例萬不可不補一補此例則不得不同二傳矣

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

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辨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

以禮節亂書法最爲荒唐本爲夫人例得稱夫人書薨言葬小君一貫之事稱夫人則必書薨書薨則必言小君一定之例也妾毋則稱某氏不言夫人不言夫人則不得書薨稱小君一定之例無或異也今以禮備不備定稱不稱則是寵妾嬖人邀一日之私寵史官曲從過禮春秋亦仍其誤此奸邪逢迎惡習豈可說經媿氏本爲妾毋不赴不祔本爲妾母之禮云不赴不祔者即妾母之實据惟其爲妾乃不稱夫人非夫人也偶不行赴祔之禮則貶而不稱夫人不言薨不言小君本爲妾也偶行赴祔殯哭之禮便可尊之稱夫人言薨言小君傳文据禮而言本即爲夫人爲妾之分今不求其意旨所在誤以隆殺而定書法至于混亂名實尙自以爲出于傳說似此之人萬不可以讀傳如此而託之說傳則傳當寃屈死矣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

取邑皆言取無別稱傳例凡克不用師徒曰取易辭也謂不用師徒乃爲易辭

此言伐杞是用師徒卽非此例杜說誤

秋暈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于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于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國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爲異也

此內外例傳無文本二傳說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弑君而立未列于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

稱君不稱君不以列會不列會爲斷伐鄭衛人卽州吁列伐列會一也成十六年傳言列會不過言列會則已會諸侯以後不應討之非列會則春秋必書君也

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

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老

曲禮曰大夫七十致仕曰老而傳自稱曰老夫又八十曰耄此石碏致仕故傳曰乃老又稱老夫又稱耄言已年過七十將八十也

經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

此以二傳例爲史之常法非也史文記事當詳此經例耳不可以史說

經九月考仲子之宮

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

此當用穀梁說以爲惠公之母非桓公母也說已詳上

周制諸侯再娶再娶則稱夫人傳所言多春秋乃不再娶以姪娣從禮諸侯夫人卒姪娣得升爲夫人孟子已卒何得言二嫡如云幷嫡則不獨諸侯乃爲非禮遂誤變不再娶之文而不知其不通

傳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爲後晉事張本

尹氏武氏連文卽三年經連文之尹氏武氏據此知左氏本有作尹之說世族大夫亦用二傳譏世卿說春秋不早見晉耳不必以不告不書本晉語之文先師按年分載以見春秋不早書晉之意亦非爲後事張本而已

四月鄭人侵衛牧

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于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尹氏卒其義亦同他皆放此

葬衛桓公經本在四月傳不言者略之也侵牧與四月皆別牘所記有日月之文故直用其文二事同在四月無先後可言此卽日月例也杜于經不言日月例于傳乃言日月例可見杜未失據

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人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于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

周時禮制不明上下皆用八春秋新制乃改爲上下等差之制因仲子廟偶用六佾借以示例此素王改制春秋所以爲萬世法也

鄭人以王師會之

王師不書不以告也

春秋不言王師侵伐非不告也此爲天王諱例

宋人使來告命

告命策書

告卽告知其事命與令同謂使我出師

叔父有憾于寡人

諸侯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
此亦當如曲禮諸侯之稱上卿曰伯父下卿曰叔父故下有加等之文使上卿則無可加非以長少分伯叔
經宋人取長葛
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去年冬圍今秋乃取見其雖非易辭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其無備說無依據徒欲與二傳立異耳
經滕侯卒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
諸侯不書名謂不以同盟之禮待之非必以見經同盟爲證杜于諸侯卒皆言同盟不同盟不知十九國皆得爲同盟滕薛初見有不名者小國初不待以同

盟至成哀以下純待以同盟之禮此春秋三世異辭之例也
經齊侯使其弟年聘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例在襄九年
諸聘皆大國敵國傳所謂大國聘之是也小國亦有卿言朝不言使故小國通無使聘之文
經秋公伐邾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
凡爲西周采邑伯字也如以爲爵名何以畿內見公子伯而無侯男耶子伯非爵王臣不可以五等爵言之杜氏不知此例
經戎發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鳴鍾鼓以伐天子之使
杜于傳例膠執其文句而不通其意旨所謂食古不化者有鐘鼓曰伐文見國

語謂本討罪用師據本事亦因晉趙盾特申此義不必經之言伐者皆用鐘鼓也經例伐國乃言伐伐一人而曰伐重執天子使也杜欲變其說以爲用鐘鼓乃言伐是孔子修春秋須攷其用鐘鼓與否有此理乎經傳侵伐之有互異者又何以說之乎
但言以歸非執也
避執天子使言以歸耳實即執也以爲非執正與經意相反
傳謂之禮經
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于策明禮經皆當書于策仲尼修春秋皆承策爲經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倣此
凡言例皆師說非左氏原文五行志引僖二十九年大雨雹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又云凡雹皆夏之愆陽秋之伏陰一爲經例凡一爲禮例凡乃先師從傳

文推攷而出之師說以爲左氏尚非以爲周公之典尤爲失實仲尼修春秋皆承爲經試問有無筆削加損諸例杜以爲孔子修春秋不過略易數條餘皆承舊史豈知春秋大與史異史文當千百倍于春秋孔子春秋實于千百條中用其一二條而又有損益豈可以史法說之乎
經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
不賜族之說非通例不必再推別條春秋本以氏不氏見尊卑若推于事實則尊卑混矣小國大夫通不氏亦以未賜族說之則尊卑混矣大夫二字久分明以爲經之大夫耶同穀梁則實卿也例得氏以爲傳之大夫耶同公羊則例不氏義例未明故以含糊取巧
經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諸侯同盟稱名者非惟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

繼好也察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

同盟之說原據禮待而言杜以經事証之誤矣經無其事則推本于文春秋無其文則推于春秋以前究之書名者經不皆有盟經見同盟者乃不書卒試問不名者大國中國安有此例不細心體會經文囿執傳文自生荆棘只此一例杜說不下百餘條易者固無待于言難者終不能通此杜氏之大謬也

經辛亥宿男卒

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禱于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啟神明故甍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

不盟不書名當以此條爲正例十九國皆同盟會書名宿與會不書以宿微國不列數于盟故曰不同盟不書名宿男之不名爲正例滕薛秦之不名推此例以加之爲變例今以宿男例有名因告不以名乃不書全與經傳反禮赴辭不稱君名宿微國不數不能謂其在盟既同盟不能謂其不赴以名赴臣子不能不以名又赴文當一律不必或名或不名不知同盟之例自生荆棘如此杜引傳例云云則或名或不名豈由史文全無義例又何必引釋例耶

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

營洛豈志在遷都此誤解周書開脫平王耶抑以逢迎時君耶恐有字誤

傳秋會于溫盟于瓦屋

會溫不書不以告也

會溫盟瓦屋二事相連當是史全有其文春秋見者不見惟存盟以見意耳如以爲不告則史無其文矣左氏又何從而得之杜氏之失在以周公爲主孔子爲賓專說史法不知傳以錐例之文託于赴告以春秋修春秋不據赴告其說甚明故假之以立說而杜氏乃主張此例至于無所不至也

經挾卒

挾魯大夫未賜族

春秋未命例不氏不關賜族與否中多公子公孫不氏者未可以未賜族言之

傳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

此解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

傳用霖字解大雨又自釋霖字耳因此遂謂經誤足見杜氏視經如土芥杜氏據傳改經是其大誤（杜據傳改經者十之七八）

經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傳書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尋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

支干數目最易遺誤然杜氏自撰長歷強經就己所言未必得實于此一譏後不再言

經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

此內外例也傳無未陳明文則不必牽涉史例

傳癸丑盟于鄧

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

外事可言赴告內事不得以赴告爲說故傳于內所與事不言赴告以史不待于告若以告廟之告爲此告則又假借告字而用之皆非也

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會不書不告于廟也

畧之則不書何以言告廟然則凡經書魯事皆必告廟傳無明文

經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

本滅也隱桓之世不言滅故以入言之又以許後與故言入以存許此經義非

史文

傳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

命者政令也國之大事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

古史有記事記言之說皆謂之史魯史所書之事多矣孔子擇其足以立教者修以爲經既已修改不得再言史法杜氏以經爲史則記言與不見經之事皆無所歸宿故又創爲簡牘之說以救其窮然仍歸官所掌不得不名爲史不過于舊所謂史者分爲二門一爲經一爲不見經之事改頭換面徒爲朝三暮四而已史只有經無傳而傳中多魯史例不當書之事此左氏本當日載記傳聞而作不盡據魯史也杜以左氏據史而作因傳多史無之事以經承史文因傳多經無之事故別爲簡牘之說以經事爲典策以傳事言語爲簡牘求其說不得乃爲之辭不知左所詳他國事有斷不能見魯之簡牘者而魯之事實如莊僖以上多所闕畧首尾不備豈簡牘詳于外而畧于內耶左氏作傳不必事讀魯之春秋據爲簡牘爲言不知亦不通也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上卷

四益館述

桓公篇第二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諸侯每首歲必有禮于廟諸侯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于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詳矣

繼君實于殯後即位一年不二君故春秋踰年乃書元年即位且因此以見正不正先君去年已薨新君于元年初見即位二字謂其繼體爲君耳無論行禮不行禮例必書此不指元旦受朝也使如杜說則二百四十年朝元旦者不勝書矣杜不得即位二字之解故以行禮不行禮爲說況傳言書不書是皆即位春秋乃有書不書之異杜以書爲實即位不書則未行禮大失經意

經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爲文時之所隱

春秋諱其事以假爲文杜以時言之意謂魯人諱之故國史以假書之耳既云孔子脩春秋則不必復言史法杜意以史爲主實中不祖孔子之病

傳冬鄭伯拜盟

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

傳有而經無之事多矣本係使人傳歸其事于君者亦多勘書謬誤非是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則取怨于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孔父公子嘉字傳固有明文名字相應同此者亦多以孔父爲名意在變公羊字爲善例之說而不知反傳背理自蹈互弊

經滕子來朝

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侯本爵也子託號也春秋貴賤相嫌則異號前稱侯因朝不嫌見本爵此稱子爲常例非貶也春秋褒貶全在孔子不關時王

經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也宋有弒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

成者未成而成之辭諸侯討宋亂公受賂而罷諸侯之師長養同類故以成惡惡之下云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是也華弒而立之豈得言平以成爲平正與經意相反其意蓋以內惡當諱不知桓爲弒賊春秋既已諱之特于別事爲之起文所謂微而顯也如以爲當諱則納鼎太廟何不諱之

經九月入杞

不稱主帥微者也

不稱主帥者爲內諱也不必爲微者入國大事必帥師非微者之事

經九月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不敢自同于正君書勞策勳

公還告廟禮也魯秉周禮凡行皆多告廟春秋之書不書別有義非但以志勤惰傳偶即一告廟言凡發傳如因郜子來朝言問官季札來聘言觀樂不爲問官觀樂乃書二事隱桓以上不致桓一致爲變例因不告廟之文據事說經與春秋本意不合不致者八十餘事以爲皆不行告廟禮亦乖情理

傳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

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爲會之本意也傳言爲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爲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猶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

立華氏即成宋亂之實成其亂非平其亂也杜自以與傳不合故託于諱不知桓公惡春秋惡之諱其弒君之大惡不諱成亂之小惡所謂微而顯也華氏不氏因下有華氏非討賊之義故削不言華然華早有氏賜族例不當以爲通例

至于拘泥其說以爲督妄非也

傳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

嘉孔父字

嘉名孔父字說詳王氏名字解詁杜欲變稱字善善之例故與經相反

傳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

馮出入皆不書略之也華氏弒君既首之則馮入可不言此通例也不告不書傳說可以說之注則不能如此以告不告無實據也惟當就經例言之不必張皇史法臆言不告

傳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既飲置爵則書勳勞于策言速紀有功也

傳言公出入之禮耳此爲禮例非經例既無因告乃書不告不書明文則不當直言史法規避取巧

經二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

左氏舊說皆以稱天書王爲經義乃孔子筆削杜氏苦其難通又畏其推求于是概以爲事實以爲因事而然此畏難取巧之大端後世專宗此義以爲平易此說經之大蠹書王豈特爲頒朔拘于頒正其說甚小不應獨桓公時不頒朔此等說本傳無文依杜例原可以不說今乃說之是用二傳之意小變其詞耳此亦爲用二傳穀梁桓無王賈氏用之是也杜特變其說意在避用二傳之名不知實用二傳而轉失其精意

經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于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于讙

夫人至與公即位公薨相同例所必書不必因其告廟此大誤也夫人至例書

夫人至禮多矣豈特告廟以公至禮說夫人至亦不合此以行事說經之失不

言單以以下用二傳說

經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五穀皆熟書有年

本傳無說用二傳明文

經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官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以譏之

伯字糾名天子大夫不名以伯仲見字如祭伯召伯毛伯是也季友叔肸亦同

此例以伯糾同爲名非

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倣此

以闕文說經自杜氏開之謬誤傳遺遂至滔天是則畏難取巧而已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

不同盟不名例爲滕薛杞三小國之再條方伯以上國皆書名不必言同盟不同盟此例杜說多至百條皆爲贅文以下倣此

經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齊鄭大國不當朝紀言如以見爲襲非實朝也不當以朝言之傳無來告之文即不必以告立說此因二傳有外相如不書之例故以告爲說不知傳言外如而經不見者即外相如不書之例此非如乃襲紀故書之

經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譏使童子出聘

有父不必童子傳言弱亦父在之變文童子豈可出使鄭大夫傳言弱謂其位

卑非謂年幼弱也蓋未命稱係父者即父在子未命之例也

經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自爲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從王伐鄭謂諸國從王命而自伐鄭非謂王征鄭諸國從也若王在師當言征不當言伐因王敗中肩不肯以王當之王師敗諱其事不言豈爲不告乃不書

傳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

足當爲名祭伯祭仲祭叔三人天子大夫爲監于方伯者二傳以仲爲字本爲不易之論杜不信公羊行權之說故以仲爲名不知仲本不名不爲賢乃字之雖不用公羊說仲仍爲字凡伯仲叔字單舉者經傳皆爲字例仲天子大夫例不名公羊以爲賢乃字本爲誤說然不以賢則可以爲非字則不可杜自知不安又以仲足爲字過矣以仲爲名與以孔父爲名皆爲誤說以王討爲非亦是

爲高貴鄉公而發

傳仍叔之子弱也

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于末秋

按傳下大雩再出秋字則非以事釋于秋末蓋傳于夏言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則當別敘仍叔之子云云傳因鄭事以夏秋連敘之既終鄭事乃別釋仍叔之子條故下再言秋文義顯然以爲夏聘秋附會無謂

傳秋大雩書不時也

十二公傳惟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于凡事

上文因連屬鄭事如紀事本末之例故再出秋字以此爲例說之殊非情事

經秋八月壬午大閱

齊爲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戍嘉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爲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

故以非時簡車馬

書以見大閱之禮鄭師在十年以爲懼鄭出附會

經蔡人殺陳佗

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傳例在莊二十二年

弑賊會諸侯則例稱君不會則不稱君此漢師謬說傳義而杜襲其謬不稱君不以君待之由敬仲世家以爲蔡人殺陳佗春秋譏之是也踰年不必會諸侯稱君者多矣卽卓子猶且稱君經言蔡人殺陳佗杜不詳其事但釋不稱君又不就本經求義而妄以會諸侯爲說皆其失也

傳使魯爲其班後鄭

魯親班齊餼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諱史闕文

傳有經無之事多矣不當以闕言之聖人筆削又不當說以史法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

欲變失地名故爲此說因禮不足而稱名是以財賂厚薄爲高下也白狄禮不足書來不言朝傳書在春偶失檢耳非春來夏乃朝日月小故杜多附會

傳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于魯故曰禮

此用二傳說木傳無文木經下說亦同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字者伸父母之尊

二傳以不稱王后書季姜爲自紀言之師其意而變其文以書字爲伸父母之尊便失其旨亦例有不通

傳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惟王后書

爲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

傳陳媯不書于經春秋天王多矣豈止娶二后史木皆書經只言二事以明其禮耳諸侯嫁女存者多經例則皆不書故公子結媵陳人之婦而不書此經例何以爲據告

傳先書齊衛王爵也

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

春秋之例二伯主兵通及天下此爲常例又鄭爲方伯見經皆在齊衛下以齊衛稱侯鄭稱伯也此爲經例因其爵稱乃春秋之法至于傳文則不如此鄭每序諸侯之上如以傳爲史則與經相反

經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

祭仲監者執國政又非使宋何以稱行人以仲爲名駁已前見

經突歸于鄭

不稱公子從告也文連祭仲故不言鄭

不信絜突之說故以爲從告祭仲有義例鄭突有義例獨突無義例何所見而云然

經鄭忽出奔衛

忽昭公也莊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

諸侯踰年乃稱爵在喪稱子鄭在喪例稱伯不關葬不葬此從失地例貶之鄭人賤之以名赴杜何所見殊非經旨

經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蔡叔蔡大夫叔名也

叔爲字春秋通例也以叔爲名敢爲此說者欲蔡叔與祭仲相對成文耳誤中生誤不可詰究矣

傳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

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

聘會乃稱行人有別事則不稱行人

經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燕人南燕大夫

燕人君也大國君不會小國大夫君稱人以見其微

經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不書葬魯不會也

此說不通駁已見前下不詳言

經丙戌衛侯晉卒

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重書丙戌使非特筆孔子當日何不刊正之豈此重複處孔子亦未嘗見之耶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

燕非十九國又小故稱人以異其文本傳本有稱人之例以爲史異辭即史亦當有義豈史任意妄書無義例耶然則不得謂之秉周禮矣

衛宣公未葬惠公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

踰年稱侯不以葬爲斷故魯于文元年先書公即位此通例也杜氏蓋承漢師之誤又魯于元年書葬我君亦同此

經御廩災

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內皆曰災不分災火不當引內外異辭之例

經乙亥嘗

先其時亦過也

秋八月嘗時也以爲先時誤讀傳文

經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爲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

杜多罪上之言專爲司馬氏而發○名乃罪之自奔爲文例皆如此

經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者忽爲太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于諸侯此太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強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絜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爲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太子之禮始于見逐終于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

以不皆爲說大失經旨

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太子之禮杜氏臆說此言即以爲昭公之罪亦寃矣哉

稱世子明其當立得天倫之正所以惡突篡嫡經義正大杜乃反以爲譏刺鄭昭大謬

經許叔入于許

許人嘉之以字告也

春秋以兄終弟及之詞許之稱叔不必言赴告

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

足見凡例當補不可以一凡盡說諸經又國逆乃順逆之逆杜誤讀爲迎逆故于傳多不合

經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人皆附庸之世子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

有天王喪來朝稱人貶之董子說是也杜以爲附庸已怪以爲附庸之子尤怪同時有三世子來朝其爲臆想所不到

經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

邑國無言歸例但書入容是惡之入爲內弗受春秋惡突言入凡入皆譏非無義例

經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陳蔡衛三稱侯國次序無定杜說似是而非不能以例其餘

經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用飲至之禮故書

因經書至言飲至之禮傳入而飲至是也不爲飲至乃書傳言禮制經書別有義例

經冬城向

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事而書之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

信如杜說同一月事先一事時後一事月何不于前事冠以月此日月例之說也杜不信日月例而所言乃如此劉氏引傳解經每有失檢之事而傳文日月最多錯誤此類以經爲斷傳文前後本無深義杜以此爲大例每于此等立例說之皆爲贅文傳以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因葬時連類言之耳經書夏如五月葬明如例時葬例月與會下見日月書臨同經之書夏決在四月不可據連文之傳以改經例

經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惡公也朔讒搆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春秋君出奔皆其臣逐之也從無書臣逐君之文如杜說朔無罪則當云二公子逐之耶朔亦二公子之君也春秋何常有以臣逐君之明文此爲常例不言逐爲罪之故不罪則當云二公子逐朔耶怪誕已極

經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皆陳曰戰

此魯敗也內諱敗不言敗言戰則敗矣傳例未陳曰敗乃外諸侯平等之例不可以說魯事傳據以爲說皆傳與例合者傳無明文者皆非其例不可推以說之

經癸未葬蔡桓侯

稱侯蓋謬誤

以經爲誤猶爲抄寫之失以謬爲言不罵史官則罵孔子矣可謂膽大序云不知以待後賢何不闕疑耶以一見例說詳補証

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嘉之故以字告

以赴告爲說後人萬不敢懸空言之故凡杜言赴告者今皆以爲春秋例縱使果如杜言既經孔子之修亦爲經例以經說之可以包赴告但云赴告即杜氏無義例之說一仍史之舊文則春秋乃雜湊之史書無一點是經文矣

經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十八年

鄭君說加虐乃曰戕不加虐仍爲殺春秋惟一言戕餘皆言殺是也此不當言戕非爲諱乃不言

經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告廟也

第一〇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　版文內

公喪至固應告廟然喪至重事使或不告則經果不書耶以告廟說公至已爲不通傳義至以說夫人至公喪至則更爲無理之尤矣

經齊人殺彭生

不書非卿

無論是卿非卿例不書書則公見弒于外之事顯非諱莫如深之意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上卷

四益館述

莊公篇第三

經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

單伯天子大夫爲監于我者非卿單子乃卿伯字也天子大夫不名故稱字言送王姬自其初來言之單伯從京師至魯兼送女之事故言送王姬如祭仲來兼聘禮也

經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于外

當日本在內行禮無待于築春秋諱言其事故以于外外之不使齊侯與魯爲禮莊公忘親事仇無所不至撥亂反正爲春秋之功非當日早已外之也外如

鄭人于楚公子圍事

經王姬歸于齊

不書逆公不與接

不書齊侯之逆諱與齊主昏也實與公接諱而不書杜說適與經反果如杜說豈公接便可言耶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莊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故也

父弒不言即位以見有恩于先君文姜出即爲弒之變文漢師云四公皆實即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書以爲不行禮是不得即位二字之解即位大事毋論行禮不行禮必當書之以此見文姜出即與弒之變文

姜于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

經言夫人孫于齊實則夫人至自齊也公逆之而還不書至者方以孫絕之于

齊豈有反書至之理如杜說使告廟則必且書至耶此條尤為乖謬
傳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姜氏齊姓于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于其奔去姜氏以示義
如杜說文姜正月以後乃歸三月又孫于齊矣好異古說故其失如此不稱姜氏尊父以討毋非因孫齊乃貶絕之姜氏實未孫齊如杜說則經去姜氏正為失刑矣
傳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國名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於餘丘豈得為國名此邾邑也口繄言邾邾音轉為於句餘丘乃邑名慶父雖幼自帥師以為弒君之先見此事公在師中非慶父自將以為庶兄與古說相反
傳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不告廟也
以告廟說夫人至為節外生枝因不告廟乃不書至亦不得經意
經三月紀伯姬卒
隱公二年裂繻所逆者內女惟諸侯夫人卒皆書恩成于敵體
有所見乃書餘則否適大夫者卑經不藉以見義故不書耳內女適諸侯者不止見經數人也書卒而已不書葬書葬皆有所起為一見例
經六月乙丑齊葬紀伯姬
紀季入酅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此正說以諸侯禮反譏先師以諸侯說之何也
經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齊人者齊侯也諱與齊侯狩故貶稱人以為微者大失經旨
傳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未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王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後稱小邾子卽附庸不能以名通之實証稱子子非爵亦非王命之乃稱子此為一見例
經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為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為文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歸入例在成十八年
此書入而名惡朔也成十八年歸入凡杜解最誤歸凡為諸侯專條納之乃大夫自某歸之例不可以諸侯納諸侯為當言歸又國逆而立乃順逆之逆非迎逆之逆故經傳與杜說不合据此足見其誤
稱名絕之也入者以惡也傳以惡曰復入包入而言內弗受有拒難之詞故言

入春秋言入惡之非仍告詞
經冬齊人來歸衛俘
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惟此經言俘疑經誤
當求其形近相誤之故動云經誤則是以經原誤非字誤之過
經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
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
經云恆星不見不必更計雲之有無矣夜一傳作夕與昏字有別昏時不見星不足為異夜字義直貫至夜中夜明亦不必以日光
經夜中星隕如雨
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
傳以如為而而雨星隕且雨也不必言雲豈以雨必先雲耶亦不必言其數多言多似以如雨為似雨矣

經秋師還

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歸故特書師還

穀梁以還爲善與傳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同君子謂作述春秋者傳與二傳本同杜不以爲經善之而必歸于史此蹈以史爲經之弊

傳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傳言經所以即用舊史之文

還爲經善例故言君子善之杜以書還爲史又以爲經仍史文皆臆造之說

杜每以傳爲據國史而作蓋本東漢以下僞說今據其說有十八可疑據傳言史只經文一句所記言行不出史文一也傳魯事多經所不書杜以爲簡牘之文然簡牘即爲史文而仍止總綱一語以下記事悉非史所有二也外國不赴告之事魯所不記而傳有之三也外事赴告必大事又文不能詳今傳記外事多及瑣屑必非魯史所有四也如經爲綱傳爲目皆爲史文若通鑑綱目之例

則傳說當于見經事例發傳今傳于見經事或無傳而詳其說于不見經之條足見傳文非綱目之比五也有經即有傳而二傳所不詳之事傳當詳之今詳則皆詳畧則皆畧傳不必本於史文六也記事之文多樸質如二傳言事多樸質之文今傳浮夸動引詩書禮制爲說七也記事之文與經說不合故二傳記事之文皆與經無干今傳文皆與經合爲傳例所本與時事不合必非史文八也如果史文詳畧當各相同今隱桓之文畧定哀之文詳必非緣史而作九也因史作傳莊公不應七年傳全不及經事十也史但言事與經意不必合今有解經語必非史文可知十一也以爲史文則全爲周公之典非仲尼之經與孔子修春秋改制之說不合十二也孔子作六經皆爲素王之制史爲國制不能與之皆合今傳與六經相通全爲素王之制與周制不合十三也六藝作于孔子今傳文皆據已定言之中多六經師說出于七十子之徒非史所有十四也國語分國爲篇不與六經相應孔子卒後之傳不附經而行既無史文而猶有傳十五也魯國史不應詳于外而畧於內今外詳而內畧十六也春秋不詳越事而國語有越語十七也如据史作傳則當編年依經立傳今國語分國不編年十八也凡此十八事皆爲非史文之証由是而推其証無窮左氏蓋博雅君子身通六藝記大而畧小詳近而畧遠不獨爲春秋作傳動以國史言之此東漢以後之僞說不可以說春秋者也

經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來者非一人故不名

齊無君不應稱名耳凡書來者皆有賓介不止一人但書其尊者豈爲非一人乃不名

經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公子爲賊亂則書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譎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極言之

稱子明當立本魯人自殺之經諱爲齊所迫故書齊人取殺歸惡於齊也如取由然責內不自強方欲立而又殺不自得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於長勺

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爲文例在十一年

攷傳文齊實早成列矣經不言戰者此爲內外例內敗外直言敗不言戰不關陳未陳杜不明內外例泥於十一年傳文以爲通例故雖已陳猶以未陳之例言之足見其說之不通未陳猶言不敢相敵耳

經九月荆敗蔡師于莘

荆楚本號後改爲楚楚僻陋在夷于此始通中國然告命之詞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

荆爲州名州舉之說是也楚爲中國害不始于此經至此乃書楚先治中國後治夷狄也不稱將帥即州舉之例春秋略之耳

經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傳例曰敵未陳曰敗某師
此內例偶與外同者外以不陳不言戰內則內敗不言戰此經以內而遇不陳之事自當兼以未陳爲說如杜說則傳無內外例而魯之勝外亦非情理所有
經秋宋大水
公使弔之故書
因書乃記弔事非因弔乃書外災王後外大國內方伯例得書災以外夷狄小國雖告與弔亦不書之
傳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敵未陳曰敗某師
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獨敗爲文
此爲言敗不言戰木例凡有內外尊卑大小者則有變例如外弒沼曰戕鄭補

二例是也此內外例與事實偶合者耳杜誤以爲通例
傳皆陳曰戰
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者也
內諱敗言戰內外例當補凡無尊卑內外之分平等之詞乃用此例
經秋七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及仇牧皆宋卿仇牧稱名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稱
萬非卿仇牧能殉君難死不避難直書而美自見弒事出于倉卒乃以不警譏之過矣亦爲死北闕之難者而發
經單伯會伐宋
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
單伯天子大夫爲監于魯者言會伐內大夫之例若周大夫不得言會伐齊請師於周天子乃命魯以監者帥師會之非王臣帥王師以會伐也

經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齊桓修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
單伯監魯者故經言會諸侯魯臣自當如此豈因赴而然
經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陳國小每會盟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侯介于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
陳衛蔡三國次序無定以起其餘之有定陳非小國經偶書衛上耳豈齊侯進之耶諸侯次序不用三恪說
經邾子克卒
克儀父名稱子者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再同盟
春秋進之不必言齊桓請命此本漢師說而誤者據此知杜于先師說合己者用之異己者駁之實多用舊說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
詹不氏二傳微者之說是也以爲執政大臣何所據而云然以爲詣齊見執更爲臆造
經夏齊人殲于遂
齊人戍遂翫而無備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因以自盡爲文
此春秋特筆以爲翫敵之戒時史之文何以知之
傳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陳嬀歸於京師
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倡義爲王定昏陳人敬服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
此諸侯女惟王后行不書之確証有所見乃書非不告也鄭伯以執其卿求援于周傳何常有此義

經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畧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直抄二傳乃譏漢師肅引二傳何也本傳無文先師引二傳相補一也何以許自引不許先師引之耶

經夫人姜氏如莒

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無傳闕疑可也逆詐之言恐爲誣謗

經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薨寢祔姑赴于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

本爲夫人自應稱夫人豈以一時禮節厚薄而亂嫡庶之名分耶誤解傳文故爲此謬說

經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反哭成喪故稱小君

夫人小君一稱也苟非反哭成喪則不稱小君耶誤解傳文其謬如此

經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高傒齊之貴卿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

諱公與大夫盟耳非微者以微者之盟不日

經冬公如齊納幣

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足見本傳無文杜據二傳爲說何必譏先師肅引二傳

經祭叔來聘

穀梁以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

祭公爲王臣三公祭叔者稱字天子大夫與祭伯祭仲同氏祭以見王臣爲監之例公叔尊卑相懸以祭叔爲祭公謬穀梁甚矣穀梁云內臣即謂爲魯監者耳非謂爲天子內臣也

經荆人來聘

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也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州𪏆荆人小進之言聘次乃書君使不氏大夫終乃有大夫名氏此春秋漸進之例用夏變夷之道

經蕭叔朝公

叔名

叔非名與祭仲祭叔孔父同

傳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

書于策

此爲史法大例說云非公命不書公不與不書皆從此出史文君舉必書一年之中必成卷帙如下言公不視朔則以前皆視朔矣即此一事一年當書十二次則其餘可推經文甚少皆孔子削之也

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

用公羊明說忽又易楚女爲孟任進退失據

經郭公

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穀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于左氏故不采用

此杜氏情屈求白之詞足見倚二傳爲重

經冬公子友如陳

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于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

于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
十七年
朝聘會如內外之例如此公如朝大夫如聘無待言豈因不果成禮乃不言之
經成不成皆言如也以史策爲言非說經之體公子稱方以爲例忽又不以爲
例魯事既不可以赴告言則直以爲史文無例春秋亦無例矣
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
杜氏長歷所謂盡鬼神也駁者已多今于此類一并從畧
經曹殺其大夫
不稱名非其罪例在文七年
惟卿爲大夫曹小國非卿故不名以起之杜以不名爲無罪誤以大國例說小
國

經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大夫葬具見其事
亦所以知譏
原爲王畿邑名傳証最多原仲天子爲監于陳之大夫也故不名非以卒不名
禮有不名之譏說不可以例名凡列國大夫單稱字氏王朵皆監者
經杞伯來朝
杞稱伯者蓋爲時王所黜
上稱侯爲見本侯此稱伯爲託號侯子伯一也豈爲時王乃稱伯不稱侯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不地者史失之
齊侯稱人貶之也杜以諸侯不以稱人爲貶非也不地者戰于城下既出衛可
以不地奈何以爲史失

經大無麥禾
書于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易以避凶年築臺之言而爲此說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
經無作字蓋闕
傳以作字釋新字耳經三傳皆同何得輕言闕誤據傳文以疑經非也
經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日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歛
傳于內事無赴告之例此以告爲告罪謂告廟不以罪可謂迂曲之至不知乃
春秋諱之也大夫卒日正也諱之從正卒例不必以小歛爲說
經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弒則不言地所言未審
經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莊公太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
葬則稱爵杜此說最謬二傳云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是也
經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
而行
何以見假赴告而行赴告本爲傳中史例傳有明文者言之可也無明文者不
可言杜好用其說幾欲全經皆爲史文[illegible]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上卷

閔公篇第四　　四益館述

經季子來歸

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于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立之

季爲字子者尊稱一傳字不如子是也季書季友爲名字并見非季子爲字得

其所曰歸內有難喜之故言來歸如女子大歸不返

經九月夫人孫于齊

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

按如杜意當云文姜弒君故去姜氏哀姜罪輕故稱姜氏

經齊高子來盟

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

名子男子之美稱

曲禮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子外曰子鄭君說子有德之稱

春秋曰齊高子來盟按稱子本爲禮制庶邦小侯子外曰子四夷雖大曰子大

國大夫于外曰子是兒子非爵春秋子非爵爲尊稱不徒曰男子之美稱也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上卷

僖公篇第五　　四益館述

經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

齊桓盟多不歃血經言會以嘉之公實與盟則史當書盟告謂告廟豈史不據

事實又從告廟之詞而錄之耶

經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拏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

傳云非卿謂非大夫卿之比不謂拏非莒卿也小國無大夫從內錄之乃見見

則不氏故不言公子不言弟小國卿卑亦不言氏非小國卿則當書弟也

經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公請而葬之故告于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于魯僖公

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喪至大事例書不爲告廟不稱姜絕之不稱姜氏既爲例則不稱姜亦例矣豈

可以爲闕文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

公出在去年入亦在去年于正月言公出追叙禍亂以明繼弒所謂不以空言

說經也凡言不稱不書實皆有其事而經不書之詞若無其事傳不得云不書

不稱此例例也公實即位而經不書之耳去年出入與今年即位行禮不行禮

亦不相干

傳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掩惡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淺深常准聖賢從

之以通人理有時聽之可也
春秋爲魯諱之不必疑非良史直筆又不必以爲春秋皆仍史文

傳邢人潰出奔師
奔雖北之師也邢潰不書不告也
不書邢潰爲齊桓諱見者不復見言邢遷而潰可見非不告不書總之傳無赴告明文則不必推演其事

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侯伯州長也
侯伯二伯也

經二年春王二月城楚邱
楚邱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
城楚邱是遷衛也不言城衛者楚邱異地不可言城衛也云衛未遷未詳其意

經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反哭成哀故稱小君例在定十五年
夫人例稱小君非因反哭乃稱杜誤讀定十五年傳文而故爲此謬說

傳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也
爲明年齊侵蔡傳
本與四年傳文相連因以傳附經割裂之故爲此注在劉本已然特杜以傳附經愈形割裂耳

經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受齊命而以與謀爲文者時齊不行使晉爲主與謀例在宣七年
按受齊命則不得爲與謀且傳例與謀曰及及爲以之字誤十誤凡計攷五故凡齊晉皆無與謀之文此之言及由內及外之辭以齊桓與諸侯及江黃也非魯別有謀師說皆誤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稱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凡殺不目君因殺其世子母弟乃目君甚其親也不可目國不因讒乃稱晉侯
經于晉初見有殺書之例不可以告言之

經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以世子同王尊卑無別矣但云將繼體爲君尊之異于王臣耳

經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修虞之禮而歸其職貢于王故不以滅同姓爲譏
春秋之例見者不復見滅同姓之例于衛從重者一見之故餘則從畧謂因修祀職貢乃不譏經無此意滅爲大事不因此小善遂不以爲罪

傳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不書不告也
言滅下陽而虞虢舉故不書滅虞虢非因不告使告不將重言一滅乎

經秋楚人圍許
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
據傳言楚子圍則稱人爲貶之春秋舉國非從告辭杜以諸侯不以稱人爲貶故于傳十四條有明文者亦改之敢于自信而駁傳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
郳之別封故曰小邾
本爲別國異封經則藉以見附庸之例不稱郳孟子所謂不能以名通附于大國曰附庸者是也故直稱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在文六年

文六年凡當事爲宋國例不當推說別條申侯當爲寄公非卿之稱名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
春秋避盟王世子王臣在盟無譏詞杜此說無據
經鄭伯乞盟
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
未至而使人求盟故書乞盟若至則序之非至而不序
經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夫人淫而與弑不薨于寢于禮不應致
不薨于寢謂文姜薨于夷也其云不薨于寢即與弑而見討于齊之實證傳不實日其罪而以不薨于寢之微文說之非不薨于寢便不致也不薨于寢乃尋常之事何得因此絕之于廟杜乃據此以爲通例過矣

經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天子三公不字
公羊天子三公稱公易稱公爲不字便失其理
經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之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
明用二傳以補本傳所不足未適人二語說者之辭非二傳明文
經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未踰年例不稱名舍之稱君乃變例目曰君之子惡其不正未踰年無正稱詞窮也
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尊之比二王後
二伯之禮不必言二王後
傳使孔賜伯舅胙
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
天子謂異姓二伯曰伯舅方伯曰叔舅文見曲禮以諸侯言之失其尊卑之次
傳令不及魯故不書
前已發不書例今又重發嫌霸者異于凡諸侯
令與命同以令爲言獨見此條與赴告不同此史例也然則書二伯兵事不及魯者皆爲史所不書而春秋筆之矣
經狄滅溫溫子奔衛
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
此晉滅之託于狄耳故溫爲晉所據

經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于昏
漢師以爲善荀息者直書其事而自見不在稱名稱字今欲駁其說但譏荀息可也不必言稱名不稱名杜既改孔父稱字爲稱名不爲善例則于此不必以名爲說可也是凡殺大夫稱名者不爲例矣若以名爲罪之亦誤讀七年傳文
經晉殺其大夫里克
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未爲無道而里克親爲三怨之主累弑二君故稱名以罪之
不去大夫稱人以殺者殺之不以其罪經不以稱名爲罪杜誤據宋大夫非其罪也傳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

大夫殺惟宋曹二國不名乃有別例杜誤讀傳文以爲不名無罪名則爲罪然
則惟二國大夫有無罪之人餘皆有罪又何必屢發傳耶豈諸國大夫毫無一
無罪者耶不知經例莫此爲甚

經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于所災所害故不繫國

名山大川不以封故不繫國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闕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惡不終也

闕即離至不可得序所謂散詞也本謂其人有闕不指器用

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詞

按本經不書其人而言諸侯此畧例猶稱諸侯則非貶例矣澶淵大夫也而稱
人此貶之也兩不書其人文同而意異稱諸侯爲畧非貶故三見此例貶例則

多既言貶則君臣皆得同辭貶爲貶爵君貶與微者相同既言褒貶則有進退
不可以君臣之詞說之杜氏此例頗知決嫌明疑之處特以施于貶例遂失其
旨耳此大例杜誤者數十條

經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例得大夫曰獲晉侯背施無親愎諫違卜故貶絕下從衆臣之例

傳例君曰滅大夫曰獲君臣之辭也杜氏又云大夫生死皆曰獲則君生稱獲
死稱滅正例也以君稱獲爲從衆臣之辭例然則生獲君當以何爲正稱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于
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不見始隕之星

此隱括二傳文而說之

經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隕石之月重書是月嫌同日

此杜氏日月例

經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

當云公子例字與名并見者賢之也不小斂故不日乃卿降禮之詞不可推于
他條即以君禮于臣言之不止一事如言與小斂是不與大斂也

經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稱人者史異詞傳無義例

狄稱人善之從中國則中國之此中外大例也即使史文異詞亦當有意若以
史含糊書之孔子亦囫圇仍之則春秋誠可置高閣矣杜不知進退美惡之說
故趨此巧便耳

經宋人執滕子嬰齊

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爲義書名不書名從赴
稱人爲伯討不稱人非伯討指齊晉二國而言以外不在此例此非伯討宋稱
人者宋與二伯異例說以二伯例非也宋非二伯而執諸侯其失易見美惡不
嫌同詞也諸侯生稱名爲惡詞傳有明文以諸侯不以名不名爲例杜之誤說
概歸從史取巧便耳

稱人稱爵亦春秋之例非據赴詞春秋諸侯不生名傳以衛侯燬名爲滅同姓
罪之何得云從赴稱人稱名皆從赴是直無義例可言矣

經夏六月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
見圍

曹南地名非國也如魯濟邾瑕以地地爲地國誤矣全以實事說之亦謬

經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

二伯乃以稱人爲伯討以邾人執鄫子其失易見故稱人以貶邾子也若稱爵嫌以尊臨之非以罪及民告不言社不可以訓不見之也言用者存其大而畧其細不沒其實也豈是從赴告之文

經西宮災

西宮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釋西宮當引古說內無火例不當以外例言之與御廩災同誤

經執宋公以伐宋

不書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爲諸侯所疾總見衆國共執之文

不使楚得執中國不書楚所以存中國豈反譏宋公

經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獻宋捷也不書宋者秋伐宋冬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

不稱楚使貶之也以夷狄獻中國捷故不目宋爲中國諱也戎捷衛寶須得目之楚稱人貶楚子也旣書使正以君命行禮何反云不以君命耶

經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縣公胄于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

內不言戰言戰則敗故不可以皆陳說之不言公不書師敗爲內諱也

經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畧稱人

尊宋抑楚故畧稱人此中外例也非楚告以人也杜以諸侯無稱人之例爲此一設其誤者數十條

經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人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襄十六年傳會鄭伯爲夷故也下傳云鄭伯傳王用平禮也用夷禮卽用平禮之變文夷謂平等謂伯子男同等非夷狄之夷也

傳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

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于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

他條皆以爲從史從赴無義例此獨以爲仲尼貶之稱子何所見而云然用夷禮別一義此當與鄭伯夷故也同一例

傳赴以名則亦書之

謂未同盟

未同盟而書以名則是與例相反然則名不必以同盟爲定蓋上文所謂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謂禮制如此史依此而書乃史法也此句及下文皆

謂經例謂經許以同盟則仍史書之不然則否是史多有名而經削之也

不然則否

謂同盟而不以名告

不然者謂經不以同盟待之此無論史本有名亦削之不錄也據禮赴詞無名臣子不能名君父杜說誤解傳意與禮相反于經例亦進退失據

辟不敏也

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辟其義

辟法也與譏貶同意辟不敏謂惡其不敏而黜罰之此句指用夷禮爲說杜說皆譏駁詳補証

傳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

傳于晉事自隱桓以來言之詳矣經則至僖世乃見此春秋遲見晉之大例經書之則以爲告不書則以爲不告此經例以赴告爲筆削非果晉不告魯也經之書不書原不以赴告爲例也時魯與晉不通故傳發此例經不筆之故經史相同據經言亦爲略之凡與魯相通之國而不書者則是經削非史不書矣

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十六國皆文王之子也

十六國兼畿內畿外言之周人世卿天子畿內皆世如外諸侯毛原皆在畿內杜以爲諸侯入爲卿士者非陳原仲以原爲氏故爲方伯監大夫鄭原繁當亦監大夫與原仲同氏原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胤嗣也

杜以凡祭爲諸侯入爲卿士者非

傳敢告叔父

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

魯爲方伯故稱叔父曲禮九州之長同姓天子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據此足以定二伯方伯之制但云諸侯便與二伯稱伯父者無分別

經宋蕩伯姬來逆婦

稱婦姑在之詞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

姑在之詞譏娶毋黨也非毋黨則姑在與否略矣

經宋殺其大夫

其事則不間于例爲大夫無罪故不稱名

此杜最謬之說因其罪而不書其名何以獨在曹宋三國何以宋屢見不名餘國皆書名則全爲有罪矣以名不名定有罪無罪是稱人以殺稱國以殺言大夫不言大夫通不爲例矣

大夫有罪無罪以名不名爲例此爲宋國專例宋大夫惟大夫例不名而間有名者所謂欲蓋彌彰惡事故以有名爲罪至于二伯方伯以下諸國不在此例矣

經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子玉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與師見納故

子玉稱人貶之以大夫例諸侯納之曰歸說諸侯亦失其解說詳五十凡攷

經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稱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未踰年君公侯之國例得稱子小國大夫例不氏傳所謂賤而不書者也奈何以未賜族說之

傳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

郢書燕說影響支離

經夏齊人伐我北鄙

孝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

貶之稱人不必以爲入竟未入竟兵事君專之有命已得稱君豈必待其親至使如杜說則目君以殺者皆君自操刃矣不信進退例以諸侯無稱人之說其誤至此

經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春秋內中國外夷狄傳文原有中外之分杜氏力反舊說凡貶中國貶夷狄諸文皆以爲據赴無義例中外大例幾無一語及之非也此稱人者貶楚子也貶得臣亦所以貶諸侯也以諸侯從夷狄圍中國故深惡之也傳言楚子及諸侯

圍宋非圭得臣也

經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杞先代之後而迫于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

今稱朝者始于朝禮終而不全異于介葛盧故惟貶其爵

也禮夷狄雖大曰子故春秋有夷狄稱子之例一說經言伯言子本爲一等以爲夷狄不合經義然則用夷禮與用平禮同當讀同會鄭伯夷故也之夷故用平等之禮非夷狄之夷方與經合以伯爲爵不知經例經例子貴于伯二傳所謂字不如子是也

傳不廢喪紀禮也

弔贈之數不有廢

齊魯新有怨齊不必來赴魯亦不必往弔會葬經書之者爲筆特以明不可以小怨廢喪紀小怨不廢喪紀爲合禮制有仇則廢之可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

但以告言遂事亦當兩來告不言遂而再日晉侯穀梁說是也經不言遂有別義不可以赴告說之

經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恥敗告文畧也

經言三國師是與戰之文不審何以必云不與戰不書陳蔡之師常例也春秋書楚師多有從國不言者不忍以中國從夷狄故也因傳言陳蔡可以定此例此乃隱見中外大例不關告文

經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

以稱名爲罪則齊晉陳衛蔡鄭莒秦楚無一可逃罪矣惟宋曾一國乃有無罪大夫此誤以宋專條推說餘國矣

經公朝于王所

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下即以河陽爲京師不當以京師爲王城此言不朝而召王耳

經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雖爲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

杜所云賢文不知何所指豈謂稱字耶不知衛大夫無稱字例

經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

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襃貶也

陳衛敘序無定雖有喪常在鄭上陳共公一在鄭下此乃敘序以年之例即此便爲例主會次序暗襲公羊其序則主會者爲之語參舉以見其變即此便爲義例非必一定乃爲義例

經壬申公朝于王所

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

不用二傳日不繫月之說以爲史闕則經不足貴矣不明古說要能自立如但以闕文從史說之則說如不說

傳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

會鄭伯傳云夷故也說者云夷平也此傳云用平禮即杞子傳云用夷禮夷平也稱爲叔父猶以方伯之禮待之襄以後乃稱伯父故曰用平禮非周平王之

禮

傳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

以策書命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作伯

侯伯二伯也二伯同姓當稱伯父此稱叔父者以晉初起統外方伯用平禮故

始稱叔父自襄公以下乃稱伯父

傳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

大士治獄官也

大士若治獄官不勝不當殺之下云及其獄官蓋傳云爲當謂見事不追敘在

位之官職

傳且明德也

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

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

孔子筆削全經皆然非獨此三條乃當說以改作杜僅據此三條爲言者欲以

見凡不言者多爲史文也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史例有衛侯來會葬不見公故不書之傳乃經例不書大國來其云不見公不

書是傳不以空言說經之事託之于不見公耳無不見公則不書之說如此條

即云不見公而經書之知經自有筆削不據史文也如以賓禮之衛侯遠來豈

有不賓禮之者乎春秋筆削自與史法不同

經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

諸侯故不稱君

咺之有罪無罪不從稱名見之瑕不稱君無意爲君也故以咺及之殺大夫稱

名爲罪諸侯立未會諸侯不稱君皆杜最不通之說

經晉人秦人圍鄭

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

傳明言晉侯秦伯鄭燭之武亦說秦伯此爲貶之則稱人乃以圍鄭爲使微者

不用貶例故其誤至此

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

初

此不惟聘晉之始亦如京師之始襄仲本聘晉如晉道由京師故以京師首之

傳不敢先君而後臣故爲此說而言外見實如晉而文託重于周也杜說殊不

得微意

經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

本爲魯田昔爲曹今徇侵地故不繫曹曹取魯田公追戎于濟西是也

不用師徒曰取

克國不用師徒乃不言滅入而曰取取邑則無論用師不用師皆言取全經大

例衆所共知杜云不用師徒故曰取誤以國例說邑矣當云晉分于我故不用

師徒而取之凡邑不用師徒曰取邑當爲國字之誤杜據誤字爲說故諸條皆

誤說詳五十凡攷

經秋衛人及狄盟

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不地者盟于狄地不當以廬帳言之

經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

人角之諸戎猗之不同陳故言及
春秋貶之耳非以微告也言及姜戎戎微也豈以不同陳故言及以大及小爲
常例不必言其陳不陳又何論其同不同
經晉人敗狄于箕
郤缺稱人者未爲卿
不用敗例故爲此說不知此三世例晉文初亡政在諸侯大夫帥師不目自陽
處父以後乃目之自不關爲卿不爲卿
傳葬僖公緩
今在此簡編倒錯
此劉氏引傳解經時失檢者此爲傳文大例如此者數十百條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上卷

四益館述

文公編第六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踰年得即位不以葬爲斷未殯則不得即位凡在殯後皆得即位
經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
叔爲伯仲服乃實字
經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
毛畿內世卿非外諸侯誤讀傳文以爲外諸侯如鄭虢之比
經晉侯伐衛
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
二伯事皆以君爲主宣成以後大夫乃專征伐此非從告辭
經衛人伐晉
衛孔達爲政不共盟主興兵鄰國受討喪邑故貶稱人
貶稱人是也他條不言褒貶以爲從赴告者非
經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內稱
公卒稱薨皆用魯史
此內外例本傳無文用二傳相補
經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商臣穆王也弑君例在宣四年

以子弑父尤爲大變不得以稱名罪之爲說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
大夫帥師非中國大夫不見于經孟明卿也以秦國例不書之
經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
稱爲耦以直厭不直
晉爲二伯此公其臣尊同天子之卿比魯君爵秩相等公如晉言朝晉以卿與
公盟正得其當何以責處父非禮此春秋內外例內尊其君于相嫌之地別異
之故去處父氏以申公之尊此經意如此不可以直不直言之
經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禮六其一納采納徵

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爲太子時已行昏禮
傳譏服中生子則喪中不得議昏傳言禮者專謂娶元妃爲禮爲全經禮制發
傳不專爲本事杜以公羊譏喪娶謂議昏在早不用其說故以爲太子時已行
昏禮不知其說仍與傳即位禮不合仍當以譏喪娶說補足之
傳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
僖公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
爲人後者爲之子臣子一也不得爲父子何以傳以祖禰父子言之
傳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
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于是遣卿申
好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共祭祀
三年喪畢乃行吉禘祭經猶譏何况昏娶此傳言即位娶元妃之禮以爲太子
妃不升爲夫人之禮

經夏五月王子虎卒
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輒假王命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爲赴
王子猶內之稱公子親之不舉爵號卒應名王子即如爵書王子以明尊卑又
以起王子猛卒爲奪其尊之辭不得爲同盟乃卒
經秦人伐晉
晉人恥不出以微者告
秦用師例稱人
經雨螽于宋
自上而隋有似于雨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
此爲記異非因宋告乃書宋人亦不以此爲喜也
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于諸侯

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于此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告
言如同盟則不必實同盟傳之言同盟不以見經爲據杜以爲因父及子非也
傳有日經無者畧之
經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
已立爲夫人故稱夫人不謂偶行其禮乃稱果爲夫人亦不因不行其禮不稱
夫人杜誤解傳文
傳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
傳之言同盟不以見經爲據同盟者甚多不皆書也以爲不告不書非是
經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

稱伯字也稱字天子大夫非卿葬時來會于葬地故先書葬後書會葬

經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處父侵官宜爲國討故不言賈季殺

二傳之說爲是杜說殺大夫例最謬

經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

如泥君舉必書之例則此一事全經當書二千餘次豈復成爲經君舉乃書則

不舉不書此乃書不舉

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

以非正月故言月不言朔當用穀梁說告朔必以朔不待言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

言伐而後言取則非易也

經宋人殺其大夫

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

不名本與晉大夫不名相起以見非大夫此爲正說據傳以爲衆辭故不名且

言非其罪是論其事之得失何嘗以不名爲非罪更無以此爲通例徧說全經

凡殺大夫名者皆爲有罪耶

經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

言戰不言勝敗略之也此夜薄秦而以戰爲言足見皆陳曰戰未陳曰敗之非

通例如通例則當云晉人敗秦人于令狐矣

經冬徐伐莒

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

春秋之死不必言告辭

傳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不稱名　殺者者名殺者衆　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

傳明文云不稱名衆也以衆爲不名之正解且言非其罪是言其事之得失不

于不稱名言之杜乃以不名爲無罪之通例不惟說本條推之不名之晉大夫

并推之有名大夫枝葉雖繁本根初不平實此杜之互謬也

經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子遂不受命而盟宜去族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

暗襲二傳公子結之說以說暴盟望文生訓非也

經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經書司馬司城與書宰以備三公之制春秋惟見三官名意本在此而傳以不

舍節公以司城逆意諸爲說者事實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

取因有其事書官以別取義經意與事實不相背也

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

戎將伐魯臆造事實又自生善惡

傳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

不言公子則當言遂會伊雒之戎盟于暴遂嫌爲名又嫌爲遂事辭竊故稱公

子珍之者以遂盟戎舉公子見其尊貴二事皆君命不可以公羊公子結要盟

之說說之

傳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卿遣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書皆
復
皆復之皆字因下皆字誤衍傳無官屬悉來之文不可以別傳之說牽混書之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
于葬變除此杜氏短喪之說經意不以葬爲斷所謂三年不稱王也
經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以作亂討故書名
書名正也以此爲罪冤獄多矣
經冬楚子使椒來聘
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畧文
初稱人聘進稱君使不氏大夫聘終稱名氏大夫聘以次而如春秋之序也豈

史文之畧也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公與小斂故書日
傳有不推于他條之說此類是也
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八月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
凡大夫來奔者歸例不書豈可以爲史失之據此足見杜于經例多不通
傳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不書賤夷狄也
不以爲告畧歸于孔子者爲爲內事也惜不以此推于他條
經杞伯來朝
復稱伯舍夷禮

伯子男一也非舍夷禮
經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
稱人畧之非以微者告書戰不書敗亦畧之據傳文非皆陳
傳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既尊以爲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
杜于經下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以禮節變名稱此杜氏之巨謬據傳而
論郕伯以去年卒太子當立而自安于夫鍾故今書郕人乃別立君而世子以
地來奔郕爲小國稱伯公因其以地來尊崇逆以諸侯大國之禮故曰非禮書
曰郕伯見其非諸侯大國之君謂之郕伯原其已踰年得稱君非經以逆禮而
書人之子以其父之爵也可稱郕伯經乃書之因書伯可見以侯禮逆之爲失
禮大夫以地則當書以地今不書者尊君也亦耕專地大夫不得專地故君不

書以地而三叛則書地也
經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
明保長歷推算之誤以爲從赴然則五月無乙亥赴何以遲二日遂以本月所
無之日赴耶
經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
既見而後入北斗
斗有杓故言入與他孛同非有見而後入之異
經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于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
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
本傳無文本二傳說

經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
此亦書日何以不云公與小斂耶知書日不以小斂為據專說益師不可推于
他條
經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例在宣四年
成舍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以葬為書君經無此例傳無明說且昭公葬不書
五月卒七月弑相去二月不必在葬後
經冬單伯如齊
單伯周卿士為魯如齊故書
書如齊是內臣之例若外大夫為魯事往者多矣不書如一定之例也
經齊人執單伯

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
單伯監大夫也與內臣執同例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
亦不書懲不敬也
欲使怠慢者日戒
爭政不赴說見史記此皆為例例所以懲創其事故不書
傳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速也
子哀來奔二傳無說傳以為高哀則高氏哀名稱曰子哀如王人子突以子配
名如子般子野之比美其事故與之稱子亦以宋為大國可以稱子如齊大國
稱高子宋孔父稱字子哀稱子皆實可稱字稱子乃稱之
傳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

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
單伯為魯監襄仲告王請以王寵求昭姬王不特遣使以單伯王臣在魯即命
單伯以王命往故經書如執皆從內臣之例杜不得此例遂以單伯為王臣全
與經例相反矣
傳單伯至自齊
此內臣執而致之之例若王臣例不言至單伯王臣而為監于魯故經書同內
臣杜不知此義
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
并致將歸子叔姬
傳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單伯為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而告廟

大夫執者則致是經常例不必言告廟
傳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曰入之
得大都而不有
大城當指國言非以外之大都
傳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為惡不書不國則序諸侯
不與謂公至會為諸侯所外恥辱深故不書為諱惡若外會公不與而書者多
矣不以諱惟為諸侯所外乃諱之照經本改
經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
此予奪例隱見之例畧有所窺惜不能推擴其餘
經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二傳稱人以弑衆失君之辭以衆弑則君無道可知晉臣以弑是以一人弑君故以爲臣之罪本傳稱君君無道宜當爲人之誤字本經晉人以弑傳云晉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可知君爲人字之誤經有書人稱臣二者之異然莫不稱君據宣四年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此稱臣也與本經惟一稱人一稱名爲異其稱君皆同不能謂稱君爲君無道杜據誤字爲說故不得稱君之實

傳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始例發于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

杜據誤本稱君君無道爲說故辭欠明晰當云稱人以弑衆弑君之辭故曰君無道傳例曰稱人君無道也

經十有一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

自閔傳以下終于春秋陳侯常在衞侯上今大夫會在衞下傳不言衞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經齊侯伐我西鄙

西當爲北蓋經誤

四鄙之例莒在東邾在南齊在西北齊人伐我西鄙五見于經此常例也此西字二傳所同傳并無明說今據傳改經可謂荒唐

經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不稱盜罪商人

傳例凡弑君稱人君無道

經冬十月子卒

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自生例而自解之皆無稽之談

經莒弑其君庶其

稱君君無道也

此小國例稱國弑如大國稱人稱人弑如大國稱臣杜說甚誤

傳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惠伯死不書者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

以此責太史恐未平允

經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

有罪皆書孫不相嫌嫌則當云嫌與有罪出者同不當云異恐係字誤

上卷終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下卷

宣公篇第七

經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

不言氏譏娶毋黨與喪娶

經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

凡取邑用師徒不用師徒皆曰取

經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

救陳從重言之非經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四益館

經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于兵會非好會也

不言會趙盾不以大夫主諸侯也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于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內大夫出稱名氏入皆名而不氏凡氏皆爲尊君命此常例非爲此條專說

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詳矣

自卑所以尊夫人公子親之以爲氏不必言族亦非寵號

經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弒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

至趙盾所以明不討賊之義

傳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

亡不越竟史責其近于知情反不討賊乃其實罪言其越竟乃免者謂雖越竟猶不得免也豈眞謂越竟可免耶越竟則可不討賊尤與經意相反傳本微辭自杜說之遂成大謬

傳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黑臀晉文公子

不討之而反使逆新君此微言也著其不討之實此豈越竟遂免

經秋如齊公至自齊

告于廟例在桓二年

何常有此說杜自立例耳

傳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稱君謂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

稱君君字當爲人謂稱人以弒爲君無道不可以稱國爲稱君也杜據誤本不能正誤而以稱君與稱臣對言非也

經叔孫得臣卒

不書日公不與小斂

推益師傳爲說非是

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

言凡不言凡無新舊之分

傳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

已見不再見非以不關魯而不書

經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傳例曰不與謀也

不與謀謂不主兵謀也二句主兵諸侯以師從通言會不言及傳于此言之者

以萊近齊因其易知一言以示例

傳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爲文若不獲已應命

而出則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

別之

與謀曰及及當爲以形近字誤春秋莊八年以下兵事不言及知不以及爲例

當爲以謂以楚師伐齊取穀是也傳又曰能左右之曰以內用外師曰以我爲

人所用曰會在內爲以師在會則當云會也

經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

經不稱公子而氏仲不得云以爲省文省文乃二傳一見再見卒名之例不在

此條稱仲爲疏之亦非稱字當云稱氏也

經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

扈

卒于竟外故書地

扈晉地以爲竟外非也諸侯卒于竟外則當地國不地邑矣

經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直諫于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

立論偏僻殊非傳意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

徵聘不書

旣來徵聘自當言公公亦必有此舉而經乃不書杜以爲不書是也乃他條又

固執公舉君舉而言何耶

傳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

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

非無將帥略之不言耳

經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徵舒陳大夫也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弒

靈公無道因下見討賊之義故稱臣非君無道也

經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

用公羊說而失其意季爲字例子爲號以季子爲字非此爲卿亦非天子大夫

經齊侯使國佐來聘

旣葬成君故稱君命使也

齊晉非實侯故居喪不稱子非因葬不葬而異杜因此條創爲葬則稱君之說

于經多不通而曲護其說可笑也

傳書曰崔氏非其罪也

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

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史

不稱名者因其告稱氏不名借以譏世卿史書氏據告經之書氏則譏世卿也

高國去之本非其罪非罪而猶譏者春秋常于嫌得者見不得以起譏世卿也

不皆改舊史是也惟傳言史法與經相合此爲經史相同就經史異說言之是

也若傳無明文則不得臆造事實以爲孰改孰不改且其所不改者皆史與經

合自有義例又非仍史則無義例也仍史之說乃煩于改者耳

傳凡諸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恩好不接故亦不告

經惟書大國敵國小國不書尊卑之等也

經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此不用外徵舒說

經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弒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仇內結強援于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于時陳成公播蕩于晉定亡國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諸侯有納大夫無納書納大夫是爲譏文矣此寧事直書而美惡見豈有反美楚子與二人補過之義

傳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爲文善其得禮

美楚子專在復陳不爲納大夫而善之

經夏六月乙卯晉荀父師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上軍成陳故書戰

外大戰必具戰敗之文不爲上軍成陳乃書戰

經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

此用二傳譏貶之說惜不能推廣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

以人言之衆辭也

經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

潞氏以氏言別赤狄之類從狄言之也稱子從中國詞言之子非爵滅稱師不以臣目滅也非從告

經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未免輕率

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

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周百畝而徹不用公田公田乃助孔子定制乃取殷助法有公取周百畝定爲井九百八家有公井之制春秋之法非周制已如此孟子之言可証

經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不書朔官失之

五行志引劉氏說有二日晦日之分杜說以爲皆朔日史有闕文

傳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

以兄爲尊

此傳說也經則凡公子于父世不見子不臣父也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此太子非公子乃見稱弟親之不見以兄爲尊義

傳凡稱弟皆母弟也

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詳矣

母弟正辭稱公子有所見乃稱弟鄭伯弟來聘名語可見嘉好之事亦稱弟非必殺害乃然

經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傳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殺鄫子

鄭君說加虐乃曰戕常殺但云殺

經甲戌楚子旅卒

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

隱襄公羊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禍也之說而易其辭求名之說未安

經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凡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畧之笙魯竟外故不言出

大夫還不書用二傳說不書族者一事再見卒名也傳有舍族尊夫人叔孫豹

不氏爲棄命之說杜不推二條以說本傳是也惟以此爲畧之則未盡其義

傳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弑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

戕字鄭君曾稱細例弑者云云用二傳說戕亦非暴卒之名

傳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二傳以還爲善辭傳于師還以爲善魯莊公歸父還自晉以爲善之也是以還爲善例與二傳同

成公篇第八

四益館述

經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爲文

用二傳說

經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于國備于禮成爲卿故也鞌齊地

用二傳而小變其說按曹爲小國小國之卿例不書非成爲卿則得書當以二傳說爲長

經冬楚師鄭師侵衛

子重不書不稱伐

略之稱師實則不止楚國之師從者尚多不言耳

經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

楚非大國初有大夫尊卑不嫌故不諱惟大國大夫尊同乃諱之

經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曰卿不書匱盟也然則楚卿于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用公羊楚始有大夫之說

經三年春王正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

踰年春秋書爵實則三年然後稱君以葬後爲當稱君與自以爵接鄰國皆失之

經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
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本傳無文用穀梁說
經鄭伐許
不書將帥告辭略
不言其人以國狄之也
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
不言潰者之也傳言潰而師據二傳例說之耳以爲經闕則大誤
傳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
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

當云二伯爲大國方伯爲次國卒正爲小國
傳衛在晉不得爲次國
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
晉之伯春秋伯之非受命之伯故稱侯不稱公又外之初不稱伯父衛同稱
侯故云不爲次國
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
爲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三軍百里國之制與二伯有異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小國之制與二伯不同
杜不知此義
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在蟲牢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足見左氏非一本有異同

經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禮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
意諸之父
昏聘不使卿禮無此說經無此例宋公無主昏者稱使用公羊之誤說
經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愈爲迂曲無理
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此諸侯禮若天子娶十二女同得用異姓如齊媵是也
經二月伯姬歸于宋
宋不使卿逆非禮

不親迎則書歸
經晉人執鄭伯
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鄧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于民告諸侯例
在十五年
稱人伯討也但言鄭有罪耳春秋稱人以衆詞執豈晉自以稱人稱爵爲褒貶
耶
經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侯太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
太子攝命而往當稱子此何以不稱子尊晉侯之命也尊其命故目晉侯不以
子晉之也
經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宋爲王後用天子之禮故有異姓在諸侯爲失禮在宋爲得禮

傳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

生立子爲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

此太子攝政耳不必過泥傳文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在晉不存公在楚乃存此中外例非諱見止不書

經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

見者不復見耳豈文闕絕耶若史文則闕絕不知凡幾矣

傳非聖人誰能修之

修史策成此五者

既經孔子修乃成此五美則說經當全就孔子立論不必再言史法杜乃多就史策言之是孔子修如未修矣此其自相矛盾處

經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

不必言告

經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子反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

書名爲正非有罪之辭此杜誤說殺大夫稱人爲有罪稱國爲無罪楚殺皆稱國不稱人者略之也略故不冒有罪無罪

經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恥輕于執止

傳公不與不書此公不與而書爲變例不見公者可以見也因可以見故不諱而書諸侯會

傳曹伯歸自京師

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無傳義例從告辭

傳偶無文若不補例闕之可也以爲無傳義例則大非矣諸侯無自某歸之例

經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公未歸命國人逐之

此非公命而書者據此足見不以公命爲斷

經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周使二卿會之晉爲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

以稱子爲二卿是也乃以子爲伯之降則外誤之甚畿內諸侯以公卿大夫士爲等級何書有公侯伯子男外諸侯之五等耶伯爲字天子大夫也子尊于伯稱子豈得爲降杜不知單子爲王臣單伯爲監者之義

經九月辛丑用郊

書用郊從史文

不以用字爲例未通傳義

經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不稱臣君無道

當云稱國以弒君無道甚矣傳有稱人稱臣二例此稱國例當據補之

傳葬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

此不成喪隱云不成喪明以見弒君也

傳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

謂本無位紹繼而立

以下二句爲諸侯例按諸侯公子統言入不當以紹繼而立爲言逆謂不順理

非送逆之逆例以別美惡不言事實

傳復其位曰復歸

亦國逆

入爲惡歸爲善復歸爲尤善復其位而安至如歸也

傳諸侯納之曰歸

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

以下二句爲大夫例歸爲善詞大夫歸皆言自某故云諸侯納之

傳以惡曰復入

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

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大夫有復入諸侯無復入入爲惡復入尤惡

傳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此順與國逆而立逆字對文立不正爲逆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下卷

四益館述

襄公篇第九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

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何必如此張皐實則全書皆夫子追書非史文杜意以宋告不言宋魯史仍云

無宋字耳

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荀偃不書非元帥

不書舉重也

傳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

大字小

敵國亦如此不必言字小

經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

支干數日間易差誤然杜氏所言長歷恐不能全無誤處

經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

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

誤

說本二傳以爲經誤固杜氏之常

經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定謚也赴同祔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

毋以子貴公羊說既立以夫人故夫人之不立者不以爲夫人姒氏是也豈以

夫人禮送夫人之
傳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元侯牧伯
元侯爲二伯牧伯乃方伯杜不知二伯方伯之分
傳匠慶用蒲圃之櫃季孫不御
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
杜強傳文以合己說不成喪不書葬有別義經則禮不成者不必不葬杜說誤
傳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
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著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推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于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言不刑
稱國以殺方以爲壬夫貪又以爲楚共王不刑足見言大夫之罪者兼有責其

君之例
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
爲盟夷狄故經略不書豈因不告廟經爲夫子修豈猶曲顧告廟之文耶
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在阼階西鄉
此公與小斂之証師偶據此爲說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師意謂以同盟之禮待之耳不謂見經有同盟明文傳言同盟不同盟不以見經爲斷
經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傳言十有一月己亥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
自立一說遂據以駁經可謂膽大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
殊會外之也吳不稱子因爲夷狄春秋狄之非自不稱子
經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荀罃不書不親兵也
秦晉之事春秋略之
經戍鄭虎牢
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爲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敘諸侯
主善以內不敘諸侯不必言告命不告命

傳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
于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經例惟三國言鄙餘不言三國外伐我惟書吳故不書楚鄭伐
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
不書城魯不與也
言戍而城可省非魯不與
傳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
此史不書而經亦不加者故經不書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
特立一軍不必言人數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乃五十里小國之制百里大國四倍于此方伯大國百倍于此

傳楚子燮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楚子從國不常敘不必與伐不與伐
傳諸侯之師覲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
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二盟不書不告
不書晉之非不告
傳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經書秋史失之
經傳時月不相合多由字誤
傳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
不書敗績晉秦之戰亟矣經畧之也
傳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
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
凡祭皆畿內封采見經者非外諸侯別封國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書勳勞于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爵策勳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
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
例詳之
傳故見三事凡總而目之此凡出于傳之實証經書致有別義傳因經書致乃
于經下綴事如觀樂同官之比以事辨經非因有此禮乃書之傳無不行不書
之傳

傳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
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
不言師諱滅國也軍與師通文不必言其數以師爲二千五百人天子六軍或
云天子六師軍師同文也
經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殊會吳外之
經己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
之賊也不書名從告
春秋不以臣加于君故不言出其君而以自奔爲文諸侯不生名不書名常也
稱名加以誅絕之罪
傳于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并書二卿
會列二卿以見賓介之義餘不見爲畧之
經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劉夏與劉卷同爲天子卿故在會稱子此名者君前臣名從王后之尊以名之
也天子卿稱子大夫稱字天子無外以下用二傳說
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
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劉子單子皆卿也官師即卿從者單子爲介不見經卿不行當云公不行天子

不親迎當使公諸侯乃使卿劉夏卿行是公不行爲譏傳以祭公爲合禮是公當行也

傳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

夷平也春秋于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于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後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

此內外例

經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稱弟明無罪

以稱弟不稱弟爲例

經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以邑出爲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

本二傳說內外例

經秋欒盈出奔楚

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直書其事而罪過見盈之惡多矣不必以防閑其母立說

經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經爲孔子所修其不得以爲史文無義例

經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

大夫出奔例名豈有大夫奔而不名者

經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將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詞非國逆之例

衛侯入夷儀與鄭伯入櫟相同入者惡辭凡書入皆爲惡傳例曰以惡曰復入

包入而言國逆而立之曰入非迎逆乃順逆據此可見

傳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

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此劉氏引傳解經失檢之故

經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無義例

既以衛侯燬滅邢爲義例則此不得云無義例

經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

本二傳說不以稱君不稱君爲無義例

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

傳例國逆而立之曰入杜以國逆爲國納之復其位曰復歸今傳以國納解歸字是國逆與國納有別非逆而立之也歸爲歸其位復歸爲復歸其位傳言復歸所以包歸言之

傳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

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

曲禮大國大夫入天子國自稱曰士于外曰子鄭君引傳士起高子爲証齊晉二伯大國故可稱士稱子方伯以下無此例

經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于宋則與

盟可知故經惟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
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十四國而書九國此隱見例楚在先而後晉此加損例陳蔡衛三國無一定次
序不必增會
經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
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
春秋貢信書此以美鱄之信衍說可不必
經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
論之備矣
此以再見卒名為正說杜氏所謂省文也師說以豹不氏為棄命此一家之言

經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
知經誤
可以不說
傳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蓋孔子追正之
此說是也惜不推廣此例多說以史
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
此外相如不書之例
傳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史因不赴不書經不韙之故經史相合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惟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
此一事以明常
中國不存公楚乃存公不爲朝。正乃書之
傳閽弑吳子餘祭
閽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
盜閽一也非士則書盜
傳吳子使札來聘
不稱公子其禮未同于上國
書吳聘明其爲方伯也不氏春秋于夷狄初見待之如小國之制與楚椒秦術
相同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
經爲危公久在楚乃書之傳以爲書以見公所以不朝告之故
傳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
此魯君親送喪而不書猶可云爲魯諱君猶親送喪則使人可知而楚皆不辭
知不當以爲我有往必書
傳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
書魯朝聘
府無虛月
無月不受魯貢
據此知經于史文所削多矣

第一七〇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版 正文

傳為之歌邶鄘衛

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

三監之說傳無明文于此可見

傳為之歌王

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于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

國風言九州之事王主中州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國風中必有王與雅別非雅王降為風

傳為之歌豳

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

當以傳本為正今本豳居末非也乃毛氏本妄改古事耳

傳自鄶以下無譏焉

鄶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

二南為二伯邶鄘衛鄭齊豳秦魏唐陳為八方伯檜曹為卒正與春秋許曹同此為眞古本不當據毛本疑之

經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

小國與大國不同稱人者莒無大夫正詞稱人也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下卷

四益館述

昭公篇第十

經三月取鄆

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

書取言易不當更用將卑師少之說

經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國逆而立之曰入

言入惡詞也傳例以惡曰復入包入而言國逆而立之者不當立而立其道不順也

傳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此為未陳曰敗之正說

傳觀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易象上下經之彖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易象春秋據已定言之以為周禮者孔子云從周託之于周也

傳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惟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以六經託之周公故為此說所謂聖作賢述先後相同也

經北燕伯款出奔齊

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不使臣加于君故以自奔為文書名曲禮曰諸侯不生名失地名

一第一〇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版反内

傳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同盟于襄之世亦應從同盟之禮故傳發之
經以同盟之禮待之不聞實事同不同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當雪而雹故以爲災而書之
災而兼異不獨爲災
經楚人執徐子
稱人以執以不道于其民告
經書人耳非以不道于其民告
傳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
鄭爲方伯例稱侯因見入爲卿士故稱伯伯字也非爵傳以伯子男言之此條

經立說非鄭巳伯爵又鄭爲外諸侯傳云入爲王朝卿亦緣經立說
傳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
歸罪于薳洩不以敗告故不書
略之故不書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
稱弟甚其親以惡之公子爲正稱弟爲變
經秋蒐于紅
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
大蒐方伯簡一州之兵蒐方伯自簡本國之兵方伯千乘自簡軍故不言大說
詳漢書刑法志非經有闕
經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不稱將帥不以告
夷狄滅中國貶之稱師非不以將帥告
經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復稱公子兄已卒
傳例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謂于父世稱公子兄世稱弟此稱公子本爲正稱
稱弟乃變此復正稱不必言不在兄世
經葬陳哀公
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
嬖人私葬陳侯其事詭秘其國既亡魯何得往會此事陳不告魯亦不往春秋
存陳不使楚滅故葬其君與書陳災同杜不用二傳書葬不書葬之例專以爲
我有往則書據此足見其例之不通
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邪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
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經無大字傳有者本爲方伯自簡車徒特爲極大之事較前後爲重故經特書
其事而傳以大言之與簡一州經書大之大文同而事異
傳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欲以非禮厚葬哀公
服氏云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得故不稱陳侯得之按服說是也非厚葬
經夏四月陳災
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于所災所
害故以所在爲名
名山大川不以封故梁山沙鹿不繫晉此書陳災存陳也已爲楚縣猶記災使
陳若未亡者然陳國名非山川之比蓋經惟內方伯得記災故惟書宋衛陳鄭

災楚爲外方伯通不記災杜據赴告我往爲言陳已滅無赴告可言可知陳爲楚邑猶記災二百四十二年中楚不應全無災不應全不告又不應我皆不往據此足見當補中外例記災爲中外尊卑儀注非如杜例之說

傳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于一人

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

至此乃稱晉爲伯父純待以二伯之禮如楚初待以小國禮後乃同于方伯

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衞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

十三國皆往惟書魯此隱見例也成十年諸侯莫在公送葬魯諱之若諸國皆大夫會葬惟魯爲君此亦諸侯不在也

經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侯雖弒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

諸侯不生名名則誅絕之罪見楚子名惡之也豈由循蔡人之怨而以名書之

經晉伐鮮虞

不書將帥史闕文

狄晉也獨于此狄晉從重一狄之見者不復見

傳齊侯衞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公新立

外相如不書據此可見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

言圍費而叛可知經無書內叛之文爲內諱也

經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弒其君靈王無道而弒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弒是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

傳云不送言比不得晉心耳未嘗不藉晉力言自晉即可云諸侯納之不必以陳蔡言陳蔡初復何能納比楚君臣得失直書而可見經必書比弒以見棄疾之惡不必以書臣爲君罪臣罪之証乾谿地王死雖不在乾谿禍由乾谿而起故以目之非赴以乾谿也

經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雖爲君而未列于諸侯故不稱爵殺不稱人罪棄疾

比雖會諸侯無稱君之例殺稱人不稱人不必以弒成君之例例之

經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皆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曰歸

諸侯納之曰歸此大夫例不必以說諸侯復其位曰復歸單言歸亦如此陳蔡已亡言歸如未亡之辭所以存二國也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書至者喜得免

凡大夫至不書惟執乃書

傳王曰叔父而忘諸乎

叔籍談字

賓稱伯氏介稱叔氏叔非字

經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

此畧之不言敗非莫肯告負

傳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藥物有誤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識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

此加損例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曹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

傳例指大國而言曹為小國無聘使之文例不應書此書為變不可以玉帛之使言之

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

王室亂言其嫡庶之難不及外也承叔鞅言而書未知誰是孔子亦仍之耶似此立說殊為侮經

經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

用二傳說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

二師王師晉師也王師不書不以告

春秋歸極二伯不言王師言晉即王師也故不言王師征伐孟子引孔子云其事則齊桓晉文是也

傳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大夫生死皆曰獲諸侯生曰獲死曰滅以同死也君臣異詞使生獲則不異詞

經冬吳滅巢

楚邑也書滅用大師

諸侯附于楚者邑不言滅此吳報仇之師也

經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公不與小斂而書日者公在外非無恩

不必推從師傳非通例也

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不書圍易詞言內不敢叛公也不必論未事成圍不成圍

經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

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師賤衆少重在公

以公為主不必拘齊師之多少將之尊卑

經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召伯當曰召氏經誤也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經稱尹氏以見世卿之禍言氏略賤以譏之傳或緣以立義于內外大夫多以

氏言之經言召伯不稱氏據傳稱氏以改經謬妄之至崔氏奔稱氏師以舉族言之此專說崔氏不可以他條推而說之春秋舉重言奔多舉族只出經錄重者而已不舉其族誤認傳文遂以改經謬妄之至

傳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為後還見殺

召氏雖舉族經仍以伯書之春秋譏世卿王臣言尹氏外臣言崔氏以示其例已見不更見不能因族而稱氏如以族稱氏則奔者後多不見其族則全經多以氏舉矣

經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

吳與小國同例不言大夫不當據中國大國例說之

經楚殺其大夫郤宛

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
宛無罪傳有明文除宋曹三不名凡殺皆有名杜以爲名則有罪誣枉甚矣楚
殺大夫皆稱國不稱人殺郤之也有罪無罪傳自言之經不詳也

經邾快來奔
快邾命卿也故書
小國無命卿大夫盟會不見經惟于魯事關書之書則不氏此爲來魯故書非
邾如大國有命卿杜說甚謬

經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失地名非告詞失地不皆名者國有存亡罪有大小不能執一不名之事以駁
名不名之例

經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
不書邾口襲邾黑肱與快同爲邾卿小國之卿如大國大夫黑肱與快無貴賤
之分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公內不容于臣子外不容于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內當爲公字之誤不能外公故書公在

傳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
春秋叛者多矣惟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
三人皆小國卿非大夫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
經以易詞言之不問用師徒不用

經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已薨
不書盟不可以盟于王城也不爲告公乃書公出而書盟者多不必皆告若以
告爲言卽成周亦不當書也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下卷

四益館述

定公篇第十一

經元年春王

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

用二傳說

經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告于廟故書至

喪至重事例書不必言告廟不告

經戊辰公即位

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

詳而日之即義例也日時不過以見詳略紀事之宜即此是例非必非常可駭

乃爲義例

傳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于宮定公乃即位

本二傳說

經劉卷卒

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

王臣不言爵書卒亦不以同盟之故

經庚辰吳入郢

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畧文

吳不稱子狄之善事稱子惡事狄之經本有此例

傳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獻之次

載書本蔡在衛下經以衛子初立改于蔡下所謂以年也

經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稱行人言非其罪

用二傳說

經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于齊故圍之

不用公羊說以爲孔子以後之闕文可也不可以爲史闕

傳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

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

謂生物死物之分死物不動但曰得生物有變動則曰獲亦難易之詞

經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强猶列國

入爲惡辭歸爲善辭在本國不必以諸侯納之爲例

經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

此變例不必言已陳未陳

傳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

赴同夫人之禮姒氏妾母不用其禮傳微其詞不直言非夫人但以禮節言之

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未葬而夫人薨煩于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于寢故書葬

妾母不稱夫人自應不稱小君以不成喪爲言者不成夫人之喪也非以不赴不祔乃不稱小君亦非以禮煩而怠慢

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辨正下卷

四益館述

哀公篇第十二

經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故得見經

隨非不通中國不在十九國之數經不常敘之耳經于此一書以備卒正之數

非楚列之諸侯乃見經

傳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雖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

經書不書不以告不告爲據史不書以不告經不書以畧夷狄此經史皆不書故傳以不告爲說

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狄帥賤故不書

非公命而書者多矣此畧之故內外皆不書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邾人以賂取之易也

言帥師伐取非易辭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爲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

戚不繫衛不使得圍戚也齊爲二伯得主兵春秋以齊先衛非衛推齊乃先齊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賤者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賤盜也

本穀梁說

經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晉恥爲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于其民也亦本幽楚故言歸

夷狄不當以諸侯例之亦歸于楚何避伯晉而京師楚也

經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用二傳說

經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

罪之有無不當據書名定之

經齊陽生入于齊

爲陳乞所逆故書入

傳例國逆而逆之逆順之逆非迎逆傳例以惡曰復入包入而言凡言入皆惡

也不爲國逆之事言入

經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他國言歸于魯言來外內之辭

此內外例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人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

非本志故以入告

曹同姓之國諱滅言入不爲探其本志

經夏齊人取讙及闡

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剛縣北

言取二邑則伐可知內取邑爲重伐爲輕傳無兵未加而魯與邑之文

經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書歸齊納之

言自齊歸則是諸侯納之可知

經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

吳無大夫聘美事一見季子言使以明方伯之例兵事不言大夫與黎同外告不以名

傳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不書戰不告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

不書戰敗畧之為下有大戰

經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魯人諱取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

春秋時娶妾不以同姓為諱春秋改制乃諱之非時人所已明春秋乃順之

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

當日宜反哭經以不反哭禮待之耳

傳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此事經在十二月溢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為門者丘明本不以為義例故不告齊同

此劉氏引傳解經時之失檢非左氏不以為史例

經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

司馬氏說吳楚之君王也而春秋貶之曰子非自去其號史承而書之

下卷終

餘杭章炳麟太炎箸

春秋左傳讀叙錄

浙江圖書館校刊

春秋左傳讀叙錄　章氏叢書

春秋左傳讀者章炳麟箸也初名襍記以所見輒錄不隨經文編次放臧氏經義襍記而爲之也後更曰讀取發疑正讀爲義也蓋猶書爲讀紬其大義曰讀紬其微言亦曰讀左氏古字古言沈惠馬李諸君子既宣之矣然賈生訓故猶見新書而大史公與賈嘉通書世家列傳諸所改字又皆本賈生可知鐂子政呻吟左氏見論衡又分國語見藝文志寔先其子爲古學故說苑新序列女傳三書孤文植字多有存者惠氏稍稍道及之猶有不蒐故微言當紬一矣左氏既作內傳復有左氏微說其義例今雖亡逸曾吳鐸虞荀賈三張之言時有可見謂張北平張子高張長子皆能理董疑義閻圖雅言故說苑述吳氏之說元年可以見左氏有慎始也檀弓述曾氏之說喪禮可以見天子諸侯非卒哭除服也而近儒如洪稚存李次白劣能徵引賈服臧伯辰雖上拔子駿亦直掘摭其義尟所發明夫左氏古義冣微非極引周秦西漢先師之說則其術不崇非極爲論難辨析則其義不明故以淺露分別之詞申深迂優雅之旨斯其道也大義當紬二矣紬微言紬大義故謂之春秋左傳讀云懿左氏公羊之釁起於邵公其作膏肓猶以發露短長爲趣及鐂逢祿本左氏不傳春秋之說謂條例皆子駿所竄入授受皆子駿所構造箸左氏春秋考證及箴膏肓評自申其說彼其摘發同異盜憎主人諸所駮難散在讀中昔丹徒柳賓叔駮穀梁癈疾申何則逢祿之說瓦解然穀梁見攻者止於文義之閒左氏乃在其書與師法之眞僞

故解釋閡關其道非一先因逢祿考證訂其得失以爲敘錄著於左方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鐂曰此言夫子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今所傳者惟公羊氏而已。駁曰左氏公羊氏皆不在七十子中而左氏親見素王則七十子之綱紀公羊末師非其比也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鐂曰夫子之經書于竹帛微言

大義不可以書見則游夏之徒傳之丘明蓋生魯悼後徒見夫子之經及史記晉乘之類而未聞口受微恉當時口說多異因具論其事實不具者闕之曰魯君子則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並列則非傳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舊名也曰春秋左氏傳則鐂歆所改也。駁曰名者實之賓左氏自釋春秋不在其名傳與否也正如論語命名亦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論衡正說篇云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是論語乃扶卿所名然則其先雖不曰論語無害其爲孔子之語也正使子駿以前左氏未稱爲傳亦何害其爲傳經乎若左氏自爲一書何用比坿孔子之春秋而同其年月爲尋大史公言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因之云者舊有所仍而敷暢其指也且曰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此謂口授多譌故作書以爲簡別固明春秋之義非專塗坿其事矣若以爲呂氏春秋之流則韓詩外傳載荀子謝春申君書云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此二事皆本左傳稱爲春秋之志若如呂氏書可爲春秋之志邪韓非姦劫弒臣篇亦載是書其前則云春秋記之曰其後則云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餓死擢筋也夫唯以左氏春秋與近世史書爲別故分言之

不然湣王擢筋主父餓死齊史趙史亦載之矣彼獨非百國春秋邪夫六國之史且猶與左氏別言況復呂氏所輯乎又吳大伯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此本左傳大伯虞仲大王之昭爲說若如呂氏書得稱春秋古文否如班孟堅自序其漢書曰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此其體裁之近春秋更非呂氏比矣然可稱爲春秋古文邪使稱漢書曰書古文稱古詩十九首曰詩古文其可乎又歷書云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此本左氏文元年傳若如呂氏書可單稱春秋邪必若拘牽題號則後漢書樊儵傳云受公羊嚴氏春秋又云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假令左氏春秋爲呂氏之類則公羊嚴氏春秋何以非呂氏之類乎鐸虞二家乃演暢

左氏書者亦非呂氏可比案秋官冥氏鄭司農注曰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此公羊家冥都說經之書也而賈公彥釋云冥氏春秋者冥氏作春秋書名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此乃公彥誤解若如逢祿說鐸氏虞氏與呂氏同類則雖謂冥氏與呂氏同類亦不誤也至孔子言與左同恥則是朋友而非弟子易明也何見必從孔子者乃稱魯君子乎謂生魯悼後者以傳有悼之四年據魯世家言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去獲麟已五十年耳然使左氏與曾子年齒相若則終悼世尚未及八十也又案盧植王接皆謂左氏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爲經發說與逢祿同然據盧植傳云植上書曰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此句專指左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則所謂傳記者非

謂一家箸述不通于經者明矣何者毛詩傳與周官傳（藝文志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皆據經發義者也彼亦謂之傳記則豈謂左氏之爲傳記獨異彼二書乎且非說經之書而何爲欲置博士立學官乎又子幹上封事引天子避位移時亦謂之春秋傳則其意可知矣至夫囊括古今云云蓋以左氏書中有說天官律歷禮樂政教等事非爲一事而發然彼此互明不專於篇章之下其實總爲釋經乃其所謂經者時時旁及六藝非局于春秋一家則有之矣王接本治公羊各于其黨無足論也又案以左氏春秋同呂氏春秋者亦本論衡案書篇云左氏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然仲任固云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又云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秋各

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又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據此諸語仲任固以左氏爲傳且謂勝彼二家則其與呂氏春秋並論者特吐言之疵謬耳

漢相張蒼歷譜五德（索隱按張蒼著終始五德傳也）○鍇曰歷譜五德或捃摭及左氏春秋不曰傳左氏春秋也○駁曰古書籍非師莫得若鄭康成學於張恭祖但見韓詩至注禮時猶未見毛詩是也北平侯若捃摭左氏則必受左氏于其師不然秦燒史記尤甚柱下史獨得見邪五德即數家隆于神運上言大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蓋即其書也尋左氏記事多有原始要終不記年月者而此十二諸侯年表則具載之如晉穆侯七年以伐條生大子仇

（宣王二十三年又四年并言取齊女爲夫人）十年以千畝戰生仇弟成師二子名反君子譏之後亂（宣王二十六年。事見左傳桓二年皆不書年）獻公五年伐驪戎得姬（魯莊公二十二年。事見左傳莊二十八年不書年）鄭武公十年取申侯女武姜（平王十年）十四年生莊公寤生（平王十四年）十七年生大叔段（平王十七年。事見左傳隱元年皆不書年。又莊公元年祭仲生此事左傳無當平王二十八年）莊公二十三年公悔思母不見穿地相見（魯隱公二年。事見左傳隱元年然文不云何年見母得此乃知見母在隱二年後於逐段一年也）文公二十四年有妾夢天與之蘭生穆公蘭（魯宣公十一年。事見左傳宣三年不書年）定公十一年楚建作亂殺之（魯昭公二十三年。事見左傳哀十六年不書年）宋武公十八年生魯桓公母（平王二十三年。事見左傳首不書年）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建子勝於吳爲白公（魯哀公八年）六年白公勝數請子西伐鄭以父怨故（魯哀公十二年。事見左傳哀十六年皆不書年）衛莊公十七年娶妾子州吁

州吁好兵平王三十年。事見左傳隱三年不書年宣公十八年大子伋弟壽爭死魯桓公十一年。事見左傳桓十六年不書年獻公十三年師曹鞭公妾魯襄公九年。事見左傳襄十四年不書年齊釐公二年同母弟夷仲年生公孫毋知也平王四十二年三十二年毋知釐公令秩服如大子魯桓公十三年襄公元年貶毋知秩服毋知怨魯桓公十五年。事見左傳莊八年皆不書年陳文公元年生桓公鮑厲公佗佗母蔡女平王十七年厲公二年生敬仲完魯桓公七年三年周史卜完後世王齊魯桓公八年。事見左傳莊二十二年皆不書年然厲公名躍不名佗佗字五父此謂厲公即佗即五父誤曹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社宮謀亡曹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魯定公十一年六年公孫彊好射獻鴈君使爲司城夢者之子亡去魯定公十四年。事見左傳哀七年皆不書年按傳言夢在伯陽即位之前此似誤其獻鴈之年則可信以上皆傳事之無年者舉其第次粲然不譌如寤生叔段桓母毋知之生則并世家亦不著乃至夢蘭鞭妾纖瑣小事皆能徵舉其年若陳凡案若閻簿領苟無歷譜五德史公豈能妄造惟歷譜五德專釋左氏故表亦特詳左氏事而左氏外諸子百家所載雖有關十二國存亡治亂之故者亦略不一道非史公專取釋傳之書何故體裁若是十二諸侯年表所載其年月有明與左氏牴牾者此蓋兼存異說如春秋書崔氏奔衛左傳以爲高國所逐而年表于齊則云崔杼有寵高國奔衛于衛則云齊高國來奔此非但異于左氏并異于春秋經矣蓋張氏書時有異聞如國語世本亦有異于內傳者也惟此諸條專見于左氏而史公爲譜其年月者則必張氏說傳無疑嗚呼千載運往游魂已寂賴此歷譜轉相證明遺文未亡析符復合而逢祿守其蓬心誣汗往哲欲以卷石蔽遮泰山逢祿復死今欲起斯朽骸往反徵詰又不可得後之君子庶其無旨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箸文焉。鐳曰上以類記春秋之書此方云推春秋義則以夫子所云其義則丘竊取之者在漢獨有董生知其說也。駁曰春秋三家大義公羊至董而備穀梁至大鐳而備左氏至小鐳而備大史公時二鐳未生惟公羊義爲完具故錄董生一人非謂董生所說春秋義果有內聖外王之道也史記儒林列傳云漢興至于五世之閒唯董仲舒名爲明于春秋唯之云者以是時左氏之學張賈貫公等多傳訓故而章句義理未備也名爲云者以董生治公羊非真能明春秋也平津侯傳云年四十餘乃學春秋襍說則史公以公羊爲春秋襍說其以左氏爲春秋正義明矣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鐳曰此謂夫子春秋之義惟胡毋生董生於公羊師得之不務綜其終始以經自有始元終麟非記事之史也。駁曰此謂臆斷之儒但說其義未詳其事也如孟軻駁百里自鬻事無文可證而以不諫虞公爲推此儒者之通弊

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鐳曰此謂左氏春秋之類惟務事實或始於隱元年而終於悼四年事實不具雖有經文參年缺載亦不敢蹈不知而作之咎也。駁曰馳說者謂諸子百家時或摭拾春秋而略無年月此所謂不務綜其終始也儒者馳說者大史皆不敢蹈其失故詳事實著年月而作表爾觀下文言己作表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治古文者非治左氏者乎古文或作國語要亦左氏國語之類若謂左氏即馳說者則己所作表與彼殊意

又何望於治古文者之要删乎又案魏略魚豢嘗問隗禧左氏傳禧曰左氏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相斫無義尋抱朴子明本篇云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遣情之教戒也則相斫是相研之誤禧以爲記事之書有如簿領以細事相研最者此之詆諆正與抱朴同類亦猶安石所云斷爛朝報者爾宋後儒人多喜其說顧欲以斷義勝之其禍甚於秦皇之燒史

歷人取其年月。鐂曰謂惟取經之年月攷諸家歷如鐂歆三統歷亦是也至左氏言占驗乃其舊文言歷則歆取佗書坿益之。駁曰欲說春秋則治歷是其一事史公但譏知歷不知經者若云左氏言歷皆子駿所坿益則文元年傳譏閏三月固見歷書所引矣

八

數家隆于神運。鐂曰如鄒衍之儔推終始五德之運張蒼歷譜五德亦是也左氏春秋國語五帝序少昊與易春秋禮家言俱不合蓋夫子所不序至因晉范氏祁姓爲陶唐之後而云其處者爲鐂氏亦歆之徒坿益也。駁曰北平修春秋非但歷譜五德也易繫辭言包犧之王天下下繼以神農黃帝堯舜此五人者世或言皇言帝而易但言王天下固無五帝定名周禮六代之樂則始雲門大卷黃帝之樂不載少昊顓頊之樂而亦不載大昊之樂亦本不論五帝也何不合乎若春秋者謂何家春秋也以爲公羊邪則董仲舒并信女媧矣論衡順鼓篇曰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又曰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气爲害故祭女媧求福佑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气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以上論衡）夫以女媧之怪誕而董生猶稱道之且議祭之以爲典禮然則董生之言古帝王無過依違短書從俗妄說而已非能攷證明審也彼所定爲五帝者豈可據依而以妄駁左氏若夫鐂子駿者坿新亡漢者也而云鐂氏堯後之說出於子駿坿益則愈妄矣

譜牒獨記世謚。鐂曰蓋史公所據春秋歷譜牒自古治春秋者皆有此學鐂杳所謂周譜藝文志有古帝王譜至所云世本出於左氏則誣也。駁曰世本出於左氏而閉及戰國時人之

九

世系及秦漢地名者則荀張諸君所增修耳隋經籍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人有世本二卷鐂向撰又有世本四卷宋衷撰宋固注世本者則大鐂可以例推因知戰國世系漢世地名亦或出於大鐂注中不得疑其爲誣若夫公羊三世之說以隱盛二百四十二年中而見據亂升平大平之狀則曷若上推黃頊下窮晚周得見其本末哉有春秋而無世本則本經不過一代之書穿穴三世比於畫指爲丈乃不得不言託文起義若是則春秋方爲史官之大畫與街談巷語何別故知經傳相依共爲表裏傳非一書內傳國語世本三者皆春秋之傳也不知世

本而言春秋猶擿埴而索塗也世本有居篇作篇見種族權力若拭貫文之變此於史書至重大史獨舉世本略言之爾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箸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鐂曰此春秋國語史公所據古文舊本非藝文志所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者也以年表所載事實與今左氏多違知今本非史公所見之書也。駁曰此言春秋國語五帝本紀言予觀春秋國語若左傳本與晏呂同而稱曰左氏春秋則國語安得稱爲春秋國語邪國語而冠以春秋是明以爲春秋之外傳也以國語爲春秋之外傳是明以左氏春秋爲春秋之內傳也至其年表所載事實或與國語不同亦時異於內

傳史公采摭既博亦容兼及他書如班史稱遷作史記本左氏國語楚漢春秋而今所見漢事或與楚漢春秋不同者絳灌一名在楚漢春秋則謂自有別將絳氏灌名而史記則謂是絳侯周勃與灌將軍若謂今之左氏國語是子駿所妄改非大史所親見者則楚漢春秋復是何人妄改邪又考國語本有朝廷語與里閈語二者不同墨子公孟篇曰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其父死其長子嗜酒而不葬其四弟曰子與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此所引魯語題名與左氏之魯語同而所說家人細故蓋當時各國自有稗官采民俗爲一書如臣壽周紀虞初周說皆是類也然則左氏之作國語刪汰亦甚謹嚴矣然里閈所說容亦兼涉國事所記不同史公過而存之故年表有異於傳非爲無因

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鐂曰十一篇者夫子手定公羊傳所云隱之篇僖之篇是也何卲公猶傳之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西漢胡毋生顏安樂以來舊本也古經十二篇蓋鐂歆以祕府古文書之而小變博士所習如紀子帛杞侯夏五月丙午宣榭火陳災之屬或析閔公自爲一篇或坿續經爲一篇俱不可知總之非古本也。駁曰子駿之說見於律歷志者曰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自春秋盡哀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六國春秋哀公後十三年遜于邾而不

曰二百四十四年則獲麟以後左氏原不以爲續經特存魯史原文以記孔丘之卒耳其不爲一篇可知所多一篇必閔公篇也藝文志古文尚書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又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此書古今文卷數異也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又云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此詩古今文卷數異也禮古經五十六卷又云經十七篇后氏戴氏此禮古今文卷數異也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又云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此論語古今文篇數異也何獨疑春秋古經與今文篇數異乎公羊家就十一篇而坿會子未三年無改父道之義猶今文尚書家祇見二十九篇而坿會二十八篇當列宿一篇當北斗也逢祿因之

妄疑古經僞造所謂俗儒鄙夫蔽所希聞以古文爲鄉壁虛造
不可知之書也
左氏傳三十卷○鐳曰大史公時名左氏春秋蓋與晏子鐸氏
虞氏呂氏之書同名非傳之體也左氏傳之名蓋始於鐳歆七
略○駁曰所謂傳體者如何惟穀梁傳禮喪服傳夏小正傳與
公羊同體耳毛公作詩傳則訓故多而說義少體稍殊矣伏生
作尚書大傳則敘事八而說義二體更殊矣左氏之爲傳正與
伏生同體然諸家說義雖少而宏遠精括實經所由明豈必專
尚裁辯乃得稱傳乎孔子作十翼皆易之傳也而彖象文言繫
辭說卦序卦襍卦其體亦各不同一人所述尚有異端況左氏
與公羊寧能同體且言傳者有傳記有傳注其字皆當作專論

語傳不習乎啓讀傳爲專說文專六寸簿也（此本手版引申爲簿籍漢時已有簿責之語）鄭君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此孔氏左傳正義所引與賈氏儀禮疏所引不同此爲是）論語八寸案春秋二尺四寸六經
同之孝經論語愈謙愈短然則釋經之書宜更短於論語八寸
若四寸則不容書故降八寸則不得不爲六寸鄭注尚書謂三
十字一簡服注左氏謂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蓋尚書長二尺四
寸左氏傳六寸正得四分之一三十字四分之則爲七字半半
字不可書故稍促爲八字此傳當稱專可知原夫古者名書非
有佗義就質言之而已經緯皆以繩編竹簡得名專以六寸簿
得名隨文生義則以經緯爲經天緯地而以專爲傳述經義公
羊乃有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之言自是言傳注者謂與傳記

有殊究極本始初無二義左傳之爲左專猶鄭氏說詩稱鄭箋
箋者表識書也同此傳名得兼傳記傳注二用亦猶裴松之之
注三國志（松之表云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然則稱注自其本名）撰集事實以見
同異閒有論事情之得失訂舊史之譌非無過百分之一而解
詁文義千無二三今因左氏多舉事實謂之非傳然則裴松之
於三國志亦不得稱注邪且左氏釋經之文科條數百固非專
務事實者而云非傳之體則尚書大傳又將何說且逢祿獨不
讀繁露乎玉英篇曰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
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
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案經無有
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

亦以有避也（以上錄繁露）據此則經無而傳有者悉皆經之微言仲舒
之論公羊如此使仲舒而治左氏則當謂處處皆微言矣逢祿
專治公羊何乃背其大師之說
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鐳曰十一卷皆依經分篇而不坿乎經
者也蔡邕石經公羊可見隋志有吳士燮春秋注晉王愆期公
羊傳注尚係十一卷○駁曰經典釋文以士燮注春秋經十一
卷列賈逵左氏解詁三十卷之前蓋以其專注經文故列冣前
據三國吳志士燮傳云少游學京師事潁川鐳子奇治左氏春
秋又云耽玩春秋爲之注解袁徽與荀彧書曰士府君春秋左
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

今欲條左氏長義上之則變所注乃左氏經也而祇有十一卷者此取公穀經分卷之數以合幷左氏經耳漢人說經自有合幷之例如毛詩本二十九卷而鄭箋附經祇二十卷是亦康成幷省之也然公穀鄒夾皆十一卷而左氏獨十二篇者左氏說大史之故書當公分目四家就帛書之字數以少合多士氏幷省亦爲因陋就簡矣逢祿所引但見士燮改左氏春秋卷數以從公羊然隋經籍志言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舊唐書經籍志有春秋公羊傳五卷公羊高傳嚴彭祖述新唐書藝文志同此或殘陵或後人合幷要以隋志所存爲原本不又改公羊春秋卷數以從左氏乎隋經籍志春秋經十三卷吳士燮注與經典釋文兩唐志作十一卷異逢祿以十一卷屬隋志此誤記也惟十三卷祇見隋志餘皆作十一卷自當從十一卷爲是惟王愆期注公羊注則隋志十三卷兩唐志皆十二卷未嘗言十一卷也逢祿言十一卷大誤夫篇章分合無關弘旨漢世今文之學所謂章句小儒喜以篇目坿會律歷五行諸法則安往而不可通若云十二篇者象天數十二也十一篇者象五六天地之中合也十三篇者象歲有閏月也凡此種種無不可穿鑿求合鐂氏據此以明左氏公羊之真僞且以爲分篇十一有三年無改之義此在發策決科之地言之可也閉門說經思極王道安取此癉語乎

左氏微二篇。鐂曰此書蓋非左氏之舊或歆所造書法凡例之類也。駁曰此書惜不傳然子駿之說蓋多取此若云僞造則公羊傳亦可云胡毋生董仲舒所僞造

張氏微十篇。鐂曰原注不言張蒼而僞別錄以爲荀卿授張蒼則此及別錄皆歆所託也。駁曰藝文志皆七略原文其與別錄有異抿合爲一所謂盲人騎瞎馬也原注不言張蒼今知是蒼者則臧在東始爲此說

虞氏微傳二篇注趙相虞卿。鐂曰志於儒家有虞氏春秋十五篇則即史公所見本也別出此目僞也故知別錄所云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者必非出於向必歆僞託故異其篇卷名目以愚後世者也。駁曰十二諸侯年表云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則與志十五篇已異鐸虞所作之抄撮又與所作之春秋不同安得卷數同邪虞氏微傳從可知臧在東曰虞氏微傳傳字疑衍

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鐂曰此書或因二傳詳於義例略於事實後人采摭佗書如春秋說左氏禮戴記等爲之其書雖亡可補撰也。駁曰其書已亡任臆爲說是爲誣古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先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鐂曰左氏記事在獲麟後五十年丘明果與夫子同時觀魯史史公何不列於弟子論本事而作傳何史公不名爲傳而曰春秋且如鄗季

姬會單伯子叔姬事何失實也經所不及者獨詳志之又何說也經本不待事而箸夫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論多乖異也。駁曰傳稱悼之四年者或左氏壽者如子夏為魏文侯師或悼字乃弟子所改俱不可知左氏與孔子同時而未嘗委質列籍故弟子傳不見且弟子名籍亦有異同如弟子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云云而文翁圖又以蘧伯玉在七十子中弟子傳無林放而文翁圖又有之不得因弟子傳不列輒云蘧林無所見聞於孔氏也不名為傳名為左氏春秋者左氏春秋猶云毛詩齊詩魯詩韓詩非謂孔子刪定之詩而外復有毛詩齊詩魯詩韓詩如折楊皇荂之流也鄫季姬等公羊自失實寧謂左氏失實乎詳經所不及

者或窮其源委或言有可采事有可觀無非為經義之旁證觀裴松之之注國志本傳不列其名而引以相稽者多矣左氏說經豈有異是經固重義若謂不待事而箸則何不空設條例對置甲乙以極其所欲言而必取已成之事加減損益如削趾適屨者之所為既誣古人又不能與意密合今取春秋經以校六典唐律其科條之疏密為何如邪述君子者多乖異謂其乖異於孔子乎將乖異於公羊也孔子之旨本待傳見未嘗自言何以知其乖異若乖異於佗經論仁言政論語尚數有異同時有險易語有進退豈彼六經悉能斠如畫一若乖異於公羊者則公羊又乖異於穀梁莊周稱齊諧孟軻稱齊東野人之語詐諼誣罔詭更正文齊學之所長如此空乎左氏穀梁皆與之乖異

也

劉歆傳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劉曰班氏此篇敘次最明可為左氏功臣矣按方進傳年十三失父隨母之長安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又云本治穀梁而好左氏為國師劉歆師是方進所見左氏尚非祕府古文歆以其名位俱重假以為助耳左氏所載事實本非從聖門出猶周官未經夫子論定則游夏之徒不傳也歆引左氏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始具則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

經飾左緣左增左非歆所坿益之明證乎如別錄經師傳授詳明如此歆亦不待典校祕書而後見也。駁曰子駿與尹咸共校則安能私有增損至謂方進名位俱重假以為助夫子駿果以左氏諂莽邪則翟義討莽敗後莽下詔曰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又發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而子駿乃假以為重何與諂莽之意相反乎若祇在漢時欲藉翟公名位以相誣燿則移讓博士書中何以不舉方進也夫在漢時則未見其假以為助在莽時又不能假以為助而逢祿輒以意見誣之其讀書而未論世乎又謂左氏所載事實本非從聖門出此尤可笑十二諸侯之事布在方策非如覃思空理以聖門所出為貴假令事非誠諦雖游夏盈千言之亦安足信孔子於夏殷

諸禮亦有耳聞而文獻無徵則不敢纂次其事此所以爲史學之宗若舍王官故府之書而取法於聖門之一語則苟率臆妄造事狀者皆得託其門戶戰國諸子漢初經師所舉七十子之緒言多矣其間載陳事實能如左氏之豁然塙斯耶是知孔門教授上同周典六藝之中惟取詩書禮樂傳易者惟有商瞿佗無人焉（子夏易傳非卜子夏）春秋亦非常教游夏不言復何多責世家言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蓋所受者春秋經傳指即知罪數語耳自獲麟以訖負杖財及二年藝文志言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然則此二年中玩文有餘通其大體則未也所云身通六藝者槩略言之寧若詩書禮樂之深

通邪左氏本是史官（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大史）受學不需師保藝文志所謂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者親聞聖指自能瞭如至如游夏之徒玩習經文人人異端豈以聖門之資望遂能強人信受言之不從斷可知矣歆傳云引傳解經章句義理備者言傳之凡例始由子駿發揮非謂自有所造亦猶費氏說易引十翼以解經若其自造何引之有且杜預釋例所載子駿說經之大義尚數十條此固出自匈臆亦或旁采公羊而與傳例不合若傳例爲子駿自造何不并此數十條入之傳文顧留此以遺後人指摘乎說文序言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又言魯恭王壞壁得春秋然則祕府所臧者張所獻魯所得也民間所有者則北平侯傳賈生

以至翟方進諸公者是也亦猶古文尚書已入祕府而民間又有庸生等傳之也（民間謂書不立學官者非謂傳者皆不仕也）然當子駿時民間亦僅有尹咸翟方進胡常數人可從質問受書其佗無有臧左氏傳者是以子駿不得見而先見之於祕府見已乃從尹翟問義爾

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鎦曰論語之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其親見夫子或在夫子前俱不可知若爲左氏春秋者則當時夫子弟子傳說已異且魯悼已稱謚必非論語之左丘其好惡亦大異聖人知爲失明之丘明猶光武諱秀歆亦可更名秀嘉新公爲鎦歆祁烈伯亦爲鎦歆也又曰左氏僅見

夫子之書及列國之史公羊聞夫子之義見夫子之書者盈天下矣聞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惟董生乎。麟曰以論語之左丘明非失明之左丘明啖趙輩始爲此說而宋儒祖述之非有明據果如鎦秀鎦歆之有二何以古今人表但有一左丘明邪縱令誤信子駿仞爲一人然佗書別見者子駿不能盡改豈孟堅皆未見乎若佗書亦不言有二左丘明則啖趙之說爲憑臆妄造明矣且異人同名者未有相沿不辨之事且舉左氏諸師言之京兆尹張敞人知其非造續字之張敞與爲公孫康收集遺民之張敞也侍御史張禹人知其非成帝師張禹與光武大舅之孫張禹也司農鄭衆人知其非大長秋鄭衆也侍中賈逵人知其非字梁道之賈逵也乃如子駿名歆同時有祁烈伯鎦

歆矣而後漢鄧植傳言植有從兄歆據東觀記字細君爲世祖偏將軍後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則又有一鄧歆矣桓彬傳云彬厲志操與左丞鄧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則東漢之末復有一鄧歆矣然而名氏雖同終無相涸之事若左丘明果有二人何以自漢至唐茫不嘗省啖趙輩所據何書而能執此異解爲問兩左丘明之說能如三張敞三張禹兩鄭衆兩賈逵四鄧歆之證據明白乎抑否乎若欲馮虛妄斷者古人已往豈難支解一人分爲五六雖云仲尼顏回數不止一亦奚不可若漢末向栩有弟子名爲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亦可云論語之顏淵子貢季路冉有非專指回賜由求乎若夫左氏書曾悖者八十之年未爲大耋何知不親見夫子若謂僅見其書未知其義則

不悟春秋之作乃與佗經絕異詩書禮樂以及周易傳自周初義訓既詳事實亦具孔子刪定但有校訂編次之勞後人聞知自非難事變亂終於陳靈尚書下逮秦穆雖事在近世而弦誦既周解其義事不必一師若春秋則孔子自作異於古書欲求其義非親炙則無所受欲詳其事非史官則不與知蓋有覩其事而不知其義者矣倚相史儋之屬是也若未覩其事而求解義猶未鞫獄而先處斷斯誠曠古之所未聞難者曰誠如是說寧知左氏非與倚相史儋同類荅曰偕觀史記助成一經造厀密談自知其義惜乎倚相史儋之徒不遇孔子若得參豫春秋之業亦寧患其不知也既有左氏具論本事爲之作傳後世乃得聞而知之舍此而欲間知雖有眇義亦所謂郢書燕說者爾

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讀者以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見論衡案書篇）由今觀之誠哉其煩亂春秋矣

又案如子駿說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不云公羊出於子夏史記別錄七略漢書之屬皆無其文孝經說云春秋屬商亦未見其授公羊也又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亦不云出自子夏緯書既非塙據其餘亦無文可知徐彥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箸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則子夏傳公羊高之說實自宏始宏生桓靈之季遠在鄧子駿後（戴宏不見後漢書儒林傳惟吳祐傳云祐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

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大守尋祐與梁冀李固馬融同時則宏亦與陳蕃何休同時也）欲雪傳聞之恥則託名於子夏作僞可知又公羊所引有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高子魯子何氏解詁沈子稱子冠氏上者箸其爲師其不冠子者佗師也是則公羊本師凡有四人而獨不及子夏既證弟子異言之說亦明子夏傳承之妄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御覽六百十引）據此則公羊不得受業子夏較然可知漢書董仲舒傳贊曰向子歆以爲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師之淵源未及游夏

則公羊氏非承子夏矣友之淵源未及游夏則胡毋生公孫弘非承子夏矣夫以高材七十親見聖容不詳本事猶多曲說況復遠在其後逐景尋響者乎雖然公羊信讖見春秋之爲商故戴宏以此託庇而穀梁先師未有援附子夏者亦可見穀梁家之質直勝於公羊習爲誇誕者矣

及歆親近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肎置對歆乃移書讓之○鐳曰不肎置對者以尚書爲備左氏爲不傳春秋也古文尚書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氏載其目有舜典則非百篇之舊蓋夫子所刪之餘又有棄稷周人諱始祖故堯典曰讓于稷契惟帝曰棄則不諱則棄稷篇亦僞託也其餘如史記三統

歷王莽傳所引多戰國諸子所託或有歆等改竄者故博士抱殘守鈠恐失其真若左氏春秋非出孔壁民閒亦有但非引文解經轉相發明如歆所託之章句義理淺陋名爲春秋左氏傳者耳故以爲不傳春秋洵確論也毛詩逸禮諸儒不辨則固欲存之矣○駁曰古文尚書逸篇無師說者與逸禮同特以今文所無無從校勘括囊不言是其慎也因十六篇有舜典而謂非百篇之舊此何所據百篇之序其爲孔子自作以否無以質言然據孔子世家云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則大史公固以序爲孔作後人無容妄議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其來舊矣古所謂捨故諱新者但禁其口語而已于文初無變更書契有諱始自漢宣逢祿以此爲疑鄙陋亦甚書名棄稷傳自唐虞豈以周家私諱而可妄改大雅言古公亶父彼所自造猶不避忌況於舊典可詭更邪大戴禮記少閒篇孔子對哀公曰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此不諱文王之名也小戴禮記儒行篇孔子對哀公曰長居宋此不諱定公之名也然則禮有諱文亦多寬弛讓于稷契一言立文偶爾如四嶽之書官爾斷非周人諱祖而改千年之書也戰國諸子所載或在百篇之外或在逸十六篇外並非僞託史記以下所引在十六篇則箸其名在諸子者或箸或否而亦不混諸十六篇若子駿改竄則建立時已恐博士發覺矣顧若是其愚邪春秋出孔壁見說文序而論衡案書篇又謂左氏三十篇出孔子壁中如逢祿言叔重仲任皆爲子駿所迷罔耳抑不傳春秋云者其說起于哀帝時之博士而成

帝以前尚無有也尋梅福傳云匡衡議以爲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今成紀無引左氏諸書語以奏議所言不載於紀故但錄詔書耳夫始以其不經而寢後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而立之則明以左氏爲經說矣乃不信成帝時之議而信哀帝時之議何邪且皮傅片語以廢經傳則亦何所不可即如匡衡引禮記而上以爲不經亦可據此單辭謂禮記非經說邪又據華陽國志引春秋穀梁傳序曰成帝時議立三傳博士巴郡胥君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是成帝時固以左傳同于二傳駁者亦獨有胥君安而

尚謂之左傳則不傳春秋之說非起于哀帝時而何○又案漢世經典錄在官府其本不盡依據博士胡廣漢官解詁云武帝以中大夫爲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官聯者也溫故知新率由舊章與參國體稽合同異皆能分明古今辨章舊聞故博士不以教人者大夫議郎之屬仍得引之猶周時以詩書禮樂教士而易春秋未嘗非周禮所定也世人但欲取後漢所立十四博士爲宗以爲漢制如是昧於漢制甚矣七略說漢家藏書外有大常大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豈沾沾以博士所教授者爲準哉哀帝以後博士見聞日陋以其所知爲祕眇而忘文學之官聯若在周世亦當云易春秋非周典矣博士之官屬於大常漢官云大常在九

卿之首古文儒林舊藝皆說而哀帝博士獨庰左氏古文又忘其所屬矣後漢禮經博士惟立二戴不立慶氏而曹褒父子爲慶氏學亦得居博士官定禮又從慶氏之說則知經術在官本不限於博士所守也若夫近世公羊學者多以後漢立十四博士爲不可增減然比于前漢已退穀梁而進京易矣至于樂經漢世未得其書而河閒獻王所輯樂記始終未立乃何邵公公羊隱五年解詁則曰夫樂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官（舊誤作宮佗書立學宮字並誤）足以協萬民是則漢所未立者何邵公亦欲立之而今之公羊家獨以漢所已立爲是此又與何氏異旨矣

春秋左氏北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鐂曰但以春秋論則博士所見左氏春秋即大史公所見古文春秋國語東萊張霸亦見之是眞本也歆欲立其增益之本乃託之祕府舊文反以爲學殘文缺稍離其眞耳經自公羊胡毋生董生相傳絕無脫簡曰脫簡者蓋如尚書梓材經鐂向校補歆乃欲增續春秋也傳或閒編者亦比坿春秋年月改竄左氏之故○駁曰經或脫簡即謂如梓材等非春秋經也又學官無左氏傳則所謂傳或閒編者亦非左氏或如喪服傳輩今文編次有譌耳逢祿以此誣汙是不尋文義之過也鐂氏父子校祕書乃以祕書校常行本改常行本之字而不改祕書之字若子駿改竄祕

書之左氏春秋以就已意則自北平獻書共王壞壁以至子駿百有餘年壁漆新故埶有不符設博士求觀其書寧不自敗若張魯二本一改一否以不改者示博士則所建立者仍非已所改本亦何苦勞心而爲此也且鐂歆傳云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云云如有改竄又豈能欺其父邪

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鐂曰儒林傳膠東庸生爲孔安國再傳弟子庸生授清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則非祕府古文伏而未發者也言與此同者援之以自重耳或又傳左氏之語亦出鐂歆○駁曰民閒亦有左傳見上張霸輩亦嘗受之而非專爲其學惟其有二所以言同若祇祕府何同之有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錯曰聖人文約而旨博歆畏其難于精究欲以傳記事實易口說則百家小說賢於夫子春秋矣辟雍封禪巡守之儀左氏亦不具或逸禮及佗傳記有之要非聖人治天下之本務貴其意不尚其儀玉帛鐘鼓非禮樂之精也若歆之誣蔑先聖緣飾經術以崇奸回豈不哀哉○駁曰此本統論古文之善今文之陋非專論左氏也子駿若畏其難于精究則逸書逸禮並有增多其義訓未明者獨不須精究邪彼分文析字者亦自以爲精究屈中爲虫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博士妄言見於經書者鄙莫甚焉君子沒身以學豈患罷老若汝爲誣罔以欺承學使槁項黃馘疲弊於塵曀之中而不一寤其害甚於毀瓦畫墁則真子駿所厭也王仲任云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此之謂也且公羊學者豈能精究蓋雖本師之說亦未能分別矣呂步舒見仲舒言災異艸槀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誠使精承師說豈待知名而後定其然否哉求物于肆不能辨物但計市門榜題以定美惡不爲知物主人烹狗以饗客先言犬羹則客飽食及聞猴羹則客大吐不爲知味公羊學者有似於此乃若百家小說誠非

君子所尚然舉宋鈃尹文之言比於公羊則一使人智一使人愚百家雖短必勝于博士淺科之書明矣子駿所言傳記固非此輩大抵曲臺禮記司馬法周官傳周政周法河閒周制之屬此之爲孟豈若公羊賣餅之流邪大事諸儀如外傳周語載周之秩官王巡守之禮其佗當在逸禮中若云玉帛鐘鼓非禮樂之精者則士禮十七篇悉可覆瓿豈獨逸禮而已（禮記曾子問篇多大夫以上禮若云非治天下之本遂當廢棄孔子亦不荅曾參可也若荅其一端則爲是存其全奏則爲非斯真顛倒之見矣）辟雍巡守王事之大端惟封禪爲近鬼道然亦務其大者以此爲末而董仲舒之沾沾于求雨止雨吁嗟舞蹈舉國爲巫此又何也是皆膚論不關弘指今獨駮左氏不傳春秋之說尋此證據前已明言今又以佗事比例一如史記孔子世家云序書傳又云書傳禮記自孔氏是孔子自有書傳及漢不立學官後遂亡佚大史公猶得見之然今文家但知有伏生大傳古文家亦但知有孔安國故而已鄭康成書贊亦獨推本于棘下生誰信孔子自有書傳者乎書由聖述異于常師猶在若存若亡之閒豈況北明財埒同恥陋隘之徒卻之易矣二如史記儒林傳云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此疑字衍漢書無）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漢書亦同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爲解說之傳而漢書楚元王傳云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則申公自有詩傳何卻公公羊隱五年解詁引魯詩傳天子食日舉樂云云是也然據藝文志惟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而無魯傳

是仍不謂魯詩有傳也夫以學官所習博士所誦而有傳無傳
尚有異同之詞況左氏素非所習其云不傳春秋可據之以爲
證哉若謂傳是通稱故魯故魯說亦得稱傳不當專以題號爲
徵則左氏春秋寧獨異此彼言左氏不傳春秋者猶史記言申
公無詩傳耳馬遷閎通不以題號介意博士鄙倍尋以題號卻
攻後之學者空何則焉三復徵公羊家如定元年傳曰定哀多
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此爲假設
之詞然何氏解詁亦云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
容身夫哀公時經始成立主人即時君時君即哀公此時若無
左氏傳所謂傳者何書若謂口授義指此可言說不可以言傳
矣據此則公羊傳亦以春秋始作即有傳文若捨左氏即無傳
之可言彼以左氏不傳春秋者又違公羊明文至于子駿奸回
之事別自一說雖不煩疏證要當分別言之尋子駿所以附莽
者皆舉經傳師說未嘗妄作故李尋傳載夏賀良等言漢歷中
衰當更受命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是雖爲王氏代興之
兆而子駿亦未嘗許之也若云金縢大誥之書助成簒業此則
莊周固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一切經術無不可爲簒盜之階
今自宋儒以後此風稍弭而春秋進吳楚之言復爲東胡所假
逢祿自審所處何地大保鏰殷之在前趙一門之內七葉俱興
未識比於嘉新公何如也
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鏰曰獨舉左氏不復言詩禮書者
歆所竄改尤爲忮意也。駁曰子駿專治左傳自宜獨急然哀

帝下詔亦遠紹孝成之志成帝蓋嘗重左氏矣孔子後殷既以
左氏爲質又匡衡傳載成帝詔云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
之言是亦援引左氏以爲經說也
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
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
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
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鏰曰改亂舊章誅意
之論哀帝不知耳龔勝節士義不仕莽師丹魯詩大儒建議深
合春秋經法自不肎詭隨附和以左氏爲傳春秋也。駁曰勝
自罪而不非子駿其節槩又如此真可法矣據朱博傳勝引春
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
族兄季孫行父于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此
事二傳無文義本左氏則勝固嘗治左氏者其自罪責意正與
丹相反丹雖大儒耄荒喪志據丹傳丹上書曰臣聞天威不違
顏咫尺則固引用左氏語矣此又大怒何邪蓋丹老人忘其前
語見丹傳即其議改幣事始言可改後忘之而從公卿議一議兩
岐豈足以定丹之取舍邪丹本骨骾輔拂之臣而此乃以非毀
先帝所立罪人語近阿諛不似其素所執守者由其神志已衰
語無倫次也案言變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非獨指真經學亦
昧於漢家故事據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建元五年
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是武帝時一經
但一博士而已而韓嬰傳詩不守浮丘之故章賢奏對又稱數
梁六長獨不曰變亂
舊章非毀先帝乎
王莽傳公孫祿議曰國師嘉新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

惑宏誅以慰天下○鐳曰改亂舊章之禍凶于而國害于而家公孫之議天使之也而數千載不悟何哉○駁曰公孫祿但言顛倒五經顛倒者謂其義非謂其文也此亦不知子駿治古文之旨而妄論耳若果有變更則如說文序所稱亡新改定古文及所載壘字下稱亡新以爲疊從三日大盛改爲三田未有不明箸於後者何得于經文獨不知其異乎要之子駿所作惟律歷志有刪其僞辭之言僞辭者謂功德符命之類此自當時官書故有是語頗未嘗以是變改古書也如楊子雲作劇秦美新竝未以此意入大玄法言中而謂子駿以此刪改六經誰其信之

儒林傳穀梁議郎尹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鐳曰歆傳以章句出於歆是也尹更始先爲章句之說當是歆所援而託之○駁曰尹更始名不重于子駿若欲援託何若援託己父

房鳳傳時光祿勳王龔與奉車都尉鐳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肎惟鳳龔許○鐳曰王龔邛成太后之親非經師也房鳳王根所荐亦王氏之徒也孔光雖依阿尚能保位望哉○駁曰王龔能校書則非淺陋之士矣鳳爲根所荐其人未知如何王章爲王鳳所荐而章乃請誅鳳王駿爲匡衡所荐而駿又奏免衡蓋西京士大夫猶輕視舉主也以孔光之附莽而其言經與子駿絕異此又言行不可合一之明證也後漢孔奮傳云孔奮字君魚少從鐳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奮弟奇作春秋左氏刪奮子嘉作左氏說是三孔左傳學皆本子駿而傳云奮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仇是其行又不因子駿而汙也若但以王氏之徒爲言則馬宮治春秋嚴氏爲莽所厚宮仕漢已爲大師大司徒及莽代漢宮復爲大子師公羊學者又何說焉案此所舉房鳳傳即儒林傳遵祿誤分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大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鐳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閒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非成帝師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爲大子大傅荐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鐳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鐳歆○鐳曰張蒼傳曰好書律歷曰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曰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曉而尤邃律歷曰箸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而已不聞其修左氏傳也蓋歆以漢初博極羣書者惟張丞相而律歷及譜五德可坿左氏故首援之賈生傳曰能誦詩書屬文曰頗通諸家之書而已亦未聞其修左氏傳也蓋賈生之學疏通知遠得之詩書修明制度本之于禮非章句訓故之學也其所箸述存者五十八篇大都篇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篇三事耳[redacted]篇一事諭誠篇一事退讓篇二事皆與左氏不合

惟禮容篇一事似采左氏二事似采國語耳蓋歆見其偶有引用即誣以爲爲左氏訓故授趙人貫公又曰當孝文時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貫公當即毛公弟子貫長卿歆所云貫公遺學與祕府古文同者也曰賈生弟子則誣矣張敞傳曰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其所陳說以春秋譏世卿冣甚君母下堂則從傅母皆公羊義非尹氏爲聲子崔杼非其罪宋共姬女而不婦之謬說也蕭望之傳曰治齊詩曰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其兩雹對以季氏專權卒逐昭公伐匈奴對以大士匄不伐喪亦皆公羊義石渠禮論精于禮服未聞引左氏也善左氏荐張禹亦歆坿會要之此數公者於春秋國語未嘗不肄業及之特不以爲孔子春秋傳耳歆不託之名臣大儒則其書不尊不信也

○駁曰張賈本傳不言修左氏史文固有脫漏亦得互見古文家多說子夏作詩序爾雅禮喪服傳公羊家亦信春秋屬商之說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之述子夏也但云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古今文家所指悉無明文非其例歟且賈生長於禮其書中有傅職篇保傅篇輔佐篇禮篇容經篇禮容語上下篇胎教篇其冣者采入大戴禮記而本傳亦不言賈生長於禮但言賈生以天下和洽當興禮樂耳又將謂賈生不作傅職等篇乎賈書之述左傳大都篇楚靈王一事正可訂杜本之譌春秋篇惟衞懿公一事亦合左傳其佗楚惠王等八事不知采自何書各記別事本與左傳絲豪無涉其中有二世胡亥一事在左氏後且二百年其不相關通明矣而以篇名春秋强謂與左氏不合然則楚漢春秋十六國春秋之屬有一與左氏合者乎耳痺篇伍子胥一事亦合左傳但又有左傳所不載者此正如內外傳可互相補闕耳先醒篇楚莊王伐鄭事亦與傳合其稱郟爲兩棠則地有異名非不合也其下述申棊事又足補傳闕者也宋昭公一事此昭公見宋世家即哀二十六年傳公孫周之子得與爲王姬所弒者異傳終哀二十七年昭公此事當在傳後矣虢君一事與左傳陳轅頗事同下言枕塊又與國語楚靈王事同自古人異事同者傳記所載何止一端非必彼此有誤自其情事同耳諭誠篇楚昭王一事亦足補傳之闕退讓篇宋就一事亦與左傳絲豪不涉翟王一事亦與左傳不涉特可以證章華之高耳禮容語下篇叔孫婼叔向三郤三

章氏叢書　春秋左傳讀敘錄

事固采內外傳矣又制不定篇說炎帝黃帝相攻事合于晉語審微篇說晉文公請隧事又說叔孫傳作仲叔當以賈子訂之于奚請曲縣事淮難篇說白公勝報仇事皆合于左傳傅職篇或稱春秋云云又本楚語申叔時言禮篇君仁臣忠云云又本左傳晏子言容經篇明君在位可畏云云又本左傳北宮文子言君道篇紂作梏數千云云又合于左傳紂囚文王七年之說胎教篇晉厲公見殺於匠麗之宮齊簡公殺於檀臺皆合左傳而逢祿皆不舉蓋以舉之則賈生引用左氏內外傳極多不得謂賈生不修左傳耳賈書中道術篇六術篇道德說篇正是訓故之學有得于正名爲政之意者也其作左氏訓故又何疑乎論衡佚文篇云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

夫霸之取左氏訓詁猶枚頤之取周秦漢初諸子也頤書僞而諸子非僞霸書僞而左氏訓詁非僞蓋作僞不能不取於真是即詮作左氏訓故之明證賈長卿者即賈公之子見經典釋文治毛詩者多治左氏春秋如曾申荀卿皆左氏之後師亦毛公之初祖同爲古文故多兼治非誣造也張子高譏世卿從傳二事正見左氏舊學兼二家之長而舍其短蓋左氏微等書先有此說矣又子高說世卿指魯季氏晉趙氏齊田氏非尹氏崔氏也五經異義引左氏說世祿不世位蓋本此共姬事傳云女待人婦義事此以聖者達節望共姬亦即以賢者守節許共姬不與從傳之說悖也望之善爲言左氏其上書數稱說之儒林傳又云望之平公羊穀梁同異多從穀梁此所對季氏專權一事

則與張子高說大義不殊昭三十二年傳史墨論季氏逐昭公事曰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傳有明文何與公羊事耍之漢書列傳所錄奏對書疏固非全具所謂稱說左氏者今亦不得滿證若謂稱說左氏之語爲誣構則多從穀梁之語亦誣構邪逢祿又謂歆公亦嘗肄業則不得已而爲遁辭矣又言歆不託之名臣大儒則其書不尊不信案別錄曾申授吳起等語彼亦以爲子駿所託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云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又云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又云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然則欲託名臣大儒以使人尊信者何又託此無行之吳起乎逢祿爲人情鍾埶耀見包世臣數舟雙楫清故文學許君之碑包氏傳食諸侯其性行蓋與逢祿不異兩相鉤距能得其真輒疑前哲𪹷炎悉當如己曾不悟子駿奸回之才高掌遠蹠前無古人猶不屑爲色厲内荏之穿窬也又近人廖平古學攷云祖公貫公庸生皆傳書禮之學者是左傳並無師也鐂氏舍朝廷執政本師不引以爲據而遠及異學民間之儒生乎且云遺學與之同不免坿會何以不引翟方進等爲說哉以上廖說此與逢祿蓋有同好言經術者寧有棄絕業之大師揭當時之顯宦以此詆諆適令子駿狂笑地下三代直道不在名德則在大蘝彼奔走公卿依坿門户者未足與語此矣

後漢鄭興傳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天鳳中將門人從鐂歆

講正大義歆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興子衆作春秋難記條例○鐂曰今左氏書法凡例之屬興亦有所坿益矣○駁曰若有坿益何須更撰條例且據興傳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注引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其下正文乃云天鳳中將門人從鐂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材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若使少讀坿益凡例是與金子嚴所授之本立異何門人無泄漏其事者而待逢祿證明之邪漢人說經或爲利祿而變學矣至于妄竄作僞則雖爲利祿者亦不肯從閼臺漆書之妄改當世悉知獨於左氏一書如隔雲霧乎

范升傳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

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于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遂與韓歆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大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大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鐳曰春秋非史文言左氏者以史文視春秋妄其失義也范辯卿之論甚正非陳元賈逵之流曲學阿世所能勝也○駁曰孟軻言其文則史十二諸侯年表亦云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然則春秋義經而體史若云非史則詩亦非樂章易亦非筮辭邪且蓺文志大史公百三十篇列于春秋家古者經史本非異業荀勖之分四部不學無術明哲所譏案唐宋以來春秋為經左氏為史之說強以經史分涂不悟荀勖以前未有此別自鐳子駿為七略而東漢校書東觀仁壽闥者如班固傅毅之徒皆依七略分次此隋經籍志之明文今以經別于史自俗儒言之可也既欲上窮周法下采漢師曾謂嚴顏博士亦諒知四部之分乎不從鐳歆則主荀勖其于古文信違矣而于今文居何等也孔子春秋丘明作傳復有國語世本春秋比於史記漢書猶華山熊耳為山則同特有高下之殊爾漢初遭秦滅學書籍散亡重以董生專固廢席諸子學官既立所見惟有六蓺以平易近人之簡書而比之於天聲帝謂固其所也然經與傳記亦不竟分為二至于成哀長夜向明固知春秋之書猶夫史耳稱之為史無害麟筆之尊嚴正如馬班二史與宋史元史並列而體例崇卑山頭井底不足比喻佔畢之士靡不明之今必謂春秋非史是巫祝之囈言非學者之平議也詳升奏云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蓺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

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以上升奏是其意不問是非特欲以一家之學鉗塞民智而又強引孔老以助其說博士之立本以為學未及為道孔言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而升于約禮之前先絕博學老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而升于為學之事強引為道孔老之旨果如是邪至云絕學無憂則何若絕聖棄智並公羊而亦席之升本以老子教授後生見升傳今奏言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以上升奏若孔若老意將何主要之升特頑冥瞀亂之人其說不足以當一吷至謂左氏無師徒傳授則強為不知以觝拒者猶博士以尚書為備彼非不讀大傳不知有九共槀命諸篇也亦強以觝拒耳逢祿謂其論甚正異於曲學阿世不知其專就立學之事言邪抑有所謂生心害政者邪升固曲學阿世之尤僟之於逸民周黨傳云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黨等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大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是升直不知光武為何如

主而以獨夫暴君所忿疾者動之愚邪諂曲阿世莫甚惜乎升仕莽朝爲大司空王邑議曹史又更建武其術皆不能用若處秦世當與李斯趙高爭烈矣

賈逵傳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王大傅曾祖父光爲常山大守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鐳曰誼之家世好學誼果作左氏訓故不應至徽始從歆受也蓋歆因徽而誣誼耳○駁曰大傅作訓故傳至孫嘉此經典釋文所言徽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則嘉實傳訓故而史公左氏之學亦自嘉得之也至徽必從學于歆者則以誼作訓故而章句義理未備也昔歐陽和伯傳書兒寬而和伯之子復從寬受梁丘賀傳易子臨而臨亦先從施讎受業父子相接猶事佗師況徽之去嘉又數世邪漢儒林傳賈嘉亦治今文尚書然與史公通書無關尚書之學史公從孔安國受古文非今文也漢世荀爽本荀卿十二世孫悅則十三世孫而說易說春秋未嘗本之荀卿晉時賀循本慶普之後而說禮亦未嘗本之普也誰謂學術必受自家庭乎

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帝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鐳曰賈逵阿世以讖論學本不足辨今於公羊荅難及春秋比事詳之〻駁曰適會其時謂之阿世則董仲舒亦阿武帝而兼阿公孫弘者也吾亦不謂侍中非曲學阿世者觀其以圖讖求通又謂左氏同公羊者什有七八今案侍中左傳解詁亦有同公羊者然云什有七八則失實遠矣奏對之言違其本志誠哉其曲學阿世也雖然眞阿世者孰有過於何邵公邪今錄俞氏正燮癸巳存稾一條如左

春秋左傳經學也說經之事與義不能豫阿後世公羊傳者漢人所致用所謂漢家自有法度柰何言王道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坿之經義漢人便之謂之通經致用至漢末何休自大傅府辟後廢錮乃以愚悖從逆之言託之孔子公羊僖五年傳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此古今通義而何休云自王者言之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是也疏云三公臣有斬衰世子無也是卑于三公然則大夫亦有衆臣斬衰世子不因此在大夫下其言悖謬又出公羊意外休陰險慘刻又志趣卑下見其時皇統屢絕三公得翊戴封則曲說三公在皇大子上以已得公府掾不豫作升卿望比坿經義以爲辟公府者致用尤非公羊爲漢廷致用之旨然則春秋左傳萬世之書也公羊傳漢廷儒臣通經致用干祿之書也何休所說漢末公府掾致用干祿之書也余謂何氏愚悖之言尚不止此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此與左氏所云辟母弟之難內服降名本無大異解詁則曰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此又習見漢世大后稱制之事而欲傅會經義以成之也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言其比坿讖文陋之也章懷大子注誤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

能坿會文致㝡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鐳曰穀梁興而公羊義淆左氏立而穀梁亦廢蔚宗爲武子之孫寄慨深矣○駁曰以鄭賈同取讖文未知蔚宗意何如賈實通讖鄭固未也賈於緯書素非所學藉此以通其道則誠所謂曲學阿世矣而讖緯之本誰爲之邪大史公稱燕齊怪迂之士則齊學者實爲讖緯之魁非仲舒眭孟讖緯必不殺亂經術至于舉國若狂之世雖卓拔者猶將自陷予駿景伯多不能免然予駿七略固謂大公金版玉匱爲近世之書夏賀良挾甘忠可所詐造天官歷包元大平經十二卷而予駿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則亦有所去取矣緯書豈無軼事緒言而披沙求金非至精者勿辨比於汲冢山經等書尤爲難讀何者彼爲無意之傳譌此則有

心之作僞傳譌者可因譌以得實作僞者乃以僞而掩真非有善鑒鮮不眯于黑白矣若何卲公之用讖緯百倍康成則真膠滯不通者也漢張衡疏有足平反鐳貴之枉者錄于左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襍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于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爲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矦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案眭孟傳云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以承順天命此實讖書之始其後漸增飾爾鐳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言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于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簒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簒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于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

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案如平子之說圖讖成於哀平然其所謂讖書始出知之者寡竟何所指尋魏世家云秦讖於是出淮南言六畜生多耳目不祥讖書讖之是周秦漢初已有讖書但哀平時人足成之耳鐳子駿領校祕書時已有讖而子駿不錄知其不信圖讖也或謂讖緯不得私習不以示人故不箸錄然漢時奏疏不諱舉讖且如賀良上書當時亦不以爲犯禁何獨于祕閣

讖書必當容隱且殺青箸目其書仍未傳布則知不箸讖錄非隱之也不信故也謂侍中信讖者以其奏言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又云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又云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又云光武皇帝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據此則公羊家覽圖讖可知）執此數語遂謂侍中篤信圖讖乃觀平子所言則侍中已摘圖讖之妄然則其藉讖以通道也誠爲曲學阿世矣自武帝時方士用事仲舒欲以其術爭勝於漢帝前乃不惜屈己以就彼（據抱朴子論仙篇董仲舒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于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世多不信此說然劉子政亦嘗作金無怪仲舒）五行符瑞求雨止雨諸篇其術豈異於巫覡三代質文固屬人事文以怪迂之說則遂爲讖緯之萌芽漢寶既開後之經師欲通其道不得不順此塗徑故侍中所阿之世非佗世也公羊之世也仲舒之世也

又案後漢儒林傳尹敏字幼季善左氏春秋世祖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爲王莽箸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君無口者尹也）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此等譎諫不啻中射之奪神藥然則左氏家能辨圖讖之僞者不止少贛諸賢而已

李育傳少學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大學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後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麟曰何邵公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今膏肓廢疾尚存十一白虎通德論亦多公羊家言則李元春之書雖不傳意未盡亡也特未見其直指劉歆轉相發明之謬耳○駁曰東漢之世筆語始盛欲善其辭不得不取材于史於是有以左氏助其文采者後世有春秋文苑春秋嘉語等書（見隋經籍志）蓋昉諸此而有亦遂以文采視左氏夫詩書之文辭閎雅又過左氏必如育言詩書亦無深意邪

班彪傳定哀之閒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麟曰左氏生哀公之後其書惟名春秋班氏以史論左氏知左氏者也○駁曰班作漢書而追本於左氏亦猶楊雄作大玄追本於易班固作兩都賦追本於成康頌聲原流相因自難強生分別彼謂經自爲經史自爲史者尚有是非之心邪

說文解字敘宣王大史籀箸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麟曰六經及左氏春秋古文本當叔重時蓋亡矣或劉歆以祕府古文書經及左氏坿益本賈逵之徒奉詔又以紙易竹帛舊本古字古言亦變矣歆以博甄斠緯之才顛倒五經後漢從而尚之儒

書日治可勝歎哉然如左氏叜夷舟敘冪空袑之類自杜預出而又變賈許之舊矣。駁曰孔子所書六經左氏所述春秋傳皆出壁中者也六經者亦舉其大數壁中不見有樂經然孔子固當書之特臧者遺之耳尚書僅五十八篇亦猶是也六經左氏出壁後至許叔重時財二百餘年以近世所見宋時書畫去今六七百年尚有存者況經傳真本寶貴莫逮何至叔重時遂亡乎逢祿言子駿以祕府古文書之夫祕府何以有古文即壞壁所得耳其餘諸子百家出六國者即祕府有真本然六國時已文字異形非古文矣然則子駿所書之本非據舊文豈能妄作經師傳授之本雖用古文然以隸書寫之所謂隸古非古文篆也侍中紙易竹帛仍作隸古豈嘗變易哉叜夷等字叔重受之侍中其後變古蓋在王肅董遇之閒夫正名所以爲政雅言以之執禮說經者不重古文而重齊人口授之鄙語乎熹平時立大學石經盧植欲刊正碑文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然則古文在周本小學所有事其在漢世即宜以高文典冊相視猶稱小學故曰降矣若夫陽球之詆鴻都文學曰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此自謂彫蟲刻畫者則魏世吾丘衍之徒不得因是譏古文也逢祿謂後漢尚古儒書日治不知其所謂儒書者指儒家者流邪抑六藝邪儒家孟荀之書子駿未甚注意亦豈因是而治若以六藝爲儒書則不辨畛域矣

孔穎達春秋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矦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鎦曰年表序不云作傳此或賈逵之說誣史公矣。駁曰史公亦未嘗不以左氏春秋爲傳文有異同自得汎引若必以題署爲言則漢人稱公羊春秋者正多而史記亦無公羊

傳三字惟儒林傳云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由仲舒所謂之傳韓大傅之徒恐未必許其名號矣漢書儒林傳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鎦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鎦曰向治公羊後奉詔治穀梁其書本公羊者十之九本穀梁者十之一未嘗言左氏也說苑魏武矦問元年于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案謹始之說本公羊穀梁緒言明智之說兵家要旨俱非左氏說也十二諸矦年表云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此春秋當係檮杌猶晉語羊舌肸習于春秋楚語申叔時云教之春秋者也必非左氏之書史記言四十章藝文志云三篇此又云抄撮八卷名不雅馴歆所託也虞卿傳云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年表同蓋虞氏之書雖亡其體例略同呂覽非傳左氏者也史記言八篇藝文志於儒家云十五篇於春秋家云虞氏微傳二篇此又云抄撮九卷亦歆假託也荀卿之書多本穀梁亦非傳左氏者。駁曰五行志載子政說皆釋穀梁義何云本公羊十九說苑新序列女傳載左氏者六七十條而子公寵龔一事載子夏語又見弟子口說與左氏大義亦有相會者矣論衡言子政玩弄左氏童僕皆呻吟之御覽卷六百十及六百十六並引桓譚新論曰

鏞子政子駿伯五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婦女無不讀誦者而漢志又言其分國語爲五十四篇五行志所載子政說左傳者亦近十條然則所云自持其穀梁義者特謂不背穀梁之學非不治左氏也史通申左云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據此則子政一身初治穀梁終治左氏又何足怪況其奏上別錄籠絡百家本不爲一經一師而作何得不詳左氏之授受乎謹始之說賈子胎教亦言之正是左氏古義其言明智歸於不壅蔽不權埶不失民眾與兵家之旨何涉若謂謹始是公穀緒言者案桓譚言左氏傳世後百餘年穀梁始作公羊成書復在其後校六國表魯悼公卒後五年爲魏文侯斯元年是年生武侯擊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武侯嗣在位十六年則吳起對武侯時去魯悼卒不過六十年耳即去哀公之季亦尚不及百年是時穀梁未作公羊復不必論若云采取緒言正可二傳采自吳起不得云吳起采自二傳也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爲鐸氏微而此謂之抄撮其即一書與否無文可徵虞氏所作或云微傳或云春秋或云抄撮微傳春秋自是二書抄撮不知何屬至其卷數不同則同在一書尚有分合況所撰各異邪據戰國策載虞卿說曰春秋於安思危此可校今本左傳居字之誤荀子書中載賞不僭刑不濫等語全本左傳又說賓孟事及葉公事又報春申君書引春秋楚園齊崔

杼二事亦與左傳合何云不傳左氏之學荀子亦兼治穀梁如引盟詛不及三王等語其傳詩則後復分毛魯二家亦其比矣虞爲趙相荀亦趙人故所傳左氏或云趙左春秋韓非子備內篇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桃即趙之假借方言朓杠南楚謂之趙郭注趙當作桃廣雅釋器作朓是桃趙通趙人所傳左氏春秋謂之趙左春秋猶藝文志易有淮南道訓論語有燕傳說異義引易下邪傳甘容說皆以其地目其書也左氏傳授鐸椒後惟有虞荀必以趙別之者觀呂覽多引左傳則或別有傳授如漢儒鏞子駿外復有陳子佚也故必簡別言之猶公羊之有嚴氏顏氏亦所以爲別也韓非所引當在抄撮微傳等書非受學於荀卿故得見之虞荀授受之證于是畢若金湯矣至如鍾文烝云穀梁去左氏不遠作傳授荀卿而左氏七傳而至荀卿可疑也趙匡以爲僞妄以上鏞說則不知穀梁後於左氏百有餘年桓譚新論有其明徵其說不足致辯

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周官。鏞曰河間獻王傳言獻雅樂不言獻左氏周官也蓋武帝時祕府固有周官左氏特武帝所不信而大史公所見左氏又非若今本耳且因獻王好古而以爲私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顯與朝廷異學當亦鏞歆所誣而班氏誤采之。駁曰傳不言獻左氏周官亦猶張賈本傳不言修春秋也漢初王國事多擅制若夫建立博士本非帝者之上儀漢有博士近本於秦秦始亦侯國耳博士之設自周季諸侯始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龜策列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6版反內

傳云宋元王召博士衛平而問之尋魯繆周室藩臣非吳楚之僭擬宋元王莊子作元君李頤以爲元公即春秋之宋元公佐也其時周禮未改宋亦共命而皆建置博士故漢興之初王國亦循此制且漢家所以檢下者惟有禮器制度漢律九章不容異議若夫周之六蓺其在漢世猶夏殷禮之在周代也既非當王之法習之惟以多識前事任用何學固容自便河閒王亦嘗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而獻入佾之舞矣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illegible]以宋畢夫樂亦六經之一無以異于詩春秋獻王自作樂記其[illegible]又甚於追述毛左而萬乘不以爲疑法吏不以爲辠固知表章絕學非法令之所稽必以朝廷所立爲是則武帝爲繼周之聖邪漢初諸子皆立學官猶勝武帝之網羅

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于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鐂曰王應麟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眾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今案此疏前序光武於成帝前此又混歆於和帝時紕繆如此安能別古書之真僞○駁曰此數事齊召南亦言其謬而疑爲刊本之誤然此本與左氏真僞無涉列之徒詞費耳

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鐂

曰嚴彭祖公羊經師妄語何也或章帝令賈逵自選嚴顏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祿利之途使然必非彭祖之言也漢志雖本有家語然王肅僞撰者乃有觀周篇言南宮敬叔從夫子觀書於周此言左丘明與夫子乘緣鐂歆親見夫子之語坿會之蓋又出肅後臧西成以此爲真嚴氏真家語不辨家法失考甚矣○駁曰西漢重公羊學者爲祿利故治之嚴氏本眭孟弟子孟固誣妄而稱漢家堯後則亦窺見左氏嚴承其學故稱心而言此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圖十卷漢大子大傅嚴彭祖撰舊唐志新唐志皆有嚴彭祖春秋圖七卷即此則嚴固兼通左氏漢書儒林傳云彭祖廉直不事權貴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由此觀之即知其不肎專務公羊以趨當時之靡气所以異於黨同妬真者也賈侍中明漢爲堯後以立左氏非獨坿會鐂宗亦以公羊之學立學官者惟有嚴顏二氏嚴顏皆眭孟弟子則漢爲堯後之說彼所許可無以強爭亦所以關其口也而何邵公獨取胡毋生條例以嚴顏之學爲觀聽不淩多鐂二劒者亦以此其引觀周自是實事王肅雖僞撰家語改左丘明爲南宮敬叔然亦僞襲篇目不能事事妄改猶枚頤僞造古文尚書而篇目則仍書序所有非妄作也逢祿以此爲僞值矣又案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等皆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見公羊隱元年疏此亦即觀周事而誤以丘明爲子夏其後戴宏之徒乃謂公羊傳自子夏其誤亦原於此尋丘明所以誤爲子夏者凡有三因一子夏壽考爲魏文侯師而左氏亦卒於魯悼之後遂致疑誤也二左氏失明子夏亦失明以此傳譌也三左氏之學後傳吳起起實

仕魏爲西河守而子夏亦老於西河遂疑言春秋者出於子夏
也丘明名氏惟見論語及觀周篇而子夏爲衆所箸聞若人言
春秋之學傳自魏之西河其本師則耆壽而失明者但不記其
姓名則鮮不臆定爲子夏矣雖然子夏求書春秋屬商之説猶
是無意傳譌至戴宏謂公羊出於子夏則有心作僞者矣
經典釋文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
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況況傳武威張
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
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鐳曰此兼采僞
別錄及漢儒林傳而爲之然左氏傳授不見大史公書班固別
傳亦無徵當東漢初范升廷爭以爲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若果

出於別錄鐳歆之徒及鄭興父子賈逵陳元鄭玄諸人欲申左
氏者多矣何無一言及之曾申即曾西曾子之子羞稱管仲必
非爲左氏之學者吳起曾事子夏或左氏多采其文姚姬傳以
左氏言魏氏事造飾尤甚蓋吳起爲之以媚魏君者尤多要非
左氏再傳弟子也張蒼非荀卿弟子賈生亦非張蒼弟子貫公
毛詩之學亦非賈嘉弟子嘉果以左氏爲傳春秋授受詳明如
此何不言諸朝爲立博士此又從賈誼傳增飾之嘉與史公善
當武帝時貫公爲獻王時人必非嘉弟子史記漢書具在而歆
之徒博采名儒牽合佚書妄造此文元朗沖遠以江左以後文
人獨尚左氏不加深察敘錄如此不可爲典要矣○駁曰子駿
移書嘗舉賈生貫公非不詳左氏授受也范升傳載與韓歆許

淑等互相辯難日中而罷陳元傳載范升與元相辯難凡十餘
上而皆不載其所辯之語蓋往返徵詰論議煩多史固不暇具
載猶鹽鐵論蔚然成篇而漢書不錄其語也鹽鐵之論其書尚
存陳范之辯其書竟絕寧得從後臆測謂其不舉傳授爲證乎
且元疏先言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今
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
之道以上元疏則傳授固非所重但明丘明親見其證已足何取多
引後師緜言無利逢祿以此相稽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而弋
者猶視乎藪澤也若必以傳授爲徵者自鐳子駿至陳長孫皆
謂公羊傳聞於後世升何不舉子夏親見夫子傳之公羊以爲
證乎公羊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史記別錄

七略漢書皆無其文至戴宏始爲此說若有明文可據升等又
何以不言也曾申羞管仲可以破俗儒記管晏則善之議又檀
弓載其對穆公云齊斬自天子達可以破杜預既卒哭則除之
言信爲左氏功臣矣史記吳起傳云嘗學於曾子又云不復入
衛遂事曾子又云曾子薄之而與起絕所謂曾子即是曾申檀
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即稱曾申爲曾子是其證也然
則起事曾申從受左傳有明徵矣逢祿前以起說元年本諸二
傳此又引姚鼐說以爲吳起增飾左氏何其自相牴牾也鼐云
飾魏事媚魏君者徒舉畢萬之占爲證耳案史記樗里子傳云
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
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是

則大史公亦僞造樗里子語以媚漢邪魏既篡晉媚魏則不當於晉有美辭傳何以又舉箕子之言謂唐叔之後必大邪至其褒美魏絳事實固然何云虛媚傳文又載魏舒干位之言若欲媚魏何以不削此語乎（或謂傳載陳完等事皆編予駁所以媚莽然則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事在獲麟之後削之甚易而予駁何以不削乎王莽亦封司馬遷後爲史通子則史記田敬仲世家所載完事亦爲遷之後人媚莽而改其祖書乎）荀張賈之相傳雖佗無明證然據玉海引宋李淑書目云春秋公子血脈譜傳本曰荀卿撰秦譜下及項滅子嬰之際非荀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別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不能爲（以上玉海）案荀卿及見李斯之相則固容下逮嬰羽姚寬亦云用世本荀況譜杜預公子譜爲法則荀書與世本相類甚明惟血脈譜之名不似周秦而漢藝文志又無其目然隋書經籍志有揚氏血脈譜二卷是血脈譜之稱起于隋前或後人改題荀書而名此邪荀既紹述世本明其傳自左氏一傳北平而歷譜五德出焉（荀子非三行而北平言五德張以漢爲水德賈又以漢爲土德鄒子駁承其父說以漢爲火德此皆不關左氏授受者）五德者荀張所異歷譜者荀張所同其證據可見者如此賈生之師史記漢書皆無大辟新書勸學篇云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跌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此夫子必是北平諸子者指同學後生老聃在周爲柱下史北平在秦亦爲柱下史博綜墳籍事有相同故以比擬荀傳言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故此言無問不應矣（或疑賈誼傳云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則夫子或指吳公案郡縣曹掾之制兩漢不異據司馬彪百官志云郡太守正門有亭長一人主記室史主錄記書催期會無令史閤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則賈生之在門下充亭長幹佐之職而已其于吳公無師弟之道）由此推迹荀張賈之傳授皆有文驗惟蒼爲陽武人而釋文言武威賈嘉雖傳家學而貫公則由誼直授（見漢書儒林傳）無繫於嘉此皆釋文之誤然不得因一事之譌遂疑諸師皆妄以漢書別錄明文具在也至賈嘉之官不過九卿河閒王尚不能言諸天子立毛詩周官左氏諸博士而謂嘉能平平津當路瑕丘江公亦詘於仲舒嘉縱能言若迷陽之傷足何至史記儒林列傳不見左氏傳授者自是文略如儒林列傳序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而獨不言毛公然不得因此以毛詩傳授爲誣（妄人魏源康有爲輩皆謂毛公詩傳出自後人僞造故於史記無徵案史公涉獵既廣或有粗疏不必爲諱三家詩之先師韓嬰於孝文時嘗爲博士後至常山大傅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申公嘗以弟子見高祖於魯南宮至武帝時受聘爲大中大夫轅固亦爲孝景博士與黃生爭論上前後復拜爲清河大傅此三人皆顯名漢朝而大毛公則素未仕宦小毛公亦僅爲河閒博士蹤迹既隱漢廷未知其人故史公箸三家而不箸毛公直由隱顯使然初無他故史記所不見而見於漢書者多矣賈山陳至言於秦諫吳王東方阻上林鼂錯言兵事此皆國家至計於史記或無其傳或有其傳而無其語乃至仲舒對策史記亦不入錄皆於漢書見之蓋可指爲班生妄造邪鄙儒不攷爲此寱語無足致辨）左氏可知總之左氏春秋之名猶毛詩齊詩魯詩韓詩孟氏易費氏易京氏易歐陽尚書夏侯尚書慶氏禮戴氏禮舉經以包傳也以爲不傳孔書而自作春秋者則諸家亦自作詩書易禮乎左氏傳授之徵不見史記者猶於詩家不言毛公於申公雖嘗入錄而又不舉其出于浮丘伯以上溯荀卿之傳於瑕丘江生言爲穀梁春秋然不言穀梁子授荀卿荀卿授申公申公授瑕丘江生也謂左氏傳授爲誣則魯詩穀梁之傳授亦皆不可信乎

後序曰經師傳授之迹徵諸史記別錄七略漢書事不悉具則舉其一爲後左氏授受翔實如此戴宏妄言無驗如彼校練情僞斷可識矣尋桓譚新論以爲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作傳鄭起廢疾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六國時人傳有先後由今推之穀梁子上接尸佼下授荀卿蓋與孟子淳于髡輩同時公羊之文有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秦博士稍引其文有曰撥亂世反諸正漢羣臣爲高帝議謚亦用其文疑高蓋嘗入秦或在博士諸生之列何以明之公羊以伯于陽爲公子陽生伯舊或書作白公舊或書作仚小篆白字從入從二隸變作亼則字近公若古文白字作𠂤與鈍爲小篆不從隸變者形皆不得近公隸書子字予字形近小篆作𢀳作亍亦又無以譌變明作此傳者但覩隸書不及知古文大小篆也又公羊宣十五年傳曰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解詁曰上謂宣公案六國時尚無直稱人君爲上者以上之名席人君始于秦并天下以後公羊遂用之稱宣公然則穀梁在六國公羊起于秦末爲得其情自仲尼作經弟子既人人異端故左氏具論本事以爲之傳若隱括之正曲木平地之須水準自是以降七十子或散在諸侯猶以緒言教授而亦略記左氏若春秋莊三年經葬桓王左氏則曰緩也七年始葬於禮已慢卻尸則非人情緩爰聲通釋訓爰爰緩也舊有兩讀讀爰則爲爰田爰書爰宅之義說爲改葬穀梁子聞其說故其葬桓王傳先引傳曰改葬也次舉或說爲卻尸以求諸侯其所舉傳定即左氏而爰緩兩讀未嘗着其得失公羊復聞穀梁之說又不審此桓王即桓十五年所書天王崩者故發傳云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言蓋云者於改葬卻尸兩不能決姑取改葬之說以傳疑左氏稱孔丘聖人之後而滅于宋穀梁子聞其說故于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傳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公羊誤讀穀梁之文復於成周宣謝災下發新周之文以偶之由是有黜周王魯之謬左氏昭七年傳孟縶之足不良能行穀梁子聞其說故于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曰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公羊聞穀梁天疾之說徒以惡疾解不立尚不能知其疾在足也左氏定三年傳說楚三年止蔡侯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穀梁子聞其說定四年傳說蔡侯被拘事與左氏相應其文曰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公羊全錄穀梁傳文改其用事乎漢爲用事乎河是不審楚蔡閒地望何氏解詁曰時北如晉請伐楚因祭河此以左傳下有蔡侯如晉之文救之也然不審公羊此傳悉襲穀梁于左氏如晉之文何與且既言歸時事何得謂之如晉此左氏穀梁公羊先後之序也穀梁稱正棺兩楹之閒然後即位其說出於沈子定元年傳言沈子者在朋友圈屬之際與自舉穀梁子同隱五年傳公羊稱子沈子著其爲師則不煩數數題其名號是故正棺之說定元年傳不舉其所由來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僖三十三年經左氏穀梁皆有師字穀梁傳

曰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公羊見穀梁言狄秦即改經文夫其師字云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然下復不舉亂男女事所謂夷狄之者竟無其徵由習聞穀梁說忘其義指此公羊後於穀梁之徵也然自荀卿以及鐂向稱說左氏亦往往與二傳出入大抵七十子之異言各在遺離本事而以空例相推其義非與左氏絕僢末師承之稍益流衍穀梁善自節制公羊始縱恣以其論言佊訣暴君舊義或什存一今左氏微既佚其合者無以舉契總之荀賈所見近是若夫公羊所說或剽竊左氏而失其真見左氏言治兵于廟則改治兵爲祠兵見左氏言鄭可會伯子男則

曰春秋伯子男一也隱公狐壤之止在春秋前顧發諱鄭人輸平之下以爲不書諱獲長狄侵齊是年爲叔孫得臣所敗然王子成父獲榮如時距此且八十歲而二傳說爲同時穀梁猶知僑如長壽卽以禽二毛爲解公羊於此復沽昧不省穀梁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傳曰長狄也此所引傳即是左氏或言公羊本云長狄也以穀梁據公羊不知穀梁言重創者謂既射其目又斷其首斷首爲春秋穀之異于穀傳故言重創此豈公羊所有乎故知左氏之義或似二家由後之襲前非前之取後也今第錄曾吳虞荀賈司馬張翟鐂說委細證明爲如干卷子駿以後下及己說調糅不分卷目如別麻有達者理而董之

春秋左傳讀敘錄終

餘杭章見伊校

餘杭章炳麟太炎箸

鎦子政左氏說

浙江圖書館校刊

鎦子政左氏說　　　　章氏叢書

[seal]

桓君山新論稱鎦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誦然漢書則謂歆治左氏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閒猶自持其穀梁義君山歷事新漢親覩二鎦其見聞比於叔皮爲切不應信漢書疑新論也說苑新序列女傳中所舉左氏事義六七十條其閒一字偶易正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而子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訓詁者亦皆可覩蓋字與今異者則可見河閒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抽繹古義斷在斯文若其微言大義則亦往往而有其閒或與穀梁相涉二傳既同爲魯學故自孫卿至胡常翟方進輩皆以左氏名家而亦兼治穀梁非公羊齊學絕不相通者比則子政之綜貫二氏宜也今次第其文爲之疏證凡得三十餘事其直舉傳文略無損益商榷者悉棄不錄名曰鎦子政左氏說云

五行志中亦閒有大鎦說左氏語以其專詳災異故亦不道

隱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說苑修文曰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畱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賵賻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此七句本荀子大略篇語）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此三句本公羊）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含玩好曰贈（此五句本大略惟贈玉貝作口實）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

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二句本大略）與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采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髁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含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案子政本治穀梁此條則用左氏公羊說而又引荀子之說穀梁明此乃三家說春秋制禮之通義然首引左氏說則此條實左氏之大義也

天子乘馬六匹等說古今文執義各殊然有可以和會者案襄十九年傳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膏肓曰天子車稱大路諸侯車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蟜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大路非正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鄭箴曰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曰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今尋續漢書輿服志天子五路以玉爲飾劉昭注引服虔曰大路總名也如今駕駟高車矣尊卑俱乘之其采飾有差此當亦子慎釋痏之文正義引鄉飲酒禮大師則爲之洗注云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引踰冣明然則天子賜車則稱大路尊卑俱得乘耳詳此典章宗周舊制春秋損益四代義則有殊即如說苑所稱賵制皆依生時爲之而乘車乘輿文當互易何以明之賈子等齊曰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原缺）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乘輿即輿馬曰賵衣被即衣被曰襚貢即玉貝謂合爲一字故下空一字所謂玉貝曰含也次齊經緯未詳唯借爲雖次借爲恣言苟爲物工巧而志欲之雖冒上軼主亦恣意不顧也此賈大傅亦以諸物爲送死之具古人重葬此亦左氏舊義之遺）是天子之車則曰乘輿諸侯稱乘輿則爲僭妄故知諸侯曰乘車也大傅左氏說與子政所述正同是知乘輿之名非周所有亦非起於秦漢乃春秋家所

定爾凡四馬爲乘故諸侯曰乘車天子六馬亦從乘名而曰乘輿大夫三馬則不稱乘而稱參輿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元士二馬下士一馬生則用輿死時輓柩則無輿而有馬要之推輪露軨亦不得廢否則無以薦柩亦無駕馬之具但無輿人之制則曰不用輿矣異義引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卿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麟案卿當下從大夫制）大夫駕三士（元士）駕二庶人駕一（下從士制）說與易春秋同麟謂毛詩說周制也王度記說春秋制也大路乘輿諸名公羊左氏有異天子駕六之制公羊左氏所同公羊知

春秋改制不識周時舊章則於毛詩相關左氏事從其舊法
從其新斯古今兩制泯無牴牾此則史官之能事非鄉曲今
文所擬矣
隱三年經庚戌天王崩
說苑修文曰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
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
時也必其時柰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
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
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修飾棺
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
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
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
至也　案此所稱傳乃公羊傳必其時柰何以下皆左氏說
而子政和會之明二家亦有通義矣有天子在不必其時者
謂有朝覲之事或死於外歸葬過期耳白虎通乃曰諸侯有
親喪聞天子崩奔喪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
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
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以時葬也異義引公羊說曰天王喪
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此皆
誤解公羊妄逞肊臆古者冣重背殯金革之事猶須卒哭然
後無避天子之喪豈得急於民命而背殯奔問邪縱令尊可
掩卑亦有父母同卒之例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

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夫葬母先於葬父則葬父亦可先
於葬王何有失時不變殯歲暴棺之事異義引大鴻臚眭生
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
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
相報也此乃公羊正說鄭君申之曰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
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
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
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
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
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揜義其說更爲
明晳是知言背殯奔喪者皆佞臣媚子文姦之說非公羊本
義明矣然白虎通又言王者崩諸侯悉奔喪就平日言則得
之異義引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
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
此實未諦左氏先師莫若荀子荀子禮論亦云天子之喪動
四海屬諸侯明諸侯非在斬衰則無不奔赴王喪者故知說
苑所推左氏古義也異義所引左氏岐說也鄭君駁異義云
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案魯夫
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
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則傳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含且賵
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
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

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
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
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奔喪此皆答說又與禮乖
卓哉鄭君推見至隱盖深知荀鎦之說不違傳故知異義所
引爲違傳也若以棄其所守爲嫌則白虎通固云爲天子守
蕃不可頓空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
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閒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
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
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
何患空其所守乎然在喪中則無有得往者穀梁傳云周人
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
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
人不弔五經通義曰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
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爲
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是穀梁說以爲
諸侯無喪則奔有喪則止此可以明左氏公羊之義不然說
苑通義皆子政作豈於爾所大義瞀然兩可者哉　今尋春
秋書葬者五王桓襄匡簡景也莊三年經五月葬桓王傳曰
緩也此改葬故書左氏言緩緩即爰田之爰與公羊言改葬同義嘗疑本是爰字後人臆改作緩文
九年經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此以魯使卿往
非禮書宣三年經葬匡王承上經春王正月言十月崩正月
葬速故書襄二年經春王正月葬簡王九月崩正月葬速故
書昭二十二年經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四月崩六月葬
速且魯使卿往非禮故書公羊於葬桓王傳云改葬也於葬
襄王傳云王者不書葬不及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是其例也
又案說苑所引士庶人二月而葬是西漢先儒說左傳士踰
月之義也此公羊左氏既同說則公羊亦爲士踰月而葬即
何休注隱三年葬宋繆公傳亦引左傳天子七月而葬等八
句遂作膏肓又駮士踰月之說寧非違心之論自爲矛盾也
邪
隱三年經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傳聲子也
五經通義曰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妻榮於室故得蒙
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共公妻共姬是也又曰夫
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
則下化之故設謚以章其善惡公羊曰葬宋共姬稱其謚賢
之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　案
此見白虎通所引第一說言無謚者無謚即蒙夫謚左氏義
也第二說言有謚者白虎通引公羊傳云哀姜者何莊公夫
人也此公羊義也第三說言妾無謚者左氏公羊之通義也
服子慎亦云聲子之謚非禮也尋襄十九年傳云婦人無刑
郊特牲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以無爵知不得列謚號以無
刑知不必彰善惡左氏義長然子政作列女傳子駿頌之其
稱號乃有衛宗二順梁寡高行陳寡孝婦魯孝義保魯義姑
姊齊義繼母周主忠妾魏節乳母梁節姑姊珠崖二義京師

節女則皆錫以嘉名何邪此猶士本無謚而莊公爲縣賁父誄誠有可尚則不吝褒錄其名然非謚也殷湯稱武王周文稱寧王皆非謚也至妾之有謚案禮尤甚穆天子傳言爲盛姬謚曰哀淑人則此制已壞于西周矣

婦人無爵而傳有婦人封者齊侯以石窌與辟司徒之妻是也此雖食采之地猶無稱號冠之呂后封蕭何夫人爲酇侯此則牝朝亂政不爲典常而漢世自公主以外外戚亦有平原君修成君等封號至後漢東海王彊疏則云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處臣三女小侯國此亦非常制也東海王本以大子見廢屬又鮮子故爲上下所憐不可爲訓

隱五年經春公矢魚于棠　又經螟

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爲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霿以生蠃蟲之孽也案此是三傳皆以矢魚爲貪利子駿之說即本其父穀梁說左氏穀梁一義今錄子政說如左方

說苑貴德曰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原與下條不相屬今案當冠下條上）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求金上疑脫求車二字）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艸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公羊傳云棠者何濟上之邑也）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

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年始書螟（年上舊有元字案隱元年不書螟今刪其年謂此矢魚之年也始書螟者以前無書螟者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案此論前半取春秋繁露玉英篇是爲三家通義

桓十四年傳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劉逢祿曰以天災爲不害的是歆之謬案公羊傳云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此特老生常談服子慎注並同斯見云嘗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此亦强解傳文其實傳說閎深非公羊所能駁亦非子慎所能喻證以劉子政說如左方

說苑反質曰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寶謂稼穡）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案由是說言之慮內變則幸外患非幸外患也幸其可戒懼以免內變也慮人患則幸天災非幸天災也幸其可修省以免人患也魏文之賢無天災猶憂人患況魯桓淫昏無藝者乎災而猶可嘗是天災其穀不甚也其能震栗改行以免人患乎小

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若不害乃大害也戰國初左氏之
學在魏成父盡本傳義爲言

桓十五年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雝糾殺之將享諸郊雝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雝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雝糾

雝姬爲父訐夫是非未有所決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大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檀弓正義謂夫若殺母妻得殺之然女子有從而無專不得效臣之誅君蓋君以治民其繫不在一臣一僕

夫則異是果殺母邪在宮者猶有兄弟臣妾無待妻誅之也秦會稽刻石云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此自報酬之道又不容適于斯義雝姬雖非手刃其夫夫死實由於己然非殺夫亦不能免父進退維谷何以處之二鎦論之備矣

列女傳曰郃陽友娣字季兒夫任延壽殺其兄季宗告季兒曰女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女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女聽女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延壽慙去季兒以縊自經而死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頌曰季兒樹義夫殺其兄欲復兄讎義不可行不留不去遂以自殃馮翊表墓嘉其義明又曰京師節女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梁氏曰詷之誤）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且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頌曰京師節女夫讎劫父要女間之不敢不許期處既成乃易

其所殺身成仁義冠天下　準此雝糾之欲殺祭仲從公命以求富貴耳非有宿仇也若有他塗可以身代糾亦當哀痛其義而不殺祭仲矣不然愼密不言待其勝負乃爲季兒之自經雖無補益猶不失不僭不賊之道告父而殺夫則非其道也是故其母爲夫計則得而姬之計則失

莊十一年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說苑君道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

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齊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案此蓋鐸虞春秋之說君子即臧文仲以此見傳言君子者自有當時君子宋人夙興夜寐以下蓋桓公即位後事子政因傳有是宜爲君一語而采入君道篇

閔二年傳閒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說苑至公曰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閒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 案俠即夾字卜辭爲行父之言兆耳賈侍中云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閒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夫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衰次言之諸侯三卿亦有三室季氏本有此室在內行父之意特欲不爲私室惟兩社之地是居使後世有不能事上者則羣聚誅之陳尸闕下易矣本欲有罪速亡與成王卜居同旨行父忠於公室不欲卜言之應然其後卒與魯國偕亡

僖十五年傳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

列女傳以厚歸作以功歸既而喪歸作今以喪歸 案子政爲左傳古文作訓如此借厚爲功者東部侯部有時得相通轉工聲之輦詩瞻卬叶後工聲之項託見淮南說林訓而童子逢盛碑則作后稾趙廣漢傳又敎吏爲缿筩蘇林注缿音項也厚古文作垕從后聲其通功猶后之通項矣廣雅釋詁既已也然則既之爲今猶故之爲今也而訓爲以者如墨子云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呂覽云處次官執利埶不可而不察於此皆即可以也此西漢古訓之明通

僖十九年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說苑指武述此傳云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 案據此則軍三旬與下因壘異軍三旬屬崇因壘屬文王也

盍姑內省德乎

說苑述此作胡不退修德 案說文復卻也從彳日夂一曰

行遲衲復或從內退古文從辵案從內者內聲也此內字乃衲之古文省借子政識古文故以退釋內墨子親士曰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俞先生曰內乃衲壞字與進對文今觀此文則內衲固以聲通矣釋詁省察也省德謂自察其德何如作修德者便文易之非訓詁也尋上說文王云退修敎而復伐之則此當以退勸宋公隺然無疑義上作退此作內者古文不定一體故彝器每有一字而前後異形者今人溺於內省不䆮之文皆以內爲本字由不知六書假借也

僖二十六年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王齊侯乃還

說苑奉使曰任座曰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柰何相對曰夫挪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

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栁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气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栁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栁下惠來入門袪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栁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栁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繹史刪此八字羣書拾補亦以爲衍皆非也此言吾視爾魯君如吾國所有猶言在掌握中耳子曰不懼何也栁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

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刲羊矣臣之君固以刲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栁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案所說即此傳事惟言展禽親見齊侯則措辭過略耳服注室如縣罄云言宮室皆發撤榱桷如在縣罄夫齊侯尚未入境必不能發撤魯屋此云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乃知魯自發之先秦古義可貴如是

僖二十八年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說苑權謀曰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埽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此字誤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案據此則妖祥數見文公故懼非專爲夢搏一事此文可以補傳矣又案傳言得天說苑作見天者古文以㝵爲見父乙鼎南宮中鼎季娟鼎見皆作㝵父乙甗見作㝵下從古文目上中非艸中字乃又字也古文篆埶不整故又字正書耳凡從寸者古文多從又㝵從見寸此從目又即㝵字也而

古文以爲見是通也趙世家未得一城趙策作見晉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作得蓋二字之通積古相傳與說文以丂爲于以疋爲足一例左傳古文當本作㝵或作㝵故或釋爲得或釋爲見也論衡卜筮篇作得異虛篇上作得而下云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說則得見竝從

僖二十八年傳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新序善謀曰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　案晉世家說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云云下即言因作晉文侯命此孔安國故也今書序平王錫晉文侯命釋文云馬本無平字則書序不以文侯爲仇王或是襄王也馬氏以父義和爲父能以義

和我諸侯不同鄭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之說亦同古說麟謂仇字義和本無典據季長所說亦近漫衍義和當借爲羲和堯時以四伯爲四岳而康成謂即羲和其說雖誤亦有所因四岳兼掌天時見王莽傳而羲和又分處四方亦有官聯之分然則周時蓋以方伯兼羲和父羲和者猶父方伯耳羲和之官自古有之書序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魏相傳曰明王謹於尊天愼於食人故立羲和之官明非獨堯時置之矣羲和主日尚儀主月故牧伯之稱或亦兼尚惟師尚父師者大師尚者尚儀父者祈父也此與文侯爲羲和正同（周時牧伯各有多名呂覽下賢云魏文侯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上聞亦牧伯之稱佗書不見唯樊噲傳有上聞爵而位之尊卑亦異羲和上聞同爲牧伯名不嫌見可爲比例）然則用平禮者謂用平王享仇之禮而羲和非仇實爲重耳大史中壘說皆同矣享仇之書今不可見鄭及僞孔皆以享重耳者當之謬甚

宣四年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至）弒靈公

說苑復恩述此傳其下云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宣十五年傳使解揚如宋

鄭世家曰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無降說苑奉使同

說苑尊賢曰又有士曰上解于（此上承楚平王有士言言平王誤也）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　案解于即解虎兩堂亦作兩棠即邲之戰也王氏名氏解詁曰虎讀爲盱昭三十一年公羊傳人未足而盱有餘說文引作虍有餘是其例也方言盱揚雙也驢瞳子燕代朝鮮洌水之閒曰盱或謂之揚其說是也揚本楚之降臣邲戰時已爲大夫故文八年傳已云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而史記說苑皆言壯士言霍人者蓋揚初奔晉時居于霍猶子胥奔吳耕于鄙也故遂以霍人箸名耳其曰解揚者蓋以入晉官解得稱（僖十五年傳內及解梁城郡國志河東郡解有解城是也）非在楚舊氏也

成八年經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服子愼曰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案公羊隱二年傳云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服說惟謂宋公有母異於公羊餘則同義然則宋與紀事同而書異者何曰納幣輕於逆女納幣母不通猶可稱公逆女而稱公則不可也

說苑修文云夏公如齊逆女（莊二十四年經）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柰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舅字隨文便稱實無舅也）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

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艸茅之産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案說苑所舉傳文爲公羊則皆公羊義非穀梁義也親迎固異於使人迎矣乃大夫士庶人親迎則稱其師友而諸侯親迎則仍稱其母者亦所謂辭窮也至於天子左氏說無親迎使上卿迎之則亦得以師友之命通於后家莊十八年傳言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是也君於師友仍有臣主之分不得以臣使君故諸侯親迎不稱師友上卿於天子之師友即無臣主之分師友得使上卿故上

卿爲天子逆后得稱師友以諸侯親迎一事爲左氏公羊所同故錄說苑於此

成九年經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姬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公羊傳曰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曰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惟左氏無明文讀列女傳乃知左氏義過二傳非空言褒美而已

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于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肎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渫校曰疑脫地字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　案所說行父使宋復命之事皆本左傳而更詳其致女之由然則賢伯姬云錄伯姬云非徒賢徒錄之非以佗日赴火賢之錄之爲其守義不渝重禮文而輕情欲爾前傳說衛人來媵共姬禮也此傳又說晉人來媵禮也媵女常事數言其禮則爲尊獎伯姬可知此義乃與二傳同耳

成十六年傳宣伯通於穆姜

列女傳曰繆姜聰慧而行亂故謚曰繆下復說東宮占卦事云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

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頌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郝氏曰阻疑怚誤說文怚驕也謀逐季孟欲使專魯既廢見擯心意摧下後雖善言終不能補　案據此則左氏本文穆作繆也襄九年經葬我小君穆姜穀梁同公羊作繆繆穆相通往往殽亂蒙恬傳云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則繆穆相殽久矣謚法解曰名與實爽曰繆姜聰慧有善言而其行淫亂正名與實爽之謂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

列女魯宣繆姜傳述此云以魯士晉爲內臣　案據此是左氏古文作士晉事乃訓故所改耳說文士事也

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列女魯宣繆姜傳述此云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　案據
此昰左氏古文盟作明也盟亦訓故所改襄二十九年明主
吳大伯世家作盟主是其例
襄九年傳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
而生子禮也
異義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
故人君年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又云國君
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
之長殤莊葆琛曰當作婦爲夫之姊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
五見士昏禮也莊葆琛曰見士昏禮亦無考賈服說皆以人君禮十二而
冠　案荀子大略云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子十九
而冠冠而聽治其敎至也御覽三百四十四引賈子曰古者
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
劍記曰古者五十始爲大夫何大夫冠禮之有而此言大夫四十而冠者蓋未授爵而居其職者也隸人不
得冠庶人不帶劍此文今賈子無之當爲保傅或胎敎佚文荀賈二先師言古者
皆謂大古匹夫即是庶人五十而士者士夫也此與大戴本
命篇所謂大古五十而室同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承古者
言則亦謂大古矣隱元年公羊疏云依八代記卽少昊亦十二而冠此或有爲爲之非時制也以
荀賈互證賈子所謂大夫下通士庶士庶四十而冠故五十
有室柜距十年猶後世二十而冠三十有室亦相距十年也
荀言諸侯子亦十九而冠賈言諸侯三十而冠則上古制亦
微異也如荀說匹夫五十而娶之時則天子諸侯子十九而

冠匹夫三十而娶之時則天子諸侯子十二而冠世子冠娶與君同時
詩君引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時文王尚爲世子十九與二十不異古人計年或就當時或待歲終
二十十九一進一退其實一也以五十取十之四則二十也以三十取十之
四則十二也以匹夫之昏與君世子之冠互較者以大小有通轉之理昏冠亦有差率之數說苑建
本曰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此
十九而冠之證召公不於十二冠者是時周爲諸侯召公又
其庶孽非世子也修文亦曰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
也其在天子諸侯則有十二而冠之禮毛公詩傳曰觿所以
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
德以童子而早成是即十二而冠之證說苑修文曰知天道
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
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
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
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冠者所以別成人
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
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屬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
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
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
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是說足以
發明毛傳蓋以冠早成其德欲其去童心以行政使在位無
過乃事之不得已者通典天子加元服條云魏氏天子冠一

加其說曰古之士禮服必三加彌尊所以喻其志至於天子諸侯數無文將以踐阼臨人尊極德成不復與士以加喻勉爲義孫毓五禮駁曰魏氏天子一加三加嫌同諸侯毓案玉藻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其說謂皆始冠則是有次加之辭此二冠皆卑服質古勢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聖人制禮所以一時歷加衆服者今始成人卜擇令日而徧加之所以重始也若冠日有不加者後必不擇吉而服非重始也又禮器有以少爲貴者冠不在焉記有彌尊喻志之言蓋以服從卑始象德日新不可先服尊服轉而即卑今嫌士禮喻志之文因從魏氏一加之制考之玉藻似非古典今三加者先冠皮弁次冠長冠後冠進賢冠以爲彌尊於意又疑裴頠荅治禮問天子禮玄冠者形之成也爲君未必成人故君位雖定不可孩抱而服冕弁摯虞以爲天子即位之日即爲成君冕服以備不空有加諸侯即位爲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衣便不可乎意謂空冠有加案孫說發明三加喻志之義亦甚精審雖天子必遞加者蓋欲早成其德而又不欲如闕黨之速也魏氏一加則陵節矣

又案夫姊長殤馬昭引盧氏說以爲衰世之禮又以爲闕長厭溺而殤之士禮固非衰世所制畏厭溺等雖謂之殤固成人也禮當言殤而已何因得言長殤此皆不必辨也惟闕盛衰之說爲得子姓希疏門胙將絕得有早昏之法若人君則不然其成之早於士庶不繫於盛衰矣而桐城姚鼐駁傳則云漢昭帝八歲即位逾九年十七歲而後加元服平帝即位五年十四歲而崩歛乃冠之是西漢儒者皆知晉悼之言非禮是以棄而不用此說可謂巨謬漢世儒臣果不取十二而冠之說便當刻年二十乃爲得禮乃昭帝十七而冠是實進退失據寧足爲典要哉且始元四年昭帝年財十一巳立皇后上官氏昏先於冠六年可謂禮乎平帝以元始五年崩乃加元服而三年巳立莽女爲后十二而昏乃猶未冠於禮亦失皆不足以難傳

襄二十五年傳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說苑立節曰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使晉而反與韓詩外傳同初學記人部上大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九引新序云申蒯漁於海則與此傳合）其僕曰（蓋以宰爲僕夫）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案

稱申蔽曰邢蔽蹟者蔽蹟疊韵爲名本可單舉韓詩外傳作荊蔽芮荊即邢之誤蔽芮亦疊韵
此邢蔽蹟即襄二十二年傳之邢蔽彼云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蔽出奔齊故蔽後爲齊臣申邢異者邢蔽當是申公巫臣之子成二年傳云巫臣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故其子謂之邢侯明邢蔽亦其子姓也若然襄二十一年傳云邢蔽欒氏之黨也而子政賢之者邢蔽奔齊在欒盈奔楚後入曲沃前是時盈尚非叛臣特范氏以譖逐之耳雖黨欒氏無損於義也此章本自韓詩外傳其論僕夫與韓氏異至外傳又云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此又別生枝節分一人爲二名西漢今文諸師疏於史傳每多此誤蓋自六國時已然矣

襄三十年傳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列女傳貞順述伯姬事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夜失火保傅不備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案列女傳作於子政其頌則子駿述之子駿既是左氏大師今云春秋賢之則必非二傳之說案張敞傳敞奏書諫曰禮君母下堂則從傅母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子高夙治左氏則先師舊說固然二鐳皆取此義也然傳文則於伯姬有未足者以爲文母處此必能以義制事惜伯姬之未逮也若穀梁傳云伯姬之婦道盡矣則尚非至論也

襄三十一年傳子大叔美秀而文

說苑政理述此傳美秀作善浚　案惠定宇以此傳爲誤今觀美秀聯文語意鄙俗西漢古文必是善浚

昭八年傳民力彫盡

說苑辨物述此傳作民力屈盡　案此以屈訓彫也古音周屈相轉摘襄聖云冠短周天官書云白虹屈短周屈皆訓短也廣雅釋詁鈯鈍也說文銅鈍也此又聲義皆同之證呂覽去尤云商咄至美余謂商咄即是宋朝宋亦稱商朝咄聲轉也釋鳥云鵽鳩寇雉鵽亦謂之鵰鵰鵽一聲之轉彫借爲屈亦同此例呂覽安死智巧窮屈注屈盡也荀子王制財物不屈注屈竭也屈盡同訓複言之耳

昭八年傳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十年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

案此事術士皆知之而師曠尤識其微說苑辨物復有一事其文如左方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

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柰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案七月戊子據杜長歷爲四日以三統歷推之爲五日說苑乃云八日者當時歷紀紊亂國各不同無足異也說苑先紀石言事此章正承其下即爲夫子知之一語作詁且又稱言戊子爲八日其爲先秦經師所述無疑

昭十五年傳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

說苑貴德述此傳庇作示　案晉文言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穆子語亦同彼不須改字說苑作示恐是衹之譌脫考工輪人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注故書庇作衹杜子春云衹當作庇（今周禮注衹作秘秘乃俗字必是誤書）子政所據左傳古文當作何以衹民後人不解故去其右旁爲示字耳

昭二十八年傳吾母多而庶鮮

列女傳作吾母之族貴而無庶　案多與貴訓故不同蓋形誤也傳蓋本作尚古文貴字也多從重夕據單癸卣夕作月（以日月字爲之）則多亦可作肙與尚相似是以致誤鎦子政尚見原文也母族貴則母貴可知文微異而義則同庶謂媵妾言母素貴從者當衆而今媵妾反少是知母性嫉妬也故懲舅氏

寔有豕心

列女傳寔作宕　案梁端以宕爲寔之誤未必然也說文宕過也從宀碭省聲此宕即碭淮南本經訓玄玄至碭而運照注碭大也然則宕有豕心者大有豕心也古文正爾子政所見未譌不得反以今本改之

昭三十二年經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傳魏子南面衛彪傒曰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定元年傳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

案兩傳所述實是一事南面爲天子之位鎦子政能明之

說苑修文曰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大簡上無明天子

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雝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包注論語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非是辨見下）雝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雝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案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邵公解此經云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卑之意也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起正居賓外之夫以蕞爾陪都建爲宸極方嶽不狩襃殺相尋姬宗之喪已可知矣故傳云萇叔違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此則新周之說所由來也代文以忠不欲醇質居敬行簡乃得人統是故有仲弓之德則可以南面矣若其保姓守宗世執國命馮藉權位欲窺神器則亦春秋所必誅魏子南面是以謂之干位公羊之說奬借甚夫過爲側詭故亦時論使然非公羊獨創之義也爲是左氏極陳其義大命已去則支壞無所用王德未備則天位不可干斟酌損益于是具矣

問曰諸侯亦得南面何故專歸天子荅曰古者賓主行禮其閑細節南面者不可勝數且昏禮之醮父南面而立子北面而跪是雖庶人亦得南面也凌氏禮經釋例曰少牢饋食禮爲祭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此卿大夫之南面也士冠禮初加再加皆云出房南面三加如加皮弁之儀賓醴冠者筵於戶西南面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立於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士之南面也至於臨民涖衆則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樗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是也不知其所謂南面者悉偏向而非正向何以證之晏子春秋內篇襍下曰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大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蹴然曰古之臣乎是周制以周在西使東方之國城皆夕以向之則周西之國其城皆朝以向之可知（其在王都南北者國城必非正與王都相直必偏在王城東西則亦朝夕以向王都矣）蓋既示尊王即辨等差宮矩既同城矩則朝位君所立處視之如向正南實有朝夕矣不朝不夕審正南面者實惟天子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論語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管子戒篇曰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呂覽勿躬篇曰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並是天子非列侯也楚人以弋說襄王曰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芈已稱王而曰南面稱王者是非天王而何戰國雖衰古義未絕若白虎通封

公矦云諸矦南面之君則皆所謂偏向而非正向者矣通典七十一北齊天保元年皇大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臣議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卬疑非禮魏收改爲西面邢子才議欲依前曰凡禮有同者不可令之異詩說天子至于大夫皆乘四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大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也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大子聽政亦宜南面坐據此則官長南面涖事其沿襲于古而不詳偏正也久矣而當時雖儲后監國羣議猶吝其南面則古禮未弛也宋書禮志世祖嫌矦王彊盛欲加減削諷有司奏諸矦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㡯是亦根據古義者

定八年傳王孫賈

說苑權謀作王孫商　案王筠曰名賈字商名字相應

定九年傳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

說苑權謀述此曰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

案據此則勤齊師亦本作罷齊師蓋罷破聲義相通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疈爲罷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襄三十年蓮罷公羊作蓮頗與同注鄭大夫讀陂爲人短罷之罷皆罷與皮聲字通之證是司農讀罷爲披披與破皆從皮聲說文云剝取獸革者謂之皮韓策皮面抉眼是其義廣雅釋詁皮離也披破皆得其聲義披磔猶今人言對破說文破石碎也碎䃺也故凡言披靡者猶言破䃺也又方言披散也廣雅釋詁碎散也是披之義即破之義也故披破聲義又同罷可通披故可通破子政見西漢古本上下皆作罷字訓皆爲破故述之如此後人誤讀罷爲罷勞字因又改上罷字爲勤釋文不出賈服異字則其誤已久矣

定十四年傳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

列女傳曰南子通於宋子朝大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讒大子於靈公曰大子欲殺我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蒯聵使之出奔　案據此則似大子與戲陽所謀及出奔後語皆由南子誣構然彼文又云蒯聵立殺夫人南子則斯謀有因矣子政爲孼嬖作傳深惡南子故以讒言之耳

哀六年傳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說苑君道述此傳曰昭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大史州黎

案鄭司農注春官大史曰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大史主天道服子慎注諸矦皆有大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惠定宇謂齊衛晉魯皆有分楚獨無有不當有周所賜典籍蓋自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是時當有大史從奔麟謂周賜典籍並其官賜之是曰周大史故辛有二子入晉稱曰董史是也晉大史屠黍見晉之亂以其圖法歸周見呂氏先識覽此則周大史又復歸王國之徵也莊子則陽曰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此三人皆大史

（依李氏說）而伯常騫則齊史嘗爲景公攘禜者也晏子春秋問下曰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則騫乃以周史仕齊實由崔氏之亂齊史殄滅故天子復賜之也戰國擾攘史記放絕然周大史猶尊於列國呂覽不屈曰惠子之治魏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大術之愚爲天下笑得舉其諱乃請令周大史更著其名（高誘曰名仲父之名也）魏王不自以名尊東施而必令周大史著之蓋史權重矣然定四年傳言分魯公以祝宗卜史是爲選建明德錫賚特優其佗偏國小侯殆逾千數不能皆有周史尋周官大史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長小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志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而御史所屬有史百二十人其數特

廣明其分在列國蓋在周則曰御史在其國則曰周大史矣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皆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見公羊隱元年疏此即嚴氏春秋所謂與左丘明如周觀史者特異其人耳）蓋百二十人者分布諸侯既監書其國事因以上計周室其長官中士下士臧之迭上大史故史凡百二十人而寶書亦百二十國其數相應周官本周初之制逮及定哀百二十國迭相吞滅存者亦鮮所得寶書必有前此亡國絕世而其史尚存于周室者亦必有春秋見存之國如邾郳鄫莒僻陋在夷周未賜史不在百二十國中者六國表言史記獨臧周室此國滅而史猶在周之徵也孔子言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此郯國史記不達王朝之徵也然周不賜史之國小

行人猶每國辨異以爲五物之書反命于王故天子得周知天下特其文略耳若乃條教關移雖在僻陋猶不得無周不賜史其國亦自有官掌之故楚先有左史倚相其國志亦有檮杌惟此周大史者則子朝奔後所置觀子朝徧告諸侯之語猶儼然帝制自爲則在楚亦未改王號其大史宜即子朝所賜也說苑作州黎者以古今人表華周作華州證之州即借爲周字黎是其名史出於周稱曰周黎猶言周任矣（論語馬注周任古之良史）或謂子政未取左氏校勘因襲佗書譌爲州黎此則謬說二鑑父子皆精左氏周大史之見羣籍者多矣胡爲昧其所出不加刊正乎周史名黎必是曾吳鐸虞所傳左氏舊說非取之短書小記者

鑑子政左氏說終

餘杭章見伊
吳興沈維伯　同校

光緒元年
三月補刊

公羊墨史

公羊墨史序

墨者何墨守也何邵公志也何以史
史者公羊所短也左氏史學公羊
經学捄所短也石渠三科九旨七
等辭說纔枳畔乎史也公羊之
經長有不盡長者也公羊之史

短有不盡短者也故曰史也学聖
而僭執理而迂尚異而鑿逞臆
而誣揚美而溢實摘瑕而傷鍥
公羊不免也其說春秋之失不
失在淺而失在深深者忘乎其
為史也史可信然後經可說也

公羊之義出孔父正色立朝宋
襄傳位先正仇牧不畏彊禦史
之粹者也經之翼也如祭仲廢
立行權季姬遇防請己叔術
妻嫂稱賢史之駁者也經之蠹
也家不傳事詳於經而義未必

當故曰公羊短於史蓋救短之
難也然則墨史有合者乎曰有
祭仲為兆亦不終也陽處父為
晉殺不密也潞子為善而躬亡
不善也紀叔姬歸酅為葬於
牀不失節也宋襄非文王戰也

沙隨執大夫非以幼不恥也皆屈
完賤得臣襄受盟貶自敗也凡
此者皆合也救也他或約而擇之
旁而通之恢而奇之旋而幹之出
入利鈍亦說史之常也至若張三
世存三統錯綜條例扶剔異同鉤

索詳密有所未逮然亦淺之先而
純先莊深也無害乎其為史也
胡母師法亂於莊顏王林繁露
惊異雜縱景伯緣隙高密操
戈公羊家言久焉響絕苟有
作者曷可廢也且邵公之志也作

之者誰明桐鄉明經周拱辰也
傳之者誰其七世孫廣文桂也
道光乙巳吳縣吳鍾駿序

序　四

公羊墨史序

舍三傳以言春秋後儒之失也春秋天子之事也以孔子之聖不得用於定哀之世退而託史文以垂法百王蓋其筆削之旨微矣而幸傳於子夏之門公羊穀梁是也二家之說同者十七八卽先師所授閒有違異各尊所聞亦皆有大義存焉非是則無以知春秋而唐宋以來傳注多不屑師承前人求其義例徒掇拾左氏事蹟臆決是非而曰經意當爾筆墨馳騁好辯而已故其詞愈煩而義愈晦嗟乎自周室既衰王者之迹熄春秋作而亂賊始沮其後諸侯爭富强蔑道德訖秦而六

錢序　一

蓺之文燔焉漢興七十餘載乃立學
校之官罷百家推明孔氏實自廣川
董子始建明之董子治公羊者也言
於武帝曰春秋謂一為元者視大始
而欲正本也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
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孔子
謂魯大夫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董子之
言猶孔孟也今讀孟侯周先生之書
於成公會吳於鍾離申傳言自近者
始之意謂必魯自治而後可以治天下
故始之有貴其始也先生之言猶董子

也宣公初稅畝冬蝝生傳曰幸之也幸
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先生申之曰幸
之者非幸其不為災也若曰徼此王
心其不悟乎山崩兔舞以示天警而
夏商卒亡桀紂之心不受也斯義也
又同於董子之言災異者天心之仁
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而且推原至
隱以時君之心受不受為治亂之本
至哉言乎是其明於天人相與之際
將上下勤恤用保乂民自貽哲命撥
亂世反之正夫孰有先於此乎先生
生丁明季高才不仕鼎革後遯迹
邱園抱遺經以終老以視董生遇
孟窮矣其治公羊不為句解字析有

特見大義則書之文體簡古一同乎傳凡一百四十事為上下二卷名曰墨史殆取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也觀其察時勢而為進退本人情以定褒貶義正而言厲真若有繩墨之陳也者闡釋文義如傳言漷移以為漷水灌邾田漷隨田而移也於解詁言

隨水而移者更推明一義百金之魚公張之不用罔罟舊說而以張為射則與臧僖伯之言合他類此甚衆近時治公羊者孔氏通義劉氏條例盛行於世惜皆未及見先生書而參證之蓋藏槀二百年先生七世孫歸安學博桂始為刊行學博之猶子士烱士炳郵

書大梁乞為序儀吉受而讀之不啻如韓子遺殷侍御書所謂鄙心冀急者願與同學之士好之樂之聖經賢傳張而明之有日矣乃若曹羈三諫其君不聽而去傳以為賢先生責其不能格君臨敵而去之雖曰見幾不恕乎哉齊人降鄣傳謂為桓公諱

先生曰紀亡二十八年矣所謂頑民之義桓志取之魯不能救書曰齊人惡其盡也夫子欲存鄣以存紀也其說皆與傳相違此其故國遺民之言也蓋雖義殊於公羊而道合於春秋嗚呼是又可以見先生之志也夫

道光丙午仲冬里後學錢儀吉謹序

公羊墨史目錄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著　男　宗蝶菴手纂

孫男　元釜銘五　雲杍緗雯　校正

卷上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冬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七年夏城中丘

桓公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十有四年夏五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公

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齊師遷紀郱鄑郚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六月己丑齊侯葬紀伯姬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
夏齊人瀸于遂
十有八年秋有蜮
二十年夏齊大災
二十有四年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二十有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
冬齊人伐山戎

閔公

元年冬齊仲孫來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秋八月辛丑公薨

僖公

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夏陽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齊人執陳袁濤塗
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鄭伯乞盟
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十有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十有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二十有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冬杞伯姬來求婦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卷下

文公

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十有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十有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宣公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
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荀林父帥師及楚
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冬蝝生
十有八年冬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成公

一集 一一〇 冊 續修四庫全書 頁 8 反文内

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
十有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
子鄭師敗績
秋公會晉侯齊侯衞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
曹伯歸自京師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
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
貍軫

襄公

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
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
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六月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九年春宋火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運
十有九年春取邾婁田自漷水
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有七年夏衞殺其大夫甯喜衞侯之弟鱄出奔晉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吳子使札來聘
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冬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昭公

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
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九年四月陳火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

十有九年冬葬許悼公
二十有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二十有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二十有五年秋齊侯唁公于野井
定公
元年春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十有三年冬晉趙鞅歸于晉
哀公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四年夏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余七世祖孟侯公著作甚富有莊子影史離騷草木史聖雨齋詩文集久已刊刻爲世所推許外有公羊墨史二卷乃公晚年所著也今課餘之暇輒開卷尋繹雖未能得其要妙而議論之精詳文詞之古雅自有不可磨滅者在因付梓人以質世之治公羊者道光二十有三年癸卯秋八月七世孫桂謹跋于歸安學舍

公羊墨史卷上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著
同邑　陸時雍仲昭　張履祥考夫　評點
七世孫　杰　桂　棨　翰
八世孫　士炳　士燗　士焜　士煌　士照　士熊　士燮　士焯　士煒　士煦　士炯　士烇　士耿　士炡　士熯　士焌　校刊

[stamp]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隱之立。爲桓立也。先君之意乎。諸大夫之意乎。抑隱自己之意乎。謂先君之意也者。其初意爾。借隱之立以爲桓地。則非先君意也。謂諸大夫之意也者。國人莫知矣。長且賢矣。宜君而君之。念不及此也。謂隱自己之意也者。諸大夫扳而立之。不能主也。隱亦安容探先君之邪志。強諸大夫也者。而立之。且也立子以貴不以長。隱之欲讓也。則有辭矣。豈更有羣公子焉。篤桓上者乎。其曰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夫固曰子以母貴矣。何幼君之有。故隱卽欲讓。讓之初可耳。其曰國人莫知。何不明告諸大夫與國人。而蚤自引也。且曰莫知吾君之子也。而莫知乎。矯讓以市節。而卒爲孽公子買焉。也宜也。傳曰君子大居正。盡之矣。

不書卽位春秋之言誠明諸傳皆破他嫡過千年好夜于今始且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語曰。弟不中道。則兄事之。君子之兄事弟也。養其敬也。鄭伯之兄事弟也。養其罪也。優游寬假。以聽其自斃。而徐起收之。伯之圖段也。忍矣。忍于弟猶可言也。忍于母不可言也。故曰大鄭伯之惡也。

誅鄭伯之心故曰克

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

聖人不達乎人情[illegible]誠爲禍之本也

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
賻非禮也
禮曰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況王畿之出
猶足備禮乎天王以令下者也而曰求不可聞于天下
矣且求賻而命新喪之子又奪喪也兩譏之

冬癸未葬宋穆公

傳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常時而日危不得葬
也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
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
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

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終致國乎與夷莊公
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父子兄弟天性一爾宣之授弟篤親親矣繆公卽不欲
負兄何至逐其子而恨恨乎訣語也無乃實矯焉而故
以其子忍乎忍生怨怨生乖乖生無常其曰君子大居
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余曰君子大居正與夷之禍繆
公爲之也

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
與弒公也于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

隱可謂[illegible]乃成拙

題眼在一譏字違非所亟

寫之偽情無[illegible]遺處

于鍾巫之祭焉弒隱公或曰以起淫祀之無福也始何
以賂尹氏焉而得免終何以館寪氏焉而不得免非猶
是鍾巫肖乎愍謂隱公之禍貽于以妾禮葬子氏而發
于羽父之求太宰于鍾巫之祭焉無與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百金之魚公張之
左言矢魚此曰觀魚以矢之者爲觀也禮季冬命漁師
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又曰非以爲祭也則君不射公張
之者何張之所以觀之也百金之魚而君射之乎非以
爲禮也以爲觀也故曰公觀魚于棠以刺公也其曰遠

而不可遠而不可如近而可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

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
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
仲子者何桓母也或曰非桓母也惠公之母也然據隱
公葬子氏以妾禮則享桓母以夫人固應耳子儼然主
鬯而取他人之母祭之祝史何以致詞祭者何薦其敬
也薦其美也非味享也己之母以逆餕而他人之母以
諂餕仲而有知來食乎

初獻六羽

始僭始厲說本穀梁

行語若冰相

具情傳妙與公羊子神似

傳○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
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卽始僭樂始厲樂之說
寬之也寬之者何以甚成父之惡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傳○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吾與
鄭人末有成也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
言戰諱獲也
狐壤之獲隱辱國矣辱國宜死隱何以不死苟能死也
有桓在焉抑尙幼也而忍死以待乎其後受鄭邴盟包

公羊墨史　卷上　五

來一月而載取郜防種種不肖刃在其頸矣稱鄭人以
人魯也魯甚焉爾
七年夏城中丘
傳○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
也
脩中丘而曰城中丘城也者無異乎城之也龍見火見
有常役矣其曰夏城中丘城中丘也而于夏乎愛百姓
乎中丘也故曰以重書也九年夏城郎亦如之
桓公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色見乎外義根乎內以色論宋責以義論宋也雖然以色化民

宋也君子必慎乎無色之先

父
傳○及者何累也何以書賢也孔父可謂義形于
色矣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
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殤
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
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
謂義形于色矣
聲色辭氣者君子之與也氣餒以取之治其氣以治人
也莊以蒞之治其色以治人也語曰夫執介胄而能拒
敵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服而勇奮者消其志

公羊墨史　卷上　六

于貌也伯玉以身藩衛子產以言藩鄭孔父以色藩宋
其致一爾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
器之與人非有卽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
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
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曰否若楚王之妻媦無時
焉可也
宋以不義取之謂之郜鼎魯以不義取之將何名焉然
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爲取取鼎也蓋非其有者終不

（解無時意十分醒透十分典雅）

名有有非眞也可以郜有之可以宋有之可以魯有之
而有無時宋可取之郜魯可取之宋復可取之魯而取
無時故曰若楚王之妻娟無時焉可也齊桓可以妻諸
姑楚何不可妻諸妹然而有者終不名有也德之昏亂
雖大輕也故君子愛鼎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傳既者何盡也

（類上添毫）

既者何盡也盡也者盡而不盡也幾幾乎危之矣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傳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已丑之

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兩日並書者何或以爲再赴焉或以爲不知死之日而
包舉之焉此以爲鮑之狂脩春秋者疑之焉余謂天有
再旦日有再中生有再生死有再死秦諜絳市之魂死
六日而復蘇再生也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按時事以立論）

非時而大閱以脩鄭也其脩鄭奈何北戎之役齊使魯
餼諸侯之戍者魯以周班後鄭鄭太子忽以其有功也
怒魯懼故備之也非時而閱當時而不閱可知也十年
而有郎之戰鄭怒未怠也鄭怒未怠而魯之閱已怠矣
故曰以罕書幸之也亦危之云爾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傳焚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
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
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火其野即火其民火其民即火其君故曰重之）

火攻之說前此矣疾始以火攻春秋之始也君存焉而
國之等焚邑之罪于焚國重之爾或曰焚咸丘所謂燎
于原也司爟氏變國火救時疾其于季春出火內火
非乎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火其野虞衡論之火

其民國君問之火其君天子諸侯弔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
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士不及
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正月祠以薦韭也四月礿以薦麥也七月嘗十月烝以
薦黍以薦稻也不失其時所以奉先祖爾春正月己卯
烝冬祭而春用之不亦慢乎或曰冬祭而遲之春曠其
冬矣或曰春自有祭而設冬祭曠其春矣聖人之于鬼
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欺鬼而鬼食之鬼食其欺乎士

寫生妙手

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矣。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祀之。仁者之粟。非得之公田不可。能乎。不裘不葛。痛窮士之無春秋也。

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

是也。

正論不刊

權也者。物乎三才之紀。而不易居之名也。是故君子陰用而不以語人。其陰用而不以語人何也。恐其以手握刃之傷也。仲視突忽不如弈棋。盟歃不如嬉笑。身執被辱。逐君首惡不如尋常杯酒。不幾為莽操者蒿矣乎哉。其曰從其言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令雍糾之謀得行。身死之不暇。而能保有忽乎。雖然。仲之始為忽謀也。則已忠矣。齊之欲妻忽以文姜也。固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此言也。行其何有于宋氏之弱。吾故曰仲之始為忽謀也。則已忠矣。

忠于始而不忠于終。謂其知權可乎

傳神在阿堵中

十有四年夏五

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元年有王。以其著之者。治桓也。夏五無月。以其疑之者。治桓也。春秋多微辭。殆此乎。無聞焉爾。所以尊聞也。若曰。如彼聞焉者何矣。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天火曰災。記災也者。記不警災也。書乙亥嘗。此志爾。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

如齊

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含蓄渺然

申繻之諫。可為婉切矣。而公不聽。公不外夫人也。而夫人實外公。有人矣哉。公何以數若不知也者而遂之。縱淫拒諫。授首彭生。君子以天為有知矣。

莊公

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傳。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

聖人隱微之旨和盤托出

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于其念母焉貶不與念
母也
念母也不與念母也母可念也妻不念夫子道乎絕
矣則迎之而悛之乎于郜矣于穛矣于祝丘矣于齊師
矣于防矣于莒矣非惟不悛也抑又甚焉其曰與弒公
也夫孰知淫以辱子之甚于與弒公也他日而卒之而
葬之又朔秩秩乎夫人也夫固曰吾夫人也用美焉爾
爲內諱也然與

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傳 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無功而庸之非勸也已死而追命之非制也王嘉季歷
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君子猶或非之況罪魁
乎或曰以媚莊也無故而旌其尸以及其子孫天朝之
大典以市乎哉

齊師遷紀郱鄑郚

傳 遷之者何取之也

得間而入

欲滅其國先促其封似矣按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敗
宋師于鄑鄑魯地也未有借他國之地以遷人也然此
以遷之者爲取亦本其仇紀者言爾魯地也而齊何以
取之或曰齊取焉後入于魯也

參一活筆更妙

有此論則灰日不得排日知寶光發公付延年一疏而漢廷爲之肅然

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傳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
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禮曰喪不處居爲無廟也況國祀乎故紀季之存五廟
與箕子之抱祭器一也雖然酅伯之酅也季而專之擅
也勢方洶洶而先去以爲民倡是季子與伯爲難也齊
取我郱鄑郚矣紀地幾何而我又以酅往是益紀之孤
而張齊也且傳固曰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季自服爾伯
何與焉不成乎服罪也且盜地以危君貪生以辱祖不
成乎服罪以甚齊怒服罪焉乃罪也或曰季之以酅入

也伯實使之春秋諱其辭以子季所謂易其名以有諱
也云爾然乎

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傳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
滅之爲襄公諱也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
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
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
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
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至今有紀者
猶無明天子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

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緣恩疾者可也
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是使世人相殺無已
也故曰家亦可乎不可以正之也雖然襄事禰祖之心
盡矣而非所以事周天子何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
實天子殺之也天子殺之誰懟乎且襄亦安知不心孤
紀而借罪焉以逞其貪也魯能倡義以救焉襄或者恐
天下之不直己而有悛心且伯姬吾女也而徘徊不進
夫子致憾焉故特書曰冬公次于郎若曰紀非齊滅之
魯滅之也然則紀侯自去其國耳國固紀侯之國也齊

終不得而有之也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逐之不
去求之勿與上下同心以俱死而以是畢乎世守而以
是報乎先人國固紀侯之國也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自去國耳國未始去紀侯也明乎予紀侯以國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
國亡矣徒葬于齊爾復仇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
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魯不能救紀侯豈其能葬伯姬然齊葬伯姬而嗣後不
見書葬紀侯其曰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然乎或

此公知有世而不知有父遂爲默不進矣

曰伯姬之葬于齊不如叔姬之葬于酅姑姊廟存焉爾
或曰叔姬之死于酅不如伯姬之死于紀紀侯殯焉爾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
諱與讐狩也
築王姬之館于外以遠讐也君子是之此何遽與讐狩
也以爲彭生除而遂可泰然也夫彭生非能殺君也使
彭生者殺之也不覩夫九世之仇猶不忘報乎于齊襄
爲罪人矣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傳○成者何盛也盛也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
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
曰次于郎曰治兵魯意在降成也此曰成降于齊師何
益乎成固曰魯吾宗也而忍翦吾宗與其輸魯也寧輸
齊爾弱其宗以厚鄰而又自食其惡以笑于鄰何益乎
嗣書曰秋師還不卒事而還也功費于己利享于人愚
矣哉莊也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
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
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

責以大義糾亦何辭

臣名也
齊欲迎糾而魯蘄乎之齊迎小白而魯強致之故曰納
也者猶不能納也雖然魯郎能納糾矣糾終不成乎公
子何也糾之居齊也久其亡于魯也近且桓而先亡矣
亡則無由御君討賊者非糾其誰乎聞難而奔有賊不
討豈惟雍廩之有愧會費與紛如之弗若也故曰不成
乎公子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隱之爾然則桓
何以不稱公子抗我也且惡殺弟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

納則若其子不宜納糾殺則子亦不宜殺也聖人微言惟明眼人乃能見到

如分水犀如指上螺

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曷為不與
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
莊父之讎九年矣九年則猶未可以復乎或曰姑隱忍
焉以有待也諸兒弒五公子爭立非其時乎曰齊無君
不成乎復讎也則桓新立而勢未集此其時與然而不
與公復讎者何伐敗也且言使微也伐敗者何所謂敗
兵先敗而後求戰也惡謀也使微者何喪路傳乘㪅不
免矣公實喪師而託言于使之不得其人也為內諱也
如是而復讎誰非復讎者乎納糾不得且益恥焉而以
是假辭于先人若曰公實義舉而奈此卑微者敗乃公

也故曰復讎者在下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
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
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猶之公子糾
之說也魯論仍魯史之舊耳若稱公子則桓曷得殺之
桓而殺之是弒君也夫子直書齊小白內之也魯納糾
外之也蓋葬襄者桓討無知者桓而且又長桓則宜君
者也故與小白以入齊奪糾以公子直桓而削糾也此
竊取之義也然則糾斷不宜君者乎曰糾之子齊也可

以君可以無君者也猶之管仲之于糾可以臣可以無
臣者也既已越在他國矣而借魯而逃死是又可以殺
可以無殺者也必欲殺之又恐人之不直己而嫁惡于
魯故夫子暴其惡而直書曰齊取子糾殺之也若夫忘
殺父之仇甘喪路之辱不能納糾而又殺之以行媚魯
之非人久矣又何足以責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
歸于叔爾也
紀亡九年矣至是而始歸于叔者何也豈前此者大歸

兼疑之辭明辨析之

焉以待父母乎抑與紀侯俱奔至紀侯死而始歸鄰乎
歸于叔者葬于叔者也葬于叔奈何姑姊之廟存焉爾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傳及者何累也何以書賢也仇牧可謂不畏彊
禦矣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歸反爲大夫于宋
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
之美也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
焉故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手
劍而叱之萬臂擲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萬搏閔公絕其脰人曰獨吾君也乎哉自非親暱誰敢

閔以仇牧而得所死臣爲君累君以臣累矣

任之仇牧曰此獨非吾君也乎哉既已食其食矣又安
所得治君而死之當是時知必不勝而奮然罵賊甘碎
首焉以殉乎劍之叱何異萇弘之納肝豫讓之斬衣也
雖然閔有死道三收辱虜爲臣一也降國君而縱博二
也矜婦人而善妬三也而乃有不畏彊禦如仇牧者爲
之死猶愈乎徒人費石紛如輩之爲齊襄死也此猶閔
之得所死者也
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莊公會乎桓曰寡
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

當時齊桓[illegible]

請當其臣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
之管仲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
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
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
柯之盟始焉
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說者于曹子之手劍也以不
能之色詰莊于管子之進答也以不能之色詰桓謂臣
吏當其君爾周子曰皆非也吾于柯之盟大魯之復地
也能雪恥也大齊之懲忿也能立信也然吾不難管仲
而難曹劌吾又不難曹劌而難齊桓吾又不難齊桓而

難魯莊曹劌之三北也獻遂邑以和當是時勢岌岌乎
殆矣長勺之役氣稍振焉安知不以小勝者怒齊以自
毒也曹劌手一劍復四百里之侵地而談笑有餘夫管
子天下才耳目桓而許諾也其夙智也故曰吾不難管
仲而難曹劌齊之作內政而寄軍令也有中軍之鼓有
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三萬人以行天下且柯齊地耳
其鍊卒咸在呼左右而兵之如縛孤彘耳而許之而盟
之而終予之桓豈難一曹劌哉夫固曰以四百里之地
市信于天下猶吾地也故曰吾不難曹劌而難齊桓桓
公謂管仲曰吾欲南伐何主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

仲也

堂潛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環山于有牢夫反魯侵地齊君臣夙謀耳又何躊躇之有若夫魯之不競也久矣而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也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于君前當是時天地亦爲色動况桓乎三戰所亡一朝復之非曰其臣之力其君實能也故曰吾又不難齊桓而難魯莊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

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侯于魯爲其逃來耳不逃鄭而逃魯將佞魯以叛齊乎既曰微者亦何能爲執之斯入之矣

書甚佞也特佞于魯耳且桓亦安能預料其必佞于魯也者而執之瞻鄭之微者則非鄭之執政也可知若曰鄭卽有罪執其當事者可耳瞻何與焉且幽之盟鄭而既服矣而又執其小臣是疾惡無已也且齊實主盟而奈何訓諸侯貳也故人之以治齊也非以治瞻也僖四年齊人執袁濤塗其曰稱侯而執者伯討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卽此也

夏齊人殲于遂

傳○殲者何殲積也衆殺戍者也

罪必歸其主故不日

衆殺戍者報復也犯衆怒以滅人國而又不戒以棄吾戍然則非遂人殺之也其君實殺之爾書之惡桓也

遂人殲齊人而自殲人殲于遂

十有八年秋有蜮

傳○何以書記異也

氣運之召物類先之其曰有蜮有以有之也故曰記異也

洪範五行傳曰蜮生于南越感淫亂之氣而生其災蓋哀姜有以有之乎

二十年夏齊大災

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民之病君之病也民瘳而君瘳矣則司救氏存焉記災者何齊不恤災也及我者何我不恤災也

二十有四年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難之者何難其妬也未有奇妬而不奇淫者與公有所約約遠嬪媵也要其夫以遠嬪媵而不自律以遠权嫂何也以稺陰而能制三十五齡之老陽可異也曰入者不許其入也以爲金柅之繫可矣

婦之女壯限而爲壯者也故君亏惧微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弗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

不合則去道其常也臨難而去徒為身耳故必大書特書以儆人臣之不忠以事君者

遂去之。

大夫去國何以書出奔。譚子奔莒。不書出奔。曰。國已滅矣。無所出也。則此其有所出者乎。曰然。大夫有事去國。田祿里居。三年而後收之。冀其復也。若曰苟君有悛心。而呼召焉。猶是臣也。苟大夫有故。君之思。而惠然復焉。猶是君也。故曰出也。然則言奔者何。不能格其君。臨敵。而去之。雖曰見幾不恝乎哉。曰奔。幾幾乎禍隨其後之。辭也。二十六年。書曰曹殺其大夫。猶是志也夫。

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

季子去魯以存魯也如陳而後返至閔元年而書季子來歸按

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辟內難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于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季子可謂善藏其用矣。觀其酖公子牙。縊公子慶父。胸卓有成畫。而談笑治之。此時目已無二公子。則何必借葬焉以避也。曰以避姜氏也。何以避姜氏。二公子之通乎夫人。夫人通之也。以脅公。公子也而能脅公乎。借夫人以脅公。夫人脅之也。當是時。季子守正自律。夫人實慚焉。與二公子謀之素矣。夫安知不短季于公而釋其慚以中其嫉乎。且試其毒。可以殺二子。何有于不得政之。季子故曰以避姜氏也。去陳而明示我無意于魯矣。無意于魯。而更無煩姜氏與二公子慮焉也。遠舉焉以相其變。而徐起收之。故曰。季子可謂善藏其用矣。或曰他日季子君命來歸。可以無去乎。曰固也。此時牙新酖鄧扈樂歸獄慶父與夫人。必謀之益疾矣。季雖忠亦安能勝。據二十八年兵柄之慶父乎哉。有姑洛之盟而季子來歸。以齊臨之也。以齊臨之。而慶父與夫人。固無奈季子何矣。邾婁之孫莒國之奔。懾齊也。因以懾季子也。季子可謂善藏其用矣。

左傳莊公沒時季子在邾意季子外示去國以避亂而出濟難往來其間故曰善藏其用

二十有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或曰告糴于齊。公實命之。而詭其詞于臧孫。故曰告糴譏也。然曰糴于齊。易之詞也。猶之藏之外府而取之云爾。無過糴桓志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傳○新延廄者何。脩舊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脩。

馬重于民則將率獸食人矣

救而曰次救之不力也故亡紀之非齊滅之師滅之耳

脩廄不諱以爲功費輕非也若曰築廏猶可言也脩廄
不可言也古有年饑興大役以救民者猶之以民之財
爲民築之也脩廄則已私矣以爲馬重于民矣

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

傳　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
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
以書盡也

紀亡二十八年矣而鄣至今所謂頑民之義也侯之大
去姬之歸酅或于鄣乎託迹焉是時襄豈難下一鄣也
者夫固曰吾以討九世之仇爾故弭鄣以自明也桓而

悉取之非襄意矣故曰盡也其曰齊人惡其盡也前書
曰公次于郎此又書曰師次于成前救紀而不能今救
鄣而不得夫子欲存鄣以存紀也故于酅乎致憾焉爾
也

冬齊人伐山戎

傳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蓋以操之爲已蹙矣
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
爾

桓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幾滅其類矣故曰
操之爲已蹙也其伐之何戎非桓敵也戎非桓敵而曰

人者何爲燕辟地也且貪戎菽也辟地以悅燕而勤師
遠襲毋乃憊與以山戎爲不當齊桓玉趾之詢也罪之
乎惜之也

閔公

元年冬齊仲孫來

傳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曷爲謂之齊仲孫
繫之齊也外之也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
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季與慶不兩立之勢也盟姑洛以迎季緩魯難以縱慶
桓之爲魯謀也不已疏乎始而容之逋藪也既而縱之

黨賊也故書曰季子來歸嗣書曰齊仲孫來非以累季
也以累齊也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傳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
吉未三年也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
不三年也

吉禘無親始不三年無子閔之罪何辭焉愚竊有疑于
禘之說也或曰魯禘于何始于閔之吉禘于莊公始故
詩人頌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可知也或曰非也周
公以叔父之親負扆以行天子事成之禘公成之所以

明堂位篇侈大其辭類皆誕妄欲尊周公因以誣成王可乎魯之禘魯自僭耳閔則其作俑也

報爾。不然。孔子也而可以天子之禮樂祭。豈周公也不
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哉。夫以禘爲始于禘莊公而非也。
若夫魯羣廟之禘。則自禘莊公始也。至謂周公宜以天
子之禮樂祭。亦侈大之言耳。周公之禘。非以其有功乎。
以爲有功而崇之。則亦可。有罪而黜之矣。鯀負殛罪以
死。而配食上帝。又謂之。何。諸侯之祖爲諸侯。天子之祖
或爲庶人。禮從子不從父。所謂君臣之義也。至于諸侯
之祖。明有大功。天子之親功罪混列矣。然王者禘其始
祖。諸侯及其太祖。子孫不得以功罪加其祖考。所謂父
子之倫也。成之禘。公于君臣父子何居焉。然而成之賜

公羊墨史　卷上

之。猶曰藉是以伸吾叔父也。云爾。且負扆以朝。隱然天
子焉。惟吾叔父應爾。此豈許旁及他廟者乎。若夫閔之
禘莊。則實開罪于成。而釀釁于後者也。由是而類舉。由
是而效尤。幾爲姦雄者藉口。成之賜與伯禽之受。亦應
悔之矣。始也諸侯擬天子。繼也大夫擬諸侯。又其繼也
大夫專有之。而忘其爲天子。爲諸侯。昭二十五年禘于
襄。萬二人。其衆萬于季氏。已可知矣。孔子曰。吾不欲觀
曰周公其衰。抑致憾。作俑者而痛哭言之乎。

秋八月辛丑公薨

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

[illegible]周公[illegible]論則季子之罪不俟而明學于賊則薄于在父學于[illegible]父則[illegible]于非闕而屬門親親[illegible]道乎哉

公子慶父也。何以不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周公之于管蔡。非兄乎。是時僅流言耳。而東山之討何
其決也。蓋爲君父討賊。斷斷乎不容少姑息也。且恐一
姑息而蔓將未可制也。故防之于其先。子般可以無死。
閔之。于其後閔公可以無弒。乃一則曰使若託疾以死。
親親之道。再則曰因獄有所歸。親親之道。又再則曰緩
追逸賊。親親之道。親親而慶父之姦益肆矣。一弒再弒
謂非季子釀成之也可乎。或曰周公以叔父之尊。挾負
扆之勢。以臨管蔡。卵靡耳。季何以當諸。曰莊公以病召
季。已明授季以國柄。而且以姑洛之盟。翼之。寧不足聲

恐則可謂親親之道

公羊墨史　卷上

罪致討。協齊以制其死命。乃養虎以縱其噬。而徐除之。
不已晚乎。故定魯之功不能不歸之季子。而養賊之罪
亦不得不歸之季子。何也。曰季子賢者也。春秋責備賢
者以繩賢也。

僖公

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傳。夷者何。齊地也。其言齊人以歸何。桓公召而
縊殺之。

姜與弒公。桓召而縊殺之。討弒君之賊也。則曷爲討姜
氏而不討慶父。人人得而討之。且季子在焉。子不毋討。

僖之請媚齊也

而桓討之愛脅侯乎姜氏也親親之道也與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弒公也貶
必于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邾婁氏之母死何爲入于魯氏之廟乎故曰莫重乎其
以喪至也或曰譏齊桓也僖公請而葬之桓何與焉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稱之異邦曰寡小君曰葬我小君蓋借言以譬齊也諱
之也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蓋至是而有其夫人云爾

公羊墨史　卷上

別開生面

隱之也且僖公志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
傳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
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故曰使虞首惡
也其首惡奈何貪而好寶而爲荀息鬪也不然夏陽塞
邑也晉奈虢何雖然虞之貪璧虢之賀夢一爾晉襲爾
門帝已命之矣帝固借晉以亡虞而先借虞以亡虢者
也然則荀息功乎夫舟之僑宫之奇百里奚此三臣者
誰之不如之奇之辟西山也僅其身免也之僑奔晉佐

快若并觀

晉軍矣惜也其越仇國也奚之奔秦烈乎哉借秦以報
晉而以奔走獻而以奔走息而以抒吾亡國之忿快矣
即奴荀息而鞭之可矣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夏楚屈完來盟于
師盟于召陵
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
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
其言來何與桓爲主序績也
尊屈完以當桓公也何以當桓公喜服楚也楚服而中

公羊墨史　卷上

以屈完以尊齊桓齊桓以尊周室尊周室所以大一統也故曰春秋之旨

華有疆宇士紳有冠帶帝王有閏位其曰喜服楚者春
秋喜之也其曰與桓爲主序績也則桓之績乎孔子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桓公之績皆管氏耳則春
秋何以不一見之夫欲見齊侯于天下者春秋之旨也
聚天下專美以奉之桓而桓尊桓尊而中國尊矣而周
室尊矣春秋之旨也雖然楚服矣楚實未始服也方城
漢水何齊侯之有八月公至自伐楚已可知也其後楚
莊代霸而鞭笞諸夏屈完之對亦其氣餒之取也夫
齊人執陳袁濤塗
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濤塗謂桓公曰君

屈完之來試桓耳而桓即將就成功若出東方楚師必躡其後故以陳爲驚楚執其人又伐之國何見之晚也

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
公曰諾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
桓之功莫盛于伐楚亦莫危于伐楚何也楚子强項不與盟而屈完之辭復傲狠不順方城漢水齊固無奈楚何也是時諸侯之兵畢在豈無有窺其微而思中杠者袁濤塗其類也且濤塗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夫東夷者何郯莒徐夷之屬也蔡姬興伐寺貂漏師師老而遇新敵而又强楚爲之援一不勝而萬有餘喪微申侯幾不免矣不此是慮至東陷沛澤乃始顧而執濤塗乎晚矣春秋喜之甚故危之甚

其曰齊人愛齊侯乎濤塗也猶之愛齊侯乎山戎也矣
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買友以悅齊美城以逼鄭專欲而不厭申侯亦自殺其驅爾于宣仲乎何尤雖然申侯于友則不必忠而于齊桓則已忠也微申侯幾不免矣春秋喜齊桓因以喜申侯也曰大夫申侯以齊桓之命予之也曰鄭殺其大夫申侯無專殺大夫也以齊桓之命治之也蓋重錄其與齊合之多欲臣而深惡其與楚合之逃盟主春秋之旨

議論獨闢

嚴矣

雙敍摘伏燭照如神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鄭伯乞盟
傳。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
越人剔齒胡人彈臂中國歃血爲信一爾夫盟已爲忠信之薄況遣使把血以自解免乎殺申侯以悅齊怨子華而德齊詭焉爾非其心也陽與齊而陰與楚猶之無盟也故聖人去其使而定之以自乞惡之也十八年鄭首朝楚二十一年以三夫人勞楚子于柯澤又享之九獻翼楚以弱中國而已亦受其醜詩曰戎狄是膺荊舒

是懲用夏變夷鄭首在懲之例矣
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葵丘之會桓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神者告之矣孔宰父其先見者也不務德而勤遠略然哉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或曰伐厲以救徐也或曰惡其叛天子也叛者九國江人乎黃人乎厲人乎楚人伐黃齊不能救管大夫之言驗矣哉

荀息有知當亦悔其死之晚矣

補筆法

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孔父之義形于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荀息之不食言。皆無救于君而皆及于難。然而吾獨以仇牧為正。則何也。孔父以室家致禍。荀息以立庶自殃。仇牧之手劍而叱

公羊墨史　卷上　圭

萬也。不猶之稺雞搏貍。乳犬噬虎哉。精誠之至矣。故曰正也。荀息之死得矣。吾病其不死奚齊而死卓子。夫立奚齊。公命也。立卓子。非公命也。立奚齊已不正矣。而又立其非公命者。以誣公。而以動公子。而以脅諸大夫。而又再及于難而後死。死不亦病乎。且其對君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夫立卓子。先公未聞此言也。奚齊死。公實聞此言也。而不死。卓子死。公實未聞此言也。而死之。以是為不食其言乎哉。然則公羊何以傳三人者同。而津津賢之者亦同。曰以訓世也。口血未乾。暮而悖之。況生死之際乎。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烈矣。

討賊公[illegible]也圖與[illegible]以情出[illegible]以情[illegible]里克亦[illegible]作其罪耳

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傳。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弑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于是殺之。

克實弑二君。而子之大夫者何。不與惠公討賊也。公固門。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然則不圖寡人。遂與之共國而治矣。故曰不與惠公討賊也。且惠之殺克也。非徒自解也。以防重耳之入也。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言于秦伯曰。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丕

公羊墨史　卷上　圭

克讎也。重耳不立。克意未已。能無殺乎。齊桓晉文。春秋之所尊也。于晉文之不言出入。愈可知矣。于齊則悖糾之管仲而不少貶。愛桓也。因以愛仲也。于晉則弑二君之里克而不去其官。愛文也。因以恕克也。雖然宋萬之弑其君接也。任其出奔陳。而僅以賂得之。華督之弑其君與夷也。齊陳鄭為之保姦。而終以相宋矣。此又夫子之所大恐也。

十有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傳。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内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

文姜可以會莒子哀姜可以會齊侯季姬獨不可遇鄫子乎家法固然又何尤或曰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若是甚乎吾謂魯甚焉爾且業已許邾婁矣而悔其婚其後邾婁忿鄫而執之而用之奪妻辱國鄫亦何利焉他日書鄫季姬卒又曰書其卒而奪其葬以是爲聖人微旨哉吾謂會鄫子在十四年之六月歸鄫在十五年之九月卒在于十六年之四月不兩載間而俄衒嫁俄情婚俄夭折天忌誨淫豈不然哉嗟乎哀姜鶉奔而刑殺之季姬自薦而疾殺之男女之際可以凜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襲者入也陷入也又謚襲也言取其邑以淪諸河似謚襲之者然所謂謚帝之息壤也爲天下記異也猶之記外異也云爾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國幾亡自是晉事解者以齊桓夷狄宋襄之事實之泥矣

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季氏之孚也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

曲爲之解此說似頗不情

夷伯者季子之孚也則借夷伯以警季氏乎季氏不知也且季友之定難而小心事主終身一日也或曰其明年公子季友卒以告變也則曷不于季氏之廟也者而告之至于僖公蔽于季氏季氏蔽于陪臣取百年後未有之事而强矜之不亦誣乎展氏有隱慝焉故天戒之得之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韓之戰曲在晉何以侯之而不人以禦秦也三十有三年秦人入滑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直在秦故曰秦伯秦而伐中國故曰晉侯猶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意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傳曷謂先言霣而後言石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爲王者之後記異宋殷後也星霣鷁退求霸失國之兆乎白馬來而宋國封石鷁倪而宋祚促夫子殷人也有無窮欷歔者矣叔興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以存術家言則可以示有國者則不可不然明年齊有亂君

數其罪案孝亦何辭

鄫奪邾婁何有罪矣邾則鄫鼻何巳雷矣

得諸侯不終又何鑿鑿也

十有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傳。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桓公死

監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

監刁易牙爭權立無虧也所恨立無虧者徒以監刁易牙耳無虧故衛姬出衛姬實長諸姬何以不得立且公實許之又可悔乎屬孝公于宋襄是明誨之亂矣或曰孝公賢也然終孝之世而不能振霸業爲先人光也乘宋襄之敗泓也則加之兵先君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先大夫管仲之裔聽其亡入楚後管脩爲楚所殺而

斬其祀孝實宋立而乘之不祥公族之不能撫輯不仁仲父之勳而使其無後于齊不義其于無虧也庸愈乎然則宋襄之伐齊非與生而許之死而定之霸者事也微襄齊幾不國矣故曰與襄公之征齊也

十有九年夏六月已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

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社者次雎之社妖鬼非周社也此僅叩鼻血社爾豈眞殺之爲犧也者夫孰使邾人執之宋公也邾人實畜怨于鄫人而藉口宋襄以逞其毒人知鄫子爲邾人用之

傳公本惜是女爲嫡後以齊女爲夫人而貳之

鬼而不知宋襄爲邾人用之嚮也以宋公爲愚虐矣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西宮災何以書紀異也

解之者曰楚女廢在西宮悲愁怨曠之所生一楚女也而捷爲之應如此乎則他日共姬之死又何也怨曠之女天借火以憐之而貞節之婦天假火以斃之何火之有情于楚女而無情于宋姬耶

二十有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

鹿上之盟楚誘宋而致之而未即執者亦恃有齊耳霍之盟齊人不至陳蔡鄭許皆楚黨也而曹又宋之仇執

目夷始終讓國始則當讓而讓終以不讓爲讓

宋公以伐宋亦楚人應至之謀耶襄猶硜硜執乘車之說以自誣可笑也其曰國子之國也目夷曰國固臣之國也又曰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楚居宋公爲奇貨而宋恬然應之使之抱空質而負不義之名則襄于敗剉之餘而謀有卓然者終于復國有以也嗟乎喪君有君失國復國忠臣苦心故非衆人所與知如公子目夷輩其可少哉

經濟

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

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迂儒可與傳聞見而不可與論

或謂本胡傳

情見人神發前人所未發

霍之覆轍襄應悔之矣泓之戰而猶曰君子不厄人不鼓不成列謂雖文王之戰不過此然乎昔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爲師文王之戰太公教之也陰符六韜正乎詐乎西伯伐密伐崇在得太公之後則文王之戰法大略可知矣子反之釋宋苟子之圍鼓皆有餘力以制其敝故始爲之迂闊以示暇而迂儒遂僞而誇大之可嗤也子魚太公之亞也而曰有君而無臣乎君子律君臣于宋謂之有臣無君可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非大人之力不至此乘其敗而觀之兵以重其傷而速其亡所以報耶或曰夏五月卒傷于泓故也吾則曰遁于齊故也君子以齊侯爲已甚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傳○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

其曰再言晉侯非兩之也者非也或曰再言晉侯譏復怨也則何不人之而侯之也吾謂兩稱晉侯見晉侯于天下也桓公之業衰矣而宋又不終乎霸夏中國者何人夫子曰有人矣哉晉侯是也喜之再故稱之再也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美者焉固夫子之言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傳○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

可謂自相矛盾

渙然冰釋妙極自然

城濮之師○召陵之師○則曰楚屈完來盟
于師此曰及楚人戰于城濮傳曰曷爲使微者又曰大
夫不敵君夫屈完非大夫乎尊屈完以當齊桓賤得臣
以避晉文有兩說乎吾謂于其受盟也則大夫之貴之
也于其戰也則人之賤之也其義一爾夫子玉之賤焉
何也晉車七百乘實五萬二千五百人楚惟圍宋之師
益之東廣西廣與若敖之六卒而已兵之多寡不敵也
晉之謀中軍也說禮樂而敦詩書子玉剛而無禮師之
貴賤不敵也原軫胥臣欒枝讙與晉君實股肱心膂乃
楚王曰無從晉師而子玉必間執讒口請戰怒王君臣

餘韻可賞

之乖和又不敵也夫操此三不敵而子玉又何以戰微
楚之惠不及此亦恃晉之不我背耶不知三舍避之晉
誘我耳喜賂怒頑文之無楚久矣是子玉先自敗楚師
非晉之能敗楚師也故曰稱人以賤之也雖然陳蔡奔
右師潰而中軍獨完子玉之才豈出欒枝諸人下及連
穀之死而晉侯喜曰莫余毒也則子玉之爲子玉可知
已陽處父之侵蔡也夾泜而軍子上欲涉大孫伯持之
力卒以完師虎子之不墮武也奇哉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

傳○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

敎爲下者以武力不義由齊桓尚假仁義許文則非不假爲亂斯下矣

爲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
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

衛之禍文公爲之逐衛侯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
殺母弟也則是衛侯無罪衛侯之罪皆文公之罪爾自
我釀成其非而自我責之善斷者亦何以治此獄乎或
曰衛侯之見執以元咺之愬也則謂元咺之執其君亦
可也開人以釁而苛繩之是不仁也助其臣以執其君
是敎爲下者以貳也故晉文執衛侯以治衛而聖人稱
晉人以治晉春秋之貴自治也若此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
同姓之田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則
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

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久也者所謂前此矣失之
久得之久也魯而取之是探曹之懷中而取之云爾故
曰取也曹田而不言取之曹晉與之也晉與之而不言
取之晉故曹田也所謂無名之獲君子惡之也然則魯
取之而不言魯取去魯以存魯也其存魯奈何魯尙親
親諱取同姓夢周公者爲之諱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董子曰天者百神之君王者之所最貴也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貴首一歲之事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此亦卜不襲吉之說爾不知禮常祀不卜又啓蟄而郊又卜日而始卜牲今郊常祀也而用卜至夏而始卜郊既牲成而卜郊均之乎非禮也而且不郊而祭山川百神其何享焉夫天子之不可不祭天也猶人之不可不食父也既免牲而猶三望是猶不食父而食其庶孽以為不失吾所以事父之意也云爾何逆禮如之故春秋備書之志譏也然則郊于何始或曰文王之伐崇也郊而後伐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夫王者受命則郊周雖其命維新猶然諸侯也而已儼然用郊矣豈王命得專征伐錫之九命并郊禘而錫之乎由是推之則郊禘固周家侯封時舊典耳魯而用之亦僅舊典之仍耳此又何待成王之賜即成王賜之亦曰報功固然若曰吾西伯可得之商王吾伯父何不可得之于余小子昔質之文王而安則今質之

鄭玄謂新周[illegible]上命所用

杞于春秋侯而伯伯而子說黜謂時王所黜

黜恐未必然用夷禮則貶之自春秋獨取之義也

周公而亦安者也後人呶呶罪案亦安得起古人而問之或曰周公其衰孔子之歎非乎曰斯亦惡夫狡尤焉而藉口周公者也入太廟每事問曰是禮也孔子以為是禮而後儒以為非禮則吾不知之矣

冬杞伯姬來求婦

傳。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逆婦姜于齊何其瘞婦之也以譏公也此曰杞伯姬來求婦何其遬婦之也公實許之婦也亦以譏公也則何以不譏伯姬不譏杞桓而譏公者何魯杞之非匹也久矣魯杞何以非匹三恪之裔也而襲夷禮卑杞入杞不與人數焉且脩春秋者貶其爵矣而許之婦毋乃驅女而夷狄之乎其曰兄弟者明乎非兄弟之也其曰有姑之辭明乎非姑而姑之也皆公之為也故曰以譏公也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進一層說

或曰。襄公親之。其稱人何。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秦何以不言師。不成乎師也。違蹇叔而貪是勤。一也。輕而無禮。二也。勞師以襲遠。三也。違主備之。而三帥被禽。四也。不哀晉喪而伐同姓。五也。故曰夷狄之也。則蹇叔之哭師。毋乃慭乎。阻軍心者殺無赦。蹇叔曰。苟使吾君怒哭師者之不祥。回師焉而戮我以徇。亦甘之矣。而無如秦穆之愎也。師行千里。其誰不知。即微弦高。鄭終備之耳。非晉敗秦。秦實自敗也。已晉之稱人何。君在乎殯也。或曰曲沃之柩聲。未敢忘也。是以忍而至此。夫忘親悖惠。去秦之夷狄後何。詐戰不日。而此日之。盡也。君子正。惡其盡矣。

超以象外得以環中以書註我不以我註書

公羊墨史卷下

古檇李周拱辰孟侯著

同邑　陸時雍仲昭　張履祥考夫　評點

七世孫　杰　桂　榮　翰

八世孫　士炳　士烱　士熠　士煌　士照　士熊　士燮　士焯　士煒　士煦　士烔　士熗　士焜　士烇　士熯　士燦　校刊

文公

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傳○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作主。作藏主也。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踰葬十月而後作主。何其慢也。然而文之意。則以為猶速也。何也。欲三年也。欲三年而不能三年。猶之乎病矣。故曰欲三年而後不能也。或以為不及情。此則以為過乎情也。新鬼大。故鬼小。此意爾。弗忌之欲崇僖乎。亦文志也。然則夫子何以不譏弗忌。不譏文公。而獨于臧孫焉譏也。曰臧

忘親者可以猛醒

孫智者也且又力能禁之臣而得之君而任其縱焉以亂大典于誰責乎責備賢者春秋之旨也倡蹐僖者以亂祖禰以誤君父悖逆之民也勿繫人數而已若弗譏乃譏之與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其爲吉者主于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矣

吉禘喪娶三年之恩均之乎薄矣而獨于娶焉譏者何爲其吉之主于已也吉于親尙可言也吉于已不忍言

也且也以公子納幣而以非卿者逆貴始而賤終之棄信壞主能無悔與然則納幣而齊以緩辭可乎曰齊而辭之是忘好也以是卜出姜之不允于魯也齊不任告姜亦不任貶忘親者禍去之我將之詩固在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兼之非禮也不兼之乃禮乎妾母也而以匹嫡新鬼也何不可大故鬼乎天王且然于臧孫何責焉

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得此備其胸許始無缺漏

六子曰我

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

君漏言故稱國以殺也或曰襄已葬矣而以殺罪累死君毋乃甚乎曰非甚也設附以吾人而人罹之以死其殺機至今也春秋尸辱晉襄以爲不密失臣者戒其爲刑書也重矣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

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

傳○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遂公意也遂也者不遂者也不遂而遂爲公諱也遂在外也大夫無遂事在外則有之如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襄仲會晉趙孟于雍衢遂會伊雒之戎是也爲敖諱亦爲公諱也君子以敖非人哉藐君而廢命棄喪而納幣弟婦而兄娶廢惠伯之成而縱姦已又復國而盡室以逃所謂豺虎不食者也

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始有大夫者以許夷狄也其不氏者不純許夷狄也夷

愛其禮愛禮故愛中國愛中國以愛禮也

狄而竟與中國並不騤乎哉故遲之以愛中國也兼以愛楚也若曰姑以觀其後云爾或曰椒而不氏以賤椒也衛君命以往而傲其先君椒亦自累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本胡傳

或以爲僖公之成風鑿矣此曰兼之非禮不兼之乃禮乎僖之葬九年矣成風之葬也六年矣送死不及尸而突舉此區區者以講久隔之好意可知也明年夏書秦

未極人道

伐晉遠交近攻秦之詐若揭之矣故人之人之夷狄之也

十有二年秋秦伯使遂來聘

傳○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揮麈而談上下千古

此亦謀伐晉也其爵之何秦無大夫此始有大夫也其始有大夫何徼福周公魯公一辭茂幾乎上國之使焉即襄仲所謂國無陋也何以不氏其謀也抑秦楚皆夷夫子嘗與秦而黜楚何與詩之錄秦風也書之錄秦誓也皆予之也季札觀魯樂至秦曰此爲夏聲夫夏則能

借題發揮曲直自明乃兩曲必歸一曲而一兩乃分兩曲文境之妙鑿已入化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由是觀之周之所以秦也勢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令狐之役曲在晉羈馬之役曲在秦無兩直亦無兩曲故曰河千里而一曲也或曰晉服矣而脩怒不已秦甚矣或曰舍嫡不立而外求君而以挑釁于諸侯而以殘民以求敵晉甚矣

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使若異罪然

猶之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也兩晉侯重喜之也兩齊人重惡之也其重惡之何以王命請而以王命執也敢于拒王而又誣之淫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其曰使若異罪然似之非也

十有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傳○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

也
其脅我奈何所謂飾棺置諸堂阜是也以義脅也葬視
共仲詹于情法爲已悉矣雖然微文伯惠叔幾不免乎
微獨伯叔也其孫蔑賢也又非獨蔑也其莒之二子又
賢也詹欲用其子故不終棄其父而議者猶侈言乎難
也收子然乎哉

宣公

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

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
正也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

待放正也

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則胥甲之放抑竄身引罪
焉待命國靈者乎抑禁置拘縶焉轉側之不得而不無
怨望者乎吾謂甲父與趙穿同罪也而異罰不知所罪
也不知所罪不任受罪矣故稱國以放而不去其官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

傳○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則
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
靈公逆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趙盾之弒君以不討賊也吾謂僅不討賊未足服盾罪

也豈惟盾終其身不知罪且使千百世終不知盾罪也
未嘗弒君夫子以爲嘗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夫盾
之無君久矣襄公死靈公備儲位盾藐其少也而長君
之求微穆嬴靈公其子樂矣乎其逆雍也利其無寵可
以樹德焉而且可以惟其專恣而莫吾禁黜君以求威
威行則君亡不行則臣戮靈之甘心于盾也其誰曰不
然鉏麑之匕伏甲之攻盾必曰吾悔不立雍也而及此
當是時廢人用犬雖猛何爲鬭且出是明與君鬭也出
悖言以戮辱君而佐然奮其兇威以抗殺不幾操刃乎
哉且穿故盾從昆弟也河曲之戰甲穿同罪而曲爲之

庇穿故盾翼也桃園之攻穿爲盾發憤爾亦安知盾不
心孤靈巧避焉而以首惡貽穿也故特書趙盾弒其君
夷皐誅無將也然則何以復見乎曰懷弒君之心者盾
也親弒者穿也情可疑而疑存之所謂罪疑惟輕也春
秋虔廷之李書也其要歸于忠厚者此爾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

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寗儀行父于陳

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殺夏徵舒爲天下除弒君之賊也而稱楚人曰不與外

于微妙處傳神聖人復起不易是言矣

討也入陳利其國也而稱楚子曰以能納善也夫聖人之賞罰若是懸乎愚謂其曰楚人殺夏徵舒與楚人殺夏徵舒也稱人人人得而討之也若曰此南人也而亦知討賊置中國于何地乎其曰楚子入陳不與楚子入陳也若曰此殺夏徵舒之楚子也以義始而以貪終之毋乃非德類乎故稱爵以拒之也納公孫寗儀行父于陳其曰納于陳外二人于陳也以絕之者受之陳若未始受之也此春秋之予奪也

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君子篤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

稱名氏以敵楚子卽所謂尊屈完以當桓公也貴齊桓因以尊屈完也貴楚莊因以尊林父也其閣鄭者何雖為厲之役亦以報栁棼之恥爾業已平而強之戰曲在晉矣故曰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是役也貳而伐之

此說更勝

舉而舍之德刑成霸之器也莊之列于桓文也有由哉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引師而去之此其大夫也其稱人何貶

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平者君命也而臣專之故曰平者在下也及楚人者何華元以饑色告又夜入子反之牀情動之而復威刦之而要楚以不得不平故合宋人主之也或曰稱人非以貶臣以賤君也縱其臣殺申舟以挑禍強楚而楚又投袂張皇用師九月兵連不解至于易子析骸虐民命幾盡宋固啓釁楚亦黷武矣故人之以賤君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

驚人語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自以爲善不善矣潞子之善特自以爲善耳說得何等透闢筆筆轉筆筆靈離奇超忽能門而後不可多得

人不有是以亡也

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夫惟爲善已足以亡矣是何也善也者仁義之美而不易居之名也是夷狄之所諱而泗上諸侯之所大忌者也楚靈胡服以朝彼亦各有見焉離于夷狄魚脫于淵矣不夷不夏而囂囂焉號于人曰庶幾中國之仁義乎是樹之鵠而招人射禍之集焉必也然則潞子之爲善非乎曰何可非也正慮其爲潞子之善爾善者不善之之所生也號之爲善不善矣而況以小國介強鄰而中之嫉乎宋襄慕而亡徐偃行而滅皆是物也語曰重爲善若重爲惡也者幾于道矣

受災則知儆而自省不罪歲而行仁政矣

冬蝝生

傳○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

幸之也者非幸其不爲災也若曰微此王心其不悟乎故曰幸之者受之之云爾山崩兕舞以示天警而夏商卒亡桀紂之心不受也

十有八年冬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其曰還成其使也其曰遂奔成其復也君薨家遣孰遣之宣叔遣之也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可謂德言矣而曰子欲去許請去之卒去之而以是除三桓之忌而以是重君父之忍夫季孫之欲去固其所也秉司寇者誰乎君子以宣叔爲罪魁矣

成公

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師還齊侯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

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反于是斮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闚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揖

而去之
是役也一戰解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至海君子
曰噫亦甚矣非魯衛甚晉郤實甚也其甚晉郤奈何以
新築之敗北鄙之侵爲不如婦人一笑之辱也一慚之
不能忍而連四國之兵以逞其怒故曰晉郤實甚也雖
然齊頃眞非人哉人必自侮也而人侮之晉郤乎何尤
自非國佐之抗言借一逢丑父詭以身代一笑傾東海
之封也久矣或曰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貴以生其君
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賤以生
其君春秋以爲不權而簡之夫頃公之不能死難固也

人之情爲盡知之矣

周匝

丑父之爲君盡矣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鞌之戰
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晉侯聞之請皆反其所侵地

袁婁之盟魯衛諫曰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則魯衛皆
有分地此獨言魯以內見也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
酒不食肉晉亦懼德之二三爲諸侯口實也姑借辭爲
齊侯請爾有託之言者故曰來言也請皆反其侵地命
魯也亦以命衛爾侵地反而紀侯之甗反乎不反乎人

申白實者春秋之旨也

川字讀斷

反其地已匿其寶恐益無以令諸侯矣他日馬陵之盟
蔡狄之伐能無悔是哉雖然成之失甚焉爾藉人之力
以倖功而沾沾立武宮以遽明侈大乎小器易盈奪之
應爾故曰來有以來之也故吾不嘆晉而重嘆魯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
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旣云王者無外則莫非王土乃有私土乎其曰出若周
公之得罪于周而逐之以禦四夷云爾故曰出也非周
公之敢自出也

道分外內而物有本末有本末則有終始故同其共始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
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

傳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
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內外
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吳之始通巫臣教之爾以後楚人分力于吳而中國獲
以少紓豈非適逢其會哉然而吳一楚也故爲殊會也
者以外之曷爲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吳外
而又外也則魯內而又內也其內魯奈何假魯以治天
下也魯也而何以治天下周公存焉爾自近何以始春

勝爲敗之伏禍爲福之階得馬失馬天道固然君子無日而不敢自肆也有以夫

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魯自治而後可以治天下也故始之有貴其始也

十有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傳○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

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末者何輕也輕重言之總之君重于師也楚之敗呂錡之妖夢兆之先穀陽之獻飲甚之後王曰天敗楚也夫然哉然而非天之敗楚也天之敗楚也以重晉敗也于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

重斂殺三郤以尸諸朝內其室以分婦人國人勿獨遂殺諸翼故曰天之敗楚以重晉敗也且以勸楚也右史氏曰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至戰勝祈死可以慮微知言哉雖然楚之發憤爲天下雄舊矣召陵之役以來爭鄭而鄭服讓魯而魯朝兵陳蔡而陳蔡墟鄢陵雖敗楚之氣燄益張當時孰有建旗鼓與之周旋者徒以有晉在耳君有文公悼公之賢臣有趙衰趙盾中行三郤叔向輩善用其謀而霸業不衰楚是以不兌駕于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楚之不能并天下而繼周者徒以有晉在耳至于秦處西偏其于楚風馬牛不及也然則後之

自是確論

循若游龍[illegible]變幻而不可捉摸

有天下也何以不之楚而之秦曰晉若不自分爲三周雖衰有同姓強諸侯之翼戴焉卜世尚可量耶故當晉之强楚之所以終楚當晉之分秦之所以并周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

執大夫猶之執公也云爾而曰曷爲不恥公幼也其晉之幼公也而敢于恥公乎抑公之自幼也而不足知恥乎若不恥乃恥也公至自會得意也亦以公幼也而得

意乎得意也者不得意也然則不恥公幼借焉以殺公恥爾孰諸侯而敢幼公也

曹伯歸自京師

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

子臧已逃奔宋矣而曰在內又曰而待之而免之何也其在外者猶之在內云爾其曰待之以子臧之節待之也其曰免之以子臧之節免之也是何也子臧曹之鎮

公子也飄然高舉而謝衆望以專之君其在外也所以
憂内也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曹伯之歸否于子臧
乎卜爾子臧歸而曹伯歸矣故曰易也然則曹伯之不
名其無罪乎曹伯之罪以子臧赦矣賢子臧所以寬曹
伯也而或曰曹伯不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然與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

傳○執未可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其
言仁之何代公執也

吾于其代公執也為季孫難也于其奉君命之無私也
為嬰齊難也主辱臣執又閒以請邑之誘嬰齊固謝之

而凜然執大義以憂公招丘之舍仁季孫也亦以仁嬰
齊也云爾以僑如之叛君構讒也僅出之而盟之而又
召其弟豹立之國典謂何哉君子曰晉之世弱也有自
矣

十有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
于貍軫

傳○此非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
後卒大夫

春秋未有例月日以卒人者而此例之待君命也或曰
大夫三月而葬不以大夫卒而以大夫葬猶之乎以大

一城也而勞八國之師累矣

援例以斷其罪定矣

夫卒也謂大夫書卒嬰齊之卒在十月而不書者不成
乎大夫也至十一月始得公命成其為大夫矣史官始
因公命而登之冊此係追書之故書法若此云爾卒之
者史官卒之也以為從大夫之禮以終泥矣

襄公

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
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傳○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魚
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
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

不與諸侯專封也

去冬虛朾之盟謀救宋也雖仲孫蔑主之華元請之也
其請之奈何誅魚石也魚石也而何以誅以入是為罪
也文仲之以防不免要君況借大國之兵威以竊邑而
以翼楚而以毒宋者乎然則五大夫同罪而獨書魚石
為帥告也不與諸侯專封也專封且不可況以封有罪
乎晉人以五大夫歸置之瓠丘為宋誅不成乎誅矣故
書之曰圍罪人之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以累晉人也
亦以累衆諸侯也與

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

左說
穀梁說
胡說

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

或曰城虎牢逼鄭也十年戍鄭虎牢服鄭也或曰若言中國焉內鄭也十年戍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或又曰城虎牢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十年戍鄭虎牢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此曰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諱伐喪也十年戍鄭虎牢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夫其說皆臆也其曰諱伐喪則前六月庚辰

公羊墨史　卷下　十八

高談雄辨驚四座妙在不以詞勝而以理勝

鄭伯睔卒隨書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前何以不爲中國諱而至此始諱之乎吾謂楚以南夷猾夏頻年中其毒而奔走不休皆鄭爲之翼也而虎牢之險則尤鄭之自捍以捍楚者皆恃焉夫虎牢東漸汜水成皐西負大陵南控明皐馬岑北拒敖倉河陰所謂扼要之咽哉中國皆欲聲罪焉而發憤于鄭故奪鄭以虎牢爲中國喜得虎牢也其後十年之戍鄭及晉平楚子囊救之又悖晉而與楚故戍鄭虎牢而隨書曰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以虎牢而還之鄭危中國之不能終有虎牢也一地之予奪也而憂中國之心寓焉春秋之微旨也

惟聖人燭幾于未然其心所故亦殊及之喜則何用殊乎

三年六月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曷爲殊及陳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

陳鄭楚翼也而乞盟業服乎中國則中國之而殊及何也或曰以喜得陳也吾謂非喜其得陳也蕭魚之會喜其得鄭則眞喜也悼推誠以待而鄭之親戴者二十四年爲中國喜也亦爲鄭喜也雞澤之盟非陳初心也多欲之子辛驅之爾會不四年戍陳救陳捍護備至而卒于逃歸雖聖人不能預料哉然而心之不固已可卜也爲中國慮亦爲陳慮也故曰曷爲殊及爲其與袁僑盟也

公羊墨史　卷下　十九

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豹之與巫往也爲屬鄫往也而此曰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夫晉而許之是晉滅鄫也晉與鄫不之許而莒公然滅之是無晉與鄫也無晉與鄫矣而諸侯未有討辭抑又何也然則他日書曰莒人滅鄫非晉滅之亦非鄫之自滅也其莒女滅之乎故曰莒女有爲鄫夫

入者蓋欲立其出也

九年春宋火

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甚之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

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惟王者不可言天即此義爾晉侯曰吾聞宋災于是乎知天道孰此則聖人之書法荒矣爲王者之後記災也孔子曰吾說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記災也者亦借災以存王者耶若東樓之裔泯矣

飛鴻鄉書遺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

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作三軍者何毀古也以自益也昭五年舍中軍者何非復古也毀季之古也亦以自益也作何以書舍何以書作之譏舍之譏也何譏爾譏甚逼魯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

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莒小國也可以越魯境而肆其蹂躪伐我圍我橫甚矣

讓論何等相越樹儒不足與語此

解移字者必添出按形勢点論確有至理

謂宿僅當救之而獨不可過莒境一步以討之有是哉即曰遂者生事也將即專矣將將者何夫莒魯之爭運也久矣而宿非能爲魯爭之也昭元年之三月取運季孫止以自益二十五年十有二月書曰齊侯取運季孫久據之而齊侯若奪之則此之入運宿亦動于自利之心禰若曰奉國威以討厥罪則未也故爲宿罪也者但當問其入運之心何心乃誚其不奉君命而擅入人境乎此後儒之刑書非春秋之刑書也

十有九年春取邾婁田自漷水

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

或曰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爲界故曰取邾田取之自漷而以邾田包之也或曰漷水在邾界魯委曲而多取之是取之盡邾田而以漷水包之也愚謂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河陸縣入泗水則漷水邾魯皆有之所謂魯析閒于邾不隔帶水者也而曰取邾田自漷水者蓋漷水所以灌邾田者也有其漷水纔有其邾田是漷隨田而移也故曰漷移也

二十有五年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傳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吳子謁何

說本胡氏

以名傷而未反至乎舍而卒也

吳子之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耳未知曲直誰屬也且夷狄相攻君子不疾而名之者何于其門于巢名之也或曰其自輕也無備也夫過巢而有備吳遂爲得乎吾謂吳子本謀楚爾而門于巢是伐巢也小巢而不假道而又遷楚之怒于巢以攻巢短牆之矢巢人自捍巢耳于巢人何罪巢之人無罪罪在吳矣故名之志敗也

二十有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本穀梁

本胡傳

喜之殺罪當矣弒君一也仇孫氏以挑晉釁二也恃寵而專三也然何以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免餘曰臣殺之君勿與知猶之殺禽者襲而取之也臣失嬌君失刑且令死者終其身不知罪焉喜雖見殺喜終不受殺也

參杜林註

故死而存其大夫也鱄喜黨爾木門之託割雉之盟何其怨之深與而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則負約之痛衛侯終亦悔之矣故繫鱄于弟非以成其爲弟者貴也所以累乎兄也說者以鱄之去合乎春秋則吾不知之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康王之葬楚使公親襚又送葬西門閱五月而許歸楚之虐魯也不亦甚乎公羊子曰正月以存君也周子曰春王以治楚也與

夏吳子使札來聘

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

或曰吳何以書子以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是臣可得而進退君也或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爲也此曰吳何以有君有大夫讓國也或追貶其辭國于三十年之前而此預賢其讓國之節于三十年之後均之于聖人之予奪無當也或又曰吳之以子也謂其能歷聘也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其曰札不純與其中國也進而誘之來抑而樹之防聖人待吳意也于札無與也愚謂吳之與楚其夷狄等

優于待霸優其能治中國也

爾春秋稱楚公子某不一而足則又何也豈其于吳獨嚴之防而于楚獨撤之防也夫楚之稱公子嬰齊則自楚共之二年始也莊王能尊周主夏盟列于五霸共能繼其烈而勢益張故進之也吳即周裔開其日與楚競矣未聞奮然發一檄以尊周也故終吳之世未聞有以公子稱者而獨于札疑其不稱公子乎誤矣昭二十七年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非使賢乎而削之不書又哀十年冬吳救陳主兵者季子也并札之名削之而于楚師則稱公子結聖人之優于待五霸之後若此

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

傳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共姬時逮六十矣可以婦道自通矣而猶然守女訓之嚴女所以婦耳而左氏譏其不婦豈然哉董子曰伯姬疑禮而逮于火桓公疑信而虧其地其曰疑禮可以禮通之說也是又與于胥奔者而樹之幟也外夫人不書葬而此書之猶之外災不書而此書之爲王者之後記災也亦爲王者之後記節也與

爲宋災而有忌甯而傷不恤其災故皆人之自當從左氏爲正

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共姬之死亦宮壼之節爾而曰大事曷爲使微者孰使之君使之也而曰卿不得憂諸侯抑何誤也愚謂澶淵之會錄伯姬也曰爾財復矣許其復而終于不復可謂錄伯姬者乎向戌之請財衆大夫之不歸財皆以辱伯姬也抑且辱國其以人之也者貶之以是爾

昭公

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

傳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楚公子圍陳公子招無將等爾曷爲獨于招焉貶豈以

善于旍旐

圍之惡聖人削之不書而此亦同爲之諱耶夫圍之縊
殺王也弑也而書曰楚子卷卒招之殺偃師而哀縊也
猶之弑也而書陳侯溺卒聖人之諱之也亦等爾而不
知者曰聖人諱圍而討招然哉然則招甚乎曰圍甚焉
爾託乎討招以滅陳而卒放招于越以有罪伐有罪未
已也而又以有罪縱有罪可復人類數乎然則公羊之
獨于招焉貶也亦以甚楚圍之惡也與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
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
也

足以爲厲入弟者哉

鍼之奔晉也懼選也觀其悔車多敬楚羈其歸國宜爾
雖然食百餼于晉不如爲公子于秦也以公子去其國
而以羈求食于人料歸國之後終無令圖爾然則千乘
之主而不能容其母弟然乎鄭伯克段多方縱之以厚
其毒而徐收之則眞不能容者爾二君于景鍼自不能
容耳于秦伯乎何尤故書其出不書其入聖人之爲天
下拒弑君者也非以爲秦也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慶封
走之吳吳封之于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
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然而春秋不書公子圍弑其君則
圍去其惡矣去圍之惡所以治慶封也雖然慶招同惡
而招獨免此又慶之終于不服者也或曰誅慶封以誅
吳也慶弑君而吳爲之保姦能無討乎然而亦猶之燕
伐燕爾夷狄相攻君子不疾此又借夷狄治夷狄之法
也與

九年四月陳火

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陳與蔡繼滅矣而未始滅也與滅繼絕有棄疾在也故
陳滅矣卽書曰葬陳哀公叔弓會楚子于陳四月陳災
非聖人之能存陳也楚原不終滅陳也蔡滅矣卽書曰
執蔡世子有以歸又曰葬蔡靈公非聖人之能存蔡也
楚原不終滅蔡也他日書曰蔡侯廬歸于蔡又曰陳侯
吳歸于陳蔡侯廬胡以歸于蔡蔡存焉爾陳侯吳胡以
歸于陳陳存焉爾不然既滅矣又胡歸焉或曰虞舜之
之明德聖人不吝以筆存之任舒英蓼非明德之後乎
而聖人不一存之是聖人忍以筆斬之也然則陳原未

始亡爾而曰借火以存之外矣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宋陳鄭何以火火房也衛何以火火牲也俱災同日何日爾壬午也災何以始彗之除于火者始也何以天下異被災者四國弔災者盡友邦焉咸費其牲幣而震懼弔問之不遑被災者火而弔災者亦猶之逮乎火也故曰爲天下記異也或曰僑之火政善矣瓘斝玉瓚又何借焉曰卽可禳也而或有移于國君大臣者里析遷國之言其隱語也僑曰吾不足以定遷矣亦隱謝之語也僑之不禳火所以救火耳又何避焉然則火畢而禳者不一不已晚乎曰悅也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焉爾

十有九年冬葬許悼公

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曰許世子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世以許世子不嘗藥爲弒君舊矣不擇醫不先嘗有無君之心焉夫春秋之君之死者夥矣其子皆擇醫皆嘗

加鑑之空如萌之中君子所以平其心也心平由意無偏黨而其居言自平故發讀春秋者必先平其心

藥者乎而獨于止焉責也或以爲盾止實弒也或又從夬之曰止之不嘗藥渺矣國人胡爲而疑之止又胡爲而自疑以走也豈不彰彰見逆謀哉吾謂以止弒而弒非也僅不嘗藥而加之弒亦非也然則奈何夫固曰藥止之藥也止知醫而進之是自用也止不知醫而擅進之是以父之命爲嘗也況悼之疾何疾也投藥難矣昔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夫公肩假不忍以人之母試人之巧而止乃敢以己之父試己之醫且夫庸醫殺人國有常刑而況乎以其父嘗也故曰弒也雖然致位弟緯哭泣歠粥未逾年而死其自討也嚴矣晉靈不書葬其不葬靈也以討盾也冬葬許悼公其葬悼也以赦止也討盾而赦止奈何有心之與無心爾而深文者與盾同辟而坐之孔怨者與盾同矜而出之此止所以負千古之冤而不善讀春秋者之所以多失聰也與

二十有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傳宋南里者何若日因諸者然

此一叛也開釁于宋元而成于華豹兄弟之相惡卒至

刲父納亡招連吳楚之師以與君爲難而流血盈城向
微公子城之忠勇救之以四國之師扼賊之吭而搤其
背宋不國矣其曰自陳以爲陳有力焉非也夫固刲司
馬而召亡人于陳者力也其曰入不與其入也絕之也
其曰南里而繫之宋奪華諸叛入以南里也勦其窟也
是時宋城舊鄘賊據新里其公里則舊鄘屬也其南里
則新里屬也此曰若因諸然周曰囹圄齊曰因諸其刑
人之地乎其從刑徒也者以叛乎

二十有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
雞父胡子髠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傳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
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
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不與夷狄之主中
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

此曰詐戰非詐戰也不成乎戰也國七而離師賤而譁
君幼而狂臣壯而頑而吳復以孫臏伍舉之謀佐之繞
接陳而披靡狂奔不可止矣故曰不成乎戰也然則何
以不書吳敗楚六國之來爲楚來耳則六國之敗皆楚
敗也故書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雞父楚
地也卽以甚楚敗云爾其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又不
使中國主之夷狄賤新夷狄更賤也又曰其言滅獲何
別君臣也君一夷狄之君而猶存其君臣一夷狄之臣
而猶存其臣也聖人所以扶衰世之心也然則獲陳夏
齧而曰吳少進者何非能以其戰進也進夷狄所以退
新夷狄也尤聖人熱于扶衰世之心也夫

二十有五年秋齊侯唁公于野井

傳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
爲無道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季氏得民衆久
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
齊齊侯唁公于野井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

執壺漿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
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
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
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
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請以饗乎從
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
于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
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
足觀矣

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譏公也亦以譏景也景之

抽薪剝牆屑出不窮

子家子亦何辭以對

遇公也禮矣而他日之饗公也請宰獻而自安使高張
之唁也稱主君抑何前恭後倨也微獨齊也子家子以
齊君無信勸公蚤之晉乃之晉再矣而曰君不使一个
辱在寡人夫剸陵之盟不曰謀納公乎安得誣我以不
告也者梁丘據之納錦范獻子之求貨亦其君之爲爾
雖然魯微獨無君也抑且無臣公徒之說甲執冰無論
也子家子周旋乾侯可爲生死以之然從不聞其效秦
庭七日之哭聲大義以激天下爲當時諸侯勸也至于
叔孫昭子歸闕數語足破平子之謀而奪之氣而一爲
所賣遽甘殞滅嗟乎昭子殞而公不歸矣故君子以昭
子之祈死爲妖于鸜鵒之謠

定公

元年春王

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
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
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
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元年有王所以治季也無月所以危定也主人習其讀
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己即主人自謂也晉
己讀之而不知己之爲罪正所謂微辭也使季讀之而

其詞微故其旨奧而知氏者鮮其人矣

子京師而摘執人所謂執人于王所其罪大矣

不知逐君之罪定讀之而不知不能君之罪也他日書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而卒之而月日之非以爲臣爲
君諱也楚實無王也而僅責包茅之不貢盾實弑君也
而僅責亡不越境入不討賊蓋寬之名而使其可受雖
不見己之所爲罪而莫大之罪留之後世而讀者自見
定哀之間多微辭獨定哀已哉定哀甚焉爾說者曰仲
尼慮開罪時王而僅爲之諱不乃爲穢史者嵩矢乎則
又何以曰罪我者惟春秋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

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
蓑城者何衣城以草也慮雨也爲天王城成周亦天王
執之爾而人晉者何徵人徵鬼士伯之怒當矣乃執仲
幾以歸三月歸之京師夫王都大司寇在焉必執之歸
晉乎至三月纔歸之王是仲幾之予奪獨在晉而王可
後也晉人之罪與仲幾之罪無王等爾故人之志貶也
或曰蓑作衰即差也謂以差次受功賦也左氏遲速衰
序于是焉在是也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
莒楚師敗績

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仇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于是止蔡昭公朝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救蔡

天子弱則諸侯強諸侯弱則大夫強大夫弱則陪臣強亦其勢然也公羊謂以無名無大夫魯亦可謂無君無大夫矣

以夷狄而憂中國中國其尙有國乎

是役也因怨于蔡因怨于胥五戰及郢若拉朽然亦適構之功爾上國之聘雞父之戰及此三焉吳進矣故曰子也雞父之戰曷為不以中國主之曰中國亦新夷狄也伯莒之戰曷為不以夷狄主之夷狄能主之而推其主于中國也夷狄亦新中國也夫夷狄亦新中國而吳更進矣故曰與夷狄之憂中國也

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寶玉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寶玉封圭也大弓武王之戎弓也重器也而盜竊之守器者誰乎陽虎竊之陽虎歸之鑰柅之不謹國無人焉失物自歸匪昏之歸國益無人焉或曰昭公客死季葬諸溝南而繼合之陽虎合之也從祀先公陽虎祀之也虎非魯昭忠臣哉然而託魯昭忠臣以亂魯其本謀也纂季之罪于魯而不自知其罪之浮于季也因從祀先公而書之疑其竊于祀所乎不可知竊聖賢之禮以守其盜賊之身聖人之所大惡也若夫季孫誨盜而不能誅盜且以黨誨盜歸獄于君若臣也何辭

十有三年冬晉趙鞅歸于晉

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晉趙鞅取晉

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晉國有命始禍者死趙鞅誅貢于邯鄲午而殺之非其罪也荀范之禍實激成之則鞅非始禍者乎乃因韓魏請僥倖復位而借安于之尸以謝衆人誰欺乎然則不言復而言歸使若無罪然以累晉也云爾而曰以地正國是邦國之甲可以擅用而以亂召亂者相踵也有是哉

有裨世道之言

哀公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是輒而非聵當時已有是論故孔門有爲不爲之問乃公羊子仍襲是說豈魯論而未之讀耶

傳○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

齊衛圍戚又求援中山父子稱兵戔推刃矣故使齊主之以存輒云爾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夫王父之命命公子郢耳曾未一及輒也亡人之子輒在郢讓之也而曰王父命豈不誣哉或曰不孝之子不得爲君夫蒯聵之懟其母也正蒯聵之愛其父也若爾祖拒父不孝孰甚焉厚罪聵之逆母而薄繩輒以逆父有是理乎其後登臺之變輒奔而聵復君衛孰立之若姊立之爾其母逐之姊立之幹母之蠱者姊耶抑天之惡輒焉而巧以假手焉爾也

四年夏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此執而歸之楚楚一周矣無周猶可言也擬楚于周不可言也且窮而來歸而我以詐執之又一新夷狄矣人晉者歸惡于晉也與

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

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讓也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

乞之立公子陽生也可謂譎而詭奇而險矣玉節以走公子巨囊以出公子又使諸大夫不得不過不得不疑不得不駭不得不逡巡再拜君陽生偃蹇譲淚而談笑定之詎倉猝能乎觀其僞下高國密閒諸僚輸諸大夫之情于高國而隨借高國以用諸大夫輸高國之情于諸大夫而隨借諸大夫以用高國又巧輸我之情于高國巧輸我之情于諸大夫而卽以我用高國與諸大夫

孟孫所謂魯德如邾者信夫

隨借高國與諸大夫以爲我用以齊之君若臣爲鳥以陽生之走爲機以乞之驂乘爲撥一舉而捷若承蜩故曰護也然則陽生實弒君而以乞主之者何誅乞之處心積慮成乎弒也或曰不以陽生君舍也是敢爲無君者赦也則春秋之旨荒矣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魯之是役也貪師也諸大夫皆阻之而季康子堅欲之

其曰伐邾婁加我于邾婁也小邾婁也然而國無小也嚴兵待之背城借一魯其如邾何乃師至北門而考鐘未已大夫諫不聽成子請告吳不許而曰國內豈不足也不亦謬哉然則魯志得乎悖矣一也邾齊出二也違僉謀三也而掠之而獻之而囚之以邾伐邾庸愈乎茅夷鴻以乘韋之吳當秦庭七日之哭卒之吳師纔入邃盟城下康子孟懿輩安在哉而折挫至此也故伐之而又言入魯德如邾不成乎伐也獲之而祇言來獲而即歸不成乎獲也其曰內辭曰內諱定哀多微辭殆此與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議論新闢確有至理

傳○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禽荒敗政有窮以亡況小國乎然則曹之亡也孰亡之非公孫彊亡之也振鐸亡之也夫振鐸曹之始祖也而何以亡之不務德而穢是聞而以棄其國而以誣其祖振鐸亦厭之矣其亦或者示兆焉以大警陽也而教愎不悛振鐸之不祀忽諸宜哉則謂曹之亡不亡于宋而亡于曹人之妖夢可也故曰振鐸亡之也滅之而不言滅爲內諱也力能獲邾不能救曹何與君子以魯人之

袖手爲甚于曹人之妖夢矣

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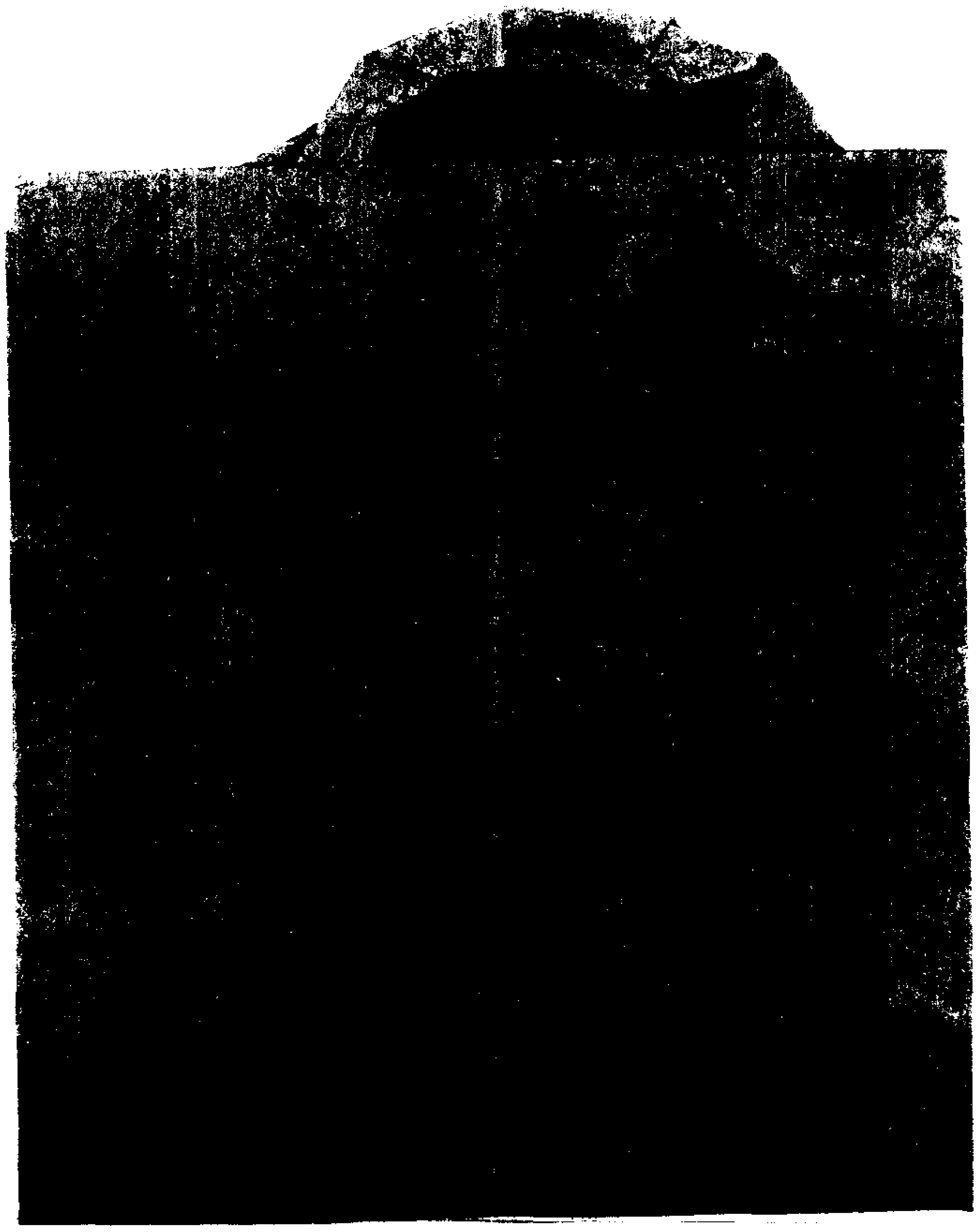
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曷爲以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黃池之會吳主之也然而吳晉爭盟而卒先晉則猶然晉主之也晉主之而晉不能有其權吳席其權以憑陵晉而以憑陵衆諸侯不赫然進吳于天下哉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辟晉伯而京師楚也黃池之會幾于辟

2062281
21101000487421
S
Z121·5
15

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謂輔桀於存亡而適所以亡二子皆其倖是決

晉伯而京師吳矣且單平公實與焉而聖人不書惡吳之無王也若曰吳曰愛天王之使乎吳子也云爾然則黃池之會奈何曰吳之會莫盛于黃池而亦莫衰于黃池夷德輕爲司馬所窺半邾之賦受子服景伯之給棄疾于諸侯而自蹶國本姑蔑之旗雖下而笠澤之師已繼其後矣或曰惜也子胥在若之何君子曰吳之敝于戰胥啓之也勢張于入郢禍終于伐齊城邗溝通江淮徼百牢于魯藩衛侯于鄖威竊于瘈狗而兵弱于庚癸之呼讐之火胥掀其燄焉越安受其燼耳語有之越非能亡吳者也亡吳者子胥也然哉

公羊墨史　卷下　卌